

察 觀

卷三

三三三



七點希望

編者先生：茲舉出我對當前局勢的七點希望如左：

- 一、反對政府「政治遠征」，「軍事剿匪」的愚謬辦法。希望結束「軍事剿匪」，加緊「政治剿匪」。
- 二、希望大選延期一至三年，避免完全包辦的民意。
- 三、嚴懲文官貪污，替中國政治做一番大掃除工作。若能殺貪官特仕者一人，簡任者十人，既任者百人，委任者千人，政治可立致清明。
- 四、嚴懲武官貪污，替中國軍隊做一番大掃除工作。若能殺貪污軍官司令級一人，將官級十人，校官級百人，尉官級千人，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 五、對於基層軍事的農民，宜履行諾言，推進還政之土地改革。
- 六、對於上層分子的公敵軍及國營企業從業員，新給待遇應求真正公平，嚴禁變相津貼。
- 七、對於專門資本，課徵重稅，以平民憤。

吳中平 八月二十二日 南京

技術人員與內戰

編者先生：東北技術人員被害之事，張學良之後又有俞再麟。兩者都曾在官黨各報廣為宣傳，有剽其耳目，屢屢多日，不准收屍等語。要選派員會副主任委員張曉暉在天津登世報發表文字，大意是勸技術人員切勿以為自己不

是軍隊工作者，死路來了可加優待，不致殺害，張俞即是前車之鑑，所以技術人員今後應以敵愾仇仇，與「共匪」誓不兩立云云。

孫氏本人在工界界之成就及貢獻，令人欽佩。不過這篇文章却大大離開了「技術人員」的立場。依孫氏說來，似乎八路打對一個個職，拿起步槍手榴彈來犯的敵人拚命死拚，既然不能投降（如果投降或被俘也將如同張俞一般被殺），則何如作戰到死？孫氏此種說法，顯然不是愛護技術人員。在抗日戰爭中，我們還沒有要求技術人員也去親場拚命，現在在內戰中却要他們也去親場拚命，恐怕八路尚未消滅，技術人員個個完全被消滅了。這是否對國家有益？

八路對付技術人員的辦法，不一定和報紙上宣傳的相同。張學良事件我不清楚，俞再麟之死我却親自聽見北票煤礦負責人談述其中經過，和中央社的報導頗多出入。據云：「北票被圍時，守軍僅有砲臺一臺，彈盡援絕，危險萬分。其時共軍派兵士二人進來勸降，限十五分鐘回話。防守者既不肯降，亦不故此二人出去，就延了一小時之久。於是共軍以為二人業已被害，即大舉進攻，子彈亂飛，過道砲所。主持防守者始感驚慌，乃急率砲臺，命俞再麟出投遞。持書出，即遭擊斃。因為共軍以為所派二人業已被害，情感憤激故作過激，遂亦不再傷害其他人員。及至二十一年戰亂，奉命守土者，應知先遣其眷屬，見軍械庫，見船隻船，技術人員反而身臨危城，終予殉難。此種事例，不勝枚舉。技術人員之傷亡，實亦國家元氣之損失。然其責任，何人担負，增加惡果，即可得之。」

彭京費 七月廿七日 瀋陽

（編者按）本刊二卷二十四期載熱河早新聞聲明先生一函，關於俞氏之死，彭說與實說又不同，茲並刊之。

政府限制大學生就業又一例

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北京大學農學院植物病理系本屆畢業生某君因成績優良，經由業方介紹，已由該所所允錄用。詎料該所近忽經某方通知，並附名單一紙，凡名列單上之畢業生均不准任用。該生不幸名列其中，遂至被迫破約。

大學生之「畢業即失業」問題，在去年度暑假中已成最嚴重之社會問題。政府如索性不聞不問，雖足顯示其無能，然大家既無部已經曉得這個政府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政府，則亦即不再說什麼。但如更進一步的以特殊手段限制就業，則其心地之褻瀆險惡，手法之卑劣毒辣，已非吾人所能容忍。前見貴刊二卷二十一期嚴仁賢先生所發「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一函，本人茲謹買該函所言，確為事實。

反對恢復自費留學考試

考試

編者先生：近報載教育部決于恢復自費留學考試，這是萬萬恢復不得的。津版大公報前有數篇專文討論過這個問題，均主張極力取消自費留學考試，在公費上多增加名額，這正表達我們的心願。若一些苦學生吐一口怨氣。我們一批數人曾參加去年教育部舉辦的公費留學考試，公費上未獲錄取，然均取得自費留學資格，乾脆不加也好，這樣就使人讀過起來。這年頭，除了專門，誰肯。

沈茂坊 八月四日 北平

暴發戶能有力做，這于弟們去留學讀書（？）普通人家，談也不必談。看這批公子哥兒們一個一個地出國，實寒透了心。前有人做統計，在美我國留學生不下二千人，其中公費生僅數千人，這就是個很好的現實說明。如果留學生不是有錢人特權的話，我們黨來數部立即停止自費留學生考試之議，多增加每年公費名額，讓更多深知識的貧窮學子出去，這才是造就人才的基本辦法。

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

編者先生：最近青島敵偽財產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膠膠廠，青島啤酒廠，此外還有兩個鋼軋廠，一個玻璃廠，全部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青島企業公司經營，這使許多家將原有工作人員大量遣散，遂使許多家在解放區的人無處可走，顛沛流離，交盡苦難。查該廠原屬公開發行，與民營，國民黨何能利用掌握政權之關係，將國家財富變為一黨之私產？

禁舞問題

編者先生：最近政府決心禁舞。對老國和一般婦女，大起恐慌。日來四報抨擊尤烈，認為政府在兩面。從邏輯上說，禁舞應否許其存在，此處不談，不過我從今日政府要禁舞的事情不知有千千萬萬，禁舞決非「禁舞之禁」，把許多有關民生的大問題，都下不拿，專門來管禁舞細小事，實在不拿苟且。而且禁舞也不是一句空話，許多人的生活團體之發生問題。政府不先解決這些人的生計，一味不關痛癢的「禁舞禁舞」，亦非為政之道。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華華之 八月九日 青島

發行所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四四、四三二

本週定價：每冊三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元、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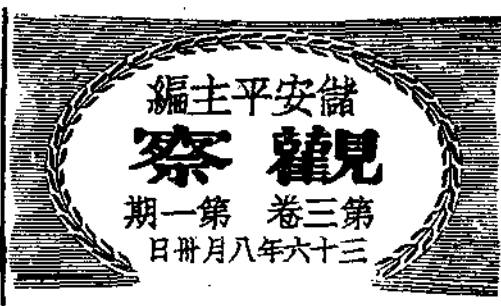
減航空先付五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社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許德珩：北京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李燾庭：北平工協理事長

楊剛：大公報駐英特派員

費青：北京大學教授

朱自清：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

王麗心：金陵大學教授

魏德邁回國後，美國將如何的對中國？

許德珩

在內戰的烽火連天，「動亂」的總動員令已經發佈，國府副主席孫科一再的發表那史無先例的緊急求援的談話以後，被認為和中國政府當局相處最好的魏德邁將軍，受美總統杜魯門之命，充任特使，蒞臨遠東調查中韓兩國情勢。魏氏到中國以後，以比九一八李頓調查團還要來得顯赫，南北飛奔，搜集材料，聽取各方報告，而中國政府方面也都奉命謹慎的漏夜趕製報告，民間因魏氏此來，關係於中國現在及將來的命運，亦曾多有陳述。

對於魏氏此來，中國社會上有兩種感覺：一、中國是獨立的國家，抗日戰爭結束後，曾經被稱為四強之一或五國之一，不管怎樣，中國人民對於戰爭的犧牲與貢獻都是很大的；朝鮮在戰爭結束以前約五十年，一直是在日本軍閥奴隸的統制之下未能獨立的國家，日開敗降後，南韓仍然在美軍管轄之下未能獨立，現在魏德邁東來，竟然把我們中國與尚在他們軍事管轄之下未能獨立的韓國並列，同為調查的對象，我們雖然十分的尊重韓國，時時刻刻願以平等地位待韓國，然而對美國此舉，不得不認為是種侮辱。二、中國自己的事，本來應當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人自己也應當能够解決，現在竟要人家來調查，並且還要歡迎人家來調查，漏夜趕製報告，使這時刻刻受着生活壓迫與戰爭威脅的人民，感覺到中國這個國家現在還成什麼樣子！

這兩種感覺，可說是中國人民一般的感覺。現在魏使已總公畢，快要返美。他回到美國以後，美國政府將如何對待中國？這是我們急於要知道的問題。

二

有人說，美國對華政策已早決定：魏德邁之來，不過是搜集一些材料，聽取一些意見，作為着手進行的參考。而自魏氏來華以後，我們不是常常聽見美國朝野都說「美國對華的政策不變」嗎？

當然，資本主義的美國，加上戰後的杜魯門主義，它一方面是要擴大而能實際的把握着反蘇反共基地，同時，還要獲得廣大而足以消納過剩的資本與過剩的商品市場，從這兩個大的原則本身來說，美國現時的對外政策是不會變的，而對華政策也是不會變的。所以他們都說「美國對華政策不變」。不過中國的政治本身却在變，並且愈劇而廣大的在變。它由政協時代的停戰、和談、團結，變到現在的總動員、動亂、大打特打。在中國這樣一個巨變的局面之下，美國的作法將怎樣？它是不是還應當保持着表面上觀察等待，實際裏來供應物資，出賣軍火的方法呢？或者，就應當進一步的使用那種

何而積極的方法呢？或者再來一尋常的方法，甚至於壓迫式的協同方法呢？這是杜魯門主義的內心特徵，也是我們政府中某些人物的焦灼。

觀望等待已經等待了許久！協同方法也會嘗試過，那麼，所謂積極的作法是怎麼樣呢？這裏有許多不同的揣測，包括隨德邁東來以徵，美蘇各方面的揣測與意見，我們無妨徵引一二：

八月五日舊金山廣播聯社專電：「據此間德蘇方消息，德蘇特使中國之行，已獲結論，即美國可以運轉對德蘇為大而性質相異之援助，單顧給予中國政府，以便與中共、重恢復正常的經濟狀況。不過美國政府迄今尚未獲得聯社以軍備品援助中共部隊的證據，但中共部隊中所存留以前日軍軍火武器則甚多；此等武器，係中共自日軍方面獲獲者。又稱：大多數專家認爲美國應當派遣一批重要的經濟與軍事人員赴華，擔任中國行政機關和軍隊之顧問，並予以十個至二十萬元之援助，以提高中國中央軍之士氣，廣渡濟目前中韓局勢。據稱：美國政府似不遺改變其對華政策……」（八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這雖然是一方面理想情願的說法，總歸我們不簡說它不足以代表美國一部份的意見。再看另一種說法：

合衆社於魏德邁來華的任務，有下面的推測：
「一、決定如何可以穩定中國的經濟，可能在亞洲也來一套馬歇爾計劃。二、查明美國應否放棄對中國內戰之「中立」地位，而以道義與物資支持蔣主席。三、分析美蘇在朝鮮談判的僵局，以決定美國是否將在朝鮮南部單獨行戰。四、提供關於朝鮮軍事政府能否交還醫院接管，代以民政管理的意見。」（北平世界日報，八月七日）

這是一種簡明扼要的揣測，我們更看又一種說法：

舊金山廣播聯社專電：「據可靠方面消息，魏德邁近已有報告，給海參府，美政府將於下月內以大批供運往中國，從速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北平世界日報）

上面所徵引的一些估計，都是承認美蔣將要積極的援助國民政府，從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金融的方面，美蔣都要正面出馬，支持國民政府，達到救濟局面的目的。

當然，以杜魯門主義今日在歐洲對希臘土耳其基的作法來說，上面的那些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遠東不是歐洲，中國也不是希臘土耳其；加上兩年以來麥克阿瑟管制日本之結果，使他心滿意足地感覺到日本已然成了他掌握中百依百順的柔媚婦人，可以「隨他的理想情願而擺佈」。至其地理的條件，又爲反蘇救共之適當地基，日本已然成了山崩叔叔心目中第一愛人。所以近來他要百

般的積極她，這個被籠籠的狐狸精，將來是不是要變作東方未來的希特勒，早晚我們中國和美國人民隨要再吃一次虧，這且不在今日日本文話下。反看中國，山崩叔雖然苦心經營了快將兩年，不惟東北不能控制得往作爲反蘇基地，就是華北，遼平津這樣短短的一條交通路綫，也都是三天一關車，五天一破道，加上歐治的腐敗，社會的混亂，民生的困苦，誠然是有口皆碑，中韓的問題真是很不容易搞呵！所以中國之於日本，在麥克阿瑟等人看來，已經是無足重輕，犯不着用那許多的力量去經營。不過放下不管的話，美國又恐怕要出毛病的，所以又有較爲不同的意見：

羅拉多丹佛八日電，丹佛郵報八月三日社論：「在這樣一個複雜可以複雜的世界與原子炸彈的時代，中韓的東方沿岸，就代表著美國的西方邊界，假定美國要確保其團結的民主原則，我們對中韓的政策，也就必須民主。所謂民主的原則，意思是說美國不應幫助中國政府來壓迫人民。蔣主席非常需要幫助，去年杜魯門總統和羅斯福總統曾勸導中國政府若能擴大改組，就可以招致援助的時候，蔣主席也很願意多容納幾個自由主義份子到政府去……可是他們並沒有造成中國政府基本的改革。現在馬歇爾的使命既已失敗，美國必須決定他在東亞所採取的途徑，這途徑，是和中國有關……美國應當援助中國，但是僅僅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之下，這條件，就是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其含意是：一、蔣主席必須把自由份子容納在實質的地位上；二、中國政府必須以國民黨的同等地位，給予其他各黨派；三、中國政府必須實行由中央到地方的官吏選舉；四、中國政府必須把公開審判、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身保障等等權利，給予人民……美國應該對蔣主席使用壓力，使他把這些權利，給予人民……」（八月十日，北平世界日報）

其他還有較爲別緻的一種說法，就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他於八月五日出席濟南各界座談會說：

「美國、國精神，即是援助任何國家爲人民所擁護的政府，並非幫助一種一派。對華政策原則上無問題，只有方法上如何可以不以增加中國內戰或助長中國內戰。個人深盼中國政府的政策有所改變，使中共區的人員，能自動的贊助政府，中央及地方政府能與人民合作，美國自無困難……」（八月六日，大公報）司徒的這樣一種談話，當然是充滿外交詞令的。可是，就是在這種外交詞令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在中國內戰的情勢之下，美國公然不願一切來援助中央，也還有待考慮。

三二

我們在上面不嫌麻煩的徵引了從魏德邁來華以後美國各方面的一些意見，

從這些意見之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歸納到下列的幾點，作爲我們觀察美國對華政策之實行的輪廓？

一、杜魯門主義的美國，原則上是要支持國民政府，並鼓勵國民政府，反蘇反共的。二、要獲得反蘇反共的軍事基地，更以善誘的方式，使國民政府擴大改組，加入美國政府所認爲台式的民主人士與自由份子進去，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擴大現政府的民主基礎，自我滿足的翼能澄清局面。三、以上列兩點爲條件，給國民政府以軍事的、物質的援助，包括軍事訓練，軍隊裝備，以及若干美元的大借款。

雖然魏德邁將軍來華許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半點意向透露他們將要這樣的執行對華政策，可是由美國最近在歐洲，在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所行所爲，與美蘇近來在各地的對立情況，以及中國內戰發展的形勢這許多的事情來說，美國除了再取一些時的「靜觀」態度以外，上面所歸納的幾點，或者是他最近最可能的對華政策之實行的步驟。有人說，美國也可能再來一次調協，或者加重調協的分量，擴大調協者的單位，不由他單獨出馬。這樣雖然可能幫助解決問題的一個作法，可是在美國反蘇反共的政策之下，在現時中國的內爭形勢之下，擴大調協的圈子若不能包括蘇聯的話，調協即歸於不可能，縱可能亦無結果。既然如此，則問題仍然要回到上面我們所歸納的幾點。但是由那幾點是不是就可能幫助解決中國問題呢？

我們很簡單的答覆說不能。不能的理由如下：

四

先就國共戰爭的前途來說。中國今日的內戰，究其歷史，已二十年；這二十年之間，曾經惡戰苦鬥過，然都未能以戰爭的方式解決了問題。當然，政府方面，因爲容易獲得較爲便利的條件，較易於取得一時的戰爭優勢；但是要戰爭繼續存在，這些優勢之獲得，不惟無補於問題之解決，而且還要加深困難，加重負擔。復明顯的，只要戰爭繼續存在，政府方面，爲要控制已有的據點，爲要保持已得的城鎮，爲要維護已有的交通路線，工礦產業，是需要很大的兵力的。需要維持的地方越大，兵力愈多；後兵，徵實徵糧越重。社會在這樣嚴重的戰爭狀態之下，經濟何能恢復正常關係？物價漲風，何能戢止？民生困苦，何能稍息？再加上每一城鎮之爭奪得失，即每一次要增多若干流亡無告之民，其後果都會落到握有政權者的身上；拖累愈久，慘痛愈深。美國在這種複雜的行程中，來援助戰爭的一方面，出賣軍火、派送飛機、訓練軍隊，希望達

到實行他們的對華政策以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姑且不問美國願不願意承受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的罪惡，即使甘冒不韙，而國共的糾紛也仍然不能解決。其不能解決之理由，繫於中國的政治方面。

中國人民，經過八年苦戰，困難已深，其唯一的希望與唯一的需要是政治清明，能有一個爲人民謀利益的、民主的、廉潔的政府。它在經濟上能改善人民生活，至少能使人民生活，在政治上能確保人民的自由，由此以趕上歐美。但就目前中國的政治來說，顯然的與這種要求距離遙遠。關於現時中國政治，吾人以長久生活在這社會中，耳濡目染，麻木漸深，不能作很深刻的敘述。美國裝裝教授，有這樣的批評，他說：「當前的中國政府，是中國近代最壞的政府，也是今天世界上最壞的一個政府，它無能，貪污，腐敗，半法西斯，缺乏真誠遠大的目標，除了依賴這個政府來維持他們的前途，或者依賴這個政府來騙錢的人以外，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願積極的支持這個政府，只有那些雖對他不滿，却更怕共產黨當權的人，才不能不勉強消極的支持他。」（觀察二卷十八期十一頁）

外國學者這樣的一個批評，使我們正視現實，感覺到政治這樣的貪污腐敗，人民這樣的困苦顛連，人權這樣的一無保障，豪門資本這樣瘋狂猖獗，吮吸人血；諸此等等，就是中國問題之概結，此而不圖，則所謂擴大政府的基礎也好，加入些說似的民主自由份子也好，美國物資的援助與金錢的援助也好，何能解決中國問題。

因此，解決中領問題，其手段不是戰爭，而是和平。國際友人能以和平方法助我們解決內爭，使我們的政治即於清明，民生即於幸福，人微得以保障，還無論是美國單獨出馬也好，美蘇聯合進行也好，都爲中國人民之所歡迎，反之則爲我們之所憎惡。中國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蘇，孫中山先生是列寧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們只願意在中國的國土上成爲中國人民安寧幸福的樂土，不願意成爲國際鬥爭的基地。

八月十八日北京大學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實姓名的任何論文。

動員·戡亂·行憲

樓邦彥

動員爲的要戡亂，戡亂爲的要行憲，行憲爲的要選政——這是政府當前政策的三部曲，也正是今天政府一切行動的準則。

去年歲末，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並決定「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確定今年元旦爲公布日期，復議決新「憲法」定於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此所以大家認說今年是選舉年，明年便應該算是憲政年了，這也就是很多人熱烈地在喊請要行憲的背景與根據。然而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國民大會原是在很特殊的環境下召集的，而由於中共的拒絕參加，造成了今天在法統一點上，一方堅持要如期施行新「憲法」和另一方根本否認它的僵局。同時，國共兩方的武裝鬥爭愈演愈烈，顯然已經超越了理智的境域，於是在經過了一番極度的慘殺與苦戰以後，政府毅然決然頒布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十八條，其目的在「風行全國總動員，以戰爭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行憲政」。從此以後，如果用陳誠的話來說，國共所進行的不再是「黑市仗」，而是國民黨政府又一度正式討伐共產黨，展開了所謂「剿匪工作」。雖然一切祇是名義上的改弦更張，事實上「打」一個字仍舊可以包括並說明所有的行動，但是法律上的中共地位業已發生了新化，老百姓的感嘆也確實是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目前的局勢無疑已混亂到極點，一方面爲要「戰爭共匪叛亂」，我們的人力物力應極極動員，另一方面「實施憲政及各項有關憲政之選舉，均應依照認定，積極進行」，我們所不願的是：這究竟是矛盾呢，還是矛盾？

中立的西洋學者說我們的政府是「無能，貪污，腐敗」，虛心的中國人似乎也都承認這些形容詞的真實性，是以這樣的政府來厲行全國總動員，實在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情。從無論任何一方面來說，要做到真正的「動員」，必須有一個近代化的政府。一個不够格的政府，既無能，又貪污，又腐敗，沒有人會相信它能擔當得起這個近代化的任務。抗戰時的經驗，已是有目共睹，現在又要「動員」，其結果不難預卜。我們敢說認動員令擔已頒布，理論上一切與戡亂有關的人力物力自應積極動員，但是那些有背景、有一關係、有勢力的官僚、豪門、富戶，當然仍將逍遙法外，甚或還要變本加厲地在新環境的

掩護下繼續剝削並累積他們的利益與財富，最受到影響的恐怕仍舊是一殺有黨無黨，有苦無難，終年在飢餓與疾病線上掙扎着的老百姓。這樣的動員並不是動員，明眼人看得很瞭然，政府當局的內心也一定很明白，然而政府還是決定這樣做，這正足以證明它到了今天確有「山窮水盡」、「走頭無路」之感。然而政府所得到的必定是一個相反的結果：政府將越顯得無能、貪污、腐敗，它的威信必更下降。假使政府作今天的決策是因爲非動員不足以戡亂，那麼我們姑且不論戡亂政策的當否，以及是否有獲得戡亂成功的軍事與政治上的種種條件，我們至少可以說，一個動不了員的政府，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是一個動不了亂的政府。

關於政策上戡亂的當不當，以及能力上政府辦得了辦不了的問題，在目前法令實定下，恐已超越公開討論的範圍。不過就目前這樣一面動員戡亂一面完成憲政的情形，是任何一個政治意識尚在清醒狀態中的國民所不能不關心的。這裏我們可以分三點來解說：

第一，用法令的文字來說，動員戡亂純是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現憲政」，這固然是光明正大的話，但細察之，其中實包含極大的矛盾。眼我們就快要實施憲政了，而政府爲要掃除民主障礙，乃有動員戡亂之舉，但是從總動員令頒布以後，全面的真正意義的動員，現狀下的政府絕沒有能力做到。說起來傷心，政府却因此而取得了法令或理論上的根據，用來便宜行事，爲所欲爲。動員綱要能定「除本綱要已有規定者外，爲達成戡亂之目的，行政院得依程家總動員法之規定，隨時發布必要之命令」，這確實是一個範圍極其應大的授權。我們原來就沒有享有多少自由，從此以後，自由的一切保障將更喪失殆盡；我們的「憲法」所設置的各種相當合乎憲政條件的制度，我們原來就沒有建立多少基礎，從此以後，這些基礎將被徹底無遺了。在表而的動員上，動員總綱似乎是以爲的要掃除民主障礙，但是很明顯的，即使動員戡亂可以掃除所謂「共匪叛亂」所造成的民主障礙，其本身却無異又產生了無幾新的民主障礙，舉其學孽大者，例如徵糧、徵購、徵用、限制個人自由……等，不一而足。究竟甚麼是民主障礙呢？政府的看法不一定與我們相同，老實說，在

與心上，如果有人隨便就壯健激昂地指出目前的無能、貪污、腐敗的整個政府本身便是最大的民主障礙，誰又能找出更好更有力理由來反駁它呢？

第二，再就目前的事實來講，漫天的內戰烽火愈燒愈旺，其影響所及的地區也一天比一天廣闊，在這樣混亂的局面下，談選舉，談行憲，除非是別有用心，或是想趁火打劫，我們實在看不出有多少理由，得能辯護何以非要挑選這個在任何方面都絕對不合適的時期來實施憲政不可。過去也曾有若干人向政府請願提供意見，認為政府在東北以及冀魯晉陝等省若干地區，不能在正常的情形下充分行使政權，於是各該地區的選舉事宜雖暫緩辦理；也有若干人認為假使把中共所控制的範圍並不小的區域全都摒棄於選區之外，當然是極不公平，於是若不延期行憲，祇能認留在政府區域內的人民團體來代替中共以及內戰區域的人民選舉。雖然所謂暫緩辦理和權宜的代替選舉，恐不過是耍弄手法來造成一個變相包辦的謬局，但是事實上的困難與阻礙毫無疑問存在着，却是已被大家承認了。最近聞有國民大會駐粵代表張發奎羅卓英等四十餘人聯名上書周府蔣主席與孫副主席，列舉多種理由反對今年進行選舉，並建議政府從速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議，共同討論決定行憲問題；我們此刻尚難推測國民黨內這一部分重要人物有此舉動的真相和動機，但國內有幾句話確可證明他們對於當前事實的認識：「在此內亂外患交相煎迫之際，普通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情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草率從事，違反民意，開選政惡例，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又：「在秩序尚未恢復之地區舉行大選，最易予奸惡以利用機會，惹起地方上矛盾之爭鬥。」憲政的大廈絕不能憑空建築起來的，目前政府當局竟不顧一切客觀情形而要行起憲來，我們實在百思而不能瞭解它究竟要行的是甚麼一黨一。

第三，民主憲政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政治現象，而種種相相的是一致以武力來對付政治異見者的舉動（雖然我們也承認所謂政治異見者也是一個武裝的政治集團），要在武力至上的時候準備實施以理性為基礎的憲政，無疑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一個民主憲政的植家內，選舉一方面是產生公職人員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又是對於一般人民的最好政治教育，憲政政治教育之能否發生真正的作用，全要看一般人民對於選舉所具有的態度。如果人民視選舉為政府粉飾門面的勾當，或確認選舉為政府耍弄欺騙的手段，那麼不但選舉制度的健全基礎無從建立起來，民主憲政的前途也當然更沒有把握了。本文不擬討論如何解決種內兩大武裝力量衝突問題的途徑，不過我們總以為在內戰問題沒有得到合理解決以前，無論為暫時的情形計，或為比較長久的基礎計，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它不屬該作行憲的打算，而祇可以間接地在各方面觀一被人民多獲得些學習民主的機會，以為將來真正作主人翁的訓練與準備。退一萬步說，即使政府以為非「設阻」不足以「建國」，我們也要警告政府，它似乎應該考慮如何以光明正大的態度，向全國人民宣告這一個基本大原則：唯統一和平後始能行憲。我們誠懇地奉勸政府千萬不要利用做官心切的黨派來造成協議分離的民主騙局，人民是最聰明最敏銳不過的，他們或可能糊塗一時，但必終而會投到真理的懷抱裏去的。政府與其如此做，倒還不如延期行憲，而先在各地方試行類似新「憲法」中所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這是寓訓練與學習於試行，另一方面還又表現了政府在選政前夕的高貴態度。政府要是有意識的決心，在今天的局勢下，應該明白表示誓不作行憲的打算！

八月十七日 北平

論中紡讓給民營的方法

李燭塵

中紡讓給民營，政府早有諾言，事在必行，雖觀前尚有少數面執己見，以種種說法，掩飾社會的觀感和政府的信念，然大勢所趨，並關係政府的威信，實亦不能阻止。況現政府之經濟建設方案，仍本第一期範圍原則，輕工業應歸民營，故希望社會人士，正不必對政府此一措施，再懷疑。惟作者認為讓給民營的方法與整個國家的經濟政策，大有研究的價值，故論列之以供政府參

考，並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一) 讓給民營，其首先準備工作，即需將應讓給各廠的固定資產，實行估價。本來日本人移交清冊，各廠固定財產的價值，原有確定之數字可憑。惟因接收時，政府對各地偽幣，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若根據當時清冊，實行估價，然後再升高若干倍，當非政府所願為。故現政府主張照二十六年各廠固定

財之價值為標準，再按現時物價，升值若干倍，即為將來之市價。其，則當然不銷。不過此處有應注意之點，即二十六年之估價，應為除去二十六年以前折舊之殘餘價值。而二十六年以後，又經過十年之使用，亦應將此十年之折舊剔除，方為各廠固定財產之價值。故不能含混的以二十六年之估價為標準，概乘以若干倍為合理。至於倍數問題，亦有考慮之餘地。因條件折舊之品質不同，其效能亦自各別。政府年來憑此大行牧益，更不能視為無價之營養品。況政府讓給民營，應有扶助民營之意義存乎其中，似不能完全站在買賣的立場上，斤斤計較，大大的賺一筆無本利益，充實國庫，才算理得心安。

(二)讓給民營的方法。據別政府有保留三成之說，再用向市場發賣股票的方式以移轉之。這種作法，在個人意見，似尚有商量的餘地。因所謂保留三成，不知政府在各廠總數之中保留三成？抑是在各廠之中分別保留三成？如係前者，則難免民間懷疑政府於各廠之中，擇其善者而據有之。如係後者，則又類似官民合辦。政府既只擁有少數股權，不能有所操縱，則又何必多此一舉。故作者主張：政府如要賣，即痛痛快快的整個賣，不必有所保留，但發賣時則又需分別標售，聽任買主選擇。因各廠設備有上中下之不同，即標價有上中下之別。要買好的多出錢，買不好的少給價。不管買的人是張三李四，或財閥官僚，此處談的是買賣經，用不着在買賣上更有不合交易行為之提議。至於民間如無力購買，則是另一問題，不在此文討論之內。

(三)中紡讓給民營，是勝利後政府履行諾言之一件大事。同時更是政府發展民營事業之一大決心。不過國民政府之經濟政策，一方面是發展國家資本，同時在他方面是節制私人資本。此次中紡讓給民營，是不是尚有節制私人資本之必要。本來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眼前是欲生產業發達，必先要發達資本，獎勵民營。但發達資本，應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徒使生產事業由資本之發達而日趨發揚，而反使整個社會利益因資本之發達而日形偏枯。因資本雖是方形的財產，但它的本身是固定而不能擴大轉化的，必需加以人力的應用，始能滋長發揚，日形膨大。因此可知，發達資本，即與人力結了不解之緣。換言之即資本因參加了人力才能發達，則人力實為無形之資本。故在現代的產業界中實資本，就不能忽略人力資本之一實事。

(四)勞力資本化，在理論上已無問題，今後亦必漸成爲實事。惟非常之舉，衆人懼焉。在普通公司中，實亦不易見諸實行。今中紡由政府讓給民營，如政府有決心使資本普遍化，則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之坦途，實可由此勞力資本化，作一個良好的開端。因既承認勞力爲資本之一部分，則讓給民營之

後，各廠中之從業人員（包括勞心勞力之兩部分員工），均應為各該廠所有權之一員。然此所有權如何取得，則不外此次之買賣雙方，照一定之比例給與之。今假定勞資雙方其股權將來為四與六之比，其辦法：再假定政府出賣之某廠，其標價為一千萬元，則政府方面，應只實收八百萬元，其餘之二百萬元，即由政府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同時實廠之家，實出八百萬元，但買廠之主，只能享有六百萬元之股權，其餘二百萬元之股，亦應給與某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則將來某廠即由勞資雙方，均以資本家之資格，共同利害，經營事業，則一切無謂之糾紛，應可迎刃而解。

(五)不過此處有應特別注意者，即以勞力取得之股權，實際上不能為每個從業人員分配若干股，使之自行保有之。暫時只能於每年終工廠如有盈餘時，照股權分配紅利，而股權之獲得，則照從業人員每個人之薪給為標準而有多少之不同。或者謂股權不歸從業人員自行保有，不仍等於空頭支票。實則不是永久不歸從業人員保有股權，假使從業人員只能短期間在某廠工作，是今日在甲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明日又在乙廠取得股東資格，保有若干股權，則未免太便宜了。故勞力資本化之股東，必需終其身於某工廠，始能享有股權之權利。換言之，隨時解雇，即隨時取消股權，而應為繼續受雇者之享有。若中途退職，當然各公司另有規章，而對股票一切遺產及所得稅，均照普通稅法實行，亦另寓有節制資本之意義。

吾人如此主張，並非高遠空乏理論，政府不讓給民營則已，如其讓給民營，此種辦法，實有實行之必要，因吾人知道，現時在中紡公司之從業人員，均對此事確有極大之希望，大有非如此實行不可者，為防止將來賣出後發生意外風潮，何不先行審慎周詳，規定實施辦法，為資本主義開一新紀元，於國內產業上作一大啓發，使社會普遍享受資本之利益，同時整個國家增進繁榮，事固無有益於此者。

更有進者，紡織雖為中國有基礎之新工業，而戰敗後之日本紡織業，仍為中國之勁敵，竊聞限前日本經營此業者，極力主張集體經營，減少種種無謂之浪費，因之減輕成本。本來日本工資只有中國八分之一，再加事務管理得法，其生產成本必輕。似此傾銷於南洋及中國各地，必將國貨打倒。或謂，限前中紡在整個國營之下，似亦與此旨相符。不過國營事業之官場化，機構龐大，行政費不靈，決議達成集體經營，同時又確收簡捷之效。假使能照本文主張，所有從業人員，都是股東之一分子而為利害相關之一體，則大家聯合起來，羈衆一心，共同推動這一個集合之大體，當可收舉重若輕之效。

如本文主張的勞資合作工廠，理應協力同心，使事業得蒸蒸日上，而所得盈餘，必有可觀。國家為發展事業計，對於盈餘分配，必有一定之限制。如超過此限制，則需課以累進之所得稅。如其將此盈餘發展事業，摩又免于課稅以獎勵之。不過此處有須特別注意者，即如此以盈餘發展之事業，其所有後仍宜按母體之辦法，其中資財之百分之四十，應分配於新廠之從業人員。如此層層相因，層層擴大，各種事業將為全民所有。提高全民生活水準，從資本主義走上社會主義，這不是一條坦平大道嗎？

美國與德國

(紐約通信)

楊剛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的方案，看來是確定了。圍繞着這個方案，無數困難問題正在展開。方案本身能否實現，實現之後，又是否能夠按它所有的目標行得通，都是方案當局所不能肯定答覆的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為什麼當局要如此主張，而且主張得這樣堅定（至少在目前是如此）。莫非大政治都是試探與錯誤的過程麼？抑或這是一種確定的看法與做法成熟的結果，復興魯爾工業是一個結論而不是一個起點？

檢査一下過去，或者對德國問題能有些說明。

歐洲戰爭結束之時，大家都知道有了一個三強波茲丹協定。同時美政府有一個治德方案，叫登丁字第一〇六七—八號，內容大致與波茲丹協定相同，主要是協國非軍事化、非工業化（農業化）、非納粹化和再教育。這方案是在波茲丹協定以前，說不定還是羅斯福總統在世時製的，當時財長摩根索（新政派）的重要意見——德國農業化包括在內。

有方案必有執行者，執行者必有一套執行的政策。當時的執行者名體上是第三軍軍長巴登將軍。巴登將軍對於政治經濟與德國，絲毫不感興趣，而實際負責的是下面這幾位：

一、莫非大使，(Robert D. Murphy)是國務部有名的歐洲專家之一。本人是天主教徒。英美聯軍在卡沙卜蘭卜登陸之後，把法蘭的吉張得將軍倫運到北非，欲圖使此公張速爾之後，用英荷支持的戴高樂抗衛的就是他，想利用戴高樂勢力對抗戴高樂及法國內地軍的也是他。義大利投降之後，他領大使銜

時人通常將民營工業，以民族工業之美名予之。其實現階級之民營工業，去民族工業之境遠慮，必需現在民營工廠，起碼走上一階段，漸漸的普通化，方能踏上民族工業的坦途。因所謂民族工業，必所有工業為全民族所有，方能名實相符。此事在普通工廠一時不易實現，中紡需給民營，正是中國千載難遇之機會。政府及資本家能慷慨的實行此一政策，確定由資本主義，大家不流血，而高高興興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誠為中國之一大盛事嗎！

作駐美英軍政治顧問。德國被擊敗後，他又領大使銜作聯軍統治理事會的美國政治代表。

二、廠拍維特(William H. Draper)是在美佔領區管經濟政策的。此人雖然是準將，但最大的經驗是在金融與經濟方面。在沒去德國之前，他有過悠久的銀行歷史和強大的東方財團背景。他曾在直屬摩根財團的銀行信託公司(Bankers' Trust Co.)做過副會計長，後來又在紐約最大銀團之一，與洛克菲勒及摩根財團極有關係的底朗李德公司(Dillon Read Co.)做投資部主任兼副經理。超個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大量對德投資，助成了德國的鋼鐵復興。這次大戰前，它的經理是現存的國防部長賴列斯特。廠拍先生在還公司的地位，不多不少，正處於賴列斯特。他是東方財團中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共和黨員，且屬於最保守的美國退伍軍人會(American Legion)。他是聯軍統治理事會經濟部的美國代表。

在這兩個首領人物下而，還有許多工業家和銀行家。例如其中有兩個，一個原是美國共和鋼鐵公司(美體三大鋼鐵巨頭之一)的經理，名叫懷察爾(Rufus J. Weyer)。另一個原是通用汽車公司所屬奧伯爾汽車公司的頭腦，叫做賀格爾(Peter S. Hoagland)。賀格爾先生管理德國生產方面。這些人大都是一輩子在投資事業，工業生產事業方面。按照他們的人生哲學與事業經驗，其對於德國問題的看法之傾向於以開闢資本和商品市場，擴大自己經濟作爲的權力和範圍，可以想像。

可以想到無端是波茲丹協定或者代表新政時代的丁字一〇六七—八號治德方案都不能與上面幾位先生的興趣和做法相調和。吃那行飯就想那一行事。投

實業、鋼鐵工業家、和權術外交家眼中的德國，當然應該另有一個局面。

從歐洲勝利之後到一九四六年春間止，紐約報紙的德國通訊幾乎是清一色的批評在德佔領區非工業化與非納粹化工作。許多認為已經失敗。有的將原因歸咎於執行人員幼稚，被德方愚弄，有的歸咎於指導方案不精確，有的說方案是對，只怪沒有行動，有的怪美國政策動搖不定。報紙把巴登將軍吵走了。但是莫非先生嚴拍準將和他的工業朋友還在那裏。

這幾位先生的困難不少。除新聞記者之外，還有財政部和商務部（當時華萊士是部長）派來的人，還有對外經濟管理處（當時主要在新政派手上）派來的人。此外，還有在聯軍統治理事會各部的他國代表，其中當然有蘇聯人。上面是波茲丹協定和治德方案蓋在頭上。非軍事化他們是贊成的。非納粹化和再教育，他們認為無關緊要，那是德國人自己的事。但是非工業化則非常頭痛。我們可以想像一方面嚴拍先生焦憂新政派在德國經濟上得勢，在國內國外會於自己不利，另一方面是莫非先生煩惱蘇聯勢力侵入德國，而德國的舊基礎不足以抵抗。

好在他們兩個是政治與經濟政策方面負責的人物。他們排除萬難，穩打穩着。在敵人的土地上恢復經濟與秩序，本不是容易事。混亂現象很容易持續。要緊是使新政派無所施其能。然後對指導方案發難。摩根索派去財政部專家一百四十人全被放在調查與顧問的地位上。對外經濟管理處的人只有旁觀的餘地。關於農業方面的人叫他們坐在房子裏做估計。結果，後來這些人只好先後跑回華盛頓告上狀。這些上狀都沒有用處。他們只好寫文章。

而德國方面，因為究竟是工業化還是農業化道問題不能定局，戰敗國的生產停頓與飲食缺乏就更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

一九四五年十月，嚴拍準將等就發表了一個報告。報告說波茲丹協定行不通，德國需要出口貿易來養活她的人口。當時甚至傳出來說德國必需每年產鋼一千萬噸，才能恢復她的和平經濟。（現在英美認為德國每年鋼產應提高到一千萬噸，以開始復興西歐）這消息引起當時總統的遊德代表保雷（E. A. Tamm）美國西岸煤油家，到過中國的。）大罵。保雷於十月十日在國務部一個會議上說：

「現在有些人主張德必須年產一千萬噸鋼才能維持和平經濟，真是無賴。德國只消費三百五十萬噸鋼。」

「是不是有些暗中人物在用壓力，想要恢復德國的舊新制度，不管這種恢復對於世界和平是多是少危險，不管原子彈，不顧百分之九十美國人民

的意志呢？」

紐約下午十月十二日社論指出這些「暗中人物」就是嚴拍準將和他的朋友們。當然，這是我們所不能斷定的。而且，保雷先生現在也不會講這些話了。因為現在好像一切毛病都出在蘇聯方面。

那時候，保雷先生不會把嚴拍準將倒。不久，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嚴拍準將提出了一個嚴拍方案，包括三大要點：

一、德國非軍事化，解除武裝。
二、儘可能使德國有極多數量的工業設備，以資給外國作賠償費。（這個理由比較德國要和平經濟更說得過去。）

三、因為德國東部農業區被蘇聯佔領，西部德國農業不足自給，建議索性減少德國農業人口，比一九三九年德被農業人口最低時少一百萬。（當時農業專家計劃增加農業人口百分之三十。照嚴拍方案到一九四九年，西德應只有農業人口七百七十六萬，照美國農業專家計劃，應增至九百一十五萬。）

一個記者指出這方案中關於農業人口的數字，說方案在說明一被德國人口量時，選擇比四強公認爲合理者較高的數字。而在說明德國耕地面積時，則選擇最低的數字，因以說明德國土地不能養活德人。

在這個方案未出來時，儘管指導方案要使德國非工業化，但是農業機器、工具與肥料就無計劃向德國進口。到方案發表之後，華盛頓宣佈對德國肥料禁運。反之，美國要天天運糧食到德國去。而德國在三月裏就爆發了饑餓騷亂。美而糧食能出口當然是好的。但美國人民却要向政府納稅，才能使政府有錢去買糧食。這樣，人爲的事實就形成了天造的必然。德國是天生的工業國家，非有工業，非有出口，德國經濟永久不能恢復，永遠騷亂。既要工業就不能不發展她的重工業。

我們無意說摩根索先生的德國農業化一定是理想的解決德國方案，照常情想，要把一個極端重工業化的國家變成農業化，或者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困難之一，就在於美國的銀團與德國的工業有密切的關係。其實，這也不僅僅美德之開而已。

這是一方面。

二

另一方面，在德國工業當復興的前提之下，德國納粹的情形如何？重工業本身無害於人，而且有利。使它變成空前的恐怖和災難者，是因為它在法西

斯納粹手上。

前面說過，在德統治的美方首觀人員如莫非級始等認爲非納粹化並無緊要。這當然不大合乎情理。因爲美國是以篤信民主出名的，怎麼會對於絕對反民主的、爲害全人類的納粹思想和人物不加關心？不過，事實如此。底下引兩段時報的報告：

「從巴伐利亞到不利門……工商黨還是在那批幫希特勒建築戰爭機器的老幫子手上。……在二十家重工業公司中有三十四個董事都是納粹黨員……」

「克雷將軍下令捉了八百個德國人。這是首次規模廣納粹思想的舉動。」

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這個首次大規模舉動是在德國被擊敗十個月之後。而在這以前兩個月，那就是納粹沒有開始被大規模崩潰之前，美佔領區就進行了選舉。那個選舉，不但是德國反納粹份子不贊成，英國蘇聯不贊成，就是美軍情報部都反對。結果最反動的基督教（天主教）社會總合得了絕對大多數。（關於這個黨以下再談。）

可以說這是非納粹化第一個階段。

接着，在這大規模舉動之後不久，克雷將軍就下令把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國人自己去辦。交過去了之後，美軍政府管理非納粹化工作的特別部對於德方這一工作，只能「觀察、報告、建設」，而不能直接命令德人去積極推行。根據今年春間從德國回來，原在駐德美軍政府管無線電工作的何蘭（Field House）說，軍政府特別部的人幾次要求擴大他們的德限，當局不許。這裏再引幾句時報：

「在美佔領區，納粹依然抓着權力。他們威脅，並且迫害少數相信民主的人。」——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

這還是在克雷將軍命令下來以前的事。誰能想像這些有權力的納粹，在他們非納粹化工作拿過手之後，會迫害他們自己？

最後，在一九四六年聖誕節日，駐德美軍大赦了八十萬被捕的納粹黨人。無論這些人是否都是納粹。總之大概是小規模大規模被捕的納粹大部分自由了。

以後，美軍政府就說非納粹化工作進行迅速，成績非常好。

非納粹化的徹底工作是在再教育，先抓人是不夠的。在教育方面的情形如何？上面提到的何蘭，在德兩年，因爲對非納粹化工作不滿意，以辭職爲抗議，於今年春間回來。在下午報和芝加哥太陽報上發表了一連五天的報告。關於教

育方面的，他說在歐洲勝利之後的一年間，軍政府沒有教育青年的方案，其後才組織了一個機關，以教打棍球來改變德國青年。他說這一套中百分之九十希特勒時代也有的。此外也有些美國人領導的討論會。但是討論結果，有時候竟不是德國人被美國人影響了，反是美國人受了德國人的教育。他說美國人的再教育方案都交給德政府的教育宗教部去執行。而那個德政府機關是由最軍國主義、最反動的份子把持着。在高等教育中，他說「情形最壞」。大多數大學都是「貴族性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堡壘」。最大多數學生與更多的教授都擁護希特勒。有規個實在說不過去的教授後來被弄掉了，但是「多遲慢呵！」最後他說：

「許多證據指明，負責德方官吏，得了軍政府的許可，盡其所能保存有納粹與軍國主義關係的教授們。同時用一些難以想像的方法阻礙那些少數反納粹的份子。」紐約下午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三日。
洽洽比這早一年，時報也有個報告：

「底摩西博士（Dr. De Moll）是巴伐利亞政府官吏，他管理三個大學的用人政策。（這三個中一個是明興大學，被時報標題稱爲納粹中心的——）他公然表示任何德人與「敵人」——美國人——同意的，不能參加教授。明興大學還是德國狹觀愛國主義，軍國主義，種族主義的中心。二千三百學生中只有極少數民主主義者。他們和納粹的地下組織有聯絡。」——紐約時報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三日。

在這種情形下面，可以想像納粹或納粹同情者雖然是在紙面的限制之下，實際上天地甚爲廣闊。他們沒有理由不進行做下面三件事情：

- 第一、恢復並發展他們的工業。
 - 第二、恢復並發展他們的政治實力。
 - 第三、進行地下組織，破壞聯軍統治。
- 這三件事情如果能做到，他們就有許多算盤好打。現在，我們看看他們這三方面的行情如何。

第一、工業方面，法本化學卡推爾（I. G. Farben）是德國，也是世界最大的觀斷化學工業。因爲美國輿論與國會少數而有德力的幾個人的壓力是被解散了。但是只有幾個上層領袖被捕，不久將受審，它的一個有力量的律師，却觀成了美軍區無西省（Great Heide）的內閣總理。在法本已經宣佈被解散之後，它的股票價格本來已經從一三五降到六八。但兩三月後，價格反而高昇到一四一。五。

德國次大的礦山化學工業是薛球公司 (A. G. Schling)。這也是納粹的。董事長勃雷克邁耶 (Hans Breckmeyer) 是納粹黨人。他曾被軍政府傳訊。他撒了一通謊，說拍準將明知他撒謊，但是把他放出去，還要他做他的董事長。他計劃以在奧國他的分廠做中心，做了一個發展方案。他要把他的一些大廠分成無數緊密聯繫的小廠。等聯軍走後，再把這些集中，成為重工業中心。為此，他計劃要與美國的杜邦化學大王發生良好關係。他建議將薛林的三分之一股讓給杜邦，還給他的專利權、經驗和新發明。希特勒此得到美金，同時得到杜邦與法本合作時的種種便利，他要求能與杜邦「分割市場」。(杜邦與法本的關係任何一本美國斷斷經濟的書上都有。)

在鋼鐵方面，有一個胡根堡 (Alfred Hugenberg)。他是希特勒第一個內閣中的閣員，同時是希特勒在工業界的宣傳家和審判家。他現在是德國聯合鋼鐵公司 (United Steel Works) 的董事長。這公司是德國最大鋼鐵斷斷事業，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美國鋼鐵公司，所以胡根堡先生應算是魯爾區重要大王之一。

德國聯合鋼鐵公司的力量還不只此。有一個丁克巴赫 (Heinrich Dinkelbaech) 是出名的納粹，聯合鋼鐵公司的董事。德國敗了，此公井未被捕，而且英美軍佔領區屬於這公司的一家鋼鐵廠作總理。

這公司的另一名角是范恩根 (Ernst Poensgen)。希特勒時代，他就在公司專負責任管理之責，同時在煤業方面，他曾經被希特勒親自獎以納粹大亨的最高獎章。一九二九年，他組織了國際鋼鐵卡推爾。德國戰敗，他的好運不退。現在他是聯合鋼鐵公司的總理。

這就夠了。不必再舉了。

第二、政治方面，除上面那法本公司的律師做了赫西省總理以外，克雷將軍所稱為非納粹化工作做得滿意的王吞堡省 (Wurttemberg-Baden) 却有一位一九三三年在國會投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票的人做總理。由於這位總理的保守和堅持，他內閣中的經濟部長是一個納粹，司法部長是一個狂亂軍的重要領袖，省法庭庭長是一個專反對太人的納粹。

但是最重要的場合還是巴伐利亞省。巴伐利亞本是德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人民幾乎全部是天主教徒。封建時代的大地主制度在天主教力量之下極力保存下來。這省份不是重要工業區域。

早在第一次大戰之後，這省份裏有一個巴伐利亞人民黨，黨員完全是天主教徒。該黨主張政治的天主教主義，狹義的愛國主義與軍國主義。在一九二〇

年反對與韋瑪憲法所奠定的德意志共和國合作。照一個美國人的說法，這是當於中世紀色彩的黨派。它是巴伐利亞最大最有力的黨。當希特勒勢力上升時，這個黨要與納粹合併，被拒絕了。其後一九三三年，該黨在國會中的黨員投票贊成希特勒做獨裁者。該黨解散後，其黨員先後變了納粹或納粹同情者。

第二次歐戰結束，巴伐利亞人民黨搖身一變，就成了基督教徒社會組合，依然是巴省最大的黨。斷斷戰後選舉之年，新黨派一般地沒有力量，它贏得了最大多數的選票。

這個黨的上層人物全是人民黨過去的活動份子。現在這個黨在名義上和社會主義黨在巴伐利亞組織聯合政府，但是可憐的社會主義黨都是無主的孤兒。實際上歐洲與行政機關人物幾乎全是基督教徒社會組合的。現在巴伐利亞的總理是納粹時代的法官，他手上不知染了多少猶太人與德國民主份子的血。他手下的教育宗教部長是希特勒的一個軍官兼秘密偵探。他手下的非納粹化部長原是人民黨的建立者。後來希特勒時代變成了納粹的英國遊說家和宣傳家，參加希特勒的謀報網。從非納粹化工作交給德人之後，直到現在，此公管濟非納粹化的工作。關於巴伐利亞更詳細的情形，讀者可參考美國民族雜誌本年八月號一篇文章。

第三、陰謀方面，如果我們把一九四六年報上所登載的關於納粹陰謀都寫出來，勢可成一本叢書。這裏只把一鐵文件的部份摘幾點以見一斑：

一九四七年一月研究歐洲問題國際委員會發表了一個長一萬頁的報告，由赫里重、奧希達 (英國的勳爵，最反納粹但也最恨共產黨) 和丹麥外交部長莫勃爾簽名。

這文件指出：第一，前納粹領袖與外國漢奸暗中指導着一個納粹組織網用沉默的恐德手段使納粹主義在德國人民中間依然活躍。

第二，他們組織了納粹怠工團，有計劃的破壞農業生產。如勸農民及威脅他們不送糧食到城市裏去。在威斯特菲尼亞，農民送穀者減少百分之五十。在工業方面也進行怠工。

第三、德國納粹在國外藏了幾十億美元作暗中活動費用。其中南美佔十億是祕密。

第四、刺鋒鐵狂亂隊員公然穿着他們原來的制服在街上行兇。反種已經不遺文件預定非納粹化已經變成了一個笑話。個今天，納粹勢力在西部德奧已經開始恢復強大，而且，只要在不得罪

駐軍的原則下，他們的基礎相當鞏固。在有些地方，他們甚至可以反對軍政府的法令，不受制裁。實際上，美軍是不是對於他們已經失掉了控制力，我們不知。何蘭先生在他上述的報告中，却沉痛的說：

「軍政府對於它區域內的活動，已經失掉了堅強的控製；德國人越來越在幹他們自己的把戲，其目的常常剛好與聯軍所宣佈的目標相反，這就是現實。」

以魯爾為中心，復興西歐。除了魯爾重工業的任務，由滿足德福和平經濟

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答問

費青

安平兄：

剛接來電，承囑就皮爾遜強姦案翻案事即日撰文，正巧有兩個學生來訪，閒談中談到這案件，現在就把我和學生談國此的一席對話，筆錄奉上。學生甲是學法律的，乙是學政治的。

費青 八月十六日 北平

甲：昨天報上所載消息，是否就可認定美國海軍部已把今年初美軍在華所舉行兩次軍事法庭中對於皮爾遜及其從犯國立法所為有罪判決，予以撤銷，而把他無罪開釋了？

我：據中央社盛頓八月十二日合衆電，關於撤銷原判後還加上一句——「海軍部之聲明中未述明皮爾遜是否將再度受審，惟發言人稱：福氏（海軍部長）此舉或將使海軍部放棄此案，」——但當我們再參照聯合社六月十七日美南星州電美海軍陸戰隊司令范特格爾南特將軍所致皮爾遜家屬函件內容，則恐無罪開釋的可能性為多，而再度受審的可能性為少。

甲：若是我國提出抗議，於本案還能有補救否？

我：美國最近的法律有否變更，我不知道，依據美國國先的法律，則軍事法庭的判決，本來需得經過法定上級法官——如海軍部長——的覆核（review），纔能生效。覆核的結果可能是對於原判的核准或不准，不准更得為不予無罪開釋，減低罪刑，或發還原軍事法庭更審，但不能擅自加重罪刑。除發還更審外，經覆核的判決即成為具有斷判力的終局判決。大總統雖尚

變為滿足賠償，再度而為復興西歐之外，這個重工業要緊的舉措是很明白的。經過了兩三年，才能在今天把它真正經總的提出來，或者不但是因為國內國外環境已經成熟，且因為在前敵國內也有了欲罷不能的情勢吧。假如是，則我們祈禱它真的能造福於歐洲人民。否則風雲多變，納粹主義不是一個感恩知報的信徒。

這篇文章不是論斷和批評。它只是一個記錄。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司徒芬島

有特赦權，但也不能把一個已經無罪開釋者反而「敵」為有罪。所以，現在對於皮爾遜一案，除非美海軍部的覆核結果是發還更審，我國縱擬抗議，將不能發生法律上影響。并且，該覆核的結果雖我們尚未確知，事實上却早已確定，恐怕也不能因我國抗議而變更其內容。

甲：如此說來，這案可能已是絕症！皮爾遜果真被無罪開釋的話，美國海軍部這個覆核結果是否違法？

乙：我想應該是違法，因為美國法律，據我所知道，不問普通刑法或軍法，都承認強姦罪，現在皮爾遜既犯了強姦，而海軍部的覆核結果反而把他無罪開釋，這覆核結果當然是違反了法律。是不是？

我：這覆核結果當然是不當，從而違反了公道，但是狹義地或嚴格地講，不能說它是違法。我並非在替美辯護，更不是在反國美國以違法為合法。我祇想說明所謂「不當」和「違法」的區別，從而更說明法律的內在的有國性。任何一條刑法，——我們祇把刑法做個例子——都先規定了特國犯罪行為的要件，再規定它的法律上效力，就是所應科的刑罰。這些規定看來為很簡單明確，可是在實際應用起來，却不是如此簡單。據用刑法的步驟分三，第一是確認事實或行為的真相，第二是看已確國的事實或行為是否合乎特種犯罪行為的法定要件，第三種科犯罪者以鑑定的刑罰。這裏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應該如何確認事實的真相，在法律上，尤其英美法上，可能有消極的規定，就是規定某種證據不能予以考慮，但是積極地什麼證據

該認為真實，則法律無法予以規定，而祇能憑通常人的理解來判斷。個如在英美，這個證據是否應該認為充足的「事實問題」，就由不懂法律的判審員來判斷。於是，這個步驟便成為適用法律時最困難之點，因為事實真相本來就最難於確證。在課堂討論哲學，我們儘可懷疑，甚至否定，一切真實；可是在適用法律時，就不得不於有限的證據中來認定一個事實的真實。也是在這個步驟上，人的種種和愚昧偏見，最會影響了法律的原有公道，因為確證事實和適用法律的人，無論是法官或陪審員或其它，到底還是人，人這種免了有意和無意的錯誤。在普通法律裏的訴訟，法律為了補救這種可能錯誤，常規定了上訴等制度，但是上訴的次數也不能無限制，到了終局判決，事實上容或尚有錯誤，但法律上則已不得不認爲定讞。這就是說：終局判決祇有「不當」而不能說「違法」。美國軍事法庭的訴訟程序雖和普通法院略有不同，但在本質上，則上級法官的覆核原就爲了補救軍事法庭在確證事實和適用法律時的可能錯誤。假定上述美國法律最近沒有變更的話，則海軍部這次對於皮圖遜案的覆核結果在本質上便是一個終局判決，所以祇能說它不當，而不能說它違法。

乙：依此說法，這「不當」當然也祇是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而言，在美國人則一定認之爲當而又當。於是，所謂法律尊嚴，司法獨立，法治國家，還不是全是騙騙人？法律祇是一種主觀偏見的工具，尤其是政治上的偏見！歸根結底，在現在這個世界，一切還是決定於政治。

我：昨天我還聽到一個經濟系的同學說：「一切還是決定於經濟」，所以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這個一切究竟決定於什麼的問題。法律的目的，本來是爲了人間的公道，公道既是人類經營共同生活中的一個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類世界中一種不可或缺缺的制度，可是它正和它任何種制度一樣，斷得靠人來運用，運用得不當，它就無從實現它原有的目的。人的愚昧偏見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正是這運用不當的諸原因裏的一個，它不僅於法律爲然，即對於其它制度，亦復如是。美國海軍部這次對於皮圖遜案間案的理由，據報章所已見，是認爲犯罪行為的證據不足，尤其認爲軍事法庭的有罪判決可能受了中國學生抗暴運動的影響。這正足以顯示：現代國際政治下所造成的偏見，是如何掩埋了人的理解，使他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從而犧牲了法律的原有價值！

乙：更從而犧牲了美國在今後世界中的道義上領導地位。想不到羅斯福死了據三年，美國國會一落千丈到如此地步。自由主編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爲起

碼條件，現在美國連這點公道都不再想維護，他怎樣還能舉起自由主義旗號召呢？

我：你們青年人因皮圖遜案而引起的憤慨，我是十二分的同情。同時，我們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國國內，貪污枉法，倒行逆施，那裏還尋得到一點公道？對自己人都沒有公道，我們還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麼？

觀察合訂本

- 第一卷上冊
- 第一卷下冊
- 第二卷上冊
- 第二卷下冊
- 九月十日前 每冊三萬五千元
- 九月十日後 每冊四萬元
- 外埠以郵費爲憑
- 郵費：
- 掛號 每冊加一千元
- 航掛 每冊加八千元

本刊廣告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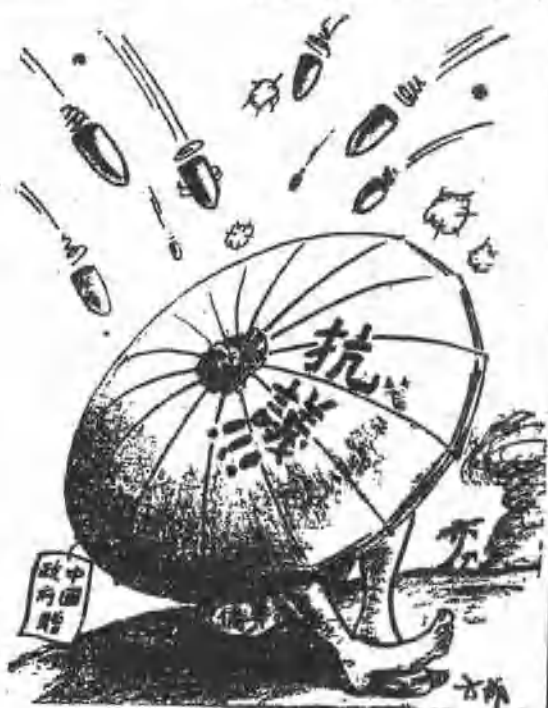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銷行一萬九千份

地	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	通	二百萬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收折扣從優



中空
(載轉)
DETROIT
FREE PRESS



觀察
漫面

稿投迎歡

贊成的舉手



長馴很在現牠，緊要不



作樺李 後以釋被



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

惱的。和可能建議的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魏德邁將軍在這次大鬧天，在中國境內南來北去，忙了一個多月，找尋事實，蒐集資料。茲已結束行程，樂於二十四日再聲明保持沉默，所收集的材料也決不公布，非待對華感憤與社魯門馬歇爾離華以後，更不會洩露對華方面的機密。現在材料已收得相當多，並且在連日整理之中。在他離華前的最後一週中，他在南京與各方面人士接觸時，已不再假過去之只用耳朵，他自己也開始表示意見了。

有幾件事實，他是十分清楚而且堅決地相信的：

一、他已不能不承認自馬歇爾解決失敗以後，這一年中共黨狀的力量增加，他從三方可觀察這一問題：中共的軍事力量，不論人員、裝備、及所佔區域，均較一年以前大大的增加。其次，在經濟物資方面，他也認為共黨力量有極大的增加。主要是在東北。他所周知日本關東軍所剩下的物資，共黨當選在一般人的想像之上。這些數字也許只在他的皮包裏，但從他和各方的談話綜合來看，似乎不在美英探報總數之下。其中中共黨所運走的，似乎並不如宣傳之多。中共所能利用到的却不可忽視。但是苦慮方法中增加得最快的尚不是上述二者，而是心理上的作用。魏將軍也許有幾失望，中國社會各方對美英的感情即使沒有減低，至少也遠不比馬歇爾在華時更為熱烈。中國人對美英的反應，也不如所傳之盛。他從美國大使館可以獲悉，所謂北滿山外應云云，未免言過其實。而中國人民對於政府的不滿，却從

左傾分子影響到中立份子，自由份子，工商界人士，乃至親近政府的分子。——當然產民的意見是他無法獲悉的。他曾努力使自己相信，中國大多數人是不喜共產黨的。然而「我」之憂，「我」之憂也。如以美國，中國政府算作「我」，中國共產黨算作「敵」，則「敵」的宣傳在中國人民心理上如於政府的打擊，正是共產黨方面可怕的增加。

二、相對的，這個政府的不敵性也增加了。高級人員之黨目貪污，中下級人員之貪污之多，待遇之劣，以及由此而必然產生的無效，都比一年以前有增無減。但最可怕的是各省政府差不多完全拋棄自己人。魏德邁雖然自認是軍人，但對這一切現象無法不瞭解。遠在兩年以前，他就表示若要把中國政治弄好，中

國的軍人非退出政治圈子不可。他現在還是如此主張，但他似乎很落。他這個建議被採納的可能性極小。煩難就在這裏。

三、他亦分瞭解，這個政府已和人民完全脫了離。南民中的極端分子，其主要工作除了貪污腐敗以外，便是用暴力把權主前從人民之中逐漸剝奪。民生疾苦到什麼程度不用說，必須盡盡，中國共產黨分子的正正意見絕對不許上進，原因是如果共產黨黨與人民接觸，則那些人的貪污便無法繼續而繼續。魏將軍在調查了一個月的事實，斷取各方意見以後，努力在使自已成爲蔣主席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橋樑。這一使命似乎是從來華到華使命中的前提。但是這個作用的把握，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清楚。在與美英各方商

廷的接觸之中，除了美英黨中的極端分子以外，魏將軍還的提出要求美國協助中國停止內戰的呼聲。這使他十分迷感，因為照政府的資料，人民卻是主張「殺亂」的。也使他十分懷疑，因為照他所瞭解的上述第一第二兩點，都一年以來共產黨在各方面勢力的增加與政府的相對減低，他的工作顯然是比一年以前更難了。現在再談和平，共黨方面的難於談判更甚於一年以前。美英當然希望中國和平，最好這和平由中國人自己設法達成成功。不相當自己或任何人，他比馬歇爾更有辦法。退而求其次，他只好設法把這個政府弄得民主一點。然而現在政府正爲「殺亂」而在協助。他是美國人，美英政府的自己也正在防共反過，忙得不亦樂乎，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對中國的「殺亂」？魏德邁時時爲了軍事上的必要而對美英一點人民民主的主張是無可奈何的。於是乎，他焦躁地，再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先把中國政府增加一點效率，減少一點腐敗效率。因爲即使要「殺亂」，效率與整潔也不能不講究呀。

他在八月十九日莊親主一切約會，臨時將主席之約作一次其類，報上說五小時，事實上七小時之久。爲了使他的話能忠實表達出來，聽講的不是中國人而是一個 American。他自從他的使團人員，自從他五年的職上尉。他建議各會主席應由有能力的副團長青年文官担任，他相信中國並不缺少此項人才，他自己已接觸過許多這樣的人。他在兩年以前就認爲中國的軍人不能搞政治，魏主席的對軍們並不能幫他多少忙。到現在他還是這樣看法，甚至只有證明兩年前他的話更正確。從各種事實證明，美國所信任的中國將軍似乎只有一個孫立人。上次一萬三千萬發子彈的據說與孫氏的職位時時會發生密切關係。

關於美英之間的合作與吵嘴，也是中國人所最關心，因爲大多數中國人認爲中國問題是美英間的一部分。中國的內戰可以引起美英戰爭。可是魏德邁將軍不知如此看法。他認爲和平不可分割，而戰爭却可以分割的，除非內戰的雙方各有國際背景與援助。即使如此，戰爭還是可以分割的。例如以前西班牙的內戰。美國當然願意與蘇合作，可是蘇聯政治不民主，把小孩子都殺了呀。要使蘇聯不侵略，美國非有武力不可。美國人都這樣想，魏德邁並非例外，內戰既可隔斷，不致引起大戰，則中國的內戰也不致引起美英戰爭。由於這舉見解，美國人可以支持中國政府「殺亂」。至於「殺亂」是否可以和平或越戰越亂，則是你們中國自己的事。

魏德邁帶了一大堆的「事實」回去，會弄出些什麼在後來，此舉無人可以預言。但是太極底下沒有新東西，人的壓力也漸漸不多，在這共的大前提之下，有幾件事似乎要來的：

一、北滿中國魏德邁將軍，地點是台灣，主持人是孫立人。由大

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

觀察特約記者

(國家北平天津運籌) 現在各方面德已承認一個事實，即白官任命魏德邁到遠東來調查，事與前未和中國政府磋商。這與代命，在中國物野，都引起一種難以分析的情緒，一謂國難若若深，憤憤，氣憤的情緒。在中國的算帳上，中日戰已成三位一體。中國已成了三個以魏德邁為外國派一個人來一調查一的人，而這個國家雖然覺得有損尊嚴，而不得不表示「歡迎」！

北平教育界給魏使的信

在魏使抵平以前，北平教育界人士就討論要合致函魏使，有所謂述。關於這個問題，大家體上有兩種意見，一謂分認爲，假如魏使未就，即坦率相告，否則，即不理會。一部分認爲，過問政治，本該有主權爭取的精神，事實上，今日中國政治，固不關美商之表，所以主張表示一下。結果由僑學北大燕京三校職員，個別簽名，致書魏使，但原函則決定不公開發表。

這是一封魏使的信件，其係一千二百字。他們認爲「目前中國人民之希望，只有和平」。中國人民更基本要素者，乃爲一真正良好的民主政府。「今日中國大多數民衆已覺醒至此程度，即：明確的要求一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政治上確保人民之自由，在經濟上安定人民之生活。」他們認爲，美國如能援助中國，應即一歐戰國民黨黨底改圖其政策與作風，並根據其精神，建立爲人民所信賴的真正的民主政府。此種改革，其目的則爲爭取和平而非加強作戰。

這頭飯古怪

就在魏使抵平前一天的下午三時中，教育界部長林立武突然接平部次長於武武的接平，各方對於武武的接平，都頗覺奇突，因爲教育界部長林立武長前於數日前在平公事返京。假如是爲了教育界本身的事情，至少當時北方長期回去，又要派另一個次長長飛平的必要。而且武武的接平，事前各方均未接到通知，所以抗氏的飛平，顯然出於臨時，而其任務，非謂教育界部屬者。抗氏一下，即往訪故宮博物院院長長馬衡，旋即由馬院出面，請魏若若干人士當晚吃頓飯。這是極其倉促的晚餐，來不及置備桌的椅桌，不及置備桌的椅桌，各處都是以電國運知。而這個電話打了出去，許多人都立時有一加。當晚飯好古

怪。一今晚這頓飯，怕比明晚那頓飯(美國領事館之宴)還重要。雖然外面的人知道得很少，但事實上，北平的政治空氣當時已極緊張。當晚約客有飯運者多人。原國約胡某，但馬衡與胡某不談，不便東談。事實上，那晚胡某已赴濟南，潘光旦、胡某、亦未必能到。據一般推測，當晚似平希三(胡)胡某、胡某(於會晤胡使時，能說某種有利於政府的話，其他的人能不說其相不利的政府的話。但抗氏的主客雖是抗氏，但抗氏國至八時半始到，原因是他一直在和胡某談話，胡某因已與抗氏談過，故未赴宴。馬衡、當晚既未赴宴，抗氏乃於次日專程赴燕京晤胡氏，時胡氏正在燕京的體育場休息。

接見和印象

魏使於八月一日下午六時半抵平。當晚八時美國領事館之宴，魏使之政治國語新晉斯及德爾蘭任在會均參加。當晚飯升，許翁府

領事館時，突有特務出而阻攔，索取名片。魏謂索取名片須由領事館傳達爲之，特務遂糾集領事館傳達，非索取名片不可。事爲美國領事傅瑞門知悉，跑到大門口和特務大鬧大叫：「我們這一點自由都沒有！簡直不成話！」還才把特務斥退。

魏使在平氣留三天。官方國有許多重要的招待他日，如魏和胡某月等等，國使受了很大的助，才得脫圍。在平三天中，先後晤見胡某、傅瑞門、陸志軍、傅瑞門、胡某等二氏與魏使談話時間最長。胡某與魏使談話的範圍極其廣泛。魏瑞升與魏使的談話中曾涉及沈崇案件。胡某不圖公開他們和魏使談話的內容。魏使離平前，曾派政治顧問斯魯斯代表與魏使談話數次。

三天後，魏使一行於四日離平赴津，魏使始終是多餘少數，晤見魏使的人，未能從任何具體的談話中，得到任何具體的結論。一切依賴是一片迷霧，看不出什麼端倪。

在北平，幾乎所有的教育界人士，都認爲魏使的北平之行是一種「障礙」，一切意見不會對他發生任何影響。但是最近從南方所得到的可靠的傳聞，魏使對於在北平所聽到的意見，「最感興趣」。

批美國軍人來協助訓練，所以目前就要募一百個大學生去作學員。

二、擬一筆相當數字的美金借款，作爲兩個月後發給中國留學的基金。同時，美國商人在中國能有更多的便利和移居。

三、中國政府必須更民主一點，郭伯再前進一寸也好，使美國政府對美國人民好有個交代。人事方面也許得調整一下，但如果要變更核心人員，魏氏也知道是不會可能的。

總之，美魏政府相信中國的混亂可成，但要以改革政治爲前提，時期不能太短，必須一步步收拾。這樣才不致促成中國的總崩潰。魏氏是軍人，他必須遵守美國政府。他的來華職務是一調查，所以在使節上也不會像歐斯爾一般取得成功或失敗之數。

傅瑞門(Freeman)已約定張雲若、錢瑞升、周樹彬、傅光旦、許德新、吳海鏡、吳勉、許夢蓮八人於八月一日(即魏使抵平之日)在美國領事館晚餐。同時，魏使希望晤見的在平人物，亦均於事前一一約定談話的時間。

就在魏使抵平前一天的下午三時中，教育界部長林立武突然接平部次長於武武的接平，各方對於武武的接平，都頗覺奇突，因爲教育界部長林立武長前於數日前在平公事返京。假如是爲了教育界本身的事情，至少當時北方長期回去，又要派另一個次長長飛平的必要。而且武武的接平，事前各方均未接到通知，所以抗氏的飛平，顯然出於臨時，而其任務，非謂教育界部屬者。抗氏一下，即往訪故宮博物院院長長馬衡，旋即由馬院出面，請魏若若干人士當晚吃頓飯。這是極其倉促的晚餐，來不及置備桌的椅桌，不及置備桌的椅桌，各處都是以電國運知。而這個電話打了出去，許多人都立時有一加。當晚飯好古

怪。一今晚這頓飯，怕比明晚那頓飯(美國領事館之宴)還重要。雖然外面的人知道得很少，但事實上，北平的政治空氣當時已極緊張。當晚約客有飯運者多人。原國約胡某，但馬衡與胡某不談，不便東談。事實上，那晚胡某已赴濟南，潘光旦、胡某、亦未必能到。據一般推測，當晚似平希三(胡)胡某、胡某(於會晤胡使時，能說某種有利於政府的話，其他的人能不說其相不利的政府的話。但抗氏的主客雖是抗氏，但抗氏國至八時半始到，原因是他一直在和胡某談話，胡某因已與抗氏談過，故未赴宴。馬衡、當晚既未赴宴，抗氏乃於次日專程赴燕京晤胡氏，時胡氏正在燕京的體育場休息。

三天後，魏使一行於四日離平赴津，魏使始終是多餘少數，晤見魏使的人，未能從任何具體的談話中，得到任何具體的結論。一切依賴是一片迷霧，看不出什麼端倪。

在北平，幾乎所有的教育界人士，都認爲魏使的北平之行是一種「障礙」，一切意見不會對他發生任何影響。但是最近從南方所得到的可靠的傳聞，魏使對於在北平所聽到的意見，「最感興趣」。

(八月二十四日)

到天津

四日上午十時許，

魏德林津。天津對於他
重不生疏。在民國十八
九年間，他在駐津美
軍第十五團服務。那時
他年輕，漂亮，愛玩鬧
他常常要那些人力
車夫，要他們在馬路上
排隊。十八年後，這位
軍官又到了天津，而他
要更多的中國人，致
乎到處有人在馬路前排
隊。

早在七月三十日，
天津黨團方面各各機
關代表商談歡迎魏德林
的辦法，通過了很長的
「重要議案」，把魏使
來津時所要經過的諸條
劃分為六段，並且規定
好要那些人參加歡迎。

此外還有幾項重要事項：
一、歡迎行列不得
表現一黨而知為有組織
者，要竭力表現自然。
二、設置糾察隊，
由社會局局黨部挑選制
裁人員。
三、不要拿大的選
旗標，僅持小旗，上
寫中英文「歡迎魏德林
特使」，或直書其名。
四、口頭要簡單，
歡呼尤須熱烈動人。

但這種周密的籌備
佈置，並沒有實行，原
因是某方面得到消息，
說魏德林不大喜歡「熱
烈歡迎」云云。

準備工作很複雜，
主要的款項魏德林開了一
次更寬闊的會議，會上
決定發動各種「人民商
團」和黨團員，給魏德
魏德林，控訴共產黨行
並且由參議會和各縣
同鄉會給魏德林送供共
軍舉行的資料。據說在
這會上有過一個小
小爭執，爭執的焦點就
是「統一供給」和「個
別供給」的紛歧。

接見的人物

魏使在天津逗留
了二十八小時。他除出
席上官廳相與社市長的
聯合歡宴，與英總領事
的雞尾酒會外，未參加
任何座席。他親自接見
的客人有張伯苓、李燭
園（華北工業協會理事
長）、久大團業公司總經
理（朱耀華）、仁立毛
織廠經理、陳序經（南
開大學教務長）、格
爾特（聯中區代表
）、侯迪新（天津美商
商會會長）、李澤晉（
外交部特派員）、和張
學銘（北行總辦參議

）等。此外由魏使的繼
則們接見的賓客有那架
幸（滄州新世工程師長
）、譚真（滄州新世工
程局技師）、楊約
（前市外務處長）、
魏德林（冀北電力公
司經理）、徐世大（海
河工程局長）等。

張伯苓校長傳統地
是天津的第一號領袖人
物。我們很公平地說，
張校長代表著最保守的
看法。他認為必須將共
黨打垮，而要將共產
黨打垮，就要與美運來一
戰。此外由魏使的繼
則們接見的賓客有那架
幸（滄州新世工程師長
）、譚真（滄州新世工
程局技師）、楊約
（前市外務處長）、
魏德林（冀北電力公
司經理）、徐世大（海
河工程局長）等。

記四大學北平區聯考漏題案

張漢清

（要察北平通信）
八月四日是北大、清華
、南開等校聯考的前夕
。就在這天，北平新民
報刊登通榜的消息：「
本市教育界風傳某大學
府近日有以金條一棍兌
換試題一種之謠言……
」雖未指名何校，但已
引起各方注意。

五日，考了三門主
課，考生都異口同聲說
試題特長；大家也在談
笑着「兄」字的解釋，空
氣很平靜。六日下午候
有了榜，直到末一節
生物考完後，聯考的傳
說更盛了。北大的旗
裏都在談論着這驚動日
的傳說：什麼印刷局的

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
，他曾向蔣主席建議，
各省省政府由文官主持
。他表以此項建議未獲
採用為憾。張校長認為
軍人不一定不及文官。
魏使立刻稱其嚴厲的表
示，他說他和張校長
的意見完全不同。

李燭園等氏和劉使
談話的內容，據傳主要
是以對日問題的
李氏認為美國今日選權
扶助日本，失之過份。
李氏等並多少表示，今

日美國這樣援助日本，
其動機恐怕是在防蘇。
李氏早年留日，認為日
本口密組織，極不可津
，蓋望美注意。魏使
表示，美援助日本，
決不為了防蘇。魏使並
堅定地表示，他相信遠
少在十五年以內，美國
可以以軍備的力量與蘇
聯相成，無須為了防蘇
的目的而扶助他人。魏
使表示，值得幫助的，
換還願意幫助。官外之
意，自己不要氣的國家

兒子偷費了題目，理化
生物八十萬，全部一百
七十萬……不一而足。
。就在這天，北平新民
報刊登通榜的消息：「
本市教育界風傳某大學
府近日有以金條一棍兌
換試題一種之謠言……
」雖未指名何校，但已
引起各方注意。

五日，考了三門主
課，考生都異口同聲說
試題特長；大家也在談
笑着「兄」字的解釋，空
氣很平靜。六日下午候
有了榜，直到末一節
生物考完後，聯考的傳
說更盛了。北大的旗
裏都在談論着這驚動日
的傳說：什麼印刷局的

子，他說抗戰勝利前後
，他曾向蔣主席建議，
各省省政府由文官主持
。他表以此項建議未獲
採用為憾。張校長認為
軍人不一定不及文官。
魏使立刻稱其嚴厲的表
示，他說他和張校長
的意見完全不同。

李燭園等氏和劉使
談話的內容，據傳主要
是以對日問題的
李氏認為美國今日選權
扶助日本，失之過份。
李氏等並多少表示，今

日美國這樣援助日本，
其動機恐怕是在防蘇。
李氏早年留日，認為日
本口密組織，極不可津
，蓋望美注意。魏使
表示，美援助日本，
決不為了防蘇。魏使並
堅定地表示，他相信遠
少在十五年以內，美國
可以以軍備的力量與蘇
聯相成，無須為了防蘇
的目的而扶助他人。魏
使表示，值得幫助的，
換還願意幫助。官外之
意，自己不要氣的國家

招生當局也同時發表試
題保管經過：
（一）各科試題分
別由三校教授會圖，密
封交負責人保管。
（二）由三校主考
教授監督印題，印好後
按試題試場重密封，
最後裝一室保存，房
門封鎖後並有專人負責
看守。

（三）各科試題皆
于臨試前十分鐘始發封
，逐間試卷按報名號坐
位發分發考生。
各試題既經如此
局密手續保管，理應本
前無洩漏的可能。

「校長先生：此次
遷立北京，清華、南開
、中央四校入學試題走
漏之事確有證據（詳見
本會宣言）。先生昨日
對報界談話：「保證
無其事」，想係事前並
未得知詳情。茲呈上本
會宣言一紙，地談諸先
生對此事件予以重啟，
澈查原委，以維持此聖
潔崇高的四校之信譽。
否則，此風一長，我國
教育前途將受到很壞的
影響。」

近日北平各校及外
地來平考生代表更組成
「北平區抗戰四校走談
入學試題委員會」，積
續為此事件努力！

（一）各科試題分
別由三校教授會圖，密
封交負責人保管。
（二）由三校主考
教授監督印題，印好後
按試題試場重密封，
最後裝一室保存，房
門封鎖後並有專人負責
看守。

（三）各科試題皆
于臨試前十分鐘始發封
，逐間試卷按報名號坐
位發分發考生。
各試題既經如此
局密手續保管，理應本
前無洩漏的可能。

「校長先生：此次
遷立北京，清華、南開
、中央四校入學試題走
漏之事確有證據（詳見
本會宣言）。先生昨日
對報界談話：「保證
無其事」，想係事前並
未得知詳情。茲呈上本
會宣言一紙，地談諸先
生對此事件予以重啟，
澈查原委，以維持此聖
潔崇高的四校之信譽。
否則，此風一長，我國
教育前途將受到很壞的
影響。」

近日北平各校及外
地來平考生代表更組成
「北平區抗戰四校走談
入學試題委員會」，積
續為此事件努力！

近日北平各校及外
地來平考生代表更組成
「北平區抗戰四校走談
入學試題委員會」，積
續為此事件努力！

五條證據

在國文抗委會的宣言中，曾言中學畢業生應出五條：

(一)本校某同學于八月六日晨赴紅樓考試途中，有一同學曾誣他遺化試卷有一「洋灰與石灰」之別，結果確有此。

(二)本校某數位同學于八月六日午間在紅樓後休息，即有本校同學一人揚言他已知道了生物試題，並稱此試題得自百年同鄉。當時即有本校某校考法學院同學將此項試題交與招考委員會，又恐不確，未敢貿然行事。乃將此題交與北大院系聯合會。結果生物試題果與事前得知者相同。

(三)國文抗委會中學某同學于考期前即宣佈國文試題，解釋「見」字，理化有「紅磚」與「黑磚」有何不同，「大理石」與「普通石」有何不同等語。結果確有。

(四)某中學化學教師談：「考前有數校同學相同的化學試題向他請教。」該教師甚為疑懼！事後方知所問之化學，屬止此本校考題。

三校會商

經國文抗委會建議，擬召集三校代表會，商討風潮，人言嘖嘖！于是耀華、北平、三校代表會，十二日北大耀華、三校代表會，南開黃子堅、會商問題，至于北大，決定由考委會三校代表會致函國文抗委會，高風山，請予撤查證據，兩考委會以為調查恐難，原函如下：

「敬啟者，茲有自稱北平「國文抗委會」四校代表，乘機混入本校入學試卷，來函表示四校入學試卷有走漏情事，但未供實人姓名，亦未供確實證據。茲特備此奉詢貴校是否有此組織？其負責人姓名住址請示知，並轉告該負責人，請備同確實證據及實校證明文件，于本月十五日以前來本委員會（北大教務長室）報告，以備查究為荷。」（高氏已于十四日函考委會，否認「國文抗委會」與國文抗委會。）

同日北平世界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大體題是「老翁沒有錯」的政治惡習，不可侵入教育界，小標題是「四校考委會對所請海派試題事件能根據國文抗委會證據」。文中除對耀華、北平、三校代表會，加以嚴正批評外，並根據中國人的天性說到守口如瓶之不易。問題不在主考者的人格上，而在答題環境（命題、閱卷、印刷、包裝）易有種種洩漏發生。希望根據抗委會真象，暫緩全國各校，絕不致洩風，大白天下；以維護教育界的尊嚴，保持國家的「一線光明！」

反證一般

為了證明並未走漏，有許多反證提出：

(一)北大院系聯合會「國文抗委會」所提第二條有所聲明云：「該項試題先由考生交給北大院系，後由院系會同考委會以得鑰匙抄寫之生物圖五道，與試題相對，只有五種，遺傳律及近代交際二題，沒有確實證據，他不相信。他說他在北大主持招生前後已有十五次，可以說該會年年有，但確有是謠言。」

(二)耀華校長特別嚴厲，他相信保衛試題的嚴密不會發生問題。對外傳金傑出傳試題事，他很感憤的說：「我等教授每月所收酬金不及一萬幾千，然黃金亦非罕見之物。」

(三)北大學生方面對此事感憤誠懇態度，靜候學校處理。但在私風中，大多數同學皆認為問題不在主考委員的身上，而可能在印刷部門。他們愛護學校也同情考生。所以為了校譽，為了教育的前途，他們希望學校當局認真查究實象，以期早日水落石出。

北大的反應

自漏題事件發生後，北大當局即即「心定自然涼」的態度，發表談話的只有三人：胡適校長是講考據

問題的轉變

經過多日的沉默，十三日突在民主牆上發現一署名「部份正義同學」的佈告云：「磁是，這次試題是在X印刷廠指導下X秘書走漏的。目的是為了三青團員的打入北大清華二校。」

二日號有「實河」「奔流」「生活」「國文」等四社張貼大報佈告，據說都確佈告的消息，要求撤查實象，清除學校本身的不良份子。而問題發展到這其顯然已轉變了。不會此消息的真與否，但一般輿論的氣息却又吹到每人的鼻孔裏！

北大訓導長陳雲屏已為此事請胡校長，召集院聯會代表請求全體同學提供證據，交究真象！

難產的結論

八月十六日寄

關於觀察通信

一、各地特約記者說：我們希望每篇通信儘可能以三千字為度，至長亦請勿超過四千字，以便經濟篇幅，可以多刊別的文章。

二、我們歡迎各地讀者來稿。

讀者如對本刊滿意

請即匯款直接訂閱

平寄一次先付四萬元

掛號一次先付五萬元

航空一次先付五萬元

到目前為止，考生已有一批委會」的組織，而三大當局亦正式表示要撤查實象，靜候考生提供證據。結果如何，尚難逆料。據記者觀察，考生方面所屬的五級隊相當鬆散，而完全確實的證據亦難提出。如此則三校當局若疑難行調查。同時校方所提出的反證亦均不強有力，難塞悠悠之口。如其真象不能大白，則在校譽上是永遠洗不掉的污點，而在考生的心理上亦是無法補救的遺憾。假如此案終于不了了之，那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論朗誦詩

朱自清

眼前已有許多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不因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好。這固是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可是並沒有展開；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翻譯裏試驗着。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在向着句法一途走；至於怎樣才算好，得一首一首詩的看，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是否打成一片，不流礙兒，這就是所謂「相輔相成」。這固是舊詩的優點，雖然不無別種運動，可是得款類。這固是舊詩自一個人的讀或朗誦，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這固是朗誦運動的別種不同，那朗誦或者是廣播，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過去的詩有一點這韻律詩一樣，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朗人，所以只可以「煇獨坐」，不能夠「悅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大眾。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我想理由就在這裏。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不但展開了，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每張點也在這裏。

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這要宣傳，需要教育詩大的軍隊。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卻不限於詩歌，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白；只要能獲得朗誦的效果，什麼都成。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既是藝術教育，這卻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多，所以教材也得越發免的；這時期的朗誦會時常帶說唱。抗戰初期的朗誦會時候也用過詩，但是我們的辦事太不發達，這種朗誦的廣度，恐怕怕的人太少了，所以後來就直捷訴諸集體的軍隊。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在這種基礎上，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一方面更有人用簡易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當然也是抗戰的詩，政治性的詩，於是乎有了「朗誦詩」這名目。不過這詩名目將「詩」跟在一朗誦一上，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似乎太狹窄了，一般人不易接受它。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詩歌朗誦越

來越多了，般果也顯着起來了，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於是乎來了論爭，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筆者卻以為無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地位或獨佔的地位上；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地位，不應該有獨佔的地位。

筆者過去也讀過朗誦詩，覺得看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對的，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它看來往往只是些抽象的真理，而不是本質完整的藝術品。照傳統的說法，這的確不能算是詩。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聽了許多朗誦，開始覺得朗誦詩跟舊詩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聽起來卻覺得很好。筆者這想到的就是艾君先生的「大響河」（他的乳母的名字）；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並沒有注意它，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五四週朗誦晚會上聽到了，多先朗誦這首詩，從他的抑揚頓挫裏聽出了那深淵的悲劇，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愛。會場裏上千的聽眾也都發覺到這種情調，從當時熱烈的鼓掌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這似乎是最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鴻先生「我的實業計劃」那首諷刺詩。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看的時候就覺得它寫得好，抓得住一些大題目，又展開而不鬆垮。聽那洪亮激越的朗誦，更有沈沈著朗快之感。筆者那時特別注意「大響河」那一首，想來都去，覺得是請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他的演繹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它是在他的朗誦裏才完整起來的。

後來漸漸覺得，似乎這於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大多數是在朗誦裏才脫見出完整來的。這種朗誦詩大多隻活在聽眾裏，單來的感覺是；獨自看起來或在沙裏裏拿起來，就覺得不是過火，就是平淡，沒味兒。新的，看起來不是詩，至少不像詩，可是在集會的軍隊裏朗誦出來，就確不是詩。這是一戰國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它跟古代的詩又不一樣。那些詩是唱的，唱的是英雄和美人，歌手們唱，貴族們聽，是伺候貴族們的頌歌兒。朗誦詩可不同，只是沈沈著快的說出來大家更說的話，聽的是有話必說的一件事。朗誦詩雖然近乎朗誦的對話，可又不相同。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只間接的訴諸聽眾，而朗誦詩是直接的，散漫的。朗誦詩卻直接訴諸聽眾的，集中的發展。不過朗誦的確得注意聲調和表情，朗誦詩的確得是 劇化的，不該就讀演沒有分別，就真不是

詩了。

朗誦詩是軍隊的詩，是繁複的詩。寫作者雖然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軍隊，他只是軍隊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得在軍隊中朗誦出來，得在軍隊的繁複的集中的氛圍裏成長。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固然都是重要的要素，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感覺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情懷，喜愛，讚美，和祈禱；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團體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它給軍隊打氣，強勁那現場。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態度的表示，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時；詩出於個人的沈思而歸於個人的沈思，所以跟實生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創作和欣賞都不得在「哀而不傷」，所謂「怨而不怒」，「樂而不淫」，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就不去計較利害，所以有一「詩先之思」的話。朗誦詩正要突破這個思，它不止於表示態度，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行動或者工作沒有平衡與平衡，也就沒有了距離；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它是宣傳的工具，戰鬥的武器，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

照我們說
大槍，
小行——
炸彈。
大槍，
小行——
炸彈。
大槍，
小行——
炸彈。

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它活在行動裏，在行詩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它展開，批評，鼓勵行動或者工作。它有時候形象化，但是主要的在展開赤裸裸的激動的語言；這不是又美滿的拖泥帶水的語言，而是沈沈著快的，充實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這是口語，是朗誦，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得去聽，參加集會，走進戰場去聽，才能接受它，至少才能了解它。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唯唯諾諾，野氣，火氣，散亂氣；可是寫出來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再取朗誦詩是對話，或者三言兩語，或者長談大笑；前一種像橫額口訣，看起來簡

單得沒味兒，後一種又好像嚼得沒味兒。其實味兒是有，卻是在咀嚼和大家認真。學了六月間曾在教室裏和同學們討論過一個同學寫的兩首詩，我念給他們聽。第一首是「我們開會」：

我們開會
我們的領袖
像車輪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領袖
像車輪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領袖
像車輪
集中在一個軸心

我們開會
我們的領袖
像車輪
集中在一個軸心

這一首寫在三十二年六月裏，另一首「不怕死」怕討論

我們不怕死
可是我們怕討論

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
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

我們就大聲地喊
沒你講的蛋
無恥的陰謀家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們只有情緒
我們全靠情緒
決不能用理智

可是朋友們
我們這樣可不行啊
我們不怕死

我們也不應怕討論
要民主——我們就得討論
要戰鬥——我們也得討論
我們不怕死

一瘦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佔一半。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結構嚴緊」，而第二首只「是平鋪直敘的說出來」。後者說第二首「自然而完整」，「像在不多的幾句話裏很清楚的說出為什麼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第一首卻「感覺出了很少的一點，並未能很具體的寫出開會的情形」。又說「在開會的效果上」，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筆者沒有聽過過期論，那只是教學上的圖畫；要真是在這來寫期論，那結果也許會同第二首一面倒。因為筆者在獨自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可是一直在教室裏讀，就覺得第二首有點兒，想來期論起來更會如此的。「結構嚴緊」，還須往復的寫出「很少的一點」，讓人仔細吟味，原是詩之所以為詩，不過那是詩的詩。期論詩的難處沒有那份耐性，也沒有那樣工夫，他們要求沈着痛快，要求動力——形象化當然也好，可是要動的形象，如「炸彈補」「導火線」，靜的形象如「軸心」，「盤繞」「巨繩」，似乎不夠動兒。

「自然而完整」，就是藝術品了；可是說時容易做時難。期論詩得是一種對語或報告，訴諸羣衆，還才直接，才親切自然。但是這對話得乾乾，句逗不能長，並且得相當句整，太參差了就成演說，太整齊卻也不自然。詩得選擇，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這中間得留地步給期論人，讓他用他的聲調和表情，配合羣衆的氛圍，完整起來那寫下的詩稿——這也就是篇中。圖本在派出來才完成，期論詩也在期論裏才完成。這種詩往往在時間長可是期論起來並不長；因為若是在空間裏，總是在時間裏。筆者親身的經驗可以證實。前不久在北大舉行的「一個詩歌晚會裏聽到期論」：「米啊，你在那裏？」那首詩，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這首詩詩詞長的，看了起來也許會覺得囉嗦。可是期論詩也有時候看來很短，像標語口號，不夠詩味兒，放在時間裏又怎麼樣呢？我想還是成兒，就因為像標語口號才厲；標語口號就是短小精悍才得動兒。不過這種短小的詩，期論的時候得慢慢的頓挫，來佔取時間，替補那一詞一路裏含蓄着力量。請看田岡先生這一首「鞋子」：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要大家
來做鞋子。
像戰士腳上穿的
結實而大。

好鋼出呀，
好打仗呀。

詩行的短正表示頓挫的多。這些都專專供期論的詩。有些詩並非專供期論，卻也適於期論；那就得期論時經過去選擇。例如上文說過過期論先生的「我的實業計劃」，也整齊，也差差，看起來也不長，自然而完整，聽起來更得動兒。這種看和聽的一致，似乎是不常有的例子。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主要的話，看起來似乎有些可聽先生期論起來，特別是那末尾實行的低低的聲調，能夠表達出看的時候看不出一些情感，這就不覺得長而成為一首自然而完整的詩。期論詩還要求嚴肅，嚴肅與工作。所以用熟滑的民間形式來寫，往往顯得輕浮，效果也許不大。這裏想到孔子會以「無邪」論詩，強調詩的政教作用；那「無邪」就是嚴肅，政教作用就是效果，也就是「行事」或者工作。不過他那時以士大夫的「行事」或者工作為目標，現代是以不幸的大衆的行動或者工作為目標，這是不同的。

就在北大那同詩歌晚會教誨之後，有一位朋友和筆者討論。他承認期論詩的效用，但是覺得這也許祇是當前這個時代需要的詩，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筆者卻以為配合着工業化，生活的集約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美國詩人麥克里希在「詩與公衆世界」一文（一九三八年）裏指出現在「私有世界」和「公衆世界」已經漸漸打通，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集約化似乎不會限於這個動亂的時代，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發展下去，雖然在各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那麼，期論詩也會跟着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存在下去。美國也已經有了期論詩。一九四四年以的達文鮑特的「我的國家」（有楊周翰先生譯本）那首長詩，就專為期論而作；那裏面強調「一切是一個人」；「此處的自由就是全處的自由」，這就是威爾遜所鼓吹的「四海一家」。照這樣看，期論詩的獨立地位是定了的。但是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佔的地位；那就是以讓期論詩存在，只認期論詩是詩。筆者卻不能夠贊成這種「期論詩」的作風；即便會有這一個時期，和舊詩始終於不會那麼狹小的。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告訴你的女人：



法國革命史

王繩祖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梗譯註 (上下兩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每部國幣十二元

馬迪厄法國革命史是近代史學上一部名著，譯本有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現在復有中文譯本問世。馬迪厄是一個做研究工作的歷史學者，一生精力，全放在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工作上，從一七八九三級會議起，到拿破侖政變(一七九九年)止，其中沒有一個時期，他沒有做過徹底研究工作，他盡其搜集第一手史料，革命時代的報紙雜誌、日記、備札、回憶錄、各地政府的檔案公文，尤其巴黎的檔案，都曾充分利用。他用極精密的方法研究問題，所以他的研究結果極少修正。他不迷信任何一家的歷史哲學，而是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去觀察史實。雖然他復原經濟的因子，他並不完全抹殺倫理事實的意義。一注意著述，幾乎盡是專題研究論文。他的習慣是先將研究的結果，寫成短篇文章，然後彙集起來，成爲專集。法國革命史是他惟一的一綜合性著作，那是爲一般讀者及學生們寫的。這本書不是一氣呵成寫成功的。他在一九二二年發表第一卷，王政之覆沒(一七八七—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第二卷，吉倫派與山獄幕；一九二七年，第三卷，恐怖時代。三卷合起來就是目前中文譯本以及英文譯本所根據的原著。以後他又寫過一卷「新十一月反動時期」及未完成的「執政府時代」。在第一卷序言裏，他說「本書是根據大量文獻而寫的，其中有些是未經印行的文獻，而且是用一種獨立的批評的精神來選擇的」。事

實確係如此。本書不同於一般通史改本，把別人研究專題的結果，綜合起來，寫成文章，而是代表作者本人數十年研究一草歷史所得的概念。書裏間或提及當時學者對於某一問題的看法，但是很少。這草歷史多少問題，由他解決的。所以書中會看到這樣字樣：「在著者看來」(四三三五頁)，「著者覺得」(四四〇頁)。本書對於重要事實，非常詳盡，而原書字數，並不很多。可見其字詞句酌，如何用心。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史之研究，有極多貢獻。他證明六月二日革命，吉倫派被推翻之後，雅各賓少數分子加入政府。這件事與恐怖政策的採用，有很大關係。「惟有這少數派才主張獨裁及暴力」(一九七頁)。且此派之施行恐怖，是其推行限價政策的必然的行動。

曼勒斯特極力描繪當時文武官吏之可怕情形及經濟恐慌情況，來顯其不得已而須採用恐怖政策的主張。他既演說病院中主管人即以麵粉供給汪德那爾徒，實可執行制止投標法的人，自己即從事投標。國產財產者以賦值之紙幣用低價償付地價。指券貶值及生活高漲而使富人更富。「愛國主義成了嘴上買賣，誰也只顧犧牲別人，而處處不肯犧牲自己的利益」。他預見到金限價律曾引起新的投標。他認為只有一個途徑，使政府具有其所缺少之主動力。我們須使責任與執行，時時並重。「凡有弊端即須加以以法」，「我們要倚靠平民階級及士兵，要驅逐他們的痛苦。」(三四一頁)

馬迪厄對於法國革命的興趣，最初在宗教方面。他在巴黎大學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法國革命時代的信仰問題。他認為革命時代的宗教儀式是與革命家的思想有極深關係，而不是當時革命家維護生命的策略。他的導師奧拉爾曾贊他這篇論文，謂其「無懈可擊」。但他不能接受馬迪厄的解嘲。奧拉爾氏雖有師生之誼，然而在學術上則派加如同仇敵一樣。馬迪奧利用歷史以一黨辯論，而自認爲客觀。

馬迪厄是美國史學家 Louis Gottschalk 的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馬迪厄研究法國革命中的經濟因素，但他却不是個經濟史家。他的法進力是在議會政黨方面。他研究議員的腐敗，他相信大多數爲經濟動機所驅使，至於無所不爲，人性卑劣到此地步。從他寫的法國革命史中，可以看到革命時代的領袖，公的行爲，私的生活，很少是人格完潔的。這東西，不是站兩邊的投機分子，貪污腐化的官僚，就是接受王室津貼，私運敵國的野心家、騙子、混蛋，惟有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特顯爲少數

領袖，是眞「不可腐化者」。

奧拉爾一派推崇丹敦，但是馬迪厄研究所得，革命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不是丹敦，而是羅伯斯庇爾。他研究的結果發表後，激起了學術界的波瀾。據他的努力，他打倒了丹敦的虛名，而重新建立羅伯斯庇爾在歷史上應得的地位。誠如譯者所云：「百餘年來被人誤解及兇惡的羅伯斯庇爾，至此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五一頁)。在法國革命史中，他把丹敦虛化行爲，一一指出，而羅拉爾有說：「丹敦之如此勇敢，當然不是沒有計算與目的……他的反對吉倫黨出走還另有動機。他始終不會和羅拉爾關係，並且交過他的財寶。他則則警告王室親兵內納官塔倫辦了護照，使其經過而所警署人員的修改而逃往英國……」(一一五頁)

最近發現了一個文獻，在那裏面，路易十六王既，當發附密之役以後，丹敦會顯出而保護他，並勸他培植在軍中的聲譽！「遺於你自己，於你一家，於我們，尤其於你父親，都是很重要的」。最後丹敦還向他說：「你很有即位機會」。在他看來，共和國只是當時的解決。(一六八頁)

「從此，吉倫黨不斷利用這謠言攻擊丹敦。……丹敦確曾祖說那那些承包人……丹敦也發了財，其方法關於解聘。他生活簡樸。在奧布都縣監國產，在巴黎及附近有三所住宅。他是身受指摘的。」(二一頁)

「一八〇三年時，塔倫曾在執政制時代之法庭提出「丹敦曾接受用放逐王室全家的方法來救路易」(二二七頁)。

「他(查格威)又主張「所有四年來獲得巨大產業的國民，利用國家之不幸而把私藏的自利者……當時人而且僱人來轉輸的職員們(指丹敦，德拉奇及西蒙)務必使他們所得的吐出來。」(三〇八頁)

「當丹敦被捕時，在其文件中發現有一封信，係英外交部給塔倫沙特爾銀行家佩里各的……令其以巨款付給用者寫字母所指明的人……此款用以酬報他……之重要工作，因他們曾爲我們逃脫亂子，而使雅各賓黨之憤激達於極點」。此信既在丹敦文中發現，自然是佩里各認爲此事直接與他有關，所以才以此信交給他的。」(三五六—五七頁)

在「各派之傾軋」的一章中，馬迪厄作這樣的論，「對於重大派及機子們之判決，人民並無任何關係的表示，他們臨刑時，驚駭全然漠視，具有定見的法國人，對於

幾類反覆無常只顧個人私利的冒險家，會表示關切嗎？就最新十一月黨得勢的國民大會，亦拒絕恢復舊秩序……諸人的地位。」（四〇七頁）

反之，馬迪厄對於羅伯斯，實只有頌揚而甚少批評，他稱羅為「最好的公民」（四二八頁），「他律已既嚴，對人亦復寬柔」（四三二頁）。他「決定要用全副精神來建立真正民主主義」（四三三頁）。羅伯斯所附一派要推行社會政策，清理債務，分配其財產。他認為在實現社會政策之前，恐怖政策實屬必要。他要嚴厲制裁分化分子，於是兩委員會中委員人人自危，終於至羅伯斯謀殺了羅伯斯底爾等。巴黎平民，感受生活苦痛，理應限制政策，對於羅伯斯底爾之死，似乎漠不關心。馬迪厄列舉：「這是一個悲劇的矛盾！羅伯斯底爾及其一派之劇，大部分為著想恐怖政策來造成一個財產上的新變化。他們要用新六月法案造成一個無貧富之分的平等共和國。他們一死，這個理想也遭之而消滅」（四四九頁）。他惋惜底說：「他們殺死了羅伯斯底爾，便是使民主共和國遲遲一百年」（四五〇頁）。

這部法國革命史，雖非完全，因為他只講到十一月革命為止，但是以內容和見解而論，他是最好的一部。外國史學家所寫的法國革命史，中文譯本有 Louis Madeire 法國革命史（商務出版），及 Louis Gatchevak 法國革命時代史（南方印書館出版），都趕不及馬迪厄此書。所以今日國人若研究法國革命史，馬迪厄的著作，是最值得介紹的。至於梅人樓先生的翻譯，有二事可述：第一、譯者是內行，且真了解書中意義。記得十年前在牛津大學時，梅先生從 J. M. Thompson 先生研究羅伯斯特，譯譯生即係馬迪厄一派。可說譯者學有師承。他譯此書，非常仔細，關於譯名辭，立下五個原則（頁二），且參考英文譯本，校正其中若干錯誤脫略，可以說，中文譯本，較之英譯，對於原著，更為忠實。第二、原著沒有註釋，「為使讀者不感覺困難與晦澀起見」，譯者於很多地方，附以注解，此對於讀者給與很大便利。書末附錄（四）（五）兩篇——法國革命史研究概況，及馬迪厄法國革命史之研究，尤有一國之價值。此兩篇文字，證明歷史學上一個普通材料，歷史價值，是個相對的真理。史學方法的進步，新材料的發現，新的歷史觀念，使每一個時代對於歷史事件真實性的認識，皆有增加，繼續不斷的增加，且永無止境。

八月十五日 南京

本刊增出華北航空版

自第二卷起在北平發行

本刊自第三卷起，增出華北航空版，由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新實書店代理發行。增出華北航空版的主要目的，在減輕華北讀者負擔。本刊現售三千元，但在平津一帶，須售四千元，（批發同數，因航空郵費太貴，故不得不售四千元）。我們現出航空版後，在華北一書，售價即與上海相等，亦售三千元。使華北的讀者，每份可以減額一千元約其半。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過去國外讀者常來催，詢問訂閱價目。我們因為匯兌關係，始終未能決定一個適當的價格。現在決定：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平寄。（航空郵費太貴，我們勸國外讀者不要航空，請實前寄。如其願航空，則除訂費五元外，多湊二十五元，我們當代為登賬，一年期後，多退少補。）（目前國外航空郵費，印刷品照條件同樣收費，每五公分為國幣二千元，本刊每本約重四十分，每期航行國外，須國幣一萬七千元左右，全年須八十餘萬元，按新目前外匯價目計算，約為二十餘美元）。

篇幅不增加·容納量增加

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增加篇幅。但此事因難太多，增加篇幅的結果，必須提高售價，同時增加航空郵費。我們為圖以一般讀者的負擔，不能實行增加篇幅的計劃。

又有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全部用六號字排印，如此，便可多容納文字。但另外又有一部分讀者，覺得我們用六號字已經用得太多，損害讀者的目力，要求設法減少用六號字。

廣東番禺私立象賢中學的黃克西先生來信，主張減少版面四週所餘的空白，每面多排兩行，每行多排幾個字，如此，在不增加篇幅的原則下，即可增加文字的容納量。我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現在照了黃先生的來信，就決定實行。自三卷起，每面原排三十行者，改排為三十二行，每行原排六十四字者（小五號），改排六十八字。讀後每面可以多容納了二百五十六個字，用六號字排者，每面可以多容納三百六十餘字。每期大約可以多容納六千左右，也就等于增加了三頁。事實上本刊增加了六千字的排工與稿費，而讀者的負擔則未增加。

書叢學文光晨



意出自在第新聯書
本有版後印三書再五
數，，版編四通版種
有購要月編新出第已
廣讀好有購新出第已
會時文號中書版二已
。注冊書。已，期書

敢開觀名，，原來
藏本，作本不界，本
一印，本但中已數
第律期且俱選別在書
一，上號馬稿樹編創
期極乘稿名補一內刊
新宜，美家其備出以

購郵埠外

四、元册贈外或請
作者價；另加如律款
標以有知多添後寄款
。信更少送郵寄款。
日期補。費二千
之外香埠

發批埠外

四、元册贈外或請
作者價；另加如律款
標以有知多添後寄款
。信更少送郵寄款。
日期補。費二千
之外香埠

寒夜

長篇小說

巴金：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370頁 12.00元

錢鍾書

長篇小說

錢鍾書：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400頁 12000元

志摩日記

未發表遺作

徐志摩：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240頁 800元

老舍

短篇小說集

老舍：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310頁 10000元

村野戀人

長篇小說

王西彥：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10餘萬字 最新出版

老舍

長篇小說

老舍：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620頁 二冊 16000元

老舍

長篇小說

老舍：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730頁 二冊 18000元

老舍

長篇小說

老舍：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告 預

師陀

長篇小說

師陀：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告 預

巴金

長篇小說

巴金：這是一部關於抗戰時期，在重慶，在一個防空洞裏，幾個知識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互相支持，互相鼓勵，共同度過難關的故事。作品語言簡潔，情感真摯，是巴金先生抗戰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370頁 9000元

觀 察

· 第三卷第 ·

日 六 月 九 年 十 三

· 版 出 六 第 五 第 ·

期 二 第



卷 三 第

讀者投書

大深丁的食盤月
考北學與的食盤月
人通這嗎樣麼而察
顧活育者能最上層

觀察文摘

對日貿易開放
與損害賠償
問題
馬寅初

觀察漫畫

工業文明的
政治問題

潘光旦

略論文藝與象徵

宗白華

觀察通信

戰局烏瞰(觀察專稿)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中長路一月見聞
迪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讀者投寄

論紳士

生活與文化

費孝通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
意見

徐述綸

論經濟與政治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
效果的估計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陳振漢
王鐵崖

陳振漢

撰稿人

蕭軍 戴望舒 錢鍾書 韓愈 趙樹理 楊超 雷海 楊西 費孝通 傅斯年 馮友蘭 郭沫若 張東蓀 張其成 夏丏尊 陳西滢 許廣平 孫科 柳詒 胡適 宗白華 周作人 李劫人 李劫人 沈從文 呂鳳子 伍朝樞 卞仲耘 公孫龍 世覺 德培 光民 升廣 彥蔭 宗孟 絳通 雷孟 至守 今葆 長秋 德竹 松筠 數寬 景適 華亞 田裕 裕乾 乾復 元中 琳

撰稿人

投書簡約

一、讀者投書務請附註真實姓名及地址
 二、投書務請簡短，俾省篇幅，更更多的讀者有發表投書的機會。

大選的費用

編輯先生：最近我接到我家鄉（湖南澧縣）一位朋友來信，談到目前的選舉，不勝感慨。據他的報導：本縣競選國大的有三位，競選立委的也有三位。就中一位競選國大代表的，活動費準備五萬。其餘的兩位，雖然數目不及他，但多少總要花點錢。因此據他的估計，全縣私人競選的活動費，無論如何，要在十萬以上。本縣如此，他縣可知。本縣一般生活，較之京滬一帶，要低一倍甚至兩倍，低的地方尚且如此，高的地方更用不着說。這次競選，國大和立委的名額，約在二千左右。每一名額總有幾個人競選。每一名額若干競選人所耗費的活動費，假定最保守地以十萬計，則合算起來，全國的競選費在兩萬億以上。再加上政府這次核定的六百萬，一共就有兩萬零六百萬了。這個數目字，在財政困難民生凋敝的今日中國，確是駭人聽聞，聞乎其價了！

花了這麼許多錢辦出來的選舉，價值究有多大，意義究有多深，社會上自有估價，不用我在此多說。今日中國人民，正在水火中呻吟，在國難線上掙扎，他們迫切需要的，是求吃得飽，穿得

暖，生命有保障。試問這一舉其說的大衆呼聲，將來被選出來的代表，是否有幾個會說呢？又有幾個有勇氣說呢？況且這次選舉，幾乎全部是黨門操縱，土劣紳紳，他們在黨門的帽子下，活動費動輒就三五萬，大花特花，試問他們的錢從那兒來？「羊毛出在羊身上」，到頭來還不是老百姓吃虧！

辦選舉，談憲政，這都是國人所理想的，但是總缺不了政治清明，生活安定，教育普及這些條件。如果這些先決條件不做到，辦選舉，只不過徒消耗人民一些脂膏，造成更多的特殊勢力而已。如果把這次消耗於辦選舉的經費，抽一部份來推行國民教育，掃除文盲，改善人民生活，其價值與意義，較之這一運地脫臭一的選舉，相去豈可以道里計？然而，捨本逐末，緣木求魚，滔滔天下，大家在名利場中爭奪，國運民生，尙何言哉！

自 在 八月廿四日 南京

貴陽的食鹽

編者先生：食鹽為民食必需，但貴陽的食鹽，在兩個月中漲了六次，茲列表如下：

六月中旬	每市担一二四.〇〇〇元
六月下旬	一三八.〇〇〇元
七月一日	一五一.〇〇〇元
七月七日	一八六.〇〇〇元
八月十二日	二五六.〇〇〇元
八月十六日	三三八.七三〇元

在短短兩個月中，食鹽上漲，達百分之三百以上，古今中外，未有先例。而且這還是市價，黑市價格，還要駭人。政府首長，坐視無價，一任鹽商，為所欲為。人心惶惶，民命何堪，隨陳數言，伏祈呼鑒。

孟東鄰 八月廿七日 貴陽

壯丁的市價

編輯先生：大公報載（八月廿三日）上海破獲販運壯丁機關。其實此項交易在浙南各縣流行已久，而且是半公開的。地方政府因無力禁絕，祇得置若罔聞。目前價格每名約二百萬元。

李振周 八月廿八日 浙江嚴州

考生與公費

編者先生：我很悲哀自己的命運。內戰日劇，我家庭的經濟情形，比抗戰時還要壞，但就在我好不容易修完高中課程，考取大學時，大學的公費制度却取消了！

我雖然也想從獎學金制度下得到一點兒補助，然而，這制度使我大大地失望了。因為獎學金是限於成績最優者。但是：

第一、大學每系取錄標準，甲（理工）乙（文法商等）組是不同的。有時甲組錄取標準高於甲組，有時乙組錄取標準高於乙組。所以有時甲組的某一系背榜的成績比乙組的某一系頭名的成績還要好。如果僅僅憑成績優異，到底誰是將獎學金給予甲組某一系的背榜者還是乙組的頭一名呢？是誰從哪一系選頭名呢，還是依照全盤成績配給呢？這對於我們是一個謎！

第二、獎學學生請獎學金必定要入學成績好。而且除掉這個機會，以後永遠再沒有機會。這不近人情。因為想從僅有的一次考試看任何一個人的成績是絕對的不正確的。而且，獎學學生考學校，「睡走兩」，「嚼硬米」，額沛的生活使他們的原有的智力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所以考試的成績不能證明他們真正的程度。

很坦白的說，假如從老百姓們身上抽出去的血是作了比競選更重的事，那我們不敢再談要恢復公費制度或增加獎學金名額的話。但是如果把這數目已經小得可憐的公費經費硬拿出去去打內戰，我們就要反對。我們實小子讀書實在需要補助呀！

蕭柯則 八月廿三日 長沙

華北學聯會對沈崇案的表示

沈崇案的表示

編者先生：陳亞沈崇同學的皮肉痛，終於宣告無罪，消息傳來，我們無不氣憤。華北學聯會已為此向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政府「立刻對美提出嚴重抗議，要求美政府執行原判」。華北學聯會並為此事上書蔣主席及杜魯門總統，緊急呼籲。華北學聯會希望美國政府「自本抗議書到達後一個月內提出圓滿答復」，否則他們將採取有力的行動。

沈衡若 八月二十九日 北平

希望擇肥而噬

編者先生：對於即將舉行之財產清，執行當局，似已立定決意，勢在必行。關於目的，對象，辦法等，均已擬定。若能堅決執行，當合國人人心願。但真正執行，中途是否會變，大家仍抱極大疑慮，因為「一雷聲大，兩點小」，已是國人共同的印象；「一吞舟是漏」，「大虎無恙」，也是國人皆知的常事。

此次舉辦財產清，確是政府表示刷新政治的好機會，希望政府能徹底。以平民氣，以舒國難。並希望由上而下，由大而小，真正「擇肥而噬」。

俞大棟 八月廿六日 梅岡
 （下輯第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 央松路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週刊費：每月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二期
三十九年六月九日

本期作者

- 陳振漢：北京大學教授
- 王鐵崖：北京大學教授
- 徐運翰：清華大學
- 賈季通：清華大學教授
- 白華：中央大學教授
-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論經濟與政治

陳振漢

對於目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的一點批評之一

近來許多經濟學者為挽救目前的經濟危機，曾先後提出了不少方案。就比較為一般人所注意的來說，計有舉辦物價指數公債，發行臨時性貨幣，徵收財產稅以及輸入國外糧食等辦法。這些方案的內容各異，但有一共同的特點：即是不涉及政治。換言之，每一方案的擬議者大概都以為在政局如舊，內戰持續的情形下，他的方案，即使不能立刻平衡財政收支，復興生產事業，也至少能使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速度減低，使整個經濟局面逐漸趨於穩定。

但現在一般人的觀念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不能離開政治以求解決。因此這種企圖避開政治，專就經濟以言經濟的態度，往往受人非議；而我們現在要適切的認識與批評這些方案，也就不但應着限於它們的內容，實須對它們所取的政治態度，首先予以注意。

從有些方面來看，經濟學者諱言政治，只就經濟以言經濟，實有他們的正當理由。這些理由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第一是他們厭惡政治，因此不願對目前政局表示意見；他們也不屬於任何黨派，因此只願作一個中立性的專家或技術人員，可為任何當政者所驅策。第二，社會現象本極錯綜複雜，個人才智學識有限，要想幫助解決社會問題，只能各從自己的專門範圍入手。第三，在社會現象之中，經濟現象比較最有獨立特殊的規律，也最需合乎規律的政策方案。

這些理由之中，第一第二兩點一方面代表目前這些經濟學者的社會責任觀念，一方面也說明社會分工的必要。第三點是對於各種社會現象與其相互關係的認識。先就一二兩點來說，如果這只是表示他們自己的立身行動態度，則各人應有自由，我們誠不能贊一詞。但如果認為這是今日有專門訓練的人所應同具的態度，則我們實不敢苟同。我們認為普遍的社會分工與專家不過問政治的風氣，在承平時時代，在適當的社會環境與政治組織下——社會分子具有相當共同的信守，立於相當穩定的社會關係，政府能够代表並且有效的實現人民共同利益——，有其可能也有其好處。在這種情形下，專門人才可以依據共同接受目標或政府的指示就他的專門範圍擬具某一部門的方案，然後交與政府抉擇配合，淘蕪取精。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專家始可以不必耗精力於目標的選擇，始可以集中精力於專門方案的製作，整個社會也能收集思慮廣益分工合作的效果。

但在我們現在這種狂風暴雨時代，整個世界在新舊潮流的衝突之中，舊的社會理想與社會關係失去了維繫人心的作用，而新的秩序與理想復未建立，我們失去了共同的信守，沒有確定具體的全民福利觀念，我們也失去了大家依傍的社會關係，沒有一個得全民擁戴，能代表全民福利的政黨或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部門的專門人才，實在需要先行決定目標或大前提，然後才能就自己的小範圍擬訂改革方案，否則，他所擬成的所謂方案，實等於無的放矢。用比較具體的事例來說：現在全國人民所最迫切希望的是和平與安定，或者我們可以說，獲致和平是今日的國是，然而國內的兩大政黨却正進行着空前猛烈的內戰，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在不惜一切總動員以「戡亂」，要用武力用戰爭來導致祥和，另一方面共匪

黨也在不惜一切用「清算」「鬥爭」來實現與保衛「民主」。儘管雙方所標榜的最終目標仍是全民「福利」，但當之而死而後生的福利，供應隊大噬的福利，顯然不是人民所仰望的。誰也知道目前的黨爭內戰，牽牛是以人民福利為代價，以國家財富資源作犧牲的權利、私仇與宿冤之爭，不是多數人民所需要與擁護的對外抗戰。所以在中國今日，既不像在正統經濟學發達與成長時期的英國十九世紀，在國泰民安歌舞昇平之中，一切經濟討論的目標，當然的，無待述說的，是人民福利，也不像在近兩次的世界大戰之中，全國全世界都沈浸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戰爭之中，一切人力物力也可以毫無疑義的動員到作戰制勝上去。我們的經濟學者，似不能不在擬議方案之前，預為考慮他的方案到底為的是什麼或為的是誰？人民福利呢，還是軍事需要呢？全體人民呢，還是某一集團呢？如果為人民福利，在烽火燎天總動員全國人力物力以裁亂的局面下，還有多少餘地，可供以增加人民福利為目的的方案之運用？如果是為戰爭需要，又是誰願意內戰，戰事能否速決，以戰能止戰嗎？

其次，如果沒有一個為全民擁戴的政治組織，能從全民福利着眼來選擇配合各種專門方案，而只有割據一方的戰時政體，各種專家如果只是客觀的（實際是盲目的）自由的（聽運命擺佈或依據他們自己一時的高興）參加不同的陣營，根據每一陣營的目標提出不同的方案，再如果每一行的專家的本領不相上下，則很可想像，從全民的立場來說，這些方案在實行時是否正好彼此衝突，實行以後的實際效果恰好互相抵銷而等於零？也就是說，對於老百姓，這些方

案的純效果，只是延長戰爭時間，擴大戰爭規模，增加他們的苦痛與犧牲？在中國現在，政治既然還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而只是少數智識分子的事，所謂專家既是知識分子，那麼現在這種社會動亂紛爭的時代，對於他們，特別是學社會科學的人，似乎還不是可以高踞於象牙之塔，只以「專家」的姿態出現的時候。

現在更就上述第三點理由來說，經濟學者在分析問題考慮對策的時候，為方便計，不妨把社會因素分為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各別的予以處理。實際上，社會現象本身自然是整個的，各種因素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經濟演變本身雖循一定規律，但並非不受外力干涉，亦並非與其他因素絕緣。一種經濟改革方案，在擬議者雖不希望涉及政治軍事，在一經實施之後，其影響縱有大小不同，但決非及身而止，而必逐漸蔓延滲透及於社會全體。上述這些經濟方案，除非預先承認只是一種思考上的遊戲，當然希望即付實施，而且行之有效；所以任何人為某一方面獻替一種策略，至少他自己應認為必將有利於此一方面的戰局，或能延續此一方面的政治生命，然而這豈不是等於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中立與超然地位嗎？

所以歸結起來，從這些經濟專家的政治態度來看，我們不得不說：他們不是沒有認識在現在的中國，作一社會的有識分子要比作一專家來得重要，便是有意無意自欺欺人的在偏袒一方。

當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的估計

對於目前幾種經濟急救方案的一點批評之二

陳振漢

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曾就近來先後出現的幾種經濟方案（臨時性貨幣，物價指數公債，財產稅，輸入糧食）所採取的政治立場予以檢討，現在再簡單

的一看這些方案的內容與可能效果。經濟學者如果認定內戰的必要，決意參加一方的帷幕，則這些方案成為單純的戰時經濟方案，我們須注意的只是每一方案所着眼的經濟現象（所診斷的病根）的重要性，以及方案的理論上的完密程

度。

★ ★ ★ ★ ★

在上述這些方案之中，發行臨時性貨幣與舉辦物價指數公債都是以對付所謂「游資」為目的的。從整個經濟的危機來看，這些方案的實效，即使沒有行政上的困難，繫於所謂「游資」到底是什麼以及游資在現在經濟危機中究有多

少作用。發行臨時性貨幣的主要作用在藉發行新貨幣的機會，強迫人民申報所存儲的現款數額以予以限制。方案的要點是在第二年發行「永久性貨幣」之前，在第一年內發行二次或三次的「臨時性貨幣」，給予人民在定期內使用，過期作廢，因此人民每到期終必須忠實的報告所存儲的數額，以便換新幣，於是政府可乘機視各業需要，規定應用現款最高額，封凍超過數額的現款或游資。同時如此經過二次或三次申報現款的機會，政府也可以獲得各業的收支情形，再行徵收直接稅，各業即無法虛報和逃避。直接稅收增加，財政收支可期平衡。如是所謂「游資」的意義似是人民手頭現款或銀行存款的一部份，然而戰爭不停，財政收支不能平衡，政府須繼續增發通貨，物價上漲不能自已的時候，人民誰也不會在手頭或銀行儲存多少款項，而是盡量在利用所有能夠支配（包括自有與借得的）的資金於買賣投機上面，所以就是每人都忠實的申報他的「游資」，數量一定甚微。況且事實上投機交易不一定全用現款支付，往往僅須銀行轉賬甚至買賣兩方默契，本不必一定取得法幣。此外現在的物價上漲，主要可謂由於流通速率，所以通貨的數量增加的倍數遠不及物價增加的倍數。因此即使穩定「游資」的數量，物價仍可上漲。而且因換發臨時法幣，強迫申報存款的結果，可能反更促進人民減少存款，逃避到實物上去，使得物價更劇烈的上漲，與方案的原意正好背道而馳。

其次，方案規定每次「臨時性貨幣」的流通期限為三個月，如此發行二三次，假定期間不過一年，於是在第二年即可掃發「永久性貨幣」。這是假定由於直接稅的增收，在一年內財政收支能趨平衡，「貨幣」價值可以不致再跌，能有「永久性」。我們姑且不問現政府的行政效率的低落，臨時貨幣的印製運輸的糜費，以及戰時交通狀況的困難能否允許在三個月內把全國的通貨一律換發，也姑且不問現政府的結構是否允許徹底徵收所得稅與過份利得稅，主要的問題在即使稅收能十足不扣的徵課，如戰爭繼續下去，以有限的稅源能否供無限制的戰爭消耗？何況正當工商業的收入將隨戰局之延長以俱減，行政效率、稅吏道德將隨着戰局延長以俱低，而權好的拒納逃稅能力將隨着以增長呢？

★ ★ ★ ★

物價指數公債的目標也在吸收游資，使減少通貨的流通速率與發行數額。其辦法主要是由政府發行一種按物價指數付息還本的債券，使人民能保全他們的儲蓄的實際價值，同時能夠隨時向政府兌換通用貨幣。但如戰爭繼續或擴大，財政收支不能藉公幣收入一舉平衡，可能所收回的通貨數量，還抵不過每月

所須增付的公債本息，因為許多固定收入者每月可於月初以月入購買公債，然後在一月當中分週收還本息，這樣反而增加政府的開支；而原來所謂游資，仍在市場作祟，視利潤比公債本息為高的途徑（如囤積糧食或其他日用品必需）投機。因為物價指數，即令忠實的依照市場價格計算，所代表的各種物價的平均漲落，在任何時期一定有某些貨物的價格漲速與投機利潤率，比較根據指數計算的利率為高的。

此外有一種情形可以使指數公債與臨時性貨幣都失去它們所應有的作用，而這種種情形的嚴重程度因着戰亂的持久而增加，即是真正擁有所謂「游資」囤積居奇，在市場上興風作浪的，除了少數有特殊勢力的巨門團幫以外，便是能利用公款與騰挪軍費的人。這種人，只要內戰不停，你能希望他們乖乖的拿舊幣掉換新幣嗎？你能希望他們購買公債嗎？所以如政局依然，戰事繼續，即使為防止游資作祟，單靠這類經濟手段，所有的效力是微乎其微的。

★ ★ ★ ★

輸入糧食以供軍需是最近才被提出的辦法，不過實在不能算作一種方案。這方案的原意，是認為現在國內因受戰禍天災的影響，民食已感不足，如果再加徵實以供軍需，豈非更要老百姓的命？所以主張停止徵實，將配額留作民用，使老百姓能夠活下去；同時政府另從國外輸入糧食以充軍用。這樣既可以紓民困，復可以減歲出，豈非一舉兩得？

當然如果有這種算盤可打，不勞經濟學者提出，如過去之輸入美棉暹米，政府必早已想到此着，不再冒輿論之不韙，在費而不惠的徵實老辦法上打念頭。問題是在購糧國外，不能不要外匯，而打仗所需復並非限於軍糧一項；在外匯竭蹶的今日，自不得不特別節節，把它們用在必須從國外輸入的供應上。至於軍糧，國內糧食雖然缺乏，徵運雖然浪費，但仍可以不費外匯以自力致之。十萬百萬的老百姓或將因此餓死，但在「戡亂」的軍事需要中，民命算得什麼？何況實際上，由於款種徵收的結果，就是不徵軍糧，今年國內民食亦感不足，倘要讓老百姓活得下去，就是停止徵實，也還得從國外輸入三四百萬噸的糧食才足應付，我們即使不問來源運輸分配機構與費用等等問題，政府又有何餘力以及此？老百姓，老百姓，命裏注定了應該餓死。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這方案是行得通的，那就是能夠有別國國家贈送糧食，或是購糧款項可以長期除欠，而且這贈送的糧食，並非救濟總署的救濟品，只是用來賑濟，而是須標明只准用作軍用，不准用作民用的。但如果如此，又何不乾脆請洋兵洋將來替我們打內戰？或是來一筆大借款？

所以這類方案正可以用來說明作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論確定目標的重要。在承認戰爭的必要下來談民生，只是浪費時間的舉措。當然提議還方案者也承認這是治標之策，只是讓老百姓多活一二年年的辦法。如果內戰一二年內不能結束，則民命如何，只有天曉得了。

★ ★ ★ ★ ★

最後所謂一次財產稅的方案，也當然不能徹底挽救危機，但比較具有廣泛的政治意義，如能認真實施，可以一新國人耳目，鞏固政府的政治地位，因此在現在這種局面下比較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然而問題是在以武力戡亂的前提下，政府決不會徹底徵收財產稅的。誰也知道現在有錢的人決不只限於若干所謂「豪門」。我們恐怕財產與銷售有很深的結合。不久便是秋高馬肥正好廝殺的時候怎麼能來此不誠時務的舉措，使三軍失去所以致命戰場的雪餅呢？此外

論立法院與條約權

王鐵崖

在準備實行憲政的時期之中，立法院逐漸發揮立法控行政的作用，逐漸增加立法機關的權威，雖屬一種嘗試與企圖，究係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立法對於行政的控制以及立法機關須有其適當的範圍，如果做得過火，則不免紊亂系統，反足損事，尤其是在外交的方面更應小心謹慎，避免釀出不良的效果。近來關於外交的若干事件都使我們發生混合欣喜與憂慮的情緒。這裏我們舉出一點，予以討論。

在中英航空協定簽訂之時，報紙載稱，此後一切條約，在外交機關交涉成功之後而尚未正式簽訂之前，必須提交立法院討論，且須經立法院通過之後才能簽字訂立。因此，中英航空協定先經中英兩方代表簽署協定草案，經立法院通過之後，才正式簽訂，不過因為立法院在休會時期，遂只由立法院外交委員會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妥，予以通過。此種辦法係根據何種機關的決定，我們尚無法查考，辦法的目的顯然表示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處理外交不甚滿意，而以限制外交權力的方法來防止外一機關任意訂立條約以致國家受有損害的束縛。但是，我們考察一切情形，研究該辦法所可能引起的各種問題，我們實不能不認為，條約在簽字之前先提交立法院通過的辦法是於法無據，依理不合，既難舉行，又非必要的。

在技術上也有不少問題。動產的調查不僅耗費特大，且極端困難，若以不動產為徵收對象，是徵收貨幣呢？還是徵收貨物呢？如徵收貨幣，一時強迫許多不動產入市，價格必會慘落，府庫未必有補；如徵收貨物，則政府已有不少敵偽財產，除了支付行政費用外，對於財政收入又有多少好處？

★ ★ ★ ★ ★

所以歸結言之，以上所舉的方案，在持久戰爭的前提下似無一能解救經濟危機，增進軍事力量，幫助獲得勝利的。只有政府如果能從軍事上一舉而兼定和平，則經濟的痲痺狀態可能獲得蘇蘇的機會。如其不能，則只有從比較基本的經濟制度上的改革，推廣政府所代表的經濟利益，消除戰爭的根源，國內始可以有和平，人民可以有安定，一切生產事業也可以有復蘇的機會了。

為什麼於法無據呢？訓政時期約法規定，國民政府行使締結條約之權；依約法的規定，國民政府組織規定，行政院會議議決提出於立法院之條約案及其他重要國際事項，而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及其他國際事項之職權。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將立法院議決條約案之權刪去，條保管議決其他重要國際事項之權依合理的解釋，「一條約案」雖已刪去，然而「一條約案」仍然可以包括在「其他國際重要事項」之內，換言之，國民政府組織法修正之後，立法院仍有議決條約案之權。但是，依合理的解釋，所謂「一條約案」應指批准生效之前的條約，而非指尚未簽字的條約草稿。同樣的，今年元旦公佈的憲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立法院有議決條約案之權，所謂「條約案」也應作這樣的解釋。

我們對於「一條約案」的解釋是有事實的證明。依我們所知，從國民政府成立之後，立法院始終未曾議決未經簽字的條約，而事實上立法院所屢次反對的是條約成立而未經立法院通過，立法院所力爭的是條約在有效成立之前須依立法程序提交立法院討論通過。而然，民國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曾經通過若干立法委員的臨時動議，主張中外條約須經立法院議決，方能正式簽字，發生效力，并請國民政府將外交部所簽定的各條約送交立法院，同時，國民政府也會指令「准予照辦，令外交部遵照」，但是，立法院所擔負的仍然是「發生效力」

之前的條約，國民政府所指令送交的也是簽字之後的條約。十八年十九年數度發生關於條約權的事執都是立法院堅持條約在批准之前送交議決，而不應在批准之後送交追認。以過去的事實為根據，解釋國民政府組織法的規定，立法院只有議決已簽字的條約之權，而無議決尚未簽字的條約之權。

為什麼依理不合呢？我們首先應注意到，把未簽字的條約提交立法機關通過是任何國家所未採用的辦法。舉重要的國家來說，在英國，締結權完全屬於王位，國會是不能干預的，國會只能在制定法律的權力範圍影響條約的施行，同時，政府也只在條約簽字之後將條約提交國會，給國會以討論的機會；在法國，簽署及批准條約之權與於總統，只有憲法上明文總定的若干種條約須經國會通過法律後始能正式成立；在美國，總統有締結條約之權，其受的限制為在批准之前必須得到參議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因此，任何國家的憲法均以締結條約為行政機關的職權，即使憲法對於此項職權加以立法機關同意的限制，其限制也只限於條約的批准，而斷無使未簽字的條約也須提交立法機關討論通過之例。

無疑問的，交涉條約在其性質上是行政權之一種，所謂交涉條約但包括交涉的結果，亦即條約的簽字。固然交涉的結果產生拘束國家且與法律具有同樣效力的條約，因而行政機關關於條約的職權須受立法機關的限制，但是立法機關并不能因此干預條約的交涉，妨礙行政機關交涉條約所應享有的自由。對外交涉，其相當的機密性是不可避免的，同時在交涉之中總要發生互相關涉以及買賣式交換的情形，交涉的機密性與交換讓步的情形到了條約簽字的時候才告一段落。此所以締結條約有簽字與批准的兩階段，如果立法機關的同意是必要的，則在批准之前國立法機關考慮對於已簽字條約的意見，此也所以絕無立法機關在條約未簽字之前予以決議的理由。

立法院在條約未簽字之前予以決議的辦法實不備於法無據，依理不合，而且既難實行，又非必要。就實行而言，在對內的方面已非無困難。立法院既非經常開會的機關，在其休會時期，就無法討論條約，議決條約。照中英航空協定之例，立法院休會時期，條約交由委員會審查通過。這究不是正常的辦法，而與通常的立法程序不相符合的。并且，即使立法院正在開會，立法程序是相當複雜，需要相當時日的。條約簽字與批准之間應有較長時間的距離，通例也是如此，但是，在交涉之中，交涉已有結果，已經到了可以簽字的地步，則不能停頓下來，等待一時期，再舉行簽字的手續。

在對外的方面則困難更多。條約如果延期簽字，第一可能是交涉對方所不

願意的，第二可能給交涉對方以議決提出修改的機會，因為條約未簽字，不為定案，任何一方均有提出修改的自由，而修改的結果又使立法院的討論與決議成為毫無意義的舉動。目前外交當局似乎也考慮這兩點，因此採取一種特殊的辦法：交涉具有結果之後先就條約草案簽署，待立法院通過之後再正式簽字。但是這種特殊的辦法實也難貫徹施行，因為，第一、這樣的辦法使締結條約的程序更加複雜，而同時又使條約批准成為毫無意義的手續；第二、固然國際實例上也有所謂「臨時簽字」(signature ad referendum)或「簽花押」(initial)的情形，然而那是等待政府訓令的例外情形，而不是等待立法機關之前的簽署約案；第三、中與可以主張先簽署條約草案然後正式簽字，而交涉對方的外國能都同意這樣的辦法嗎？第四、尤其是在許多國家共同參加訂立的條約，例如將來對日和約的情形，的中國更不能在其他國家均將簽字之時先將條約草案送回立法院討論通過之後才正式簽字的。

其實，立法機關在條約方面要抵制行政機關，并不需要主觀在條約未簽字之前先交立法機關討論通過，條約以及整個外交的抵制自有其適當的方法。中國的政治制度如果採取責任內閣的制度，澈底實行責任內閣的精神，則政府的一舉一動都得內閣的同意與支持，一切都不成問題，所謂締結條約的限制也就沒有多大意義。如果我們採取分權的制度，甚至分權到美憲法的程度，立法機關之限制行政機關簽字條約也不是必要的。立法機關要防止行政機關任意訂立條約，儘可以要求政府當局發表其外交政策以及對於條約的見解。更重要的，條約發生效力的關鍵在於批准，依據國際法，條約須經批准才能發生效力，并且在簽字之後國家有批准或拒絕批准的完全自由。如果在憲法上，立法機關取得條約批准之前議決條約之權，立法機關以否決的方式即可使政府不能批准條約，也即使條約不能發生效力。在此種情形之下，立法機關儘可不必要求條約在簽字之前提交討論通過，而在另一方面行政機關為着預防將來條約之不能批准生效，實不能不在交涉條約之時採取立法機關的主張，徵求立法機關的意見，甚至不能不邀請立法機關的領袖人物參加担任交涉的工作，以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協調。

總而言之，我們贊成立法機關對於外交應有抵制的權力，尤其是關於條約，處在我們中國目前的地位，其訂立更應加多方面的考慮。但是，外交的抵制必須有其適當的範圍，超越適當的範圍恐將發生相當的結果。就條約而言，無論訓政時期抑新公布的憲法均規定立法院議決條約案及其他國際重要事項之權。我們希望在此準備實行憲政之時立法院依據根本大法的總定與權神發揮

其應具的功用。但是立法院對於締結條約所應抗制的是條約的批准，而不是條約的簽字，立法院應要求其對於條約案的決議決定條約的批准或拒絕批准，而不應在正副之外反主張條約簽字之前提交議決。條約簽字之前提交立法機關議

決的辦法是於法無據，依理不合，既難澈行，又非必要的。

八月十四日 北京大學

我對大學一年級國文的意見

徐述綸

多年來，普通每一個大學的一年級都有一門共同必修的課程如「大一國文」。我一直在這樣地想：為什麼大一學生（無論文法抑理工科學生）要唸一門「大一國文」？這門課對他們能發生而且發生了什麼作用？這門課應該如何改進並充實它的內容？無疑地，我所能得到的解答是這樣的：這門課已經到了應該考慮改進的地步了，否則，仍然如此「我行我素」地下去，這門課就要失去它的意義和價值。

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都起碼應該對他本國的文字應用自如，雖然不一定就要他產生偉大的著作。能應用本國文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一件必須的手段。理工科出身的學生不能寫一篇通順的文章，這情形正如文法科的學生不能應用簡單數字技術一樣的悲觀和短見；有情感不能發揮，或者發揮得不暢，有意義不能表達，或者表達得不盡，其間的苦楚和不能整理一篇流水賬或家庭開支預算有着相同的地位的。在中小學的國文訓練，是教人認識方塊字的組織和用法，使這種技能被一個離開中學階段跨入大學之門的學生所學到，然後通過這種技能再去學習其他的東西。

如衆所知，大一國文一向是不被學生甚至先生們所重視的。自然這也有無可否認的內在原因存在着，如課程內容的枯澀、空泛、古舊、刻板；先生們在每週三小時（如清華大學）的時間內留下一小時為作文的時間，剩下的二小時就只能以講述指定的幾篇選來選去的文章，於是就顯得雙方敷衍，沒精打采了。還是可以改進的，問題就發生在教育行政當局願不改進這一點上。

大一國文不是也不可能造就作家（依羅庸先生的意見甚至連大學的中文系都不是作家的造就所），作家不一定是大學的學院派教育制度下所產生的，這是極顯然的事實；試觀多少成名的作家的經歷就可以明白。所以大一國文的教學目的不是給你訓練為作家。大一國文在短短的一年幾十個鐘點內不可能深入地讀李白，讀杜甫，讀屈原，所以它的內容儘可不必太專門；現實社會和現

實生活貶輕了一些爾雅晦澀的古典文學、清逸清淡的玄理文學、超脫綺綉的浪漫文學等等的價值，選本的內容大可不必五花八門，光怪陸離，像雜貨店又似拍賣行；廿世紀第四十年代的文藝道路大體上是確定了——反映現實，服務人民——，凡是貧血的，反動的，消沉的，所謂「最高意識活動」而實際是作紙上手淫的頹廢文學可以從寶貴的篇幅裏讓出地位來而將他們送到生活在白日夢裏的有閒階級人物的床頭去。大一國文的選本大可不必一定要貯着時代的先後苦辛羅織出自詩經楚詞下至朱光潛宗白華的空前大聯合，而且更不能讓孔子老先生穿上了畢挺的軍裝，不倫不類地跟他鬧起玩笑來！

原則上決定了，然後就是技術上的問題了。關於這一點，目前的制度有立即改變的必要。我願意提出具體的方案以供參攷：

無疑地，目前的分組是不合理的。讓整天function & function of the day或牛頓，拉瓦錫，魏斯曼……等等填滿了可憐的大腦的理工科學生（他們的負擔真太重）和一心想從大一國文得點文藝知識的文科學生（特別是中、外文兩系的學生）混在一起，而先生只能遷就他（這可咀咒的行爲！）難陳一套給兩種思想兩種心情截然不同的學生接受，這是悲觀的！為了事實上的需要，當然也是為了教學及學習上的方便，我們有重新分組採取兩種教法和兩種教材內容的必要。實言之，即文科學生分組時在一起，法科在一起，理工科又在一起。文科學生學習的是文藝 Arts and letters，或者直接一點說是文學 Literature，（這不是美國心理學家 Henry James 所說的廣義的「文學」），於是教學的方式和內容就有了改變。這改變可以這樣：一點鐘講述文藝理論（當然是比較簡單而又淺顯且基本的東西），這可以包括藝術與人生，創作方法，各部門文學的評介等；一點鐘的時間歸還本，挑選能配合上一點鐘所講的理論的選文講述，如講到浪漫派文學，就讀點李白、陶潛，講到大眾文學，就讀點艾肯和田間、丁玲，講到文學與美學，就讀點克羅奇和朱光潛介紹的方章；再一點鐘

討論，還可不必拘泥於一定形式，一定的內容，這時可以討論一本書，某一個作家，可以探討文藝路線，可以討論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可以聽聽先生們的「拿手好戲」（無疑地，每位先生都有他們的專門研究）。這個討論會可以靜心諦聽，可以熱烈爭辯，可以欣賞名作，可以批評作家，……至於作文時間儘可置諸課外。這是文科的大一國文。也許有人要問，這些課的內容不都可以在二年級以後有嗎？是的，但我們要想一想，在目前的學院派教育制度下能完全如此辦嗎？能有創作論，文藝道路，魯迅，高爾基等課程嗎？假如說在二年級以後所研究的比這還高深，我們何不趁大一功課不忙時（指文法學院與理工學院相對的不忙而言）通過這樣的教學，立下一點基礎，以作將來的深入的研究，而捨棄現行既呆板、枯燥、雙方敷衍、以致對學生沒有一點進益的現行制度呢？

至於理工科的「大一國文」這門課就可以不必像上述的教學內容了。事實上的不需要與時間上的不許可都可以作這話的根據。一個志趣在於 technique or art, science or theoretical research 的學生，文藝大體上對他是不佔據一個相當的地位的。但我們不是說他從事了理工的研究以後就與文藝絕緣，相反地

論紳士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一

紳士，是封建解體，大一統的專制皇權確立之後，中國傳統社會中所特有的一種人物。它的發生有着社會歷史的背景，從這背景中我們可以瞭解它的特性。

大夫士到士大夫

紳士是封建社會中那些被稱為大夫士所蛻變出來的，它承繼着這前身的一部分性質，在新的環境中獲得了和前身不同的另一部分性質。讓我們先從它的前身說起。

在中國那種鄉土社會很早就分出了兩種人：依孟子的說法是「勞力」的和「勞心」的。這個劃界也許並不太正確，因為所謂勞心的心字就缺乏明白的意義。依我們現在所瞭解的說來，「心」是「用思想」。如果是這樣，則天下

，他還可以通過文藝作品陶冶他的情趣，擴張他的生活圈子，充實他的精神生活，並且給予他新生的力量。大一國文對於他，與他在中小學所受的國文訓練所不同的是在於除給予他應用文字的技能外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使他的刻板而有規律的生活除開機器的喧嘩和數字的煩惱外如添點新綠和甘泉，進而鼓勵並支持他為人類的幸福而工作，用以完成他的使命。如此，短短的一年內「大一國文」對於他可以不再是一種累贅討厭的東西，進而掃除了他為了拿這六學分的敷衍態度，讓他自發地看出這門課程對他的好處來。這樣，每週二時的講述和一小時的作文纔會在愉快的空氣下進行的。

這番話說來很長，但却有說出來的必要，雖然仍舊說得不盡。要讓目前所開的「大一國文」這門課程能發生點實際的效用，要避免先生和學生們對它的漠視或者竟至討厭的態度，現行的教學制度實在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負責的當局應該考慮，研究，廣泛地徵求師生及有經驗的專家的意見，然後毅然加以改進，使「大一國文」這課程臻於有用之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卅日於清華園

費孝通

很難得有不勞心的人了，因為事實上沒有人能不用思想而生活的。其實孟子的所謂勞心，重要的地方倒不在心，而是在「不勞力」這特性上，嚴格的說，不勞力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更確切的註解應當加入經濟的條件：「勞心」是指以體力從事生產工作，「勞力」是指並不以體力從事生產工作。這些勞心的人靠什麼來維持生活是另一問題。

在封建社會裏，「勞力」和「勞心」之分更重要的意義是在孟子所說的半句話裏，就是「役人」和「役於人」的界線上。「役」是以政治的權力支配別人的意思。封建社會是農業為主的社會，而且那時農業的技術是很簡單的，主要是靠體力來耕作。生產有避免不了體力勞動，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也就不能直接從事生產工作，他的生活也就不能靠經濟活動來維持，於是祇有靠政治權力來「役人」了。有役人的，也就必有役於人的。役於人的是沒有政治權力的

，是被統治的，也是從事生產的，是努力的。

封建的中國劃分着有政權和沒有政權的兩種人。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大夫士是統治者之中的下級人物。從上說下來是：王、諸侯、公卿、大夫、士。「大夫食邑，士食田」——邑和田是由上級的統治者給他們收取供奉的根據。在他們下面是：「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最重要是食力的庶人，就是直接從事於耕種土地的人物。大夫士和庶人是直接接觸的，在上下兩階級接頭的地方。

封建的解體也是從上而下的，意是離開直接生產者遠的也垮得愈快愈徹底。封建解體，在經濟上說，是土地可以私有，土地所有權可以自由轉移；在政治上說，是政權的集中，和行政機構的確立。在這過程中，社會翻了一半身，和具體的土地有直接管理的統治階級，利用了新的經濟權占領了土地所有權。還是以前的大夫士。可是這時的次序是倒過來了，不是大夫士而是士大夫了。士比了大夫更接近土地，占為已有的機會大。離開封建時代遠了，說起大夫士來也覺得怪不順口的。我們一開口就是士大夫，誰還想起這兩個名詞最初出現時，大夫是在士之上的呢？名詞的次序，表示了兩種看法，一是從封建社會中的權力地位來看的，從上而下，大夫士；一是從封建社會和土地的關係從密上來看的，從下而上的，士大夫。

從大夫士到士大夫的過程裏，這底層的統治者喪失了他們政治的地位了。如果不喪失，大夫一定還是在士之上的。他們承接着過去的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依舊是「勞心」者，是不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封建的解體，在農業技術方面並沒有顯著的改變，還是主要的靠體力來耕種。不從事於體力勞動的人，還是不從事經濟生產。他們成了地主，從地租裏去分得農業的收益。

士和大夫還可以用着舊名詞來表示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但是他們政治的權力却喪失了。而且，從此，一直到現在，沒有擔任過政權。

帝王本無種

我說這種仍被稱為士大夫的人物，自從封建解體之後，一直沒有握過政權，也許和一般的說法不完全相同，因之，我在這裏還得引申一下這句話的意思。讓我先說明封建解體後的政治結構。

在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是統治階級的一層，雖則在統治階級中說是很底的一層，但是究竟還是統治者，是握有政權的。封建制度中，政權並不集中在最高的王的手上。這是個一層層重疊着的權力金字塔，每個貴族都分享着一部

分權力。王奈何不得侯，侯也奈何不得公，一直到士，都是如此。他們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各層有各層的政權。所以我說大夫和士也是握有政權的統治階級的一部分。封建解體，在政治上說，是政權不再像金字塔一般的從上逐漸一層層地分下來，而集中成了大一統的皇權，皇帝是政權的獨占者，「朕即國家」。他在處理政務時固然僱用着一批助手，就是官僚。可是官僚和貴族是不同的。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祇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貴族是統治者的家門，官僚是統治者的臣僕。

封建解體之後，政治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帝王本無種」。封建的政權是依血統來分配和傳襲的。不生在貴族之門的庶人，權不到這些「寶座」，看不到這些「神器」。沒有人能在出生之前挑選他的血統，也沒有人在出生之後能改變他的血統，所以不在其位的，也不會去覬覦此位。正如生而為女的不會想變為男的一般。可是封建解體之後，人人得而為皇帝了，換一句話說，政權成了個可以奪取做對象了。在秦末的時候，封建初廢，「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是斬新鮮而又生動，所以太史公在史記裏借了項羽之口，還要寫下這一筆有聲色有口說。這口說就是劃時代的。從項羽這樣一說，爭奪政權的事也就沒有停止過。政權在一般人眼中似乎成了一個寶貝。做大買賣的就幹這個。

可是不幸的，封建裏解放出來的政權，固然不再專屬一姓，真世系了，但是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找出一個奪取政權的和平方式。我們一說起奪取政權，也就忘不了「揭竿而起」的武力手段。武力爭奪的方式下，政治成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了。奪來奪去，以暴易暴，總是極少數人統治着其他的人，專制的皇權並沒有在政權的轉移中發生任何性質上的改變。我們不數英國，殺一個皇帝，皇權減少了一些，民權拾了一些頭；趕走一個皇帝，皇權又減少了一些，民權也又拾了一些頭；最後竟變了個掛名皇帝，取消了皇權。在中國祇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却是少數幸運的流氓，像劉邦，朱元璋一派人物。在御定的國史上，固然似乎真有着新一線相承的正統；事實上，恐怕大小規模的內戰是經常的現象，史不絕書的。

天下之大不韙

以武力爭奪政權是危事。成固然可以稱王，敗則祇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可以滅族。在爭奪的時候是「寇」是「匪」，被剿被殺，面對着武力的威脅。這是必然的。用武力得來的天下，怎肯隨意拱手讓人。許由、務光也不是既

得政權之後而逃走的，斃葬的讒議和我們熟知的辭職也許差不多；無論如何，這些本是無可考證的傳說，從有記錄的歷史看，馬上得的天下也必須在馬上失之。

寶座的代價是命拚來的，當然要世世代代盡力保持著。別的罪都可以因皇恩浩蕩而赦免，惟有「篡逆」却在一切可赦者之外。所以這是「天下之大不韙」。念過明太祖對付這些敢於侵犯政權者的酷刑記載，無異是「地獄歷程」，我們在城隍廟裏所見的十八層地獄的塑像，據說是寫實的，是明史原本。希特拉比了明太祖還是小巫見大巫。

威脅是皇權自保的手段。我記得幼年時曾經不知怎麼在小朋友面前誇口自稱起皇帝來，祖母在旁邊趕緊很嚴厲的呵斥：「這是不能說的！」——用現代名詞說是「Taboo」，即是孩子們敢言都不能觸犯這個威權。這不是迷信，歷史上，至少是傳說的歷史上，有著緊密說命中有做皇帝可能的孩子的說法。

威脅却從來不會是過政權有效的保險，因為「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祇要這政權可爭，皇帝的寶座具有引誘，是一筆大買賣時，冒天下大不韙的人還是會接踵地相望於道。威脅祇嚇得住一部分人，不是全體。在予取予奪，想什麼有什麼的專制皇權下，政權可以用來謀取私人幸福的時候，社會也可以從順道的界線上分出不敢冒大不韙的人和敢於冒大不韙的人。敢不敢是怎樣決定的呢？

梁山泊如果可以作為敢於冒大不韙者的象徵，「逼上梁山」也說明了他們的勇敢是怎麼會發生的了。

在專制政體之下，人民祇有義務而沒有權利。皇帝的話就是法律。他如果想要大興土木：建宮殿，營陵墓，造長城，開運河，不管人民願意不願意，他就可以用政權來向人民要錢要人；他如果想開邊疆地，所謂好大喜功，或是要亂平變，所謂安內，不管人民願意不願意，他又可以用政權來向人民要錢要人。納稅當兵之成為義務，在專制政權下生活的人是最明白的。這也是孔子所謂：「政猛於虎」的根據——可見其由來已久。這政治老虎出了檻，就會逼入上梁山了。

逃避權力的淵藪

政治老虎對於每個解除了武裝的被統治者的威脅是一般的。但是他們對這老虎的反應却不同。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到上面所提到的兩種人了，因為士大夫和平民正表現出兩種不同的反應方式。

從接受政治老虎威脅的能力上說，愈是經濟基礎薄弱，愈是承擔不起要錢要人的徵發。假如經濟基礎比較穩固些，他還可以忍痛耐一下，所謂道來順受，化些冤枉錢免得惹是非，拉長了看，還是上算的。而且在我們的傳統裏「要人」總是可以轉變為「要錢」，骨肉離散、存關夢夢人、白骨填溝壑之類的事不至於發生在富豪之家，原是事實。如果要逼到非上梁山不可，也是偶然的。所以在貧富之間有著順逆之別。

可是經濟基礎較穩固的人家，也有他們不利之處，所謂「人怕出名豬怕壯」，如果政治老虎擇肥而噬時，情形可比一身之外無長物的貧民更為尷尬。這時財產和較安樂的家庭却成了「家室之累」了。所以，有產的家室不能不更擔心政治老虎的威脅。

在平民，窮到沒有辦法時，可以硬幹。在有家室之累的資產階級却不大大方便硬幹。於是他們要開關一個逃避這老虎的淵藪了。可是「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時代，沒有租界；交通不方便，海禁未開，也不能去華府或巴西，連香港都沒有，在空閒想找逃避是不太容易的。也許這也不是斷不可能，因為逃之四夷的在早年還是有例子可舉。范蠡，張良，都會神龍見首不見尾，可能是走了的，像老子一般騎了青牛也可以出關。但從普通人說，逃避之所還得在社會制度中去創造。

大一統的專制皇權中被這批人發現了一個漏洞。擁有無上政權的天子，固然可以在政權的占有一絲不讓，但是幅員遼闊的天下，却不能一手經管。他雖則未始不想凡事親理，天子還是人，還有實際的限制，所以他不能不僱大批官僚。

我已說過官僚並非天子的家門，並不和皇上分享政權，他們不過是臣僕。當大一統局面形成之前，會有些人認真的想建立一個有效率率的行政機構，這是法家。他們的理論是一點都不錯的，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必須是一個法治的機構，一切都得在法律之內。商鞅實驗着這理論而且有了成效，可是他有一小點疏忽，有一個人沒有收入法律之內，那就是天子。這留在法律之外的一個人却把法家的理論作廢。商鞅自己把生命犧牲了，而且還給後世看成了個「現世報」的優子。「作法自斃」在歷代論者的筆下是件愚不可及的啟鑑。——這是現實的批判：如果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拘束，整個有效率的行政機構可能為成無可抵禦的老虎了。從被統治者着想，官僚自己也在內，這決不是個理想，理想剛剛和這個相反，而是一個難免的行政機構。從官僚的怠工做到無為而治的，「天高皇帝遠」的、不發生作用的、被軟禁了的皇權——這才是孔孟老莊合

作努力達到的理想政治。

皇權被軟禁的理想也不易充分實現，退而求其次，爲了自身的安全，這些官僚即使不能怠工，也得爲自己和自家親戚朋友們開一個方便之門。他們可以利用着他們在行政機構裏的位置作掩護，一個不受權力所威脅的租界地。

這個發現給那些有室家之累，不敢冒天下大不韙的資產階級找到了一個逃避權力的淵藪了。有一些像納爾遜的戰略：「靠近敵人」。可是這些欲求自保的資產階級最近政權、爲皇帝當差、進入官僚的戰略，却並不是攻勢，而是守勢；不是積極的目的，而是消極的目的——並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想逃避，「吃不到自己」。官僚和他們所掩護下的親親戚戚構成了中國社會所特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區域」，他們有免稅免稅的特權，但並沒有政權。

官僚和紳士

最近自己想逃避的對象是一件需要極機警的動作。官僚是奴才，「君要臣死，不得不死」，「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角色是不易當的。他們不能全部怠工，一旦給皇帝識破，就會斬頭。於是他們得使出兩套面目，在執行向平民要錢要人時得特別賣力，把整個政治的擔負轉嫁到平民身上，使自己所掩護下的親親戚戚都可以豁免。但是一旦平民被逼到挺而走險時，首當其衝的却又是這些人。天譴神明是不能錯的，官僚成了替罪羊。賣勁也不好，不賣勁也不好。在這裏在中國官場中，經了幾千年的磨練，雖則已有種種傳統的「官術」，但是做官並不是一件太容易而沒有風險的事，宦海也可沒頂。

做官並沒有太大的直接的好處。利用官職直接發財的行爲，在皇帝看來，不但是腐化皇權所依賴的行政機構，而且是和自己爭利，在一個不太糊塗的皇帝手裏是不會容忍的。做買政這樣的循吏，加上內宮裏還有帶着裙帶的聯繫，爲了廷媼的受賄，竟免不了抄家，可見吏治在專制皇權之下的腐敗了。普通官吏不能不免爲其難做到兩袖清風的地步。做官既沒有太大好處，而多風險，爲什麼大家還是爭着要做官呢？

陶淵明是够得上清高的標準了，他有着詩人的天才，有着獨到的風雅，可是他儘管這樣，還是勉強去折過腰的。如果折腰不是必要的話，他何必不早一些在田園裏負鋤往來呢？這是中國社會所不許可的。如果他真的看不起官職，他不去折腰，最可能的他已成了折臂翁了。折腰和折臂之間的選擇，使人驚恐了非做官不可的原因。

做官是得到安全和保障的必要手續，有一點像打防疫針，在打針期間可能沒有反應，做官是有風險的，可以被抄家，被斬頭，皇上是難侍候的。可是反應受過，就可以免稅了。當然，這個警喻有一點不太切，防疫針祇能自己免疫，而做官所能掩護的領域却不止個人。於是又發生了一種辦法，就是一個集團遣派代表去做官；一人升官，雞犬安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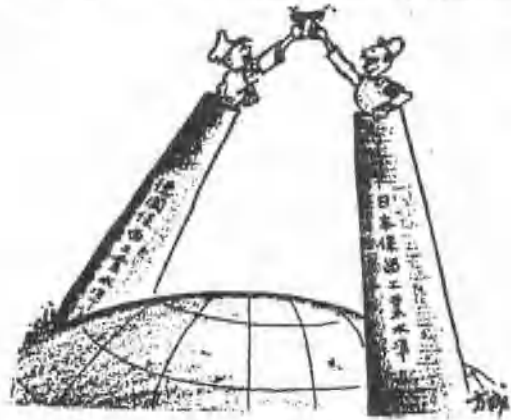
傳統社會裏的大家族就是這種團體。全族人合力供給一個人去上學，考上了功名，得了一官半職，一族人都靠斷了。在朝廷裏沒有人，在鄉間想保持財產是困難的。像顧亭林這樣德高望重的學者，改換了朝代，寧可閉門讀書，簡從旅行，但是爲了安全和保障還是不能不派他外甥到朝廷裏去奉事異族。其實在邏輯上並不矛盾。中國的官僚並不是分享政權的，他們和政權本來是處於敵對的地位。事奉他，就在軟禁他，逃避他，並不改變其敵對的地位。這是美國社會學家孫末楠所謂敵對的合作。外甥做官，保證了舅舅的安全，甚至可以使舅舅可以安心去下革命的種子。毫不矛盾。

中國傳統的官吏並不認真做官，更不想終身做官；打防疫針的人決不以打針爲樂，目的在免疫，和免了疫的健康。中國的官吏在做官時掩護他親戚戚戚，做了一陣，他任務完成，就要告老還鄉了，所謂「歸去來兮」那一套。退隱山林是中國人的理想，這時，上邊沒有了隨時可以殺他的主子，周圍是感激他的親戚街坊，他的財產有了安全，而圍圍，不事耕種而享受着農業的收益。這是一「衣錦還鄉」的景况，是中國專制政治之下的特權人物的享有。他們決不冒險去觀政權，他們的子孫都不准玩着「做皇帝」的遊戲。他們更不想改革社會制度，因爲他們一旦把皇權的威脅消除了，或推遲了，他們就不能再這制度得到經濟的特權。他們在農業經濟中是不必體力勞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可說是不勞而獲的人——這種人就是紳士。紳士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親戚戚戚。他們在野，可是朝內有人。他們沒有政權，可是有勢力，勢力就是政治免疫性。政治愈可怕，苛政猛於虎的時候，紳士們免疫性和掩護作用的價值也愈大。

託庇豪門才有命。

紳士和官僚互相聯起來才發生上述的作用，於是我們可以瞭解爲什麼我們會一直沿用着封建時代所傳來的大夫和士這兩個名稱，而且自從顛倒了次序成爲士大夫之後，我們一直把這兩個名稱用着竟成了一個名詞了。紳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聯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層次，就是到現在還是如此。

魔術劇



再生

又一張！

麥帥眼中的日本



漫	觀
畫	察
稿投迎歡	

(載轉CHICAGO DAILY NEWS)



失業後(木刻) 李樺作



去了！都去了！

方麟

魏德遠



戰局鳥瞰

觀察記者

青紗帳起 八月攻勢

(觀察專稿)

我們目前的內戰，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戰爭呢？這個問題本的大問題留給當前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及未來的歷史學家去研究吧！記者「在軍論」就單純的軍事觀點向讀者先做一個戰局鳥瞰。這不過是一個現象的綜合報導。

南北朝的局面早已不在了

勝利之初，一般人看到國軍首先接收華南，而共軍以陝甘鄂邊區為基地，早已伸展其勢力於華北乃至東北，於是愛國之士，恐懼着國家有再度演成南北朝的可能。民國以來，由於革命勢力發生在南方，保守勢力殘存在北方，使得國人在有意無意之中有南北之分，這實在是一個狹小而保守

的作法。記得以前聽過這一個故事：當辛丑二次革命時，鄂軍鎮守使劉湘與中山先生之地位與袁去選戰，那位鎮守使對北洋軍閥也頗表示不滿，對於三民主義與國民黨也有好感，最後談到實際問題，中山先生說：「中國歷史上，最後談到實際問題，對張先生說：『中國歷史上，最後談到實際問題，對張先生說：』」

現在北部中國到處已經結起青紗帳，而且秋夏之交，是北方各省無邊的高原動作，這些都給予國軍進攻上以不便利。所以四平解圍以後，國軍在東北沒有氣力活動，在河北保石間的迂迴播弄也愈速的停止。同時，國軍宣佈的八月進攻，是希望配合這種天候季節的。最近在北平有所謂六次攻勢的隱憂，但還沒有多大動靜，據說陳誠指長東北之行，除統一了指揮機構之外，先後還從關內調去三個軍到東北增防，對補給槍彈等問題也解決了。關於兵團編組，及兵源補充等，正在逐漸實施。有的是在關內逐漸新兵去補充，有的是將保安團改編入正規軍。這一切的措施與部署是：付共軍六次攻勢的。共軍的六次攻勢還沒有發動，倒不見得是共軍沒有補充完備，因為打仗，相是防者，有備於心，相反的，倒是一方面準備

偏偏不來。另外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共軍在東北的五次攻勢，就已擴開了正面，迂迴到四平，將吉長丟在後面，而在九月間發動六次攻勢，可能更大規模的向南迂迴。趁山東戰局未結束，首先在冀東發動攻勢，牽拉河北國軍，然後從熱河與冀東發動攻勢，進而與城隍，三方兵力會合以後，猛力向東進擊，攻榆關秦皇島，破壞錦州以南，山海關南北的北寧路，將東北的所有國軍圍在關外，以應關門來捉耗子。共軍可能是有這一個打算的，國軍也可能有這個準備。或許現在正是兩方正視着長城最東鎮的山海關，因敵軍對準備面形成了東北烽火的高歌。

陝北柝鼓 晉南渡河

八月初共軍在陝北榆林柝起了進攻的戰鼓，據說調員了九個旅的兵力，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揮，三三八、三五九等旅均在內。而戰七這一戰夜開始的時候，有人以為共軍將要打過內蒙走馬，又是一次絳色戰雲的蒸騰，其實這是不對的。晉陝共軍不到在晉陝不能立足時，他利用不到奔赴蒙古草原以去東北。

李先念的路 劉伯承走着

劉伯承那位中共的獨眼龍，他們稱他做「長勝將軍」。勝利以後他在晉冀魯豫邊區，他打了一些漂亮的仗，在上黨打垮了胡景翼的部隊，在馬頭鎮傾倒了孫

國海及晉西兩，解救蘇北及山東的新四軍。他自己曾誇口說：黃河兩岸的國共軍都屬我指揮，我教他們往東，他們就得往東，我教他們往西就得往西，教他們往南就不能往北，教他們往北就不能往南。這一次他又為了解救新四軍（即華東野戰軍）從董口渡河，折損了國軍的整卅二師和整九十五師。中央社報導他回師時董口等地被國軍佔領了，無法回渡，於是索性折斷離海兩岸，與鳳樓張太生等預為留置路南的部隊相呼應，迎了大別山麓，重入共軍中原軍區。國軍南截北追，希望再用一次整編將他圍住。無奈他橫街直撞，東到三河尖，西迫駐馬店，威脅着平漢路南段的交通。國軍要想將他圍住是不容易的。可是他憑着沿路打武漢的路線去打武漢，因為這難補給基地，也是不可能的。那他怎樣辦呢？前有長江，後有追兵，如果沒有休整軍中原軍區的機宜，他就要走李先念的老路，從大別山到桐柏山，一股西去川陝鄂邊區，一股西去川陝鄂邊區，一股西去川陝鄂邊區，一股西去川陝鄂邊區。陝北中共中央是生存在五隻散開的槍聲中的

新疆的危機在那裏？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通化通信)

最近通化的政爭，更趨尖銳化。首先是一般受不住現場激動的漢人們，和在南寧的新疆黨公們採取同一步調，驅刺並譁譁年來新疆政局的和平政策。南京的高公們，因為自己是在安全地帶，高唱以蘇，好像他們真了解新疆，也似乎處理新疆問題似的。實際上這些高公中有的早已爲新疆人民擄架，連新疆的片土他們都不敢再回去露一步。至于在通化的無視現實的人們，雖然不敢公開反對，但都公開地批評政府的和平政策。他們以爲蘇聯決不敢公開出兵幫助伊犁，只敢暗中強硬，用武力來恢復伊犁，塔、阿三區不是不可能。有的人竟自是區區巨擘，比現在政府的和平政策，比作南宋的和平。這種思想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傳統的大漢族主義，最近二三年來維族東土爾其斯坦主義的過分發展，與軍事爭衡的停頓，都是促成其發生的因素。人們忘

了三十四年通化危殆時的情景，那時沒有人還想反抗，還想堅持，如果沒有郭容的勸定，與張治中的折衝，恐怕連今天的局面都沒有。張硬派爲現場事件所刺激，感到危亡無日，想破釜沉舟地幹一下，其情固然可憫，但我們拿什麼力量與伊方周旋呢？當年守塔城、精河、阿山的軍隊不爲不多，連一年都不能支持，現在我們的心臟還不如當年那樣健康，到處都有伊方的潛伏勢力，試問奮動發動，圖快一時，結果的悲慘是不難想像的。

從本年五月起，漢文版新疆日報已不復過去那樣誠懇，對新疆問題已公開來討論，並譯登若干維族同胞的投書。這一方面固使門爭明瞭，但有些地方使然刺激伊方人士的神經，于政前途無何補益。七月十三日的該報發表了一篇短評，題爲「清查南花園」。南花園原係塔塔爾臣胡胡賽音的產業，二十七年春經盛政

日報除于七月二日將此事件用新聞發表外，並於十三日作短評直接去阿副主席開火，措詞非常激烈。十四日該報登一啓事，原文爲「昨日本報刊載清查南花園短評一則，因措詞失當，有失立場，奉職申斥，特此聲明。」據聞張治中閣得上述短評，異常震怒，除面斥該社社長外，並罷免總編輯李觀羣職務。不久以後，該社和平政策的參議員也紛紛辭職，這可以說明新疆的和平政策並未變動，而新疆日報上的許多文字，並非全與張氏同意發表的。

他們不是沒有力量，有力量而分散，所以不能形成打擊中共的態勢，而中共可以尋求機會，折斷一指，腹裏兵團交，使胡宗南部隊結於三是一帶，而轉作戰在級南的部隊是有限的。最後中共選擇了一個最吃緊的時機，同時可以吸引胡宗南部的北。胡部雖被榆林時，中共廣播胡部逃伏，有一個個擊師的折損。這當然不見得完全可靠。總之，對敵所處是被吸引到北來了，陝北延安防線力當自然要薄弱一點，於是晉南的共軍隊隊部得以渡過了黃河天險，而出現於豫西，與劉伯承遙遙相應。八年抗戰，黃河河防鞏固，裝備優於我們的敵人，並不曾突破過這一段河防，而今共軍居然從平陸牙津渡河到會戰，這也真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奇蹟。眼看河南全省都將被包圍，劉志忠而席已出發歸洛陽，想連日浴血外圍，酣戰正盛。這多事的中原，由於劉伯承的進兵，豫南，陳慶的出現，豫西，從此恐怕愈加多事了。看來共軍的輝煌陝北，似乎是晉南豫西的準備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吐魯番與鄯善事件

張硬派所犯的一右傾功難病，促成了吐魯番與鄯善事件。吐魯番兩地是維族人最多的地方，十餘年來單是三四萬一(馬吐魯番)被盛世氏所佔的維族就有數百人。三浦這個鐵道去曾有一處能容五百人的監獄，因此當地人民對政府與漢人的觀感極惡。伊方一年來在此地傾利用民衆情緒建立起地下活動策據。最近通化政爭日急，伊方人士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戰局是整個的，寧東擊西，打北圍南，每一根葉葉，也會牽動整個的頭部。

歡迎投稿

八月二十八日

中長路一月見聞 盧芷

筆者此次在中長路作暑期實習，為期一月。除最近修復的長春到范家屯一段外，南起營口，北到開原的沿河，凡是可以過車地方，都走過了。在途修路和各工務段，都耽了些日子，所見所聞，不無感觸。筆者學工，不善為文，但想到國內一般人士，都關心東北的實在情形，我既親身經歷，亦有報告的責任。文中雖有褒貶，但皆本人親見，或為人所鑒鑒之事實，自備下筆審慎，未嘗誇張。

中長路是中國長春鐵路的前身，包括以前中東南兩路，成一個丁字形。依中蘇條約為中蘇共管。勝利後，中蘇之間，關係微妙，中蘇條約未曾切實履行。

破壞與搶修

道六百里通車了，一年，雖然其間曾受幾次軍事影響，大體上還無多改變，至今年五月，共軍發動較以前任何一次更猛烈的攻勢，整個局面，傾完全改變了！六月四日開原被攻陷，同日遼南共軍也攻佔齊爾圖，一直連線了大石橋。六百里，一縮再縮，剩下兩百里，六月底，遼南共軍退守蓋平，遼北的四平解圍戰事暫告結束，但自清河至長春，鐵路橋樑破壞無遺，僅南起營口，北到開原，約三百公里，可以通車。

破壞情形，依據中長路工務處的調查報告。線路方面：自清河至長春，除東頭四平間四

十里尚餘一半完好外，已完全破壞，共計橋樑方面：自開原至長春，大橋二十一座，小橋二十座，完全破壞。給水設備：自開原至長春，破壞了水塔九座。電訊設備：中區至長春，共割去電線二〇三公里。建築物破壞：二一三二〇〇平方公尺。大石橋以南，正面共軍雖退，但側面的却整齊，破壞情形，無法調查。

目前路局專力於打通遼長間的交通，第一線修築緊要，修築出開原，緊要給修任清河橋樑，此橋長六百六十公尺，共二十九孔，（上下兩線共四十九孔），除了上行線有兩孔遭破壞外，其餘各孔，橋樑鋼梁全炸得東倒西歪，以目前情形看來，非但修復道產橋樑勝於近於夢想，即

整到本島危險，除副總裁吳阿巴索式，民政副總裁長賴給本江，飛返伊爾外，他們便開始了點線的暴動政策。七月中旬吐魯番番起民變，據說武裝是由烏魯木齊、東北經阿拉漢河入的。同時連派來一部伊方士兵，把連開同的電信交通破壞了。經過番軍進

動，暴動武力據算破壞，壓下去。但不久都善方面又起暴動。到現在地方治安雖由當局控制住，但潛伏的反政府力量，仍不斷與治安以威脅。

伊方對南疆所下的工夫極大，因為南疆的動轉方向足以決定新疆前途。這裏的人口數量和民族成份比例，都說明著能爭取到它便擁有把握來爭取全疆。維爾之部的喀什從三十四年起，便有東土爾其斯坦主義者在那裏工作。喀什的智勤份子，大都已為伊方爭取去，最近經部府任命的主席阿不都喀里本便是反政府的領導者。他是一位老河伯，年過七十，過去曾在莫斯科住過一兩年不短的期間。去歲出任喀什區專員，曾把疏附、疏勒的所有印刷器材全部沒收，連黨部的都不免。阿氏特于口才，

長于表情，是富有機動力的宗教老人。這一次國府任命他作副主席是很正確的，這一方面可以證明政府不排斥反對派，另一方面也可以緩和伊方的情緒。在軍報中有力量的多吸幾幾位，對政治上是有好影響的。像因俄新疆人民辦事處而寄跡南京的人們，政府誤以為他們忠實國家，而提拔他們，是有害的。二十年來中央對邊疆的工作只注重于拉攏上層人，而著未提拔地方民族中的優秀幹部，尤其是能在軍報發揮力量的幹部，以致現在不克掌握住軍報，這種錯誤，應該清算了。人民既然想往前走，就不該拉攏封鎖後進，來阻礙人民的前進。人民想往前走，一切問題自然容易解決。

長于表情，是富有機動力的宗教老人。這一次國府任命他作副主席是很正確的，這一方面可以證明政府不排斥反對派，另一方面也可以緩和伊方的情緒。在軍報中有力量的多吸幾幾位，對政治上是有好影響的。像因俄新疆人民辦事處而寄跡南京的人們，政府誤以為他們忠實國家，而提拔他們，是有害的。二十年來中央對邊疆的工作只注重于拉攏上層人，而著未提拔地方民族中的優秀幹部，尤其是能在軍報發揮力量的幹部，以致現在不克掌握住軍報，這種錯誤，應該清算了。人民既然想往前走，就不該拉攏封鎖後進，來阻礙人民的前進。人民想往前走，一切問題自然容易解決。

長于表情，是富有機動力的宗教老人。這一次國府任命他作副主席是很正確的，這一方面可以證明政府不排斥反對派，另一方面也可以緩和伊方的情緒。在軍報中有力量的多吸幾幾位，對政治上是有好影響的。像因俄新疆人民辦事處而寄跡南京的人們，政府誤以為他們忠實國家，而提拔他們，是有害的。二十年來中央對邊疆的工作只注重于拉攏上層人，而著未提拔地方民族中的優秀幹部，尤其是能在軍報發揮力量的幹部，以致現在不克掌握住軍報，這種錯誤，應該清算了。人民既然想往前走，就不該拉攏封鎖後進，來阻礙人民的前進。人民想往前走，一切問題自然容易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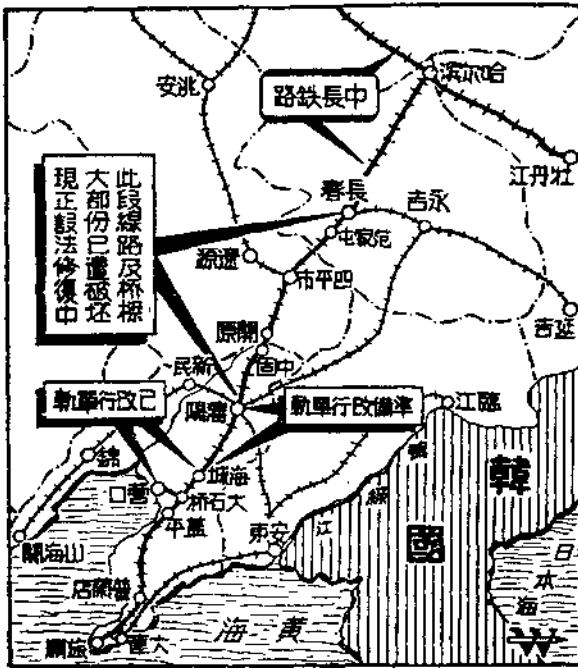
新疆的危機 在那裏？

蘇聯對新疆不會以強力來爭取，但是他對于新疆邊界上的大大小小地區則不能不控制。北塔山事件發生後，一時傳言蘇軍進佔塔城，並經國內各報轉載，則該消息係由張治中氏電

告東北當局，經東北當局傳出的，現已由張氏否認。實際上，蘇方早知道中國在今天不會對伊、塔、阿三區進兵。即使進兵，蘇軍也沒有正式出面的必要。目前在新疆當地，伊、塔、阿三區的背景雖有軍刀斧頭的陰影，但新疆的真正危機並不在蘇聯。如果強硬外方會決定一切，不但將減低自己向前進的力量，且足以消弱到自己的信心。七月十四日省府秘書長艾沙召請各參議員，有幾句話值得錄出：「……一般人都歡喜政治，在政治漩渦中打滾，先生與學生，甚至買賣的也成了政治家，于是相互競爭，大家都不務正業，社會秩序愈亂，教育與衛生等重事業竟成了冷門，無人過問；……這實是新疆今天的危機之一。大家都在政治鬥爭上滾，彼此不能合作，更談不上合作。不但政府控制下的三區政務事業，無人過問，就是如疆最富的一區伊犁，現在也弄成民氣載道。這樣下去，新疆將因窮困而崩潰的。」其次，是一直到現在新疆的統治階層還是意見紛歧，各行其是。七月二十一日新疆日報

刊載張治中的對記者談話，要點在（一）解決新疆問題無定須訴諸戰爭之必要，如有人別有存心企圖掀起戰爭，則不啻背棄人民的願望，決無成功之希望。（二）中蘇兩國之在新疆保持和平親善關係，非不可能。（三）中央在新疆所已推行的政策，不受到任何影響而有所變更。又張氏于七月二十日在軍官學校駐紮新軍官訓練班第一期畢業典禮上，也訓勉武裝人員，應認事負重，克盡天職。張氏語得明白，就是統治階層不能合作，政府的既定政策，不但很少有人來奉行，而且彼此實踐。

中國的政令之不統一與推行困難，可以說是最當局無力貫徹政令的執行，一切良好的政策乃成了紙上空文。目前解決新疆問題無須訴諸戰爭，但是主戰論者無不釋放其意見，被激起的伊方仇視與國聯政府心理趨向戰爭。如果政府沒有變化此種傾向的方針，則新疆今後雖免不發生動亂與戰爭，這種條件便是一個例子。



事。擔任約有兩百工人，從六月下旬起，早出晚歸，忙於架設便橋。直到華春離開清河（八月一日）為止，一個多月工夫，橋樑打樁，還才開始，搶修工作進行的困難和遲緩，可以想見。據說局方估計四個月可以修復至四半，而再二月可以通長春，而且假定其春方面亦展開搶修工作，可以在四個月內打通長春交通（現長春至范家屯已修復通車，約二十公里。）這

個估計是假定材料不缺乏，經費充足而定的。但事實與假定完全相反。現有和購得的水料與所需數量相去甚遠。經費來源，日趨枯竭，在給搶修工作以牽掣，因而僅僅清河一條便橋，至少還得兩個月才可以完成。以此而看搶修，何日得打通長春交通，令人不無渺茫之感！現在惟一解決材料困難的辦法便是折衷，改變軌為單軌，挖肉補瘡，出此不得已的下策。從海城至瀋陽，已改行單軌，海城至瀋陽，也正準備折卸中。

客運與貨運

中長路的經費來源，大部依賴着鐵路營業。可是目前以線路縮短，和遭受其他意外的損失，營業一落千丈，不惟賺不着錢，而且每月賠累，經費困難，至難維持。所謂其他意外損失，便是武裝人物不遵路章實票，所蒙受的損失。凡是去過東北的人，一定會驚奇東北軍人之多，多到無法估計。中長路各站和每列客

車裏，舉目一瞧，草綠色制服人物，佔了一半。這些人向來是不買票乘車的。軍官們大多身旁有一位渣袋裝環的太太，軍人家屬，自然也沒有違章買票的一理由。一些還帶了一大類所謂親屬、朋友、之類，作不化錢的旅行。查票員同到這些人物身上，旁邊的軍人，客氣的立正解釋，不客氣的指着自己的鼻尖，表示是他帶來的。總之不管客氣與否，查票員無法使他們補票的。在中長路走過的人，往往會看到查票員在一個車廂裏，祇有十幾張車票可查的情形。貨運更混亂不堪，簡直談不上。在共軍退出開原之後，開原老百姓把在戰亂中意外收穫的大豆米糧，儘量囤積，致舊糧以南和開原的糧食價格相差甚巨。少數生財有道的武裝同志，便利用他優越的條件，趁機從事買賣。他們的貨物不用什麼貨運手續的，直于車站，七手八腳，直接車上一搬，誰敢阻攔？保衛鐵路的路警，整部軍風紀的軍兵，也是和尙吃齋，各人肚裏明白，大家得個相安無事。路警為路的本領，對老百姓

動動肝火，此外便是作不遵章運貨的狡黠商人們的保護。筆者親見一位路警在車廂裏當家誇耀他新買的一個金指環；菲薄的薪給，那來餘錢買飾物？每月額外的收入大概不少吧！在上海金都事件以前，營口車站，軍兵與路警為了一兩個人的貨物，軍兵要扣留，路警堅持着放行，發生衝突，兩個軍兵的腦袋被打破了！結果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換防了事。

道通過鐵路，致使有十公尺長的路基崩塌的情形，其嚴重不亞於共軍埋地雷！筆者不惜化費篇幅，寫出這種種情形，希冀能引起人們，尤其是東北軍當局者的注意。備戰時代，軌道上不許閒雜人踴躍，不准一絲青煙，不准有一點塵埃，現在不惟閒雜人可以任意踴躍，偷煤的小孩，也可以蕩蕩無阻；電訊號的電線，簡常被偷；被誘燈也常常有人把紅綠玻璃敲破，取去了燈泡，車站裏污穢不堪，車站上野草叢生，糞便紙屑，堆得像一個垃圾坑，瀋陽南站兩側，還有人在兩軌之間，種起向日葵來！叛徒的中長路是在日日走近破敗！

有妻小的，也一樣和飢餓搏鬥。筆者在大理石街工務段看到月薪九萬的段長，每天兩頓高粱米飯，幾碗清湯過着日子。員司的住處，也是個數間通。南滿和平區白菊町，是以前日人區路員工住宅區，現在這些房子，一部份給軍隊，一部份給有軍人接家了，一部份駐有軍隊，一大部份被軍隊下幾堵牆，或一堆瓦礫，這些都是舊者或某種人的德政：拆房子生火。現在這種種德政是方則未艾！在瀋陽的路局職員，有很多沒弄到房子，天天打游擊，局方對此不聞不問，無個妥當解決辦法。而且局方也在搬遷：今年局裏遷送了一大批日籍技術人員回國，遺下來的房子，職位較高的便先整齊人，接攬了過來，等到局方想整齊一些「遊擊隊員」時，已無從下手了。一位工程師到去年，打了牛年遊擊，結果是價而虧蝕！被共軍攻佔過的開原，大理石街，門窗毀壞，玻璃無遺剩下一個空殼，站裏職員，拉來一張桌子在舊報，其他情形可以概見！大石街與共軍的「解放區」相去咫尺，他

員工的生活

中長路員工生活的痛苦，是遠非人們所可想像的。普通員工的新給，每月在四萬流邊七左右。沿線大米，至七月，每市斤價約五百元，高粱米約三百五十元。兼薪給專供個人吃飯，已感不夠，還得維持一家老小，但他們畢竟還活得下來，真是奇跡！收入較低的員司，

城防與保線

沿路各站，都成失城後，亡羊補牢，太築城防工事。長官部有令，工事所需材料，就地徵費。於是鐵路方面既合於「就地」的標準，而合於「所需」的材料也較其他方面為多，便成了惟一徵費的對象。此種材料的損失，尚為有限。後來軍隊運糧柴要抽水，鋪床要木料，也來徵費，困難以兩付了！防城壕在通過糧道處，除了不直截了當挖斷路軌外，對其他並不予以多多考慮的。筆者在嫩嶺，看到武裝同志，不遺餘力地動着，強行挖一個地

動動肝火，此外便是作不遵章運貨的狡黠商人們的保護。筆者親見一位路警在車廂裏當家誇耀他新買的一個金指環；菲薄的薪給，那來餘錢買飾物？每月額外的收入大概不少吧！在上海金都事件以前，營口車站，軍兵與路警為了一兩個人的貨物，軍兵要扣留，路警堅持着放行，發生衝突，兩個軍兵的腦袋被打破了！結果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換防了事。

道通過鐵路，致使有十公尺長的路基崩塌的情形，其嚴重不亞於共軍埋地雷！筆者不惜化費篇幅，寫出這種種情形，希冀能引起人們，尤其是東北軍當局者的注意。備戰時代，軌道上不許閒雜人踴躍，不准一絲青煙，不准有一點塵埃，現在不惟閒雜人可以任意踴躍，偷煤的小孩，也可以蕩蕩無阻；電訊號的電線，簡常被偷；被誘燈也常常有人把紅綠玻璃敲破，取去了燈泡，車站裏污穢不堪，車站上野草叢生，糞便紙屑，堆得像一個垃圾坑，瀋陽南站兩側，還有人在兩軌之間，種起向日葵來！叛徒的中長路是在日日走近破敗！

們的生命也就隨時有丟掉的危險。以前幾次戰爭中，中長路員工便好些平白犧牲了，大石橋站長程道恒是其中之一。現在他們白日在破壞不堪的房子裏住着辦公，混戰得有如難民收容所。每人面前擺着一個裝公文包的布包，準備隨時逃竄。晚上即得動的，像工務段的職員，黃昏時將車到海城寄宿，十個個人擠在四間日式小房子裏。動不動的也誠惶誠恐，特別提高警覺性，自然都談不上愉快的安宿。

路局的效率

中長路局像一個衙門，住在瀋陽有名的滿鐵大樓，辦事決不上效率，領一領免票，得等上整個下午；一紙公文，從管理處而管理處而理事會至少得化半個月工夫！食污自然也免不了：上次管理局總務處承辦員工制服，布是美國「卡真」，但費下來的便強強換太子。中下級員司除了拒一頓取和嚼咕嚕句外，便認能自各喘氣！管理處以下的各工務段，電務段，機務段，車務段似乎也在總彙中，無所事事。工務

段最緊張的工作是給長官部修補室，電務段的電訊設備破壞或損失之後，因器材和人材的缺乏，無法修復。機務段的機車日益減少，電氣不足，機器不足，工作無法開展。在中長路走的人，他很少發現班車不誤點，從前最高速率是每時一百二十公里，現在是五十公里左右，特別快和以前的普通客車相等。因而那些經過日本、蘇聯、兩時代的東北籍員工，對日本人和蘇聯人那種肯幹的精神，不勝嚮往和贊嘆。

公道嗎？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載有吳中平先生的「七點希望」。其各點，不去管他。我單就第三四兩點，阻礙一下，覺得頗有「宋襄公之仁」的味道。第一，難道比特任官再高的官員，決沒有貪污了嗎？第二，假如有貪污的特任官，不止一位，則那一位應該賞？第三，假如有任官中貪污的不到十人百人，難道必

須將不貪污的殺了湊數嗎？第四，委任的貪污，無非是學學其官的好榜樣，以免壞而已的居多，而且要殺千刀之苦，而且要殺千人之多。用「一」，「十一」，「百」，「千」來分配「特」，「簡」，「存」，「委」的吃刀，公道嗎？吳中平先生的辦法，仍舊脫不了「見了大佛頭拜一」見了小佛頭一腳」的老調。

肅清官常應重上層

編者先生：三卷一期讀者投書中，吳中平先生的意見不敢完全贊同。在三、四兩點中，吳先生將政治之不廉明及軍隊之不振作二者之大部份責任，歸於高級公務員及高級軍隊幹部的貪污者，最意不無偏袒之嫌。在上說廉潔自愛，高級工作人員決不敢胡作胡為。所以僅須將特任簡任之貪官及將官司令級之貪污者嚴懲數，「政治可以立於嚴明」，「軍隊可以大為振作」。

文 希 八月三十日 上海

(上接第廿三頁) 作賠款之用。於是有人反對，輕工業既已出售，不能當作賠款，而重工業設備，只能生產飛機大炮，與民生有何補益。現在中國，應該亟亟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今反背道而馳，而失當務之急，此何道理？此點為賠款問題，與我國經濟問題相衝突之症。不過此點過加以辨明，重工業備設，為工業化所不可缺之條件，亦可製造鋼鐵，三機，與機器，非一定要生產飛機大炮；不過余提出此種主張，因鑒於當前之經濟危機嚴重，如不立即挽救，隨時可陷上危險國馬克之危險，而陷于孫孫以萬世不絕之巨禍。救余主張，事若於業以輕工業作賠款的主張，而應立刻將沒收之輕工業及其他財產出售以拯救當前之經濟危殆。

債，則日本人民勢必取施延政府，或類重政策，故賠款應以重工業設備充之，不必付以黃金。於是又有人問余，汝主張，打倒官營資本，今提議將此批輕工業設備出售，整理法幣，但除官營資本之外，誰有錢能購買，豈不與你主張前發矛盾？誠然此話，甚有理由，但為挽救此一絕大之經濟危機，出此策略，「不得已耳」。現取論官營資本，只要政治上軌道，獨制制取，亦非甚難之事。

最後述及賠款與外匯之問題。欲圖穩健穩定，必須使法幣價值穩定，換句話說，即是法幣有一堅外幣匯款，為新法幣發行之準備金。此級外幣準備金，由何而來？前已言過，敵人及賠償吾國之法幣賠款，可依三元比一之匯價折合為美金，此款即可使用。情內戰方殷，日本在國內之資產，已另行指定用途，其大部份或已消耗，或入中飽，所以賠款問題，整理貨幣問題，外國商賈，明知其有互相之關係，不都相提並論。前途茫茫長夜多，日本去了，來了一個美惡野心勃勃，竟欲霸佔全世界。此後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國的命運」，將拱手斷送於金元外交家之手，此豈原著作之本意乎？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一日訂
每期刊行一萬九千份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 底	二百二十萬	一百二十萬	
普 通	一百一十萬	陸拾萬	

刊費先惠。長期刊載折扣從優

上海



略論文藝與象徵

宗白華

詩人藝術家在這人間世，可具兩種態度：醉和醒。醒者張目人間，寄情世外，拿極客觀的胸襟「激濺萬物，牢籠百態」（柳宗元語），他的心像一面澄澄的鏡子，照射到街市溝渠裏面的污穢，却同時映着天光雲影，麗日和風！世間的光明與黑暗，人心裏的罪惡與聖潔，一體顯露，並無差等。所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人情物理，體會無遺。英國的莎士比亞，中國的司馬遷，都曾留下「一個世界」給我們，使我們體味不盡。他們的「世界」雖是匠心的創造，却都具有真情實理，生香活色，與自然造化一般無二。

然而他們究竟是詩人，詩人具有別材別趣，尤貴具有別眼。包括宇宙的賦家之心反射出的仍是一個「詩心」所照臨的世界。這個世界儘管十分客觀，十分真實，十分清醒，終究蒙上一層詩心底溫情和智慧底光輝，使我們隨着走進一個較現實更清朗更生動更深厚的富有啓示性的世界。

所以詩人善醒，他能透澈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底真境實相，散佈着智慧，那由深心體驗所獲得的晶瑩的智慧。

但詩人更要能醉，能夢。由夢由醉詩人方能覺脫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深深地墜入這世界人生底一層變化迷離，奧妙愉悅的境地。古詩十九首鑒

空亂道，歸趣難窮，讀之者四顧踟躕，百端交集，茫茫宇宙，渺渺人生，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一種無可奈何的情緒，無可表達的沉思，無可解答的疑問，令人愈愴愈深，文藝的境界鄰近到宗教境界（欲解脫而不得解脫，情深思苦的境界）。

這樣一個因體會之深而難以言傳的境地，已不是明白清醒的邏輯文體所能完全表達。醉中語有醒時道不出的。詩人藝術家往往用象徵的（比興的）手法總能傳神寫照。詩人於此憑虛構象，象乃生生不窮；聲調，色采，景物，奔走筆端，排陳出新，迥異常境。戴叔倫說：「詩家之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徵於眉睫之間。」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間，就是說藝術的意境要和吾人具有相當距離，迷離愉快，構成獨文自足，刊落凡近的美的意象，總能象徵那難以言傳的深心裏的情和境。

所以最高的文藝表現，寧容毋實，寧醉毋醒。西洋最清醒的古典藝術，希臘雕刻，也要在圓渾的肉體上留有清瀾而不十分充滿的境地，讓人們心中手波動一痕相思和期待。阿波羅神像在他極端清朗秀美的面龐上仍流動着沉沉的夢意在額眉眼角之間。

杜甫詩云：「篤終接混茫」，有盡的藝術形象，須映在「無盡」底和「永恆」底光輝之中，「音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一切生滅相，都是「永恆」底和「無盡」底象徵。屈原，阮籍，左太冲，李白，杜甫，都會登高望遠，寄奇八荒。陶淵明詩云：「願言翫清風，高舉尋吾契，」也未嘗沒有這「登高望所思」（阮籍詩句）的浪漫情調。但是他又說：「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這却是儒家的古典精神。這和他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同樣表現出他那「即平凡即聖境」的深厚

的人生情誼。無怪他「即事多所欣」，而深深的了解孔穎的樂處。

中國的詩人畫家善於體會造化自然底微妙生機動態。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渾沌真粹」的境界。畫家發明水墨法，是想追蹤這朦朧萌拆的「神化」的妙境。米友仁（宋畫家）自題瀟湘圖云：「夜雨欲霽，曉烟欲泮，則其狀類若此。」章蘇州（唐詩人）詩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都能深入造化之「幾」，而以詩畫表露出來。這種境界是深靜的，是哲理的，是偏於清醒的，和古詩十九首的蒼茫躊躇，百端交集，大不相同。然而同是人生的深境，同需要象徵手法總能表達出來。

清初葉燮在「原詩」裏說得好：「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眇以為理，想象以為事，倘恍以為情，方為理至，事至，情至之語。」又說：「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

他這話已經很透澈地說出文藝上象徵境界底必要，以及它的技術，即：「幽眇以為理，想象以為事，倘恍以為情，」然後運用聲調，詞藻，色采，巧妙地烘染出來，使人默會於意象之表，寄托深而境界美。

本刊稿費（第八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八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五萬至六萬元，此啟。



工業文明的政治

問題 潘光旦

這是哈佛大學專業管理研究院專掌研究的一部門（所以別於教讀的部門）所印行的兩篇演講錄。著者梅特（Elison Mayo）是一位工業研究教授。兩篇的分題是「元始社會的現代化」與「變遷與其對於社會的後果」。演講的場合是某一次的「人類關係與管理」的會議，日期是本年五月十日與十一日。梅氏是澳洲人，在哈佛管理學院任教已有二十一年之久，最近告老回國，這兩篇演講是他的臨別贈言。

兩篇演講的大意是很值得先介紹一下的。近來常有所謂「兩個世界」的說法；世界可以說是兩個，但言者不察，以為這兩個就是美國與俄國，地域分明，界限清楚。其實我們所能觀察到的是個強力的世界與一個自由的世界，交互影響的存在着國際的局面裏，一國的政權小，而第二個的擴大。根據演化的發展就是如此，從強制的道德進到合作的道德；合作該是自願的一種行為。同時，從自願合作的立場看，可知國家所由建立的基礎不是外來的強力，而是內發的意志，不是威力，而是耐力。這一層七十年前已有內（F. H. Green）申說過，可惜的是少數人不懂，多數人健忘。

此種不備與健忘的心理也是有原因的。這原因也是由於一種見解上的不足。集權與分權，或集中控制與民主控制，是有其極端常變之理的，前者是極端，後者是常態。各國當危急存亡之秋，相當的集權是必要的，但危懼一過，便應放手，使恢復分權的局面。否則，集權的局面維持愈久，暴力行使的機會與需要便愈大，甚至於必須造作一種危急存亡的假威脅來挾持人民，使其感覺到真久維持集權的必要，希特勒就是如此。此見解不足者一。政府對於人民或人民的控制也有兩種方式，一是文明式的，一是武斷式的，或主目的式的。為了集中人民的注意，激發人民的熱情，一新人民的耳目，偶然似乎有它的用途，但決不是常道，常道而敵人心悅誠服之道是文明的方式。希特勒與墨索利尼在這方面所選擇的恰好又是那極端的方式，並且反覆為經，反動為常，那一個人自拉自唱，自做主角的武斷一做做了一二十年，終於以丑角的身分收場了。梅特教授認為俄國的作風也以轟轟烈烈撞場，但其間似乎沒有多大主角主義，更沒有單個的主角，這是一點很重要的不同。總之，就很大一部分的人類說，有的喜歡做主角，有的喜歡捧主角，兩者也都喜歡武斷，只有武斷才夠勁，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使「政治基礎是願力而不是威力」的一層重要發見埋沒了六七十年。

政治是願力的一種合作表現。第二次大戰算是結束了，大家都期待着一個比較持久的和平，當務之急顯然是如何把這個原則深深的印進一般人的見解裏去。所以梅特教授就來了一段合作的史的敘述，說明從初民社會起，一直到現代最複雜的工業組織止，合作始終是羣居生活的主要部分，而每一個人只有在和別人積極合作的中心才可以找尋到他的安樂。人和其它動物一樣，為了生命的安全，都有一種很深的恐懼與恐懼的心理，只有合作才足以消除這種心理。所以合作的活動在演化史裏也有過一些不同的程序。當其初，生活艱苦，知識簡單，環境未由控制，合作的從成一部分是由於內心的恐懼與環境的威脅；文明展開以後，瞭解、同情、與合作的志願的成分就逐漸增加，多少替代了威脅與恐懼的力量。文明之有今日，自部落而國家，自國家而又擴充到國際聯合的格局，也不能不說是這一番變遷之賜。

討論到此，梅特教授就不能不論到俄國。至少他認為不能不，因為他多少有一種看法，認為目前國際局面的不易澄清，和平事業的難於着手，俄國的作用易合作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是澳洲人，在美國從事數學有年，而其專門的研究範圍又是工業中的人事關係，他對於這種看法可以說也是很自然的。但他與一般的英美人士不同，他對俄國沒有成見。他一面充分的承認在短短的三十年之內，俄國革新工作是艱苦的，其已有的成就也是鉅大的，同時也承認，要使近兩百個不同的民族與七八十種不同的語言鑄冶成一爐，且從而鑄出一個完全新型的社會文化來，在執政的人不能不講究權權，不能不運用威力，不能不以可能的外來脅迫，隨時向民眾提議，使知所警惕，使知所戒備，使知集權政治自有其不得不維持的理由。他更承認，二百個不同的民族裏，有一大部分是一向過着原始的生活的，唯其元始，要在短期內取得合作，完成統一的，這種利用威力與恐懼心理的政術，也就是比較原始的政術，不能說沒有用途。不過他也提出兩點希望來。一是這種政術當有一個止境，而考慮止境的時候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便已來到。他說到這裏便聯想到孫中山先生為中國所規畫的軍政、訓政、憲政的三個時期，而很體切的說，「大家到現在還不知道俄國執政的人是不是一已經看到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第三個時期的必然性與不可避免性。」俄國的人民，既有三十年的普及教育的啓發，遲早也不免有進入這第三個時期的要求，而這要求大概是無法拒絕的。梅氏這第一個希望事實上也是舉世很多人的希望，記得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前，英國拉斯基教授在他的「當代革命觀感」一書裏也曾經表示過，並且曾經加以料定，俄國國內外的脅迫一旦消除，選憲政的要求必會來到。

第二個希望是俄國到了。就俄國的内部論，一個選憲合作作的局面算是勉強做到了；就對外的方法雖然開始，做做的結果却是不容否認。但更大範圍的國際合作又如何？元始民族的經驗，若千古代文化的歷史，當代人事關係的研究，都告訴我們，「一個紀律、技能、合作很發達的團體或社羣，如果要維持於不散，勢必同時和其它同時存在的團體或社羣取得一個個協與持平的關係。」當代的人事研究又發見一點，就是，一個人的安全感和他的積極合作的區域成一個很準確的正比例，即區域愈大，調協與持平的關係愈多，則其安全感愈強固而不可動搖。反之，區域的自寬，關係的自絕，其結果，就個人論，必為活力的減少，就社羣論，必為散亡的先聲。英美人士素說俄國有一種羣羣隔絕了內外，大概梅氏也有這看法，所以這一番話是在勸告俄國，即為維持其極強的國防計，也應該早日揭開這重帷幕，而與其它的國家合作。國際的合作，比起國內的合作來，所可恃的更不是外來的威脅之力，而是內發的志願之力。

第二篇演講的內容比較簡單。梅氏把文化與文明分開

了說，文化是各別的，文明是綜合的；文化是民族的，文明是人類類的。就西洋的演說說，羅馬亡以後，曾經把各種文化收拾起來而綜合成一個文明的是基督教。基督教有它的天國的信仰；各種不同種族、文化、語言、職業的人，儘管地位權勢大有高下，生活利益的分派大有不齊，總以為這些區別與差異是屬於這一世界而不關宏旨的，更要緊而值得爭取的是未來的世界。這未來的世界如何爭取，又爭得了誰的，是另一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凡屬同一信仰的人都合作了，終於造成了基督教文明。

自古起，有教會必有學校，學校必設宗教三科：文法、邏輯、修辭。民智於是逐漸開放。不過民智的開放也就是問題的開始。智慧之果是苦了，但人也從此離開了那合作的。科學的發展，飲水思源，雖不盡由於教會，尤其是在一點上，就是，從不作最後的論定，宗教於一切世間事如此，科學於一切知識也是如此。但一旦科學發展到充分程度以後，教會的權威與天國的信仰，前者既失諸專制，後者失諸單純，而兩者又俱失諸與神道剝離不濟，終於站不住了。這些站不住不緊，獨惜它們所感者的一番人類普遍合作的信念也由削削而動搖，由動搖而趨於沒落。從十六世紀以至今日，我們很快的開始下降。從一個真正的文明下降到一堆不相聯繫以至於互相水火的文化。是梅氏的一個結論。也從十六世紀起，物質的發見，技術的進步，經濟理論的畸形發展，個人利害觀念的變本加厲，所促成的種種現象，是門戶壁壘，是界限，是鴻溝，無往而不與合作的信念相刺謬，無往而不已趨衰落的文明作進一步的摧毀，於是便有了今日的百孔千瘡之局。

據氏的分析大致與二十多年來若干主要思想家的相同，例如第一次大戰後的美社會學家愛爾和特，與第二次大戰後的美哲學家路特林。不過他的解決方案不同，他不主張宗教改造，更不主張設法恢復教會的一統的力量。宗教而能改造，就人倫的大題目重整旗鼓，他是贊同的，並且表示極遺憾供給有倫的資料。不過他認為我們總須尋求一個替代的事物，我們應當把近代人本組織所奉奉的種種因素先有一番親切的認識。今日之下，唯有充分的理解才可以替傳統的信仰。他接着就提出必須解答的三個問題來，固然是主的，一套是副的：一、人羣的種種經濟與物質的需要所引起的科學與技術問題；二、人羣有效的交通與合作所引起的科學與技術問題；三、一切經濟與人事活動的有系統的安插所引起的組織與倫理的問題。這些問

題有了充分的解答，才可以激發合作的願力，才可以產生真實的合作，一切團體的活動與夫人與人羣與軍的相與才可以免於內心恐懼的脅迫與外緣基力的抗拒。梅氏在這段話裏還有一句警句：「武力的手段是毫無例外的屬於一露馬脚」一語的，因為組織不完全，因為對組織的原理瞭解得不夠完全，才露此馬脚。

梅氏教授這兩篇演講的內容與其文說的程度，我大體上都贊同。兩篇只有一個主意：就是尋求人第相處與合作的新途徑，而廣汎的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政治離不了合作與組織；合作與組織的願望是一事，其能力與技術又是一事，必須兩者具備，合作與組織才成爲有效的事實。哈佛大學從事工業研究多年，梅氏又是此方面的一位中聖人物，宜其認爲研究的結果對於其它的人事關係、集團活動、應該有所貢獻，所以他在這方面的議論比較多，而兩篇演講也因此而取得了一個總題目，「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這些，我都表示同意。不過有兩點還是值得提出來商討的。

很多人認爲目前國際合作的困難是由於俄國的不肯推誠相與；俄國有幾層圍着，俄國人多猜忌恐懼的心理，深怕「資本主義」的國家壓迫侵佔了他們，使「共產主義」的試驗功效垂成。梅氏教授似乎也有此種看法。不過有趣的，是可能俄國人對美國未嘗沒有同樣的看法。美國人的赤色恐懼近年大有增長，是一個不可諱言的事實；恐怕的心理是和濟居心理有密切聯繫的；此種心理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一種反赤的嚴密也自不免張設起來。這一層互相告訐的官司又將懸誰出來公斷呢？替美國設法，要不被俄國人的反唇相稽，似乎只有一條路，就是把國內的經濟生活，特別是在分配一方面，安排妥貼到一個程度，使赤色的宣傳鼓動無從發生效力。做到了這個，自己獨立於不敗之地，而上文那一類批評俄國的語，就可以說得十分響亮。做不到這個，則是後的不公之斷還須訴諸戰爭。此照閣按者一。

人羣合作有兩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一是合作的志願，二是合作的知能。這兩個據氏分別討論到了。但在他的結論裏，他所申說的只有一個，就是知能。志願如何激發培養，他完全沒有提到。知行合一，能知即能行，是一個在哲學上向大有爭論的問題。以常論之，似乎知者未必能行，行者未必真知之例子比較要多得多。行的問題牽涉到意志、情緒、信念，似乎不能由理智來激發節制。且即

使知行真能合一，試問據氏所提出的三套異常複雜的問題而論，真能洞察的又有幾人，目前固然無幾，前途又能增加多少。換言之，這幾套問題的瞭解與答覆究竟是少數專家之事。就大多數人言之，恐怕還須仰仗一些共同而比較單純的信念。

基督教誠然是過去了。前途它還可能不少的忙，但要恢復到古時代那種一元的局面，誰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多人所不贊同的。然而一種替代的事物又在那裏？我們認爲梅氏所建議的也只能幫忙，而不能替代。我們不能不承認基督教衰落以後，西洋社會裏是缺了一種很重要的東西，是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空白，這空白也不是梅氏的藍圖所能填補的。俄國自革命以後，西洋社會裏是缺了一種政治與經濟理想與信仰事實上是正孤着這個空白，想把空填補，第二次大戰以後，這引空白的過程更是加速了不少。我們贊成不贊成這種理想，以及蘇俄的種種措施是不是真照這理想，都是一些不相干的問題，相干的是這一派理想已經發覺乎成爲一種宗教，就一部分的西洋社會以至一部分的世界而說，它已經逐漸的取基督教與其原有的宗教而代之；傳說的人雖不必用宗教之名，聽取了它而奉奉服服的人所受用的卻是宗教之質。

梅氏斤斤於俄國實際措施與共產理論的名實不相符合，又再三說明俄國所用的技術是原始的，所已完成的國內合作是由強制的方式得來的，而於其整個系統的宗教性卻似乎完全沒有理會。他似乎根本沒有瞭解他所討論的事物畢竟還是類小的節目。大節目是一無階級的社會一類類的信念與希望，即此一個信念已足以感召很大一部分的人類，使他們團結，使他們合作。換言之，這信念是多是少打動了這些人的團結與合作的願力，至於政府的威力與終究還是「天國」的因緣。說到「無階級的社會」，試問它和約翰與耶穌的「上帝之國」又有甚麼分別。若分別的話，這分別顯然是對「無階級的社會」一類的信念有利的，這社會是更清淨的在地上，是在天上，是人的，不是上帝的。

這一個信念與希望我們可以不接受，但可以接受而同樣以至於更足以感召團結與合作的信念又在那裏？我們可以認爲「無階級的社會」在事實上不可能，並且認爲此種信念從然引起階級以至於其它人羣之際的紛爭，但可能而又不致引起紛爭擾亂的信念又在那裏？我說這話，並不是說我們只有接受這信念的一途，而是說，如果基督教已經不合時宜，而共產與無階級的信仰又失之偏激，我們於梅氏教授提議工業研究所提供的建議而外，還須別尋替代之物。這是更值得商討之一點。



對日貿易開放與損害賠償問題

原作者：馬寅初
原刊處：大學六卷三期

盟國對日和約尚未訂定，損害賠償尚未實行，適自本年八月十五日起開放日本對外私人貿易，此乃駐日盟國總部所決定的。我國主管對外貿易當局則以此事已至具體階段，無可挽救，不再檢討基本政策，祇在技術上加緊籌備而已。監委萬傑等以一旦開放對日貿易，將予在生存上掙扎之中國幼稚工業以一大打擊，遂提出臨時緊急建議，請政府停止考慮，並中止派遣商務代表團赴日。就目前情形而論，這個建議是一劑對症的真藥。不料一般政委會於七月二十二日政務會議中曾對此問題加以討論，一、贊成開放對日貿易之原則，把監委萬傑等建議一擱再擱，把中國新興工業的命運乾脆斷送。

中日貿易與中美貿易，雖同是對外貿易，然性質大異。美國在戰前輸入中國的大部，是我國所缺少的原料，牛製成品及機器等生產工具，雖不與我國的工業立於競爭的地位，其輸入的數量且與我國工業化的程度成正比。至於日本輸入的物品則大部份是輕工業製成品，適與我國工業

出品立於對立地位，且這國對立隨着工業發展的速率日益尖銳。現日本的電工業與軍需工業，受到極大的限制，今後日本所能表現者，惟輕工業而已。若一旦門戶洞開，以基礎遠不及日本的我國輕工業與之抗衡，未有不相形見绌者。中日衝突的焦點，在紡織業，故紡織利之初，美國原定的計劃，是以三百萬担美棉幫助中國建設紡織業，藉以奪取日本在南洋羣島的市場，即以售價所得，歸還貸款，此後還可連續開辦，發展中獨的棉業，預計若干年之內每年可得三萬六千餘萬的外匯。情這估計一到宋子文的手中，以一念之私，遂致擱淺，以後專從事組織中紡公司。中紡去年的盈餘除八百萬繼續國外，尚有二千八百萬的公積。如今這個公積在工業界款風作浪，惹起兩家半官半商國家的銀行之競爭，各組織似的公司（如機器製造廠之類）以為爭奪這筆鉅款的手段。

當勝利之初，美國確有幫助中國復興以之替代日本在遠東的安定力量。按他的計劃，於若干年之內，中國的棉紡織業出品，除供給中國國內消費外，尚可獲得三萬三千萬美元的外匯。他如毛紡業，原定澳洲羊毛與中國豐富的廉價人工合作，近則變更方針，經美國的介紹成立日澳協定。靜察美國的用意，是在直接間接援助日本帝國主義之復興，把日本編入美國戰時經濟體系。這與美國以戰略服從戰略的方針，固是一致的，但把中國的安全忘掉了。

日本對中國應如何賠償損害，向未有切實解決的辦法。損害賠償，雖然是對日和約中的一端，然處置得當，對於吾國復興前途，可發生極大的作用。查我國所受之損失，應向敵人要求賠償者，不外有下開三種：（一）全部財產，（二）生命之損失，財產之消滅與毀損，及因戰爭引起之身體之殘廢等間接無形之損失，（三）敵人在淪陷區所收括之人力與物力資源。上述三種損失之計算，第一種因有籍可稽，計算容易，第二種可用直接調查方法得到。因前二種損失之計算，已由政府編類舉辦，不必贅述。本文所討論者，僅限於第三種損失之計算。此項損失之計算是最繁瑣，而且不能用直接方法計算的，因為用直接方法計算，有許多困難：第一由政府派人到每家去調查，是不勝其價的，由人民報告，也有諸多報少或失真之弊。如果由地方政府報告，不但零碎，更因限於經費，難免不奉行故事，潦草塞責，同時因物價不穩定，亦無一定標準可遵循。如今事隔二年，再去調查，又有證據損失之虞。因有上述種種困難，故直接調查法，是不能應用的。如果應用間接法，則無上述各種弊病，而且抗戰以來，京滬以及淪陷區域各地，各家都受有相當之損失。今可由敵偽發行之偽鈔總數觀察，即可明瞭吾人所受到之損失共計若干。

按淪陷區之人力物力二資源之損失可分為：（一）價值收買，（二）直接掠取，（三）敵入借債收買——敵人備價向人民收買人力物力之代價，如偽鈔，即敵人在華北設立聯合準備銀行，華中也設立偽中央銀行發行偽鈔，收買淪陷區之資源，合計敵人發行偽鈔之總額，即可表示敵入收括物資之總數。而價值收買，又可分为數種，列之如下：

- 一、直接購買，即敵人在淪陷區直接用偽鈔向人民購買。
- 二、用偽幣或軍用券換法幣，再用法幣向後方如湖南湖北等地收購物資。
- 三、用偽鈔及軍用票，換得法幣後，再以此之資買外匯，然後向英美買軍火。
- （二）直接掠取——即敵人不經過價值收買之方式，用種種不法及強迫之行為，向各淪陷區收括人力物力資源也。敵入又可藉，列各種方式，以達其目的：
- 一、徵發式的征調——如淪陷區之編路及招商局之船舶人民之牛馬，均被徵入征調用作軍運。
- 二、沒收——即財物無償被敵入取去，如沒收人民私藏之金銀手鐲，寶貴之財物等，野如敵入將人民家中糧價亦掠奪，換奪，深恐其中有財物埋藏也。另一方式，即敵入將抗戰以前，各富人與銀行保管之貴重財物，均用武力方式強迫沒收。
- 三、信用——如人民之房屋被敵入佔用，而且將門窗樓板均行破壞，甚為可惡。
- 四、勒取——即敵入用武力，將民間財物強迫取去，行同強盜。
- 五、徵借——即敵入將我國存留於滬暨等備行之體稅收留，或將我國稅收國庫之公款，強迫取用。

上述二種，如淪陷區中，敵入檢去我國人力與物力之資源，應當於戰後，向敵入要求賠償者。除此以外，尚有下列數種之公債，因這人發行公債，用以收回偽鈔，譬如發行公債，一萬萬元，收回偽鈔一萬萬元，今收回後，又發行一萬萬元，事實上即等於發行偽鈔兩萬萬元。名義上雖是發行公債，也與發行偽鈔無異。故於計算偽鈔之總數時，應將公債計入。第二，即敵人不實行公債，向人民強迫借款，如強迫贖金之類，若有未清償部份，當然可以向敵人要求賠償。但此處有一點應注意的，即敵入向偽政府借款之數額，應當扣除。何以故？因敵入向偽銀行借款，其結果是發行何種。今既已計算偽鈔總額，如果將再將借款加入，則有雙重計算之弊。第三，即如強迫人民服役，如令人民無償，為之修築飛機場，運道路，此種服務是人力資源之一種，當然可以向敵人要求賠償。不過不能求得一精確之數字，只能令保甲長據實，得一近似之數目而已。第四，即公私財產之無償使用。上述財產之沒收，是指已被敵入搶去之財產而言。今

所積聚人無償使用，是指土地、房屋、器具、機器、車輛、船舶、飛機、道路、碼頭、倉庫、飛機場等等，未能取走者而言，但多被敵人損壞不能歸還原狀也。此種損失只能用直接方法調查而得，且必須令敵人賠償者。第五，即敵人利用其特殊之勢力，不照市價購物，如原值百元之物，今僅付四十元，下餘六十元，也在要求敵人賠償之列。

綜計上列所述，敵人應賠償吾國之損失，為：(一)全部戰費，(二)生命財物之損失，(三)人力物力資源之損失，將此三者計算出來，加得之總數，即係吾國向敵人要求賠款之總額。但此處有一點要注重的，即第三類應與前第一類，分開提議，因前第一類，是屬於戰爭之損失，應歸雙方負擔，尤其戰費一項，世界各國，有認為不能提出賠償之趨勢，故其要求賠償之理由較弱，而第二類與第三類則為人民之損失。國與國發生戰爭，其民無辜，今損及生命與財物，當然應該由戰敗國償，此屬天經地義之事，故其向敵人索取款之理由最為充足。

同時在計算偽鈔公債之發出，及收回偽鈔之時，應該注意其時期問題。因敵人發行第一年之偽鈔時，其購買力大，物價低，買去之物資亦多，而最後一年發行之偽鈔，則購買力較第一年低得甚多，故買去物資亦較少。第一年之偽鈔一萬萬元，與最後一年之偽鈔一萬萬元，雖數目相同，但不可相提並論。故計算偽鈔及公債價值時，應該分期計算，愈趨愈妙。最好每月計算一次，八年之期，共計為九十六個月。今舉一例如如下，如第一年敵人發行偽鈔五十萬元，第二年發行百萬元，但物價漲一倍，其實際之購買力，仍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等。第三年發行二百萬元，而物價漲四倍，同理也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同。第八年發行六千四百萬，物價上漲一二八

倍 (64,000,000 ÷ 128 = 500,000)，與理也與第一年之五十萬相若。故八年發鈔總額為一二七五〇萬元。如果以第一年為基期計算，則為八個五十萬元，共為四百萬元。照此計算，方為合理，因係將物價變動之因素除去。如果將一二七五〇萬總額，依第八年底物價換之二八九倍計算，則敵只須發出第一年幣值之九九萬，對敵人是太便宜，(1280 ÷ 128 = 10) 且不合理。故照應第一年四百萬幣計算，然後折合成美金，依當時大約幣鈔三元等於美金一元為標準計算，可得一百三十餘萬美元。以上所用數字無非示例而已。

至今當屬關於敵人賠款之問題，諒其如深。吾人真不解何以與復興有極大關係之賠款問題亦有嚴守秘密之必要。吾人追憶第一次大戰後，因對德人賠款處置不當影響甚大，發生許多惡劣之結果。應此先例，可為鑑戒，因此吾人對當時德國之賠款情形，不能不增加檢討，以資借鏡。因德國戰敗之際，各聯合國，乘戰勝餘威，向德國要求鉅額賠款，而且不憚國付此大數黃金，當時各聯合國，不接收德國之工業產品，而堅持要其付出黃金之原因，有下列諸點：(一)因英美等國工業國家，如大量輸入德工業產品作為賠款，有將本國工業摧殘之危險，(二)德國工業產品，堅固精緻，如國人皆喜德工業品。則本國工業產品，將不能推銷，余以為要求賠款之意義，消極方面，則要求公平賠款以作補償，而積極方面，則為警告戰敗國家，以防再啟戰端。而當時聯合國亦去道威斯研究德國賠款，依據道威斯計劃，因數額過大，為德國國力所不能負擔，後有格魯特計劃，將德國賠款數量，大為減少，但數目依然甚大，強迫德國賠償。

德國為覓此大批黃金應付賠款，乃將大量紙馬克在國際市場上出售，吸收國外之黃金，以作賠款之用，因當時僅有一般之外國人，以為馬克不久將恢復其原值，故樂意收買。以後馬克兌換，中外人士均有上當者。日本此次戰敗，欲仿照德國紙馬克之先例，恐難成功，因馬克有國際市場，而日幣則無國際地位。因紙馬克之逐漸發出，其價值遂向下低落，同時發生一如何以貨幣償付賠款之問題，茲舉例解釋之：德國進口五萬萬馬克，出口十萬萬馬克，進出相抵，尚餘五萬萬馬克之外溢價值。如將其價值對外賠款，是輕而易舉之事。故德國欲賠款，一定國外要有黃金存款，或有出超，二者必居其一。因德國既無黃金，又無出超，故只能將紙馬克賣與各國人士，以期吸收黃金價值。如此紙幣不已，紙幣虎尾有截穿之一日，故紙馬克逐漸跌價以致無人收買。故賠款是一個問題，如何償付又是一個問題。德國因鑒於賣出紙馬克之辦法，既已不行，乃將工業產品賤價輸出，用傾銷方法大量輸往英美各國，英美毫無理由拒其進口。初英美各國，恐懼其工業品之輸入，後終究無法阻止，而影響及國內之工業，使物價低落，成為世界經濟大恐慌重要原因之一，而德國因欲償付賠款，故不得不賤價傾銷，亦可謂用心良苦。不料因此引起經濟恐慌，因為各戰勝國亟亟希求使用賠款，而毫不考慮其方法，因而自食其果，乃致同歸於盡。因有此歷史之教訓，故各國對日人賠款問題，爭辯甚烈。以我國而論，因戰爭而發生之損失，不僅限於戰費，如英德固然屬於第三類之人力物力資源損失特別多，故要求賠償其有充分之理由。我國要求日人賠償，絕不可再陷上上次德國賠款之覆轍，而要求黃金。應以日人之電工廠等為對象，因電工廠必須由日人自己經營，以維持其生計。故吾國要求，以其電工廠等用作賠償，極為合理。同時電工廠等，對吾國之幫助甚大，可縮短吾國工業化，至數十年之期間。故絕不可要求黃金，因要求黃金，至為愚謬，不但

敵人無力付出，而且黃金已失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重要性。此次國際貨幣會議，所議決之貨幣制度如能實行，則黃金已不復如舊金本位制之幣材，其地位遠不如昔日。

儘管吾人所見如此，政府的辦法可就不然。聞日本重工業機器，可以分給同盟國者約有一千餘百萬噸，其中分給中國者不下二百萬噸。但還許多重工業機器與設備運至中國，無法利用，因而中國政府覺得分給太多，自動地減至七十萬噸。但七十萬噸亦不是容易對付的，於是只好減至四十萬噸。四十萬噸相去甚遠，然無法容納的苦悶，依然存在，故不得已遂自動地毀銷，減至十一萬噸。但因十一萬噸的機器尚無若落，所有外債，均充作內戰之用，不得不將與人民福利有密切關係的生產工具，悉數放棄了。據一般的推測，拆除日本重工業的設備，運輸與重建二項，需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方能估計到生產。政府中人認為此則實在做不到，所以乘機不棄了。

此外敵人在中國尚有大批財產，其中大半為輕工業，機器設備。在中國境內之輕工業設備，不能算為賠款，只能作為戰利品。現在我國財政收支不能平衡，財政上有絕大困難，如不及時整理貨幣，前途不堪設想，故又非即時應用此批輕工業設備不可。因此乃與賠款問題有一衝突之點。吾國今年預算為九萬三千餘(決算恐將四倍於此)，近乎天文數字，如不趕快設法整理貨幣，將法幣放寬，實有再陷德國上次戰後馬克價值驟跌之危險。故余在去年一月二月已主張，即從該日起，一面停止內戰，一面停發新鈔，而將日人在國內之財產，公開標價出賣，使國內有資本者購買，然後組織一新的公司，繼續生產，於是可將已發之法幣收回，以挽救經濟上之危債。此種財產既已標價於人民，主權已轉移，當然不能再以之(下接十八頁)

上海 東亞書社

承訂 · 經售

歐美原版書籍

手續簡便 · 取費低廉 · 交書迅速

~~~~ 備有各科分類書目函索即寄 ~~~~

承定書籍匯率依照款到日中央銀行公佈市價結算

·門市部·

上海四川路三二一號

電話 19136

·總社·

上海四川路中央大廈104號

電話 17615

·分社·

南京太平路二六五號

## 本刊增出華北航空版

自第二卷起在北平發行

本刊自第三卷起，增出華北航空版，由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廣實書店代運發行。增出華北航空版的主要目的，在減輕華北讀者的負擔。本刊現售三千元，但在平津一帶，須售四千元，（批發同業，因航空郵資太貴，故不得不售四千元）。我們現出航空版後，在華北一帶，售價即與上海相等，亦售三千元。使華北的讀者，每份可以減輕一千元之負擔。

##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

過去國外讀者常常來信，詢問訂閱價目。我們因為匯兌關係，始終未能決定一個適當的價格。現在決定：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平寄。（航空郵資太貴，我們勸國外讀者不要航空寄，以資節省。如其願寄航空寄，則請除訂費五元外，多購二十五元，我們當代為登賬，一年期滿後，多退少補。）（目前國外航空郵資，印刷品照信件同樣收費，每五公分為國幣二千元，本刊每本約重四十公分，每期航空寄國外，須國幣一萬七千元左右，全年須八十餘萬元，按照目前外匯價目計算，約為二十餘美元）

## 篇幅不增加·容納量增加

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增加篇幅。但此事困難太多，增加篇幅的結果，必須提高售價，同時增加航空郵費。我們為顧及一般讀者的負擔，不能實行增加篇幅的計劃。

又有許多讀者來信，希望全部用六號字排印，如此，便可多容納文字。但另外又有一部分讀者，覺得我們用六號字已經太多，損害讀者的目力，要求設法減少用六號字。

廣東番禺私立象賢中學的黃兌西先生來信，主張減少版面四週所餘的空白，每面多排幾行，每行多排幾個字，如此，在不增加篇幅的原則下，即可增加文字的容納量。我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現在聽了黃先生的來信，就決定實行。自三卷起，每面原排三十行者，改排為三十二行，每行原排六十四字者（小五號）改排六十八字。這樣，每面可以多容納了二百五十六個字；用六號字排者，每面可以多容納三百六十餘字。每期大約可以多容納六千字左右，也就等于增加了三頁。事實上本刊增加了六千字的排工與稿費，而讀者的負擔則未增加。

# 觀察

元千三第份第

日三十月九年六十三

版比六第星第

## 期三第



## 卷三第

專論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論徵用專門富室在外國的

韓德培

工業化過程中的技術問題

吳景超

人口

理想與計劃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

陳衡哲

一條出路」的前面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

留美八學生

出路

外論選譯

戰後中國教育

Nathaniel Peffer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觀察記者

哈爾濱歸來

(瀋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開封通信) 觀察讀者投寄

「聞一多的道路」

書評

徐述綸

讀者投書六封·觀察漫畫一頁

撰稿人

- 蕭雷趙魏錢鐘錢鍾君趙海西畢希有移東沉實交獲友德覺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啓迅之王下  
及德世覺端清邦維超海西畢希有移東沉實交獲友德覺克無白子廣純恩有啓迅之王下  
權培光民升康彥蔣宗孟緯通雷孟至守今蘇長秋德竹松琚數寬忌適華亞田有裕乾夜元中琳  
顧繁敦敏錢鍾錢鍾劉所趙葉楊思便會馮章黃張張張曹陳陳陳許馬徐胡季周沙李吳何任王王  
烈鏞文鐘歌能大光家公人斯昭友新正德忠印維術之君寅先美東學浩澤世永鴻靈芸  
羣乾齡琴琴川欣杰且豔超懷剛年論閣以銘昌叔掌禹稔判馮遠初盈驢林郊浚培霖昌倍萬墨生

撰稿人



### 依利莎白公主的婚禮

編者先生：英國公主依利莎白即將舉行婚禮，上海英僑發起籌資祝賀。每人送禮規定以十萬元到最高額，自從由英國駐滬總領事領銜的發起信在字林西報刊載以後，在很短的日期內，籌款即超過了一億元。假如不是以十萬元為最高額的話，則這個籌款的最後數額，定必驚人。我對於這件事深為感佩。英國人的那種說做就做的熱心公務的性格，又一次給我們以良好的模範，可惜一般人很少注意此事，更少有入從這種事情裏去反省深恩。

按照英國古時習慣，英王長女第一次出嫁時，人民應呈貢金。現在當然沒有這個規定。這次英僑發起贈資送禮，儘在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忠誠。因為他們送禮祝賀，不是祝賀平時依利莎白個人的結婚，乃是祝賀英國女儲的結婚，正如他們效忠於喬治六世，並非效忠於喬治六世個人，而是效忠於英王喬治六世一樣。王與王儲代表的都是國家，他們在效忠國家的意義下，效忠於他們的國王，及他們未來的女王。

但是我們也不要忽略：在英國人民方面，雖然效忠於喬治六世及依利莎白就是效忠於國家，同時在另一方面，被人民效忠的國家元首，亦應能以國家為重，以人民為重。我們常常在電影上看到，每當英王英后以及公主等出現在公共場所時，人民是如何的發乎內心的向他們歡呼？這種歡呼，這種雄渾的歡呼，我相信也一定深深地打動着英王英后的心坎，使他們隨時隨地想到自己的責任。英國人民固然這樣

向英國的元首效忠，而身為英國元首的人，也是兢兢業業，遵守國家的法律，愛護國家的榮譽，不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國家元首才值得人民歡呼，才能水運得到人民的歡呼！國人，當我這樣熱情地陳述我的感想時，不知你們是不是也有此同感。

一個愛國者 九月五日 上海

### 為什麼政府一定要開

#### 放對日貿易？

編者先生：關於開放對日貿易問題，全國工商界幾乎一致表示反對。但是政府一意孤行，毫不顧全民意。為什麼政府如此堅決，一定要開放對日貿易？許多人都摸不清這裏面真實的什麼。大家祇知道政府跟着美國走，美國要我們「開放」，我們不得不開放。例如九月四日上海新聞報載上海市腳踏車同業公會為輸入日貨腳踏車二千輛事，往訪中信局易貨處經理，有所請求，據稱：「奉帥批部原來開給腳踏車為數極巨，業經婉拒，始僅進口二千輛」云云，可見我們政府，確已完全安全捏在美國人手裏。但是除此一點外，據我所知，政府之所以堅持開放對日貿易，還有別的重要原因，據傳，政府希望從日本購買若干軍火，故非實行開放對日貿易不可。

陳郁文 九月五日 上海

### 前後兩種談話

編者先生：魏德邁來華以前，國府副主席孫科於六月二十二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最主要的意圖是：假如我國不幫助中國，中國就要倒到蘇聯手裏去。現在魏德邁走了，陳立夫於九月一日向南京新民報記者發表了一次談話，原文如下：

「除去依賴心理，恢復民族自信心，實為當今之急務。自革命以來，無時不以自力更生的精神，作不懈之奮鬥，而卑視無恥之依賴心理，兩年以來，始有此現象，至今為烈，外人之喜一怒竟可影響物價之漲落，投機商人惟利是圖，其可恥固無足怪，而知識分子亦竟有以告洋狀為得意者，是則可悲耳。昔人云：『無求於人，斯貴』，求於人故為人所賤，自討『慙而無禮』之毀罵耳。」

我們幸而孫魏兩氏前後所發表的話談不禁發生會心的微笑。

任叔微 九月二日 北平

### 「中韓調查團」！

編者先生：讀了貴刊二卷二十四期吳世昌先生的「試論美國的「中韓調查團」及我國的反應」一文以後，不禁毛髮悚然，汗顏落地；但是仔細冷靜回想一下，我却更感到了心悸，失望和悲痛！

我是一個大學生，對於這次雖然而來的「中韓調查團」雖然沒有什麼好感，可是也沒有強烈的情緒，讓願同學，也好像若無其事似的毫無愛憎。如今，讀了吳先生的文章，我相信，的的確確地相信，我們全是「他」似乎，抱歉得很，並未想到「中的「他」啊！」

我們為什麼這麼麻木？這麼沒有血氣，沒有自尊心？四強之一的國民固然不敢傲然自居，但是比現在的朝鮮總該高明一籌吧！然而當美國朋友來給我們「調查」的時候，把我們排在朝鮮一起的時候，我們竟默然無語，一若理所當然；但是，我們，我們還必竟又添為未來中國的主人！想到這裏，我沒有什麼話說，我的前途，中國的前途，都全是一片黑暗。

然而在我和我同學說到這事時，我竟又聽到一個更使我哭笑不得的新聞，並且還得報紙的轉載。

據說，當魏德邁光臨北平的時候，剛了將近半年的某某北平分院的學校合併問題，竟蒙該院負責同學自動上書特使請求調解。

寫到這裏，我再也不知道寫什麼好了，先生，請你們指給我一條光明的路吧！

許杰 九月三日 天津

### 以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又一報告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欄載：青島偽幣廠經理局把青島幾個大廠讓給國民黨所組織的實業企業公司經營。天津亦有四個大廠，即東亞麵粉，東亞烟草，中華火柴和協和印刷四廠也被漢奸組織的恆大公司接收了。其中協和印刷廠早經行政院撥給天津工商商場，現在也被他們強奪了去。聽說廣州濠洲城等處都有同樣組織，一共有四十多個單位。從事「在國家財富變為一黨私產」的工作。

楊伯常 九月三日 天津

### 今後讀書步驟

編者先生：本年考進錄將達十五萬人，全國各大學共取錄不過兩萬人。落第同學中必多聰明才智之士。十年書下，萬里跋涉，其所付出精神與物質之代價更不可估計。同時傳聞國防部訓練局與教育部將大批保送青年軍同學入學（中大有四百名，復旦有五百五十名），不經任何考試，即正式就讀大學，何其容易？而取錄又如此之少（為正式取錄生之半）！此舉誠將令千萬投考者不取之同學，既獲進，又灰心！此後投考之步驟之首為「投考從軍」，然後才是一黨武裝文一。當局用意何在，明眼人自當一目了然。

張光餘 九月六日 南京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一、四四四二

本埠零售：每册三千元。  
國內訂閱：平寄先付四萬，掛號

或航空先付五萬元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一號



本期作者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吳景超：清華大學教授  
陳寅恪：著作家  
李克佐等：留美攻農學生  
徐述論：清華大學

# 歐洲仲夏夜之夢

費孝通

自從六月五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了那篇已成歷史文件的演說起，到英國發生金元荒的當前局勢止，大約已有三個月。這三個月裏，歐洲的風雲，變幻多端，使我們住在消息阻隔的遠處，不免眼花繚亂。其實不但在中國是這樣，就是在電訊迅速，報導周詳的歐美，以事後看他們各種各色的言論，也使人有同樣的感覺。

這篇演說發表之後，在美國當時，據說很少感覺到它的重要性；但一傳到英國，却變成了頭條新聞，從左到右各種報紙和刊物都好像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最熱烈的是英國政府，外相貝文親自到法國去會晤皮杜斯，儼然是世界風雨有了轉變。莫斯科的官方報紙最初的評論是採取抨擊「美國帝國主義」的態度，但是等貝文採取了行動，也變成了靜觀。歐洲各國左派的言論跟着看綠色。莫洛托夫給貝文和皮杜斯邀請的回電：「對於歐洲各國當前主要問題在於最快可能下從事復興及發展他們的經濟一點深表同意」，傳出之後，英國下院議員高興得拍起手來。在左右輿論休戰狀態下，巴黎三盟會議開幕了。那是六月底的事。

英國當時的輿論，雖則大多擔心這會議的前途，但是差不多一致表示着「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意思。工黨的「論壇」周刊曾說：「如果蘇聯和西歐不能獲得協議——成敗尚屬未定——我們並沒有簡單的選擇。歐洲維持着分裂，對於東西雙方都是極嚴重的。我們並不是選擇一個全歐的馬歇爾計劃，還是一個西歐的馬歇爾計劃。如果東西雙方真的分裂了，對於西歐將發生新的政治和經濟的困難局面，使他在西歐的範圍內都不易從事於整個的經濟建設。這是個重要的關頭，極重要的關頭；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六月二十七日）

但是巴黎會議失敗了。蘇聯退出了馬歇爾計劃的範圍。這時英國的輿論開始責備蘇聯。蘇聯的輿論也很清楚地一致認為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變相，想用經濟力量爭取東歐國家，使他們「反蘇」，而且將損害歐洲國家的主權。

貝文和皮杜斯似乎毫不顧慮這種抨擊，向歐洲各國發出請帖，開會討論接受馬歇爾演說中所提出的「自助乞援」的方案。那時在所謂「鐵幕」之東的芬蘭、捷克很表示了一點猶豫的神色，但是莫斯科接洽就召見了東歐各國的首長，在很迅速的會談下，成立了莫洛托夫方案。東歐和西歐在不同方案和計劃中開始分裂的說辭了。從那時起世界輿論也分了雙疊。凡是說馬歇爾計劃不是帝國主義陰謀的就被指為「反蘇」或有「反蘇嫌疑」了。同樣的，即在在素來傾左的英國刊物上，也把歐洲分裂的責任推向蘇聯，認為莫洛托夫有意要阻礙歐洲復興。兩大之間似乎已沒有了中立地帶。主義的界限森嚴，一若另一次大戰即在眼前。

但是七月份過去了，金元荒的風暴在八月上旬逆襲英倫。英國的輿論逐漸鬆了陣線，認真討論到馬歇爾計畫是否有助於歐洲復興的問題了。他們開始比較客觀的提出蘇聯為什麼不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理由了。尤其在美國其金元努力威脅英國社會主義的時候，英國輿論顯然有了轉變。在這些材料中，我們在遠東的人，也可以逐漸看出過去在「主義」煙幕下所存在的經濟事實。

政治原不是「意氣」，而是「生存」，是「實利」。莫洛托夫毫不加保留條件地帶着專家，悠悠飛到巴黎，似乎不是

「存心搗亂」，而是具有積極的目的。捷克取消參加的諾言，也不是單純的受了莫斯科的「訓令」，而是有實際經濟上的打算。英國的熱烈，法國的亦步亦趨，似乎更不是衝動，或是參加反蘇，也有他們不得不然的理由。觀我根據這兩個月來所發生的變化，并作一虛分析。

### 英國的苦衷

「馬歇爾計畫」一詞並不是馬歇爾自己提出來的，開始用這名詞的倒是英國人。事實上，馬歇爾並沒有計劃，歐洲也並沒有真的提出了個計劃。至今，這還不過是一個空名。馬歇爾所表示的祇是一種意向。

馬歇爾在哈佛演說中表示：歐洲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有日趨惡化的情勢。如果歐洲要得到美國的援助，必須先行自助。「復興歐洲是歐洲人的責任。復興計劃，我想，必須由他們發動……政治的感情和偏見不應存乎其間。」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勸告，可是在這勸告中却暗示了美國願意成全復興歐洲的努力。再說得具體一些，他暗示了一筆很大的借款。

這暗示激動了英國。為什麼英國一口咬定這暗示，認真的做起計畫來呢？——這是我們瞭解「馬歇爾計劃」的線索。

五月底工黨在馬蓋德舉行年會。雖則有一部分少壯議員在「向左看」的小冊子裏警告政府：如果繼續現有的尾美外交，英國經濟將要發生困難，但是工黨的官方却還充滿了樂觀空氣。Noel-Baker 的主席致詞中一再說：「輸出已達到預期的目標，」工黨政府在過去兩年中已把英格蘭銀行和基本實業國營化，遏制了物價的高漲，房屋問題已部分解決，消弭了罷工，煤的產量也已大為提高。而且他說，工黨政府的目标是使具有分裂危險的歐洲團結起來，努力建立國際間的合作體系。向歐美國國內，工黨的壯健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在因議員出缺而舉行的地方選舉中，工黨依舊把握着他們的勝利。六月七日的一「經濟學者」周刊中說：「上星期的工黨年會裏有一件事實是無可爭執的，就是在本屆國會任期結束前不會發生普選。」這是說工黨政權非常穩固。

可是在這年會裏也透露了一點不太吉祥的預兆，那是財長的呼籲節約。英國人民已經在過着十分緊縮的生活，而唐爾頓却還在要求東緊肚帶，他的理由是要避免金元外匯的枯竭以致不免再乞援於美國借款。在當時聽來是一種「未雨綢繆」的打算，也是配合於一部分少壯議員獨立外交的要求。事實上是很清楚的，除非英國能自力更生，絕難自拔於「美國計劃」的地位。

這時間從森遊歐回美已發表了他恢復租借法案性質的對歐大借款的言論，

可是他加上了個條件，就是債務國必須放棄社會主義的措置以獲得美國的「信任」。「政治學家」周刊在六月七日在評論唐爾頓的警告中說：「當然，這是可能發生的，如果急需金元的國家沒有其他方法來應付他們的需要時，祇有屈服於美國國會的割肉條件。這是可能的，但是，明顯的，英國工黨政府決不能容其發生，除了自殺，怎能考慮這可能？」

英國人會熱漲莎士比亞割肉回債的故事。社會主義的政府想靠美國的施捨度日，這悲劇勢難避免。前年英國向美國的借款早已簽定了割肉的條件。這條件是英國所欠別國的帳得因債權國的要求用美金償付。如果英國輸出充斥，這條件是不會作祟的，但是英國原是個人超國；如果這貿易差額都要用金元去填補，這就成了一個巨大的漏洞了。當然，如果其他各國有着充分的金元外匯，或是無需向美國清理帳目，英國也不致「割肉」。可是，自從美國租借法案停止，華後救濟計畫結束，歐洲以及其他各國倚賴美國的供給却依舊，惟一大宗的美匯是那對英借款，於是英國最後竟成了供給美國的大主顧了。換一句話，英國所欠各國的債務都得用美匯來清理，這有限的十二億五千萬磅的美匯，怎能不加速的消耗呢？

工黨政府不願「自殺」，但是怎樣去保持這日漸加速消耗下的美國呢？唐爾頓在五月底工黨年會裏的節約警告是從這個嚴重考慮中發生的。六月五日馬歇爾的演說正在這時候傳到英國，工黨政府怎能不險觸了電一般的雀躍起來？馬歇爾的演說在貝文和唐爾頓聽來是美國將不以政治條件向歐洲放款。如果他們的解釋是正確的，這自然是「羅斯福死後美國政治家風度的初次表現」了。六月這一個月就在這「世界是否趨向變風向」的課題下引起了觀察家的緊張心情。七月二日莫洛托夫宣告不能接受「馬歇爾計劃」才澄清了這局面。歐洲已告分裂。在我們話分兩題之前，先回頭看看美國。

### 馬歇爾計劃被擱置

「我們預料他們祇跳那麼六呎，再也沒有想到他們竟平地一跌就是六呎。」——這是美國 Washington Post 對巴黎會議的批評。這等於說：「他們却這樣認起真來了！」

自從莫洛托夫指責馬歇爾計畫是杜魯門主義的偽裝，是反蘇計劃之後，有一部分輿論就竭力發揮這種觀點，認為「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的」。我並不否認馬歇爾計劃實現的時候，有這可能，但是把美國看成一個清一色的反蘇集團，在事實上也不是正確的。美國和其他國家一般是個政治的複雜體，包括着各

種不同，甚至相矛盾的利益。美國在這一點表示得特別清楚。他們的政策因為和利益團體的爭逐聯繫得密切，所以常給人以沒有一貫性的印象。因之，用了缺乏彈性的公式去看美國政治是不夠的。以代表大企業利益的共和黨說，他們對於蘇聯是討厭而且畏懼的；他們主張強硬外交，但是他們却為了要減低所得稅，亟力的要縮緊政府支出，甚至強硬外交所必需的軍費支出，他們也在打折扣。在政府本身，行政和立法兩大機構就分在兩黨手裏，磨擦和矛盾是公開的。行政各部門之間步驟常不一致，甚至在同一部門裏，各行政長官的意見也有很大的歧異。國務院本身的分枝會經發生過很嚴重的風波。馬歇爾擔任國務卿之後第一件工作是整理國務院，使美國在外交上有個「政策」。——我們忽視這些事實，而認為美國政府的一舉一動都是在「對付蘇聯」，結果自難免於自誤誤人。

馬歇爾在發表那篇演說時心裏有什麼打算，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他所說的看，和杜魯門梭希士的聲明是無可抹煞的。如果假定馬歇爾早已胸有成竹，設下了個圈套，祇等蘇聯上鉤，則他的同事財長史奈德就不應在巴黎會議剛開幕時，表示美國並沒有對歐放出巨款的打算。更不會在歐洲東西分裂之後，西歐集團趕緊製選經濟方案要在九月一日交卷時，杜魯門和國會同意在明春之前不召集特別國會來考慮這援歐方案了。

我願意承認說美國目前大企業利益勢力龐大，會使美國走上帝國主義的路上去，他們不主張國際在蘇聯存在時代建立和平，因之，馬歇爾的本意不論怎樣，實現的「計劃」可能走不出「梭希士」的前轍。還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低估了，或甚至抹煞了，美國的進步勢力，否定馬歇爾計劃不能成爲達到世界和平的一個步驟，却不是正確的看法。歷史是人的事，事在人爲！美國進步人士如華萊士等的歡迎馬歇爾演說，並不是曲解事實，而是現實政治裏的敏捷行動。我們應當明白的是「馬歇爾計劃」到現在還不是個「計劃」，今後的幾個月內美國政治的活動才能決定這計劃的內容，內容甚至可以是一個零。

「新政治家」周刊八月九日有這樣一段話：「當歐洲在辯論馬歇爾援助諸國的動機時，美國人却在辯論他們是否應使這諸言成爲事實，如果成爲事實，動機又應當是什麼。在美國人心頭並不像貝文或莫洛托夫一般那樣已有成見。馬歇爾「計劃」的內容和意義在目前是一九四八年競選的題目。」——這使我們回想起六月二十二日拉斯基教授的話了：「世界已不堪聽任歐洲之前途爲美國政治舞台之足球。」

在美國說「政治」是指「競選」。美國的選舉也是真頻繁：二年改選一

次下院和三分之一的上院，四年改選一次總統。明年又是大選之年，一切重要的政策都會影響選舉，在沒有把握住選民的意向之前，想競選的人，誰也不敢下注賭本。大選年照例是政治上最沒有重大決定的年頭。這可能要增加美國人每年六十美金的長期大借款絕不容易在選年頭決定的。

貝文明白這個道理，他急急忙忙，席不暇暖的飛到巴黎，更在異常的倉促中和莫洛托夫決裂，又趕快要在九月一日之前提出全盤西歐復興計劃來，他爲的是爭取時間。依他的計算，這計劃必須在十月裏實現，否則希望就渺茫了。「新政治家」周刊在七月十二日曾發表過一個預定的日程：九月一日西歐復興計畫提交美國，經過國務院計畫委員會審核之後，再交總統特設的美國資源調查委員會去覆審，看美國有沒有力量答覆歐洲的需要。所需時間至少一個月。十月裏，發動全國輿論召集國會特別會議通過這方案。

這打算，一方面而是顧慮到明年是大選年，可能受競選影響，不易通過這龐大的借款，另一方面是爲英國本身的需要。美債在十月底可能告罄，金元荒的風暴在七月中旬已經有了預行警報。而且今年冬天，歐洲的糧食和燃料如果得不到美國的接濟，勢必引起嚴重的災荒，政治的結果，無從設想。十月是個關口。

這如意算盤裏也按下了貝文和莫洛托夫決裂的契機。美國現在的國會是通過梭希士法案的反蘇國會。如果在馬歇爾計劃裏包括了一筆給蘇聯的貸款，通過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貝文當然記得美國停止向東歐國家貸款的事，他是否將爲東歐國家向美國去說項呢？美國如果提出政治條件，他有把握可以讓東歐國家接受麼？如果沒有這把握而同時又得爭取時間獲得選舉可以避金元荒的續命湯，他自然不會急於拉攏莫洛托夫了。莫洛托夫的拂袖而去，貝文倒可以鬆了一口氣。

貝文的善觀顏色並沒有使他的算盤如意打出來。美國國會議員們對於馬歇爾的演說顯然並不熱心。馬歇爾已感覺到輿論的冷淡，所以在鹽海城州長會議裏重申援歐的急切需要，還是在莫洛托夫離開巴黎之後的演說。他警告美國，如果坐視歐洲局勢的演變，「美國將面臨一個本身國際地位的激烈變動。我請你們最慎重的考慮這演變對於我們美國未來的繁榮和安全的涵義。」西歐十四國在和諧的空氣中結束了他們的合作會議，盼望華盛頓的報端時，在七月十五日，杜魯門却發表了和國會領袖同意在休會期間不爲復興歐洲問題召開特別會議的消息。這一盆比冰還冷的水澆到了興怨怒的西歐國家的頭上。如果馬歇爾計劃是杜魯門主義的偽裝，如果這是反蘇的經濟戰，我很難理解在蘇聯選出巴

賽會議，西歐國家已經出了頭的緊要關口，曾被認為反蘇十字軍領袖的美國國會在這時候拆台撒手，連精神上都不給英法打一點氣的。

杜魯門同意國會領袖延緩撥款計劃的討論是因為他並沒有把握在特別會議裏通過馬歇爾計劃的可能。這件大事，歷史上空前的和平時代的貸款，非經過一次人民直接在選舉裏表示意見的機會，誰也不敢作主。所以他表示將在國會休假期間從事於「教育人民」運動。不論前途如何，在今年之內，美國貸款歐洲的希望是落空了。

馬歇爾計劃的被擱置對英國的打擊是太嚴重了。「旁觀者周刊」七月十八日說：「哈佛演說之後事態的變化這樣的深刻，已使人很廣泛的覺到，如果馬歇爾和國務院的政策現在一旦翻案，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欺騙。」

素以慎重和自負的英國外交，這次是下錯了棋子，有苦說不出。七月十九日「經濟學者」周刊露骨的警告英國人民說：「馬歇爾計劃一詞對於英國人民包含着一個嚴重的危險性，這危險性相等於一九三〇年時代『集體安全』那個名詞——在存在之前誤認為已經是事實了。」

這警告發出不久，金元荒的風暴毫不容情的襲擊英倫，展開了肅殺蕭條的歐洲之秋。回首過去三月，竟是一個「仲夏夜之夢」！

### 難洽的西歐

讓我們回過來看看歐洲。

西歐合作會議雖則在和諧的空氣中進行，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難於解決的問題。最基本的是歐洲分裂之後，西歐不能成爲一個有能力復興經濟集團。這裏我祇要重提上面所引「論壇」周刊在巴黎會議沒有失敗之前所說的話就夠了。「失敗的代價簡直是不可能計算的。」

原來，歐洲東西兩部在經濟地理上是不同的。包括在西歐區域裏的經濟中心以往是以魯爾的煤礦做中心發達出來的工業基礎，在食糧和工業原料上並不充足。現在英美法所占領的德國整天在鬧糧荒，假如東歐的糧庫被封鎖了，西歐的食糧祇有倚賴海外供給，主要是美國和加拿大。這幾個海外的產糧國同時却有很高，比西歐更高的，工業水準，他們不需要工業製造品。於是問題也成了用什麼東西去購買美加的糧食了。工業原料自給都不夠，當然談不到輸出。

——這是西歐單獨復興的基本阻礙。

假如美國決定來援助這本質已經不平衡的西歐了，美國能出多少力量來援助呢？現在我們還不知道西歐復興所需的總數。依美國下院外交委員會的猜測

，蘇聯除外，歐洲十八個主要國家除去了他們手上所有黃金準備和美債，一九四七到四九的三年中一共需要一百七十億美元。每年得借出五十到六十億元才能滿足歐洲的需要。美國當然還要顧到南美和亞洲，如果一起加起來，將要在美國全部輸出的二分之一以上。美國人民肯這樣慷慨的貸出這筆款麼？從經濟着眼，美國如果不貸出這樣大的款，輸出即將降低，可以影響國內的就業。但是解決這生產過剩的問題，也不祇有對外貸款一法。美國近來已有保持國力，用國內市場來代替國外市場的想法。政府可以創造購買力使生產力不致下降。一般的猜測，美國即使決定向歐貸款也不會是很大的數目。可能的是美國國會授權政府轉讓物資，不是美金，而且限於剩餘的物資，有一點像轉讓剩餘的軍火。八月九日「新政治家」周刊說：「在歐洲需要最大的時候，美國的援助可能是最小的。」

如果美國不能求必應，並不能充分的滿足每一個國家的需要時，西歐策讓中爲了個別的生存要求也必然要起爭執了。英國在貝文從巴黎回來時，已經有人問他：是否將犧牲英國去成全歐洲？從整個歐洲看經濟情形，最嚴重的當然不是英國，也不是法國，而是德國佔領區。可是英國人民是否願意等德國人生活提高到和他們差不多時，再輪着自己呢？口頭上儘管可以抖擻自私；每天吃飯時沒有肉，冬天到了沒有煤的時候，好聽的名詞是吃不飽穿不暖的。

英國在金元荒的風暴下已開始想單獨和美國商量借款了。這單獨行動顯然和巴黎會議的精神相違反的。如果英國單獨行動發生了結果，試問其他西歐國家還肯不爭先解決自身的急切需要了麼？

即使這離心力量能不致強大到個別叛變，西歐復興計畫裏還有一個很難重蹈的暗礁。我已經說過西歐的經濟地理中決定了魯爾區的重要性。而魯爾區却是在佔領之內。爲經濟打算，魯爾的工業必需恢復，尤其是煤礦。這一點是沒有人能否認的。但是這却牽涉到政治問題了。英美法三國觀點的距離相差很遠。法國根本上是反對復興德國的，兩次戰爭的經驗使他們不能不把安全列爲第一。他們要求把魯爾的煤運到法國來煉鐵，不贊成像以前一般把鐵沙運到魯爾去熔煉。在法國立場上說這還是非爭不可的，因爲鋼鐵工業是國防工業的基礎。英國却堅持以德國人民作主的社會主義原則來經營魯爾的煤礦。他們相信祇有給工人以集合的所有權才能保證生產效率和不致重現戰前以托萊斯做基礎的侵略政權。現在魯爾是在英國的佔領之下，可是生產效率却極低。美國就藉口反對社會主義的經營方式。美國的佔領軍司令克爾將軍會公開攻擊英國，美國陸軍部派去調查魯爾的摩恩的報告，迄今被國務院壓住沒有發表。美國軍部背後是

大企業利益，他們要把這控制歐洲經濟的鑰匙握在自己手裏。如果英法想利用美國貸款來復興西歐經濟，其勢非通過美國大企業利益之門不可，可是他們是否願意把魯爾拱手交給美國的托辣斯呢？英法的人民對此是很堅決反對的。

誠如西諺所說：「乞丐是沒有選擇的。」但是西歐的人民却不能不問，所得的是什麼呢？如果是美國經濟的霸權，憑什麼要這樣低頭？這豈不是成了歐洲給美國的禮物而不是美國給歐洲的援助了麼？送禮物還需要這樣低聲下氣，真不易使人心服了。

### 「鐵幕」之東

在西歐問題重重之下，聽到馬歇爾計畫被美國國會擱置的消息，怎能不遙望東歐，說出七月十八日「旁觀者」周刊充滿着懊悵的話呢？他說：「蘇聯的撤退是歐洲的重大割症，在幾年之內祇有獲得一切可能的援助才能恢復。……沒有人願意和蘇聯決裂，每個人都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合攏。也許這決裂是總會來的，但是沒有疑問的，從經濟和政治上說，馬歇爾的演說是促成了這事的實現。」

貝文放棄東歐鑄下了大錯，還在事態的演化中愈來愈看得清楚了。當莫洛托夫拂袖東歸時，英國的輿論所惋惜的是莫洛托夫白白地爲了成見，拒絕了分得一杯羹的機會。但是等馬歇爾計劃今冬實現的希望消逝後，對於莫洛托夫的先見未免有一點酸意，更因爲東歐經濟集團間短期中互相簽定了商約，不能不自欺寬枉了。

「旁觀者」周刊八月八日會說：「雖則沒有人懷疑政治的歧異在蘇聯拒絕參加合作的決定中所具的重量，但是如果認爲這種態度全出於消極的考慮也是錯誤的。」現在才知道在莫洛托夫到巴黎之前，東歐國家已經有了東歐的復興計劃。他到巴黎來是要看馬歇爾計劃是否可以對於已定計劃加以補充；等他發現他如果參考全歐計劃，將要放棄原有計劃時，他毅然決然地走了。蘇聯的政治是現實的。他並沒有因主義的不同而放棄尋求向美貸款的機會。他的惟一願望是復興。東歐的復興計劃是蘇聯自身復興所願的。莫洛托夫不肯以實現的方案換取空頭支票，現在看來是聰明的。

自從從納粹手上解放之後，東歐的國家在經濟上已經和蘇聯發生了極密切的聯繫。波蘭的輸出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是運往蘇聯，輸入中百分之七十四日是來自蘇聯；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情形相似。捷克和芬蘭的對外貿易則偏重於西歐國家。在這許多小國間的貿易在過去却極不發達。東歐

復興計劃的主要方案是在提高小國間的貿易。匈牙利、捷克斯、南保的商約已經加以延長；芬南已同意交換紙張和煙草及鉛砂，捷克將供給保國機器和車輛，並向保國買水菓和煙草；更重要的是波捷兩國已決定捐棄前嫌，同意簽定五年的長期商約。蘇聯允許波蘭動用蘇聯的黃金準備，使波蘭能購買外貨。蘇聯又在西歐合作會議開幕來允許供給捷克鐵砂和棉花。——這就是被稱爲莫洛托夫計劃的內容。

波蘭和捷克本來據說是被馬歇爾計劃打動了心的。但是事實上他們不能不選擇東歐的集團。我說「事實上」並不是政治上的意義，而是經濟上的意義。在馬歇爾計劃中，歐洲的工業的中心將是在英國和大陸上的魯爾區。波蘭捷克所能取得的地位是供給工業原料和發展農業。這是波捷所不甘心的。在現在生活程度有着很大差別的情形下，接受工業西歐和農業東歐的公式顯然是無利於東歐。在莫洛托夫計劃中，波捷却處在工業區內。捷克的工業本來是有基礎的，波蘭有煤和化學工業，這兩國聯合起來可以供給東歐內國的工業品。因此，他們歸回了莫洛托夫計劃。

戰後的歐洲糧食的匱乏已成了每個人所最關心的威脅。今年東南歐的農業收成並沒有預期的好，到了冬天，即是在東歐的圈子中，還是難於自給，和蘇聯合作是得到糧食的保證。蘇聯已經開始竭力儲藏糧食，在西歐的糧荒到來時，東歐將有充足的糧食可吃。這是莫洛托夫對付馬歇爾最強的王牌。

東歐在經濟上比了西歐易於達到自足的程度，雖則水準較低。一九三六年納粹包圍蘇聯時，他的對外輸出祇是全部生產的百分之八。這是和英國不同的要點。大體上東歐和西歐的區別也是如此。蘇聯和東歐是可以關起門來的，祇要他們願意開了門而有利，他們才開；他們並沒有把歐洲的資源去賣歐給美國大企業家來開發的必要。這也是美國心目中最可恨的鐵幕的經濟基礎。

西歐沒有了東歐是困難的。目前英國和波捷有着重要的貿易。荷蘭和每個東歐國家都有往來。法國是波南的重要顧客。波蘭的工商部長密克曾說：「在過去兩年波蘭所接受的輸入比了上次戰後的五年還多。這並不是別國對我們更友好了，而是他們更需要我們的輸出。」——西歐國家如果借得了美國的貸款，是否值得和東歐隔斷，還是問題。如果爲了一個不一定兌現的諾言，而放棄東歐的糧食和工業品的主顧，這代價真是無法計算了。

本來，世界分裂成不合作的集團是最蠢的，這分裂發生在經濟地理上不能分的歐洲更是愚不可及的事。既分之後，要重歸於合，却非一言可致的了。巴黎會議中貝文的輕率是政治家的一個教訓！英國在金元荒中應當能充分的認識這是個無可饒赦的大錯。

八月三十一日於濟南園



# 論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及

## 徵用的技術問題

韓德培

毫無疑問的，我們的政府現在是在困難。八年的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緊接着又是空前慘烈的「戡亂」戰爭。國家的財源既日形枯竭，於是政府的財政也就漸漸走近羅掘俱窮的地步。現在政府汲汲於乞援美國，希望美國快快給我們若干借款，原自有其苦衷。這次魏德邁將軍來華考察，所到之處，政府的重要人員那樣地侍候唯謹，奉若神明，也就是看在一「錢」的情分。雖然魏氏臨行時會將政府委落了一番，但政府還是力圖辯解自飾，以待好音。其實政府如要從開源方面解決當前的開窮問題，縱不乞援美國，也並非全無辦法。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便是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

報載全國經濟委員會頃已決定徵課一種所謂「建國特捐」。這雖不失為辦法之一，但截至筆者執筆時為止，據報紙所透露的簡單消息看來，這種特捐似乎並不「特」到怎樣了不起的程度；而且徵課的對象，還僅僅以自然人為限，而不及「法人」（例如公司），似乎又是故意開了一個「特」大的後門。這種特捐，對於所謂「豪門資本」，將不致有什麼特別嚴重的影響，實在不足以滿足今日國民的普遍要求。而以目前府庫之空虛，賦用之浩繁，單靠徵課這一點特捐，也恐怕不免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據八月二十三日合衆社電，魏德邁將軍曾在蔣主席官邸的一次茶會上表示說：中國私人在美國的資產總額，達美金十五億元之鉅。這是僅指在美國一國的中國私人資產而言。若將在其他外國的中國私人資產合併計算，其總額當還不止此數。這些資產中的絕大部分，必為豪門富室所有，殆可斷言。記得傅孟真先生曾經說過：如將豪門資本沒收充分，足敷穩定民國三十七年全國金融之用。這決非誇大之詞。如果政府認真從這一鉅額大的資產上痛下決心，依照本文後面所建議的方式予以徵用，其所得必大有可觀，當屬無疑，尙何須向外國求援，仰人鼻息，看人家顏色？

近年輿論界對豪門資本的作惡多端，已開始作公開的抨擊，而在國民黨的

中全會，國民參政會，立法院院會，以及最近全國經濟委員會所主持的座談會中，也曾先後有人提出對付豪門資本尤其在外國的豪門資本的種種辦法。然而政府對於此點，至今尙未拿出任何切實有力的措施。是政府沒有決心？還是技術上尙待研究？

政府如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自然是一件轟動全國甚至全世界的大事。要做這樣一件大事，就非具有極大的決心不可。根據以下的種種理由，筆者覺得政府應該具有這個決心：（一）過去我們總憤說：中國人祇有大貧與小貧之分。在過去，這可說是事實。然而經過這八年的抗戰和戰後繼續的混亂與不安，現在的中國人，已不再是大貧與小貧，而却已形成為富與赤貧的顯明對照了。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現象，但却也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抗戰前的大學教授們，可說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而現在却是：「食難充饑，衣不蔽體，本身營養不足，妻兒啼饑號寒。」（北大清華教職員最近對教部朱部長之沉痛表示，見八月廿五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大學教授們的生活是如此，其他比這些奉獻的，就祇剩有「營養不足」或瘦骨嶙峋的一條老命了；至於說到對國家經濟財政上的負擔，他們自然無能為力了。政府既需財孔亟，尤其需要大量外匯，難道不應當事從那些在國外有資產的豪門富室身上去打主意？（二）現在政府所實行的糧食「徵實」和「徵借」辦法，完全是以農民為對象，要農民來負擔。以「徵實」與「徵借」合併來說，他們在一年之內，便應出兩年的負擔。以稻穀計算，他們今後一年之內應繳解的食糧，約八千萬擔，約佔預計中今年全國秋季稻斷產量的百分之八強。再加上地方的徵派，官吏的盤剝，及公糧在繳解過程中的種種損耗和用費，農民的真實負擔，事實上總不致低於全國稻穀產量的百分之十二（參閱八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在農村普遍凋敝的今天，這是一副多麼沉重的負擔！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外國有資產的豪門富室

究竟負擔了一些什麼？爲什麼不應當強迫他們多多負擔，而個在貧苦無辜呻吟待斃的農民身上抽筋活血？再說在還年頭，通貨繼續膨脹，各種各樣的「物」也都再繼續漲價，唯有這「萬物之靈」的「人」，却不但不會漲價，而且還在天天貶值。靠薪水維生的公教人員，眼看每月薪水所能購買的「物」一天一天在減少，而無可如何。毋怪北大教授周炳琳先生最近在招待朱部長的茶會上很憤慨地說：現在「撒亂」撒到我們身上來了。在今日的「撒亂」政策之下，「物」的價值，「人」的貶值，就是無形中加重了一般國民尤其薪水階級對國家的負擔。但是那些豪門富室却有他們不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國外資產聽其國度，爲其生利，供其揮霍。他們對國家的負擔又在哪裏？爲什麼不可以特別加重他們的負擔，而却第他們逍遙自在，享受國家特殊的優遇？（三）抗戰八年中，多少善良的老百姓，死亡的死亡，失蹤的失蹤，縱然饑寒未死，也都妻兒離散，田園殘破，衣服用物幾乎典賣精光；抗戰結束後，由於國家多故，瘡痍遍地，大都仍是孑然一身，別無長物，靠着自己的血汗，辛勤勞作，艱苦度日。但是請問有幾家豪門富室受過這同樣的災禍？抗戰中不但受窮最少以至絕無，而且還乘機大發橫財的，還不是那些神通廣大的豪門富室？試看抗戰後舉國上下，除了他們以外，有幾個人能操縱金融，左右物價，並曾在不久的過去，一度掀風作浪，使全國國民的生活都受到極度劇烈的震動？所以過去的抗戰，可以說對於這些豪門富室，最爲有利。今日的一「撒亂」，也不妨作如是觀。將來「撒」勝了，照樣還是他們最佔便宜。現在全國的一般老百姓，在徵兵徵糧之下，連他們僅有的一點人力和物力都要供奉出來，爲什麼不可以由政府把這些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拿出，以濟國用？（四）這些豪門富室的資產，可說都是來路不正，或來路不明。中國倘非一個工業國家，新式工業，寥落可憐。這些資產，有多少不是他們利用特殊的權勢，從巧取豪奪或貪贓枉法中來？我們如將他們歷年的正常收入計算一下，他們的資產舉一定有限，決不會有如現在引起中外注目之鉅大數字。他們現既擁有如許資產，還就足夠證明它的來路大有疑問，大不光明，用不着另舉什麼證據。如要一定舉證，這個舉證的責任應該由他們負起，就是由他們負責證明他們現有的鉅額資產是從合法正當的收入積聚而來。假如他們舉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則政府縱用他們的這些非分之財，豈得謂爲過分？（五）從前軍閥括地皮，括來括去，他們所括的民脂民膏，都還是放在國內，決不送到國外，所以這可算是中國人自家的東西，轉來轉去，老百姓還多少可沾點油水。現在這班豪門富室精明厲害多了。全國老百姓的脂膏，被他們少數人括去以後，就一古腦兒換成外匯，送往國外，

託庇於洋人的治下，倚仗着洋人的保護。不但中國的老百姓沾不到一點油水，就是中國政府也屬無權控制，奈他不得。像這樣將全國的大量財富竊爲己有，再私行遣送國外，使國家喪失了一大宗可以運用的資產，簡直可說爲一種叛國行爲。政府如對此等資產予以徵用，操曰不宜；從以上諸理由看來，假如今天我們能舉行一個真正可靠的民意測驗，恐怕不贊成徵用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的人，爲數決不會很多。政府如果不一個專爲維護豪門富室的利益而存在的政府，實在無須有所國忌，而應拿出最大的決心，對豪門富室在國外的資產首先予以徵用。

有了上述的決心，才應討論到徵用的技術問題。關於本文所說的徵用資產，有幾點必須先行略加解釋。（一）所謂徵用是指由政府徵發自用，並無補償。如將它和「徵兵」「徵糧」相提並論，大可簡捷稱之爲「徵資」或「徵財」。（二）徵用的對象，自以國內一般公認的豪門富室爲限，但決不僅限於自然人。凡豪門富室以法人或其他團體的名義享有某種資產者，亦一律包括在內。（三）徵用的對象，決不限於現金或存款，他如股票、公債或其他有價證券、房屋、土地、林礦等一切可以變爲資金的動產及不動產，也都包括在內。（四）徵用的標準，如依美金計算，可即以五千元爲徵用的起點。五千元以下者，免予徵用。超過五千元者，第一個五千元（免徵之五千元除外）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五十；第二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六十；第三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徵用其百分之七十。如此依次遞增，從第六個五千元或不足五千元者向後計算，就都是徵用百分之一百了。因此每人的資產，無論多至若干，經徵用後所剩餘的最高額，便決不會超過一萬二千五百元。這一萬二千五百元是「酌留家屬生活必需費」之意。

要徵用豪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在技術方面，可能採取的方式約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當事人自願的方式，就是由豪門富室將他們在國外的資產總額，自動坦白地向政府申報，並經由政府加以徵用。但是，誰敢相信，並担保他們能這樣慷慨？這種方式，不啻與虎謀皮，事實上決難奏效。所以這種方式，殊不足取。

第二是外交的方式，就是由我國政府請求外國政府協助，將豪門富室在該國的資產，代爲徵取，再轉移給我國政府。假如這在事實上可以做到，定可省却不少的麻煩。無如在事實上，這却是萬難做到的。一般人都明白，我國豪門富室的資產，現在多係集中於美國一國。而美國這個國家，對於私有財產的保

護，又極為周密。美國聯邦憲法修正部分第五條和第十四條，都曾以明文規定：任何人的財產非「依法」即依所謂 due process of law（此詞含義甚廣，照美國法院的解釋，不僅指正當的法律程序問題而言，且兼及正當的法律內容或實質問題，故勉強籠統地譯為「依法」）不得加以剝奪。假設美國政府徇中國政府之請，貿然做去，美國政府的行為，便足以構成違法行爲。不但有關係的美國國民，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就是有切身利害的中國僑門富室，也同樣可向美國法院起訴控告，受法律上與美國國民相同的保障。因此我們可以推想，美國政府決不致接受中國政府的這種請求。所以這種方式也不足取。

第三是司法的方式。這又可再分為兩種方式來說：一種方式是由政府以追索應納的稅指爲理由，把僑門富室當被告，去同美國法院起訴。然依美國法院的判例，這種涉及執行外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條件，它們是不予受理的。所以這第一種方式是行不通的。另一種方式是由政府先依司法程序從國內法院取得一個判決，然後再持此判決請美國法院予以執行。但美國法院也可能根據種種理由而予以拒絕。它們可以說這是涉及執行中國即中國徵稅法律問題的判決，所以不予執行。它們也可以說中國政府徵用資產的這種辦法，是違背美國法院所在地的所謂公共秩序（Public policy），所以不予執行。它們甚至還可根據美國法院對管轄權（Jurisdiction）的觀念，說中國法院無管轄權，而不予執行。所以這第二種方式，也是很難行通的。可見這種司法方式，也不合宜。

第四是政府強制的方式。上面所舉的三種方式，或須賴僑門富室當事人的自願，或須賴外國政府或法院的協助，都屬難於採用，已如上述。至於這第四種方式，却主要有賴於中國政府自己行使其強制的力量。這種方式着重於以下幾點：（一）首先由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協商凍結國人在外國的一切資金，並宣告凍結之日起，他們所有關於在外國資產的一切權利轉行爲，須經中國政府核准，始生效力，如此庶可防止僑門富室的資產發生隱匿或逃避情事。（二）

迅速開始調查國人在外國的資產實況，而對於僑門富室用別名或他人名義所存的存款及購置的產業，尤須特別嚴密查察；並須用重金懸賞的方法，獎勵中外人士的告密。（三）公佈調查所知的僑門富室的姓名及其在外國的資產數額，限期命其依徵用標準如數繳納；允許其在規定時期內提供真實可靠的反證，以證明其資產的來源爲合法與正當。（四）嚴禁上述的僑門富室當事人出國，必要時得加以看管。其已出國者，須限期令其回國。加無正當理由而逾期不回者，即調銷其出國護照，或於可能情形之下，委託外國政府遣送回國。凡可能爲其財產繼承人之親屬，亦同；因恐萬一當事人死亡，其繼承人仍可能在國外依外國國際私法上之規定，而安然享有其繼承之財產。（五）凡抗命不於規定期限內，依政府所定的徵用標準，繳納其應繳納之資產數額者，以種刑處罰，並得處以極刑。如此始足以儆戒其餘，而使其聞風就範。

這最後一種方式的主要特點，便在將僑門富室的當事人，嚴禁於國境之內，再用政府的強制力量，逼迫他不得不把他在外國的資產自行拿出，聽受政府的徵用。傅孟真先生論及他所痛恨的僑門富室時，曾主張「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對於傅先生疾惡如仇的態度，筆者是十分贊佩的，但對於這種跡近「放生」的辦法，却不敢附和。這第四種的方式，是一種以人爲質的方式，實施起來，較諸其他三種方式，應該易於生效。

政府目前似乎尚無徵用僑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的決心。筆者無已，倒願冀望於今年年底的國民大會。這一個代表國民的偉大集會，如果真爲國民和國家的前途着想，除了通過憲法而外，有兩件最大的事情極值得努力去做：一是迅速切實設法竟致全國的和平，二是堅決地主張徵用僑門富室在外國的資產，並嚴密地監督其實施。假如這兩件事能因此一併實現，則徵用所得的這筆鉅資，可以不致再送入槍炮口裏去，而可用諸經濟及文化事業的積極建設方面，那就是我們國民和國家的無上幸運了。（八月卅日）

# 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

吳景超

我們提倡工業化的人，其中間的願望，就是想以機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舊有的肌肉生產方法。機械的生產方法，其效率超過肌肉的生產方法，事實是

在目前，實在太清楚了，不必多來討論。不過機械的生產方法，還是手段，我們想達到的目標，還是高水準的生活程度。一個國家裏的人民，其生活程度的高下，當然受很多原素的影響，但其中最重要的原素，莫過於生產方法。生產方法的優劣，決定工人的生產效率。生產效率的高低，影響工人的生活程度。

在今日的中國，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所謂生產方法的改良，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就是增加資本的供給。機械是資本中最重要的部份。假如我們把各種不同的機械，都以金錢來計算，那麼每個工人所能控制的資本的多寡，就可表示機械化的深淺，也就可以表示生產方法的優劣。一個中國鄉下的鐵匠，他所控制的資本，或者說，他所利用的工具，其價值是很低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低。在美國一個鋼鐵廠中，每個工人所控制的資本，也就是說，他所利用的生產工具，其價值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生產效率，也隨之而高。我們再從農業中舉一個類似的來說明此點。一個華北的農民，他所控制的生產工具，如鋤、耙、犁、鐮刀等等，其總值是有限的，決不能與美國農民所利用的曳引機，播種器，收割器等相比；因此兩個國家農民的生產效率，也大有差別。這種差別，是影響生活程度的主因。

美國的資源委員會，曾根據一九三五年的統計，算出在每項實業中，美國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如下：

| 實業名稱 | 每個工人所能利用的資本(單位美元) |
|------|-------------------|
| 公用事業 | 一一、九〇〇            |
| 蠶業   | 八、七〇〇             |
| 農業   | 三、九〇〇             |
| 工業   | 三、七〇〇             |
| 勞務供給 | 三、七〇〇             |
| 商業   | 二、〇〇〇             |
| 平均數  | 四、六〇〇             |

一個工人，專靠兩隻手，其生產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兩隻手之外，如以資本來協助他，那麼他的生產能力，可以加增若干倍。英國蠶業工人的生產能力，與別個國家比較，算是高的，但在美國工程師的眼光中，以為英國蠶業中，犯了資本不足的毛病。換句話說，英國的蠶業，特別是蠶蠶業，機械化的程度還不高。現在英國的煤礦業，共用七十萬另九千工人，每年產煤一億八千二百萬噸。假如英人能在煤礦業中，再投資二億鎊，那麼只要用四十五萬工人，每年便可產煤二億五千萬噸。每一個煤礦工人，在投資之後，其生產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工業化與資本的關係，這些統計已經替我們說得很清楚了。

二

我們無妨借用美國的統計，來算一下中國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假定中

國的人口，為四億五千萬人，其中就業的人數，為百分之四十，即一億八千萬人。此一億八千萬就業的人，如每人給以四千六百元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即需資本總量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此數等於美國一九四〇年的國民收入十倍以上，或一九四五年的國民收入五倍以上。

此龐大的資本需要，幾乎可以說是無法滿足的。此項資本的來源，不外兩途，一為靠自己儲蓄，一為向國外借貸。但中國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貧窮的，所以儲蓄的力量很低。根據中國農業實驗所的報告，中國的農民，有一半以上是欠債的。這些人不但沒有儲蓄，而且每年的消費，還超過其收入。他們以借貸的方法來補償收入的不足，因而使那些有儲蓄的人，不能以其儲蓄來投資，而是以其儲蓄借與他人，滿足消費上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如要靠我們自己的儲蓄，來滿足工業化上的需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中國有儲蓄的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幾，我們無法知道。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的家庭，才開始有儲蓄。二千元以下的家庭，每年的消費，都超過收入。收入愈少的，欠債也越多。每年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三百二十元。收入在五百元至一千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債二百另六元。假如這種情形，也在中國發現，那麼國內能夠儲蓄的家庭，其百分數一定是很低的。這些人即使勤儉度日，其儲蓄所得，離我們的需要，真是太遠了。

假如靠自己的儲蓄，不能產生我們在工業化中所需要的資本，那麼向外國借債的希望又如何？誠然，在中國政治問題解決之後，向國外借債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我們的胃口太大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填滿我們的慾望。美國即使每年借十億元給我們，十年也不過一百億元而已，此與八千二百八十億的需要比較，相差還是很鉅的。

由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的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但是我們每一個工人平均所能利用的資本，其數目必遠較美國為低，因而我國工人的生產效率，也必然不能與美國工人比較。結果也必然是：我國工人的工資低，生活程度也低，決不能達到美國勞工的生活水準。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紡織業中舉一個例子。美國現有棉紡錠二千三百萬枚，但還用此龐大紗錠之工人，只有七萬左右。中國現在的紗錠，不過美國的五分之一，但紗廠中的工人，却不只一萬四千人。朱仙舫先生，在其三十年來中國之紡織工業一文中，假定中國以後要添置棉紡錠一千萬枚，共需工人約二百萬左右。這個具體的例，說明中國的工人，將來也難希望控制像美國勞工所控制那樣多的資本，以協助其生產工作。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願意提出現在一般人所不願討論，或有意忽略的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口的問題。中國人口的量，與工業化所需資本的多寡，是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在工業化的過程中，需要資本那樣多，完全是因為我們人口的數目太大。假如我們不減少人口，而減少資本，那麼我們工人的生產效率，必無法與美國相抗衡，此點我們上面已經說明，不必辭贅。但是假如我們的人口減少，我們資本的需要也就減少了。假如我們的人口只有一億人，其中有四千萬人就業，那麼我們的工業化，為想達到最高的效率，也只須資本一千八百四十億美元，這是一個比較易於達到的目標。

英國以提倡社會安全出名的俾佛利支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說明他的烏托邦的內容。他說，在他的烏托邦中，人口比現在要稍少些。他希望英國只有五百萬人，而中國則只有三千萬人。假如中國只有三千萬人，那是同漢唐時代的人口差不多了，我們的生活，一定比現在要舒服得多，一切的問題，也都容易解決了。不過減少中國的人口，使其退回到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使中國人民，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做到的事一樣。但是我們希望政府，以節制生育為其人口政策，規定各地衛生事業的人，凡在各地努力降低死亡率的人，都應同時努力，降低人民的生育率。換句話說，我們要各地的醫生，把節制生育的各種方法，傳播到中國每一個角落。假如每一對成婚的夫婦，生育子女，不得超過二人，則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將中國的人口，降低為二億人，其可能性要比儲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億，要大得多。

### 三

我們現在願再作進一步的討論，即假定中國儲蓄八千二百八十億美元，是一件可能的事，再看此事對於中國工業化的影響如何。當然，假如在中國境內，可以利用的資本有那樣大，工人的生產效率，一定可以達到很高的水準，因為他們的生活程度，也可提高到很高的水準。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中觀的資本還沒有發達到這個程度之前，就要發現中國國內的資源不夠用了。在機械化的生產方法之下，農業，鑛業，以及利用國內資源從事製造的工業，其吸收就業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在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法之下，農業中大約只須要一千萬的就業人口。假如土地不加增，而只加增農業中的就業人口，必然會降低農民的生產效率，因而降低他們的生活程度。在各種實業之中，只有

工業，如能從國外獲得原料，又在國外覓得市場，那麼他的擴充，是不受國內資源所限制的。譬如我們如只利用國內土地上生產的棉花，也許我們只能設置紗錠一千萬枚或二千萬枚。但是我們如能從國外運入棉花，又能在國外覓得棉紗的市場，那麼我們的紗錠，即使加至三千萬枚，或六千萬枚，亦無不可。工業擴充到利用國外資源的階段，則運輸業，金融業，商業，以及勞務的供給，都可以隨之而擴充。英國就是走了這樣的一條路。英國在一九〇七年，其國內的生產，有百分之三十點五，是輸出國外的，到了一九三〇年，也還有百分之二十二二的生產品輸出國外。他們的棉紡織業，可以說大部份是靠國外市場而生存的。在第一次大戰以前，其國的布在國內市場中只能銷去七分之一。紡紗所用的棉花，則完全來自國外。美國與英國，在這一點上，是大不相同的。美國的生產，只有百分之五，是銷往國外的。

假定資本不成問題，那麼走英國的路，以提高龐大的人口生活程度，也未嘗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可惜這條路并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除了資本問題撇開不談外，國外市場，早已有人捷足先登，我們這些後進的國家，已難有插足的餘地。即使可以插足，這種生活方式的危險性也是很大的，英國紡織業的沒落，便是一個驚心動魄的例子。我們的紡織業，如生存在國外的市場上，則別國自己發展其紡織業，或另外一個國家來加入競爭，或輸入國提高關稅，或戰事發生阻礙了交通，都可以給我們的紡織業以致命的打擊。所以在天下還未一家的今日，工業的市場，應當注重在國內，國外的市場，只可置於次要的地位。假如這點判斷是可靠的，那麼中國工業所利用的資源，應當大部份由國內供給，其產品也應當以大部份在國內的市場中銷售。在這種情形之下，工業吸收人口的能力，也就是有限制的，與農業鑛業相同。

### 四

以上的討論，意在說明在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人口的龐大，以及資本的缺乏，為我們將要遭遇的巨大大難。這兩種困難，也許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當的時日，而且還需要合適的政策。只要我們開始降低生育率，開始以資本來補助勞工的生產，那麼人民的生活程度，總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

# 寫在「爲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前面

陳衡哲

約在一個月前，有五位中國的學生來看我。他們都是政府派來，現在在美國的中部及西部專學農業工程的。我和他們談了兩點半鐘。我發見他們都是有誠意、有理想的熱血青年；而且也有苦幹的精神。在現在的留美學界中，這樣的青年是不常遇見的；我感到無上的興奮與安慰。

但他們都感到苦悶，感到沒有出路。他們要回去，他們不能爲一己的安適而留連在此，像許多學成的中國學生一樣。但回去之後怎辦呢？他們不願作官，他們也不願教書，因爲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確定的企願，那便是：用實地工作的方法，去改善中國的農民生活。我又發見他們所崇拜的，是李儼社先生和范旭東先生一類的人物；因此，我也相信，他們的眼光與步驟都是不錯的。

我對他們說，「我一定盡力給你們以道德上的支持。我也有一點建議：我希望你們趁尚在讀書的時候，先團結起來，作一種團體生活的練習。」他們說，「我們已在實行了，我們一共有二十餘人，我們每兩個星期聚會一次，來討論各種的問題。」我說「好極了。」有一位說，「但我們怎樣能保持這個團體精神呢？又怎樣能使我們每一個人，將來都能不爲名利所誘呢？」我說，「古人說的，『君子而不同』；我希望你們對於他人，要儘量容忍私生活的不同；而對於自己，却又須儘量忘記小我，以貢獻於大我。至於保持團結與防備腐化，我想，最好是先把那領袖搖撼滅了，而把事業與真理作爲終身努力的引路燈。」最後，我請他們回去以後就擬出一個草案，給我寄來，我再看怎樣辦。結果是他們前天給我寄來了這份「創辦生產農場芻議」。

以上是這個「芻議」的源起，現在再說我寫此「介紹語」的理由。

第一，我年來凡對美國人演講或談論中國問題時，總是對他們說，「在此次九年苦戰中，只有智識份子及農民守住崗位的，（少數敗類除外）；而他們爲國家所負的担子也特別重。所以中國的希望，也就在這兩種人；但這兩種人却必須聯合起來，方能發生力量。」不意我的這個看法，恰與這個「芻議」

的精神符合；而且這「芻議」還提出了一個智識份子與農民合作的具體方案。因此，我願爲牠作一點介紹，以表示我個人的贊成。

第二，這個「芻議」有許多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現在隨便舉幾個例子：（一）牠是主張「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而把農村教育放到了輔助的地位。這是很合理的。（二）牠一方面爲智識青年謀取下鄉的途徑，一方面又把工業生產也收到他們工作的範圍去，爲農村剩餘人口將來進入工廠時，作一預備。這是一件很好的架橋工作。（三）牠不贊成設立消費的機關，牠主張智識青年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這樣，不但這兩個階級可以接近，而且他們的工作還可以自給自足。這些都足以證明，這個「芻議」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牠不是紙上談兵。

凡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業，總是先有靈魂，再找軀壳的。若是單單先把軀壳做好了，再找靈魂，那就等於造好了廟子去叫鬼；即使你叫到了若干孤鬼游魂，他們與那廟子的關係也不過是一個齋飯問題罷了，他們決不是那廟子的靈魂。而且那種廟子也是決不會有靈魂的，即使那些孤鬼游魂願意牠的永遠存在！現在我看完這個「芻議」之後，却好像是看見了一個充滿活力的純潔靈魂，又好像聽到牠在找軀壳。我希望我們能幫牠一點忙。我是一個無田無產的人，所以只好「秀才人情」，把這一點「介紹語」奉送給那個靈魂。但我却希望，我的朋友之中有田有土的，看見了這個「介紹語」之後，能分出一兩份的農田來，借給這幾十位青年作試驗——幾十位願意把「血汗流在中國農民土上」的青年們。我個人願意來做他們的担保。

第三，在現在血流漂杵的中國，我們對於國內青年的反內戰、反飢饉運動，同情是不用說的。但同時，我們若能把眼光轉向其他角度去看，便知道，青年們的嚴重問題也並不是限於一方面的。比如這一羣在美國快要學成，而又願意吃苦與奮鬥的青年們，他們該是國家的一筆好資本。但對於這一大家

的有為青年，政府把他們送來美國之後，似乎就把他們忘記了。即不忘記，至多也不過是給他們找個位置，賞碗飯吃。但是，有志氣的青年是不願抓住一隻飯碗，就拋棄他的理想的；於是他就只有彷徨，只有孤寂，只有苦悶了。國家費了許多金錢，青年們自己費了許多精力與光陰，結果却只有垃圾堆與雜碎鍋的兩條出路；這不但可怪，而且也真是浪費到了萬分。豈但浪費而已，這樣的環境是會使他們灰心的，會使他們失去信心的，甚至於會使他們走向墮落

#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創辦生產農場籌議

李克佐 高良潤 陳繩祖 張德駿  
水新元 王萬鈞 陶鼎來 徐佩琮

中國農業的生產方式和技術，已經沿用了兩千多年，沒有多大變化。這種方式和技術，適應千百年前的國家社會的要求，自無多大問題；但是要以之應付一個現代國家的需要，就不免捉襟見肘了。

我們是一批知識青年，來美國研究農業工程，已經兩年多了。我們在學術研究和技術實習之餘，經常討論到中國農業的前途。我們認為中國的農業兩千多年來所以沒有顯著的進步，知識份子應該負主要的責任。為甚麼呢？

中國的知識份子自有史以來，一向是所謂「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將整個國家命脈所繫的農業，交給沒有知識的農民。試想，這樣的農業，怎麼會進步！直到今天，這種情形並沒有改變多少。許多知識份子，自命清高。做工認爲是「雕蟲小技」；經商又認爲「逐蠅頭之利」。講到務農，又不如老農老農。於是便祇有仕官一途了。這樣以來，國家多一個知識份子，政府便必須多設一個官位；老百姓便多增加一份負擔。所以儘管裁員簡政的呼聲喊的響亮，機關和人員仍然一天比一天多。而最不幸的，作官以後，又往往是個貪官；老百姓的生活，祇有一天比一天苦；國家祇有一天比一天窮。

我們在美國兩年多以來，除了在學校讀書外，其餘的時間都是在農場上或工廠裏。在農場上，我們和農夫一起下田；在工廠裏，我們和工人一起動手。因此，我們所見所聞，感觸特多。我們看到美國的農夫，很多是大學畢業生，

之路的。到了那個時候，原來一筆豐富的資本，便將變爲一大筆國庫了。除非中國已經不要前途，我們能讓這個情形繼續的存在青年們之間嗎？

這是一個有全國性的嚴重問題，希望關心青年與中國前途的教員領袖們，能把這個問題多多的想一想。我不久即回國了，那時希望能領教。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 寫于美國麻橋

他們的農具推銷商，更是大學畢業生。我們不禁感到人家的農業和我們的比較起來，是人家的大學畢業生在和我們沒有受教育的農民競賽。人家的知識份子都從事生產，而我們的許多知識份子都在作農民的寄生蟲！我們覺得慚愧；因此，我們願意乘此機會，提出一個口號：「知識份子要趕快和農民攜手」。這是中國最大的希望。

本來在中國的歷史上，知識份子和農民便是國家的兩大支柱。國家的興亡盛衰，全靠這兩大支柱的健全與不健全。到今天這兩大支柱都已走到窮途末路；祇有知識份子和農民攜起手來，共同努力，才能够打開一條生路。

可是如何攜手呢？

我們知道這像我們一樣苦悶的知識青年，不知有多少。他們不怕吃苦，甘願犧牲，不求名利，單求能够對中國的農民有所幫助。然而，似乎都是無從下手，下鄉之後去找誰？如何幫忙？十數年前知識份子下鄉的口號就會提出過，而結果並沒有幾個人真下了鄉，癥結在那裏？主要的還是沒有換到路。

我們研究了過去從事鄉村工作人士的經驗；斟酌目前中國的情形，我們現在提出一條新的路線，去重叩中國鄉村的大門。

我們的路線是：首先在全國各地創辦幾個生產試驗農場；然後以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組織合作農場。生產農場是合作農場的雛形。生產農場的土壤是

單一的，不使合作農場的土地那樣合成的。生產農場的任務是在爲合作農場試驗出一種生產方式和技術；推廣到合作農場，而達到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目的。我們的手段是從技術方面着手，以增進農民的經濟生活。我們認爲一切措施，要能够提高農民經濟上的收入，才能發芽生根，因爲經濟是一切的基礎。

過去辦鄉村工作的人，多從教育方面入手；對於農民的經濟，並沒有直接改進多少。雖然許多人在鄉村工作了幾年，農民的生活並沒有顯然的提高。而且下鄉之後，多半先成立個機關，和農民不易打成一片；老百姓始終以客人看待。所以事倍功半，成效甚微。

針對過去的經驗，我們建議從生產入手，教育副之；不成立消費的機關，而創辦生產的農場。

這種農場，我們就叫它生產農場。它和一般的農業試驗場不同。前者是以生產爲主，以生產的一部維持工作人員的生活。後者是以研究爲主，其維持費是靠政府的稅收。前者不增加農民的負擔，後者則靠老百姓的封糧納草。

這種生產農場有兩大使命：第一，爲中國的農業探尋一條出路；第二，爲中國的知識份子試探一條從事生產的途徑。但是如何才能達到這兩大使命呢？首先我們先創辦一種試驗性質的生產農場。盡可能的應用一切現代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防旱、防澇、殺蟲、除害、氣候預測、選擇種籽、耐用肥料、引用新式農具、改良舊有農具等等。總之，我們盡一切人事上技術上的可能，看看我們的農業生產可以希望提高多少。

我們知道，中國的農民之所以窮，苛稅重賦，地主壓迫，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根本原因，還是農村人口太多，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太小。譬如華北，每個農家的耕地，平均不過二十四畝。豐年的收入，以戰前的幣值計，不過百五十元。一家五口，僅吃食一項，這點收入，已不足以維持適當的營養，遑論其他？假如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僅僅從育種或者其他單方面設法是不夠的。例如育種，其成效有限，即使增加產量百分之二十五，已經達到育種的極限，而實際在一個農民每年百五十元的收入裏，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也解決不了他的問題。所以我們認爲要解決中國農業的問題，必須從各方而下手：不但要改進生產的技術，而且要改良生產的方式。換言之，就是由舊式的、個人的、人力的小農制，過渡到新式的、合作式的、機械化的中農或大農制。因爲祇有中農或大農制才能利用現代的農作方法；最有效的機械，有利的輪種，有計劃的生產，有組織的農場。祇有大農場才能維持具有農業專門知識的人來工作，才能在農業專家的計劃下生產；而不像在小農制下讓農民個人去碰運氣。

但是，如何將農場面積擴大呢？

要擴大中國每個農民耕地面積，立刻就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在中農的舊式生產技術之下，每個人最多祇能耕種十數畝。再多了他也無力照管。第二，是失業問題。假若每個農民的耕地面積增加一倍，其餘的一半農民便失業了。這兩個問題不解決，便無從開始。

解決第一個問題的方法，可以利用新式的機械，自無問題。至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法，便是我們計劃中的第二步，就是首先創辦生產農場之後，立即在生產農場之內，設立小型工廠，從事鄉村工業，而使被農業機械代替下來的人，從事工業生產。這樣一來，不但許多農民的失業問題解決了，而且他們藉此也學到工業上的技術，待中國工業化建設需要大批技術工人的時候，他們便可立刻應命。因此，這種鄉村工廠，也是將農民從鄉村過渡到工廠的橋樑；因而逐漸減少中國鄉村的人口；同時又是爲中國工業建設儲備技術工人的訓練所。否則，沒有技術工人，空談工業化也是徒勞。

假使這一計劃成功的話，我們便達到了中廣農業現代化，鄉村工業化的目標。那時不但合作農場上需要指導員，鄉村工廠裏需要管理員，而且鄉村教育，鄉村衛生等等，在在那都需要人。知識份子那怕沒出路呢？而且中國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是相輔相成的。工業的市場在鄉村，工業的原料很多很多要靠農業。譬如在美國，我們看到玉米就是人造橡皮、人造絲、酒精、乃龍、澱粉、噴漆、食糖等重要工業品的原料或部分原料。在礦藏豐富的美國，尙積極提倡以廣大的農業補充有限的礦產。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工業落後的中國，祇有健全的農業，才有健全的工業。

我們說過，生產農場是一種試驗性質的農場。這種試驗不見得就會成功。但是，一切的路都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試探出來的，所以我們願意試一下，在全國各地辦幾個這樣的農場。如果成功的話，我們最後的理想是合作農場。合作農場的一切生產方式和技術，都是根據或抄襲生產農場試驗的結果；不過，合作農場是由幾個或十數個農民自己組織的，土地也是合成面分有的。合成後的合作農場，交一二人去用機械耕種，其餘的人便從事鄉村工業生產。農場和工廠的營利，以合理方法分配。

總結起來，我們所要創辦的生產農場，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 以生產爲主，自給自足。不加農民的負擔，不必慈善機關補助。
- (二) 不但從事農業生產，而且從事工業生產，其收入是兩方面輸。而且可以不必另設農具修理廠。



(三) 生產方式和技術是現代化機械化的；每個農場面積最少四十畝，合二百四十市畝。

(四) 場內任何人員都須從事生產。

(五) 因為是農場，不是機關，我們要和普通農民一樣的種田，僅僅生產方式和技術不同而已；所以比較容易和農民接近，打成一片。

(六) 生產農場也是鄉村教育的中心。農場負責人員，在工作之餘，還要教附近農民讀書和農業知識。

(七) 代國家訓練技術工人；為減低農村人口的橋樑。

(八) 和農業研究機關及學校密切合作，從事部分研究。

(九) 促成農民團結合作的精神。

(十) 如果試辦有效，取得農民信任，和農民發生感情，便可以開始勸他們組織合作農場。

最初創辦這種生產農場，是冒着種種風險的。誰也不敢保險一定成功。而且中國鄉村生活，艱難困苦達於極點。所以最初我們不敢希望知識青年都下鄉。我們願意犧牲一切，冒着風險，不怕苦，不畏難的去試探一下，以免許多青年作無謂的浪費和犧牲。這是我們的一點意思。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給我們指教，給我們幫助。同我們合作。我們希望政府幫助的有三點：第一、政府租借給我們一百畝以上的土地一處或數處，分佈了全國各地。或為荒地，或為現有的農場，位置以交通方便為宜，如蘇北運河以東之鹽土地帶。第二、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第三、在可能範圍內，予以農貸。我們希望社會人士的也有三點：第一、如果有人有地而無人耕種的話，我們可以試代耕種，我們照樣交租。(最少須二百四十畝

第二、希望社會實業和我們合作，幫助我們接洽較長期的貸款，以作開辦費。第三、給我們精神上的援助。我們也有三項保證：第一、以五年為限，屆期報造試驗結果；第二、我們不取薪水，僅由農場供給食住。工作人數因農場大小而異，在六百市畝以下者，以兩人為限；一人負責農場責任，一人負責工資責任。第三、一切經費公開，每月公佈一次。

至於農場的詳細計劃。因為農業是有區域性的，因作物、土壤、氣候、地形、水旱而不同。所以必須先知道農場設在那裏，才能作詳細的決定。不過，我們也作了幾個計劃，如：(一) 東海渤海沿岸鹽土之開發。(二) 西北畜牧屠宰罐頭業之開發。(三) 華北牛奶廠及牛奶工業計劃。(四) 江南灌溉中心站之設立。(五) 東北大豆農場的開展。(六) 南通棉農之發展等等。因各計劃作成後，曾請美國師友指教，所以原文都是英文。這些計劃用於此不一定適用於彼，所以一切詳細計劃非待農場決定後不能定。

最後，我們希望政府和社會人士於談戰說和之餘，多多為中國的農民着想。並望和我們一樣苦悶的青年，多思索，少憂慮，尙行動，不空談，為自己為別人開闢一條出路。

(我們大約於民國三十七年夏返國。我們希望於回國後能立即開始工作。我們沒有政治立場。我們(出自中國的農村，我們還願意將我們的血汗流在中國農民的土地上)，我們回國時可能攜帶一套供給一個農場應用的機械。)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編者按：無論政府，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對於這個理想和計劃，表示同情，願意討論，或予贊助者，如有信件，編者願意代為轉寄，以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 戰後中國教育

Chinese Education: Casually of Peace 原刊 Far Eastern Survey Vol. 16 No. 14

Nathaniel Peffer

這次世界大戰在遠東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更確切地說，它是和平所造成的較嚴重的惡果之一。因為當中國為日本佔領時，他的高等教育雖受到阻礙，還活躍有生氣。播遷到西部和西南部的那些大學，一直到戰爭的最後一二年為止，雖在艱難中却還保持着活力。現在則高等教育

正受到摧殘，大概多少年內難於復原。從本世紀初中國有近代教育以來，這是最壞的時期。

這個事實，我們無從自統計上獲得。若是只從印刷品上來看中情，則中國正有着顯著的進步。大學中學小學在數量上都有着顯著的增加，學生數量也隨着

增加。確切統計雖不易得到，但這數量上的增加是不容懷疑的。用正常的標準來批判，應該表示進步。所不幸的是，在事實上，這正指示着退步。它說明更多的青年男女正更壞地被教育着。

高等教育的膨脹正是它貶質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是不合理和極度的集中管制。最後也是最嚴重的原因却是政府——更確當地是國民黨中的統治集團——對於從小學到大學各級教育機關所加的整套壓制。現就這三項原因依次論列。

若是中國其它情形都很正常，單祇這個高等教育的突然膨脹，已足造成無法克服的困難。不問環境如何，中國在經濟上、師資上、設備上，都無法適應這突然擴大的教育機構。戰爭所給予的財富上損失，已使中國難於平衡主要的支出。即使中國具有一個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和安定的政局，他也得集中一切的力量來修補戰爭中的損壞。事實上，中國正有個無能力不誠實的政府，通貨正在膨脹，物價不斷地狂躍，還加上內戰。他不祇不能適應一個擴大的教育機構，甚至於不能維持戰前的格局。

在經濟問題之外，便是師資問題。中國從未有過大量合格的師資。原因也在缺乏充裕的財富。他雖有此造成師資的願望，但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資送所需數量的人才到國外去受現代高等學校教師所應受的學術訓練。以前所資送留學的師資，像一九三七年以前各大學校所有的，祇須我們有機會和他們接觸邊，我們都會感到他們在學術地位上的合格。他們為數甚少，對於當時大學的數量或尚足夠分配。可是戰爭開始後，不祇減少了資送出國的數量，就是要在國內造成合格師資，也大為困難，因為在艱困中維持的大學，既缺設備，復少教材，甚至於好幾年斷絕了新的來源。因此，大學合格師資的數量就大為減少。

於是，大學和學生數量的突然膨脹既同時增加了教席，這些教席祇有由不合法的師資來充數。中國大學裏的前輩，雖明知和承認這個事實，並且會了解它的後果，可是他們無能為力。事實上有如許學程都得有教員來教。結果是一無學術地位的人都當了正教授，實質上恐怕當個講師都不合格。這並非說中國任何大學裏都沒有第一流的人才，尤其在幾個歷史悠久的大學。但大多數的教授却應該去當中學教員。他們或是茫然於自己所教的學程，或是資質愚鈍。正在他們教導下的這一代學生，將是一個甚麼結果，我們殊易想像。此外，每班學生數的衆多，書籍和實驗設備的不足，更發生了惡劣影響。

從另一方面講，教員和學生都營養不足，居處不安。戰時各大學裏教員的貧苦，現在已是家喻戶曉的事實。他們為事業而甘願犧牲刻苦，這種偉大的精

神是無與倫比的。這對於他們身體，却留下了創傷。可是，把戰時和現在相比，戰時還算是較好過的日子，現在大學教授們的生活，以至任何教育界人士的生活，真是貧困得駭人聽聞。很多教授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使他們能免於萎頓憔悴。吃是爲了填滿肚子，而不是爲了營養，住的房子是漏的，穿的衣服是破的。文化人士常有的書籍和其它享用，早就談不到。他們正降爲一個「獨妻」階級，硬撐着殘廢的自尊和一切祇屬於精神上的事物。在戰爭中，他們尚能把自己的貧困認爲國家最後勝利的代價，所以也是暫時的。現在他們已看不到前途，希望消逝，精力也跟着消逝。

學生的情形也是一樣。大多數是來自非富有的家庭，靠着吃不飽的公費過活。去年仲冬，北平大學生每頓祇吃到黍米和一碟蔬菜，難得能吃到一點脂肪。這已經化去了全部公費。在物價繼續狂漲中，他們所能吃到的將更爲減少。正在發育中的青年男女，就在這樣的飢餓中從事學業，我們很能想像它的效果。

可是，政府還在迫令每個學校增加它的學生量。爲的甚麼呢？學校要維持既有的學生已極困難，簡單的理智一定會主張減少數量而維持質量。政府却不願如此做。原因是爲了中產階級的青年男女若是失了業，——在現在的經濟狀況下，他們一定會失業，——他們就會因不滿現狀而傳染危險思想，坦白的講，他們會變成了共產黨。在大學和中學裏，他們至少不至於空閒，並且可以受到正確的思想訓練，更坦白地講，他們可以長成爲忠實的國民黨員。像使這辦法帶一些日本的意味，那麼，現在的中國不祇在一端使人想起了戰前的日本。同樣的用意，更形成了嚴格的集權管制。從小學一年起到大學研究班，從和安南交界的地方起到東北的邊陲，中國任何有關教育的大小事件，都由坐在南京一個房子裏的幾個人任規劃命令。任何對於教育的批評都不會發生實效。這種管制有時祇重名義，有時是一種妨礙。它最先的效果是窒塞了一切有創造性的思想和阻礙了任何新嘗試。

中擴文化正在變易中，但是沒有其它一方面比了教育更爲艱難。他應該先從教育入手，做到真正現代化，纔能在現代世界裏立足。舊有教育制度已被拋棄，因它不再有效，一個新的教育制度，一方面能趕上時代，另一方面能和物質環境和民族智識相配合，却還沒有形成。正在這個時會，它應該具有最大的嘗試機會，和對於新思想新方法最虛懷的迎受，事實上，全國教育却正受到一個最嚴酷的官僚統制。一切學程和學程的次序都有着規定，甚至中小學的教科書都如此規定。

中國正多着監督統制的督學。大學裏忙滿填具各色各樣的調查表格。統制愈嚴，規避也愈多。上面命令着所應開的學程，不問學校裏有沒有人能教，於是祇有在名義上算已開了這學程。某一大學教授曾經告訴筆者，他曾被迫必須教某一規定着的學程，雖是他不能教，並且沒有教本，尤其是學生的學程早已過多。他祇有勉強講了十二課，沒有教材和韻物，最後就來個考試，考試卷子也沒有看，全班學生都及格。這樣就可以填上官方表格，符合了一切規定。話還得說回來，南京教育部裏也不乏明哲之士，他們都知道這一套的管制不合理，可是他們也愛莫能助，因為這是上面的命令，來自國民黨裏的首領，他們祇有服從。這種統制的效果是虛偽的。但是虛偽只是從教育觀點來講。若是從政治觀點來看，它就不虛偽，政治正籠罩着中國任何事物。因為它正使國民黨的繩繩能束縛住中國一切教育；縛住了教育，國民黨的中心集團才能縛住全中國。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祇靠着統制還不够。所以更需要對於一切有關教育活動的言論與思想的壓制。這壓制可能是對於較低級的教育爲最厲害，因為對於愈年輕的人愈容易加上思想的和精神的堅牢桎梏。可是在大學裏，這壓制却最被慘痛地感受到。若是我們認爲教育是基於對真理的自由探討，那麼，現在的中國可說是不存有教育。在小學中學裏正在強注入「三民主義」中的真理，半真理，和整套皮毛；這部書已經過了詳密的修正註解，說它是孫中山的，還不如說它是陳立夫公司的。此外更加上一部蔣主席的「中國之命運」。一個民族，會從孔孟得到智慧上與精神上的養育，因此會造成一個舉世無倫的文化，它的成果迄今還表現在性情和精神上，到現在，却須從「三民主義」和「中國之命運」來獲得滋養，這是近代史上一個絕大諷刺。

這樣的壓制對於下一世代的中國文化將有何種影響，現在說來還嫌太早，但有一點我們已能肯定地說：中國革命前的官員，無論有種種的缺點，至少是受過教育的人士。他們所受的教育可能已不合現代社會環境的需要，但它總有一種知識上的優越性。現在中國的大多數統治者既未受過傳統教育，也不懂什麼是新的，或把新的曲解了。我們確實可以說：兩千年來的中國現在是第一

次爲沒有教化的人統制着。

祇就教育來說，中國是一個警治國家。在文件上誠然找不到具體禁令，禁止教授們持有某種思想。但是任何教授都知道，若是他表示了批評國民黨政權的意見，他須自負一切可能危險。筆者並非故作危辭，也不是說他會像去夏聞一多教授一般地被暗殺，暗殺會對外國造成太壞的印象，並且，現在已不再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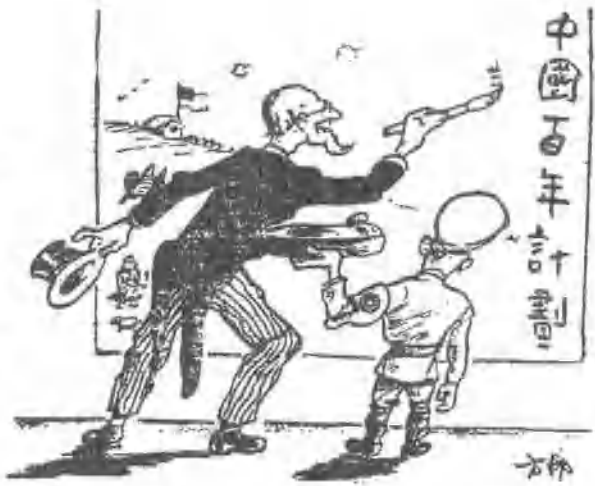
要。已有的暗殺早生了大效，它已造成了恐怖。現在的刑罰是失業，不必是暗殺。

在事實上，一個白色的清煉正在進行。當年老的人死去，成是爲了兒女的饑餓而辭職他去，他們所遺留的空缺便由思想正確者來選補。所謂思想正確者，就是指國民黨徒認爲可靠之流。這個清煉程序雖尚未咬蝕一切大學，但確已在開始。教授們在上課時處處當心着所表示的意見，尤其是有關政治的意見，一不留心，就會被人告密。在教授中及學生中正多着會告密的人，甚至在私人宴會中教授們不敢輕易表示意見。秘密使者隨處都有。中國大學裏現所標榜的精神，不是學術研究，而是恐怖。最近的拘捕，證明這種恐怖並非無據。但不論有據或無據，在這種精神下，就絕不會有真正的教育。

對於教授，壓制還有些顧忌，對於學生，這可就大胆地幹。報紙最近登載了大量拘捕的報道。去年一年，早就默默地在那幹。學生在不同的藉口下絡繹地被開除。極端的例子，他們會突然地不知去向，到底是被殺或被拘禁，他們的親戚也無法知道。學生團體爲了政爭而割裂。這些團體中有左派，雖非盡是共產黨，大多數是傾向於它；也有右派，或屬青年團，或屬國民黨內其他派別。這左右兩派却仍佔學生團體中的少數，多數的學生是無力而恐懼。但當政治上事端愈形尖銳，這中間多數也愈形減少。

煎熬的饑餓和政治上的無救正製造着失望，最近迭次罷課是它的表示。中國學生階級，雖在重軍管制壓迫下，依然具有政治的感覺，更自認是表示政治意見的憑藉。我們當然也不應把學生運動過於認得簡單，他們不免有無意義和幼稚性的罷課。正因現在教育的賤質，現在學生階級已不若前一代的成熟，所以可能爲國民黨和共產黨所利用。但從大體言，則學生現在所提出的抗議，性質上還是同從前的學生運動一樣。他們是一般具有政治意識而無苦的人民的喉舌，他們代表着一般人的希望，希望有一個富強，現代化，和民主的中國。勝利所帶來的慘痛失望，政府的墮落，經濟的崩潰，內戰，等等都逼着學生不得不挺身而出，像從民國初年以來歷次的學生運動一樣。並且，以前的學生運動都會是政治上氣候急變的信號，這次學生運動可能也是如此。

無論最近學生運動是否真是如此，無論學生運動的政治影響是利或害，他們進行示威，雖是爲了正當的目的，總是無益于教育本身，它正是促使中觀教育變換的又一原因。中國從抗戰和內戰所受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蹂躪，可能在常態恢復後短期內補正，但是一個時代的教育上缺陷，則是無法補正的。中國教育的現有遭遇，正是他政治崩潰的副產品，可是它的後果可能是最嚴重的。



全權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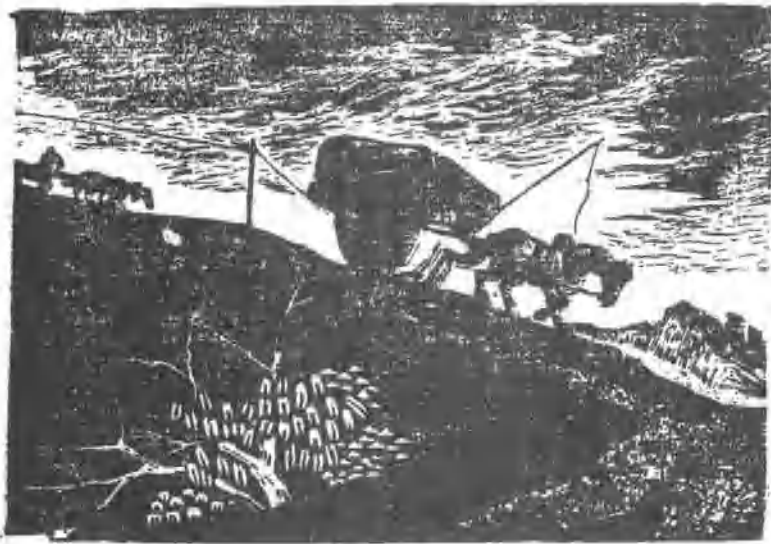
共產黨！共產黨！  
(轉載 NEW REPUBLIC)

觀察  
漫面

巧婦難為



驛運(木刻)刃鋒作





# 魏德邁與國民政府之間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這次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終於演成爲一齣不歡而散的鬧劇。當馬歇爾將軍返國時，若于接近官方的人士都推想司徒大使即將辭職，將由魏德邁將軍奉命使華。那

些接近官方的人士所以有這種推測，至少亦可以想見，他們是如何的希望：美國的駐華大使是一個全面同情政府、反對共黨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支持民主、提倡新五四運動的人物。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發表了魏德邁將軍來探的談話，接着官方或半官方的報紙便大罵其「杜魯門主義快來」的文章。白宮不久也就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於是眾情歡呼，以爲救星即來。

## 爲什麼官方歡迎魏德邁

官方最初對於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確是踴躍興奮。在他們看來，魏

德邁是反共的，魏德邁是支持國民政府的。馬歇爾離華以後，美國對華迄無政策，現在杜魯門突然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在官方及接近官方的人們看來，杜魯門這個措置，顯然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即將改變方向：決定全面支持國民政府。魏德邁個人反共和支持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的，但假如認爲杜魯門派魏德邁來華，就是表示美國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則共，我們認爲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們認爲魏德邁個人的傾向是一件事，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是一件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決不能由這個國家所派遣的駐外使節他本人的看法與傾向來作代表。我們認爲杜魯門總統所以選任魏德邁來華調查，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因爲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

過去幾年中和蔣主席接觸的數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性情比較莽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需上對於共產黨的不公平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織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他雖然企圖在美國的壓力下來扶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在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史迪威性格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有利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

過去幾年中和蔣主席接觸的數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性情比較莽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需上對於共產黨的不公平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織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他雖然企圖在美國的壓力下來扶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在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史迪威性格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有利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

首，這外交也不會辦得有助。和一個政治家或軍人接觸，太硬了固然不開通，太軟了也沒有味兒，所以赫爾利又代表了另外一種典型。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接觸，實在最標準，最精彩。一個是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會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是如此的（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曾經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得勝利。另一個是指揮着全世界海陸空三軍打垮了赫蘇一世的希特勒的英傑，他是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的這雨個人的風采。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人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想制勝對方而不爲對方物服。所以在這兩位人物物的接觸中，雖然互相敬重，然而每次談話的氣氛，却常常是極不愉快，甚至非常令人氣憤的。魏德邁，這一位

來華，一律表示歡迎，並充滿着許多的幻想。政府的立場與做法

官方對於魏德邁個人雖有好感，但這次白宮任命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前確是毫無所知。若從國家的尊嚴來說，官方對這些當然也是不快的；而見把中韓並列在一起，在中國人的感情上，也是一種苦痛。但是，這都是面子，感情，這些都是抽象的，而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抽象時期」，而是一個「實在時期」，把抽象的「尊卑」一「面子」，早已擱起，所謂切實要的是實在存在的核心份子白宮任命魏德邁後，曾集會研究，當時一致認爲三個前提，即：（一）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民主、團結、和平、統一的國家，這個基本政策是不會變的。（二）美國的世界政策是反對共黨。在這個大原則下，美國是不會幫助中國的共黨黨的。（三）美國國會將在休會期間，「立刻的援助」一

時無望。

經過多次研究，對於魏德邁此次的中國之行，政府方面決定了兩個基本立場：（一）照既定政策，進行觀察。（二）不向魏德邁討論任何援助問題。這兩個基本立場，前一語是因爲政府決定用兵到底，至少在目前止，政府不願改變這個觀察政策。後一個是認爲魏德邁的任務是「觀察」，他既無權力討論任何具體的援助問題，自以不提出爲是。

在做法上，中央決定祇供給材料，避免說話。對於魏德邁這次來華，高層重慶的什麼派，選擇不滿意，所以盡力避免說話，想先從魏德邁及其顧問們方面先得到一些線索，再作決定。不料魏德邁也是抱的「不說」的辦法，兩個「不說」相鬥，總說結果還是與他的「不說」政策成功了。

同時中央方面儘量贊助魏德邁來華，使有利於政府的人士得到更多的機會和魏德邁使華接觸。使魏德邁使華的情報，使魏德邁使華在中國各地的活動，都能隨時有報告到中央。

# 哈爾濱歸來

## 觀察特約記者

(續發稿通稿)

去年三月十七日四平戰役政府軍政人員均伴很多，連北省主席劉翰東和秘書長徐耀曾先被釋，其他人均無消息。軍部在時可以聞到一些他們在佳木斯的情況，去年十二月軍部撤消後偵探的音訊斷絕了。最近連北省政府既二廳長重新派定，因為那兩廳長仍在彼方，如果內戰不停，看樣子他們是要長期休養下去了。

却不料八月中旬忽然自哈爾濱歸來九十九位軍政被俘人員。他們被釋的條件是：早在五十以上而又體弱，身患重病，在那邊得不到適當醫藥的；及殘廢軍人。他們七月十六日離哈，搭在往四平街去的一列火車上，八月初便到了長春。這其中比較有名的有警務處的陳占甲，連北省財政廳的那世芳，連北省政務處的矯正，和松江省政府的高源澤。他們的歸來使大家不勝驚訝，而且

# 魏德邁的態度變了

魏德邁抵京以後，給總統，不願示第願。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頗不能從魏德邁的歸來中得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抵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魏德邁與軍部接見合衆社記者，魏德邁與魏德邁氏並未與魏德邁氏行會談。蓋魏德邁氏政府以外之人物談政府人員為著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見魏德邁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

魏德邁抵京以後，給總統，不願示第願。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頗不能從魏德邁的歸來中得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抵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魏德邁與軍部接見合衆社記者，魏德邁與魏德邁氏並未與魏德邁氏行會談。蓋魏德邁氏政府以外之人物談政府人員為著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見魏德邁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

魏德邁抵京以後，給總統，不願示第願。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頗不能從魏德邁的歸來中得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抵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魏德邁與軍部接見合衆社記者，魏德邁與魏德邁氏並未與魏德邁氏行會談。蓋魏德邁氏政府以外之人物談政府人員為著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見魏德邁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

# 訓人者

魏德邁此行定八月二十四日抵華。當局有意在魏德邁抵華前，要各界領袖與魏德邁會及各部官員正式會晤。據使因吃飯太長時間，感歎改為茶會。在這一餐茶會上，魏德邁講了許多話，把中國的各種缺點，痛加指摘。二十四日魏德邁又發表了一篇文告。而官辭的率直，即使是左的人，在最初也未料到有此一著。這一次演講和這一篇文告，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極大的激動，認為奇恥大辱。有人認為魏德邁人太豎有此理，為報此仇，竟實事專斷弄去。這當然是一時氣憤的話，而且十分幼稚，然而亦可想見這魏德邁所給予南京官場的刺激是怎樣的劇烈。有兩位大員在國務會議中

# 魏德邁此行的動機

魏德邁此次到中國來，動機到底何在，至今還是一個謎。動機當然不止一個。魏德邁在平津的一段中提及，說北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此次來華，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魏德邁的歸來，從在數百萬中國之行的觀察。這不失為一種有根據的看法。馬歇爾在華一年，調解國共糾紛，以他的經驗、經驗和自欺心，終致一無結果，憤然而去，實在說，他對於此事不能不耿耿於心。他對於中國的局勢及人物當然有全盤瞭解。他對蔣主席，恐怕也不無

# 人亦訓之

魏德邁抵京以後，給總統，不願示第願。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頗不能從魏德邁的歸來中得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抵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魏德邁與軍部接見合衆社記者，魏德邁與魏德邁氏並未與魏德邁氏行會談。蓋魏德邁氏政府以外之人物談政府人員為著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見魏德邁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

本刊合訂本 第一第二卷共四册 每册四萬四千元 寄費：掛號一千元 航空八千元

# 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

## 史鏡涵

(觀察團封通信)

黃泛區包括豫皖蘇三省。但災情以豫境為最重。黃河於二十七年六月在花園口決堤後，大流直瀉東南，河南一省，淹沒即達二十餘縣。淹沒村莊約五千六百個，人口死亡逾四十三萬。地畝淹沒的約為九百萬畝。而房屋牲畜用具衣服等等的損失，無法計算。這次的決口為有此以來最嚴重的災害。

恒瀾出一部份土地。而黃河漲水，一年以內常有好幾次，所以有時瀾出的土地，也很少有利用的機會。在此最長的九年中，濁流所經，一片汪洋。尋丈高的樹，也祇見樹杪似浮萍般在水面上飄浮，有些高的房子的屋脊，也似矗立在江海中的燈塔。

本年三月中旬，在閘口合龍後，經過短短的幾個月期間，情形完全改變了。現在土地幾已全部露出。但泛區的問題却並未因水退而解決。

### 泛區為瞰

河南被淹的二十餘中，其損失有輕重之別。

大以扶溝、西華、尉氏、太南、淮陽數縣，所受的災害最重；此外偏於泛區西北的鄭州、廣武、中牟、開封、偏西的滑川、鄆陵、商水、偏東南的項城、沈邱、偏東北的陳留、通許、杞縣、柘城、鹿邑、睢縣等地，災害較輕。泛濫的面積，也不是固定的。大汛秋汛來臨的時候，汎區面積隨之擴大；水勢小的時候，

地方，因為淤積的結果而變為高地了。當然本來低的地方變成愈高，高的地方，也不是沒有。好多房子，有的深深地整個埋在泥土之中，有的則露出半截或一個屋頂。因此有錢人，便因勢乘便，在屋上再加一層，有的傾向地下挖洞，使之成為地下室。

在泛區中原先主要的幾條河流，如款河、賈魯河、沙河、洪河等，有好些地方都淤淺了。因此每當大雨過後，因地勢變或高低懸殊，兼以河流淤塞的淤塞，常常在各地發生成大或小的水災。附帶的結果，道路也多沖毀了。

泛區的土壤，也有了變化。一種是淤泥之地，最為膏腴肥沃，最宜耕種，而面積也最廣。這情形有如非洲尼羅河一樣，是洪水唯一恩賜。一種是沙地，大都都在河床乾涸之處及其附近地帶，還種沙地

### 地形變化

泛區瀾出來的土地，地形和地質，都有明顯的變化。

### 地質變化

泛區的土壤，也有了變化。

「不那麼浮淺呢，價的是『輕淺史綱』、『社會發展史』、『唯物辯證法』等等……不過書放在屋裏者不著眼便，也不必作報告。我們大半是不用功的。」

他們不厭談論着參加生產運動，而且還可以作生意，加工的小生意。例如到南關附近太平橋去買鷄蛋和鴨，回來在小炭火上煮熟，隨便變成茶汁蛋，拿到關中販賣部去賣，一天大約可以賣出三百枚

如今掛在陸軍醫院門前的牌子是軍官教導團，又稱解放團，一共一千七百人，完全是國軍軍官，其中有二十五師及四十八師二師長。那就在齊齊哈爾被俘軍人還多。本文前面述及的四位行政高級人員，和東北建設二廳廳長，長春城防司令陳家珍，東北行營高參顧桐全等八人是賓客，稱為研究室，特設特餐，夏季衣服發了三套之多，每人每天領香煙一包，三頓飯白米白麵，四人一桌，二餐菜一素湯，比中共幹部吃的還強。至於這些人研究什麼呢？我問是讀新民主主義或聯合政府嗎？

被釋的人笑着答說：「不那麼浮淺呢，價的是『輕淺史綱』、『社會發展史』、『唯物辯證法』等等……不過書放在屋裏者不著眼便，也不必作報告。我們大半是不用功的。」

他們不厭談論着參加生產運動，而且還可以作生意，加工的小生意。例如到南關附近太平橋去買鷄蛋和鴨，回來在小炭火上煮熟，隨便變成茶汁蛋，拿到關中販賣部去賣，一天大約可以賣出三百枚

邊，蘇聯電影代替了美國電影，他們看過密戰犯的「國際法庭」和蘇聯五一一大檢閱等。宴會之和陳波兒在距庫木斯二百四十里的鷓立崗子搞電影戲，也有出品了。

研究室的人們這或請去作公開演講，學法律的說法律，學教育的講教育，學工業的談工業。作主席的中共人員，先介紹一番，說「這位遠道客人是××專家，他的經驗一定很可寶貴的，并希望對我們的設施加以批評。」

回來的人家口一整說中共有接受批評的精神，例如批評他們廚房廁所欠乾淨，大兵的不夠衛生標準，他們便答謝再三地說：「是的，我們的士兵夏天祇有一至小褲，晚上打點井水洗滌，第二天又穿上。廚房沒有紗罩子，剩下的飯我們又想下頓再吃，部隊時常是流動的，來不及收拾廁所。我們謝謝這些意見，要加以改善。」事實證明真改善了一些。

有些被俘人員住居屬已去，大約要作久居之計了，例如長春社會局局長葉紹南便是一個「小鬼」已給他帶來不少小孩氣與活氣。在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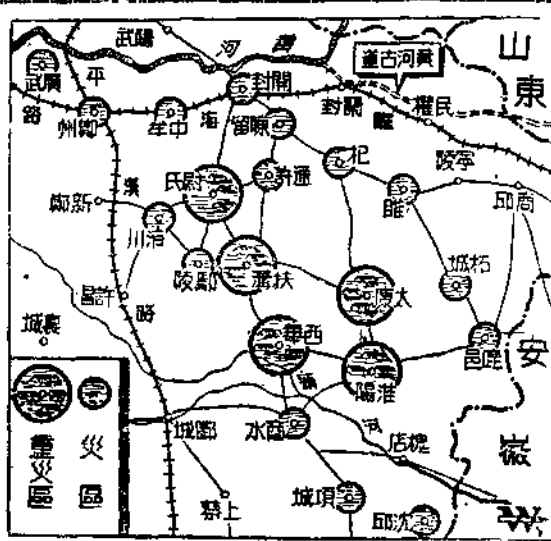
冷眼旁觀了幾近一年中，這些歸來的人摸著良心說：「他們或許不知道不效說，可是從外面看，多少他們的政策是成功的，多少小夥子老羞為公而忘私，顧爾忘家，在為大我，不顧小我。我們這些人彼此嘲笑為『家庭第一，太太至上』，離他們的理想太遠了，太遠了！我們白曬老了，這一代沒道勇氣，所以才回來。」他們很引以自慰的是也會中共在歡迎大會上加好好評，說他們的經歷都經考驗過了，證明既沒有騙國殃民，也沒有貪污刮地皮，「所以請諸位回去休養吧，在我們這同太太交委曲了。每個被俘的人會寫過自傳，從六歲寫起。可是，却不寫寫悔過書之類

邊，蘇聯電影代替了美國電影，他們看過密戰犯的「國際法庭」和蘇聯五一一大檢閱等。宴會之和陳波兒在距庫木斯二百四十里的鷓立崗子搞電影戲，也有出品了。

研究室的人們這或請去作公開演講，學法律的說法律，學教育的講教育，學工業的談工業。作主席的中共人員，先介紹一番，說「這位遠道客人是××專家，他的經驗一定很可寶貴的，并希望對我們的設施加以批評。」

回來的人家口一整說中共有接受批評的精神，例如批評他們廚房廁所欠乾淨，大兵的不夠衛生標準，他們便答謝再三地說：「是的，我們的士兵夏天祇有一至小褲，晚上打點井水洗滌，第二天又穿上。廚房沒有紗罩子，剩下的飯我們又想下頓再吃，部隊時常是流動的，來不及收拾廁所。我們謝謝這些意見，要加以改善。」事實證明真改善了一些。

有些被俘人員住居屬已去，大約要作久居之計了，例如長春社會局局長葉紹南便是一個「小鬼」已給他帶來不少小孩氣與活氣。在那



在這種情形下，行... 河南分省的救濟，對... 難胞已成為一種必要... 最初行豫南分省在

難胞在豫南分省的... 幫助下，在他們的故鄉... 住居下來。隨予住的情... 形，他們有的在泥土中... 發掘自己的房屋，有的... 住著救濟分發的帳篷。

難胞在豫南分省的... 他們發掘房屋，發現已... 不能居住時，則把木材... 磚瓦等器材，拆卸後重... 行運送。有的則在埋... 土中的房屋加造一層，

農村的機械化... 在丁集堡或周內有的地... 災家上積或四圍的，則... 難。則行機察，為世方... 差又無積的你洪界，... 生真是忌聲的可水。...

有那油那，始... 肥能，種准在經民上開土... 一與的已而，沃及把了一... 片死土可獲要泛的時節... 極亡地望境區區土播種... 大揮，見是的地種發備... 的孔可的難事開關，放... 生中一除是關橫把完十... 難，農片的太顯出更月... 仍數綠。多在來多，... 然在油但了難。更便... 然在油但了難。更便...

不宜種植，且構成泛... 區一個嚴重的問題。因... 為這些沙地是會逐漸擴... 大的，所以應當造林，... 以阻止其面積延展開大... 但是這種工作，目前... 似尚無暇及此。這有一... 種便是鹹土，鹹土也是... 不宜種植的。這三種土... 地的成因，可用泛區中... 老百姓所流行的一句諺... 語來說明；即是一「洗沙... 漫淤過流穢」。意思說... 從前水流急處，即成... 沙地；黃水漫溢所及之... 處，沉澱下來的便成淤... 泥之地；水流經過而又... 逼流後溜出之處，土地... 低多積實了。沙鹹之地... 較少，但其面積，究佔

全泛區百分之幾，現時... 我們無從知道。但以絕... 對設計，其面積想不在... 小。

面目全非... 土地既已溜出，逃... 亡在四方的難民，絡繹... 不絕地奔返他們的故鄉... 但他們回返故鄉後，... 始知面目全非，現在是... 廢舍蕩然無存，田畝阡... 陌，溷沒不分。極日瞭... 望，杳無人煙。蕩草叢... 生，橫非沒煙。道情形... 使九載流離在外，受... 盡人附酸辛的難胞們，... 立刻發生了如何居住下... 來，如何度日，如何能

難胞的生活... 難民在豫南分省的... 幫助下，在他們的故鄉... 住居下來。隨予住的情... 形，他們有的在泥土中... 發掘自己的房屋，有的... 住著救濟分發的帳篷。

難胞在豫南分省的... 他們發掘房屋，發現已... 不能居住時，則把木材... 磚瓦等器材，拆卸後重... 行運送。有的則在埋... 土中的房屋加造一層，

農村的機械化... 在丁集堡或周內有的地... 災家上積或四圍的，則... 難。則行機察，為世方... 差又無積的你洪界，... 生真是忌聲的可水。...

有那油那，始... 肥能，種准在經民上開土... 一與的已而，沃及把了一... 片死土可獲要泛的時節... 極亡地望境區區土播種... 大揮，見是的地種發備... 的孔可的難事開關，放... 生中一除是關橫把完十... 難，農片的太顯出更月... 仍數綠。多在來多，... 然在油但了難。更便... 然在油但了難。更便...





# 聞一多的道路

徐述綸

吳陰序 史靖著  
生活書店出版  
售價一萬二千四百元

屠格涅夫在「羅亭」裏借羅亭的口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有生命和美的所在便有詩」。作為詩人，學士的聞一多先生，光明、輝煌而又美的一生，也正就是一首詩。這首詩的水恆價值不僅限於它幽揚的旋律，充沛的活力和磅礴的氣勢，它還給今天的中國留給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雖然帶有荆棘，路面坎坷，但路的彼方有旭日，鳥鳴和雀鳴在等待着他們勇敢地上去，而且走上去就不打算再退回來。

「聞一多的道路」的作成，顯示了為聞先生所愛護的年青的一代這位詩人型的民主戰士的一生的注意，景仰和哀求了解、學習。基於這樣的一個寫作準備，作者的匠心似乎是放在他的晚年作為民主鬥士的一段描寫裏。其中作者根據親身與聞先生相處所得的見聞，直接而妥善地加以安排，其材料是相當可信的。事實上，從聞先生獻身於民主運動起直到他的遇難為止，這裏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史實，作者在著筆上算是比較地容易，因而在書中第十一章以後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描述就表現得很具體生動。我們彷彿還在聆聽著聞先生生動的演說，和他對坐著聽他娓娓地分析著某項問題，或者是滔滔地在雄辯。這樣，聞先生生動的心裏復活了。作者、讀者的心理和傳主發生了共鳴，於是造成了後半部寫作的成功。

作為社會學研究者的作者史靖先生，無疑地，對於聞先生早期和中期（詩人和學者）的思想與生活的瞭解是不

能像對於他的晚年（鬥士）這一時期的透徹和深刻。作者對於文學和藝術的造詣的貧乏使他不能對聞先生學術和詩歌方面的成就有深入而精到的論述，因而在聞先生作為詩人和學者存在的這一時期的敘述（第四章至第十章）中顯得內容貧乏而空泛，雖然偶爾也有對聞先生的著述的述評，但因此更顯得作者對此的貧弱。事實上，聞先生對於學術的貢獻，只著重於他的晚年民主運動的熱誠而忽略了他在學術上面的成就。無論如何是極欠周詳的，因為如果不是對他的學術論著不能領略則是眼見上的短視，二者俱非的。「聞一多的道路」，我們無意贅言，在這方面是無可否認地失敗了。但，如上所述，我們也無意對聞先生的論著未曾涉獵過的作者（或者涉獵過一點，但不深刻）加以苛求，我們只願意對這樣的一個失敗之處指出來，讓作者和讀者能夠注意及之。

作者寫「聞一多的道路」所用的是直敘的辦法，對於傳記文學來說，這種法當然有批評的地方。一部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大體上說來，其成就大半在於傳主的性格、思想、言行，筆端能經過傳記作者的藝術手腕，使用描繪、隱畫（不是描寫）和活潑生動的筆法而凸現於紙上，雖傳主的一生反映了他的時代，儘管他遇到的是血肉搏鬥，替具有的人格，不仍仍是一條死路，沒有了生命。這樣，作者的目的才能達到，讀者才能對他有所感或不熱熱的傳主感到親切，也唯有如此才能引起傳主、作者、讀者三方面心靈的共鳴。以這樣的一個角度去著「聞一多的道路」，其中除晚年數章的敘述比較能把握住傳主外，其餘似都可以苛求。

至於談到聞先生的思想，體制是一個頗為重大的問題。普通談到聞先生的思想，很容易地就局限於他的轉化。「聞一多的道路」的作者和其他許多紀念聞先生的文章的作者一樣，只具體地指出了聞先生轉化的三個階段：詩人、學者、鬥士，而沒有給其所以轉化的思想背景指出來，這是一個缺憾。以詩人、學者、鬥士來作聞先生思想轉變的分野，這大體上說來是無可批評的。第一時期的聞先生，作者只指出了其思想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却沒有注意到聞先生幼年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教育和以後在清華和美遠所受的教育與他後來轉化的關係。第二時期的思想最難確定，也最來得不明確，在書中作者指出來的是：表面上是還舊與研古，骨子裏却是儒家奮發救國熱誠。聞先生高喊和青年「裏應外合」地打開孔

家店，為的是他「看穿」了傳家的那一套「奴才論」。有人認為聞先生這一段時期的思想矛盾，其實是傳統。他探討故紙堆，為的是發掘原始的真正的人民文學和藝術，再用新的觀點去訓練，給已死了的東西復活過來。至於晚年參加民主運動這一時期的思想可以說是極單純，選先生不是學政治的，而且早年對政治不感興趣，晚年之所以對現實政治如此關心，而且由這心而極具出來與反對黨搏鬥，成為民主運動中最勇敢的一員，完全是出自一片愛國赤忱和正義感，再則就是對人民的深沉的愛。即使要說他的思想，那也很簡單，就是除少數敵人大家所信仰的民主主義，作者在第幾章說晚年的傳記時是極正確的。了解聞先生的思想在替聞先生作傳時是極重要的，不了解他的思想，所囑的結論是不可靠的，作者應該在這方面多下工夫。

然而，正如作者在後記裏所寫下來的一樣：「假因此而引致一義辨通的興趣，把所有為和平為民主犧牲的先烈義士們的生平，都表彰於世，義可使死者得到一點慰藉，更可使無數的生者得到鼓勵和模式，傳是作者所企求的」。我們很希望「聞一多的道路」以後能有一部更完善的詳而又簡潔的聞先生的傳記問世，用以灌輸「聞一多的道路」所有的遺訓，就這位詩人兼學者兼鬥士的一生光輝得以永恆。不知聞先生的友人而又最了解聞先生的朱自清與陸先生有暇執筆不？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三日於旅滬

## 本刊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訂  
每期的行二萬〇五百份

|      |          |       |   |   |     |   |
|------|----------|-------|---|---|-----|---|
| 地位   | 全        | 面     | 半 | 面 | 士   | 面 |
| 封底   | 二百八十萬    | 一百五十萬 |   |   |     |   |
| 普通   | 二百六十萬    | 一百四十萬 |   |   | 八拾萬 |   |
| 刊費先惠 | 長期刊費折扣從優 |       |   |   |     |   |



### 美國人在青島的行爲

編者先生：青島接發生兩次美軍電刑中國人的事件。一次是在天門路美軍大廠廚房內，在七月廿六日下午，該廠附近山上有羅氏王豐同、王相榮、吳元華、初振平四人正在拾柴，突被美哨兵發現，誤認爲竊盜；不問情由，即將此四人帶入廚房，以電線懸脚，通上高壓電流，迄至受刑者昏倒不省人事而止。另一次是在七月廿一日下午，大港碼頭美軍汽車修理廠內，又用同樣方法電刑苦力石增金、郭文德。電後，又擬電另一工人陳立壽。陳立即逃避，幸被捉回，擊破鼻部，流血昏倒。復用小交流電電喉以電流，並逼其心竊而止。

在青島美軍卡車撞死人，已成司空見慣。而這次用電刑，可謂別開生面的辦法。雖然從前日本也曾用過，但是現在美軍亦應用之。在青島，多少人在「竊盜犯」的名義下給槍殺了！其實竊盜犯是有的，不是旁人，正是美軍自己，由幾次美軍用品的大竊案即可證明。從今年元旦至現在美軍丟失一百多輛卡車和吉普車，據說大半是監守自竊。竊犯與看守勾結妥當，由竊犯乘夜開出，守衛者作爲不知，事後則虛報被竊。而中國人却做了替死鬼，六月間一區大雨滂沱的夜裏，兩個羅氏巡邏大連路美軍營附近就以「竊犯」的名義槍殺了。

編者先生：青島是來搜捕「資料」的，不知見了美軍所製造的一些蠢淫，槍殺的「資料」後將作何感想？在魏氏離崗的前（八月廿三日）晚青島美軍又無故把山大學生打了一頓。是晚十點左右，山大外文系學生劉景田訪友回來，至離校門約一百公尺左右，突遭五美兵圍毆。劉即用英語說明身份，美兵竟充耳不聞，繼續毆打，直打得頭破血流。此時山大校警已聽到呻吟，才趕到出事地點查看，當即回校打電話給美軍憲兵司令部，接着山大同學也湧出來一羣，美軍才停止毆打。若非劉同學結實，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稍頃美軍卡車來了，看見大幫人，便橫衝直闖起來。第二天來了公報，深說是一「互毆」。

廿六日爲魏德邁離華第二天。下午二時大港三號碼頭，有羅氏王家庭正在撈取因卸煤而沉入水底之碎煤時，有美軍一五〇號小艇經過該處，載美兵五人；中有一人無故將王捉住毆打一頓後，將其擲入水中。時附近有包餘船二隻見狀大驚，急向沉水處拯救，此五美兵竟獸性發作，托槍威脅，致二包餘船船主同胞流入水底；待美軍離去後，屍身已無蹤跡。三日後方被發現，經警務局報警法法院就無從追思的埋了。本月一號晚上，美軍又無故的在中山路國俱樂部附近打傷了兩個市商職員，一個記者爲這件事跟着到美憲兵司令部去了一趟，在一小時內，竟看見有四五件毆打中國人的事件。

招商局徐學禹經理來視察時，看見青島六個碼頭，美軍佔了三個半，其餘的一個是鹽碼頭，一個是煤碼頭，商用的碼頭僅餘半個。美軍不但佔據了碼頭的大部，飛機也在控制之下了。較好的房子是他們住着。前兩天運送走了納粹，美軍曾向警察局要房子，弄得中國官方亦啼笑皆非。在青島，美軍可以直接行文給餐館業公會，要檢驗他們的食物；美軍可以往旅館、酒店上釘封條（禁止美軍入內的封條），中國官方對這些措施雖有所不滿，但在有傷「中美傳統友誼」的原因下都給輕輕的放了過去。

王樹棠 八月七日 青島

### 宋子文的捐款

編者先生：九月十四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四中全會開幕前，蔣總統宣布宋子文決定捐還本人所有在中國建設銀公司主要投資事業中之全部股份，如淮南煤礦鐵路公司，揚子電氣公司，漢口電氣公司等，以爲救濟抗戰及剛陞而殉難之黨員家屬。宋子文所捐獻的財產，數字達數千萬元之鉅。一舉而捐獻道許多錢，宋氏此事，做得漂亮。但其間涉及兩個問題：

- 一、抗戰殉難者，非國民黨黨員遠多於國民黨黨員。抗戰犧牲，同爲國家，宋氏何以獨厚於本黨殉難黨員的家屬，而薄於非國民黨殉難者的家屬？
- 二、宋氏之財富，係得之於全國而非得之於一黨，何以將其由全國得來之財產，於捐獻時只限於自己所屬之一黨，此實大有違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天下爲公」之精神。

楊不平 九月十四日 上海

### 極爲欣賞

編者先生：國民黨雖然惡氣，然而不乏人才。每次發表的宣言，言辭均極堂皇，用字亦甚工整，可作國文課外補充讀物。本人每逢報載此種宣言，必引喉助誦，以消水氣。譬如此次四大全會所發宣言，其中不乏佳句，如：「此後黨要自尊重，而不自大，自反而不自強，自信而不自滿，定能由歷史的裁判來保證我們達到預期的目的。」又說：「我們要了解：不能自強不息的不是革命政黨，經不起誘惑忍不往簡繁的不是革命黨員，我們願以黨的團結和奮鬥促進黨的新生，以黨的新生創造革命的動力，以革命的動力達成政治經濟的全面改革。」又說：「我們要不惜身

保種民族生存而犧牲，爲實行民主憲政而奮鬥，爲改善人民生活而努力。」像這些句子都寫得非常好，本人極爲欣賞。

史明哲 九月十四日 南京

### 鹽稅

編者先生：這次政府決定調整鹽稅稅率，竟達七倍左右；從一萬四千元，一萬六千元，驟增至十萬元。政府的財政政策，完全在加重平民的負擔。監察院和參政會對此竟都無一言？

陸海藩 九月四日 南京

### 上海與政府

編者先生：我是一個上海人，並且除了抗戰的數年在後方外，其餘的三十幾年生命，都是在上海過的。但我雖然是上海人，却對上海毫無好感。一般人常說上海是心惡之淵，這點我且不敢說。我認爲的，就是上海影響中國政局，以及政府選就上海這一點。無論什麼事情，上海似乎永遠享受特殊的待遇，居于例外的地位。政府要是想有什麼改革，祇要上海一請願，政府就不得不遷就；或變通，祇要上海一反對，政府就不得不考慮，甚或收回辦法，或閣下不提。性例甚多，不特改革。政府雖然在事實上有一種困難和顧慮，但是我認爲政府畢竟太沒有勇氣，太遷就那些商人財閥。政府自稱爲革命的政府，其實現在的政府還有什麼革命性？一個政府的施政，所以全國爲對象，所以最大多數的平民爲對象，決不應該把某些地方看得太重要，好像這個政府都是爲了這些地方而存在的一樣。我看到多年來政府忽視了全國貧苦人民的呼號與生活，而偏重於上海這一個都市知此遷就顧慮，實在不以爲然。

何光福 九月十日 上海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平寄每月四角，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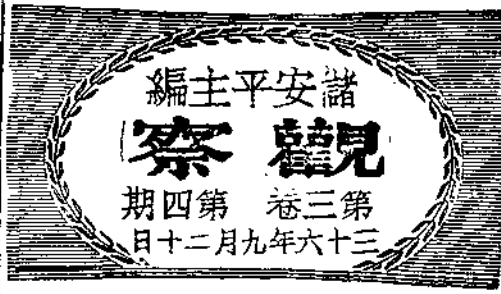
或航空先付五角

國外訂：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王府井後街甲一號



### 本期作者

吳之椿：北京大學教授

梁激溟：

吳恩山：北京大學教授

田汝麟：英國倫敦大學研究生

胡慎明：聯勤司令部經理室秘書

蕭維翰：武漢大學教授

# 大選與時局

吳之椿

最近報紙上關於大選的文字很多，但其中大部份都是文獻與官書，如法令條例之類，祇有一小部份是對於選舉問題的討論。即使大多數人民不關心或不懂得這樣一件國家大事，但在輿論上所激起的討論，也不應該如此微薄與單調。不但如此，更令人擔心的是各方面對此問題所懷抱的不安情緒。這種不安的情緒，瀰漫朝野，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中最具體而扼要的例子，無過於近來一連串關於大選應否延期的討論。在大選前夕的今天，大家都感到疑慮、徬徨、不安。大選舉行怎樣？不舉行怎樣？兩方面結果、效力、與前途又怎樣？古書上有句話說：「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喘」，這正說明了今日人民之步履與人民之聲，在此次大選前所表現的心理狀態。

本來一切的選舉，都含有若干成份的未知數，所以也都引起不安。內政將有甚麼措施，外交會有甚麼轉變；關稅將加或減，物價將貴或賤；已黨得甚麼結果，數黨將有甚麼變遷；乃至於甚麼人將要陞官，甚麼人可以發財——這些問題，照常情來推測，正是盤踞着一般選民的心中，尤其是一些對選舉結果感覺到直接政治或經濟利害的人們。這種的不安，是常情所能了解，也可以說是常情所能原諒的。現時一般民治國家在選舉前夕的情形，正是如此。但今日中國人民所表現的不安，却與此甚有不同。對今年的大選，儘管賢良方正之士，抱純潔情懷與滿腔熱望，想憑藉這種政治活動，導引中國進入初步的民主。這種人不但居於極少數，並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他們的可敬之處。此外是政治圈內的人們，熙熙攘攘，驚慌忙碌。其中不乏其人與其事，與其說是為準備與佈置，不如說是為大選粉場與導演。他們的興高彩烈，是別有打算的，可惜完全不對題。除了這些現象以外，民間一般在大選前夕的表現，是普遍的冷淡、廣泛的憂鬱。這現象在日日鬧着嚴重經濟恐慌的背景之中，更增加了陰慘。最可注意的，是一些在大選時候應該提出來的問題，幾乎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壇上，以供選民之擇決。例如：農業怎樣改革，工業怎樣復興，對美蘇的外交怎樣處理，對德日的和約怎樣擬定，這些以及其他諸般大問題，看起來都似乎被摒諸大選範圍之外了。大體說來，今日一般人民，在行使他們基本政治權利的時候，不會也無力將這些問題逼了出來討論，是可以了解與同情的。在今日如此的時局之下，他們救死不遑，老實說是無多少閒情逸致來顧到這些問題了。所以今年的大選，似乎是不曾發現選舉有問題。但選舉的問題之未被發現，並非即是選舉無問題。有選舉而無選舉的問題——人與事——這情形一部份是由於中國政黨的年幼與政黨組織之不嚴密，但只是一小部份的。最基本的因素，就是當此大選的前夕，在一般人民的心中，正盤旋着民族存亡與個人生死的大問題，也就是今日的時局問題。我們無法否認，這是今日每個中國人心中中的大問題。這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的關係，又屬渺小之至了。年來政府的重大措施，一般人民所衡量的，首先是怎樣影響到民族前途以及他們自己的生死。大選既然是近來最重大的一種措施，它對此基本問題將發生甚麼作用，在今日的人心中，看不出半點光明。最樂觀的安慰，只能看到一些渺茫與遙遠的景色而已。在此種情形下，今日中國人民在大選前夕所表現的不安、悽涼、慘苦，不是別的實行選舉制度的民族所能容易了解。這就是今天的實情，所謂大選延期之說，就應運而生，也就是表現各方的不安，並設法挽救或減輕這種種不安的企圖。吾人願對此略加申述。

實成與反對延期大選之說，來自不與的各方面。其中也許有別有隱微的

但不應與本題攪混在一起。我現在舉出實成的兩例與反對的兩例。實成的一例是廣東國大代表所說：『在此內亂外交相益迫之際，普選能否順利進行，誠屬疑問。倘事實上不能依法進行，而軍事從事，違反民意，則選政恐難，影響憲政前途至大』。其次一例是武漢省市參議會同人與國大及參政會留鄂同人上主席書上所說：『普選固為遠政於民之必要措施而應依法進行者。然以今日共匪之猖獗，時機之迫切，與夫民主風習尚未養成，是否能合理合法如期完成普選，殊成問題。縱勉力進行，必然引起社會普遍之紛擾，分散戡亂之力量，是意未行而國家人民先受其累矣』。(八月三十一日漢口的日報所載)像武漢人士的議論，其可注意之處，不但是對今年大選表示極度的懷疑與憂懼，並且這些人都是極端擁護政府的黨政軍方面的領袖與社會上的人士。在一般的情形下，這些人很不容易發出與政府步調不同的言論。現在他們說出這樣的話來，可見他們在良心上，對這問題感覺到極大的不安。反對延期大選的第一例，我可以舉出王寵惠先生的話。他的意思是說：大選是國民大會所定，只有國大可以變更它。我們應該守法，如期大選。除守法以外，沒有別的路徑。王先生的話，表面鎮靜，中心與別人一樣彷彿。純然站在法律立場而言，這話似乎是無懈可擊。不過，他的話是避開了現實問題，將它隱藏在法律的字面背後。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企圖用法律的條文來搪塞困難。連他自己也知道，多少法律是與時代不合，因而產生困難，甚至於革命。其次一例是孫科先生所說：『反大選即反民主』。這一類的話，最低的批評是越出範圍。有地位的人，尤其是不應該說。政治上最好不輕易說別人是反民主，反革命，反政府或自己。這一類的話，充分表現內心無主，對問題無辦法，對現實失控制，才有這樣手忙腳亂的表情出來。綜合以上所說，國內有喉舌的人士，對當前的大選及其結果，失去自信，缺乏公信，徘徊疑慮，莫知所從。在那些啞吧民衆中，更是一片淒涼與滿腔憂鬱。橫梗在全國上下人士心中的大問題，是時局的不安，與大選可能引起的更大的不安。很顯然的，時局是中國今年大選中最主要的題目。

選舉是近代國家的政治工具，人們應該用它產生結果，解決問題。不能產生結果解決問題的選舉，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早一點不如晚一點。國家的大小問題，無慮萬千。很顯然的，最基本的問題應該先解決，最急切的問題應該早解決。大家對於今年選舉問題的判斷，如果撇開枝葉而求獲得一個扼要的觀點，似乎應該採取這一個標準。選舉是一種選擇(事與人)選這個人，擇那件事，孤立的看可能是些枝葉。在這些以外與以上，還有更重要的選擇，就是這個

國家未來的圖是，必須憑這個選舉來決定。尤其是在一項非常時期的大選，更

明瞭的是如此。這次大戰以後，英國選舉工黨而揚棄保守黨的領導，便是最清楚的一例。其實，現代的選舉，都應該具有這麼一幅情狀與意義，也都應該使這幅情狀與意義，顯現出來，使全國人民與全世界，都明瞭它的結果。但這得假定，選舉是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用選舉決定大事，是近代人的工具，這與古代人用占卜以決大事，用意沒有甚麼分別。說起來無與與妙，但選舉必須對一國的大事有所決定。今日中國最重要急迫的大事，無過於時局問題。我們既然決定，今年舉行大選，就應該首先企圖，從這個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之中求得一個解決時局的方向與道路。所以首先應當將這個問題交結大選來推展，啓發與決定。自然，中國的現實問題很複雜，有長久的歷史，也有黨派恩怨的穿插，決難完全受理論的支配。這些複雜情形與黨派以及人事一的思想，不是選舉票所能解決的。我們要用西方的形式，將時局的問題交付選民判決，自然是極其困難。這些顧慮，理所應有，然而是不相干的。即在中國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中，與這樣的教育水準與政治知識的情形之下，我們還可以從人民的默然意向之中，掏出他們對於時局問題的大致向背。至少我們應該向這個方向去努力與嘗試。現在的情形，時局與大選成為截然的兩回事，各不相干，並且是背道而馳。一方面時局問題被摒諸大選的範圍以外。另一方面，這兩回事的勞力是互相抵消了。因為，選舉是以和平方式，代替武力方式，解決政爭。現在是兩種方式，並駕齊驅，那就很難看出政策的重點之所在了。人情都是一樣，只有在劇烈的內心衝突的時候，才覺感到徬徨，失望與不安。現在中國人民的徬徨，失望與不安，普遍而深刻。根本原因，還是這兩種方式，兩種觀點的衝突，所以很難有立起沉疴的希望。但我們不應當因此失望，而應當知道沉疴，改變方向。照現代的情形看，即使有一個完全公開，完全自由與完全誠實的大選，也難立即解決目前的時局。但我們應該使任何大選，幫助我們向着這個方向，逐步的接近。照這樣看，今年的大選，實在根本加考慮的必要。任何重加考慮的步驟，在民間必然立刻引起輕鬆的快感，因為這方向是對的。重新考慮大選問題所應當顧到的事情很多，延期與否，不過只是一端而已。人們所提出來的困難，如經費、地方秩序等等，本身固非小事，但仍非主要的困難所在。主要的關鍵，是在使大選與時局，發生聯繫。政府以何種方式，在何種時間，何種地方，舉行大選，都應使時局因此一選，獲得解決，或至少走上解決之路。但現時政府所舉出來的大選目的，却別有所在。選目的是在「行憲」。

選舉以行憲，在次序上與邏輯上都不能沒有問題。選舉是憲政的一部份，只有在有意義的條件之下，可以得着符合民意的選舉，這是大根本與大前題。譬如說，選舉有賴乎政黨，而政黨必服從民意。選舉重討論，而討論必須言論完全自由。有了這些，然後有憲政，然後才是行憲。形式上是否依條文而行，其或壓根兒有無這些憲法的條文，最後說起來，是次要的。我們也都明白，現時大家所說的行憲，是狹義的指以法定方式產生國家行政立法的負責人，這些當然是重要的事。但這些必須以選舉的根本問題獲得解決為基本。還有一層，我們不要忘記，尤其是不容使民間注意錯誤，就是除道狹義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廣義行憲。照廣義說來，政府不能行憲，它是被行憲的。照歷史與常識講，憲政的重點尤其是在政府合憲，官吏守法。行憲的是人民而不是政府。過去政府行「一訓」的結果在那裏？我們更不希望對於今後的「一憲」，再以一「行」了之。在廣義行憲的工作裏，最重要的幾件事，如保障人身自由，完全開放言論等等，都是憲政起碼的條件，也是任何政黨政治與選舉的基礎。朝野上下，對於這些條件與產生真正符合民意的大選，必須確實的具有信念。現在的情形很難說了。我只擔心，時局的緊張加強，對於人民基本權利所施的壓力只有越來越大。所以近來連續重申保障人民自由的文告，也只是增加了我們對於這些事的心。政府可以說是盡心或力不從心，但不能因此減輕責任，或倖免若干極其不利的後果。事實的演進往往是難於控制的。最近的教訓，如武漢大學事

件，在國內外所給予政府的損害，聲望的與物質的，是無法計算的。我們如果要行憲，應在這些基本方面，忠誠的履行，切實的做到。

照現在的情形看，政府對於今年的大選，是勢在必行。在如此情形下，這篇文章，對時人未免是一些不入耳之言。這個在意料之中，因為寫文章的人們，很少有其他的幻想。我的用意，只在提出一個重點。參加大選的人們，選人的與被選的，如能使這次的大選，對時局的澄清，有所補益，才算是抓住了主題，並產生了一些兒效果。我已說過，這問題的關鍵，是在大選與時局的關係。我們應該針對些一關鍵，對大選更加考慮，延期或不延期，只是困難的一部份。最後，支持今年大選的言論，還有一說，他們認為民主政治重在學習，大選是政治生活中最好的訓練。這一說不可否認，但用在地方選舉，似乎更為有力，也對一般人民的生活，更為接近。對於民主政治的訓練，能從大選獲得的，一樣可以從省市選舉獲得。然而，我們不要忘記，這裏也有一個絕大的前提。省市政治生活的水準，不能完全脫離全國的水準。一般的限制是相通的。例如，言論自由是無省界的。沒有它，全國大選弄不好，省市選舉又何能例外。選舉既然是一種政治工具，應該解決問題。自然，一件問題的解決，往往是新問題的產生。我們在生活中與學問上，都會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是進步的現象，象徵人生的日新不息。但我們萬不可使一件事情的解決，成為舊問題的重生與擴大。對於今年的大選，這應該是一個起碼的警惕！

#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上)

梁漱溟

何謂「選災」？此指全國大選舉之為災而言。我並不敢杜撰此怪名詞。這是十年前（民國廿五年）全國舉辦國民大會代表普選時，善於取譏底吳稚暉老先生所創造。當時吳老看了各地為選舉而鬧得舉國騷然，雞犬不寧，公私耗財之鉅，社會風紀秩序破壞之烈，鄉里友好結怨成仇，傷亡而繼之以鬩訟，精神物質一切損失之無法計算；於是從其惘惘之嘆，發為諷刺之言。他歎息於水災、旱災、風災、蟲災……任何一種災，亦沒有這「選災」普遍而深入。這確是創古所未有，比什麼都重大底災禍。然而不幸底很，今年我們在許多水災（兩廣成都各處）旱災（山西河北等處）和兵災外，又將有一次這重大底選災到來。

我想不待我來預告，有心人誰不看到這裏？但儘管看到，却無人敢說個「不」字。此非謂政令所在，不敢違抗。根本上在「民主」「憲政」這一類仙符神咒之下，人們已經失去了懷疑反抗的知能。大家好幾說，「選舉怎麼不辦」？要行憲政既成了天經地義；憲政則必從選舉作起；而選舉在一般意識中就只有歐美通行那套方式。於是明知其為災為禍，亦只有將就忍受，或且還妄想從災禍中收得符咒之效（實現憲政）。正為如此，我願借此機會向國人再一度提出我說過底話，即令災難非受不可，亦不自受，而從中體認些道理出來，以為今後改圖張本。

現在世界上除蘇聯外，各國政治制度實皆淵源於英法。此英國式政治，原

是我早所願服底。我自己從國人之後，熱心於中國政治改造者四十年；其前半段思想，要不外此。讀者試檢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民國十年出版，即可證明。其有所覺悟而轉變，約經過四五年功夫（詳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第六——二五頁，中華書局版）；到民國十六年乃斷定中國不能學西洋，中國必自家開路來走。我之致力鄉村運動，即從這裏來。所以我不同意一般所謂憲政及其所包含之選舉者，既二十年於茲。二十年間，或語或默，但從無更改。所有其反對理論暨正面主張，過去則見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二書；今後則將更仔細更鄭重陳陳於國人之前。此一短文，只不過提起注意而已。

此文分三段進行於下。

中國需要民主，亦需要憲政；不過民主憲政在中國，都要從其固有文化引申發揮，而割切於其當前事實，不能襲取外國制度。——這是我經過四十年用心所得結論；其內容自非一言可盡，但大意只是如此而已。而我的標準分判，今天所要行底憲政，却仍然是外國制度，於固有文化無涉，於當前事實不合。

五六十年来中國的政治改造運動，可大別為一個前期底，一個後期底。前期運動蓋受西洋近代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英國式之憲政。此起自清季之變法維新，約訖於民國十年左右，可以民十二曹錕憲法之公布告一結束。後期運動，則感受歐戰後共產革命潮流而來，其所嚮往者為蘇聯式之黨治。此起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共，訖於抗戰前後為止。抗戰前夕和抗戰中，國內各方皆有很大變化。第一，作為後期代表底共產黨有顯著之轉變，已人所共見。第二，當政之國民黨準備行憲（制憲之國民大會已辦選舉），對黨外各黨派已承認其存在（先後有國防參議會國民參政會等機關）。第三，可作為一中間勢力看底中國民主同盟之出現在政治上。凡此變化演至抗戰勝利，政治協商，產生憲法修正案（不完全），而達其最高峯。今年之制憲行憲，看似繼續完成其事，實則又轉了轉。然這些皆不關重要。現在所要問底，此一段歷史（從抗戰到今天，乃至其後）究竟應當如何認識之，估量之？照最樂觀看法，便把它算作前期後期之一種匯合交融，而為中國政治改造的成熟結果。然究竟有多少人這樣相信，似頗可疑。恕我不过樣想。依我看，此一段不過前期運動之一種迴光返照，並沒有把後期運動之意義價值融取吸收在內；對於中國歷史文化更接

不上頭，中國的政治改造不可能結果於此。

此一論斷，要作說明亦頗費許多話。這裏只簡單地指出幾點來。第一，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一自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在此段內大講其「新民主主義」，內容可暫不問；但他放棄了他的蘇維埃，放棄了他「黨治」，而行所謂「三三制」（在政府和議會中都是他們自己只居三分之一，而讓國民黨佔一份，其他佔一份），則其在政治改造上所持態度，縱非全然轉向於前期運動，却極其接近，是不可否認底了。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些情節呢！

第二，作為後期運動代表底，第二便是十三年改組後之國民黨。此國民黨生命亦可以說一直延續未斷，却幾經變質，亦世所公認。它在此段內為國內期外大勢所迫，不得不慢慢放棄他的一黨治一，而承認各黨並存，由後期轉回前期，事實具在，不煩多說。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底一段情節呢！

第三，當後期運動方興正盛之時，敢於逆着方向，代表前期運動而活動底，是青年黨（國家主義派）和國社黨（今民社黨）。因為「少年中國學會」分家之結果，一邊走向共產黨，一邊才成了青年黨。而國社黨則係梁任公一派系而來。無論從他們歷史上說，從他們思想主張上說，這兩黨都是道地底前期代表物。民十六七年來北伐以來，曾慘受壓迫，而在此段內則出面活動，頗為抬頭（特別是今天）。此種情勢之演變，當然象徵前期運動之復活；何況在政協會中，協商憲草之時，還有像我後邊所說那情節呢！

上文已指出此一段歷史發展之最髙峯，為政協憲法修正案。此案既為各方協商之結果，則此一時期大家的思想要求是什麼，正可由它代表。我之所以敢於如上之論斷，亦就是根據於它而來。它之所產生，却是這樣底：

本來有三種不同藍本，可供中國選擇。第一，便是淵源於英國，而泛濫於世界底，所謂憲政。儘管其間出入甚大，變化多端，可任人剪裁拼雜；却仍不失其為一套藍本。第二，便是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之一套。雖「總理遺教」具在，而在國民黨內已言人人殊，遑論黨外，所以亦儘可自由選用，而終不失為一套藍本。第三，便在蘇聯自其革命以來底幾次憲法。它因自成一格，不為恆情所許，但同有憲法之號，則亦未嘗不可取材。在這三者之間，從勝利後底國際國內情勢看，似已趨重於第一藍本。而第二藍本以有當政第一大黨之支持，當然亦不可輕視。唯第三最沒有勢力，殆可不必置論。問題就只在第一與第二之間了。再就當時政協內部情勢分析之：

民主同盟，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因其本身新通過底綱領，關於政治部分，就完全是這一套（註：通過時我遠在廣西，不知其事）。況且有蔣談憲法底張君勳先生居首，而別有懷抱底我，則決定不發言。

青年黨，是屬於第一方面底；它夙來主張如此。無黨派之社會賢達九人，雖不盡知其詳，但平素發言較多如王雲五傅斯年諸公，都屬於第一方面底。

特別是中共，當周恩來從延安回渝，初呼馬歇爾，就曉稱他們願要英美式憲法。假如能像美憲那樣，他們便滿意極了，怕不可得。這話後來事實證明完全不假。

政協五單位，四個是這樣。或說，除了當政之國民黨外，在野方面已屬一致。至於國民黨，自家要站在孫先生學說立場上，固不待言。所不可知者，究取如何解釋，以及讓步可至如何程度。

大勢所趨，既不可取一舍一，只有謀二者之調和折衷。而此事則大為不易。孫先生設想之一套政制，姑無論其價值如何，乃至不論其通不通，不論其某些處難得確解；但其自具匠心，而立意要不同乎英國式政制，誰亦得承認。試問這怎樣來調和？在廿八九年，即曾失敗過一次。廿八年九月國民參政會通過實施憲政案，會成立一「憲政期成會」，所有各黨派人物亦皆網羅在內，同今天差不多。憲政期成會亦負責對於「五五憲草」擬具修正意見之任務，亦曾產生了一部修正案。那修正案亦是要調和二，並且同樣是想在五種形式下容納英國政制（大致立法院仍屬治權不動，國民大會三年一開，而由其中產出一國民議政會，相當有巴力門之用）。廿九年春，提到參政大會上，經孫（代表立法院說明原草案）蔣（時兼議長）二公兩篇演說駁斥，毫無結果而終。此足見這篇文章難作。

不料張君勳先生雖失敗於前，卒能成功於後。上次他居起草人之一，集衆人心血而未能有成；此次他獨出心裁，却說服了大眾。第一，他以當實行直接民權不要國大代表的方法，把國民大會化歸無形。這樣，就替巴力門解除一最大妨礙。第二，他徑直把監察立法兩院收納進來，變作上下兩院。這樣，既使它不致礙手礙脚，且亦免再增設機關（如國民議政會之類）之煩勞。第三，他要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院得行不信任投票。這樣，就使英國式內閣得以出現。如此種種設計，遂令在野各方莫不欣然稱善，一致贊成。尤其是周恩來，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如獲至寶。但只在野各方願意不行，還看國民黨對此如何。於此，最難得底便是孫哲生首先贊成。他是孫中山先生令嗣，又是

「五五憲草」原起草時之主持人。他既對這種修正點頭，國民黨代表們就接受了。不過四次小組會，一篇巧妙大文章便慶成功。（註：成立十二條原則，非憲法修正案）。

其後，雖有波折——此種修正，國民黨人聞之大譁。三月初，中央全會上激烈聚訟。孫等向中共民盟懇商修改。三月十五夜，在國民政府開憲草議會，周恩來得君勳同意，作三大重要讓步：（一）國大復歸於有形；（二）劃去不信任投票；（三）省憲取消。雖留下了糾紛——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問題，未商得彼此同意之條文，還有其他未完事項，憲草修正案並未正式成立；而政府還擬據以制憲，中共民盟不予承認。雖前途尚未知我孰何所。然就今天所舉行底憲政來說，其所據為第一藍本，其性質不出乎我所謂前期運動，則無可置疑。那麼，從清末民初到今天，中國人雖多活了三四十年，但外面世界全已改觀，而我們的政治改造——對二千年傳統政治之改造——却又回頭還習其清末民初之所為了！豈不可哀！

在這話內，絕未有輕視英國式憲政之意；——毋寧說，我始終傾服。尤其西洋近代潮流對人生之貢獻，誰看不見。中國人素附於此，止應該留意。然在此三四十年世界上湧現一大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我們就不從他那裏去發覺？何以我們竟於它絕無所取？論起來共產黨國民黨都是他的徒弟，自應多有領會。但是我在政協中，除聽見陳代表立夫說「國民黨行一黨制本於憲法，今要行多黨絕無所容；唯一黨多黨各具理論，不必據此而非彼」一段話，竟未聞去事不必論而外，即無所聞。

尤其是令我不能不長歎息者：前期運動是感受外面一有力刺激而來；後期運動又是感受外面另一有力刺激而來。中國政治改造之無成，皆為其太動動於外而缺乏自覺。然前期運動過去了，後期運動過去了，到今天這第三段上該不自覺嗎？何以三四十年日子都白過，於自身歷史固有文化毫無認識，而仍在前日學西洋？——所謂可哀實在此。

二

學西洋，夫何能不學？但不應仍在盲目中學。到今天仍在盲目學西洋，此所以說它只是前期運動之回潮而已也。要從這一面來批評今之憲政，應得寫一本專書。此處只極粗極粗言之，一為提示而已。

凡一制度之立，一面是針對着它的問題求解決，一面必憑藉它現有形勢為運用。而此二者，則因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同。各處制度因之而未易相



變。各處歷史、社會之不同，其間差度亦復不等。然都沒有像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之翹然獨異迥然相遠底。試看：歷史長久文化昌盛如中國，農民暴動類似革命之事，雖屢見不鮮，而從不聞民間起而作參預政治之要求，與夫自由人權之要求者。這就證明其歷史根本不同於西洋，社會根本不同於西洋，並不是什麼落後不及。落後不及者，容或要一步一趨，追從他人蹊徑。彼此歷史不同社會不同者，何得如此？

中西歷史中西社會怎樣不同？極簡單地說，歐洲人從來過着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底生活；而我們則大體上過着散漫而和平，和平而散漫底生活。團體公共之事，謂之政治。要求參預政治，即團體之事必要給我預聞。要求自由，即抗阻團體過分之干涉壓迫，而劃分羣己之界。民主者，承認旁人之謂也。承認公共之事大家皆得預聞，承認人各有其自由，就是民主。憲政則是一種制度；借了它，得保證民主之日即將開展。西洋當中世紀之後半，近世之初期，宗教、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特別表見分離、對立、競爭、鬥爭、凌亂、暴亂……之情形。在其間，分中有合、唯一是「民族國家」之形成。而民主和憲政，則不外是使這些在一國之內，變得有條理，有秩序，有軌道之可循。其道即在互相承認而互相制裁。分離還是分離，對立還是對立，競爭還是競爭，鬥爭還是鬥爭，祇是免除了凌亂暴亂。暴亂之力，亦未消滅，但一齊引向國外去。國家是現有之最高團體；在它以內有秩序，在它之外無秩序。憲政者，無他，只是在這西洋國家內部一種有爭而無亂之道而已。其為「集團而鬥爭，鬥爭而集團」，仍然未變；不過團體內組織得更好，對外鬥爭起來，其力更大。

但中國是什麼呢？中國是和合統一底一個大單位。它的統一，與其說在政治，毋寧說在文化；與其把它作為一政治單位看，毋寧作為一文化單位看。二千年來，它是不像國家底國家；它不要政治為政治。所以有人會說一句妙語：「近代的美國人，以國家為『必要之惡』；中國人自二千年之古昔，已把國家當作『不必要之惡』了。」（日本學者長谷川閑如是言）。蓋一切國家都是階級統治。它則缺乏階級，雜言統治；只是一消極相安之局，而非一積極統治之局。在內則缺乏階級意識；在外則缺乏國家意識。其散漫即此可徵；其和平即此可徵。縱千言為一語：像西洋那樣處處可以見到「對抗之力」者，在它這裏最看不到。難道它這裏就無爭奪，無叛亂，無相抗之事？當然不是這麼說。在它全部文化氣息上，在它全部歷史事實上，和合統一正是正面，是其本行本色；這些雖有，只是負面或變例，間雜於其中。不同乎西洋，競爭鬥爭是其正

面文章所在。在中國，個性開發最早。它一貫地尊尚理性而不尚強力；貴謙，而恥於爭。往者英國羅素來游中國，歸而著「中國之問題」，曾一再地歎說：

世有不屬於戰爭之民族乎？中國人是已。中國人天然態度寬容友愛，以禮待人，亦望人以禮答之。

道德上之品性為中國人所特長。……於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氣和」最為可貴；所謂「心平氣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言決是已。

中國人之性質，一貫以蔽之曰，與尼采之道相反而已。不幸此性質不利於鬥爭；然實為無上之美德。

他的話正非無所見。唯理性與謙讓，得和合；唯和合，得統一。其統一之道在此；其卒以開拓如此之大，綿續如此之久者，皆在此。

如此渾文無力與世無爭之中國，近百年忽遭過了像前所說底近代西洋國家，其必無幸，夫何待言。喪敗之餘，對西洋乃不勝其欣羨，而以學他為自救之道，蓋亦勢所必至。六十年來之謀國者，總是嚮往西洋而初不悟西洋之不可學。

現在看來，顯然不可學者，第一自然是其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即其對外鬥爭侵略之一面。中國儘可以成一「泱泱大國」，却天然無法同他們爭強鬥勝。而且相遇之下，只有自己認輸，不必更作他想。因為彼此根本是兩回事，學不成他，只毀了自己；所謂「邯鄲學步，並失其故步」。但不可學者，又豈上此一面呢？在他內外原是一貫底；其內部之一套亦就有不可得而學者存。自然，其內外還有不同。在內有民主有意政，在外沒有（近乃稍稍有此傾向）。民主、憲政即有與我們精神相通之處。上文說過，民主就是承認

旁人；承認旁人，即與怒、謙、讓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個人本位，便有問題。上文又說，憲政是其有爭而無亂之道；無亂即與體相通。然在其根柢上之爭，便有問題。除第一次大戰後風氣漸變外，「個人本位，自由競爭」是近代西洋社會所最得力處，亦是我們最不可得而學之處。

個人本位，自由競爭，適足以加重我們散漫之病，而不能救治它，隨後當論列。此所謂不可學，是指與我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試以選舉競爭為例來講。在我必有難災；在西洋却不一定如此嚴重。因為在他們確實經過改良進步而來。

古之民不識從衆之義也。有一議，十人之中，為七人之所合；古不以是為可用也。此自今變之，若甚怪者；然事歷史，固無可疑。（中略）非有三占從二之術，其何以定之乎？曰出占探凡（投票）均非所用。一議未

步而來。

決，考於舊章；舊章不足，乃為調停。調停不能，唯有戰耳。勝者得之，負者除若。（中略）凡所以決疑定爭者，大抵皆出於門。選舉之爭，亦猶是耳。門而勝，則勝家族擁其所舉者，以實之於有司；有司受之，書其名以傳之於國會。今日報章每及議院之選舉，所用之成語皆沿於古初。其爭選也，無殊其戰也。此非借喻而已，蓋古之事實，流傳於文字間也。（中略）其始，出於實門；寢假乃名爲門，而一黨之人勝焉。雖然，何黨？曰使他物而平等也，則黨之最衆者。此計數多寡以爲勝負之所由也。而出占之法，亦從之以始。其始之出占，非若今之書名投區也，衆各呼其所舉之名，爲標識。所衆舉者，其聲以聞；所寡舉者，其聲微以弱；此其以衆蝕寡之道也。其法之粗如此。而衆寡之數略均，又無以辨也。於是乎效戰陣之行列，而料簡其人數；此亦古法也。今日國會選舉，所不敢以此法行之者，恐民將由今之文，而反古之質也。故雍容捐讓之術行矣，則出占是爾。（見嚴譯名著社會通論第一二〇——一二二頁）

這是可實底歷史敘述，使我們知道西洋人怎樣漸漸理性化（風度）理智化（技巧），以成今日局面。幾百年來，他們精神向上走，當然氣象光昌，成就得今日文物之盛。不要說，幾經改進後底選舉即有些毛病，不致成災。即在當日實門一番，不免死傷，亦痛快淋漓天眞可愛；所失有限，不足深惜。却是在中國今日就不然了。中國古時行鄉里選舉，後來歷代史書還多有「選舉志」。那完全與今日所行同名而異實。今日所行，一切學自外國。別底猶可；唯自己出頭裁選，雖然不以爲恥，實大悖於固有優美之謙德。謙是什麼？謙是從向上心來底，而與向上心爲一事。中國人向上心萌發最早；古語「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其情蓋可見。有向上心，而所以自實自勉者但求其能至，莫能勝；夫何能不謙？有向上心，必自覺種種不足，而服善推賢之心油然而生；夫何能不謙？謙則精神渾然收聚於內而向上，斯則中國人之道也。由中國人之道，則必謙；謙本是中國人之道。後來人的謙，未必真；流俗人的謙，未必真。不真，不足貴。然病痼於然無恥，不顧一切，以逞其所慾者。不爲逞其所慾，他不會出頭這樣幹。逞慾之人，就是中國所最不可不底，以其向上之心，不可見也。中國並沒有禁慾底宗教，而自來鄙視慾望者，正爲其與向上心不相容耳。逞慾而亡恥，即其無所不至，自在意中。此其所以可怕也！外國競選雖有弊，大抵總過得去；彼固有其數百年所業者（法治之效，習慣之成，條件之備，一般道德水準、知識水準）在也。中國而肯競選，一切無所備，無所養，多數老百姓茫然不知所謂，只有聽任此無

所不至之人表演其無所不至而已；倘何災之不成？打架鬥毆，有形之災亦既慘矣；社會風紀鄉里人情之無形破壞，尤遺禍無窮。不但求爲改進後之西洋選舉不可得；即求爲西洋古代一場鬥鬥，亦豈可得？它除了醜惡，還是醜惡，別無所有！

至於此其間，沒有民意可表見出來，是不待言底。唯公平之選舉，才見民意。一般老百姓無錢、無勢、無知、無能、無空閒、無興趣……，試問他們的意見何從表見？其結果，當然只是既成勢力底那些新舊惡勢力之一度取得民選美名，更加他們一層合法保障而已。

總結一言：選舉競爭在西洋，本從其古人粗樸行動之漸漸理性化理智化而來，爲數百年精神向上走之結果，其事當然可行。當然可資之以建立民主政治。但中國的歷史文化完全兩樣；今要學他，便與固有美德相悖，却是精神向下去了。願民主政治不能資以建立，其後果之惡，將不可言。我之所謂不可學者，謂此。

凡與民族固有精神優良傳統相悖之事，不可行；行之，便是自取毀滅。中國幾十年來，禍亂愈演愈烈，到今天去毀滅不遺，皆在此。選災是其一極最直接之果報表徵，所以借它來一爲指點。其餘請參看後著。——舊著論近代西洋民主政治與中國精神不合者有四點，此爲其一。

我之覺察及此，亦復甚遲。那是在民國十一年；我之用心於中國政治改造問題而繼之以行動者，既十數年矣。有所察覺，仍不敢斷定。直至民國十六年，又看了一般後期運動（黨軍北伐），乃斷然一併否認之而無所疑。於是南游廣州，沉默以觀世變，更從事實以求印證。十九年乃始向社會公開發表言論。其時北方開「擴大會議」，南京統治動搖，黨內黨外反對憲法者紛紛然以民主憲政爲言。我嘆息其又回潮到前期運動，所以有一「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之號召。不料十七八年後之今日，此回潮之餘波猶在蕩漾未已；則其矣，覺悟之不易也！這一面不能不使人着急，一面亦竊歎學術未明——中西歷史文化之對照比較未易，覺悟其從何來？覺悟費乎確實明切，輕易得之不如困而知之。我固切盼國人覺悟及此，尤盼學術界之努力！

茲姑以簡捷之言，結束此段之文：我們三十多年到今天，最苦最大之問題，豈非國內之「不和平不統一」？也無他，正爲在中國本來是（唯和合得統）（見前），以競爭鬥爭之西洋精神之輸入而破壞。英國憲政下之統一，得力於競爭；蘇聯黨治下之統一，取得於鬥爭；中國過去消極之統一，則於和合（相安）得之。此各有其道，不可以相易；易之，則性命不保！在英蘇猶且不可以相易



「自求」生存的衝動。當人有了知覺、經驗、知識之後，固然可以給生加上種種的意義，例如宗教的、美術的、哲學的、倫理的、政治的等等意義；但還祇是使生的自然事實宗教化、美術化、哲學化、倫理化、政治化、而非根本的改變了生的衝動；更不是取消了生的衝動。宗教化了的、美術化了的、哲學化了的、倫理化了的、政治化了的生，乃是進步的生，亦是生的改進。改進生的作用，雖有意識、經驗、知識的成分在內，因而也可以加上目的；但本質上它却是求生衝動的延緩，它祇是把生給雕刻上一些花紋，添入幾許詩意。所以求生存，改進生存，都是自然而然的衝動，是基本的人性。

無論賢與不肖，富人與貧人，他們的活動都無例外的可以用上述原則說明。賢與不肖都有求生的本性。若非有比死更大的苦難，他們都好生而惡死。他們又都有改進生的本性需求。因為改進了的生，將使他們的生活更為美滿。富人固然好生，因為在生中他們已陶醉了自己。貧人也「好死不如壞活著」，自然也有求生的本性。另方，貧人因生活情況不佳而本性地努力於改善他的生，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富人則多多益善，錦上添花，也是事實。這些事實都表着：貧人富人同樣地都有改進生的要求。這種基本的人性，人人都本然地具有它。我們不能改變它，取消它。

也許有人以為：這裏所講的基本人性，很像一切動物的基本性質。是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在動物中，特別是能利用經驗的高級的動物中，都是有的。但人與禽獸終有相異之點。那異點在於給求生加的意義上；在改進生的技巧上；也存於人類之有社會、經濟、政治、美術、宗教、特別是道德的生活上。所以，「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雖然人和動物共有，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實際演進過程，則以人類為最有獨到的造詣。

很多政治思想家明顯的注意人性問題，討論人性問題。另外一些政治思想家，雖不明確的討論人性問題，但存有意無意中，也自具一種之人性觀。但他們大都忽略了人性研究的正途。他們大概都只是褒貶人性。如有人說性惡，又有人說性善。善、惡祇是毀譽之辭，並非陳述人性的本質。馬開維里是高呼注意人性。但他的見解只是隻字片言，沒有組成系統的理论。斯賓諾莎也呼籲注意人性。他雖受馬開維里（和萊布士）的影響很深，但他却十分地有系統。他在他的「倫理學」一書中，開卷便提倡政治學者應該注意研究人性，而不應忽視人性或詛咒人性。我們上面所謂「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雖然不是他所用的名詞，但却也包在斯賓諾莎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之中。因為他講

「圓滿」(Perfection)：求圓滿正是改進衝動的別名。

可是，在實際的社會人羣中，這種基本的人性如何表現呢？我們由斯賓諾莎借用的描摹基本人性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一概念，畢竟仍然是一種心理的混合狀態。它祇是生理學心理學研究的對象。這種狀態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表現，乃是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表現在具體社會事實中的「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的整個過程，就是實際的人生。所謂實際的人生就是生的實際 (Actualities) 之和。哲學的玄想是生的實際，宗教的信仰，道德律的運行、美術的陶冶等等，也都是生的實際。它們對於人類都各有其意義與價值。但這些生的實際，只能組成實際的生之上層建築；若沒有另外一種基礎，它們根本是空中樓閣，不能成為事實。

那另外一種基礎就是「物質的生存」(Material existence)。簡言之，就是用生活資料所維持的生存。所謂上層建築必依此下層基礎云者，就是說一個人必須先有了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然後纔能談到美術、宗教、哲學、道德等生活。一個人沒有必需的生活資料所維持的基本物質生活，就等於說他無以為生；真正的無以為生，就等於不生存或死。不生存了，死了，還談什麼宗教、道德、美術、哲學等等生活？

把「自求生存和改進生存的衝動」表現在社會事實中，就是人人都不斷的欲求保持並改進其物質的生存。這件事實，便是生的實際中之最實際部分的存在，它便是我們在實際社會中所可以見到的基本人性之表現。它也就社會科學所不能忽視、抹殺、改變、而必須重視的事實，我們可以說：在社會實踐中，「人人都不斷地欲求保持及改進其物質的生存」，就是基本的人性。這種欲求是普遍的，因為誰沒有這種欲求，就等於誰沒有生存。同時，這種欲求也不能被改變，因為在常態下，一個永遠欲求生的人，不能改變成一副欲求不欲求生的人。這是關於人性的自然法則，「凡是自然法則，都不能被取消或改變」(馬克斯語)。這種欲求是人性中「最物質的成分」，它是不計其數變或變除的(休謨語)。

為了維持當前的生活，要有一切生活必需品。但生活衝動的實現，乃是一個長久的過程，人們必須有其所有物(Possession)。所有物的堆積不但可以保障他生存的安全，也可以改進他生存的水準。所以維持物質的「我」的生存，依靠「我的」生活資料的獲得與積蓄。「我」與「我的」，也就變成了不可分離的名詞。

把「所有物」給予合法化(legalized)，便成功了私產(private property)

。私產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年齡，是否長於用強制力(Coercion)來執行法律的機構，我們不必推究。但有了執行法律的機構以後，這種制度便得到了保障。於是，人們實現其保持及改善生存的慾求，便可以恃其「私產」。

「從把『所有物』給予法律的根據，並有特殊的機構來執行法律這一天起，人類便誤認爲私產與維持其物質生存及改進其物質生存，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了。就保持人們的物質生存，沙士比亞借威尼斯城的商人說：『你奪去了我的生活手段（按指私產），就等於取去了我的生命，』就改進人們的物質生存，資產階級說：『我失掉了布爾喬亞的存在，就等於失却了唯一的存在』（馬克斯語）。兩人的話似乎都有道理。因爲在私有財產的社會中失却了私產，威尼斯的猶太商人自然會覺得不能生存。同時，在同樣的社會中，資產階級習慣於堂皇、富麗、安逸的生活，一旦失掉了「這種」生活，在感覺上，他會覺得幾乎等於不允許他「生活」。因此，不但威尼斯商人對於他自己的私產說如性命，死不放棄；即資產階級也覺得用他自己的私產所維持的淫奢生活，乃是不能放棄的自然權利。兩者的表現，似乎都是人性的命令。在他們看來；人性與私產根本不能分離。於是思想家很容易推得結論說：私產制度是順人性的，私產是人類化的基礎。

我們在這裏卻要做相反的駁論。人性的實現，亦即保持及改進物質的生存，雖然必須要生活資料，但生產這些生活資料的方法，却不必是私有而可以是

公有的。也就是說，保持和改進物質的生存，都無須必要有私產。在一社會中，每個人各自爲其地生產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可能；但其中不免因缺乏有意識的計劃與分工，供給與需要的失調，而產生人力的浪費。這種浪費，都是減少整個人類文化總成績的原因。同樣，私有私產維持生活的資料，固然也可能；但其中亦不免因強與弱，天才與低能，健壯與病老，際遇與命運，種種的不同，而造成「貧富不均」的現象。這種貧富懸殊的現象，是造成大部分人類爭的基因。

你可以說：『在人類的歷史中，私產制度幫助了人性的實現』但須知人性却不必非以私產爲實現的工具不可。因爲改變另外一種生產及分配生活資料的方法，人們也可以生存；亦即人性也可以表現。所以取消私產並不是取消人性的基本要求，即亦不是取消人們的生存。

你也可以說：『過去的人類文化是建築在私產制度之上的，現在人類的文化也賴私產制度來支持』。但因過去現在私產制度下的人力浪費，生產無序，分配不均，已使文化的發展走向歧途，所以沒有理由希望將來也必要如此。在將來，人力不再浪費，生產不再無序，分配不再不均，人類自然便會充分的發展其潛在的能力，向前猛進。因此，並不是人類文化的發展必須依賴私產，而是私產幫助了，也阻礙了，文化發展的進度。人性與私產並不是不可分離的。

# 千言萬語祇爲「煤」

（倫敦通信）

田汝康

十九世紀的初年喬治司提芬實這樣的說過：認爲英國首相應該坐在煤包上，羊毛口袋已不可再看成大英帝國軀身之地。煤在英國不僅是工業的原動力，家庭間的日用燃料以及一些化學上的附產品，同時還是支持大英帝國稱雄世界的最大力量。目前造成英國經濟危機的因素自然相當複雜，不過要是煤有辦法，問題當不會這樣的棘手。七月底工黨政府爲了要使煤工明瞭英國目下的處境，會動員了所有的要員向煤工代表懇切的談過一次話。外交部長貝文向來是以講話率直著稱的，在這一次談話中他更透露了工黨政府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苦衷。他希望煤工不要使工黨政府坍台，社會主義的實施成敗完全在煤工的行動表現上。同時他告訴煤工，空手講外交是講不好的。要是英國政府可以一年內輸

出三千噸至四千噸煤，那外交局面可以大大改觀，誰願意再看「債主子」的臉色？貝文這番話却是事實。誠如一個法國新聞記者所指出的，設如英國能輸出四千萬噸煤到西歐大陸（一九三八年數目），不僅英國的美金的饑饉狂決不致如此嚴重；同時西歐各國也不必再向美國以二十塊美金一噸的價格年輸入兩千噸美煤。而影響所及的是法國的生產計劃可以加速，意大利的工廠不致於因無煤而關閉，瑞典可以不必走東歐的路線去向波蘭想辦法。這位記者更指出法國復興計劃所需要的煤祇不過是英國一年內十天的產量，假如英國一年內多掘五十天的煤，即可以替西歐節省四萬萬美金走入美國人的口袋裏。可惜是目下英國自顧不及，遑論其他。最近歐煤煤業組合(European Coal Organisation)

的報告同樣也指出最近歐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其過於高價的輸入美煤。據統計本年內六七兩月份美煤輸入歐陸的數量是六百四十萬八千噸。同時這兩月份德國佔領區的供應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噸，波蘭的是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噸，兩者合併起來也抵不過輸入美煤數量之半。英國向來是供應大陸用煤的主要國家，在今年夏季亦却無煤輸出。向美國運煤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一來不僅價格之高駭人聽聞，比較起來二十塊美金一噸的美煤是魯爾產煤價格的兩倍半，同時也是英國煤輸出價格的兩倍以上。再之問題是那一國國家有得起這多美金來支付，即使生產力特優的國家，原可以用自己的生產品來轉換美金。但因為煤價高昂影響成本過高，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今後歐陸經濟復興的起碼條件實有賴魯爾以及英國煤礦的生產量如何。關於魯爾煤礦整理的討論現在剛在倫敦開始，本文所涉及的當以英國煤礦的情形為主。

煤礦是英國資源中最可驕傲的一部分，但是從這份資源中所產生的經濟影響和人事關係，也是近五十年來社會主義人士所亟欲革新的問題。歐到南威爾斯的礦坑，一般人所聯想到的大致不外是一幅皺眉頭的幽暗黑影，熟悉英國文學的人總會碰見過一些礦工慘痛生活的描述。百年來一般礦主的疏忽與頑固，到現在大部分煤礦的經營已經是腐敗不堪。用動力燃料管理部長辛魏爾在下院辯論中所用的辭句，那煤礦的經營已不啻是一架無生氣的鋼鐵骨頭。煤礦國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皇家委員會煤業調查報告書主席的結論中即提出過，認為當時煤礦的領有和經營制度毛病太大，改正的途徑最好莫過於收歸公有。自然二十七年前的政治局面決非今日可比，不僅煤礦領主政治勢力相當雄厚，同時國會中保守黨又絕對佔優勢。這一份煤礦國營的計劃也祇好暫時歸諸備查。此後調查建議另外有過四五個，其說不一。有的從勞工方面着眼，有的從領主方面着眼。而政府方面也不知試過多少花樣。大致煤礦消息已成爲近二十年來英國報紙的主要標題。但澈底的整理始終未曾着手，於是煤礦的積病漸深，進而生產量也由之而江河日下了。

在未收歸國營以前，英國煤礦從經濟眼光看來，極應當改善的問題莫過於礦坑的分裂和礦區的狹小。礦山的領有是一部分人，從這些人手然後再轉租到若干開採公司的手裏。一分再分，所有煤礦便成爲些豆腐乾塊收去了，據一九四三年的調查，全英國煤礦經營單位總計在七百四十六個，一共領有一千七百八十二個礦坑。在這些礦坑中，有百分之四十六個有工人在百人以下，再細分一下，可以說有三分之一的礦坑雇工人竟僅在二十人以下。至於經營的情形那更是不經濟。照一九四五年的調查報告書所指出的：有的礦當已近枯竭；有的礦最好得由另一個礦坑來開採，但其中又涉及所有權的問題；有的礦山在現開採公司認爲不經濟的，而另一個無經濟開採公司又未租到這一段開採權。……在這樣的領有和開採制度下，大規模的經營自然說不上，技術的改進更當然受到阻礙，影響所及產量的低減自然是無可避免的事實。英國煤礦的黃金時

代是在一九一三年，當時雇工人在百萬以上，煤的生產量在二萬萬八千七十五萬噸。除國內的消耗以外，英煤的輸出是九千八百萬噸，全英國煤的總生產量當時約佔全世界產煤數的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二三年雖然同樣的興旺，但較之一九一三年的情形便已不太經濟了。在距離兩次大戰這一段時光當中，其他歐洲各國技術的進步經營的改良都算是突飛猛進。而英國却一仍舊法，毫無改善。要是以一九一三年的生產量做基準比較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的生產效能已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德國上西魯爾煤礦增加百分之六十二，荷蘭國家煤礦竟增加百分之二百，波蘭煤礦也增加百分之五十九。但在英國生產效能僅增加百分之十三。再比較生產量的話，那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魯爾煤礦每一班煤工一班工作時間的產煤數量較之英國煤工已多過百分之三十三，上西魯爾煤工已多過英國煤工的數目是百分之五十九，荷蘭煤工的數目是已超過百分之四十一，波蘭是已超過百分之五十六。所以設若第二次大戰不在此時發生的話，英國煤礦早已是危機當頭。由於戰時情形的特殊，這種苟延殘喘的局面得以暫時維持，但是在政府方面說來就已經是很費一番心血了。除開這些工程技術方面的問題以外，人事管理問題也相當的複雜。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統計數字看來，全國煤工經常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人數在失業狀態中，少的時候是十三萬人，多的時候可以是以三十萬人。而勞資糾紛的案件，在整個英國工業界裏面也以煤礦佔第一位。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的幾年間，每年所有勞資糾紛案件中，差不多有相近一半的數目是發生在煤礦裏。前後犧牲過二萬萬六千三百萬個可以工作的日數 (Working day) 在礦工人問題。在第二次大戰前的四、五年間情形更加嚴重。在整個工業界裏煤礦糾紛的時間是全年可以工作時間總數的一半多。

要將以上這些病態的情形根本加以改善，煤礦國營是英國一審無可避免的事情。大家承認即使保守黨當政，爲了國家整個利益着想，也祇好勢必出此。因爲要求澈底改革，非得國家大量的貸款。但是像這移小豆腐乾塊似的煤坑，國家幫忙也未必能夠做到經濟生產的地步。唯一辦法最後祇好收歸國家經營。因此，工黨當政後第一樁新政就是設法使煤礦國有。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間通過議案，一九四七年一月成立國家煤礦管理處。依照這個法案的規定，國家領有的一切煤礦的所有權和開採權。一切現有的煤礦資產分成三類辦理收歸國營手續。第一部分包括所有礦山、礦坑、洗鍊廠、電力廠、運輸鐵道，連同一切工人福利設施，完全歸由政府經營。第二部分包括所有水道工程、磚瓦製造、倉庫、以及停卸場所。這一部分資產，必要時國家得收歸國有，但過國家不需要時，私人領有者亦有權要求國家加以收買。第三部分包括各有關煤礦的附屬事業，並非直接屬於礦坑所領有者，必要時國家亦得收歸國有，但人民亦可同樣要求政府收買。關於所有領主的損失，由國家完全賠償。煤礦管理處沒有公斷法

的報告同樣也指出最近歐洲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其過於高價的輸入美煤。據統計本年內六七兩月份美煤輸入歐陸的數量是六百四十萬八千噸。同時這兩月份德國佔領區的供應量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噸，波蘭的是一百四十九萬四千噸，兩者合併起來也抵不過輸入美煤數量之半。英國向來是供應大陸用煤的主要國家，在今年夏季亦却無煤輸出。向美國運煤是件無可奈何的事情，一來不僅價格之高駭人聽聞，比較起來二十塊美金一噸的美煤是魯爾產煤價格的兩倍半，同時也是英國煤輸出價格的兩倍以上。再之問題是那一國國家有得起這多美金來支付，即使生產力特優的國家，原可以用自己的生產品來轉換美金。但因為煤價高昂影響成本過高，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所以今後歐陸經濟復興的起碼條件實有賴魯爾以及英國煤礦的生產量如何。關於魯爾煤礦整理的討論現在剛在倫敦開始，本文所涉及的當以英國煤礦的情形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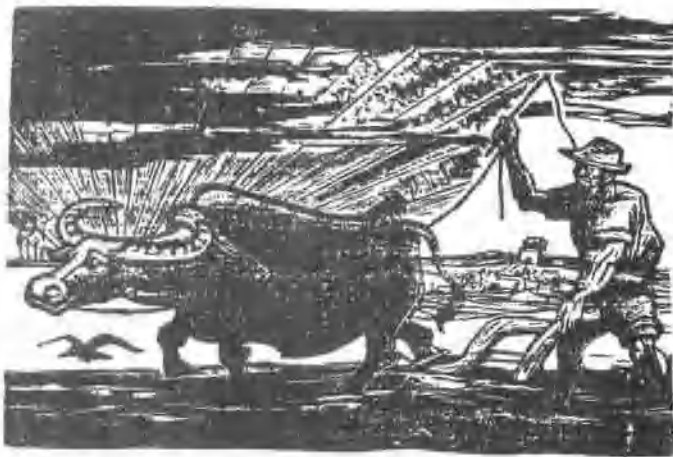
庭，專辦各種賠償事宜。一部分賠償金係發現款，其餘領財政部所頒發的煤礦股票。自管理處成立後，政府已支出一萬萬六千六百萬英鎊，來賠償一切開採設備資產的損失。六千六百萬鎊來收買礦產所有權，其外還得需要一萬萬五千萬鎊作為重新組織和改良的費用，總計在煤礦收歸國營後五年之內，政府總數支出當在四萬萬鎊之數。這是工黨登台後的第一件得意設施，它的成敗關係相當重要。對英國國內這是國營事業的初步試驗，以後其他鋼鐵以及運輸事業的收歸國有，民意的取決當以此為判斷；在國外看來，這是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試驗。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結合結果究竟如何，由此也可以判斷出來。但是自國家煤礦管理處成立以後的情形看來，煤礦的生產量並不見有什麼了不得的增進。問題的關鍵似乎又更加透露出來了，技術的增進和人事的改良並不能完全解決一切工業的問題。許多問題的根源却與整個社會問題合而不分。

在一般想像中，煤礦收歸國營後所遭過的困難當然有。顯而易見的在初期開創階段，要管理處能完全發揮管理的效能當然不可能，脫節的地方實無法避免。不過事實的表現還不會像預期那樣嚴重。去年冬天的煤荒，天候的關係甚大，這是人力所無法控制的。至於技術的改進，大家知道需要相當的時間，十五年的時間算是相當快了。不過據普通心理的揣測，一旦煤礦收歸國有，在煤工心理上應該發生相當刺激作用。在私人領有的時代，管理經營的不善當然是問題，就是在煤工心理上誰一願意將血汗流入少數人的腰包裏去。一更加工作的危險性以及過於辛勞，一掘煤一早已是不得已的事情了。所以煤工退伍的數目漸次多過新徵雇的數目，在第二次大戰晚期幾年中，每年退出煤礦的煤工是相近四萬五千人，而新增加的人數則不過一萬一千人。戰時因為政府有管制勞力的法令，大致常有一點強制性使煤工不得輕易改業。而事實上忘工的情形就已經無法管制了。照一九四三年的統計，無故不到職的煤工數目已在百分之十二以上，以前祇不過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左右。收歸國營後的情形，初期一兩個月似乎很樂觀，時間一久困難又就漸次產生了。徵雇煤工的困難自然僅能算是英國人力缺乏的表現，不過不論政府如何的鼓勵改善，工資的增力，兵役的免除……應徵的人數仍然趕不上退伍的數目。最後一着祇好想到雇用外國勞工（以波蘭退伍士兵為主），但是煤工反對很烈，直至上週才開始緩步。其中最受人批評的是收歸國營後煤工無故不到職工作的人數仍並未減少。今年春天政府向煤工最大的讓步是每星期祇工作五天的制度，當時煤工應允過在生產量方面他們將盡力維持每週六天工作的數量。今年英國政府一月間頒佈的經濟計劃，一九四七年煤的產量目標應該是最少兩萬萬噸。這樣的數目儘算是能勉強供給國內消耗而已。可依照最近情形看來，這個目標也未必會達到。七月份無故不到職工作的煤工數目仍在百分之六點九三左右。有的礦坑因為機器生產的緣故，一個煤工的不到可能影響其他人也同樣不能工作。所以煤工

合秘書辦納的預料，今年的煤礦生產可能較預定目標不足五百萬噸左右。英國一般人去年是飽嘗過煤荒的苦痛的，大部分工廠關閉相附近一月，經濟的損失至今仍未恢復，今年當然不能再重嘗一次這樣的痛苦。據工會主席的宣稱，要是無故不到職的人數能減少百分之十，煤的生產量可以年增加一千萬噸。少數煤工這樣的行動令工黨政府難堪，國內人士一般的責難自然不免，而國外的批評可更够受了，——尤其是美國人。在一般美國人看來，從心眼里起就對國營事業不順眼。何況一加比較簡直駭人一跳，英國煤礦雇員用煤工七十萬人，年僅生產不到兩萬萬噸。美國煤工人數四十萬人却以年產九萬萬噸。這是什麼緣故？孤立派報紙之加哥論壇的擁有人麥米克上校會對一些英國學生講過這些話，認為美國為什麼要幫忙英國，工作起勁些，英國人很可以自己幫忙自己。本年夏天美國駐英大使曾就身到煤坑裏去看過一趟，意思開看來似乎很不明瞭

英國煤礦經營的效率為什麼會這樣的低下。最近在英美經濟談判中，煤礦的問題更成為批評的重心了。根據一部分美國人士的意見，煤礦是工業的基礎，生產復興的基本要素。既然英國煤礦效率如此低落，將來再借款的話，美國自然得派人加以監督協助了。如此的說法是事實還是謠傳雖然不可得而知，但工黨政府在第二件國營事業上所受的攻擊由此可以想見。過來無故不到職工作煤工已開始受到法律制裁。工會已答應暫時恢復星期六工作來幫忙政府的復興計劃。不過問題牽涉的相當的大，工資花紅的問題且計不入，誰能擔保有多少煤工來參加這個額外的星期六工作。照燃料動力管理部長辛魏爾的看法，即使法令強迫也未必會有效。這位部長是以煤工出身的對一般煤工的處境和心理相當清楚。煤工無故不到職的問題是心理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筆者去年去南威爾斯煤山裏參觀過。對一般煤工是絕對的同情。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問全英國社會是否向煤工表示過他們的熱望，或是會供給過煤工任何誘人的工作動機。有的議員會在下院宣稱自下煤工的工作是同年英國從法國撤退的飛行人員一樣重要光榮。不過說說便管說，但在一般人心心理上誰對煤工發生過敬意！尤其是在一個社會階層區分最清楚的社會裏。一九四三年一位煤礦區來的議員在下院中曾舉出了這樣的一個例子。這位議員為同一位煤工太太問過這樣的問題，是否她也準備要她的兒子下煤坑工作。這位太太的回答是她寧肯叫她兒子快死也不願再叫他做煤工。的確的，發誓不願叫後輩下煤坑掘煤已成為一般煤工的最大希望。這位議員繼續向一般議員問過這樣的問題，要是諸位議員認為掘煤是件好事，為什麼不聽見議員們或煤礦管理人員們的少爺去掘過煤？正當全英國社會不滿意煤工工作成績的當兒，十天前後別海文煤礦的爆炸使一百零四個煤工犧牲了生命，而三天前達頓收煤礦中又又活埋了十九個煤工。千萬萬語祇為煤，但是誰願意去掘煤呢？據說在煤山附近工人住宅區中，每當警察放槍車馳過的時候，無人能描寫一般主婦們的心情反應。我們很希望知道工黨政府如何解決這礦工作動機問題。

八月二十六日 備載



農耕(木刻)  
刃鋒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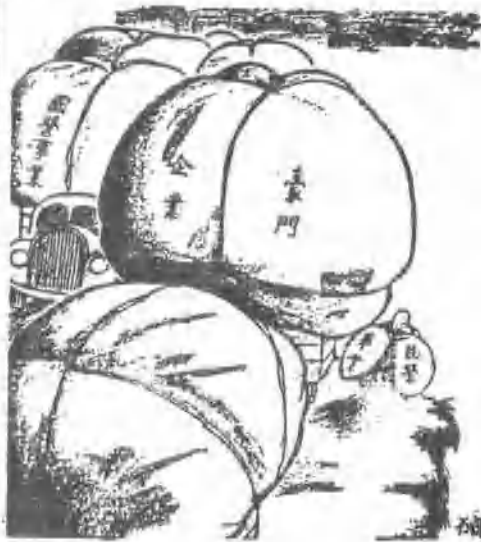


強權戰略下  
的犧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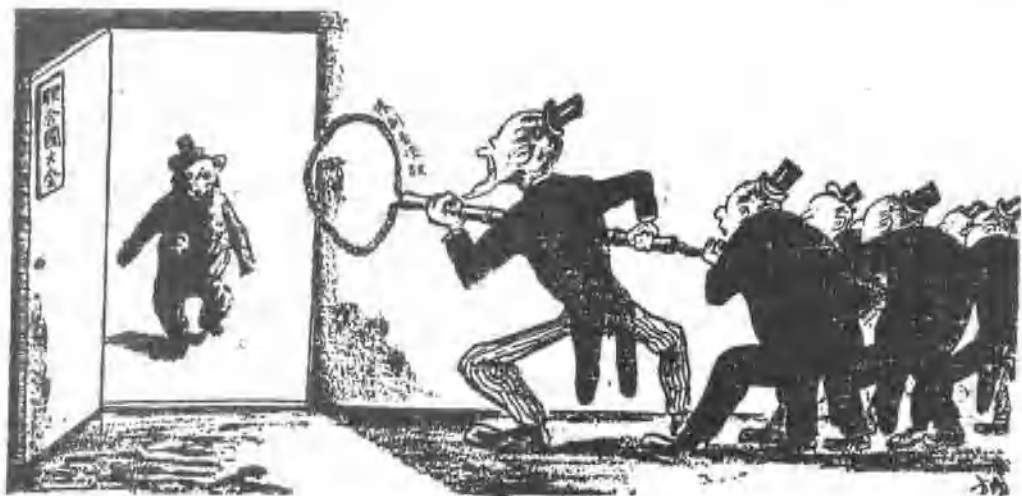
(轉載)  
WASHINGTON  
POST

政治  
面孔

|   |   |
|---|---|
| 漫 | 觀 |
| 畫 | 察 |



方師



圈  
套

方師





# 國共雙方軍事實力的分析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戰鬥國人而俱來，從個人的赤手空拳，到大批的槍炮相加，到大批的指揮作戰，雖然有規模的大小不同，使用的器械不同，發生的時間與空間各異，然而其為戰鬥求決則一。可是幾千年來的中外軍事却並沒有形成一種規律的科學，他祇當是一種綜合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藝術。是基於生活運用器械的感情的產品。這一種血肉相拼的藝術，是恆常被放棄的，多少非攻反戰的大思想家對他揮霍不遺餘力，但是到「向成鋼兵計劃」的時候，這是一陣一擲的，這是一點說明了我們在人類史上所厭惡的事，反倒是我們常見到常遭運到的事，而我們所希冀看到的卻與常少見。另一方面也有些人下意識去注意自己厭惡的事，正像黃色新聞依然有其讀者一樣。人類習慣伏著的獸性，有時在不知不覺中洗露

出來。內戰並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但是他活生生的擺在我們面前，同時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使我們不得不於厭惡中去注意他。轉世思雖然口不言兵，可是他內心裏恐怕不能一時一刻忘記了宋金

我們的空前的大規模的內戰已經到了決戰關頭了。軍事的变化是包括著「人」及「物」兩種不同的條件，誠如陳誠最近所說：誰也不是劉伯溫諸葛亮，難以預言將來。然而在智識的領域中，人類是可以去預測未來的可能的。記者極且提供些關於共軍的實力的比較材料，「貝仁見智」，使讀者自己去研究。

據估計的來看，共軍自稱有正規軍一百二十萬，子弟兵三百萬，解放區人口有一億三千萬。他們並且說，國軍有二百一十六個師已折損

了七十多個。這豈被共軍指為已經折損了的師是否補充起來了呢？如果已經補充了，或大部補充了，政府仍可保持三百萬左右的陸軍的數目。幾十條小小的艦艇，則是共軍所沒有的，這也是內戰中首步爭取沿海的主要法碼。除了這點連的數目以外，還有種種與直接戰鬥有關的條件，舉例如下：

## 裝備訓練

談到裝備，當然是國軍勝於共軍。兩百多個師的正規軍中有三十個美械師，近四十個的砲兵團，此外還有裝甲兵團，輜汽兵團，通訊兵團，及工兵團等。勝利時又繳得了近百萬日軍的裝備，儘管戰場上槍砲有遺失與損壞，軍械庫的存底不虞什麼問題。屬於輕兵器彈藥的生產，戰時就可自給。內戰期中因為生活程度日高，工人生活及材料

的購買，都大大的超過了預算，因之各廠生產反不如平時。據陳誠長稱：頭條總動員令後，軍費增加，各廠才逐漸恢復了戰時的生產。總之，國軍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後方，就是沒有外來軍火，只憑各廠能夠開工增產，被服彈藥各種裝備一時還沒有大問題。反之共軍方面，據去年軍調部存在時某方面的調查，共軍共有大小小的兵工廠及修理所一百餘處，其主要產品為地雷與手榴彈。所以共軍在攻守時以這兩種東西為主要武器。重武器他們也有，究竟有限，特種兵類更談不到。從日軍手中及從某方轉手來的日本武器，其數量也遠不如國軍多。新四軍曾自稱於蘇北數次大戰以後，已經有了兩個美械師。東北民主聯軍也自稱有了美械師。這些美械師的據推測只能做做仗除推測外，供伴處境及中外記者看，是不能發揮大的武力的。因為美械部隊的

訓練就是主要

為打槍與跑路，也就是技能與體力。他們是山水英雄，使戰鬥與訓練相結合，生活與思想一致，無疑的是比國軍實用一些。當然也有某些地方顯示不出國軍的威風，因為他們的口說是要建立所謂人民的武力。我們可以廣淺的說：一方面訓練目標是要建立「國家的武力」，另一方面訓練目標是建立「人民的武力」。兩種不同的裝備，兩種不同的訓練，也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生活與思想。

## 兵源糧源

農業社會與戰國政軍事，常談「足食足兵」。我們這個國家還停滯在農業生產階段，抗戰時期兵糧兩敵，為政府的主要政敵。外線結束，內戰接踵而至。國共兩方都注意這

兩大問題，一方面是徵兵，一方面是徵糧。在兵源方面共軍自稱解放區有一億三千萬人口，壯丁數字估計約在一千五百萬。政府所徵的人約為解放區的三倍，壯丁數字當然也是三倍。不過不同的地方

是華北晉冀魯豫廣大的農村在共軍手中，這是中國主要的兵源所在。農民頭腦簡單，而體格壯健，抽調容易。川湘兩省雖亦為兵源要地，無如在戰時已有大軍的抽調，為了叫老百姓活下去，似乎抽調上有不少困難。而且十年來他們只見入伍，不見退伍，這也不是政府推行所謂兵役制度的常軌。此外如江浙兩省及大大小小的都市居民，那裏雖有過剩的人口，但不是兵源所在。不是有的都市都已實行徵募志願兵了嗎？花錢買來的壯丁，不會有農民壯丁那樣

的誠實。他們是些職業兵，一個人逃了再買，買了一個人逃了再買，買了再逃，而且有的錢的人可以不當兵，就算「一亂」為了全民，也給窮人的觀感不好。在糧源方面，共軍因為在農村，實行徵糧公報，節約生產，雖然他們佔的不是什麼富庶之區，糧食還不成多大問題。全國三大米市，及大江南北的產米區大部分都在政府手裏，糧食供應也不成問題。而且抗戰時期差不多是以四川一省之糧養全國之兵，戰後政府區擴大，糧食倒成了更嚴重的問題。這是敵人不可解

的。三十六度政府對俄的總額共為銀六千萬石，平均收足七成，約為四千二百萬石。中央所得實三成及徵借全部共約二千萬石，全部撥充軍糧尚不敷半數，故仍向民間及國外採購。

共軍的主要兵源糧源所在地，可能因為國軍強力兵團的進攻而遭受破壞。但是歷史上的變亂（也有的是革命）往往以滾雪球的方式而增其隊伍，不需要固定的兵源所在地。更因為流軍而可以就地食多方，也不需要固定的糧源所在地。這就是政府打下延安張家口而不能結果西北戰爭，打下臨沂泰安以至沂蒙山區而不能結束山東戰爭的原因。

### 後方勤務

軍隊的作戰就是打的一個後方勤務。中國有句老話，「大軍未動，糧草先行」。誰的後方勤務有辦法，誰就可以在正確的戰術指導下制勝強敵。國軍輪動部的組織統一了陸海空軍的補給，這事極的統一是個大進步，而以下的機構是否靈活，後勤人員的廉能程度如何，這是值得研究的。有某

軍事委員在在戰時說：「當過三年以上的軍需的人拉來以貪污罪名槍斃，大概都沒有問題。」現在是否改善了呢？還有國軍的補給，主要的要緊交通線，而共軍是專門破壞交通的，這一點當然也影響了國軍的後方勤務。一個大的兵站基地沒有交通是不成的。國軍過去汲汲以

### 戰鬥生活

一個部隊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的戰鬥力強，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不一致的戰鬥力弱。生活本身應當就是一種戰鬥。共軍的士兵是不注意制式訓練的，特別注重戰鬥，而戰鬥訓練時常是在生活中訓練的。這樣生活與戰鬥是一致的。他們訓練行軍力，訓練夜戰，訓練白天只吃一餐飯，甚至訓練在鄉村見了婦女叫「大爺」。這都是與他們的戰鬥生活直接有關的。一個農夫當了民兵，從民兵進時區自衛隊，到基幹團，到野戰部隊，並沒有固定的訓練期間，而是在他的生活中給他以任務，從任務中增加他的經驗與信心。

### 戰術指導

共軍的游擊戰術沒有什麼新奇的，國軍稍有些頭腦的軍官，也都能知道他們那一套。可是在實際上都是屬於應付，時常處在被動的地位。在山東戰場，魯南魯西，每日行軍不超過十五公里。但孟良崮又因為援兵到得慢吃了虧。最後採用自部長的建議，令圍沂蒙山區，集中使用裝甲部隊及空軍，以絕對優勢主力突入共軍陣地，搗共軍老巢，破壞其補給工廠。這就是所謂的「穿心戰術」，

### 更正

內戰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摸索着如何拿出一套最後勝利的方法。軍事不是孤立的，談談兩軍的實力比較，也還是在「在軍官軍」。政治經濟以及國際環境種種因素，在在均能直接影響到軍事。軍事這一種人類所觀察的綜合藝術，是使人莫測高深的。只有靜待歷史的判決。

（九月十日）

### 代郵

編者先生：八月二十七日大函奉派。查對刊每次奉上，均因地址錯誤退回。先生此次來信又不註明地址，以致無法回復。乞速示正確地址，以便寄刊。定戶謹啟

編者先生：三卷二期拙文中所言美國心理學家，為 William James，而非 Henry James，（八頁下面例第六行），一時寫誤，幸屬更正。

徐述倫啟

# 鍾山秋色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天氣漸涼，已入秋令。政治團的氣候，亦有同樣傾向。從「騷亂動員」令下，當局的「騷亂編運」，論客們的吹播宣傳，氣象萬千，威風凜凜，其炎威實不亞今年的酷暑。可是魏德邁在官邸的即席致詞和臨別文告，卻樣的坦白指責，不啻霹靂一聲，打去半天高雲。而偏偏號稱「騷亂」的劉伯承股，又讓向政治最不平氣的眼西，豫南一帶，雖然是一「流氣」性質，可是京中已經談虎色變了！

### 關於歷付魏德邁的「謬言」

「謬言」，蔡廷鍇而起很大的爭執。一派是「清流」們，平常就說說些逆耳之言，這次當然覺得可以趁機要求改革。但相爭而來的却是一片譁然與暴怒，他們可以想見西南兩時期白鴉潭開炮的故事，不惜的呼聲，另「一而便程辦」一點編制新的工作。我們的「責任內閣」，

這時起草了改進政治方案，提出後方穩定用文人的主張，主管的某部長，最近大倡反對軍人主席和投票選舉主席的議論，並非空炮，不為無因！

在現實的政治圈，權要們本來隱隱地劃了勢力範圍。在抗戰前，政學系要地方，不要中央，幾發展到「主席十有九，行轅五佔三」的局面。這是到了頂點的情形。所謂美式的民主版來以後，中央不能不讓兩個黨外和中間份子。但實權不能放棄，這時策士們迎合新軍人領袖的要求，建議把有功軍人，分領主席，一面醉醜，一面是對抗政學系。兩湖，魯，豫，冀東，各省省局收組，便是這個動機。最近東北和台省的換入，大概也發展到了頂點。交換公佈的前兩天，南京各銀行的賬戶擁擠，很多有辦法的人們，借錢辦券(雖然不是小戶)，或者可以說明這一現象的一鱗半爪。

選舉已到了非辦不可。這是現狀的最後一計。爲着不能把推羅萊，索性自家人也不過他們「自由競選」，決定了地方保存，中央本已回鄉運動，花了若干錢，這一來又得向省政府請去，向主持開選的大老們碰頭。這幾次，在烽火瀾漫的窗口，幾位要人家中依然是賓客盈庭，便是這個原故。

有人綜合幾年來幾個內閣，孔是一財政爲主，政治爲輔」。宋是「經濟爲主，政治不問」。張是「經濟無能，政治無力」。如果是太平無事，現內閣或者還可以支持一年。但在今天，却是束手無策，只好以研究方案之類，空言搪塞一下。

北票是在五月廿七日開始被共軍圍攻。當時的守軍兵力有國軍一團，此外加上地方自衛團，保安隊和四五百內蒙古騎兵，全數約在三千人左右，擁有火箭砲，迫擊砲，輕重機鎗等武器，彈藥等也很充足。共軍進攻兵力則爲八路軍第十五，十九等五個旅，爲數約在兩三萬人。武裝除了火箭砲沒有外，其餘都差不多。他們以兩旅兵力東進阻止進攻，三旅兵力據各據點反抗。但守軍兵力薄弱，各個據點相

佔在政治氣氛古來觀測，這次全會後，可能有點改變。可是正面對着幾個危機：第一是黨與國矛盾的尖利化，也許引起少壯軍人的更大的跋扈行動。廬山之會，三反專刊的出現，與直率要求清算黨內貪污的呼聲，均使得國家長政的分配，酒說已經決定了安全區域用文人主政之說。所謂文人，只有一「政」字號，「C」字

。誘傳着捧東北元老袁柳忱(真德也)登台，恐於此不爲無因。但這個問題太大，要看看高一人之意旨。第四改革政治，也就是分級負責的要求。這等於叫當局的中心問題。少壯中委頗有此意，想在會裏放炮。不過此炮一放，等於炮散中心力量，

繼失守，後來蒙古騎兵全部投向共軍，國軍兵力更形薄弱，全數退守城區抵抗。城區防禦工事堅固，共軍進攻不易，就調兩個旅進攻，一個旅形勢。因之國軍守軍的形勢就更重了。雙方在戰鬥時，砲火猛烈。國軍以火箭砲及鎗式迫擊砲向共軍轟擊，使他們損失很大。戰鬥中最後的一幕就是當國軍退出某據點時，在附近的某一山溝裏埋滿了地雷。共軍不知，闖在向前向國軍射擊。國軍等到共軍進溝了那

空變很多！無論怎樣變，基本情勢有兩點是不變：一是統制思想正在瀰漫，不甘使中國的自由份子抬頭。二、是物價不平，隨着戰火的擴大，糧，棉等生活必需品價格騰漲，新舊階級的人們，更要活不下去了！秋天！特帶給我們以更大的恐懼，她還能夠帶來什麼？

地雷一齊爆炸，炸死了共軍將近千人。這是共軍在進攻北票時所受的最大損失。

# 北票之圍追記

陳善基

# 俞再麟之死

六月一日，共軍兵臨城下(礦區的開採很厚)，砲彈，手榴彈一齊丟將進來。守軍因之大起恐慌。C君等宿舍附近即曾拋入手榴彈數枚，幸因落下距離稍遠，未會傷人，可是也吃驚不小了。不久共軍攻城轟開了，一溜突入，雙方開始發生巷戰。共軍

會派兵七二人進來勸降，為防守國軍扣留不放。共軍以為裝將二人殺害拒降，就大舉進攻。國軍到此時手忙腳亂，應付不來。將軍項其下令投降，將白麵口袋懸在旗杆上作為降旗。同時由俞、顧、蔣、蔣等出洽降。因俞非軍人，或可不誤為作戰兵士，而被射擊。俞再持苦求到共軍防線方面，共軍將領向其質問前入內洽降二兵士何在。俞原是浙江人。浙江口音極重。雙方言語誤會。共軍誤以前次所派二人業已被殺，又見俞所著衣服該為高級負責人，乃開鎗將其擊斃，實在並不知俞是什人，更不用說知他是工程師了。此點與本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稿中彭克青君來函所言相同。

俞死後二日才有礦工將其埋於礦區左右山坡沙地內。不料天降大雨，屍首被大雨沖出，給附近野狗啃得只剩下骨頭一把，一代工程師下場如此，實在可嘆。

### 失守以後

共軍在進攻北票死傷約一千五百人以上，守軍則死二百餘人。

死屍都拖到附近山溝內，過了幾天，屍臭薰天，飽填野狗肚子。蒼蒼蕪民，誰無父母妻子，這些悲慘的事情，全是內戰之賜。

共軍在守軍投降後第二天清晨，項其全體礦工官兵訓話，大意說：「我們是進攻四大家族，並不是進攻你們，望安心為盼。」又宣讀山東國軍將領李仙洲在吐路口被俘後宣言及經過。

共軍初進北票時，於礦區發現自外逃來視察敵人，頗有數萬發流彈，以為他們是乘亂竄逃，揚言遺送，遂下令鎗決。此外並未殺人。剛耳快目，割殺猶心，火燒活埋，姦淫婦女等等，C君都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到這些事情。在進攻時曾有礦區少數高級職員死傷，但都是砲火流彈所傷，並無故意殺斃的。

共軍在佔領礦區以後的主要工作是搬運物資。所有可能搬運的機械軍火等，都用他們自備的大車運向兵區後方。其中有由投降守軍所繳的十餘挺，以及擲彈筒、輕機槍，大小槍枝可裝滿二間屋子的子彈。

亦一併運走。據傳所運走的軍火尚足國軍防守七日之用。各種礦山用的車輛，如卡車、吉普車等，皆被開走，共軍中能駕駛吉普車的，亦不乏人。

礦區所存的食糧如大米白麵，都充作共軍軍糧。原有員工的食糧多換以粗糧如高粱小米等。所有流通券則完全沒收。倉庫內貯藏的亦被運走。對於各官戶商號，尚無任何重大搶掠行為。共軍入北票後曾下令各商號繳納勞軍費，每家自備通券十元至六十元不等。只有兩家最大的商號被瓜分了，一廠是棉機，一個是布機，小部份分與附近窮人，大部份則運向共區。據說用大車拉了好幾天才拉完，存貨之多，可想而知。

### 共軍的行為

一般下級共軍官兵並不虐待平民，對礦山員工態度也還好。但是見了手錶、自來水筆、衣服、以及共區缺乏的消費品是相當不客氣的。C君的衣物只剩下了皮鞋和身上的衣服。本來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都擺在地板下面，但是

不曉得如何走漏了風聲，於是共軍兵士大舉翻地板，把大家的東西都給「接收」了。

某一共軍低級軍官曾向C君說：「我們在熱河作戰多次，以本大收穫最多(指物資方面)」。搬運物資的工作在國軍收復北票時尚未停止。

在共軍大規模「接收」物資的同時，又號召附近的窮人參加「接收」，因之礦區同人稱這些窮人叫「窮黨」。

「窮黨」們把共軍所不要的東西如香桌、椅子、痰盂、香燭等等，搬運一空。甚至把窗戶也拆走了。因此，當國軍收復北票礦山時，除了實在笨重的大物件外，是差不多什麼東西也沒有了。

### 思想訓練

共軍在礦區的另一工作就是思想訓練，員工和國軍官兵每天要聽一小時的國語講話。所講自然是一些「共方言論」。對待國軍被俘兵士很不嚴。白天有人看守，夜間則沒有人看守。因此國軍兵士時常乘夜間逃回國軍佔領地區。

據說這是故意如此的，目的在使戰敗而戰意消滅的兵士回到國軍方面散佈共方的情形，以搖動國軍士氣。對待軍官則看管的多，逃走是不容易的。被俘國軍各團、營、連長官等對待部已解回共區後方。對待礦區職員則相當自由。每日勸說大家參加共區去工作，但不是絕對強迫的。有一百多人被送到赤黨受思想訓練。共軍會多方勸說C君等參加。但是C君們說：「我們都是無黨無派的，不過既住在國軍地區，自然在國軍地區工作。現在你們要我們參加「解放區」工作，我們賺錢不能寄回家中，家中父母妻兒小都要孩辦法。共軍對他們也沒有存糧吃完了，好！你們參加不參加。」不聽C君等力能返回北平。

### 國軍收復

當共軍佔領北票後，國軍即調動軍力，前來收復失地。有九十三軍等二個師的兵力由義縣方面向北票進攻，都是完全美式配備訓練的武器和補給。一般兵士都帶自動步槍和輕機鎗的多於配帶步鎗的。此外十輪卡車、吉普車、裝甲車、坦克車，應有盡有。電武器十分充足，機動力自不用說。那是一批裝備精良，是雲南省主席盧漢的兄弟。國軍進至大凌河河岸時與共軍隔河開了一個砲仗。國軍方面放了約兩千發砲，死亡共軍二千多人。共軍方面缺乏重武器，加之兵力薄弱，自知不敵，連夜撤出北票向西正式接洽。國軍在此役死傷很少，但在渡河時(橋梁已被破壞)，因河水急而浮沙深，淹死

了三百多人。

十日晚共軍已撤出北票，國軍也到達附近。先頭騎兵斥候隊會進駐北票，見共軍已完全撤走，次日清晨國軍才正式進駐北票。進駐時還有駐「窮黨」在礦區辦公處「接收」物資。經國軍開鎗擊斃數人，才紛紛逃去。部分國軍在掃蕩附近共軍時曾在北票西北九十餘里處截回被共軍運走的物資一百多大車。

北票收復後，礦工已不可能，損失甚大。對於這殘害國家民族生命元氣的内戰，我們老百姓真是欲哭無淚！

### 稿費收據

謹請隨手寄還  
作者先生：本刊每次寄奉稿費，都附有收據一紙，務乞各位作者先生于收到稿款後，將此項收據隨手寄還，以便本刊各期編印，可以早日結算彙帳。(編者)予合作為幸。(編者)

### 第一卷上冊合訂本再版中

本刊合訂本第一卷上冊及第二卷上冊均已編完，須全部重印裝訂，一俟印裝竣後，當再通告。此啓

# 納粹西遷錄

## 觀察特約記者

### 東第一

### 號 納粹

(觀察北平通信)

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十一點鐘，下着九三七年北平的第一次傾盆大雨，十四個武裝警察在順綏胡同三十九號，一個據給唐性的德國人家裏，提到所謂「遺棄第一號納粹」希特勒的住家代表希米德(Charles Schmidt)。

全世界洶湧逆風與逆流，「納粹」的罪惡是否成立還是問題，而作中國的德僑自然更不在話下。所以，從去年六月起，也未嘗會一段落，到最近希米德的被捕，便感到眼前一亮。降為「中日韓」單列的中國，也曾留駐過這樣一位大人。

在唐太太寢室的一塊地毯下拖出這個巨大的犯人來之後，他的頭上滴着汗，手上丁鏢。他說：「我會給別人帶過好多次」。他還官用英

「你就是希米德嗎？」

「我在中國叫希米德，我的名字多的很。」

「你的正式官職？」

「孟昭禮科長又這樣問。」

「德國警察總監。」

他聽他在中國的歷史。一九三九年來到中國，在上海作特務工作。

一九四五年初到北平，四五年初到東京。德國降後，他聽說日人要抓他，又用假護照在七月六日到平。兩天後因為被日人抓起，因病暫住醫院，到日本投降後，他才敢逃往在道。

一天他提的唐太太，住了一年。他說，日本人提他的原因是要他舉出與納粹合作的中國人的名字。「德國和日本從來沒有好過，彼此互不信任，各人打各人的仗。」

「你有武器嗎？」

「戰爭已經完了，要武器作什麼用？」

這位遺棄第一號納

粹苦笑着說，這兩年來他掉了八十磅肉，他笑的時候，只有骨節在顫動。過了兩天，警察局把他在這個宅子裏找出的槍三枝，手槍一枝，子彈萬發，烈性爆炸藥品若干瓶及畫卷堆中，還有槍支的零件。據說是同住的德人馬德所有，這位軍火商人却並沒有被提名而提到集中營裏去，也沒有隨同另外的十四位戰犯一同在三十日飛送到上海。

「盟國應該把自由民主的一切經驗，教給德國人民，作給德國人民來着；我相信納粹政實也不比得在人民心中生了多麼深的根，豐足健全的生活，才能產生好的思想。要有更多的安全，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條件，德國人才可能相信新的比舊的強，如果在生活貧困而又受威脅，另外的一種獨裁法西斯政制仍會誘惑了他們。」

我知道他說的另外一種法西斯政制是什麼，他仍對一位英國記者這樣嚴肅地說。「從我自由主義立場說，我也許是比較喜歡英國的，但蘇聯是世界上的一個新興國家，我對他也保有着無限的興趣與幻想。若從方式方法來講，母寧說我是喜歡美國的。」

北平僑民會主席是史特爾賓，他在中國四十多年，已過八十歲，所以免予集中，他却跑到海邊去為大眾而奔走。警局的管理局說，他們一百多人以富貴說，確能像到同舟共濟。據說日大使奧脫在報到，在

一九四三年代表德國主持日德義同盟，又以大使資格主持日本使館的陸軍參贊，一九四四年來平，日本投降後，一九四六年他奉麥克阿瑟之命，飛日出歸日本戰犯法庭作證人，去年九月才返平。警局金科員要他來協助證。他表示自己願意同去着一看老友，他們是在怎樣地生活。

北京大學德文教授霍福民，他自稱是漢學家，在北平研究中文五年，又在南京住過二年，他說：「我喜歡中國，我不願意回國去。中國的青年很好，北大的胡適校長也代替我請求留用，我能讀中國李白、杜甫、王維的詩，我能背他們的五十多首，我還可以作賦。」(北大另一德國教授名魏德明，是介紹中國文化最多的魏德明之子)。

然而，他和這樣的一羣資格相同的人仍然被遣送了。他們不願意再去受戰敗國的生活，也是同盟國的要求。這裏而為中國有名的機關服務的，包括有：  
福克斯 燕大滿家  
文教授 西伯里 石景山鎮  
威爾遜 德盛技師

滿世德 有名的女河專家  
胡章爾 有名的婦科專家  
梅凱爾 有名的X光專家  
魏克理 有名的外科專家  
柏爾芝 醫新洋灰公司工程師  
曼 因 海通社社長

「每一個國家都是有好人和壞人的。我不過一個住在爪哇的商人，我又到了中國，戰爭與我有了什麼關係，但為了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先被德國人抓起來了，今天又被中國集中了。德國是對中國沒有放過一槍的國家呀。」

「我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呢？我有我的職業，我看到英文時事日報，生也不願離開德國呢，人民之間沒有什麼仇恨呀！願於這些，讓一個作家，寫三四本書也不會寫完的。」

這些人在八月底被送到上海轉到德國去，不是到德國是再為美軍服務，還是一個難

### 第一次集中

北平的納粹德僑集中營理所在德國小學，已有兩次集中了。第一次在去年六月十日，在五百德僑中集中了一百三十九人。這都是納粹，德政府人員，記者及有自己政治安的人，他們也自己表示願意能乘第一條船回國。第二次在今年八月一日開始登記，那大批留用的德人，也都指定回國集中。

第一次集中的時候我會到那裏去，看到海邊社老記者阿布薩根(Adhagen)正和另外三個人打字辦公，阿氏五十六歲了，另外有一個三十五歲的藥克

麵粉，菜金是二千五百元，多半是別人代辦人付出。不用廚子，女人們輪流下廚利用着一個大火，驚天的食堂收得十分乾淨，自製的香腸，番薯片，簡單而營養。他們無償供給警員們的早飯，中餐可以付五百五十元一客，(一九三六年的五百五十元！)晚飯則不供給。

有一位德國醫生每天來檢查衛生，各人出入自由，但晚入時必須歸來，每天准許五個家庭去看電影，每人攜回的錢只准二百五十個美金。

而對這個日爾曼人，我想起在西郊日本人家中，我想起一個小火爐的集中，我想起「四集」中的一的準備在國外比集中還不知的苦境。……

從今年八月一日再廣集中約有二十三日，七十人。這次的集中區是舊德大使館。這是美軍駐過的區域，外表是雄偉的洋房，而內部不知被誰洗過一空，除了地氈以整潔之外，除頂櫃都已不知去向。牆上沒有給麵粉，集中營人也不能集中，只有二位留平的德僑保證隨他

我們看到一位前駐日大使奧脫在報到，在

|   |   |
|---|---|
| 週 | 末 |
| 關 | 欄 |

# 一個參加競選的人的自白

胡慎明

## 一 苦痛的開始

回到故鄉，整整兩年，幹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工作。親戚、朋友、同學，故交，經過了八年的遠別，顯得特別的親切。於是在家中，常有各種身份的來客，高談闊論，無所不包。

今年四月正是W市選參議員高潮澎湃的時候。我是本地人，在地方上，因為先人的餘緒，略有點小名氣，親戚朋友，一班的應酬。我雖是一個不大熱中的人，可是也常被他們說動，終於決定參加競選。他們所持的理由，歸納起來，不外：(一)你是本地人，要為桑梓造福爭取權利。(二)你資歷學識都還可以，朋友又多，黨政軍長官熟識的也很廣，競選一定可以有把握。(三)選出來，就公認是為黨、為民謀幸福，申疾苦，就私說，可以借此廣交遊，露頭角。開會時放幾下空炮，可以爭取組織參議員的地位，公營的縣市銀行合作社以及各極企業組織，少不了你的理事、監事。只要你本身肯活動，這正是一個落後與偏僻。(四)你沒有錢，我們來幾個同學(標商)的幫忙支持，沒有問題，只管放手去幹。在這極半通半律的場合下把我套上了頭頭。於是開始活動起來，朋友同學親戚們也都隨著忙起來。這不可忘的痛苦的回憶，我一句不假叫自白如左。

## 二 區保甲與警察局的權威

競選是由下而上的基層工作。我參加的一區正是W市最繁榮的一區，大官鉅商，都在這兒集中。幾巧這位區長是我中學時同學。當我去拜訪他，第一次談起我參加本區選舉一事，他就告訴我：「你何必在這區呢？這兒有名望的黨國軍政學商工總有三四十位，他們錢勢俱備，你犯不上和他們拚！到一個偏吧！」我說：「那不行呀！一區戶口沒有住六個月以上，不能算公民呀！」他笑着道：「這有什麼關係？戶口上倒填上半年就是。」經過了兩小時的長談，為了我免人攻擊我的戶口，為了他是我的同學，他承認他所支持的三個名額中

有我一個；於是我不得不聽他的騙了。他指示我十一個保長一百多個甲長都要認識一下。這是區電委的工作。

跟着我去拜訪我的市長。他是我的老大哥。我告訴他，我參加競選，請他支持。他面帶春風，絕對幫忙。可是他只能背後有那麼點意思，不敢表白出來。警察局長也是一個不能漏掉的單位，他掌管着全區戶籍警，而是與老百姓直接有關的。可是不認識這位局長。經過朋友的介紹，我第一次開去請客。請的有市府的科長、警察局長、區長、商、的主席和理事、幾個地方上有力的紳士。大家酒醉飯飽，哈哈一陣，都說「絕對幫忙」。至於各人心裏究竟如何，祇有天曉得！這時各選派人紛紛出動了。今天你請第一保全體保甲長，明天我請第二保。幾家大的餐館，全是我們競選最激烈的十個人輪流包了。照例帖子發出去，再備一酒，於是短褂長袍，打铁的，賣香煙的，拉板車的，各式各樣的甲長們都來了。競選的人，都是當過不小不小的官來的。官架子擺大了，他們不樂意。對他們太卑躬折節，他們又說你不夠格。於是敬酒敬煙，鬼吹一頓，呼叫笑鬧，然後自己講一講競選的話，把預先印就的介紹書，宣傳單……每人發了一大堆。總之要請盡力幫忙，向老百姓介紹，強迫投票。等到吃完了，出了餐門，你就可以聽到他們的高談闊論：「這個人像狼行樣」，「樣子長得兇得很」，「今天這酒席只怕要三十萬一桌吧」，「活見鬼，吃了幾十頓，幫忙誰，我自己也不知道」，「明天是XXX請客」，「……」。

可是事實上，他……也確有權威。我會請着甲長們一路去當戶口，藉便作他們的宣傳工作。甲長會掌握住的全是老百姓。他告訴他們：「XXX日要去投票選參議員呀！」老百姓莫明其妙：「甲長：我們不曉得呀！選那個呢？」於是甲長就了我一張小履歷單子交給他：「就選這位XXX先生，你把這張單子和公民證，在一起，不要弄丟了！」是的，是的，甲長，我們一定好好留心。

警察局對我是……付，無可無不可。區長是全力支持

。可是保甲長就說不一定。一連上十天，忙得不得開交，算是全體保甲長請過了客，有了點初步的認識。候選的人用了多少錢，那幾個人支持，那幾個人有力，各人肚裏自己明白。每人身上都有個拍紙簿，連上上場的時候，都在計算票數，計算幹部，預定計劃。每個人每天都在街上跑，看見了熟人就拜託，身上荷包裏裝着各式的宣傳單子，和名片，見了人就發一發，拜託拜託。保甲長老爺那兒，儘管他們住的是蓬門破戶，儘管你穿的是西裝革履，可是常常去扯扯扯，由他們那兒可以知道，誰在如何活動，誰在某地請客，誰送了一套西裝給……長，誰在誇說我一張票立兩斤油……等等消息。如已知彼，百戰百勝，何得乘來，幾個好朋友喝着吃飯，像是知無大敵的參議會議一樣，連自己家裏的用人和奶媽，也成了參謀；他們可以告訴你許多民間消息，他們也可以去拉街坊熟人的票。

## 三 黨團活動力的偉大

競選是黨團最熱心的活動。參加的候選人，固然十分之八都是黨員，可是要在黨團內工作的人，才能受到黨團的支持和補助。我們這一區參議員的名額只有三個，可是黨團有兩位科長參加，市黨部內也有三位秘書科長參加，縱然三個名額都是他們佔了，他們自己也得競爭。這一來，黨團就很忙。市長是黨部支持出來的，區長是黨部支持出來的，還有一般地方上的士紳力量，他們擁護本地人。於是我們整個本地人，雖然只是黨團的政界，在這時却變成了「地方黨團」，成了黨團工作的勁敵與頭頭。在競選過程中，黨的工作比黨更有力量。黨員多半是年青的幹部，在外面而機關裏面的去搬路子，與下層聯絡。於是起來地面上的蛇頭，地痞，即樂於所用。善長的一般心理是勢。黨團工作幹部務必當選，成了對老百姓的一種心理威脅。這種威脅，使得一般所謂地方賢，派了很大的影響。因，保甲長生怕得罪了黨團工作人員，將來吃罪不起。在我們那一市一區，傳出了謠言，說是政府已有計劃，黨一位，團一位

，地方賢達一位。但是事實上常有出乎意外的冷門，要揭曉之後才能知道。

### 四 騎虎難下的花錢與費力

原定開選的日期只三天了。而政府一紙公文，宣佈延期半月。這使得所有競選的人，惶然失措。說吧：中月左右的忙碌與奔走，東鄰西扯朋友借期的金錢，已用到千萬以上，一股熱烈的興趣與信心，一轟就延了期，心頭感到空虛惶恐。接着政府宣佈公共機關學校團體，可以造冊于領公民證投票。這一下，局勢完全改變。因為我這一區，素只有二萬六七千人，可是有些公共中學校，醫院，兵工廠，加起來有一萬多人。那麼誰能抓住這些公共的票，誰就有當選的希望。這騎虎難下的局勢，只有拚命，再努力下去。我朋友介紹去拜訪那些中學校校長，醫院的院長，兵工廠的廠長……所有參競選的人都看清楚了這進而努力，搬面子，恐關係，再……同時還要繼續努力去維持你過去所效的保甲工作。……延長的半月，在極度緊張與極度疲憊的心情中，慢慢的過去。競選的人，在街上常常碰面，在保甲長處也常常碰見，在院長校長的辦公室裏也常常見面，於是相見着苦楚，互相推測，互相恭維，互相相擁，……彼此心照不宣。

經過了這許多競選的本人和幫忙的人，所造成的選舉浪潮，把市團選風一片，家家戶戶都知道了這些競選者的醜態。公共戶口的冊子，所報的人數年齡全是不真實的，像雪片一樣送到區公所領公民證。我管着區長，他很開心的問我：「那幾個機關是你活動得有把握的！」我只有苦笑。我說：「客是請了，他們當面也是說完全幫忙，或者是三分之二幫忙，事實上，又聽取主席某某人去活動過，某某人又替某人曾經請過客，誰都不敢就有把握。」這些冊子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的，是專為這次選舉而造的，是專為這機關首長賤人情給某人而造的。區公所為難了：不發公民證罷，那麼機關首長人釘着要，他負全責。全發發了吧，又不知道這些票將交到那一個人的身上。我們三個受着市長區長支持的人，被人公開的攻擊與造謠，造出惡果中生有的是非。總之，競選不擇手段，在這種時期出了幾根絨絨的語言，傳到了保甲長的耳朵裏。我們這區，有個最有

錢的商人，為得選已經花去了三四千萬，可是禁不起兩次警而威嚇，一次四個商人上樓拿手槍，敲開了他一頓，於是他氣餒了，打了退堂鼓。我也成了助敵之一，可因為我的朋友關係多，自己在軍政界也混了十幾年，目前又有一家報紙為我撐腰，直接對我威脅還不敢，但背後却在儘量破壞。於是賢能的正人，都退避三舍，不敢出來競選。有的報了名活動了一個短時候，便知難而退了。膝下的只有我們七八個人是最有力量的。短兵相接，勾心鬥角，弄得烏煙瘴氣。至高無上的流氓，大流氓，小流氓，正在大顯神通。

### 五 當地政府的態度

我常常到市長那兒，告訴他這些亂七八糟的情形。可是他滿不在乎，笑嘻嘻地說：「這有什麼辦法，中國的民智太落後，馬馬虎虎選過了算了」。果然，各部門努力辦手續的結果，總算在馬馬虎虎的情形下，完成了這一民主的過程。

黨政特別小組時常在開會，可是每一次不得不着協議，因為黨團就有五六個人參加，市長是怕得罪人的好人。最後，大勢所趨，黨團也只求各佔一席，但還是要看個人的活動與努力。

在黨團工作參加競選的人，除開黨團方面多派些幹部幫忙跑動外，用錢還是靠自己，黨團是毫無津貼的。這些慈善科長們，平常還很不充裕，一次選舉，甚至老婆的金圈子也換掉了。

各保都在關係民大會了，這正是競選者宣傳的機會。於是代表黨團的也去了，代表團部也去了，我們以「地方賢達」來實的身份也去了。保長知道這些都是有作用而來的，於是請我們一個換一個上台去演講。聽講的一兩百保中的民衆，都在瞪目結舌的望着。一套一套的甜言蜜語，空頭支票，隨着「張利口」在翻飛。

競選的前三天，市長，區長，保長，區代表都奉命到各家去查公民證選在不在。因為有被人收買的謠言。同時另外有一區有位小學校長和黨高級幹部正在利用勢力去收集公民證而被其他候選人告發了。我們這一區還好，雖然有收的，是佔少數。買的情形還沒有。

### 六 激烈的投票場面

投票的一天終於到了。先一天的晚上，我召集了一個茶會，所到的七八十人都是幫忙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熱烈的討論着明天的辦法。例如，誰在選場前買名片啊？作宣傳啊？誰到保甲上去催老百姓投票啊？誰在茶館酒館招待啊？……於是自行租了十幾輛，當天晚上派人出去粘標語，扯過街橫街，直鬧了一個通宵。

一清早，都出動了。十幾個競選人的隊伍，都是騎着自行車，像穿梭一樣，跑來跑去。街頭巷尾的紅綠標語，貼滿了。三個選場都開始投票了。老百姓陸續的在來，這都是保甲長去催來的，手裏拿着一張公民證，公民證上還拿了一張名片，這名片也有我的也有他們的，這就是各人兩月來活動的結晶品。照規定，候選人不能入場，選票在百碼以外，才能遞票。我最早出來的時候，不敢入場。後來聽說某人某人帶了場在親自指揮，我想：壞了，非進去看看不可。

果然壞了。第一場，參加競選的一位將軍級人，帶了四五百名傷兵，這些是公共戶，都有投票權。可是他們投過了票，也不離開，在選場中，威脅嚇詐。於是老百姓逆着投票，他們代替他們寫名字。你報的是XXX，他們却替着代別人，寫成另外一人。這兒是軍事力量在發展，空軍且為之減色，何況我們。我忙忙告訴區長，叫他設法。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市長也沒有辦法。

第二場情形稍好一點。幾位參加競選的團內工作者帶着手槍。正在選舉場門口，大肆活動。團員們全部出動了，當然比傷兵文明多了，他們勸導老百姓投XXX的票，請到X地去吃茶休息，請到X地去吃碗麵。可是我活動的費保，正在這兒投票，像潮水一樣的人湧進去，全是幫我的票。他們慌了，便想了各種方法，來減低壓制我的活動。

第三場是XXX一人的天下。聽說他頭一天晚上，就派了他所認爲基本的幾個保的保甲長，收了一晚上的公民證，收了一千幾百張。同時準備了男子五十女子五十，組成了兩個投票隊，由清晨起即在一家餐館吃早點，輪流頂替着去投票。於是這一支隊伍，像穿花蝴蝶一樣，逆進出出，出進進進，他的工作同志們，在邊聽航的工作。選舉場內，監視的，代帶的，發票的，……全是半睡半閉的睡，任你去看各顯神通。

一個上午就這樣緊張忙中過去了。我的家中川流不息的都是人。休息了一個鐘頭，他們就不行呀，我們下午要去收公民證。XXX已經動手一萬元一張，要加緊努力。上午的情勢使我的局面，由第一流面臨第三

四流。好吧！下午再努一下力，各處去催人投票。我決定寧可選不上票了，不要拿上去買公民證。下午再出動，投票的人漸漸減少，公民證都成備用候選入收去了或者買去了。後來的報告，則稱就是花上也買不到公民證了。但是經過上百人的努力，下午又投了二三百票進去。投票時期截止了，要到晚上才開票。這一天的辛勞，暫時可以休息，這個謎尚未揭穿。大家圍着我七言八語，有的說你太忠實了，競選不能講道義，上午就該再拿幾百萬去買公民證就好了；有的說有希望或者是第三名；有的說至少有兩千五百票；有的說不行呀！臨時票都有幾萬呀！甲保長們多數是滑頭，只有幾個真心在幫你的忙；有的說今天一天餓肚子餓了二十幾餐，不曉得是些什麼人混進來就吃，我們也認不清不是自己的人。我苦笑着。我就大家休息一下吧！可是他們不休息，馬上擠到市政府去聽唱票去了，我實在疲倦極了，我的妻勸我洗了澡早點休息一下，有消息他會告訴我的。

### 七 失敗者與選後餘波

半夜裏，陸續地回來了許多人，大家都愕然若喪，我知道我失敗了。一位朋友非常激昂：「他媽的，氣死人，XXX第一，XXX第二，XXX第三，你成了候補，只差第三名把票！」「唉！」「有弊！」「全是假！」一片嘆息聲。在選出的三個人中第一名就是，用傷兵的軍人，第二名是組織投票隊的黨高級幹部，第三名是發動團員的副工作者。

事情是過去了，連着幾天，市長、區長、黨位當選的參議員都來看看我，表示一點慰借。因為競爭過熱了，連選是朋友。他們常常請我的客，看戲吃飯，沖淡我的心願。

可是波瀾起了，另外幾位競選失敗者，搜集了許多證據，擬具了狀紙，到法院告了市長區長及幾位當選者，約我在狀紙上去簽個章。可是我拒絕了。我想：何必呢？大家都是時常見面的朋友，競選在民主程度不夠的中國根本就是在鼓勵舞弊，放個馬後炮告一狀，也走必就能推翻。縱然推翻了，要重選，我也要退避三舍了。朋友們的又責備我：「你就是太講人情，推選了是主持正義的，重選你絕對有把握呀。」我不願再在這個污濁的潮流中捲來捲去，參議員能給我什麼？我決心離開這兒，我的事辦前途，在向我招手！當我要走的那兩天，競選失敗者正和市長們在對簿公堂。

### 八 從小選看大選

市參議員的選舉，當然是微乎其微的小事。目前，在全國炮火聲中，正瀰漫着「大選」的氣氛。現在政府已決意如期開選，有幾個裝飾太平的都市，正在如火如荼的競爭。從我的經驗，我真為這一次大選担心。「選賢與能」，在這種場合下，究竟如何辦到？

### 來函照登

閱覽貴刊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第二卷第十七期讀者投書「黔西情形」其第二條稱：「貴州政府不知何故積極提倡新社會建設協會（即新會）之組織。數月來風起雲湧，遍及城鄉。此種組織大抵皆各地土產勞耕所把持，其中自不少包庇煙賭賭匪情事。而參加者不情實耕牛豬種以繼入會費（因為不入會就破吃空子），故原有之保甲組織完全解體，農村經濟社會之危機更形加甚。學生教師都稱大哥哥兄弟」各等語。查本會於上年十月正式成立，呈准社會部立案，會章載明有正確之宗旨，本會非幫會組織，亦不組織幫會。省分會籌備時即鄭重聲明，登載各報紙及本會主編之新社會旬刊。幫會份子參加本會者，係以個人身份加入，決不能以幫會名義活動。至開山立堂結盟收徒，迭經本會嚴厲禁止，凡本會會員均可隨時檢舉。該投書讀者，竟指本會為幫會，此與事實何異。再查黔西協會，係六月二十日在黔西中正公園大禮堂正式成立。到會者有各機關首長，各學校代表，及區會會員共六百餘人。縣府社會科長葉蕃昌，青年團幹事其自民，十二區教院王指導員等，均分別致詞，語多嘉勉，對該會表示熱烈贊助。若謂土劣把持，包庇煙賭賭匪，保甲組織解體，農村發現危機，學生教師亦稱哥弟等，如果屬實，則該會已為國家社會及明教中之罪人，縣府黨部及各機關學校，何至參加贊助？且本會會員申請入會，審核甚嚴，該區會在六期加費立，僅徵集員一百九十八人。以一縣之大，僅徵得如許之合格會員，而謂風起雲湧，遍及城鄉，參加者實耕牛豬種以繼會費，其誰信之？此種捏造黑白，淆亂聽聞，與事實大相逕庭。誠恐傳聞失真，致如曾參殺人。特據實函達，敬請貴刊更正，以正視聽，實為公感。此致觀察週刊編輯部公鑒。

中國新社會事業建設協會貴州分會書記長陳星初

### 關於「美國人的性格」

(通信)

李通先生：昨天在觀察二卷廿二期看見大作「賈了氣高的門」，開篇兩節裏就有兩個大錯，不敢不奉告。第一節說「顯赫的委曲了歷史，即使沒有亞當，也不免是斷章取義」。亞當說「他身體流著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的母親是美國紐約的「Jeanne Leconte」，當然可以說他的血一半是來自美國的。他說的史實，並沒有歪曲歷史，也沒有斷章取義。

第二節說「海軍名字裏有個North，這並不錯。但你的解錯了。你說「原來他是North將軍的後裔，而這位將軍是奉命來鎮壓美國獨立的」。歷史上並沒有這位將軍。小德維海說的大概是指美洲獨立時的英國首相 Lord North。當時北美十三邦最恨的是英王高治三世和他的首相 Lord North。

先生既發憤寫「美國人的性格」，似乎不可不多讀一些美國人人知道的歷史。如上述兩例，都是人人知道的常識。若不改正，必遺讀者嘲笑。故不敢不奉告，想能蒙 原諒。

胡通 廿六年八月廿五日  
此信是我兩年前一夕寫的。寫了後，我不敢寄出。今天重看一遍，覺得朋友有切鑒之責，故補寄上。乞恕！適之（廿六年九月八日）。

適之老師：（前略）我說「歪曲歷史」和「斷章取義」原是說：從歷史的過稱說，美國人的血是從歐洲去的，至少大部分是如此。邱老有意把自己的「血的傳說」來標榜，用意是想去歪曲「Blood」一般對於歷史的成見。他自己的個例是歷史上的「斷章」，少數例外之意，用以取義，使美國人聽來高興。行文不愜，以致讀來不易十分清楚。

讀德海教授的故事是他和我說的，我沒有問清楚底細，把爵士成了將軍，罪甚。  
李通 廿六年九月十日









### 本刊自本期起

#### 每册售四千元

#### 改訂訂閱辦法

讀者先生：我們又要加價，自本期起，每冊售四千元。

我們總想儘可能的不增加讀者的負擔，但各種事實使我們不得不加價，否則即難于收支平衡。

一、排印工已自九月九日起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現在

排工 小五號 五萬六千元  
六號 六萬五千元  
印工 每合 十萬元

二、大公報的廣告費已漲價兩次，自每行七萬元增為九萬一千元，又增為十三萬二千元。

三、最可怕的還是紙。紙價的狂漲，在短規一個月中，竟然上漲一倍。在八月十日起每令約在二十七萬左右，到八月底九月初，便狂上跳，最高曾漲到五十四萬元一令。政府對於這一方面，完全放任。警察的和官方的報紙刊物，大部另有辦法，我們這些民營的刊物，就活活被擄得透不過氣來。

上面所述種種，當可使讀者明瞭：事實上我們的開支，已不祇增加百分之三十。所以許多民營刊物，都已被迫漲價。自上述起，已有幾個週刊漲到每冊售六千元。實際環境迫得大家亦加一點錢。我們決定自每册三千五元增為每册四千元。請讀者先生原諒。

關於訂閱辦法，我們乘此亦改變一下

過去我們採用活動計算方法，因為物價時常波動，我們不敢作硬性的規定。但是許多讀者都來信要求作硬性規定，如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錢付了以後，便不受加價影響，俾定戶能得一種保障。讀者這種意見，當然很合理。我們為接受讀者的要求起見，姑且試行一下。現在電行規定訂費標準如左：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四萬元 平寄：八萬元  
掛號：五萬元 掛號：十萬元  
航平：四萬八千元 航平：九萬六千元  
航掛：五萬七千元 航掛：十一萬四千元

因為物價關係，暫不接受全年定戶。同時，郵資如有調整，所加的郵費，仍照請讀者補繳。至于國外訂閱，一律以一年為單位，收美金五元。（編者）

### 關於新聞紙雜誌用紙節約辦法

編者先生：我是很擁護節約運動的，尤其希望能在上海實行，實行得持久，實行得透徹。今日報載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九月十八日在市政府開會討論，其中關於「新聞紙雜誌及書籍用紙節約辦法」一項的討論結果，我有幾點意見：

一、關於報紙的減少篇幅問題，對會的人都認為這件事關係很大，不作主張，由報館自己與中央商酌。我認得這種態度，不甚合理。合理的態度是由市當局約上海報界負責同人，會同商酌，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一方面顧到報館實際的困難，一方面顧到節約的原則，決不應不作主張，由報館自行與中央商酌。

二、我既擁護節約，我自然不反對報紙減少篇幅。但我不能不認在新聞方面減少，而主張在廣告方面減少。現在一般報館的作風，是廣告多過益善。廣告擠了，就

把新聞犧牲。以爲新聞少幾條，少發幾條，不生影響，而少登了一條廣告，就要少收幾十萬或幾百萬元鈔票。這完全從商業的角度來支的，我不以此種作風為然。但是廣告是報館主要的收入，假如要減少廣告篇幅，勢將影響報館收入；我們也不能不替報館設想。我主張為符合節約原則起見，廣告依比例縮小五尺寸。本來現在有許多廣告，動輒全版或半版，實無必要，可以縮小，藉以減少紙張的浪費。廣告尺寸縮小後，廣告刊代費不比例減少，但因為縮小尺寸而節省之紙張成本，應在廣告費中除去，以示公允。我們一方面應當規定，每一廣告最多不得佔幾多少方寸的地位，這樣，便登廣告有一個客觀的限制；同時，廣告尺寸縮小，廣告刊費不減，事實上即等於間接提高了廣告費。廣告費提高後，自然而然將使廣告刊戶縮小其登載的尺寸大小。我們可用這兩個平行的方法，來限制廣告篇幅太大的浪費，一方面節約了紙張，一方面又不影響報館的收入。

三、關於雜誌篇幅的減少，那天對會的人決議「告訴印刷業，雜誌照該照規定的頁數印」。我覺得這個辦法和所表現的態度也不好。市當局為什麼不直接正式通知各雜誌，要他們照規定的頁數出版，而要採取間接的方法，經過印刷所來控制雜誌的篇幅？要知雜誌和印刷所的關係，乃是一種商業行為的關係，印刷所經手於雜誌的內容和篇幅，而且印刷所既是一種營業性質，在原則上，他祇有歡迎人家多排多印，決不願限制人家多排多印。而且由市政府通知各雜誌社辦理，至少是一種正路，正路不走，却走斜路，我不敢贊同。這種心理是節制的。

四、政府要節約紙張，祇在篇幅上著眼是不正確的，同時應當在文化的意向上著眼。對於一切以錢淫為中心的出版物，亦應加以取締，藉以節省紙張的浪費。市

### 捐官之風復活

編者先生：宋子文委員已數月，近聞二千餘人，推得一省主席，此前清捐官之風復活，亦可由此略略知道一個省主席的代價。

蔣右文 九月十九日 南京

### 「學運指導委員會」！

編者先生：國民黨四中全會閉幕時，提出了幾件辦事項，最可注意的是：「學運指導委員會」，應在各大學普遍成立。這是政府對於上次學潮的嚴重，應設法制止，所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了這個方案。名義上是指導學生運動，實際上是防止學生活動，不准再有一學潮發生！我們可是不了解，政府屢次聲明派派出學校，可是這次國民黨在行營前夕宣佈「學運指導委員會」在各大學普遍成立，無疑的學運指導委員會是國民黨人。這種言不顧行，真令人可笑！我們要問：為甚麼國民黨特別列入學校？這不正表示了全國學校必將在國民黨控制之下嗎？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在那裏？

任叔銘 九月十四日 北平

### 齊魯企業公司接收青島敵偽產業內幕又一告報

編者先生：貴刊三卷一期讀者投書載：最近青島敵偽產業處理局將全國最大的青島膠濟鐵路青島啤酒廠以及麵粉廠玻璃廠等，讓與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所組織的齊魯企業公司經營。（下接廿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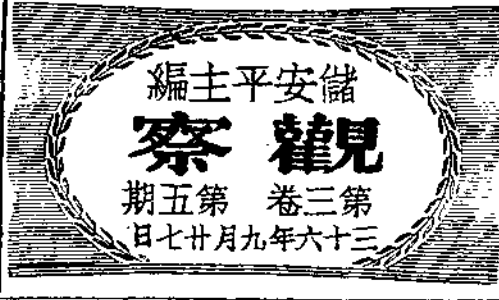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弄十一號

本報零售：每冊四角。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訂閱辦法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國外：半年美金五元（平寄）。

廣告價目

封套：每份一元五角  
封面：每份一元五角  
封底：每份一元五角

# 論當前的政局和美國對華政策

吳世昌

當前中國的政局，由種種迹象看來，顯然已經臨到一個必須改變的關頭。中國政局之需要改變，遠在還都以前，大公報即已屢次呼籲：要變不要亂。遷延至今，還沒有變好，而亂的形勢則已攤定。以前是輿論認為政府不變不得了，今日則政府本身，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促成這種政府自覺的改變，「剿共」軍事當然為一主要原因，但國際方面的影響，和經濟危機的迫切威脅，則是直接的近因。

上文所謂種種迹象，是指下列各事：

- 一、國民黨四中全會的重要決議：黨國合併及其他。
- 二、國民黨四中全會對於當前局勢的正視、分析與對策。
- 三、政府各方對於魏德邁歸明的反應和外交方面態度轉變的朕兆。
- 四、孫科最近談話的改變以前論調。

## 一

黨團統一雖只是國民黨一黨內部之事，但截到目前為止，國民黨既尚在訓政時期，而且即使行憲以後，國民黨之必仍為執政黨，說明了國民黨與中國政局之不可分性，仍將長時期的繼續下去。事實上，馬歇爾早已說過，國民黨與中國政府是很不容易分清的。因此國民黨本身如有重要的改革，似應連帶的對於政局方面也有所改革；雖然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事實與理論往往不能如預期的一致。可是政府方面這幾個月來既然費了很大的力氣來合併黨團，至少證明了國民黨本身已感到一種頹兆，非努力振作不可了。

黨團之需要統一，從反面，也證明了過去黨團之不統一及不統一的不利。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建立是抗戰開始，政府撤退到漢口以後的事。那是一個偉大、光明的時期。儘管軍事失利，但國內各黨各派一致團結，設立名副其實的民意機構參政會。三民主義青年團之設立，名義上是黨的外衛，事實上是準備注入新血液以代替黨內的腐敗分子，而做它起新陳代謝的作用。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人，大致還記得北伐開始時國民黨內有共產黨，共產黨內又有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C. P.」之聲，甚感塵上。國民黨在抗戰初期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是否係仿昔日共產黨之有「共產主義青年團」，不得而知。但至少在「黨的外衛」「預備黨員」這些形式上是頗相似的。青年團的建立主要目的是在爭取各校學生，故當時各大學校長及教育界稍有聲名之士均被請為幹事或指導員，似乎並不限於國民黨員。當時入團的學生也頗有優秀分子

；但不久在學校中變成了特權階級。又由於黨團自上而下的對立摩擦，爭權之風逐漸明朗，使許多潔身自好的分子望然去之。終於所謂新血液也者，不能使國民黨起新陳代謝的有機作用，反而自成集團，乃至因對立而抵消內部力量。青年團失去了青年性，簡直和許多黨員一樣龍鍾起來。這次黨團統一在國民黨四中全會中是一件大事，四中全會的宣言很細緻也很自負過去北伐和領導抗戰的光榮，而歸功於上兩次的重要改革，欲以這次的黨團統一為另一新的改革，以完成「戡亂建國」的大業。世人所能見到的是國民黨中常會中添了若干過去是青年團要人的名額。組織部長陳立夫的辭職，表示合併了青年團後的黨務不復原先單純了。陳雪屏之以教授出任青年部長，也算是向名流學者開放政權之一例。陳雪屏是退出了學校，但其工作的性質則無疑的將使黨派更深入的黨員。但國民黨既與政府有若不可分性，如果政治本身沒有進步的改革，而黨團的合併只為選舉時的統一指揮，則其在學校中所爭取的青年的品質，仍是問題。榮業放在榮業裏可以便榮業變量，榮業放在榮業裏不能使榮業變量。

但無論如何，這一但國民黨內的大事，表示政府確有決心要振作內部了。這種決心的迷因有三：第一，當然是共黨勢力的蔓延，「戡亂」軍事的持久化，這點無須多說。第二，過去的學潮，依政府說為受共黨鼓動。如果政府確如此相信，而不是作為鎮壓學生的藉口，則共黨潛在的統制思想實太可怕。第三，經濟的枯竭，原希望美國能予以援助，但是從魏德邁調查以後的聲明看來，從馬歇爾接歐計劃的擱淺看來，此種希望早已變成未知數，迫使政府不能不作萬一失望後自力更生的準備。這次國民黨的四中全會並不像以前各次全會一樣提案多而漂亮，會期長而熱鬧，但從報上各種記載看來，至少有一點是比以前進步了：正視現實，承認缺點。正視現實則不敷衍門面，不硬充漂亮。承認缺點則不虛囂狂妄，不文過飾非。——這些缺點在以前幾次全會中幾乎每次都有的，但從未見坦白承認。四中全會的這一點進步，是國民黨在這兩年中經歷無數憂患的教訓，同時也是在國民黨治下的人民以無限的血淚換來的。

國民黨在四中全會中檢討本身的優點和缺點，分析共黨的優點和弱點，相當坦白。黨中的領導人物分析現實，承認共黨的組織、紀律和宣傳都很強，共黨科學化，國民黨缺乏這些，應該努力爭取。但認為共黨違反人性，破壞道德，毀滅中國的歷史文化，必將為人民所棄而予以消滅。在國民黨本身，則認為革命中民族主義已告完成，民族主義則將以選舉行為歸依，現在要努力實現民生主義，其道亦不外「勘亂建國」云云。為了中國今日的局面，也表示了對

於革命和抗戰先烈的愧疚。這種正視現實的勇氣，是必要的。但是我們覺得作者已矣，今日一個政府最大的任務，毋寧是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李商隱詠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從事實際政治者如果能多問蒼生之事，其成功是可以預卜的。

三

至於魏德邁的離華聲明，除了造成一種使政府對他不愉快的感覺之外，也同時產生了一些憂懼的空氣。這種憂懼，表現得最清楚的莫過於孫科的談話。九月十六日他對合眾社記者的談話說：「蘇聯欲使中國成為他的藩鄰，但不願中國與其可能的敵國（指美國）成為聯盟。……蘇聯對中國所以不快，由於中美關係過於密切。蘇聯拒絕放棄大連及其在東北之行動，皆係其不愉快之表示。但此非蘇聯欲搗毀吾人之措施。蓋蘇聯此種行動，係防止美國深入之抵制行動。」

魏開孫氏六月間幾次談話不說，客觀而單地看，孫氏這種對蘇聯的分析是相當正確的；雖然這一番的目的，仍在繼續他上月間的意思：如果美國不迅速而有效的支援國民政府，政府得考慮與蘇聯合作。孫氏以新任的國民政府副主席而屢次發表這樣毫不含蓄的談話，似乎不能說只是他私人的意見，而不代表政府。何況孫氏六月間的幾次直率的要求美國表示對華態度談話，確是促成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實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所要調查的「事實」，很明顯地，亦即孫氏所謂「共軍得有蘇聯軍火支持，」「共軍已佔東北百分之八十五土地。」「共軍中有「韓共」「日共」。等等。因為這才是美國真正關心的。

因為果真如此則真有引起國際戰爭的可能。但魏德邁在華調查月餘，自東北、粵、台返京以後，向人表示，「中國內戰不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除非內戰雙方均有別的國家支持。」（見觀察三卷一期通信）魏德邁在中國所瞭解的、所煩惱的、和可能建議的「一文」由這一句話，也可證明魏德邁並不認為共軍有蘇聯支持，因為雙方中的一方原已得美國支持，則魏德邁所謂「除非雙方均有別國支持」，證明另一方尚未有別國支持也。魏氏這種意見，當然也會向政府方面而表示過。這可與這次孫氏的話相印證，孫氏說：「美蘇均不致在最近發生公開衝突，雙方皆在虛張聲勢。」這與他六月間所謂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云云，完全相反。而上文一轉，却由六月間的中美共同防共、亦即防蘇論，改為中蘇共同防日論：「中蘇對於日本政治經濟復活之恐懼，具有同樣的觀念。」六月間的談話僅為美接的遲遲不來而對美提出中國可能親蘇的警告，對蘇聯

是不惜指摘其支援中共的。這次，在魏德邁痛斥中國政治腐敗以後，孫氏不僅再度警告美國，中國可能親蘇，而且預先鋪好了中國同情蘇聯的道路，至少在對日問題上是如此。并且設身處地為蘇聯着想，為她找理由來解釋(Rationalize)其所以不放棄大連之原因，而歸之於美國勢力之深入中國。

我在此地無意批評孫氏前後言論之不一致。一個從事於現實政治的人可能從國家的利害觀點着眼，隨局勢之推移而改變其主張。我要指出與孫氏談話有關的中國外交政策，也在「銅山東崩，洛鐘西應」。當美國在數月前初次提出對日和約由十一國會商，不用否決權而以三分之二通過時，我外交當局原已表示同意。雖經國內輿論反對，但直至魏德邁來華前後，外交當局並未表示更改此意。其他如對日貿易開放等等，可謂極盡媚美外交尾美外交的能事。但自王世杰飛美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已透露中國在對日和議時不放棄否決權之意。九月十九日王世杰在紐約接見合衆社記者，則明白表示將與蘇聯一致行動，拒絕出席美國發起的十一國和會。建議將對日和約提交十一國遠東委員會討論，而該會程序，則明文規定須得四強一致同意。此在形式上用美國的十一國會議，而實質上支持蘇聯的四強一致同意。王氏發表這段談話正在魏德邁飛返華盛頓的第二天，也即是魏氏將以建議書提交代理國務卿羅凡特的一天。而一般推測，魏氏建議將繼續以經濟援助中國。美國的評論家對於孫氏的這次談話仍認為是惘惘之詞。實在是一種阿Q心理。

魏氏將怎樣建議援華，其數量、性質、時期、條件如何，此時雖尚不可知，但魏氏的態度之劣，確是傷害了中國的自尊心，這比三十四年夏天中國官員在莫斯科商訂中蘇友好條約時所受的尊榮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阿！即使是抗戰前的川楊茂，也不會對中國政府有過這樣的態度。美國直到現在，尚不知道中國是一個要面子的國家，真太蠢了。有錢借給人家就不給人面子，無論如何是幼稚的行為。中國今日政府是最注重現實的。自有這個政府以來，親蘇也不是新奇的事。在中國的人民看來，這一年來美軍在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南京、種種恣淫殺戮的暴行，其惡感已超過了三十五年春季蘇軍在東北的暴行。因為蘇聯暴行只在東北一地，而美軍暴行則遍及全國各大都市；蘇軍暴行遠道傳聞，不知其詳細及正確性，美軍則到處公然繼續為之；蘇軍暴行一經中國人民抗議立即悄然而退，美軍則將繼續在華，不知何時始撤；蘇聯還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美國則公然想把中國來作為反蘇資本。所以中國政府果真如孫科所說，將考慮親蘇，在對日問題上與蘇聯採取一致行動以對付美國之堵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餘毒，中國人民是決不會反對的。美國不要自

以為是中國的恩人，自以為中國人全體在感激他，這種錯覺是得不到的。

四

說到這裏，我們不妨附帶討論一下美國的對華政策和中國內戰的性質。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國害怕打不倒日本，死人太多，在雅爾達會議中不惜犧牲中國主權以換蘇聯之參戰。美國人的命是寶貴的，她忘記了在中國單獨抗戰時期以除鐵供給日本製炸彈，使中國後方城市中的女子和嬰孩的肢體炸得挂在電桿上。直到珍珠港第一次被日本用美製炸彈炸死三千海軍，才覺悟到中國人已替他流了四年的血。但當她自己的血費費起來時，仍舊會犧牲中國給她的盟邦蘇聯。在剛勝利時，美國希望中國和平團結。馬歇爾調停內戰，我們是真心感謝的。雖然調停並不成功，但中國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中國的內戰，雖然是自己的事，但不能說完全不受國際影響。美國在戰後一味想爭世界霸，製造秘密武器，和蘇聯爭奪權利，把整個世界局勢攪得這樣壞，而中國內戰之兩造當然分屬於美蘇兩大勢力範圍，自不容易協調。美國的政策，自己和蘇聯越趨越遠，而實備中國兩黨之不相合作，實已十分矛盾。中國因為在政治形態上一般傾向於英美式的民主，在工業建設上特借重於美國的機械與技術，在抗戰時斯與美國有並肩禦敵的患難友誼，中國政府和人民之親近美國是很自然的。中國與蘇聯自抗戰以來本無惡感，有之則根源於雅爾達密約，美國有達成之責。美國不但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間隙，並且妄想利用中國為反蘇基地以爭期世界，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以及使中國政府因上述各種原因而引起不斷的困難，直接間接助成中國的內戰。如果美國自始不想以中國為反蘇基地，中蘇關係不會如今日的情形，所以我認為孫科最近的分析是正確的。最妙的是美國一面要利用中國為反蘇基地，一面又勸導源於蘇聯的中蘇共產黨與政府合作，使這塊反蘇基地變成整個的而不是殘破的。馬歇爾以此抱負來調解中國內戰，不成功則大罵雙方。七十歲的老人竟全不想美國政策的本身與他的使命有着內在的矛盾！軍人之對於政治是外行殆無分中外。美國如果真心希望中國和平團結，不必急得常常派特使來，只消自己和蘇聯的關係弄得好，不但中國人自己會覺致和平，而且世界和平也有保障。如果美國自己繼續反蘇下去，面希望中國親美親蘇的兩黨能合作，這樣的政治邏輯，只有山姆阿叔才虧他懂得通。如果美國索性不管中國的事，美軍一起撤出中國，中國的情形要簡單得多，國內問題也自有一個解決之道。中國這次如果能由在對日外交上的中蘇一致，逐漸消弭中蘇間隔，解決兩國的懸案，則對於中共問題，也許反而容易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 副主席的謎

樓邦彥

這樣一個題目，需要先加解釋。

這裏所謂副主席顯然是指國民政府副主席而言，它是一種職位 (Office)，在某一種場合固然也可以指佔居這個職位的人而言，然而未必盡是如此。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經我們種種以後，當能瞭然本文所要討論的是關於副主席的謎，而非關於孫科的謎。但是目前孫科既佔居了副主席的職位，在我們討論關於副主席的謎的時候，自難免要多少提及這幾個月來孫科以副主席的身分地位所做的行為，然而這還是舉幾個例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謎，或者在解決不了的時候，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當前有這個謎的存在。

以上是釋題，試再進而加以申說。

★ ★ ★

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的職位，自始便是一件極其微妙的事情。現政府是本年四月間明令改組成立的，同時國民黨中常會並選任孫科為國民政府副主席。至於為何要設置副主席這個職位，當時傳說甚多，又為何要選任立法院院長孫科充副主席，亦有諸多推測；這些都是政治舞台幕後的情況，本文不打算去考究。不過有一點或許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國民政府的設置副主席和政府的改組是同時發生的兩件事情。依據現行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有兩個條文的規定是與副主席有關的：「國十條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之……；又第十三條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於憲法實施後依憲法當選之總統就任時，均應即行解職……；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理之，主席副主席均因事故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理之」。關於國民政府副主席的產生方法、地位、及其職權（或者說其不享有職權的置形），盡見諸上列兩個條文；嚴格的法律上說，要瞭解國民政府副主席這個職位，這兩個條文可以告訴我們一切。

設使國民政府並非新的制度，但亦不太普遍。美國可以說是第一個採取副國家元首制度的國家，我們的新「憲法」也採取這種制度。依據新「憲法」的規定，除拉總統外，又設置副總統，皆為國民大會所選舉罷免，其任期為六

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副總統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他如果享有職權，那是總統依法享有的職權，但一定要在總統就缺位或因故不能視事的時候。因為新「憲法」一則規定「總統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再則規定「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如果以這個規定來同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作一比較，現在的國民政府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其地位在大體上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副主席僅能在「國民政府主席因事故不能視事時」代行其職權，副主席在任何情形之下位法沒有繼任主席的可能。新「憲法」中的副總統已經可以說是有國和地位了，現在的副主席在法律上和理論上，其地位顯然是更次於副總統。

試再把美國的副總統來說一說，藉作比較。總統副總統係同時以同樣方法選舉產生，副總統的職權與地位可以分或兩部份：第一，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但通常不能投票，祇有當表決結果贊成與反對同數時始能投票取決；第二，副總統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遇總統就缺位時，由於憲法習慣的發展，由副總統繼任；現在的杜魯門便是當初羅斯福在世時的副總統。副總統職位的應否設置，在制定憲法法典的時期已經有人提出過疑問，但是辯論者總認為副總統不但是一位於必要時代行總統職權的適當人物，並且在各邦享有平等代表權的參議院中，副總統的確也盡了一個普遍參議員所不能盡的職能。連杜魯門在內，美國固然一共有過七個副總統因總統去世而繼任總統，但是在平常的時候，除掉於參議院開會時充任主席外，憲法法典並沒有賦與他任何其他的權力，他不參加總統所召集的內閣會議（固然也有例外），自然更不會公開表示政見。美國的第一位副總統曾經寫信給他太太說：「我的國家用其智慧為我設計了這一個最不重要的職位，實在超越了人類任何的發明和想像」；近代又有一位副總統也曾說：「副總統給知道一切事情，但從不與份」。這便是高貴而尊嚴的美國副總統的地位。

現在回過來看我們的副主席。四月間孫科當了副主席，迄今五個多月，在這短短五個多月中，他以副主席的身分會一再公開表示意見，根據報章的記載，至少有四次之多：

第一次在六月二十日，他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除指摘蘇聯用各種方式予中共在東北的軍隊以便利外，並呼籲「現東北安全之保持，端視西方強國在英美兩國領導下之援助及鼓勵」。

第二次在六月二十二日，他仍舊在南京又對新報記者發表談話，除引伸兩天前提對合衆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外，更露骨表示：「國軍至今不能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應負直接責任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且中國若失東北，不僅對美威脅，即對世界和平亦有威脅，美國應有表示。美國反應冷淡，即等於放棄中國，則今後在華外國勢力，惟有蘇聯，則我政府將重新考慮外交態度。」（關於以上兩次談話，應參閱本刊二卷十八期備安平的「讀孫科談話」一文）。

第三次在八月廿六日，他於南巡時在廣州招待記者會席上答覆記者的詢問，稱：「中國共產黨不過為蘇聯共產黨之支部，匪區人民絕無半點自由，其尾巴民盟人員，如羅隆基、沈鈞儒、黃炎培等，寧願留在京滬而不到匪區去，亦屬爲此。」並謂：「現在中國祇受蘇聯侵略之威脅，渠警告世人，勿忘記第二次大戰及九一八事件所引起者。目前由於蘇聯居心使東北特殊化，造成新九一八問題，較之十餘年前所發生者更爲重要。」

第四次在九月十七日，他又在南京接見合衆社記者發表談話，那是在魏德邁來華調查以後，他宣稱：「中國政府在魏德邁將軍向杜魯門總統提出報告之結果後，將研究中國與美國聯合有利，抑與蘇聯聯合有利。若中國被迫傾向蘇聯，則政府與中共勢必能獲得一和平解決……中國外交政策之轉向，正待魏德邁報告之提出，而待美國國會作決定，中國不能長此榜徨，吾人須有更有效之政策，指導吾人之將來……如蘇聯真正能履行中蘇條約並充分表示其友誼，此足使中國重新考慮其對蘇之態度。」

各方對於這幾次談話的反應不一，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之似頗冷淡。中共說「孫行者有七十二變，孫科的變化，算起來並不亞於孫行者」，並且把孫科談話譬如「房子燒了，在睡夢中驚醒的糊塗蟲，跑到大街上狂呼救命時，却忘記了自己沒有穿褲子」（見六月三十日北平世界日報）。羅隆基對於批評他的部份的答辯是認爲孫科「係缺乏民主政治修養的失態」。關於這些批評以及幾次談話中所包含的外交策略，本文都不擬加以評論，我們在這裏所採取的是一種制度的觀點，而在這個觀點下，我們至少應該有幾個假定：

第一，孫科是國民政府副主席，他與中外記者發表談話都是站在副主席的地位，這是根據官方報道所獲得的一點認識。

第二，孫科發表幾次談話都是在軍事政治上相當重要的時候，六月間政府正在考慮爭論着是否應該放棄東北，最近兩次談話正是魏德邁離華以後；第三，孫科的談話內容，每次牽涉到政府的根本外交政策，雖然有人說他所講的都是荒唐，但是以具有這樣地位的人，在那樣的時候，公開發表有如此內容的談話，無論如何是一個重要的事實。

國民政府副主席固然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尊嚴的官，但是綜觀「國民政府組織法」中關於副主席的條文，它實在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職位。上面已經說過，新「憲法」中的副總統，雖然並沒有屬於其本身的職權，可是至少在法律上和理論上，似乎還要比副主席重要些；至於美國的副總統，其法律所允許的活動範圍雖大於我們現在的副主席和將來的副總統，然而還是從不與份一切事情。照這樣說來，孫副主席之常常成爲京中政治活動的中心人物，在制度上實在是一個十分畸形的現象。正好像我不以張羣濫予曲解向末實施的新「憲法」條文爲然（參閱本刊二卷十五期我的「張羣院長的曲解」一文），我也同樣認爲孫科以副主席地位的過事活躍，不但抵觸現行「國民政府組織法」的精神，且將影響於有一天真正憲政實施時對於制度化政治的建立。

或許我們還可以附帶而又進一步地去推考孫科的幾次公開談話，究竟是由於政府授意的，抑是出於個人自發的？但是仔細想一想，除非是爲了茶餘酒後的消遣目的，這個問題實在不值得去推考判斷。假如是由於政府的授意，那就與孫科個人毫不相干，也與副主席的職位無關，而祇是證實了當政府處於走頭無路的時候，在政治外交上所表現出來的懸索、荒張、與窮極無聊的手段。假如是出於個人的自發，那是一個政治家所不應該有的衝動，他確實是糟塌了個人的聲譽，損傷了副主席的職位，又墮敗了國家的國格。因此無論是由於政

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北平。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預告選災。追論憲政 (下)

梁漱溟

## 三

不可學，是說學不來；但我們尤其要問清楚，是否有學之必要。對於自由主義商人主義之民主，在今天我們的眼光，應當不再是一二百年前西歐人一隅底眼光。一則其得失利弊既已經驗出來；二則兩次大戰以來，世界新底事例新底思想多足參考；三則要從政治制度社會組織而深澈考慮到人生問題，並不止為一時一地設想，而為世界人類前途打算。這樣考慮下來，已經讓我們取捨有所不同於前人。而況在這一級考慮之外，更須切就中國自身歷史社會，仔細考慮一番。舉其大者而言之，中國社會散漫，遠從缺乏宗教而來；及與西洋遭遇，乃深感其弊。故革命先導之孫中山先生，並不要求自由，翻轉其自由太多，而呼求結成團體。團體組織生活，確為中國所最缺而亟需者。西洋近世商人自由之要求，原出於其過強之集團生活之一種反動。它實為一離心力。然在彼藉此以救其偏，適得一均衡，固屬對症之藥。在我夙乏過強之集團干涉，則難於無病而呻吟；在我亟需於固結團體，則難於文不對題；在我正以散漫為病，則難於適以加重其弊。凡此種種都不是沒有疑問底。我不敢輕下斷語，我只反對那不假思索囫圇吞棗底人。

前已言之，一制度之立，必有所針對以求解決之問題，而問題則各隨其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不同。此即其一例。

除了以上之考慮外，以下之考慮尤屬必要——

一、我們當前有待解決之問題是多底；要想周到，勿顧此而失彼！

二、問題有本末緩急之不同，要權衡得當！

三、特別是問題與問題之間，不一定皆相順合，可能互有矛盾。那麼，就必須統盤打算，善為調排，以求得一最後結論。

試舉例以明之，假定人權自由，是我們要顧到之問題；它亦不過許多問題之一。我們還有數不清底問題，像工業之亟待建設，像弊風陋俗（纏足、早婚、迷信等）之亟待改革，像教育文化水準之亟待提高，像國防問題等等。此其間之本末緩急要考慮。尤其是彼此有矛盾處，要考慮。從工業建設講，如其要

行統制經濟計劃經濟，即與自由問題不免有矛盾。弊風陋俗之改革，不免要取干涉政策，則亦有矛盾。其他類此，可以明白。所以非統盤作一打算不可。當我們總攬全局統觀大勢的時候，我們便恍然一切一切不出一箇建國問題。問題祇是一箇，更不必支支節節地討論。數千年古國，遠說要建國，則明明是想要建一新國。在從前，絕無此想；這是歷史走入近百年才引起來底問題。新國之新，在於文化。它一面是給數千年古文化在近百年遭遇西洋所引起之大轉變，作一結局；同時，一面亦是給世界未來文化前途。因為近代西洋文化所領導底世界，走到今天，明明已臨於轉變前夕。——在此要考慮者，恰與前面提出要考慮底不可分。

考慮到此，那麼，英國式憲政合我們需要否，就更可懷疑了。試想一想看一、所謂建國一新國，應當不是漫然無所指，而是自有其理想目標；是不是一？

二、由中國現狀而達於其理想目標，無疑地是這社會之一種生長進步。此生長進步應當是有方針有預期之向前進步，而必須以計劃行之；是不是一？——此中至少有兩個理由：（一）不如是，則於達到理想目標便無把握；（二）不如是，則時間，精力，物資種種必多浪費而不經濟。

三、英國式憲政，是近二三百年的社會進步逐漸開出來底；而有它，更大大地促進社會之進步。二者互相為表裏，迭相為因果，於是而有今天底憲政和今天底進步。然而西洋近二三百年的進步，却不是有方針地向前，更沒有什麼目標預期。相反地，它恰是得力於種種之解放，縱着各階層各行業各箇人盡量發揮自己力量，逐求自己目的，彼此互相競爭鬥爭，而進步之效自生於其間。其間狀態，有些鄰於無政府；其前途往那裏去，幾乎不自知。顯然為要有把握地達到我們的目標，不適於採用它。再從效率言之，往時西歐以二三十年得之者，後來日本以六七十年得之，蘇聯更以二三十年得之。固然後來居上，由於坐收前人研究發明之功；亦為日本較有目標預期，蘇聯更有計劃之故。然則於

此何去何從，亦可思矣。

四、再如政治平等、經濟平等、教育平等、整頓社會之一體相關，為我建國目標應有之義；然此豈可從個人本位出發，以自由競爭之者？

五、方針不得忽此忽彼，計劃不得改來改去，是故一力貫徹到底，實建國所必需；然此豈可得之於多黨互相競爭，此起彼伏，變動無常底政局？

六、最後，說老實話，此方針之認取，我相信非一般政治家經濟家或科學家等所能辦，而必有待於高明深審底哲學家。許多問題許多矛盾，到他這裏才得疏解溝通，無所疑滯；而後在方面而照顧到之下，妙取一着。祇可由極少數人討論，不能付之多數表決。計劃之製訂，本於方針。我相信要由極少數人作中心，而博採專家集體意見，縝密研究以成之。舉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教育文化建設，而融治為一；其間配合照應，組織會歸，亦有非多數人所能討論，大會上所能取決者。你一箇修正案，他一箇修正案，還裏一刪，那裏一改，便支離抵牾不成文章。總而言之，我們今日建國，決大既定大計，天然是多數人接受少數人領導之事，尊賢尚智（專家）而不必然從衆。一般所謂民主，一般所謂憲政，於此皆不相應。

類此種種並不難於想到。但我不知大家主張英美憲制者，是否全已經過考慮了呢？

以上還是只就制度必應合問題需要一面而言。前又說過，一制度之立，必有所憑藉以為運用之形勢；此形勢亦是隨歷史背景社會背景而各處不相同。歐美制度所憑藉以建立以運用之形勢，皆從他們歷史發展下來底，在我們根本沒有。這又是難於採行英美制度之另一面理由，亦不知國內賢達都經考慮過而無問題否？此文寫來至此已長，不擬再加分析申論。度讀者亦自能理會之也。

說至此，我對一般所謂憲政既如此不能同意，則在政協會中我究取何態度作何主張，必須一為敘明。而為敘說那一時之態度主張，還要從歷年以來說起。

上文稍會敘過，我於民十九年表明我認爲英美憲政蘇聯黨治在中國都是不通底路。其文先發布於「村治月刊」，後彙印爲「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在中華書局出版。我那時主張分兩步來解決中國政治問題。以一種求得國家統一之過度辦法，爲第一步；第二步才是中國憲政之實現，亦即新政治制度建設之成功。這兩步都要鄉村建設運動來達成。其詳，可看鄉村建設理論，此不及談。民廿三年春，政府公布「五五憲草」，徵求國人意見。我寫「中國此刻尙不到憲法成功的時候」一文，在天津大公報發表。文內申明制憲毫無用處；只有鄉建運動才是爲中國產生一部憲法底運動。廿六年抗戰軍興，國內形勢較前已接近於統一。我知其不可棄，想乘此機會求得更進一步之團結統一。因於廿七年一月有延安之行，略得交換意見。廿八年黨派關係日益惡化。是年九月，國民參政會上通過實施憲政案。這不過是在野黨派感受國民黨排斥壓迫之一種反應；憲政明明不可得。那時我正巡行華北海疆區域，在黃河北岸太行山中聞訊，而不在場。我如在場，決當建議以別種方式求黨派關係好轉，而動阻其事。十月我回抵重慶，憲政運動熱鬧非常，我一概謝不參加。但邀約國共以外底各方朋友，共同發起「統一建國同志會」，即後此民主同盟之前身。當時曾答王雲五先生之問，申明這不是什麼政黨，只是形成一推動力以推動全國黨派之團結合作而已。聯帶申明我不取憲政之意。又分訪張岳軍陳紹萬諸先生商討軍隊有無脫離黨派而歸國家之可能。亦向他們表示憲政要在國家統一之後，非眼前所急。廿九年國共關係更惡化更緊張。十二月尾，新四軍事件之前夕，張君勱黃炎培左舜生諸公，同我四個人，發起民主政團同盟。其旨唯在團結抗戰，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十年一月初，新四軍事件爆發，我隨同人之後奔走調停，特提軍隊統一於國家之主張，兩方均同意接受。是時同盟委派我赴香港籌辦報紙。五月抵港，九月光明報出版，雙十節揭出民主同盟宣言暨十大綱領，宣言係我屬草，足以代表我當時意思。綱領第二條，「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在憲政實施以前成立國事協議機關」，亦我所提出底。香港「時代批評社」發起「人權運動」，一時朋友都參加，而我固拒。三十二年當局再度以憲政許在野黨派，成立「憲政實施協進會」，蔣公自爲會長，邀各方參加。我時在桂林，亦承累電相召，固辭不赴。我的答覆是「憲政可以爲遠圖而非所謂急務」；「憲政雖爲遠圖，而民主精神則眼前所切需」；「憲政較民主爲具體，往往落於形式，而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三十四年元月在桂東賀縣，聞勝利之訊，又聞毛澤東應邀到渝，我即決定退出現實政治，而致力於爲政治之本底文化研究工作。

在政協之前，我的態度主張歷年之可見者，略記如上。總結起來，就是：（一）團結統一第一；（二）不過沒有民主精神則團結不可能；（三）具體辦法即成立國事協議機關；憲政在我認爲是多餘。以下敘我在政協會中。政協是在國際國內兩面要求壓迫之下，產生的。其使命蓋在爲國共兩黨求

得相安之道，俾中國實現統一。其道：不外把軍隊交出給國家，而他們都變成憲政內之政黨，以口舌代刀槍。這條道，在國人意識中最現成，且呼求已久；尤其是國際盟邦屬望在此，幾同指定。因此，我自己固有主張在胸，却拿不出來。從這一點上說，我大可不必參加政協。但為多年奔走團結之一大願未償，內戰之威脅又迫於眼前；我終於參加了。況且對於所謂憲政，在內心上我亦還有兩點意思：

一、俗話，「不到黃河不死心」。中國人對於憲政雖民國初年已曾嘗試，而迷夢總未醒；倒要給他再嘗一嘗，他才曉得是什麼味道。然後他才可能回心轉意。俗語又說，「真金不怕火煉」。「憲政」「黨治」這些西洋把戲，雖都是破壞中國文化底；然非痛澈洗鍊一番，把不相干底洗掉，中國精神亦不得出來。又好像一種傳染病，要免疫，先得微染其疫，而後其生命抵抗力增強。

二、西洋憲政起於限制王權，而予人民以自由。這對於舊日中國消極無為之老政治，自屬藥不對症；然為矯正近年之一黨專政、箇人獨裁，又未始無用。

於是我在政協會中，對憲政問題決定不發一言，不參加憲政小組，不參加憲草籌備會；而積極參加軍事組，致力於軍隊國家化之商榷。凡我所發言，總不出於軍隊問題暨人民言論身體自由問題之二端。同時，自己決定退出現實政治，即於政協閉幕席上宣布之。又為一文，明告社會，刊於當時滬滬津三地大公報。

蓋自抗戰軍興，為剛結而奔走，多在現實政治有所行動。為了行動上與各方取得協調，凡不是眼前所必要底理論上爭辯，皆在所避免。所以幾年來，我在言論上一直是保留底。今外患既除，內闕又息，過去行動可告結束。尤其憲政開台，用不着我。而在我若志政呀不可久，則如何為中國政治求一正當出路，自應早為之計。那麼，多年蘊蓄於衷者，就當一一傾吐，以貢獻於國人。所以退而著書，實有必要。

廿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舊著，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百年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育之過於渾括難於盡

隱者，得此辨，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教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我箇人贊成其所見，是不假底。沒有學術界共同努力，沒有全國人意識上之轉變，則一新政治制度固不會產生出來。要今後不倣過去那樣走頭無路，只由盲目到清醒，國內學術界不能逃其責。在本年新年之初，我為文呼求國人認識今天的問題在文化極嚴重地失調，呼求國人要以固有文化和英美蘇聯兩大派文化作比較研究，才得解決政治問題（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正為中國問題不起於中國；今天問題不始於今天；政治問題不出在政治上。所以其解決之道，即必從綜合比較研究中得之。非此，無以深明其異同之故；非此，無以妙得其融通之理。最後又非學術界有新趨向，有公認之點，無以轉移國人之意識也。

茲借取政治上選舉上之黨派問題，稍一解明上面的話。在中國老政治上老選舉上，本沒有黨派；或至少不以有黨派為正常。而在蘇聯，則一黨至尊，控制全局；在英美，則多黨為合法有轄之互相競爭。此種不同，如不深求，則止於政治上之比較，止於支節問題技術問題。但此種不同，明明源於其人生態度，源於其各自之價值觀（哲學），源於其社會之組織條理。豈能不究而論之？那麼，這就是文化研究工作了。清末民初中國以模倣西洋而迷亂其固有條理固有標準，一新條理新標準又未成功；此即所謂「文化失調」。然若止在英美有黨中國無黨之間，其迷亂猶未甚，其條理或勉强可尋。至於憲政見票於時，而一黨排他之制行，又取合法有轄之競爭而亂之。在二十年後，則又放棄一黨而行多黨。所謂「黨」者，究以何為準，在一般人意識中已淆混不清，沒有一定概念。這便到了「極嚴重地文化失調」。於此時而辦大選，無黨無爭之禮法失效，有黨有爭之禮法未明，一黨控制之局又破；試想其要亂到何種地步？此選災之所以無可逃也。此亂如何可止？不獨非法律法庭警察所能制止，即大辦教育廣施訓練，亦豈能止之！蓋三種文化早已迷亂於心，非但不辦東西南北彼此異同，尤在感於是非好惡取舍進退之際。將來大辦教育自是需底，却在文化之綜合比較研究有所確定之後，在我們建國方針經過抉擇認取之後。此無可疑也。

我懷此見解主張，既二十年；雖曾埋頭工作於鄉村，顧未得高明之士囑和於學術界。自愧不學，尤苦無友。懷望前途之艱難，不知何以負荷。近讀張東蓀先生「理性與民主」一書，發見他有些意見頗同我相近。欣然摘錄於此，即以結束本文。——

凡文化的溝通，應從其比較相似或比較接近地方着手，方容易得其真。換言之，即容易不起誤會。（原書一二五頁）

（上略）於是我們便得了一箇定理：就是兩箇文化交流時，必於其相類似處方能融會；必須有融會，方能產生新文明。（中略）因此我主張儒家思想與西洋民主精神有相似點，就可由此一點之接近，而把民主主義迎接進來。（原書四九頁）

# 生物學戰爭

胡先驥

生物學戰爭傳說已久，至於實際情形尙少報道。近來美國防疫學雜誌 (Journal of Immunology) 刊布哥倫比亞大學羅士布雷博士 (Dr. Theodor Rosebury) 及加拔特博士 (Elvin A. Kabat) 所作一甚長之關於細菌戰爭之報告，討論二十五種疾病可作生物戰爭之用。然此報告所報道者尙不及實際情況之一半。蓋二氏所報道者多爲人類疾病。對於家畜與農作物疾病僅稍一言及，對於農作物毒藥完全未提。且此報告係在一九四二年所寫成者。在此以後，美國在瑪麗蘭州設立一世界最大之軍用生物學實驗室。其工作人員不斷努力研究生物學武器。此外美國英國加拿大均在加速工此項研究。大約蘇聯亦然。故此項研究成就，殊難猜度。

生物學戰爭所算取之武器，包括於醫藥學生物學全部範圍之內。在第一次歐戰，德國軍官即利用淡水蒸類學家以審斷間諜。此類生物學知識之廣泛應用今姑勿論，但略論細菌戰爭。細菌戰爭之目的與方法，恰與防疫學相反。防疫學之目的在減輕傳染病之損害與制止其蔓延。同樣之方法可使生物學戰爭研究員研究如何使傳染病變爲更劇烈與廣爲傳布。吾人通常習知當一傳染病發生之時，有時死人極多，不易治療。有時則患者雖多而多能治愈。又或一種疾病在甲地則甚劇，在乙地則甚輕，此蓋由於同爲一種病菌，有急性善性之殊。防疫法每在搜尋善性不烈之病菌注射於動物體中使之發生抗毒素，因而製造血清以供防疫注射之用。美國之製造鑿尼西林，即曾大舉在國內國外搜集十萬系之青黴菌，以求覓得最優之品種以供製藥之用。爲達成細菌戰爭之目的，自亦能廣爲搜尋，試驗各種極可畏之傳染病中毒性最烈之品種而繁殖之以供作戰之用。再則病菌之善性可以人工培養之法以增減之。如供給豐富營養，則其善性與

（上略）總之，從原則言，從理想言，從標準言，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問題。但從制度言，從實施言，則必須有深知中國國情與中國文化底學者，同時又深知西方文化與政治，這樣底學者多多益善，大家會同研究出來一箇專爲中國而設底制度。（原書一五一頁）

一九四七年九月五日北碚。

繁殖能力可以增加，如以不足之養料以培養之而使飢餓，則其善性與繁殖能力可以減低。至於傳布之法，可以人工培養之病菌，藉飛機之力散布於敵人所居之境內，或以患病之動物自飛機投入敵境，使之自然傳布。日人在抗戰期中，曾以飛機將帶有鼠疫病之跳蚤之活鼠在金葉上空投下，至發生鼠疫，即其一例。當羅士布雷與加拔特兩博士作此報告時，在全世界尙未有任何生物或醫學機關曾作生物學戰爭有系統之研究。但哥倫比亞大學之細菌學家已將五六種疾病武器製成，其中之一爲肺鼠疫。在戰時美國海軍中一醫藥小組曾製造一種空氣溶液 (aerosol)，能傳布官方所稱世界上最古之殺人病。據美國方面報道定爲肺鼠疫無疑。肺鼠疫在潛末曾猖獗於東三省，且曾蔓延至北平，國人或有記憶之者。然在世界史上則曾發生兩次極大之災害。西羅馬之覆亡據稱即由於發生此大疫，社會解體所致。此疫傳至中國後即引起後漢末年之大亂，史稱兵災疫病之結果，人口至萬有一存。結果人口銳減，社會解體，異族強大而勃興，魏晉六朝四百年之紊亂半由於此。其後則中世紀又發生此疫，各國死者達千數百萬人。元朝之崩潰亦爲此次大疫所致。此疫今能用科學方法傳布，實一至可怖之事。又如黃熱病本須有大批黃熱病之蚊以傳布之。此病在中美洲巴拿馬等國爲害甚劇。其地一處有高等文化之馬耶民族即由此病使之衰滅。最初巴拿馬運河之不能開鑿亦即此種疾病所致。此種病蚊所傳布之地方疾病今亦可以空氣溶液傳布之。此外炭疽病病菌用於砲彈中，使受傷之兵士得接觸傳染。此外可用空氣溶液傳染之病有黃熱病、鼠疫、兔熱病、馬來熱病 (Meliodosis)、斑疹傷寒、落磯山斑疹熱等。最奇怪者爲本來限於特殊地域之病，今可使之廣爲傳布。如黃熱病本只在中美洲南美洲熱帶爲某種瘧病所傳，但此病今可

在實驗室中培養而用空氣液傳布。免熱病斑疹傷寒等本需接觸或昆蟲傳染者，今亦能使之由空氣中傳布。

人類之疾病除真正之細菌外，又有病毒 (Virus)、天花、猩紅熱等疾病之病源體，即為病毒而非真正之疾病。病毒非真正之生物，其體遠較細菌為小。可以穿過素燒蓋。據近來之研究，病毒乃結晶體，其大小與蛋白質之大分子相若。可見即為一類帶有生命性、能生長、能繁殖之蛋白質。近年來美國若干專門研究病毒之化學家，對於病毒化學之構造，已研究有甚大之成績。若再有進步，則生物化學家可以用人工之方法製造多種抗毒素，以治療各種病毒所引起之病。但同樣之知識，或亦能使之製造新而更毒之病毒以供生物戰爭之用。

除人類之疾病以外，生物學戰爭同樣可用細菌與病毒以攻擊家畜與農作物。農作物亦可用人工傳布之菌類疫病與植物荷爾蒙毒劑以毀滅之。當日本投降之前，若原子彈未能奏功，戰事遲延至一九四六年，則美國準備用一種化學藥品注射日本稻田，使稻在成熟之前，全部枯萎。此種化學藥品雖未為人所知，但化學家深知有多種化學品可供此用。

約在二十年以前，一羣荷蘭植物生理學家對於植物生長之機構開始作有系統之研究，發現有一羣化學藥品可以控制植物之生長，而稱之為植物荷爾蒙或

生長素 (auxin)。在今日已經發現數百種生長素。各國皆在大規模研究生長素而設廠製造之，此類化學藥品並不難製造。生長素有無數可貯之方法以控制植物之生長。一種生長素稱為 NAA 者，能刺激莖子葉植物使之過度生長而死亡，因之為一種有效之殺莖草之藥劑。今已為數百萬美金之工業。又有一種荷爾蒙可使馬鈴薯等塊根在存儲之窖中不致發芽。另一種荷爾蒙則能使果實在未成熟之前不至墮落。但多數植物荷爾蒙能改變植物之生長使之大受損害。蔬菜即可以 NAA 殺之，以其為雙子葉植物也。任何生長素化學家，在數小時之內，可以選擇若干種植物荷爾蒙以殺任何農作物，或使之生長過度，或制止其根之生長，或使之不結實。如此則可以人工造成大規模之飢荒。

故在將來世界大戰中，生物學戰爭之醜毒，將不在原子彈之下。且其價之廉，其研究與施行之易，又遠超過原子戰爭。故除美國外，蘇聯必在積極研究之中。假若不幸第三次大戰爆發，交戰國或用飛機散布肺鼠疫或黃熱病等毒疫，或用毒藥與植物荷爾蒙以毀滅農作物，則疾病饑荒將使人無噍類，社會必致全部解體。故人類必須深憫於戰爭之醜毒而盡力避免之。同時我們政府亦宜獎勵此類生物學與化學之研究，以求鞏固國防，以備萬一。

# 黑白分明

(美國通信)

史超禮

看了美國黑白人種之間的社會關係，不由得便想起我

們中國一句成語：「黑白分明」。

在美國，黑白之間的鴻溝，在南部最深最闊；向北走，大致愈來愈小，愈來愈狹。但無論「北」到加拿大邊境，這「陰陽線」總是存在的。不同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美國南部有些城市，像喬治亞 (Georgia) 州的會大西洋城 (Atlantic)，大多數公共場所都是雙重的。普通的電影院，黑人不能進去。黑人另有黑人的電影院；當然建築設備方面都比較次。白人可以進黑人的電影院，但是白人不能於進去。其實無論黑人或白人的電影院，映的都是好萊塢出品，白人主演的電影片。火車站的候車室也有兩個。建築較為輝煌，設備較為講究的候車室都是屬於白人的，黑人不能進去（除了紅帽子力夫）。黑人另有黑人的候

車室。其實火車還是走的一條路。甚至公共汽車也分成兩段。車廂裏貼着很醒目的牌告：「有色人種之乘客，請坐後排。」（有色人種，英文 Colored people，實質上多指黑人而言，這種比直接呼之為「尼格羅」(Nigger) 要稍為好聽點。）於是車廂中部（稍向後）就自然成為一條分水嶺。分水嶺前面坐白人，後段坐黑人。（黃種人似乎可以「榮幸」地坐前排）有時前段明明空了幾個位子，但是後面擠得像沙丁魚似的黑老太太，也不敢越過那個分水嶺坐在前面那個空位子上。（北部，雖然別的方式還是限制黑人很嚴，但是兩段的車子，無論是公共汽車或是地下車，都紛紛取消了，黑白人種可以混坐同一節車裏。）

學校當然劃分得更明顯。南方的大學沒有招收黑人的。黑人想上大學得自己開一所，於是又有了一種黑人的大學。在大西洋城附近一個小鎮上，有一天我陪一位朋友把

車子送到一家修車廠去修。因為急於等着車用，我們守在一旁，等着工人工作。那位工人是個老手，剛從軍隊退伍不久，很肯幫忙，邊工作，邊跟我談着。從天氣一直談到世界政治，在問明我們的國籍以後，他慨然地道：

「在將來，世界總會愈來愈接近的，無論你是美國人或是中國人，白種人或黃種人，總有變成一個家裏的一天。」說到這兒，他遲疑了一下，於是又繼續道：「不過尼格羅却要除外。」

另一位博士大人，對於黑人的感情更淡薄。地乾脆地說：「甚至連我的廚房，都不願讓一個黑人隨便走進來。」

美國南部鄉下固然如此，北部大都市一般社會中，也不乏類似的情形。大概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之間，學盛頓就鬧過一件糾紛，雖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從這中間也不

離離舉世道運來。有一位著名的黑人鋼琴家可考特(Huz-el Scott)租借華特「革命女兒」(DAR)的音樂會而遭拒絕。拒絕的理由，不是他位鋼琴家出不起租金，而是因為他皮膚太黑——一位尼格羅。官方宣佈：自從華盛頓開國以來，該音樂會就從來沒有租借給黑人用過，所以這次也不能破例。據上那位黑人鋼琴家的丈夫是位代表紐約城的國會議員，(這位下議員是位白人，提倡黑白平等，很受紐約市黑人居民的擁護)，馬上他就提出抗議。這抗議一直上到白宮。夫婦倆一致向杜魯門總統和總統夫人請求援助主持正義，她請求總統夫人不去參加「革命女兒」舉行的紀念會以示同情。結果，總統說：無權過問。夫人說：已接請帖，不便拒絕。仍照樣按時參加。這議員夫婦兩人也無法可想，只有乾點牢騷，另找一家音樂會開音樂會完事。

黑白之間的鴻溝，不僅僅是由於膚色的差異，主要的還有經濟的和社會的因素在內。美國的黑人自從上世紀內非洲作為「活動機器」移殖北美大陸以來，不管環境怎樣對他們不利，人口增長率仍與白人俱增。據官方統計，目前黑人人已達一千三百萬之衆，約佔全美人口十分之一。這一千三百萬人口的職業領域逐漸向各方面擴張。於是迎面就碰上各種或高或低的牆壁，直接或間接的障礙。不可避地，這種情形馬上便反映到黑白之間的社會關係上去。例如印第安那州加萊城(Gary, Indiana)的福拜爾中學(Frohbel High School)前幾時候開的罷課風潮，就是很好的一例。罷課的原因是白人學生反對新校長派黑人學生參加「學生自治會」(School Govern-ment) 這位新校長(一位白人)主張讓黑人學生參加(佔全體學生半數)，和白人學生享受同等權利。可是白人學生反對，反對不成，繼之以罷課。登載這項消息的生活雜誌(LIFE)的記者說：「這種孩子氣的舉動(指白人學生罷課)顯然爲他們家長(白人)所同情，而約受到鼓勵。這反映出白人家長對加萊城繼續增長的尼格羅人口備有說不出口的恐懼。恐懼這增長的人口會加強對他們職業上(鋼鐵業——加萊是個小小的鋼鐵城)競爭的威脅。」這種經濟上的一威脅——在生活上反映的最快，最直捷，也最敏銳。不由得不使一些白人感到煩悶。從前一度流行的「把黑人送回非洲去」的主張雖然逐漸消沉，然而暗潮和迴流却一直沒有減滅。

當然，這一現象在婚姻關係上表現得最明顯。在紐約的輪廓上，例如像華，鼻準和頭髮顯然是黑種，然而色却遠較普通黑人爲白，和白種接近，有點像黃種人。可是你絕少看到一個白種男子挽着一個黑種女子走，或一個黑種男子挽着一個白種女子走。這顯示，縱然黑白之間可能發生愛情與肉慾，(黑白混血種就是明證)這愛情與肉慾也只有在那黑暗中存在。

更有意思的是：這黑白之間的混血種在美國越向北方走，例如紐約和華盛頓一帶，看到的越多；在南方，例如喬治亞洲一帶簡直很少碰到。這似乎可以間接地表現出南北之間黑白關係的差異來！

就地而論，黑白之間的關係固然有差異，就時間說，這差異也同樣明顯。遠在林肯總統南北戰爭之前，黑人不用說是市場的商品，南北戰爭之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黑奴解放」也只是個名詞，黑人的生活和生活地位(尤其是南方的黑種佃農)並未改進多少。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情形才逐漸向好的方向走。這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將黑白之間的關係又促進了一層。由於人力之缺乏，南不招收黑人的英海軍，(除了當廚子和侍役)也開始徵募黑人作水兵。陸軍也開放了黑人作軍官(禁例(雖然只能統率黑人兵士)。在軍隊中，黑白軍人也還能在伙食待遇方面力求平等。(雖然白人軍士的慰勞娛樂場所如 USO 等，黑人軍士不能進去)。同時，後方許多重要的工廠也打破已往的限制，招收黑人入廠作工。(雖然停戰以後，工廠減工，先裁黑人)。四年戰爭的結果，事實證明，黑水兵，黑軍官，黑工人，並不知某些白人所想像的那樣低能。正相反，他們恰和白人同伴一樣優越。在社會結構上，愈到上層，對黑人的成見似乎愈深。因此改進黑白關係的動力也多由中下而上。

在政治上，美國(南方民主黨)(Southern Democrats)是促進黑白關係的最大障礙。美國南方諸州的政治一向是操在民主黨手裏，這黨州民主黨的主要支持人是大地主。所謂美國式的「兩黨政治」(Two Party System)在這兒根本沒有那回事。共和黨的勢力在這兒小得可憐(共和黨從前一度是林肯的黨，現在是大企業，大資本家的黨)。選舉根本沒有他們的份，雖然形式上還是要求一下。無論州長競選，或國會議員選舉，只要在民主黨的初選中獲得勝利，就等於獲得了最後的決定勝利。而選州州長，如喬治亞，阿拉巴馬(Alabama)，密西西比(Mississippi)等，每州都有種種法律禁止黑人選舉。黑人不但無權選舉，甚至選舉權也沒有。有的小鎮甚至多全部都是黑人居民，然而選起縣長來，因黑人不許投票，反由白人投票，選出一個白人來作縣長。

限制黑人選舉權最有名的要算「頭稅法」。(Poll Tax)這條法律從財產方面來限制黑人投票。另外還有教育方面的限制。換言之，不達到某種財產標準，接受過相當教育就無權投票。而美國南方的黑人，絕大多數是佃農，既貧窮，又未受過多少教育，有的甚至文盲，自然就被剝奪了選舉權。

照美國聯邦政府的憲法，本來凡是美國公民就應該有選舉權的。所謂人頭稅法等種種限制，實不合憲法。可是南方各州的民主黨都聯袂說，這些法都是黑種，只施用對民主黨的初選上去，聯邦政府的憲法不能干涉。事實上，前已說過，南方諸州民主黨的初選就等於大選。

代表這一類意見最有名的人物是華而波(Theodore G. Bilbo)。畢氏是密西西比州人，曾兩次任該州州長，和代表該州的國會上議員，本屆國會仍屬連任，最近已逝世。他的最重要的政治資本是以對黑人，舉債影競選口說：「凡我真正純血統的白人，都應該投我的票。」同時不惜煽動黑人並利用恐怖手段來禁止黑人投票。本屆國會議院開始競選時，畢氏在競選演說會說：「阻止黑鬼投票的最好辦法是：於頭一天晚上去敲他的門。」這些口說和辦法辦得很。在選舉中，他很少遭遇到失敗。

另外一位有名的人物是湯莫基(Eugene Talmadge)。湯氏是喬治亞州人，曾任該州州長，後在競選中爲開明的安德爾氏(Elvis G. Aulick)所敗。一九四六年安氏下州長任後，(喬治亞州州長不得連任)湯莫基又參加競選。競選口說就是「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結果競選勝利。可惜天不假年，當湯氏快接事時染病去世。他的兒子(一位有名的花花公子 Play Boy)率領了州衛軍進入省政府，要做州長，同時正式當選的副州長也宣佈依照喬治亞州憲法，正州長尚故應以副州長充任。這樣，鬧了一場「雙包案」。傳爲全美界的笑談。最後還是由州最高法院判決州長職應由副州長身任。湯氏的兒子無法，只有帶了護護他的那班人馬悄悄離開州長公署了事。但是這位先生並未死，最近曾寫書，下屆州長公署(一九四八年)，他將繼承父志，捲土重來，除了「白人至上主義」那件老法外，還將有其他更驚人的手法表現。

美國南方還有一個不成文的法律，即白人可以隨便私白不經過法庭的手續而逮捕並處死黑人。若這稱之爲「私

刑 (Lynd). 美國是個法治國家，任何人犯罪無論犯多大罪，都應依法逮捕，予以合理的審判，然後再行判罪並執行。換句話說：每個公民都有受法庭保護之權。但是在南方，這種權利黑人却無法享受。例如最近南加羅林那州 (South Carolina) 一個黑人和一個白人野馬汽車司機開架而將後者打死，法庭已經逮捕了兇手，並已下獄，即將審判。誰知被一羣白人 (都是野馬汽車司機) 闖入監牢，將黑人帶出打死為止。又如一個黑人若強姦了一個白人，不等法庭逮捕早給白人捉住殺了，但如白人強姦了黑人或強姦了白人，則仍按照法律治罪 (罪不至死)，沒入獄監牢把他捉住殺了的。

當然，民主主義並不過個是平等或過渡莫爾。羅斯福新政派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附明派都反對南方民主黨那種作風，一直在為改革黑白關係而努力。然而目前這兩派似都不得勢。所以黑人的前途至少在最近的將來還不會有什麼樂觀。

就表面一般情形觀察，美國的黑人比白人的確較賤，較不守秩序，較不求上進。有些人根據這種事實加以論斷說，黑人社會地位之低是應該的。實際上，黑人之所以有今日，只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黑人一般都比較窮。因為窮，自然只好作鴿子籠，無法將房子弄漂亮，自然也就無法穿得整齊。黑人一般受的教育程度相當低，(南方多數黑人個個根本是文盲，不識字) 行動自然不免有時出軌，不守秩序。更遑言的，黑人一般因為一向給白人看不起，沒有社會地位，心理方面由自卑造成了一種社會病態，結果自然容易自暴自棄，不求上進。

但是黑人一般為什麼比較窮呢？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就業的機會比白人少，職業的範圍遠比白人狹，而且職業本身也比較低。黑人中很少有醫生，律師和工程師。黑人很少能選上或被任高級官吏。甚至工廠裏的熟練工人都不易做上。黑人最普遍的職業是廚師，侍役，電機司機，私人汽車夫，下力小工，佃農和其他零碎的雜役。這當然和黑人所受教育程度的低下有關。根本上黑人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就很少，一方面固然美國大學費用的高昂(尤其是其一般著名的私立大學)，經濟上給了黑人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有許多大學根本就不收黑人。黑人自己的大學又非常少，且科系不十分全。同時大學的法學院多半不收黑人，(也許同校其他院系收) 這樣，你教黑人怎樣做律師和法官呢？

一句話，黑人之所以有今天，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和機會都給剝奪。首先，在機會方面

無論是受教育的機會或就業的機會，就不平等。這不平等是造成今日黑人窮而無知的結果。這結果又刺激前而說的原因，這種互為因果，黑白之間的關係要麼改善自然不得不費很大的力量了。

事實上，黑人並不如一般所說的白人所說的是一種低級人種。只要予以同等機會，黑人一樣可以有極優異的成就表現。就美國論，例如在音樂和運動方面，黑人因為比較有機會自由發展，曾出了不少人才。像世界聞名的女低音歌唱家瑪麗亞安德生 (Maria Anderson) 的純美是實地 (Philadelphia) 的一個黑女孩。她歌音的純美是藝術造詣的深遠，特斯卡尼尼 (Toscanini) 世界現存第一位名交響樂團團長曾譽為「世界百年僅一見」。安德生在各洲舉行音樂會時，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她全歐洲愛好音樂的人士所敬愛。然而她在美國，(她自己的國家) 到各地河音樂會時，因為人種的胡塗，却不能往白人所開的旅館(華府，紐約) 只有少數旅館為她特開禁例，(前兩年因為華府華命女兒會不惜會費給她們音樂會，(和前面女鋼琴家司考特特相類) ) 羅斯福夫人曾提出嚴重的抗議，抗議無效，憤而退出該會，然而會場仍是沒有借。換句話說，像安德生這種人，在國外的聲譽比在她本國的還高，所受的待遇也比較好。為什麼？惟一的原因

是黑人在旅行的爵士樂方面更佔優勢。美國流行的現代音樂受黑人的影響很大。黑人艾克教的爵士樂隊不但受黑人運動方面不用說了。那一次的世界運動會中，少得了美國的黑人代表；世界短跑紀錄一直為美國黑人的選手所保持。再如世界重擊拳賽冠軍路易士 (Louis) 要不多保持了十年的紀錄，擊敗了無數白人拳擊家，至今還一直雄踞世界冠軍的寶座。路易士不但拳擊的技術好，運動的道德也特別高。拳賽勝利完全憑規矩矩的資本領，從不玩低級手法。一九四六年的冠軍拳賽，他的對手曾問他他太光滑了一下，險些跌倒。他本可利用這機會一下將他的敵手擊垮。然而他不，他退後一步，讓對手站穩後再打。最後還是獲得勝利。這種光明磊落的君子作風，為各種所一致讚揚，使他更為美國一般拳迷所欽佩。雖然如此，因為路易士是黑人，一般拳迷對黑人的法律規矩，許多公一機受限制，不能做例外。許多旅館，許多飯店，許多公共場所，他一摸得和一般黑人被擲絕於門外，雖然他遠比一班白人富有，不是出不起錢。

關於這種「黑白分明」不體面的關係，美國一般富有遠見的公正人士不但認為恥辱，同時也引為隱憂。他們自己既得覺得：「只要一天這種情形不改善，我們就無法用我們美國式的民主主義來征服世界上其他的國家；尤其是剛解放的殖民地，則會對獨立自由國家的運動的國家。」

（上接二十頁）用中英文寫著：「我們的祖國蘇聯萬歲！」「我們衷心感謝中華民國國民的友誼！」

這一行歸零的駁船駛出海，在辦法候那北平來的二百三十號位蘇客上船，又是一番熱鬧，不必細表。果戈里號十五日清晨，天還未亮，便直向海峽駛去，他不久會再來運第一批第二批乘客了。

返國的蘇俄使視地留給天津市民一封信，代表他們的謝意。這封信由天津大公報轉致給一百五十萬市民，內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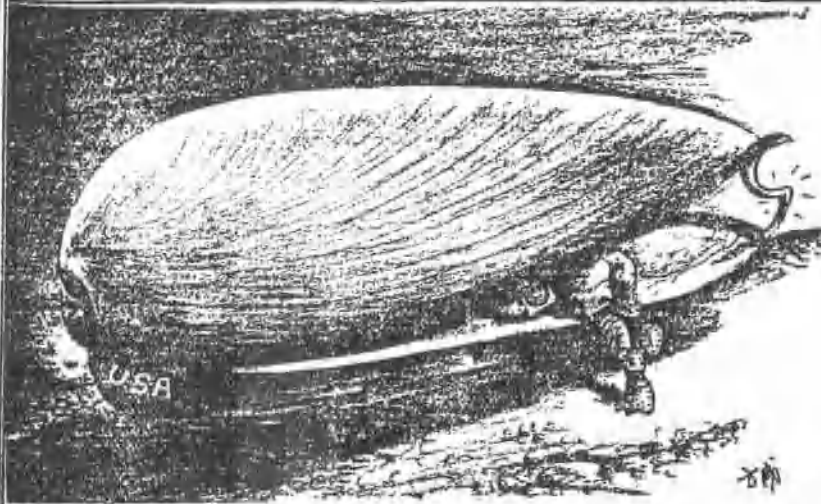
「查吾人僑居中國已逾二三十年之久，受惠殊深。現駐津僑民一部，行將返國，其中居中國數十年者有之，自幼生長此邦者有之。在此過程中，不但對中國之人情風俗，領略無遺。且與中國人公莫逆之交者亦復不少，因之得保持業務上及私人間之友好關係，對中國人士之寬厚胸襟以及數億人民富有價值之文化，均甚崇拜。至於其人民習俗及生活形式具有之優點，尤足欽佩，此乃吾人在脫離祖國過程中所熟識者也。此外如勤勞刻苦，警察長上，寬待外國人而無絲毫排外象，以及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在皆為中國人之特長較諸其他少數外國人，更堪稱道。吾人僑居其他外邦，以祖國未與建立正當關係，或因戰爭而中斷，不但身受歧視，而偉大祖國亦未獲得其尊敬也。以故吾人在華所得良好學問，皆此返國，將載與俱歸。且由中國予吾人之廣泛援助，使工作，寄在此邦，更使吾人自由保持本國之習俗者，尤屬難能可貴，深表感謝，永矢無忘。惟居外邦之入，生活經驗如何優劣，而愛國之心，重於一切，蓋祖國乃親生死亡之地，其人民習語相同，且其奮鬥目標正與吾人之理想相符合，吾人希望祖國迅速愈佳，但於離華之前，本籍誠懇及熱烈而讚揚中國人民之美莫德俗，並對歷年予吾人之優待，表示衷心致謝。天津返國蘇俄僑團。」

九月一日合衆電謂蘇聯拒絕美國要求釋放大連抗俄之後，又見中央社電謂稱中國政府以蘇輪「伊里奇號」不遵禁令，往來大連上海，已向蘇方提出抗議，並由主官官駁蘇輪破壞沿海貿易規定予以處辦。上述的文件，由此看來可能成爲一個歷史文件了。

(九月三日)

探珠

# 鐵案圖



教授 (木刻)

楊可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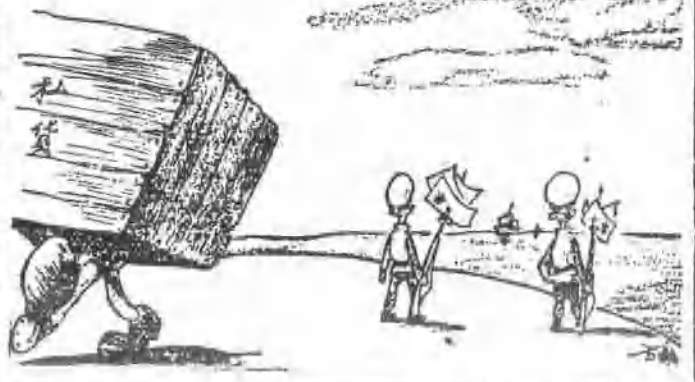


企望



(轉載 VERDENS GANGSLO)

同樣負担







# 聯總行總解總的官司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魏德運來華之後，有一事者似無阻，且大家不把魏氏之行聯想在一起的，即停頓已久的共區物資，又將開始運送了。現在剩餘的五萬噸物資，已經將主席核定辦法十條，分三個月運往共區。聯總中間分運的負責人克利夫蘭，在原則上同意，若干細則上尚須商定，糾纏年餘的這一個問題，大致可以告一段落。

聯合國救濟委員會的物資，在分配原則上早經規定不分人種、宗教、政治、主義，一律以受第二次大戰損害而需受救濟者為準。對於中國部分的物資分配，原經決定不分政府與共區一律救濟。經聯總、政府及共方三方面共同協定承認。救濟對象本為人民而非政府，政府雖有「正統」「奸匪」之別，人民則都是黃帝子孫，或者說「上帝兒女」。若因人民在共軍佔領區內而不予救濟

，則從增加職區人民的敵愾心，殊不上算。若怕物資為共軍所利用，則是一個監督與分發的問題。惟據三十五年春天查家司從香港聯總之聯政府區(主要是湘粵)及共區旅行寫生同來的報告，則當時湘粵災民多未受到實惠，而共區人民則確已家家戶戶收到救濟品。當時中共志在收攬人心，不肯以此小利而損攻擊，原也無足為奇。但政府區有的地方(例如察勒軍治下的海南島)則所有物資可以一絲一毫不分給受難的人民而完全放在當地政府要人類的儲干裏以市價發賣。

且即此百分之三二的物資，一到共區也會交到空軍的轟炸。現據國軍佔領的海南石白所海上，向共區的進出口港。四月二日由聯總登陸艇運去的物資，連船帶貨受到空軍的轟炸，除中國人被打死傷外，是活該以外，聯總押運的二個美國職員也受了傷。消息立即傳到華盛頓。據說將軍會為此事特別到上海晤聯總人員，據說國防部並未命令空軍去轟炸。從那次轟炸的空軍時間的準確看來，中國空軍的主動力與自願力是很可佩服的。當然別的地方的轟炸也還有，不過只要沒有一種罪於天，在洋太遠的國土動土，以致鬧到華盛頓，那是不會被人知道的。

聯總的洋職員抗議行總分配物資不公平，抗議救濟物資移作別用，政府方面則抗議聯總救濟共區的物資中有軍用品。聯總不肯承認，國防部的軍將軍說：救濟共區的物資其中有經衣國，那是可以經軍服用的。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很合適的。從前曾談若酒具，看見街上有人拿若酒具，就要令部下以犯酒禁罪加以逮捕。孔他犯意淫罪，也該逮捕。曹操不解，孔融說：「他身上有淫具」。洋人沒有孔融的幽默，在會議席上大肆嘲諷。於是某將軍只好否認曾說此話。幸而非力浦是忠厚人，在大庭廣眾之中，他畢竟不好意思挺身而出作見證。

既是在洋人進來，而洋人又要堅持不分政治主義的原則，確是大的苦悶。政府應付的方法是原則上同意將救濟物資運往共區，讓聯總與行總統籌運送路線，連入共區的口于等等技術問題。這大概可以化上幾個星期乃至幾個月，可以分分發補中國現代政治哲學中「拖」的功能。等路線或口于商量好了，則政府軍往往已切斷這個路線或佔領這個入口。於是又當別論，重新商量。如是周而復始，使聯總的洋人束手無策。我們為政府設想，任何物資送入共區，當然要增加共軍的力量。其不利處，毋寧為情理之常。無奈不通我特別國情的洋人太死心眼兒，全不顧中國國內情勢的轉變。甚至以停運全部運往共區的物資為要挾，壓迫政府非允許將共區的五萬噸物資運去不可。因此八月廿九日京運各報才公布聯主席曾經核定的十條辦法。

這十條辦法在什麼時候核定的，公布時並沒有說明。從第六條「本年八、九、十、三個月內將以物資五萬噸運往共區……」看來，則此辦法之核定應在八月

以前。從聯總八月二十日附會討論此十條辦法看來，則至遲當在八月中旬。但是聯總挑選在八月二十日開會討論此事，其時正是魏德運收禁情報已畢，將要在南京表示意見的時候，不可不說是對人尋味的一件事情。從另一方面看，八月以前核定的辦法，直到月底才公布，而且魏氏聲明以後，也

可見得頗具苦心。至於聯總對於這十條辦法的修正意見，到現在尚未與政府獲得協議，而九月已入下旬，也不能不令人感嘆中國政治上「拖」的妙用。

這十條辦法之中第七條規定第一個月(即已過去之八月)由煙台轉入不得超過一萬噸之物資。這是第一條路線，也是共區最能充分得到的路線。運輸期內停止一切輪船木船的活動。第九條規定第二個月(九月)第三個月各運二萬噸，由第二條路線——即第七條所謂自天津沿運河以南的內陸路，運時也停止其他一切運輸活動。很明顯的，第一路線可由聯總自上海用輪船直達，最為簡捷省事，也最能保證物資的安全與充分運達。第二路線則隨時可以因

戰事而切斷。轉運的兩點正是(一)第一個月運往烟台之物資增至二萬五千噸。(二)運物資時不得使運輸民生必需品的共方船隻停航。必要時也很明顯地要迅速從可籌路線多運去。他們不願因運救濟物資而添起共區人民的經濟生活。他們知道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物資留在後二個月從陸路輸入，且他們在東北有被軍的經驗。有人認為聯總的第一項修正，即使被採取也是枉然，因為煙台不久將被政府攻佔。聯總的要求增加運往煙台的物資，只有加運增加政府的修正，政府更不會接受。

久已罷工的聯總運往共區物資，現在所以又熱鬧起來，是因為聯總與共區政府，其實運八萬噸中分政府運往北人民的只佔三萬噸。政府若允許五萬噸運往共區而作為解決條件，自己只得三萬噸，從軍軍觀點而論是極不合算的。但政府願運往共區以外，必另有其更實際的打算。即使也是好的。何呢，到底也有三萬噸呀，也許還不止呢。(九月二十二日)

既是在洋人進來，而洋人又要堅持不分政治主義的原則，確是大的苦悶。政府應付的方法是原則上同意將救濟物資運往共區，讓聯總與行總統籌運送路線，連入共區的口于等等技術問題。這大概可以化上幾個星期乃至幾個月，可以分分發補中國現代政治哲學中「拖」的功能。等路線或口于商量好了，則政府軍往往已切斷這個路線或佔領這個入口。於是又當別論，重新商量。如是周而復始，使聯總的洋人束手無策。我們為政府設想，任何物資送入共區，當然要增加共軍的力量。其不利處，毋寧為情理之常。無奈不通我特別國情的洋人太死心眼兒，全不顧中國國內情勢的轉變。甚至以停運全部運往共區的物資為要挾，壓迫政府非允許將共區的五萬噸物資運去不可。因此八月廿九日京運各報才公布聯主席曾經核定的十條辦法。

# 國民黨團合併前後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這次國民黨在這樣大逼地內外交資的當口，召開四中全會，無論黨內黨外，都以為這個會議對於當前危機，有所抉策。孰料這會經大受疾呼，要一個立刻的、劇烈的、廣泛的改革，大家以為在這個會議中，必定有一番重大的變革。

但一直到那篇「為政不在多言」的宣言發表後，大家才知道這五六天的全會，主要的祇產生了一個「黨團統一綱領」，而這個「黨團統一綱領」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所有青年團中央幹事等，一律為國民黨中執監委」。

不過意思雖然很好，實質上仍不至走上一條老路，便在黨已十分衰頹混亂的派系鬥爭中，又添了這個新的因素。團長既是最高統帥，聲勢自然顯赫，力量發展得非迅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使即自成系統。

青年團最初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為核心的。多年以來，國民黨一直在CC的控制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說，今日除了CC，即無所謂國民黨。但CC是文人的集團，武人既不得手於黨的組織，於是武人而喜歡辦黨者，自然熱心地便身以團為據點。在基本上，團和黨的核心CC系是對立的。所以這幾年來，所謂黨團衝突，大體上就是團和CC的衝突。這個現象確不是當初所想像到的。在最初，打算成年的團，未成年的團，彼此聯繫，對外發展。但是結果却成爲一個自己抵銷的局面！這個結果，產出初料，亦失

初衷。好在雙方所擁戴的都是一人，從別的觀點看，處處都表示着矛盾，畢竟這一點看，總算還是統一的。

現在一般人都攻擊黨的腐化，無能。辦黨的人，已經混了十幾年，大都發跡，自然不免團得有幾分專氣。團中的人則都年少氣盛，力量既一天一天在膨脹，自然總想法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去年團山之會，雖然要自立門戶，另成一黨。這些人居然竟再想另成一黨，自然總有力在後面支持，否則也沒有入敢說這說大不懼之言。然而另上是近一年時局的演變，老黨再三，選以合併爲是。合併之說亦應團已久，最近數月才認真檢討。

在研究合併的過程，中，大概可以分爲兩派：一爲現實派，一爲理想派。現實派是討論合併的技術問題，反正最高當局主戰對峙，大原則也就不必再討論。就須討論如何合併。但就說，中委的名額如何分配，重要的地位如何分配，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理想派則又進了一步。他們認爲所以要黨團合併，是因爲這黨已不能控制社會，已不能領導人民，而黨團之間的磨擦，亦徒然消耗自身的力量。然而理想派則表示懷疑：是否黨團合併後，即可以控制社會，就可以領導人民。理想派認爲今日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團合併不合併，而在這訂黨的革命路線。他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什麼？今日國民黨的「革命」，是爲了那些「革命」的？他們認爲假如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黨還是沒有前途；假如能夠重新確立革命的目標，則黨團合併可，不合併亦可。

但是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團所代表的又是那些人的力量呢？前文說過：團本是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組織為核心的，但是陳辭修(誠)兩任書記長，把團作爲了黨的國防部，大刀闊斧的整肅人員以後，原來的別動隊，在陳兆民(澤)旗幟下的一羣，都被「黨員轉黨」而編了出來。在四五年以前，各方面都有陳爲「第二領袖」之說。陳本性剛強，律已甚嚴，在政治操守上說，確算得當今一員硬漢。他的大刀闊斧的作風，他的一查污爲革命對象的輪詢，也大大使許多人驚肉跳。中國政治舞台上素來如此：一個人頭角峥嵘後，自然要跨羣羣。今夏張敬甫在山東殉難，當局悲痛逾常。湯恩伯奉召入京，當面痛斥張，幾乎不得開交；而湯是幾年來陳既一手提拔出來的。湯既當面被斥，於是便有的策士進計，叫他把國防部的指揮命令及部隊的戰況報告，一齊擱上，聲明他不是無能，而是指揮失當。技巧那時正鬧着軍閥圍攻陝，也做了一年來被整編的軍官們的代言人，作了一次

有系統的陳述。於是這「第二領袖」虛入於四面楚歌之境。

遠在此事以前，迷信於「領袖制」的人，覺得這個「領袖制」還是應該再延續到下一代才好。這意思早幾年業已非常盛行，所以才有「第二領袖」的傳說，現在這「第二領袖」既已過去，於是大家想到，假使是「聖聖相傳」，豈非大佳。既要相傳，自然得先培植。於是第一步，先使這個承繼人取得青年領導的地位。今日在黨團之外，又新產生了一個力量，即青年軍，而青年軍即交蔣經國主持一切，同時在青年團長及蔣經國一個最有權力的地位——組織部長。蔣是蔣經國，心熱而手不辣，他像能能團到青年軍，不能再到團的各幹部的支配，所以派出來的，一批一批，選都是風施派和留日派。組織處實際上這是一座空城。

在這次四中全會前，蔣的主要派系，確有藉此再來一次政治攻勢的企圖，預備了一個黨政攻勢的辦法，可是會場上形勢全非，一開頭便討論黨團合併的問題。少壯派竟被

現實派與理想派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團和黨團衝突的

### 「第二領袖」

### 領袖繼承

### 廬山之會

### 全會一面倒



司令，勝利後搖身一變，依然八面威風，魚肉鄉民；省政府收到告他的狀子，捕獲將近一尺厚。告狀由他告狀，好官我自為之，小百姓無奈他何！然而八路軍却不客氣，槍聲失守後，有人看見他像瘋狗穿鼻，兩上背兩袋酒粉，變成馱馬的「人牛」。其次，當縣長的多半也要遭到悲劇的命運，他們還須經過一次「人民審判」用以決定生與還是死。

### 前線的縣長

提起縣長來，這年頭不是好幹的，既要能文，又要能武。除帶兵打仗外，勇敢些的，還親自於夜間下鄉，捕捉「村幹」。村幹是共黨的基層組織，一二人就可以指揮全村男女老幼，作共黨政府賦予他們的一切任務。這樣的人當然一經捉住，立即槍決。縣長也是軍隊的辦事官，征榮草，征民伏，挖溝修路，無論縣長多麼辛苦，也難討得軍餉一聲「好」。派駐縣款也是縣長重要工作之一。縣長所能控制的面積和人口，只是全縣的一小部份，然而縣政

府所屬人員武力，其人數平時要大數倍。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的生活，都要老百姓負担。尤其拉鋸的地方，更是民不聊生。俗語說：「閻王不難鬼復」，誰若不忍心，餓就別幹縣長。可不是嗎，省政府各廳處科長秘書視察等，就都不願出去。有一次省政府向長官部要縣長，去了一隻編餘失業和副官謀員之流。民政廳長也慨嘆縣長品質的低落，缺乏人才。全省一百卅四縣市，只有四十餘縣有縣長，其中還有十餘縣連不了縣城。一年以來殉職和停存的縣長，已超過卅人。但是縣長也有好處，水混才好摸魚，幹上一兩年，就可到平津去享下半世的清福了；法幣雖不值錢，當不住數目多呀。

也有少數份子，是家破人亡，爭光的了地主，他們有仇有恨，設「村幹」是階級鬥爭，還管什麼同類相殘。鄉村裏鬥爭，多少富人失去家產，多少地主變成貧民，但有一部份「村幹」，以門帶家。所以正和國民黨天吵着黨治黨鬥一樣，共產黨也在舉行反鬥爭。凡以鬥爭致富的，在反鬥爭時，所存的財物，都要吐出來。發財致富，一場春夢而已。記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一首「貧食詩」，詩曰：

寬把貧來懲，如何不須懲？有食毋須懲；無懲不食；懲自煎他懲；食源由我食；試看懲食者，人亦懲其食！

### 德 貪 詩

縣長的嘴裏是選鄉區保證隊，這些人大半是敵偽時代的特務。他們打八路是多年的老經驗，對現在的主人和對從前的主人是同等的忠心。他們之中的領袖，以勸匪有功，升了縣長和司令的也大有人在。

來如蟻，兵來如電，古已有之，於今為甚。有些地方圍剿，每次出發，滿載而歸，老百姓敢不給嗎，誰敢得起「通匪」的帽子！他們一回來，小市上立刻熱鬧起來；華凡糧食，布匹，衣服，器具，以至舊衣舊鞋，莫不應有盡有。你要整頓軍紀嗎，他們說：「叫我們拚命，就得叫我們活着，公家待遇太不夠了」。你若解放他們，誰來保護你的政權呢？去年大公報時常大聲疾呼「莫失黨人心」！現在此調久已不彈；人心到底怎樣了？華北普遍流行着一個故事：國軍問老百姓，「我們好嗎，八路軍好嗎？」那人回答，「你們都好，就是我們百姓不好！」人心就是如此。

「你們都好」

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當今盛世，文官愛錢而又怕死，武官怕死還要愛錢，天下不平，不能說不合邏輯。文也愛錢，武也愛錢，老百姓如果還愛命，就得拿出錢來。一匪

多。近數月來平津保三角地帶和平漢路兩側，國軍不時掃蕩；報紙上熱鬧起來，這縣那縣都收復了。有些流落在外的人們，看報後不遠千里地跑來，想回國門別多年的故鄉，和父母妻子團聚；到當時一問，家鄉仍是解放區，真是咫尺天涯，只好望洋興嘆。國軍每到一地只住三五天，國軍轉移，縣政府也溜之大吉。試想國軍佔領縣城，已感兵力不敷，共軍佔領廣大面積，兵力如何能夠控制；但它在河北已有長久歷史，力量滲入農村，政治基礎已有相當鞏固。故國軍打入共區，猶如船入大海，船行一過，海水依然。軍方說，政治不能配合軍事；政方如說，軍事沒有權發共軍主力，所以行政不能立足；互相埋怨，緊訟紛紜。

民生一般

打仗的結果是民不聊生。外縣鄉村最為痛苦，河北省善之區的保定，生活也很艱難。商店門可羅雀，柴米貴，有損市容，礙觀照准，只好勉強支撐門面。公營人員不分中央和地方，營聯合簽名要求加薪，奉關通案，也無結果。城外加挖兩道外壕，動員民衆作工，按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可以雇人代作；正值暑假，中等以上學校的窮學生，三三兩兩，肩荷鐵飯，挨戶去問：

### 船 與 水

在以前邊邊邊打的時候，只有小衝突，沒有大連連。軍調部撤消後，隨即大打出手；冀東十餘縣完全克復，縣政府一個個遷入縣城，一時大家眉飛色舞，都說有辦法了。不幸縣政府是建築在水上的，水一起波瀾，船就翻了，好局面並沒有能夠維持

### 趕 麻 雀 戰 術

國共兩軍碰不上時，就推磨轉圈，有時又象捉迷藏。共軍在與他不利的場合，遠走高飛，引誘有利時，就猛烈一擊；運動靈活，變化無窮，是他們的特長。國軍裝備精良，彈藥充

### 「雇小工嗎」

「雇小工嗎」？最初每天一萬五千元，後來漲到二萬五千元。這些知識青年發現挨戶去問，不是辦法，就大家組織起來幹包工，按方丈算錢，免得跑冤枉路，就談買賣的光陰。新聞記者求生活的本領，尤其高明；他們請一個教助清潔，滾了三天，教助清潔同業一的職務，每券十萬元，向各機關商號派票。可惜的保定新聞界，只有四間小型報一家「保定日報」，加上中央社和津滬兩家大報的特約記者，連算起來不到十個人，這一筆收入，可算不無小補。

### 保定

二個月前，街上貼滿河北省政府政工大隊的石印標語，其中一條是：東北解放平津冀東和治癒的老百姓都已在安居樂業了！然而那時報紙上却正登着四平街激戰上却正登着四平街激戰，流離失守的消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據說這標語是去冬印的，沒有用完，現在該廠辦理結束，所以全貼出來。即便在去冬，那些地方的老百姓，又何嘗安居樂業過！





# 補評英文新字

## 辭典 錢鍾書

(參閱本刊上期書評)

英文新字辭典出版後，由發行者惠贈一冊。對於編者諸君蒐羅的廣博，解釋的清楚，極爲欽佩，偶而使用，深得幫助。但翻檢所及，頗有可斟酌之處。頃見本刊戴繼齡先生的批評，忍不住略添幾條。

第五頁「After us the deluge (俗) 將來怎樣，不關我們了。」這話是成語，不是俗語，從法文來：Apres nous, le deluge——相傳是 Mme de Pompadour 對路易十五說的。Apres nous 當作 Apres moi，但 Mirabeau 在一七八五年給 la Coutellerie 銀行的公開信裏引此語作 Apres nous : 英文類書像 G. T. Ramage 的「法國國名語彙」第三八一頁，Smith and Haschme 的「牛津英國成語大辭典」第三四頁引此語作 After us the deluge。

第十四頁：「Angel (美俗) 把金錢幫助他在政治上活動者。」這解釋太狹，替一切活動出錢的「後台老板」，全可稱爲 Angel，例如 Frigess and Richard Lockridge: Death on the Aisle 就寫一個話劇 Angel 的被刺。這字不但是名詞，也可作動詞用。

第十九頁：「Ask for it」第一個「應徵」，第七十六頁：「Capo'tea (英俗)」第三字字不必連寫，可單作 Cup of tea; Nanto Marsh

小說裏的角色，最喜歡說這三個字，例如 Diehl in Wool, Murder and the Dancing Footman 等書裏，She is not your cup of tea 這類句子，都把三字分開。

第八十三頁：「Deutschland erwackel」第二字拼錯了，昔也註錯了（因註音符號不便排字，故從略）。

第一〇一頁：「Fellow traveller 是俄文某字的譯語。」「某字」爲 Poputchiki，現在用的意義是 L. Trotsky 定的。

第一三四頁：「Iron Duce 鐵血首領」。「血」字可刪。說「鐵」不必牽連到「血」，Fowler 近代英語用法詞典 If and When 一條第一節可參觀。我疑心這名稱是從英文成語 Iron Duke 點化而得。

第一三八頁：「Kaput (俗) 被破滅了的」。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用俗語，德文 Kaput gehen 的簡省，並非英美土產字。

第一四三頁：「Lemon (俗) 使人不愉快的或沒有價值的東西。」應當加一句：「不可愛的女人」，這是 Peach 可愛的女人的相對字，參觀 Eric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既有 Lemon 一字，似不該無 Peach 一字，亦如二一六頁有 Sadsism 一字，不該無 Masochism 一字。

第一六三頁：「Museum piece 異常的人或物。」從法文 piece de musée 來，例如 Norman Douglas 自傳 Looking Back 裏就用原文，還有年輪長大，「老古董」的意思。

第二一頁：「robot...原來是 Capek 劇本裏機器人的名稱。」似應指出從 robotiti (to drudge) 來

第二一八頁：「Schizophrenie 患者 SCHIZOPHRENIA 的人。」下文並無 Schizophrenia 一字。

第二五七頁：「Third Sex (俗) 第三種性；既不男也不女的人們。」這本書裏不論成語或 Neologism 或文字遊戲，往往一概稱之曰「俗」，未免「俗」而濫了。例如這個名詞是大眾化的專門術語，算不得「俗語」。近代德國作家 Ernst von

Wolzogen 在諷刺小說「第三種性」(Das dritte Geschlecht) 裏定下這個名詞，經醫學家和心理學家像 Ivan Bloch 等採用推行，流入英美。這名詞雖然還新，意思是極舊的，例如 Lady Holland 爲她父親 Sydney Smith 所作傳裏就說：「法國人說，人類有三種性別：男士，女士，教士 (man, woman and clergymen)」。柏拉圖及中世紀哲人所說「第三種性」則指神性，與此不同，參觀 C. Patinor: Religio Poetae 第二頁。

第二五七頁：「Three K Movement 指德文 Kuechen, Kinder, Kirchen」。第一字第三字拼錯了，應作 Kueche, Kirche。

第二七八頁：「Bibloism 對於異族的仇恨」。似應註出從 Senator Theodore G. Bilbo 取義。此類字解體例，本得殊不劃一。

第二八二頁：「Existentialism...現代法國文學界的一種哲學。」這不大確切，只能說一派現代哲學，戰前在德國流行，戰後在法國成風氣。我有 Karl Jaspers: Existenzphilosophie，就是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比法國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Camus: Le Mythe de Sisyphe 要早四五年。近來 Kierkegaard, Heidegger 的著作有了英譯本，這派哲學在英美似乎也開始流行。本辭典爲「存在主義」下的定義，也不甚了。

以上幾條，也許可供編者諸君的參考。至於書中新字的該刪或該補，我不願意多說。附帶地提到一點。G. M. Trevelyan: Chlo, a Muse 論文裏裏有一篇講述足的文章，當爲中國英文讀本所採用。文中有 White night 語，這是法文 la nuit blanche 的直譯，意謂「失眠的夜」，英文裏極少用，我此外只在 W. J. Locke 的小說裏見到幾次。有位在中國大學當教授的美國人，編了一本極暢銷的教科書，也選這篇文字，把 White night 解釋爲「白靈」，到第四版依然沒有改正。我曾寫篇書評，蒙本辭典主編者葛傑樂先生引用討論過。我看見在二七一頁上 White night 也收進去了，而且有了正確的解釋，覺得似曾相識，有一種不合頭的高興。

# 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

安平

本刊三卷三期刊載了牛克佐等留美八位農學同學的一篇「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他們預備明年夏天回國，回國後預備創辦若干生產農場。在那篇文章裏，他們大體上陳述了他們的理想和計劃，在字裏行間，他們充分表示他們有一種新的建國精神，想以實際的工作來改造社會，奔實社會。他們希望在同國以前，能先得到國內人士的贊助支持，共同為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懷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意盡力給他們各種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後面，我們表示：假如政府當局，社會各界，或本刊讀者，願如這八位留美同學通信商討，或給予資助者，本刊願意代為轉達，俾使雙方可以直接通信。

三卷三期出版後的第三天，我們就收到沈亦雲夫人來信，表示贊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讀畢報章，見案頭親疑三卷三期，急取一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說辭二文先讀。一確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覺興奮累日。雲以不辨裁奪，畏牛羊為異類之身，孜孜不舍于一隅之農村，原因固多，以知識階級瞭解困苦之農村及與無告之農民為友之意，實居大半。自問工作同人，或具靈魂，惜以行行之故，似土地剛中供的關公，致文武不相稱，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為農村事業者，或出之政府，視人專為轉移；或出之商人，以餘睡為農民的福利，養豬食肉，養雞生蛋而已；亦有信以號召，強購民地，此則等而下之矣。此三者，愛所使免者也。對此八位青年及其同鄉，發決心，彼辦法，無不欽佩贊同，祝

其成功。敝山(編者按：莫干山)准先準備其所需一單位之地畝(編者按：二百四十市畝)，供其實驗，欲稍多亦可。即不來敝山，亦願為棉力所及之接期。舍下除山中公益事業外，無一畝私田，故以此相送耳。附一莫干山小地十五年一册，敝山內容歷史略可參考，並煩轉寄。(下略)——

其後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職業教育科陸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云：「僕在教育部辦理職業教育行政工作，內心希望於各職業學校者，正如學論中之能於校內有實際的生產農場和生產工場之類。只是目前極難推行，其主因還是在缺乏真實幹不務之人才。先生等既志切實幹，鄙見極盼將來初步能在幾處農業職業學校內來實行。在南通現在辦有一所國立南通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一，內設農藝、園藝、畜牧、農產製造四科，在南通有實習場地二百畝。另在如皋還有田二千畝，正可作新式生產之實驗。此外海南島有國立瓊山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陝西有西北農學院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目前國內各農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舊的，教育恐怕也大都還是以書本為主，縱有廣大場圃，但設備恐亦陳腐。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極希望將來能督這些學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產農場實驗推行出去。……」

又收到前江蘇省民政廳廳長王公燾先生致留美八同學信，大意敘述辭官之後，正有一田園將蕪不歸」的計算。王先生確已擬有一套計劃，就他自己的計劃及留美八同學的意見，一一提出商討，並認為政府方面，社會方面，甚至金融機關方面，都可設法請求協助，對於留美八同學的

需要，王先生說可以負責設法代為進行。又收到南京姜國樞先生囑轉的信：「我的家鄉在湖南邵陽，那兒的教育頗發達，土地也還肥沃，物產豐富，交通便利。現在善後救濟總署設有一個鄉村工業示範組織在城裏，正在進行創辦肥料廠、煉油廠、碾米廠，和其他鄉村工業。不過那兒是山地，沒有廣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植水稻，其他副產物也很多。如果你們認為這種環境可以適合你們的需要而又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即刻回鄉去做開路先鋒，宣揚你們的主張，假我半年時間，儘可積成一個合作農場，籌集資金。你們回來後，我可以陪同你們去參觀設計，正式進行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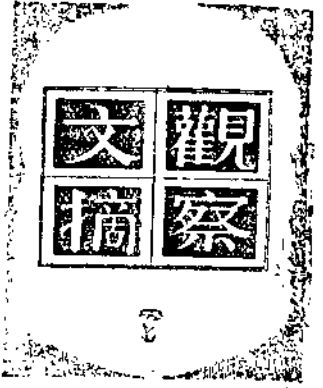
又收到南京司法部查健英科長囑轉的信：「司法部近年來在各處創辦外役監，利用犯人犯，開辦農場。現有安徽宣城一處，定於明年一月成立。該監有耕地五千畝，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雖甚艱苦，以及一切設備，全由國家供給，收穫除以百分之十歸國庫外，餘者供擔充農務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數位，認真合作辦理，三五年後，不難使該監成為一理想之模範農場，並可以此處為基礎，向附近農民推行農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鎮江江蘇省地政局鄒君平先生囑轉的信：「本人年來對於土地農村正作極極研究。蘇省淮安縣豐泰村有稻田七十餘畝，土地肥沃，戰前計劃開墾，嗣以軍興未果。刻仍擬繼續前顧，業經擬就復興合作農場計劃(送附上一份)亟欲徵求同志合作。茲讀來文，尤欽鈞見，願隨地干畝，以為君實驗農場之需。有關各項手續，容俟諸君復函來，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張禮綱縣長來信：「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三期創辦生產農場專談一文，深感李君等真能為中國農民謀出路，為中國農村謀復興，為中國建設作打算。禮綱從事縣政工作前後八年，由點而線，無時無地不感從知識份子未能負起其應負之責任，以致無識之農民，經常在水深火熱之中呻吟。前在貴州時，試深以教育為中心謀農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蘇太倉時，亦曾試深以鄉村工業及棉作改良為中心，謀農村經濟之復興。終因為時間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因此交後，大意與禮綱所見者不謀而合。乃乘禮綱會議開辦之時，提議將縣農場借與李君等作為試辦生產農場之用(場地約八十畝，位於常熟小東門外)，該議案已經大會通過。特函奉聞，並請轉函李君等，如其志已決，場地大小適宜時，即進行試辦。禮綱法。禮綱法。禮綱法。距離常熟僅四十里之遙，且與地方人士頗為熟悉，即職職後，仍可用私人身份進行是項事業，深願能用此辦法，求得中國農業一條光明大道也。」

又接重慶民生公司慶成先生致謝信：「……鄙人願向李先生介紹，在重慶北碚地方有兩處可供他們理想之經營。一在北碚東斜對面大渡口處，有二百六十餘畝。地臨江邊，前由慈幼院植有菓樹三千餘株，地面年可出包穀將近一百老石(即三百市石)。近為一人人購得，正感無法經營。如李先生等有人願意承作試驗，決可辦到。又鄙人在北碚相輝學院附近有山林及熟土約一百畝(其中有田二十畝)，梅願讓與李先生等試驗。如蒙賞款，亦可

……



### 魏德邁告別啟明的背景

原作者：Frank L. Isaac  
原刊處：九月十三日亞勒氏

魏德邁中將在中國的一百多個月中，已在中國政府間造成了中國外交歷史中從未見過的騷動。甚至一九四四年內極端嚴重的史帝威爾危機，也沒有像這位美國三星將軍這筆筆直的告別聲明，對中國的統治集團造成了如此的煩惱和憂心戚戚。

魏德邁的這「老生常談」聲明，暴露中國廣泛普遍的「失敗主義，貧乏和無能力」，但事實上其所觸及的僅限於社會和政治範圍內的情形，而對中國日益嚴重的軍事和經濟局勢——據傳是魏、邁調查使命的更重更難而且更有決定性的部門——却并未提及。這位美國將軍所一手巡視掉的許多要點，對於中國普通人民已決非什麼新奇事跡，他們對於現政府自勝利日後初期接收時代以來不可救藥的腐敗，均已充分認識。那末在這篇告別聲明中，那樣厲害的傷透了統治集團，至於他們發動目前的批評浪潮，反對魏德邁使節團「不友誼」態度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呢？

### 激烈的改變

我們看到高級官員以及被控制報紙的意見，從對美國事實調查使節團濫施的歡呼迎接，到同樣歡呼進行時仍止的激烈改變，深覺有趨。我們可以用時期次序將這種變遷情形表明出來，開頭是從自得其樂變到懷疑，又變到失望，而最後就以這種反擊手段實行報復了。

國民黨希望太高，他們知道魏德邁將軍素以親國民黨出名，所以在連環炮一樣接連發出無數要求「美國在遠東施行更積極政策」的呼籲電報以後，就將希望釘牢在這位魏德邁將軍身上，以為美國必定願意援助中國政府。魏德邁的聲明，雖然其實并未對中央政府表示不友誼態度，可是畢竟沒有答允慷慨地而且無條件地，將美國金洋劃入一個無底坑中去。

這篇告別聲明中所暗示的未來前途，却比美國原有嚴詞條件對中國援助的這件事情，更為動搖。希臘方式或其他方式的借款，不論其已有保證或已獲得允許，而以無論什麼方式借給中國，均非具有重量的意義事情。最重大而且是最有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美國改變整個遠東地帶內的外交政策。

在魏德邁使節團到達遠東之前，美國已有一種日益增加的傾向，擬以日本代替中國，將它建成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太平洋另一邊上的一個堡壘。國務院和麥克阿瑟將軍電行開放日本國外貿易的共同聲明，決不能用來解釋成爲尊重中國在戰後亞洲內假設領導地位的一種表記。美國總統特使節團調查判斷也清楚指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雖已取得全世界的優越地位，但其實中國的地排列起來，并不比至今尚未獨立的新鮮爲高。

### 凶兆

所有這一切的「凶兆」，已使中國政府方面感到了深刻的擔憂。國務院主席蔣科，在六月內已以他的幾次反蘇和怨俄美

國公署中國的公開談話，使美國公眾大感驚訝。悲觀主義者們相信，如果美國的政治趨勢不友誼改變的話，中共遲早必將接管中國了。

中國則某些官方，對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派出的魏德邁將軍使節團的調查團來華，最初的解釋認爲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用於遠東，而且是美國對亞洲各國——特別是對所謂「遠東政治中心」中國——當時那種消極政策，發生轉變的開端。這種解釋顯然太主觀而且過度樂觀，因爲中國一方面不能供給馬歇爾計劃所需要的銷售美貨的龐大市場，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又太軟弱和無效率，不能扮演在交戰中破壞亞洲內的領導角色。

### 中國是一種平衡力量

可是有許多人還抱着這種觀念，他們相信魏德邁這「一箭具有反共和反蘇本能的」人物，必能使美國外交政策對華與對日間的秤桿重新平衡，使中國提高其地位，至少可以看作就是在遠東方面壓平日本。

這位美國將軍在巡遊華北、東北、華南和東南一個星期內始終保持絕對沉默，却若得全中國像熱鍋上的螞蟻燒得焦愁不堪。中共仍像平常一樣，以痛斥的言詞回這位總統特使攻擊，而且說美國打擊政策在派出使節團以前，就已在華盛頓穩定不移地決定好了。可是，人們還在等待着哩。告別聲明最後終於發表了，簡短而且平直。其實聲明中并無什麼新的東西，而且也實在無非這位有才能的美國將軍化去這樣長的時間，取得他對中國國內局勢的結論。但是在調查期內已把中國官場大爲憂急的這個最重大的要點——美國會不會改變日本第一而中國第二的政策——却被澄清了。顯明的答案是「憂急似爲不必，因爲「中國仍佔有爲復興本國所需要的大部份物質資源。」

關於訂續訂、補刊、更改地址，以及查詢等事務函件，請逕寄本報社定戶部，勿寄編者私人，以免延擱，謹此聲明原諒合作爲禱。

### 啟事

關於訂續訂、補刊、更改地址，以及查詢等事務函件，請逕寄本報社定戶部，勿寄編者私人，以免延擱，謹此聲明原諒合作爲禱。

設法。北醫爲名醫，有著作李先之氣村建設及前中央農學院試驗場與相輝學院關係，一切皆詳，可收相互印證之效。又上海中央銀行業務局朱沈氏先生，願介紹李先等分租農務局南浦植公司州農園農場，並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計劃之限制。又天德南開大學張繼先生，願將他兄弟所合有的四百多畝田，在粵漢路湖北清芬茶莊與北浦植園，供給李先等作生計農務。此外，歐派派員呂致芳先生願以全部田產約二百畝作試驗農場的基礎。南京余棟北先生、楊作仁先生、上海張光華先生、嚴沛然先生、九江芳英先生、麗水潘瑞治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學討論，麗沛然女士則以封好的一封信託我們代爲轉美。以上這些信件我們業已分別用航空掛號或普通掛號寄美。我們所以除了將信件直接轉美之外，還要在本地知照如上者，主要的用意，希望全國廣大的青年認識：我們今日所處的這個全圖，是極其黑暗，陰險腐敗，處處不合理，但是仍舊有許多有熱血有志氣的有心人士，散佈在全國各地及各職業階層。祇要我們自己有理，有計劃，有決心，有勇氣，我們仍舊可以憑我們的熱血、決心、智慧、人品，創造事業，改革社會，弄實國家的生命。我們不應當向消極的方向走，應當向積極的方向走。以後讀者有信囑轉寄美者，我們當隨時轉，不在本報刊上披露。我們來留學美同學的是：你們收到本刊轉寄的信件後，對於他們的意見或贊助，不論你們同意與否，接受與否，均請一一答復，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 借款已遭拒絕

▲衆社報導說南京的中立觀察家們，從魏德邁聲明中所得的結論如下：第一，美國目前對華巨額政治借款的可能性已經告吹；第二，在明年正月美國國會再召開會議以前，美國極不會採取任何積極行動，因為魏德邁聲明中毫無暗示國會召開特別會議意思的話；第三，任何給予中國的援助，不論金融援助或軍事援助，只有在將委員長尤推美國最嚴格監督和控制經費，供品，與計劃的這個條件上，才有可能。如果這幾個結論都是正確的話，那末寫出政府的無能情形真是使人可怕，這個政府需要「立刻的，劇烈的和廣泛的大政治與經濟革新。」

於是就有一連串的反攻開始來保護中央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了。據說魏德邁將軍將率領內閣，曾與反政府份子們談過話，所以這個美國使節團已於這些反政府份子導入邪路。這說中國官場的腐化與無能，那是因爲公務員薪水太低的緣故，而公務員待遇之所以微薄，却又是因有內戰存在的緣故。他們聲明說內戰之所以繼續，就因爲受蘇聯援助的共產黨不肯停戰的緣故。而蘇聯之所以能夠援助中共的理由，又是因爲美國人簽訂了雅爾達密約的緣故。將這許多荒唐捏造起來就是，中國的腐敗與無能間接地均是美國的責任。這種出奇古怪的邏輯，也許可以當作「魏德邁不知道的許多事情」之一。

### 大學校長們的宣言

爲了要使美國人民對中國情形獲得一更正確的認識起見，CC系就通過和接撥官方與半官方方面，發出一篇又一篇的聲明，而且CC系甚至老實懇請上海教會和非教會大學的校長們，在一篇預先準備好的聲明書上簽名，後來就在上海的中文和英文報紙上發表，爲政府的腐敗與無能辯護。

上海八個大學校長簽名的那篇聲明開頭就說：「身爲學術界人士，我們認爲指出：中國要適合於西方各國國際世紀能完成的近代環境，是一個最困難的過程，其困難程度或在一個局外人所能理解的範圍以外。」

這篇宣言又繼續解釋說：反抗日本侵略的「可怖戰爭」，遂使舊腐敗的物質和精神靈魂接踵而至，任何國家在此同樣環境之下，均難避免。這簡直是在說：一個腐敗即使將病人逼到死亡邊緣，他也是神聖地無罪無辜的，因爲這只能怪病人病勢太重而身體太弱。這些大學校長以及其他智識份子們，竟會落在甚至對一個只懂簡單邏輯的學生也知道是極可笑事件的這種「庸醫非庸醫」的理論後面跑，這真是一樁極大的可憐事件了。

國民黨的右翼是在利用美國人民的恐怖而希維克病，說說美國人民應在CC統治中國內部政治，或是共產黨專政的恐怖統治之間善自選擇。而政府內另有一派人過，則在盡力推行若干零碎的改良方法，過去每當加強進行討共運動之時，他們就常常行使這種手段，但是另一方面也想像著美國政府所確切希望的那種健全政府的「適當道路」向前行進。

CC系永遠不能忍受此種無大利可圖的改革。譬如CC系支持的申報對於魏德邁聲明所寫的評論，就再三提議它的讀者說，中國局面已經不同，美國人不應用他們自己的種種標準來觀察中國。中國報紙雖然主張改革是必需的，但不應「來得太快」。

### 反對改革

魏德邁回利華盛頓時對杜魯門總統提出何種特殊報告，以及美國政府對於這片德選戰爭破壞的大地將來究竟採取什麼政策，此刻預言，尚屬過早。然而從上述的分析中來判斷，我們如果來下這一個結論，似亦并非毫無根據。就是國民黨右派對於美國方面作爲援助的一個條件，而迫使改政。中國現政府的任何要求，必將以更為精確的反動行爲來作報復。精通中國內部情勢的觀察家們一定都知道，中國政治的任何激烈改革，其意義就是等於右派集團的撤退，如果不是消滅的話。

美國要想不觸及右派集團根深蒂固的機構，而欲在中國獲得誠實而有效的政府，究竟是否有可能，我們且等著瞧吧！

(文覺譯)

### 牛·牛販·人牛公司

牛·牛販·人牛公司，有李振周君的「壯丁」的市價「一兩」。查販賣壯丁，在國南盛行已久，甚至有大規模組織：收買，容納，販賣。現在每名價在一千四百萬元。壯丁每名實取一千八百萬不等。介紹人取三四百萬元。這些被運壯丁叫「牛」，介紹人叫「牛販」，大組織叫「人牛公司」。這一次征兵，全縣配壯丁額八百二十名，每名以千四百萬計可，總額計一百四十億元又一千萬元。牛販計獲三十二億又八千萬之鉅。

任 眞 九月十三日 晉江

### 華僑·僑匯·僑眷

華僑在革命史上，曾寫下了光榮的一頁。然而中華民國建立三十六年了，政府營營僑做過甚麼好事呢？以往國家福利，僑胞是暫時忍痛。今日祖國抗戰勝利，號稱「四強」之一，兩年多來，不僅依仗蒞臨，且有江河日下之勢。

戰爭時期，僑匯中斷，政府對於流離失所僑胞的僑眷，毫無加以救濟，已不用說。即勝利後，政府對於海外僑胞，仍然漠不關心，越南的戰火方停，荷印的煙火又起，僑胞生命財產的損失，無法估計。在此水深火熱中，他們都引頸望祖國去援救，然而所得的不過是一紙空文，與所謂「抗議」，「聲電抗議」之類而已。一般僑胞的愛國心是特別深厚的，他們把一點一滴的血汗所得，經由國家銀行匯回家中，同時也補助了祖國進出口差額。然而物價日高，國內幣值愈低，官定外匯價格常比黑市低百分之四十，僑胞在國外交匯時匯率黑市而相，而到國內，却只值黑市的三四成。譬如匯一百美元回來，收到時僅得四十元矣。最近外匯政策又說改善了，但官價仍追不上黑市，政府想吸收僑匯，而僑胞已是驚弓之鳥了。

自外匯恢復後，僑胞不斷匯款回國，而遍地土匪，明搶暗劫，僑眷們往往入財兩空！如廣東台山縣，僑匯最多，即不時有匪徒糾集械劫奪的事件發生。有些老華僑，把一生血汗所得，帶回家鄉，以爲從此可以一生榮耀晚矣。誰知匪徒，以爲此是一位性情的華僑，不備財產規光，運接上一顆子彈！當地政府束手無策，簡政亦賊去兵兵，虛張故事而已。

可憐數百萬的海外孤兒，他們何時纔得祖國溫暖的慰安呢？

潘家編 九月十三日 廣東台山縣

# 觀察

·元千四售份每·

日四月十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再版

第六期



第三卷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第二轉形期的新疆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專論

李純育  
周東郊  
李恭宇

寫在「為中國農業試探

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豫鄂皖陝晉魯形勢略圖(地圖)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

張岳軍北巡(南京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川局近貌 (成都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週末闕欄

談美國的廣告

切實

書評

如是他見

費孝通

讀者投書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清剿與輪姦  
政府對付異己

觀察漫畫

撰稿人

蕭紅 戴鏡 錢鍾書 蔡超 雷揚 楊雲 傅程 馮郭 管張 張張 夏陳 陳許 高孫 柳胡 宗周 李李 吳沈 呂伍 王十  
公德 世從 端清 邦維 超海 西辛 希有 移東 沉寶 炎瘦 友德 覺克 無白 子廣 純恩 有啓 迅之  
權培 光民 升康 彦濤 樞宗 孟經 通雷 孟至 守今 蔡長 秋德 竹松 新敦 寬忌 通華 亞田 宵裕 乾復 元中 琳

顧蕭 戴鏡 錢鍾書 劉瀾 趙藝 楊楊 傅會 馮章 黃張 張張 曹陳 陳陳 許馬 徐胡 季周 沙李 吳吳 何任 王王  
期 續文 錦歌 能大 光家 公人 斯昭 友新 正德 忠印 維衛 之君 寅先 駿東 學浩 澤世 鴻福 雲  
翠 乾齡 裴書 川欣 杰且 暨超 懷兩 年翰 蘭以 銘昌 絳堂 陽藏 哲通 透初 盈隴 林郊 汝培 霖昌 信尚 啟生

撰稿人



### 共產黨的鬥爭作風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

，對政治的看法是居中而偏左。對於中國當前的兩大政黨，自然都不感十分滿意，但一向認為國民黨份子腐敗貪污，其病若人體之五臟潰爛，雖有良謀，執行無方；而共產黨之過激浮動，雖有時適足債事，然黨中份子大半純潔，倘能假以時日，從工作中養其風度，則國家之一康樂民主，或至少一開明，專制，非不可期。故私下每引領嚮往，竊欲以一賭其成就為快。乃年來居留青島，距解放區近在咫尺，所接觸來自解放區或來往於解放區與青島之間者日多。遂漸覺共產黨作風竟與所懸想者大相逕庭。是他們的下級幹部行為錯誤呢？抑前此所聞所信之解區種種為個人功勳輕信之空中樓閣呢？本人秉性沉着，自信亦斷非輕信謠言者流，以下所述事實，皆係將所得資料綜合比較，推斷審度，而後才信其實有或可能者。

據個人所得消息，共黨自山東戰局稍形不利之後，鬥爭手段，忽然加強。前此鬥爭性質，十九屬經濟方面，即瓜分地主家之財產器物，分子貧民，而最近之鬥爭性質則完全屬政治方面，即將所謂「地主」之父母妻兒（壯年地主多早已逃離來青），當衆擄掠殺戮，名之曰「掃地出門」。所謂地主，範圍極廣，有一村而數門者百餘戶者。（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濟海農村」第二五五期第一版第二條新聞，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鬥爭的方法非常慘酷，一個朋友的親戚戚友中凡男性而貧者，除一二人逃來青島外，其餘已殺戮殆盡。屈指一數，即不下二十

人。其中有一個六七十歲帶中年的老頭子，被殺的罪名是「給窮人看病時態度不好」。殺戮的對象，即婦女亦不能免。該朋友的一位伯母，年逾六十，既殘且廢，只因她家是翰林門第，也被拖出用石塊砸死。地主家則孩子們也被兒童團以相同的方式如法鬥爭。據說因孩子們中缺乏適當的合事老，所以被鬥的孩子們，就遭過更濶。地之，地主的範圍無限，有地的是地主，無地而作作的也被自為是地主餘孽。而凡一從前有的地也被自為是地主餘孽。而凡一沾地主邊沿的，則不特人盡可罵，人盡可打，觀其一般的施政方針，則簡直非直接間接置之死地不可。在平時，地主必須討飯（男女老幼都在內）而一般人則必須不施捨。討飯的人胸前掛一木牌，上寫「吸血鬼」或「寄生蟲」等字樣。見人之後必須以頭撞地，大呼「祖宗老爺一不止。如果私下把木牌反掛，或頭不碰地，一「祖宗老爺一叫得不起勁，則人人有加以懲戒之權利和義務。我那朋友的最近逃來青島的一位六十多歲的農夫，就一直到現在額頭上還腫起多高，據說是石頭三月留下的成。以上的事實，說來雖似駭人聽聞，然試一讀他們報上所鼓吹的鬥爭運動，一個女人會因為怕鬥爭而懸梁自盡。（見共黨所辦三十六年八月五日大眾日報第一五七五期第三版，茲將該日該報附奉呈閱。）殘酷程度，可想而知。

由於上述的事實，我得到如下幾點感想，即：

一、從人道的立場來看，地主不過是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產物，除附一些地主的要領而外，有很多的小生意人經營致富（據所謂富，自然是與大多數赤貧相對而言，其實不過是衣食足而已），即使他們的收入有遠正軌，然而他們對這種不義不一定了解，而且至少在舊制度之下並不違法。如果共黨以改造社會為責任，則沒收他們的財產，除他們剝削窮人的資本，

即為已足。倘拿此等對付土匪還要毒辣的方法，折磨他們，甚且進而與其妻孥，於情於理，未見其平。

二、從利害的觀點而言，共產黨這種鬥爭方法，對他們的爭取政權，也似乎有若無益。先前的經濟鬥爭，多少使窮人們得點好處，自然還有藉路之意。至於最近的政治鬥爭，則鬥人者雖可以快意一時，然被鬥者也不乏善人家，過分的把他們作踐蹂躪，很多誠樸的窮人，心裏也往往着不下去。尤其這種鬥爭情形，經過窮的難民傳佈之後，大大削弱了原來開明份子對共黨的好感。這種人心下的大損失真是非且夕所可彌補！

三、從鬥爭以及其他若干共黨設廠的作風來看，他們並不在實行民主，或至少沒有實行民主的意向。鬥爭清算的發動，都是由幾個幹部幕後主使，如果窮人有替地主講情，立刻受到懲戒。反之，如果有人鬥鬥時特別賣力（即多打多罵），則幹部們也立刻予以青睞，名之曰「進步份子」。所以鬥鬥爭政策推行的結果是：機關的漸流沉浮，狹隘的乘機得勢。這種少數乘機多數作威的極權作風，分明和民主背道而馳。由蘇聯的先例看來，中共一旦執政之後，恐怕這種手段也只有變本加厲。

四、鑑於以上所得的結論，則各黨派聯合政府事實上無不可能，而國內內戰結果，無論哪一方當政之後，也必不能自由份子以拾遺餘地，若是，則當前的自由份于，究應取何種行動以避免將來之極權統治？

五、現在一般開明人士，往往不覺生命危險，對當前政府痛加批評者，這種精神當然可佩。不過共產黨缺點亦多，乃不聞諸君子有一顧之反（黨黨的漫罵自然不算），是否諸君子也有偏私？或是因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竟不敢冒一落伍頑固一之大不韙呢？個人以為為敢冒身體上之摧殘迫害，固為勇者，敢冒精神上之孤獨敢

說，非衆人之所共見，其神勇尤不可及。倘共黨果有可批判之處，惟希望諸君子也能不顧毀譽，帶加批評，萬一他們有開過知收的雅量，也許本文所述解放區種種，將來能有改進，此亦國家之大幸。

外附「大眾日報」及「濟海農村」各一份

賈生 九月十七日 青島

### 清剿與輪殺

編者先生：我是新春的一個小白姓。

自共軍從皖省軍入鄂後，人民常逃避過日，除國軍連來清剿。其後國軍正規部隊將，共軍逃往他處；當國軍一隊隊開過時，當地人是一種真誠的歡迎情緒，非言辭所能形容。於是又紛紛扶老攜幼，輕裝重擔，回到原來所住的地方，大家以為從此可以安居樂業，不再受兵災了。

豈知「以暴易暴」，禍福又如天外飛來！凡是清剿國軍經過的村落，都留下了慘不忍聞的罪惡痕跡！這竟成了家常事！他們「清剿國軍」每三個一隊，五個一隊，以拉伕為名，乘機在每個老百姓家裏搜索女人，尋找重要財物。百姓若表示一點反抗，即以非人類的慘刑對之。如距清河約四十里的分西路地方，一家共有老幼兩人，當他們發現地獄的時候，便勒令老妻懸退屋外，實行執行性行為。妻為了想監視地獄避免受非人類的毒辱，未肯退出，終被一粒子彈結束了她殘餘的生命。其媳即被七人所輪殺。該地附近有一十七歲未嫁少女因逃未速，被十一人輪奸後，竟受重傷，兩日後即奄奄死去。三家店有一分統兩交三河的中年產婦，亦家輪殺數命。其他如清水的萬山嶺，劉公輪等地方附近農村，幼女少婦被毒污的破罐迫帶走時，其數已滿數十人。丈夫因維護妻子逃免毒辱而致命者約十餘人。至於重要財物的餘劫掠，房屋傢具以及農作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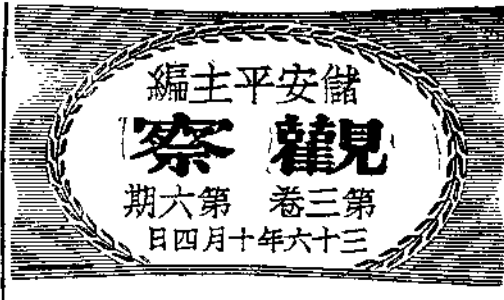
（下接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八二  
本報零售：每份四角。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訂閱辦法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國內郵費：四萬元 郵費：八萬元  
航空郵費：五萬元 航空郵費：十萬元  
航空掛號：六萬元 航空掛號：十二萬元  
如郵費昂貴，請向郵局掛號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廣告價目 每期銷行二萬

封面：三百萬元  
封底：一百七十萬元  
扉頁：九十萬元

# 對日和約政治問題

純青

我們要忠實於波茨坦宣言。宣言對日本政治所指出的原則可歸納如下：

(一) 日本國內 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

積極的 民主自由

(二) 對外 保障和平

最後目的在建立：「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

以下根據條文，加以闡釋。第一，我用「日本法西斯主義」是為方便計，宣言裏面沒有這種名詞。宣言第六點（即第一條條件）說：「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我們堅持非將負責之惡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的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這一條前段，簡單說，應剷除的是領導侵略的中樞及各種力量。「妄欲征服世界」是侵略，「威權」是中樞，「勢力」是各種力量。合侵略的威權與勢力而言，就是後段所說的「惡武主義」。這惡武主義，在這次大戰中，可以法西新一詞概括之。但這裏有一問題，上面指的是對外侵略，法西斯在萌芽或潛伏時，對外侵略的形式並無蹟象可尋，我們允許未表現為侵略的法西斯在日本生存嗎？不，波茨坦宣言第十點後段會規定：「日本政府必須把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活及加強的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這規定是對國內的，國內「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礙」，應予消除。法西斯是獨裁而不民主的。因此，在消極方面，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就有三個目標了。(一) 領導侵略的「威權」。(二) 領導侵略的「勢力」。(三) 民主的障礙。我們必須根據這三個目標，來解決日本政治的實際問題。首先遇到的是：什麼是「威權」？沒有別的解释，「威權」就是

## 天皇

在法律上，舊日本憲法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之。」他是統治者。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他兼有政治與宗教的權威。實際政治他也負責。對美英宣戰是他頒布的詔書，「中國事變」的軍事行動及重大決策，都經他裁可。據近衛日記，太平洋大戰爆發前，裕仁天皇在御前會議僅問：「若日美戰事發生，陸軍確信若干期間可以結束？」近衛所「最感痛心」者為「統帥權問題，政府毫無發言權。能同時抑制政府與統帥部雙方者，惟陛下一人。然而陛下……從這些話中，可證明裕仁並未反對對美開戰，而他，只有他，能反對戰爭。假如說，日本政治是君主立憲的虛君制度，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御前會議，裕仁天皇何能決定「結束戰爭」？八月十四日御前會議，又是他親自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對方（盟國）已答復，應即認為滿足。」他不但宣戰時是「威權」，到了打敗講和時還是「威權」。日本天皇的地位與威權如此，難道可以逃避侵略戰爭的責任嗎？

再說，日本的侵略哲學，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也是以天皇為中心的。日本主義，對內說，日本是一個家庭，天皇為家長。對外說，由亞細亞主義，發展為東亞協同體。在軍部，就成了「八紘一宇」的皇道派。由上原元帥起，到荒木，真崎，柳川，這些少壯軍人都自詡為皇道派。無疑的是法西斯主義的日本版。一切神秘力量，都以封建的天皇為威權。這種威權，即侵略的根源，在統治階級看來，甚至比國家還重要。據本戶日記東條下台時，近衛在重臣會議席上說過：「我以為左翼革命，比戰敗還要危險。戰敗尚可保持皇室國體，革命則不然。」所謂皇室國體就是天皇制。保存天皇的重要性超過一切。為什麼呢？因為它在日本是最高無上的威權。無論如何，他是日本的希特勒，第一次大戰的威廉第二。希特勒戰死柏林，巴黎和約規定「德國承認前皇威廉第二，須受國際高等法院審判。」為什麼獨獨裕仁天皇在日本戰敗後尚可高踞寶座，逍遙法外呢？

其次我們該說領導侵略的勢力，一般以為侵略勢力就是軍閥。不錯，軍閥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常常對外冒險行動，但這種見解僅看到現象，沒看到本質，領導侵略的勢力，應該是

### 軍部，財閥，官僚與政黨

我寫過：「須知軍部所樹立的大旗是天皇，天皇是封建的象徵，又是大財閥。須知財閥，特別是新興財閥，事實上教唆軍部從事戰爭，並為軍部極力捧腰。戰爭的眞正「主謀」，乃胚胎於財閥的利潤。……天皇及財閥，不可能是軍閥下面的一枝一派，他們同是帝國主義的主人。」我強調財閥是領導侵略的勢力，證據很多，這也可謂社會科學的常識。請看偽「滿洲國」建立以後，「滿洲」是誰的天下？為什麼本莊主義要讓位於鮎川義介？事實十分明顯，軍閥侵略是為財閥打的天下；不得財閥支持，對外大戰是不可能進行的。不但親軍財閥如此，親軍財閥如鮎川義介的日本產業會社，森島昶的鍊鋼業，野口遙的化學工業，中島知久平的飛機工廠產業，南進的石原廣一郎等，都直接經營着販賣「死人」的事業，無不用軍需景氣而致富，他們不僅支持，而且教唆着軍閥發動戰爭。就是所謂舊財閥，如三井、三菱、住友、大倉……等，「一九一八」以後，也全變了參加軍事生產了。三菱重工業，製造飛機、軍艦、坦克、

鋼、鍊鋁、及化學，為軍事服務，都十分著稱。大倉則本是軍火商人。淺野造船、鍊鐵、化學均有雄偉的力量。新舊財閥才真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

種「勢力」，林銑十郎敢由朝鮮「越境」進入東北，第五師團敢由越北「越境」進出越南嗎？沒有這種「勢力」，「一九一八」，「七七」以至太平洋戰爭，能層層爆發，略為憤慨嗎？

尋常觀念我們是原諒財閥，可憐官僚與政黨的。這觀念是錯誤的。先說官僚，田中隆吉寫一本暴露日本內幕的書會說：「應作人民公僕的官吏，變成了軍屬化，他們對軍部，怕得像老虎一樣。但是，幾乎支配國民生活全部的經濟實權，都操在軍屬化的官僚手裏。」所謂官僚軍屬化，不是說這班人沒有骨頭，對軍部卑躬下賤；主要意義是日本政治龐大的軍機機構，都在為戰爭服役，它組織並支持戰爭，執行統治任務，保護後方安全。這軍機機構，自然也是侵略的「勢力」，沒有這種「勢力」，日本國內的反戰與革命，就會發展起來。大部分官僚，是出身於「既成政黨」的。這批所謂「黨人」，被十手所指，大家罵他們朝秦暮楚，全無氣節。但我們不應從「氣節」來斷解政黨問題，須知日本的既成政黨都是代表地主和財閥的，為地主財閥的利益而對外侵略，他們有何理由不贊成？政黨與軍閥的差別與矛盾，只是侵略的程序與領導權問題，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惟其一致，所以變來變去，都擁護並參加戰爭。來往民政黨與政友會之間，無所謂；把政黨解散，參加「大政翼贊會」，也無所謂。其實這個無氣節正是有氣節，因為他們畢竟盡忠於戰爭，徹頭徹尾沒有改變或反叛。就是標榜社會主義與階級立場的社會大眾黨，一到戰爭，也便倉猝聲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第六次黨大會採用新政綱，放棄階級立場，轉變為國家主義的政黨，而積極擁護侵略了。實在沒有方法證明戰時日本的「既成政黨」，不是領導侵略的「勢力」之一。只要看一看歷屆議會所通過的議案，其「協贊」領導侵略之罪，就可以定讞了。

以上分析領導侵略的「勢力」。根據波茨坦宣言，領導侵略的「威權」與「勢力」，都是必須永久剔除的。至於第三項「民主的障礙」，範圍很廣，好在宣言第十點下段就是註脚，民主範圍已劃定為：「言論宗教與思想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嚴」。讓我們來看一下吧，那些東西「障礙」了加此程度的民主？說來話長，障礙民主是整個社會體系，絕不是幾樣東西，最基本的，與民主立於相反地位的有二：（一）封建勢力。（二）法西斯獨裁。先說

### 封建勢力

日本資本主義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一九二七到三六年十年間，關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論戰，一般承認「講座派」的解答是正確的。該派野呂說：「日本

雖有高度發展的支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然而半封建的生產關係還很強固地存在着。因爲明治維新，並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與封建勢力妥協的。其結論爲：「日本是軍事的，封建的帝國主義。」一九三二年五月共產國際給日本共產黨的一關於日本的形勢與日本共產黨的任務提綱，也說：「日本是特殊的帝國主義國家。怎樣特殊呢？日本的權力體制，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第一、天皇制。第二、地主的土地所有。第三、獨佔資本主義。」因此，該提綱指出。日本革命有三大任務：（一）打倒天皇制。（二）掃除寄生的土地所有。（三）實行七小時工作制。這三個任務，提綱說：「和別的國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內容是一樣的。」故日本的革命性質，是「具有強力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傾向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日本國內的實際情形，封建關係確實存在，臣民對天皇，佃農對地主，女人對男人，低於殖民地工銀的勞動者對資本家。以及財閥的「血緣」結合，階級身分的森嚴，都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日本民族性也與此封建有關，服從與秩序，勇敢與一切服，都建立在封建的基礎上。障礙民主最大的就是這個封建勢力。它壓迫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美濃部博士作「天皇機關說」，罪犯天條，講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河上肇，被送進牢獄。它也壓迫宗教自由，明治初年許多佛教寺院受了毀壞，基督教也受攻擊。日本統治者排斥外來的宗教，提倡國產的神道，大興神社，作爲日本主義的精神基礎。與天皇合，「祭政一致」，天皇就是亦人亦神者。正如野坂參三所說：「天皇有兩個作用：第一、日本的封建專制獨裁政治機構（或天皇制），是以天皇爲首，爲中心而組成的，在制度上，天皇握有絕大的政治獨裁權。第二，作爲一個「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起着半宗教的作用」。這個特殊的絕對的國體，正是封建的神祕主義，但我們應該指出，在獨佔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封建勢力，已與

### 法西斯主義

結合起來了。事實上天皇就是法西斯最高及最後的獨裁者。軍部利用農村的封建落後，建築起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性，即軍事法西斯的基礎。一切法西斯團體，都帶着封建的神祕主義，像「愛鄉塾」、「神兵隊」、「血盟團」、「五一五」以至「二二六」事件，無不陰陽怪氣，充滿了封建色彩，也就是封建與法西斯互爲表裏，天皇，軍部，及大小政治團體，通通法西斯化了。

民主主義是反封建的，這次戰爭即是反法西斯獨裁的。反封建的民主，本來是內政的事，聯合國不應干涉，也不能恩賜。但是日本的封建勢力，已變成

了侵略的法西斯主義，我們就不能不干涉了。因爲障礙日本民主的東西，同時也是國際安全保障的障礙，所以必須消除——消除這侵略的根源。

以上是說消極方面的。根據波茨坦宣言，上舉領導日本侵略的「威權」「勢力」，及民主障礙，應予剷除，當無疑義。在積極方面。我們很難臆列日本民主該如何如何，只有按照一般民主的原則與常識，要求日本作必要的改革，但其改革的成效是否真實，則非一時所能判斷。民主思想的灌輸，習慣的養成，是需要長期的。被動的服從，或主動的口是心非，這種偽裝的民主，不但無用，且有後災。這且按下不提。盟國對日本要求民主，應先說明目的，我們並不是要「奴役日本民族」，而是要建立「和平安全與正義的新秩序」。

### 保障遠東的和平安全

這個目的決定了我們管制日本的分寸，我們不干涉日本人民的自由意志，但其自由意志，應以不再起侵略爲界限。波茨坦宣言第十二點規定：「盟國佔領軍撤退」，應在「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之後，這兩句話連綴起來就是說：自由意志成立的政府，必須是「傾向和平」，「不能傾向戰爭」。這「和平安全」，不是對日本片面的要求，盟國之間也信誓旦旦，互相約束。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四強普遍安全宣言，說「必須保證迅速而有秩序的從戰爭過渡到和平，且須成立並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日本人會討論過一個問題，「假使日本被侵略，怎麼辦？」我們可以安全宣言第六條答覆：「戰事終止以後，除非爲實現這個宣言並經過共同商議，他們（指中美蘇英四國）不得在他們的領土內使用他們的軍事力量。」對軸心國家，只有在其國內發生違背「接受條款」的行爲時，纔受到四國「共同行動」的干涉，否則，其和平完全，也受盟國保障。

處分日本政治的原則，約爲上絃。然而實際，兩年來日本在美國單獨管制之下，爲着符合美國在遠東的戰略要求，一切措施，並未按照波茨坦宣言辦理。關於這類事實，是太多也太明顯了。美國要把日本造成反蘇基地，據說，日本飛機場都已修復，並在擴張。日本空軍由去年十一月起，已分別受美軍集中訓練。戰爭氣息非常濃厚。在日本統治階級，暨一般人民，都像抱着對戰爭再投機以求出路的心理。至於消滅法西斯，建立民主，做的還是等因奉此的表面工作。野坂參三最近還說：「我們固然歡迎和約能早日簽訂，但日本政治確實去民主尚遠。」因此和會第一個任務應爲

## 審查美國的管制工作

麥克阿瑟元帥是以盟軍最高統帥的身分去管制日本的。盟國本來可以通過遠東委員會參加管制的意見，但麥帥對遠東委員會的意見與建議置之不理。故在原則上，盟國對現在所造成的日本狀況不能負責，並有權加以審查與清算。認為遠東波茨坦宣言的，我們全部推翻，從新做起。例如麥帥的傑作——今年五月三日發生效力的「日本國憲法」，這就不能承認。批評這部憲法在本文是個廢案，我想借用柏夫斯涅一句話便够了。「這一部修改的憲法，和上世紀下葉所製訂的前一部憲法，極少不同之處。」假使我們承認美國包辦的管制既完成，譬如承認這部憲法，那麼天皇的權位，反動的官僚政治等等便無法再予清算了。他如財閥的解散，土地的改革，在麥帥手下，都是在敷衍，甚至欺騙，實際完全沒有解決問題。假使我們承認它，日本封建勢力與法西斯主義，就被保存下來了。

針對這一件事實，根據上面的論據，我覺得對日和約的政治條款，應包括下列

### 幾個原則

(一)廢除天皇制。如上所述，天皇制是日本政治的中心問題，是領導侵略的「威權」。爭執的意見在「天皇」與「天皇制」不同，也就是「天皇」這個肉身，應當作宗教處理。日本投降後，是年九月十二日，麥克阿瑟元帥說：「日本天皇實際上是個兩重人物——現世的支配者和宗教領袖。佔領軍將不干涉日本人民宗教的信仰，讓天皇仍為他們崇拜的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領導者。」我不同意這個見解，關於天皇的宗教部分應為事實，但其宗教（事實並沒有一個天皇教）性完全建築在政治之上，而且是建築在封建的法西斯的政治之上。離開政治，並沒有獨立的宗教。現在麥帥處理這個問題，是利用着宗教自由，掩護法西斯政治。因為現在的天皇還是干預政治的，其「威權」普及全民，不僅支配他的教徒而已。我們要把宗教與政治徹底分離。教使日本需要一個天皇教，而其教義不含有侵略的毒素，應以宗教的形式組織起來，選舉他們的教主。不可把教主與政治領袖混為一體。其次，裕仁天皇本人，對一切侵略戰爭所負的刑事責任，該付盟國遠東軍事法庭公正審判，懲治其罪。

(二)懲辦財閥，禁止經濟集中，預防財閥復活。關於經濟部分，當導論之，這裏僅指政治上對財閥處分。麥帥太寬大，一般人也有點忽視，這完全是

錯誤的。柏林會議處分德國就注意到解散托辣斯問題，其第十二條：「在可能範圍內，德國經濟應早日分散，以消滅目前經濟力量因加送兒、辛迭加、托辣斯及其他獨佔辦法而造成之過分集中現象。」現在日本財閥則頗受優待，在一戰戰犯中，沒有一個是財閥。重要財閥如鮎川義介，列二級戰犯，且已於最近從巢鴨監獄假釋出來。柏夫斯涅脫的對：「得到絕大戰利品而在承製軍火大發其財的財閥，是日本侵略的動力。」我們對這一「動力」，絕對應予消除。

(三)曾任侵略政府的官吏，依其等級，分別多少年限，禁止其再任官吏。麥帥的公職追放，範圍太狹，結果，現日本政府還是一個官僚體制，一羣官僚在把持政治。

(四)禁止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的結社。曾經協助侵略的各政黨，不得在人的要素與地的要素類同的條件下，組織新黨從事活動。現在事實是：所謂自由黨、民主黨、社會黨，就是以前政友會、民政黨，社會大眾黨的化身，他們利用舊有的義舉地盤，加上金錢的壓力，鼓勵着人民的自由意志。這是違背民主原則的，而且是法西斯的潛在力量，不可不予以消除。

(五)和約應規定一個相當長期為再教育日本的時間。因為消滅侵略思想，非明瞭可辦的事。根據波茨坦宣言，這個期間，顯然還要盟國軍隊繼續佔領，即繼續管制日本。宣言第七點說：「直至這樣（指和平安全與正義）新秩序成立時，及至日本製鐵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的指定，必須加以佔領。」簽訂和約能說「新秩序」已成立嗎？能說「製鐵戰爭的力量」確實可信已經「毀滅」嗎？我們當然是否定的。宣言第十二點說：「上述目的達到，並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軍隊當即撤退。」根據這條規定，在繼續管制期間，目的尚未達到，也不能承認日本政府已傾向和平及可以負責。因此，同盟國軍隊不能撤退。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也必須等到繼續管制行將完了時再決定之。

(六)為確保遠東和平與日本安全，為最後的目的，即「新秩序」，和約不但須規定對日本再起侵略盟國有共同防止的義務，而且要保證不侵略日本，即不得利用日本基地及人力物力作戰爭之用。

### 啓事

本刊 第一卷上冊  
第二卷上冊  
合訂本在重印中，一俟重印裝竣後，當再通告。

# 第一轉形期的新疆

周東郊

## 一 該如何觀察新疆

新疆問題的觀察者們各有各的觀察角度，由於觀察角度的不同，所得的結論也各異，但自北塔山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却從國內各大報的社論中找到共同的結論，即他們對於外力或多或少，雖有抨擊，却都能反求諸己，即認為新疆問題發生的原因解決它的責任應多由自己來負，這共同的結論是正確的。

當然，新疆問題不是單純的地方問題，它有背景，有外力從中作祟，我們可以列舉許多事實，也可以提出許多證據。但這對於解決問題是沒有多大幫助的。其原因不僅在我們國家的實力與國際地位自勝利之後已日益衰落，即在為國家總額定千百大計上講，單看重外交而不注意自身的改造，也不會澈底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們觀察問題固不妨從許多角度出發，但最要的是把握住其中心，這中心的把握須排除感情的濫用，理智地權衡那一事件在問題中佔的分量，在問題中能够起決定作用。

近百年來在新疆曾發生過多次變亂，每次變亂都有外鑠作用，存乎其間。但如果沒有內部原因，外鑠是無能為力的。帝國主義者之武裝侵略他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製造事端，直接進攻，如日本之侵佔我東北；一種是挑撥其他國家間的民族感情與關係，資助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來反抗該國的主要民族，造成無休止的變亂，而坐收漁人之利，如蘇聯之侵略伊朗。被侵略的國家如果遭遇到的是第二種侵略方式，除了手修明內政，鞏固實力之外，主要地應該協合同國內各民族，使侵略國家無隙可乘。

新疆是中國的民族最龐雜的一省，而且各有各別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宗教信仰。滿清當年收復該地，所持的是武力，以後雖於政治上用過工夫，但中國的政治是建在封建基礎上一（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建在封建基礎上的政治野免不了行政上的脫節，更不會克服官場中的貪污。譬如乾隆年間於新疆設扎薩克與伯克，承將軍或大臣的指揮、監督來治理部眾。這種制度雖不

上民主，但就時言事，清廷以一部治權交與地方人民，未始不是因為地方民族複雜，欲以此制度在政治上多收到些效果。但官場的貪污把建置這制度的初衷破壞了，扎薩克與伯克竟成了將軍。大臣與胥吏們的剝削人民的汚手，我們固不能歸咎地說二百年間，理邊大吏沒有一個潔身自好的，但像中衛的政場，潔身自好的官也只能潔身自好而已，欲以一人之力權清全局，簡直似緣木求魚。因此二百年來，新疆的統治者在人民的記憶上刻下一部汚史，這部汚史培植起人民對統治者恐懼、屈服、仇恨之感（在平時）與叛亂、殺戮之行（在亂時），而總起來講，即人民對統治者決不信任。尤其是盛世才近十年來在新疆所欠的血債，不是三五年所能清償的。

外力在今天能在新疆部份人民中發生影響作用，能够把握部份人民來執行其策略，因即在此。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我們觀察新疆問題，應把眼光着重在自己的身上，亦即新疆的民族問題——也可以說政治問題是今天新疆問題的中心。不能解決這個中心問題，國家若無實力，新疆固然終有一天要易色，就是國家有實力，也不會使其金湯永固。

## 二 民族問題的微細處

民族問題的大處、要處，前人都有精彩的論述，用不着再重覆。民族問題的微細處則很少有人注意，而此微細處適足以形或民族間的永遠對立，不易解決。

從歷史上觀察，一個包含着若干民族的國家，其內部各民族間不易開誠相見，總免不了大小衝突。過去英格蘭人與愛爾蘭人的爭衡，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不協調，都是以說明這一點。至於在美國，一直到現在，白人與有色人種還是互相歧視。此種現象的造成，除了一般政治原因、經濟原因及其他語言、習慣、宗教信仰原因外，一個國家內的主要民族，無論他們所受的教養高低，心理上總存有自尊觀念，此種觀念稍一歪斜，便會變成驕滿。蘇聯是現代世界上以執行民族平等政策見稱的，但大多數俄羅斯人，雖經過布爾塞維克黨的洗禮，仍不免有意無意流露出對其他少數民族的輕視或歧視。至於一個國家內的



少數民族，由於歷史事實與已身在國家中的作用及文化、生活等關係，從來有一種怕人瞧不起的心理，此種心理稍一至，便會陷入神經過敏，對自己國內的主要民族之一言一行都感到其別有作用。譬如過去一般漢人稱維吾爾人為「鞏回」，「鞏回」這個名詞對維吾爾人並無輕視之意，不過彼時國人對西域的智識太淺，以維族人的生活中之特徵來稱呼他們，這恰如國人過去稱歐美人為「洋人」一般，我們不能說每個呼「鞏回」、呼「洋人」的人，心裏都存有輕侮維族人、歐美人的心意，但維族人聽到「鞏回」這個稱呼，立即感到這是漢人對他們的輕侮，而歐美人聽到「洋人」這個稱呼，不過只感到中國人之可鄙熱味而已。一樣以民族特徵造出的代名詞，而接受者的觀感迥乎不同，原因便在維吾爾人是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而歐美人則是自稱為世界上的「優秀民族」。這種小節看起來好像與民族關係無大影響，但有時却成爲民族間不能合作的基本原因。

但反過來，現代史又給一國內的民族關係以新的啟示，即一國內的少數民族想掙脫祖國而趨於獨立是不可能的。以國家爲單位的鬥爭雖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並未稍易，列強爲鞏固其國際地位，其戰略與政略的範圍非常廣泛，一個弱小民族或沒有實力作後盾的國家或地方，如果被強國劃入其戰略或政策的範圍，則該弱小民族或弱小國家想以中立來支持其獨立絕不可能。舉例講，朝鮮民族被日本壓迫了五十餘年，日寇崩潰後，在那方面講都應恢復自主，但一直到现在還處於美蘇兩大強國控制之下。至於歐洲的一般弱小國家，過去被德國法西斯滅亡或統治的，戰後非被英美指揮，即陷入蘇聯的鐵幕之內。這些弱小民族與弱小國家爲自己之獨立與自由，會不斷作英勇鬥爭，但剛掙脫甲的枷鎖，乙或丙的枷鎖又扣了上來。外蒙在民初曾假借俄的力量，抵抗中國，以後又借蘇聯的力量，成立人民共和國，現已正式脫離中國，宣告「獨立」，但他的「獨立」不過是變相的蘇聯附庸！

現代人總被歷史教訓得聰明些，取捨之間不似過去的盲目。一國間的民族對立在做細處講實不易盡除，但少數民族之掙脫祖國的後果，少數民族本身却不能不考慮，這二者是矛盾的，因此矛盾，在今天的新疆，有民族對立，也有民族的向心力，從伊變到今天，新疆已走了三年的途程，問題不能根本解決，但問題也未十分擴大，其關鍵便在此處。

### 三 新疆的民族主義者

謂小民族爲了解放自己所走的路線不只是一條。純持自力，以古代義士的心

理起與壓迫者對抗，但靈天職，不計事功，像朝鮮過去的正觀府組織與安重模一類的刺客，在新疆還沒有。以鮮明的政治標幟，在民間進行宣傳與組織工作，爭取羣衆，培植實力，遇有機緣，即發動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如辛亥革命時之中國國民黨，在新疆也沒有。新疆的土著人民在現代所走的歷史多少是與時代隔閡的，不只是地理環境限制了他們對時代的認識，即其本身文化與經濟生活也阻滯了他們取得解放鬥爭的知識與擴張自覺的意識，因此略具系統的民族主義思想在新疆土著人民中還未克形成。他們感到被壓迫，怎樣來擺脫這壓迫，一般人只注意對「力」上，這個「力」着重於武裝，而未着重於人民的組織的意識。在新疆個別傑出的民族主義者不是沒有，如現在的省主席麥斯武德，遠在三十年前便在伊犁從事教育工作，想從啓發民智來藉革命思想，但他只是一個人，這一個人被揚揚新放逐後，其事業也就隨之傾倒了。

在新疆過去會有過多次人民暴動，但我們如果仔細檢討一下，暴動起後，暴動者本身很少注意到組織與意識統一工作，而只在武裝行動上用工夫。其次暴動的領導者於稍得勝利之後，便肆意胡行，他已經不是爲人民工作的人，而是假暴民之力肥己的人了，他只想高踞在人民的頭上，甚至宣布自己爲「帕夏」（回語「帝王」），因此人民在暴動政權下所遭際的並不在漢人政權下所遭際的好些。譬如二十二年南疆攻佔喀什的鐵木耳，其隨意殺戮維族人，比起「太平」時代的漢人官吏還兇殘十倍。這些人只是草莽英雄，够不上稱爲民族主義者。

盛世才統治新疆十餘年，這十餘年是新殿的轉形期，會藉育出一些新的人物。第一類是被新社會科學洗禮的維、哈等族青年，去歲參加政府的伊方人士如賽福鼎、阿巴索夫是這類青年的代表。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這類人感到自己民族被壓迫，但他們把希望整個寄託在第三國際的身上。在迪化三十三年春破綻的「遊擊案」與三十四年五月破獲的「暴動案」，從被捕者的供述中都證明了這一點（註一）。他們是想依倚外力，進行組織與宣傳，他們都年輕，不能忍耐，對自己的民族有熱情，對自己的前途有幻想，但他們却没有自信力，於是從自己所受的教育中，認定了惟有依倚外力纔可以迅速實現理想。第二類是從伊寧暴動中走出的人，這類人非常複雜，有的完全是政治投機份子，有的是窄隘民族主義者或宗教家，有的是草莽英雄，有的是共產主義者。事變後伊方的政治舞台會一變、二變、三變。最初成立的東土耳其斯坦政府，其內部之代表者爲宗教家，窄隘的民族主義者與草莽英雄。他們有本事發洩胸中積憤，有辦法進行武裝鬥爭，但在行政組

機、政治活動上却弄得一團糟。革命是一個機器，需要技術專家發動它，並把它開走，被封建思想封鎖的人們是不能勝任的。許多伊事發動的參加者，不久已腐化了，暴發橫征，為個人的財富前途打主義。有的人則佩上月星章，將官章，招搖誇耀。因此和平談判成功後，上述的一批人便次第被清除了。這些人我們與其說他們是民族主義者，毋寧說他們是被伊事變導演者暫時為配合環境而運用的人。和談時出現進化的阿和賈提江在伊中並無顯著地位，但是他有政治經驗與鬥爭技術。伊方幕後的進攻新蘇聯線既有轉變，這類人便被應用了。阿和賈提江這一批人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的一切言行都聽命於幕後人物，在整整十個月的和談中，每次遇有解決的問題，他們都到××領館去，而第二天，不是有新的意見提出即有解決方案的擬定，他們雖有民族意識，但寧願把民族命運寄託在他們信仰的主宰的身上。一年來伊、塔的地方情況與伊方在全疆的活動，說明了他們所着重的不是民族解放，而是在以反漢人的口號來煽動並組織土著人民，準備「再革命」、「再流血」，把新蘇聯變成今天的外蒙。因此我們說今天的伊方人士還够不上純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活動，主點不在拯救新疆土著人民，而在變革新蘇聯的政治機構與新蘇聯的色彩。第三類是現在的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與秘書長艾沙等一流人，他們都是突厥主義者，對於新蘇聯所經過的歷史存有憎惡感。這些人在中央會居留有十餘年，但中國的政治未曾使他們滿意，中國的國勢未曾引起他們的依賴心。他們都不是平凡人，有社會經驗，有政治認識，也有鬥爭技術。三十四年他們隨張治中氏回到故鄉來，很想在這個機會中給自己給新疆的土著人民造一個新的局面，亦即至少使新疆成爲一個自治區，一個實質上不受中央軍事政治干涉的高度自治區，把新疆省改爲突厥省或突厥區。但是他們對於外力的看法與伊方人士不同，因此受到了伊方人士的反對，這種反對逐漸發達了他們依賴中央的心理，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活動也一易再易。在目前，他們是以不說離祖國爲原則而盡量地爲土著人民爭權利，尤其是爭福利。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着重在教育、文化、經濟建設上，想用這個來爭取廣大人心，這些人可以說是較純的民族主義者。

就上述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在新疆今天從事政治鬥爭的人，很少有純民族主義者。我這裏所說的純民族主義者，是指以民族解放爲主要目的的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運用外力不是不應該，但還只能作手段用。如果其目的在歸屬外方，則已失掉民族解放的意義，對民族本身沒有什麼利益可言，亦不可能在人民中建立起信仰。

#### 四 兩個轉形期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不難了解伊事變發生的原因與最近二年來新疆的大小變故。在新疆有民族對立，有政治壓迫，有外力覬覦，但是還沒有足以促成現代民族運動的條件，沒有被歷史創造出有鮮明政綱與羣衆信仰的民族主義者，新疆土著人民沒有自己的甘地或胡志明。因此，外力成了伊變的發動者，但是外力僅能把「革命」的機器發動，而不能把它開走，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能把它開走的人。

伊變起後，伊方的政治口號是推翻漢人在新疆的統治，建立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他們是想用這兩個口號把「革命」機器開走，但他們的企圖是失敗了。原因便是在本文第二節所講的，新蘇聯土著人民對漢人沒有好感是事實，但十餘年來的血的教訓已使人民不肯輕易向不可知的空地上邁腳步。伊變中的一英雄——們如艾尼，如艾立漢烈，在人民中是陌生的。人民很容易通過他們看到另外的黑影，而此黑影在不久以前曾殘殺過南疆人民，曾把和蘭的三十六師官兵屠光（註二）。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給他們帶來的是禍是福，不易確知，生活在這樣的封建社會裏的人，是不願向他們的生活膠流投下石子的。伊變變民的軍事勝利是許多原因促成的，其中很少有民衆歸隊的成份。三十四年進化的危急時，單就軍事講，伊方是處於有利地位的，不過當時的國際環境阻礙了他們涉馬瑪納斯河，因此改取了和平攻勢。和平談判成功，伊方人士參加了改組後的政府，從此時起是新蘇聯的第一個轉形期，政治爭奪自此以後成了主要節目。

轉形期以後的新疆情況，在政府這方面，是事事容忍，事事退讓；在伊方那方面則步步進攻，步步強橫。當時的政府領導者張治中。確是想一洗過去歷史的積垢，以新的心地，新的政治與新疆各族人民相見，在張氏的心中可以說沒有一點詭譎，他真是在新疆建立民主政治。不過有一點與伊方的企圖基本矛盾，即張氏要保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新疆自治也好，高度自治也好，伊犁阿三區特殊化也好，但決不允許其他各區步伊、塔、阿三區的後塵，而致中國的政權在新疆失掉。

在政府這方面是想從說服與給人民實惠上取得人民的擁護，同時認真執行和平條款並推行民選工作以取得伊方的信任。但久已渙散的行政機構不易整肅也沒有良策整肅；而千百年來的民族成見已沉澱成牢不可破的觀念，不是短期的說服工作可以化除的。當時政府之優容維吾爾人是對的，但一般人不了解這

個，維族人受優容而益嚴張，其他民族對此則指責政府懦弱，結果竟釀成了自己營壘內的步伐不協調。就政府講，所採取的是政權防護；政權防護，主要條件要自己的機器健全，不一定在於把它開走，而在發動後各各齒輪都能互相配合，動轉無滯。當年史大林與托羅斯基的鬥爭，許多條件是利於托羅斯基的，但史大林有防護政權的策路、技術與運用這策路、技術的本領，托羅斯基的集團終於瓦解。在今天新張，政府有防護政權的策路，而缺乏技術與運用它們的本領，因之政權還在飄搖之中。

在伊犁這方面是政府在政府控制的地區擴大宣傳與組織工作，建立起人民對所謂「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信仰，另一方面則設法阻礙政府的建設工作，破壞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但無論是阿和買提江抑或阿巴索夫等人，並不能成爲多數人民的信仰中心或崇拜偶像，同時他們的過分煽動與破壞工作，使一般愛好安定的人與他們遠離，他們的笨拙的挑撥工作與不自量的驕滿作風，使一般漢回人民對他們由恐怖變成憤怒，尤其是他們排斥哈薩克人，把自己當年的有力盟友迫成了他們的敵人。就伊方講，所採取的是對政權進攻，政權進攻的主要條件是在渙散對方的力量，把握各階層的可能友人，認清環境，不替莽邁一步，尤其要了解大多數人民的要求與心理，把自己表現成確是在走大多數人民想走的道路。當年列寧之進攻克林斯基政府能够成功，便是他了解俄羅斯人民已被對德戰爭苦惱到極點，他提出了停止對德戰爭的口號，大部沙皇軍隊及人民與若干政黨便都轉到他這一方面來，克林斯基當時的實力並不太小，但他執迷了用對外戰爭鞏固自己，結果失敗了。在今天新張人民所企望的不是東土耳其斯坦主義，不是三民主義，也不是選舉權，而是安定，而是有飯吃。

伊犁方面的無視現實，結果發生了本年的二二五事件，從此時起第一個轉形期乃開始動搖。三月，張治中自京返迪，依然進行說服工作，他確沒有偏袒某一方面，他不但希望伊方放棄挑撥破壞工作，同時也在訓導他的部屬：站在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立場上愛護少數民族，對部分少數民族的暴行，因爲這暴行是若干年漢人統治者所造成的，大家應該忍耐，應該從建設上來改變人民的心理。四月間他與阿和買提江等人出巡南疆，歸來後，中央發表了任麥斯武德爲新疆省主席的命令。

在策略上講，伊方似乎應該設法影響麥斯武德這一集斂的人，但阿和買提江是想把自己建成立新蘇土著人民的信仰中心，同時觀念上又以為麥斯武德等人決不會和伊方走同一的道路，於是盡力組織反麥斯武德任主席的運動，並企圖運用省參議會會議把中央的命令否決。伊方爲了在省參議會中占多數，會從

各地派來若干未依法定程序選出的省參議員，並在迪化拉籠無所謂的省參議員，此一門爭經過相當複雜，本文爲篇幅所限，讀者可以參閱七月份太公報刊載的張榮萬君的「一葉知秋」與觀察二卷二十一期迪化通信，省參議會終因雙方鬥爭白熱而流產，和平「合作」的局面眼見得已不能維持了。

而恰在此時發生了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在迪化並未被擴大宣傳，但鬱悶已久的反伊情緒却借此被若干人士變相地發揮出來。有的人竟把烏思滿形容成義士，把哈薩克人形容成衛護新張的力量，把蒙古人批評得一文錢不值。這對狹隘的伊方人士刺激已非常大，接着政治鬥爭益趨明朗，像阿和買提江一類缺乏政治修養的人不但承受不了，就是其幕後人物也以為這樣下去，對伊方已毫無利益可言。於是六月末發生了吐、鄯、鄯等地武裝暴動事件，暴動的組織者是吐魯番縣長阿都熱合滿（留蘇學生，係經阿和買提江保薦而出任縣長），這這個暴動結束了第一個轉形期。截至八月十二日阿和買提江不辭而別，八月二十六日賴希木江撤退，伊方的人士全部都回伊犁去了。從去年七月一日到現在，短短的一年間，由於種種原因，政府與伊方的合作不但未曾實現，且連表面的維持都不能繼續下去。

伊方人士全部撤離迪化後，張治中曾發表了兩篇重要文件，第一是已由大公報轉載的「正本清源」，第二是「致伊方函」（要點已由中央社發佈），這兩篇文件是張氏的心跡話，非常沉痛，因爲內地報紙有的已經刊載，無庸引證。張氏還希望伊方人士能够回來。

一直到現在，政府尚未獲得伊方的答覆。轉形期後的迪化，表面上呈現穩定，伊方的工作人巴潛入地下，維文新報日報也一改過去攻擊政府的態度。在南疆，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領導者阿都克里木拒絕到迪化任副主席，新任專員吳貫爾接任後，地方情形好像漸漸趨平靖，但是我們不相信新疆問題就會這樣不了了之，尤其是值得一述的是蘭州和平日報八月廿八日有這樣的一段記事：

「駐迪化蘇領事館關於喀什逮捕反動份子之致我方之照會，已於廿二日以照會覆之，態度極爲嚴肅，內容除歷數伊方種種破壞及反動之事實外，諸語並有「新疆情勢之好轉，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也」等語。」

## 五 新疆的前途

新疆的前途果真決定於中蘇整個關係麼？

在很早以前蘇聯便把新疆看成了他的戰略與政略外圍，這是事實；但一直到今天蘇聯決沒有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企圖，無論中蘇關係如何趨惡化

，蘇聯是不會正函出兵進據我們的領土的。

三十五年和乎談判之能够成功，除了張治中的容忍，是蘇聯在當時願意造成僵局，今天伊方撤離迪化當然還是他的主張，如前所述，阿和賀提江等人是沒有獨立的政治主張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蘇聯會決定新疆的前途。在目前，蘇聯對新疆只在控制，還不肯冒大不韙用軍事把它奪去；無論是直接或間接。蘇聯很清楚，目前中國的政治情況不會把新疆拖上軌道，因此正面的軍事進攻是沒有必要的。而且我們應考慮蘇聯對外關係史，他從未曾經于傾軋自己力量，他永遠把政治高置於軍事之上的。

決定新疆前途的，仍在我們自己。

我估計，伊方人士不會再回迪化來，而以特殊化的三區與政府對峙。二年來伊、塔、阿三區非常貧困，這三區的人口總數不過五十五萬餘人，在其實困難情況下，不會冒軍事上的危險來進攻政府區。而政府這方面，國事如此，當然也沒有出兵三區的決心，可能彼此以瑪納斯河為界，有個相當的對峙時間。

在對峙時間內，伊、塔、阿三區被伊方蘇密封鎖，內部且有殘酷的特務統治，政府想到他們的區裏進行宣傳或組織工作是不可能的。反之，政府控制下的各區將不免仍有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的活動，伊方將以此來繼續組織暴動，使政府控制區得不到安寧。

第二個轉形期內，政治鬥爭仍將佔主要地位，如果新疆的軍政各部門認真協助麥斯武德，使這位機關手能够運用這整政治防守機器而不感棘手，各項給與人民實惠的工作得慢慢展開，這傳的統治態度得漸次消除，純正的民族主義

者得於人民中培植起來，則伊方終會失敗的。不過我們就過去的新疆情況看，這種企望未免過奢，但這却是起碼的企望。

如第一節所述，今天的新疆問題的重心依然在民族與政治上，誰能在人民中培植出民族主義者，使人民與部屬對前途有信心，有鬥爭熱情，有統一定義，誰能不說空話，認真解除人民的苦痛，並從人民眼中剷除黨以人民汗血自肥的人，清除黨以封建思想下臨人民的人，誰便會成功。

第二個轉形期後的新疆依然未脫離殘酷的統治鬥爭階段，點線的暴動不足懼，所怕的是不能把政權防護的機器毫無障礙地發動。

至於我們全國和平與建設的實現，對邊疆保衛與發展的關係，人均能詳，不再贅述了。

三十六年九月九日

(註一)三十三年春迪化破獲以軍校維族學生為主的反政府案，這些青年們的信仰中心均在「力」的象徵之某方，其首領經常與某方往還，已組織遊擊隊，欲乘機起事，故一般人稱此案為「遊擊案」。該年冬因此案被押的經政府全部釋放，但他們出獄後仍繼續與某方聯絡，準備三十四年五一起事，多數又吐運刑，從他們的供述中，某方對他們的積極發動武裝攻勢，並不贊同。這些人於該年冬經政府大部釋放，餘二十餘人於和平談判功成時釋放，均赴伊犁。

(註二)二十六年夏據地和團的馬仲英總部(即三十六師)出兵喀什、阿克蘇、與省軍對抗數月，最後從島什入境的柯爾克斯團斷了馬軍的後路，繞把南疆局面穩定下去，柯爾克斯團一時據喀什、和團。維民被劫捕屠殺者約有二萬餘人。三十六師、除代師長馬虎山逃入印度外，其餘官兵百分之九十以上均被擄殺於鴉子塘(墨玉皮山間)，洛浦東戈壁等處。

# 地方財政往何處去？

李恭宇

我國地方財政到了今日，可說快要走到山窮水盡的境地。自從三十五年六月六日中樞宣佈：戰後財政收支系統改訂為國家、省、縣三級制以後，地方財

政在通貨膨脹與財源窄狹的聯合壓迫之下，始終表現着捉襟見肘的窘迫狀態；不論省級或縣級，無不處於一種垂死的困難情況中。我們試一檢視各省去年或今年的收支預算，其中可以勉強均衡的預算單位，真是百不獲一。此種嚴重情形的繼續存在，對於國家前途可能發生如何的影響，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筆者茲根據手邊收集的資料，對於我國目前地方財政的主要病態，作一綜合的分析。

先就收入方面說。戰後各省收入預算中唯一值得重視的特徵，即是「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所產生的後果，在地方財政本身方面，乃顯露着高度的收入短絀與艱苦的糶措運籌；在地方與中央的財政關係方面，又引起了不合理的補助制度與倚賴性的程度增高。茲將上列兩種情形，分述如后：

第一、收入的短絀 在省級財政收入中，依照卅五年財政收支系統修正案的規定，營業稅原來全部歸省，今亦僅及戰前二分之一，而薪稅率又係按照營業額征收白分之一。五，相當於過去的一半。此外，屠宰稅，契稅及烟酒牌照稅改歸縣有；特種營業稅列入貨物稅範圍，改歸中央課徵。戰前省方「烟酒附加」與「鹽斤加價」等財源，均予裁閉。省級收入經過如是一次大規模的支離分割，自然不免感到異常拮据；尤以過去在營業稅中佔大部份的特種營業稅如浙江省「錫箔稅」的改隸，更使其省財政收入感到萬分短絀。收入有限，支出膨脹，省財政將何以求收支的均衡？試以江蘇省為例：三十五年度下半年，收入約一、〇六九千萬元，支出約一、三六七千萬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達三十億元之譜。三十六年預算，歲入三三、五一〇、三三三千元，歲出七二、一七〇、三三三千元，收支相較，不敷差額當在四百億元以上。又如江西省卅五年度不敷達五十九億餘元，雖經裁員減政，力事撙節，仍有廿二億元之鉅。三十六年度據云當在一百廿億元以上。又如浙江省卅五年度下半年收支對照表所載：收入為八、三二七、五〇〇千元，支出為一四、三三五、四二九千元，不敷差額約在六十億左右。由此足見戰後省財政陷於如何的一種困苦狀態。

縣級收入卅五年修正案與卅年修正案相較，增加之稅收計有土地稅五成，契稅全部與營業稅二成，減少之稅收計有田賦附加全額、土地陳報後正附稅溢額、遺產稅半成、印花稅三成。增減相抵，戰後縣財政收入雖然稍有增加，然而在支出迅速增長、物價急劇上揚的條件下，縣理財者運籌的困難情形，恐遠較戰時為尤烈。例如浙江省各縣（市）卅五年度下半年重估結果，計收入為六五、二五二、二〇九千元，支出為九二、三一〇、四七〇元，不敷差額為二七〇、五八、六一〇千元，除在賦谷增價與鄉鎮學校經費另籌外，尚不敷一百四十餘億元。又如安徽省三十五年度下半年，入不敷出約五十餘億元。由上列各項數字觀察，戰後縣財政境况如何，不言可知。

第二、仰賴中央補助 地方財政收入的短絀，乃造成戰後地方倚賴中央的不合理、不正當的財政關係。依照卅五年七月一日公佈財政收支系統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各上級政府為求所轄各區域間，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教育第事業之平均發展，得對下級政府給與補助金。但事實上目前此項規定，已成各省縣請求中央給予補助收入，以為解決不敷出的財政困難的依據，而其補助款項的支出，目的既在彌補不足，均衡預算，自不受平均發展上列事業項目規定的約束。

補助制度就財政理論而言，確為一種促進全國經濟平均發展的良好辦法。英國施行財政補助制所產生的優異成績，便是一個事實的證明。但是目前我國地方財政的請求補助，目的既不合理，用途又不符規定，其結果除了增加中央理財的困難與引起地方政府的倚賴心理外，絕對不能發揮補助制度的性能，而獲得良好的效果。戰後地方財政補助數額的龐大，實在令人驚異，現在此種不正常的關係尚在繼續擴張，誠不能不感到無限的憂慮。三十五年度核定的收支預算表，計有江蘇等二十四省，南京等五市。收入總額為一、〇一八億餘萬元，支出總額為二、五九五億餘萬元，收支不敷約一、五七七億餘萬元，概由中央補助。三十五年度十二月份各省市員工生活補助調整，為額計一百六十四億餘萬元，亦由財部追加補助。同時西南各省市免賦部份，計省級一百廿二億餘萬元，縣級一百一十四億餘元，亦由中央支付彌補。總計三十五年度下半年，中央補助地方款項，為額當在一、八八四億元以上。龐大數字，對於中央負累殊重。根據前節分析，三十六年度省縣支出愈益膨脹，則需要中央補助的數字，將較去年為尤鉅。似此不合理現象，如不速謀改善，地方財政將求陷於不可自拔的深淵。

以上為收入方面的情形，其次就支出方面而言，我國財政支出不合理，自始迄今，未嘗稍變。地方支出在民三十財政收支系統改制以前，主要特徵約有三點：即債務費的累積，行政費的龐大，與事業費的極其微弱；換句話說，就是所有人民血汗的輸納，都用為官吏俸祿的消耗，對於社會福利的增進與地方建設的發展，毫無所用，在民三十實行二級制以後，債務費雖已剷除，但在新縣制之下，行政機構逐漸擴大，行政費反較以前更為膨脹，而事業經費則處於極不重要的地位。這就是說，地方財政支出的主要途徑，仍然朝消費的或不生產的道路走，並未轉向改善社會生活，增進國民經濟的方向。抗戰結束以後，由於內戰的繼續擴大與社會治安的不甯，地方財政支出除了保持上列特徵以外，尚加上一個鉅重的保安支出負擔；因此，地方財政除了對人民進行種種的苛擾而外，實在找不着其他有利的設施。茲將我國目前地方支出的內容，分析如下：

第一、行政與保安經費的過於龐大 我國過去由於政局不甯，內亂未已，行政保安二費，在我國地方財政中佔絕對優勢，已成爲數十年來不可否認的事實。三級財政收支系統制恢復以後，此種現象，甚至變本加厲，繼續增長，在歲出總額中所佔百分數，較之過去，有過之而無不及。按地方行政經費的激增，主要原因在於幣值猛跌，物價劇漲，公務人員除薪俸以外非有額外津貼不能

維持生活；同時，戰後復員事務繁，行政機構的擴大亦為助長因素之一。地方保安經費的膨脹，主要原因不外內戰的延續，以及戰後地方秩序的尚未恢復。二者合併起來，即充分表現我國政治的無能，社會的混亂，與人民生活的陷於水深火熱。根據江蘇省三十五年度一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一所示，生活補助費支出居各項支出的第一位，佔支出總額分之六二。八二三；保警支出居第二位，佔百分之二二。一一二；教育文化支出居第三位，佔百分之七。〇三六；行政支出居第四位，佔百分之三。四二一；經濟建設支出為額最夥，不過佔百分之二。四五三。

上面所列百分數，顯然告訴我們：

- (一) 保警支出佔支出總額三分之一，足見社會秩序混亂，全省處於一種非常的面目；
  - (二) 行政支出合生活費支出，共佔支出總額百分之六六。二四四，足見行政經費的龐大，超過歲出預算一半以上；
  - (三) 教育文化支出實際上亦僅承一種教育行政經費，以如是微薄的數額，對於教育設備與改良，為効殊鮮。
- 第二、事業經費的極其微薄。通常所謂地方事業，不外「教」「養」二項，故事業經費即指教育文化、經濟建設、衛生治療、保育救濟等項支出而言。此四項支出，對於國民生活及社會福利關係極大，自應配予相當的款項，然而事實上由於行政保安二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的過大，事業經費自不能不有極度的緊縮。
- 我們知道：財是經濟建設的原動力，是地方事業的源泉。支出的錯誤，常

常就是建設路線的錯誤。過去我國地方政務之所以遲遲未能納入正軌，事業經費的數不足道與預算編列的不合理，實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為了促進國民幸福與改善地方政治，事業經費在今後的地方財政支出中，實在不能不有他度極大的擴增。

目前各省的省縣預算中，上列四項事業經費，可說完全等於一種點綴的項目。試以江蘇省三十五年度一歲出單位預算事業別總計表一為例，除教育文化支出為如前節所述而外，經濟及建設支出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二。四五三，衛生支出佔百分之〇。三三九，社會及救濟支出佔百分之〇。六五三。四項合計，總共不過佔支出總額百分之九。四七八。江蘇省地方民生尚稱富裕，而戰後災情亦較他省為烈，但其支出情形尚屬如是，其他各省地瘠民貧，事業經費的微薄，更而想知。

總之，收入的滯塞與支出不合理，實在是造成今日我國地方財政紊亂的兩個主要因素。最近朝野呼籲救濟地方財政的整調，日形高漲，而財部亦有將營業稅全部收與土地稅全額劃歸地方征收的擬議（見八月十三日新聞報），同時政院週來亦曾有調整縣級財政、充裕地方財源的通告，雖然調整的辦法筆者屬稿時尚未看見發表，然而一月來政府的種種措施，已經充分表現中樞對於地方財政的注意與重視。不過，筆者認為：在內戰與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地方財政已經顯露岌岌不可終日的狀態，挽救地方財政的危機，應從根本上着手，決對不是表面的改進所能奏效。同時筆者需要提醒政府：地方財政的紊亂，即是地方政治的腐敗源泉，也就是中央財政失衡的主要原因。

# 寫在「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的後面

王澤農

本刊三卷三期所刊李克佐等八先生寫的「為中國的農業試探一條出路」，擬用生產農場的辦法，應用農業最新技術，實施機械耕作，以改進中國兩千多年獸守陳法的農業，並同時舉辦鄉村工業，吸收新式農業剩餘的人力，並為中

國工業備備技術工人，作為農業國家渡到工業國家的橋樑。最可貴的是李先生等，認為農場不是機關，農場內一切的人員都須從事生產，掃除舊日我國公私營農場的積弊。而且這種生產農場除生產外，又是研究機構，也是推廣機構，

它會將知識份子，以農人的身份與農民切實聯繫起來。這樣不特農業改進有辦法，而且農業教育，農村建設都有辦法。本來，今日的農村建設應配合國家工業化，生產農場也為工業化奠定了基礎。正如陳衡哲先生所說：這是經過研究與討論的一個成熟方案，李先生等願意犧牲自己，不取薪水的在農業上苦幹一番，這是令人非常欽佩的。

不過成功的條件畢竟不是僅有好的計劃，和有人願意苦幹就完全圓滿。現在是等特政府和社會人士協助的時候了。政府與社會人士有效的協助，不僅是這計劃的成功，而是農業的出路，知識份子的出路，整個國家的出路。李先生等希望政府的是：第一，配借土地；第二，保障工作；第三，給予農貸。希望社會人士的是：第一，租佃農地；第二，給予貸款；第三，精神援助。下面就這幾點，筆者貢獻些意見，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够採納而切實執行，另一方面希望社會人士在可能範圍以內來參加並協助這工作的完成。

先就農地來說。關於農地的取得，目前倒不是困難的問題。根據戰前的統計：魯、晉、豫、冀、陝、蘇、贛、鄂、湘、川、粵、桂、浙、閩、遼、吉、黑、新、寧、甘、肅、熱、察、綏、綏、滇、黔等廿七省的荒地總面積為八六五·五七三·五八五畝，其中雖有自然條件不良，不宜於耕作的，但能够耕種的當然仍不在少數。根據戰時我們在江西七年間的調查，僅後方五十六縣可耕荒地則有四三〇·二四三畝。此外，戰爭結束，我們發現敵我前線，因經過八年經常的炮火的摧殘，人民無法居住，因而荒棄的肥沃土地，為數也還很多。如南昌、高安、湖口、德安、瑞昌、永修、奉新、安義、新建、靖安十縣的調查，總計這種荒棄土地，便有三三六·一九〇畝。這種土地的自然條件都是很優越的，因為這些地方，戰前都是肥沃的熟地，但因戰後人口的銳減，耕牛農具的損失，以致迄今勝利已屆兩年，仍然無法復耕。這種農地的利用，是絕對不成問題的，就中還有好幾處，我們經過多次的調查，都認為非常滿意，對於農業機械的利用，也頗合宜，如永修的張公渡、復興圩，瑞昌的楊柳湖，每處都在一萬畝以上，土壤肥沃，自然條件均佳，實堪開墾利用。這樣的情形，不僅江西如是，其他各省當然也不乏類似的事實，這是值得注意的。

這些荒地，無論何人，只要是屬於中國籍的，都是有權取得的。根據民國卅五年四月修正公布的土地法第一百廿八及一百廿九條，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或為自耕農戶，或為農業生產合作社均有承墾的權利。而且根據第一百卅三條的規定，承墾人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領墾地的耕作權，繼續耕作滿十年者，無償取得土地所有權。至於地權為私人所有因戰爭影響完業無法復墾者，

依照土地法第八十九條，政府有令所有權人限期使用之權，其期限未經使用者，政府有收歸招墾的權。這是我們從事農業的人，有權請政府執行法律的。除公私有荒地的使用外，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便是社會人士的私有土地的代耕或租佃。根據我們在江西幾年的經驗，這可說也很大。就南昌附近來說，從戰前利結束的時候起，我們便擇災情特重的南昌縣第六區作了一次調查，當時荒地總面積計有五萬餘畝。可是經過一年的復員工作後，我們再在同一地區，作第二次的調查，在這一年中荒地復耕的數量雖然很多，可是繼續荒蕪的，除零星分佈小面積的不計外，大片荒地可以方便機械耕作的，在第六區內還很多，如該區茨溪鄉一處便有二千八百餘畝，該區沙埠潭鄉一處有一千七百餘畝，新邨、萬舍兩處共五千三百餘畝。這些地方離江西省會很近，且在撫河、南臨公路，贛粵公路，浙贛鐵路附近，交通極為便利。復員時所獲各方面的救濟物資，如農舍、耕牛、農具均特多，而土壤又極肥沃，可是一年

努力復員的結果，仍然遺留下大量的荒地。其他比較偏僻的地方，當然可想而知了。上面還不過是從耕墾數量言，如果再從已復耕的田地作進一步的考察，這些田地表面上雖已綠油油長着作物，可是，因耕牛的缺乏，農具的缺乏，人力的缺乏，耕作得非常粗放。過去，在戰前每畝可出四担稻子的田地，現在，在戰後，還沒有一半的收穫。這些，不論是荒地或已耕地，對於地主都有很大的損失。如果我們能用機械深耕，未耕地可以不致繼續荒蕪，而且已耕地也可增加生產，這增產量不僅比目前粗放耕作的田地為大，且較戰前契約的耕作所獲尤鉅。這樣，耕作的人願意依法交租，對於地主必然是有利可圖的。除非土地所有權人頑固愚蠢，聰明的地主是一定樂意和李先生等合作的。

其次再就工作保障說，李先生等對於政府的希望是：「除正式的田賦外，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同時保障我們的工作不為軍隊破壞。」這是一個合理的而且也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只要政府能執行他自己的法令，這要求是很容易滿足的。因為使用的如果是荒地，政府是早有優待辦法的。不特要免除一切的苛捐雜稅，就是正式的田賦也應免徵。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卅三條：墾荒完竣的土地，得由該管市縣政府酌予免納土地稅二年至八年。在江西墾荒還有單行法，根據民國卅五年五月公佈的江西省公有荒地承墾規則第十五條：承墾人自取得耕作權之日起，准免納地租五年，第六年起，由縣政府征收地租，租額以不超過該土地正產收穫總值百分之十五為限。如荒地所有權屬於私人，在同年同月公佈的江西省墾殖事業推進辦法第七條又另有規定：便是可墾的私有荒山荒地，得依法由墾務機關所有權人租與墾墾的人民，其租額不得超過該土地正產

收獲總額百分之十五，並自開墾之日免繳五年。其次，此項荒山荒地亦可由墾務處強制所有權人出賣與開墾的人民，或由墾務處向所有權人出賃徵收，再行照價分配墾戶，以上兩辦法所定地價，由墾戶分期於收獲後支付所有權人或償還政府，其支付或償還年限並規定不得少於十年。此外，在同辦法第八條，對於以上兩法取得所有權的土地得免繳土地稅五年至八年。在民國廿七年以迄於今，在江西從事開墾的人，不特依法免繳土地稅，而且兵役及其他一切攤派都完全免除。所以，從這樣看來，李先生等的要求不僅合理，而且也是合法的，只要政府切實推行法令，便不會給李先生等以失望。

以上是就使用荒地而言。如果土地是向私人租佃，而且耕種的又是熟地的話，照李先生等自己的意見，願意照樣交租。不過，在今天佃農的受剝削，耕地地租的不合理，是很值得注意的。李先生等既願意犧牲一切來為中國農業探求出路，是不應再受不合理的地租的剝削的。這一點，很盼望賢明的地主們，應該有個覺悟，將其過份的租額自動降低。根據土地法第一百十條，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的百分之八，約定地租或習慣地租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應比照法定地價百分之八減定之，不及法定地價百分之八者，依其約定或習慣。從這條法律，地主們也應該知道過份收租是違法的。其次，生產農場是一個試驗，所以和地時應該有一個較長期的租約，其年限至少五年，足供生產農場一個長時期的試驗。

至於軍隊的破壞，是政府應該切實的予以嚴厲的取締的。自從抗戰以來，軍隊的風紀無庸諱言的是一天比一天壞，尤其是對於他人的物權及私人事業的不尊重，實在令人痛心。生產農場是一件煩重的試驗工作，不特李先生等抱着絕大的希望，就是關心農業的人們也一樣希望着他的成功的，如果不幸的一日被軍隊所摧殘，這不僅是摧殘了一個農場，而且是很可能摧殘了中國農業的一條出路。

關於經營農場的資金，李先生等所希望的是，政府的農貸和社會人士幫忙接洽比較長期的貸款。先就私人的貸款來說。在今日的情形下，應用私人的貸款，其利率的高昂，頗令人不敢嘗試。其次，因為農業資金的週轉比較遲緩，尤其是所謂長期貸款，頗不能引起一般富有的人們的興趣。因此，私人的貸款，尤其是長期的，比較難有確實的把握。這樣，我們便不能不仰求諸政府。根據我們的經驗，政府的農貸，倒不是沒有希望，而且利息很低，對於經常農業的人，倒是重要的協助。不過，今天的農貸辦法，其必須改善的，至少有兩點：第一，貸款的數量太少，頗有杯水車薪之感，令人覺得毫無辦法。所以，希望今後辦理農貸的人，對於各項貸款計劃，應該切實審核其所需要，不要隨隨便便一律予以折扣。其次，今日的農貸，自從是請到核准，再從核准到領款

其間所需的時間，時常會在一年半載以上。這樣，縱然款實到了，也仍然無濟於事。因為物價的飛漲，會令原來計劃所需的款額，超過了預算數十倍。不特如是，農業的工作是有時效的，如果貸款的延遲，失却時效，這貸款的運用也就只有等待來年了。這些缺點，對於農業工作的影響非常多。尤其是李先生等冒着艱險作生產農場的試驗和中國農業出路的試驗，萬不願因為這些農業技術以外的事招致意外的失敗，因此希望政府辦理農貸應該特別注意。

最後，正如李先生等所希望，筆者也盼望社會人士，對於這新的事業予以精神的援助。中國的農業改進已經是幹了近三十年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顯著的成功。最大的原因是由於知識份子和農民不能打成一片，農學和農業脫節。生產農場對於這卅年來的錯誤，至少是可以糾正的。這新的事業將是知識份子和農民間的橋樑，農學和農業間的一條通渠。(編者按：自本刊三卷三期刊載李克佐先生等的文章後，各地讀者，已有多人來函，表示同情幫助，詳見上期本刊編者報告。)

(上接第二頁)

任意破壞，種種慘狀，更不勝枚舉。這就是國軍「浩劫」的功績，也就是願春人民的悲慘命運！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我們只有怒火。

王威 九月廿六日 湖北蕪春

政府對付異己

編者先生：八月中旬，四川省政府在成都召開了一次專員會議，各地專員均皆列席。從會議開始到結束，有兩件最最重要的「仁政」提出來：第一就是加緊徵實，以應軍用；此舉是政府要解人民於「倒懸」，乃夙心願平「匪患」；本是為了人民，人民豈能不盡其義務？這道理有如星月之明，誰敢言其不當！如有，則必為某方張目無疑。第二件涉及到治安問題，因為有一位特殊人物——四川省特委會主任蔣香徐××出席致詞，宣佈政府的意向，希望各區專員會後所應注意的事情莫如消滅異黨。除共產黨之外，另舉了三個黨派：民主同盟，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這三個黨派的上層份子，政府現在所採的政策是暫時容忍敷衍，其餘對中下層份子則不必客氣，只發發現，不問

其情由如何，一律格殺勿論！格殺後再以一「匪」的名義，以掩人之耳目；切不可於無意中暴露了被殺者的黨派背景云云。在徐××講完話之後，特委會主任委員郭××出而強調徐××的談話，就是徐××的談話是完全代表政府的，你們(各專員)儘管殺，就是殺錯了，本人(郭氏自稱)負全部責任。

真誠 九月十六日 成都

「歐洲仲夏夜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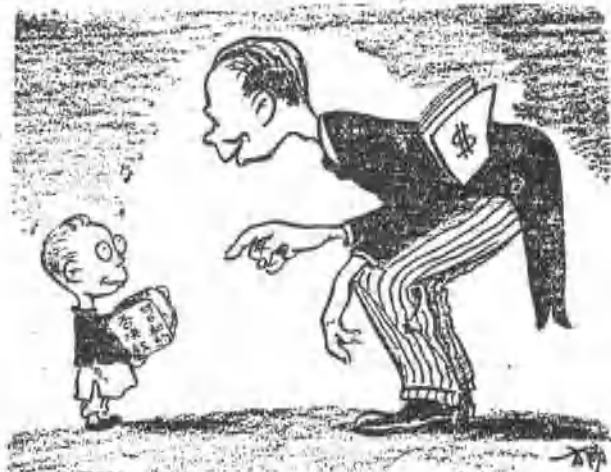
補正

編者先生：拙文「歐洲仲夏夜之夢」，在「英國的苦衷」的一節中，所說對肉條件，就是別國可以用英磅兌換美金一節，是在查定美國貸英巨債時規定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實行的。當時英國預計到今年七月可以吃得消這條件，但是如我在該節裏所說的理由，這一條款竟促成了這次金元荒。我當那文時沒有把這經過說出來，恐怕引起誤會，茲補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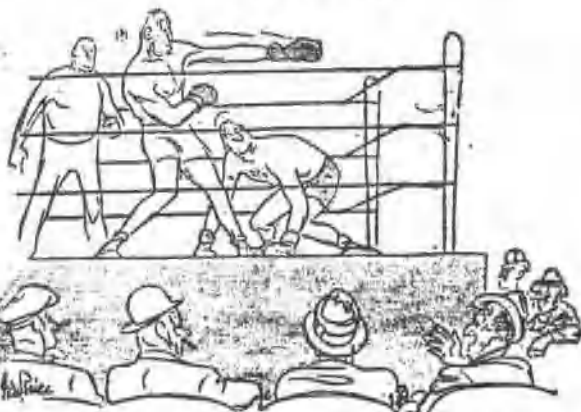
「這條件是從今年七月十五日起到國債有英國的可以由兌換美金。如果……」

雙筆通 九月二十日





？ 賣 不 賣



『！的派左啊，』（轉載NEW YORKER）

觀  
察  
漫  
畫



任 上 馬 走



作 夫 野 (刻木) 花 棉 搶



# 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內戰雖然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在擴張着如何拿出一張制勝的王牌，但是王牌在那裏，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原子彈大概雙方都沒有，否則或許早就不要氣的使用出來了。縱使從從兵力上看，抗日戰爭時儲備的擴充的，不肯用的兵力，現在是都使用上了。那裏還有什麼王牌？沒有王牌，也不會奇蹟，在疑難的，戰爭還是長期化的。因此連下名城者不必沾沾自喜，長征萬里者也不用不自強，終有一天會一戰燬火也，不戰自焚的。

### 叫他打狗 他偏打雞

本刊三卷二期在「戰局為敵」一文中，記者指出國軍將以「壯士斷臂」的精神，忍受郭德純的苦難，仍然要把軍事重心放在山東，以實戰爭取沿海的戰略。

一個月來內戰發展的趨勢，大致還是如此。我們可以很率直的說，打仗就是很整扭，一方所願意所希望的，就一定是對方所不願意所不希望，你殺他向東，他就偏向西；你叫他打狗，他就偏打雞。一方面希望爭取沿海，另一方面也希望放出一條戰爭的整齊線，把內戰變做純軍事，逐步向東北推移。此種意向在山東戰場上，表現得更露骨而急切。因此共軍在山東戰場上，就除了留一部分兵力守備沿海外，在主要根據地突破入後，便折力南進，打破了國軍將共軍完全壓迫至黃河以北的戰略企圖。

### 不但渡江 且要渡河

國軍大後方的兵力很少，據共方宣稱，國軍後方的兵力僅有二十八個旅，即台灣兩個旅，廣東兩個旅，雲南兩個旅，川康七個旅，甘肅八個旅，因此共軍突破國軍的南路防線以後，便進入僅有地方團練的真空地帶，在大別山東西衝鋒直進，奪城拔寨，有如刀切牛油。首先武漢成敗，繼而京滬震驚，戰爭顯然是由河南而北。最近浦口江中關者「水怪」，江陰江防等司令部宣稱蘇北共軍一部過江活動於澄揚武之界地區，皖南太平涇縣有新四軍總部數千人的活動，蘇南茅山也不平靜。這一些似乎更在暗示着共軍不但渡黃河，而且要渡長江。另外湘桂粵邊境，桂邊邊境上之十萬大山，海南島，也都有所謂「匪編」。這樣，中國從北到南，自東而西，勢將形成一片內戰的汪洋。共方廣播也下這個時機，將四路南下的戰線，就是大的反文已經開始。是南

下已經南下了，反攻也或許已經開始，但是最後勝利的主牌在那裏，恐怕在純軍事裏是找不到的。最後的說，國共兩黨廿年的開戰內爭，一年多的全面大打，軍事是不能解決的，打打管打，一切還待一政治解決，這當然不一定是指的政治協商，而是指戰爭中以政治競賽的方式解決。這雖然不是額外的話，却對於今天要談的軍事，有決定性的影響。

### 不是拉鋸 而是推磨

整個的戰局看來頗有趣，不是拉鋸而是推磨，從黃河到長江廣大的土地上成了一個大輪盤。當敵對軍東野戰軍與國軍在山東打得不可開交時，劉伯承從重慶渡過黃河來解救陳毅，使陳毅的部隊一部轉入膠東，一部隨了劉伯承南突。劉伯承南突時，潛伏在豫皖邊境上的職

風樓張天出生出來接應，國軍追擊部隊還沒有轉過方向來，陳毅即又在豫西過了河，遙相呼應，減弱了追擊部隊對劉伯承的壓力。這時候劉伯承與陳毅夾在中間的平漢北段，很有變成平漢北段的可能。劉陳也很有可能中原會師。國軍急運空運部隊到滎陽開河，在鄭州洛陽許昌的部隊並不敢向豫西開河水的陳部進攻，以防劉部自東向西的側背攻擊，只有將一部分兵力控制在平漢路上來阻絕劉伯承與陳毅。南北阻絕着鄭州與武漢。將退上豫鄂攻勢的希冀寄托在胡宗南部身上。陳毅是在陝北桿鼓時，從晉南渡河的，當時胡部準備據豫西時，彭賀王又在陝北鬧起來。東西兩戰場由於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推磨磨團已經變成了一個大戰場，形成了「中原多在之秋」，共軍各部的配合是相當的成功。

### 雪球滾滾 大別佈種 越越滾大 左右開弓

劉伯承進入豫鄂邊境後，他沒走李先念的路。破壞平漢南段與留置豫陝邊上的李先念部及渡過黃河的陳毅適合，因為國軍的平漢路上的增兵戒備，他的先鋒到九里關後却又向東去了，從黃安麻城入陳封鎖大別山，西南起隊也有一部分調頭來。這時魏鳳樓張天又同攻了淮陽，擊滅了他北面的壓力，使他得以全力突入大別山。由大別而東，陷霍山六安桐城舒城等地，到了巢湖，像暴風一樣席捲了皖中。他初過海路時說是有兩萬多人，按照國軍每地作戰所稱他的共軍死傷，他應當死傷淨盡了，然而數目却一天天的增大，三萬、五萬、前後還有的是八萬，似乎比物價漲得快，這些不同的數字，從情理上說並不是危言聳聽，一句話：他是在滾雪球。滾的越久越遠也就越大。歷史上的民變莫不如此。

大別山的新根據地劉伯承可能是已經建立了，而且在還回已經做了一「佈種」的工作。他的前鋒曾到過無為，無為這座城傳說三國曹操建築的，曹操伐吳，屯兵巢湖長江之間，築城久成，欲用以控制長江，攔取江左，後來因為這個地方地形不好，知無可為而退守廬州，據說那城的名字因此就叫「無為」了。劉伯承攻陷無為時使得京滬為之震驚，其實以地形看，無為是不能據守建築的。所以劉伯承封鎖為的。也就又向大別山回縮了。日來皖境漸漸穩定，劉伯承或許長途奔西以後，回頭來在整固他的新建的大別山根據地。沒有後方設根據地的戰爭是不能持久的，尤其是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爲。對方如果永遠貪污與低能，當然可以刀切牛油似的向敵「滾」，但是如果是對方政治腐敗，在人民生活上有一個起碼的安定，那軍隊無論如何擴大

是相當的成功。

是相當的成功。

# 豫鄂皖贛陝西晉魯形勢略圖



# 宋子文主粵·孫立人練兵·張岳軍北巡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宋子文繼官數月，此次奉命主粵，殊殊突兀，各方訝異。宋氏以閣揆之尊，出長當局，無異於職。但今日乃非常之時，而廣東之重要，實際上已歸過一般人的感覺，故宋之主粵，實不能以普通一個省主席的任命同等視之。

宋本為內親之一，從以脾氣剛直，遂致疏遠，不參中樞，前後十年。孔氏碌碌，無所建樹，繼者易食，於是國人引領企望，以為斯人一出，必有辦法。祇是宋氏登古，第一砲黃金扣成，大失人望。其後股肱，亦多失常；其中得失，雖然未可概論，但兩年以來，一般輿論對於宋氏，確是數多不譽。傅孟孟連閉三砲，宋氏宣告下台。吾人亦不欲相信，在今日中國，輿論果能轟走特任大官，俱宋氏下台前夕，確是焦頭爛額，四面楚歌。今日之奉，本來雖上登就犧牲，所以此次張軍在北平談話，謂

「犧牲」到底，「犧牲」二字，用得確極實在。不過孔祥熙犧牲了，還有宋子文，宋子文犧牲了，還有張軍。人才本須慢慢培植，而今日天下，祇知糟踏人才，不知培植人才。不知張軍犧牲以後，還有何人可供犧牲，這是後話，按下不談。

宋氏奉命主粵，內幕究竟若何，傳者不一。好在「政治」一極微妙複雜，一個政治現象有時非一個單純的理由可以解釋；政治上一個變動，亦常常同時有好幾種作用。宋與兩廣軍政老人，本有淵源。羅卓英主粵兩年，氣憤逼人，不僅黨派反對中央的主任胡適等不能忍受，就是陳濟棠余漢謀等，也有些看不下去。最近羅氏又將李揚敬排走，李氏是粵軍前驅，連薛岳都敬若神明，此次被倒台，使得老輩一幫的人，都感覺自己不當地的基礎已經搖動，離十城。再加李任潮的公開「造反」，蔡廷楷等在西南一角上的種種活動，萬一再來一「大圍剿」，西南政委會前車可鑒，中央那能不亟謀應付？現在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東北華北，很少人注意到華南的局勢，實則華南一「膠澳」，已非一日。李任潮和英方素有淵源，桂林淪陷以後，李氏不往重慶，寧願僻居西南一角，非無作為。近一年來，民主人士集居香港，頗受港方保護，亦非偶然。要知今日英國，決無雄心與美蘇爭霸，但亦絕無意思想放棄遠東，故以香港為據點，希望至少在華南保持一部分勢力。海南島與兩廣交界之區，早有軍事活動，所以宋氏此次主粵，責任不可謂不重。宋氏上次攝政院，純因環境所迫，不得不辭，至于最高當局，對於宋氏，始終支持，對於宋氏之辭，亦極諒解。故宋氏離政院，無損威信。此次把廣東交給他，實有厚望，希望以他個人的才幹，擊

破財力，好對經營一番。萬一大局過份惡化，大家亦可有一退路。果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恐怕首都南移之可能性遠較西移之可能性為大，則將來廣東之重要，自非今日所能想像。同時內戰雖然打得起勁，然而間或仍有和議。要知總得先有和的線索，李任潮就是一条好線索。

說到宋氏主粵，便須連帶說到孫立人練兵。抗戰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已如膠似漆，一切少不了美國，在軍事方面尤其如此。美國對於中國現有的軍隊，實在不敢恭維。從史迪威時期起，美國就一直想直接來訓練、組織、指揮中國的軍隊。但軍隊是中國現有的吃飯本錢，自然現成的吃飯本錢，在道個原子上彈時代，以少槍為主的中國軍隊，以美國人的標準來看，祇是一堆砲灰，祇是一堆廢物。除非美國決心放棄中國，否則他不能不在根本上來改

革中國的軍隊。認為魏德邁這次來華，總說中國現有軍隊，須淘汰十分之八，再練新軍十分之四，在人數上，有現有的人數的十分之六，已經足夠。但新軍究歸何人主持，張顯海內，惟有孫立人一人。孫氏是一個純粹由美國訓練出來的軍人，他是這幾年來中國唯一的一顆

也會有被消滅的夏天。這倒並不是一捕獵戰術的見地，還是從看雙方政治上的措施的較量。劉伯承這位神勇的將軍，他現在似乎對於長江東湖都沒有興趣，他又開始回山了，大別山在江淮河漢間具有舉足輕重的軍事價值。而且四週兵源極源充足，都可以取用不竭。這裏在經濟上軍事上的價值並不亞於沂蒙山區，較陝甘寧邊區，香營魯邊區都富庶而重要的多。劉伯承一定是寧竭其心力來經營這片山地的。至於所謂過江，不過是接濟一下皖

南潛伏的新四軍，多備置上幾粒核子，絕不會以主力過江的。相反的，如果伏牛山的烽火向東南燃燭，管陝共軍的力量尚能逼進，他倒還有可能向西來一次突擊，劉伯承是位於左右開弓的。

共窺漢中 將取潼關 陝西共軍攻陷寶雞，孤立陝州，向西進逼，往南過了虜氏到達陝邊境上的未陽關。韓約孔從周這些人對陝西的地勢是相當熟悉的，潼關那處管陝三省的要隘，在外形上是非常雄壯，但實際上儘能北防而不能西禦，所以中國古人說管陝形勢，常談峭壁之固，不稱潼關之險。辛亥革命時，民軍與清軍爭奪潼關，陝西民軍三得三失。原

因是潼關以南三里店控製關一帶高地，足以控制潼關，誰奪得了潼關以南的高地誰就可以得到潼關。盧氏的共軍固然有入陝南趨漢中的可能，他是否要迂迴潼關，也非常值得注意。再

錄已至宜川附近也可以影響到胡宗南守備潼關的力量。齊南共軍渡河時，守陝西之國軍魯榮毅部會有一部迫陝南下，可是在靈寶附近顯受了重大損失，孤立存陝南陝安連的國軍恐情已經沒有力量牽扯共軍。共軍如果以寧夏關中漢中，無難將以寧夏關中為中心，灌輸情勢的緊張，從最高當局看西安可以看得出來。在國軍不能大量出潼關援救陝西，可推測到胡宗南在陝北的任務並沒有達成。蔣主席在西安回來首先召見馮恩伯，也說明了陝西防務，劉茂恩王仲廉都担不起來，胡宗南也不能兼顧，馮恩伯在抗戰期間，結無功其功，他在河南還有一些「人線」，王仲廉等也是他的部屬。很可能蔣主席再起用他，以陝軍副總司令的名義在鄭州設立指揮機構以應付陝西戰局。

以上所談不過是長江大河間的一般情勢，共軍的進關中與陝西還有他的經濟上的目的，一邊是為米，一邊是為棉。至於北方長城內外的情勢，也已隱隱近於暴風雨的前夕，容後補述。

九月廿五日

# 川局近貌

## 觀察特約記者

### 總長出關 主任下台

(觀察成都通信)

最近四川第一件大事是川康綏靖公署的撤銷。此事醞釀已久，至上月抄擬算定局。熟習這件內情的人，莫不知道這事一波三折，極密勾心鬥角之能事。朱紹良空守一年後，終於繼長重慶行轅。上任伊始，就打算搜攬軍政大權，對轄區已小得可憐的川康綏靖也不放鬆，建議最高統帥撤換總長。全蜀「後方」各級公署都已裁掉，只留下遺一備了，原先是因為張軍主席，郭錫侯要另找一個地方安排，真不容易，所以一直延遲下來。後來情形又有改變，想攬權的不只一人。於是方面要留，一方面要撤，一來一往，糾纏不撤，直到陳總長出關東北，成都的川康綏靖也終由重慶方面公佈撤銷。據說綏靖的首領們

全不重視這個命令，連打了幾次電報去國防部請示，直到限期(八月底)已過，部內尚無正式復電，他們總覺得這一回當真了。

### 槍選鈔選 好戲開場

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別的地方當作第一大事的「大選」。「大選」真是名符其實；槍砲聲音大，鈔票數目大，要人的面子大，候選人的胆子大，官方的壓力大，哥老的機會大；凡與大選有關者，無一而不「大」。不過有一種稱的「大」，大都不全國一律。我以為一點四川比較特別的地方。現在距大選期，還有一月(國大)兩月(立委)不等，但是四川各地選舉的結果，多已揭曉。譬如成都附近的仁壽，國代男為潘文近，女為向王寶黃，立委為劉光烈，省長是向傳義(女國代的外子)，

國大候補是唐式選。潘劉向唐都是軍人。在四川不似小縣(青民)難操縱，就是國民黨也有點保不住優勢，是由於四川哥老勢力雄厚，全川各縣市參議員有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百是由哥老支持出來的。最妙是各地的「紳耆」時有通電各方，謂已一決定，某人為國代同立委云云。一個大縣的某紳耆一天在家大宴賓客，席間客人一致舉手表決主人「為」國代，並推定每人負責籌備慶祝；另一位軍人陪客時，武裝脅迫逼逼「吃油」大的，各須負責若干選票，簽立契約為證，若不履行則武力解決。據統計，將來選出的人，平均年齡在五十五到六十歲之間，最高壽的有九十歲；特級軍官同文官團任以上者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未達過小學以上文學校的佔百分之七十。競選費每名二至十元，不花費或一千元以下者佔百分之十；不經他人解釋而自行明瞭國代立委任務者，可達百分之五十。難解決的問題是窮少僧多，此種情形很普遍，成都(包括成都縣屬一市兩縣)就有何魯之、胡敬之、魏

### 言論自由 逮捕停刊

在成都米荒水災正鬧得很兇的時候，七月下旬，川劇名丑「當頭棒」在戲台上打諢說：「湯」數不了命，吃得「湯」得到氣！「戲」下場，就有警察把他捉了郭錫侯的諷，他的綽號是「湯」。

在米荒水災正鬧得很兇的時候，七月下旬，川劇名丑「當頭棒」在戲台上打諢說：「湯」數不了命，吃得「湯」得到氣！「戲」下場，就有警察把他捉了郭錫侯的諷，他的綽號是「湯」。

子文一手培植的。新軍選中台梅和廣州兩地為基地，新一軍的公墓，亦設在廣州。宋氏此次主導，正好以政治配合軍事，以軍事扶助政治，再以經濟來鞏固政治，可謂一治三好。宋氏身體魁梧，非無雄心，看他十餘年前設置水警團，即可體會。當茲海內嫻嫻，軍雄逐鹿，一個人誰沒有他自己一套運大的打算？

這次國民黨四中全會的唯一表演是一以圍「接收競賽」之下一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胆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軍警滿地，弄得衙門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關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既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在昔日日本時代要好得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識，到了瀋陽，祇和魏式談了五分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於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收復東北局面。恰巧魏氏的陳說，又是反「政字號」的人物，而且來痛恨重沓，對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黨

雪屏之出長青年部，可說是米家驛一大勝利。黨政人事諸特決定，地方政治也亟待「刷新」，而在此時，張岳軍院長忽動北巡之念。除了實際考察東北軍事情形外，恐怕與魏式陳的「善後」亦有關係。能去東北，在政治上、經濟上，本該大有作為。不幸軍方掣肘，僅僅拉住孫立人一半，而杜軍民却捨死不讓。在行政系統，保安司令部、各軍的「接收競賽」之下，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胆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軍警滿地，弄得衙門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關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既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在昔日日本時代要好得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識，到了瀋陽，祇和魏式談了五分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於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收復東北局面。恰巧魏氏的陳說，又是反「政字號」的人物，而且來痛恨重沓，對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黨

新軍明星。美國助我建立新軍，早有約定。魏德邁來華以前，孫氏正在東北被人排擠，擔任一個保安副司令官的圓蛋，孫氏已勸官不幹軍隊，寧願改書去了。忽然出副總統，幾乎連陞三級，可謂時運使然。魏使此次來華，對政府大不滿意，幾乎將此事擱淺，總算孫氏自去拉攏，魏使才不說話。因為美國助我建軍，既迅速與總統實現，新軍的訓練，自然以孫氏最為適當，所以點頭首肯。而孫氏是抗戰以前宋

雪屏之出長青年部，可說是米家驛一大勝利。黨政人事諸特決定，地方政治也亟待「刷新」，而在此時，張岳軍院長忽動北巡之念。除了實際考察東北軍事情形外，恐怕與魏式陳的「善後」亦有關係。能去東北，在政治上、經濟上，本該大有作為。不幸軍方掣肘，僅僅拉住孫立人一半，而杜軍民却捨死不讓。在行政系統，保安司令部、各軍的「接收競賽」之下，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胆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軍警滿地，弄得衙門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關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既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在昔日日本時代要好得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識，到了瀋陽，祇和魏式談了五分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於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收復東北局面。恰巧魏氏的陳說，又是反「政字號」的人物，而且來痛恨重沓，對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黨

雪屏之出長青年部，可說是米家驛一大勝利。黨政人事諸特決定，地方政治也亟待「刷新」，而在此時，張岳軍院長忽動北巡之念。除了實際考察東北軍事情形外，恐怕與魏式陳的「善後」亦有關係。能去東北，在政治上、經濟上，本該大有作為。不幸軍方掣肘，僅僅拉住孫立人一半，而杜軍民却捨死不讓。在行政系統，保安司令部、各軍的「接收競賽」之下，把東北整個的經濟系統和行政系統，弄得四分五裂，搞成一團糟。所任九省主席，大都既無經驗，又少胆識。整個東北，在中央統治下者，不過五十餘縣，於是衙門軍警滿地，弄得衙門都是官吏，而在瀋陽，政風之壞，較之關內尤甚，致使東北人民，既起來疾首痛心，祇覺得在昔日日本時代要好得多。偏偏魏德邁又不賞識，到了瀋陽，祇和魏式談了五分話。魏德邁回京以後，對於東北情形，痛陳一切，這才使中樞決心收復東北局面。恰巧魏氏的陳說，又是反「政字號」的人物，而且來痛恨重沓，對任後便大刀闊斧的幹起來，黨

號叫水精標子同錫元，恰恰當時他因處理米荒無力，兒子又團了幾萬石米，是這成米荒的主角之一，輿論攻擊他，連中央日報的副刊也勸他退讓賢路；另外楊森在貴州被谷氏兄弟逼得緊，正在備督四川省主席。經新聞界的伸張正義，街巷的批評，「富顯輝」一聽了幾天，挨了打，具了悔過書，算是出來了。（關於這個新聞，上海大公報兩報均有簡短記載。）

從「富顯輝」之後，重慶時事新報也因評論得福，被罰停刊三天。他們在報中說：傳聞重慶市某一位要人，在重慶米荒重慶受影響深重時，囤了五千石米（重慶最高價為一百三十萬，重慶為三十餘萬，每石差一百萬）；又在南昌存了不少大煙，都私被政府沒收，影響所屬單位兩月未發薪津，部份職員發薪實官；最後他們動此公債一點，把事辦好，結算實句是「留得青山在，將來食污的機會有若呢」。

「其中並未舉出人名，但是行報市府罰他們停刊三天，據說：這是市府與決主張如此嚴罰的。」

### 大慈大悲 施捨民命

國家富強之道，在於足食足兵，戡亂之要，也首重足食足兵。是前此是民食而非兵食，後者則為兵食而非民食。兵且不談，惟說糧食吧。全國糧食產地，率是華北、東北。但兩地產額，政府都收不到；米產長江、廣東、台灣，但粵台產量甚小，最可憐的是浙太湖區、鄱陽湖區、洞庭湖區、成都盆地。成都盆地所產糧多，只是四川人來，戰前產米即不足全省人食用；抗戰時一以豐收，二以費無窮，人人束緊肚皮，讓出米來供國人食用；特別以後，三年水旱，加以軍糧需追比打日本鬼子時還要增加數量，於是情形惡化，天府之國號稱富庶的成都，也鬧起米荒來，米價會一度漲到戰前（廿六年上半年）的十幾倍，勝利時（卅四年八月）的四五百倍。所以目前出來擔任糧守備處是「受命於危難之際」，最近中樞頗有缺時，沒人敢去辦，地方糧官派了人，

那人也不敢去辦；曾幾何時，最熱門的竟變成了最冷門。四川的田賦處處彭翰高懸督軍，部令以各委余中英兼任，余氏長時，率領警務局長及警兵以武力鎮壓市中學潮（市中學生多為十五歲以下的男女孩），遭受撤職查辦而出了大名的；此次警運，據說是由於他比較清白，發善之後，余氏一再力辭，力辭未准，續之失職。滿城風雨的鬧了十多天，一位新聞記者發表消息說他繼任文殊院中為和尚高經。接若報上說是省政當局一再召見，余氏一再回辭，遲來成都轉移交彭翰也等得不耐，讓彭翰忙先走了。又一度沉寂後，一天余氏在成都最大的一機關裏發表記者，他說他「不想到以要功，不寬緩以要譽」，又不來帶私人。不寬緩以要譽一點，他確做到了，至於是否念到，記者舉出一個事實來，請讀者自行判斷，余氏登台半月，下令收繳糧期限由三期為兩期，就是把急於要錢的中央所規定的限期也縮短提前了。他又命令嚴查各公糧

傾家蕩產 救濟四千

余氏上台後，宣布廢除糧政當局帳項中差千萬元以上，其中各縣政當局，各區糧公所，各公倉虧欠八百萬石，依成都市價（每石市價六十八元）折合為二萬五千餘（比宋于文捐獻與國庫的一千八百萬還高出十四倍）。經中央指定以此款中數為救濟四川水災之用，省府已訓令田賦處加緊徵收中。但此項虧欠或為有力人士拖欠，或是無頭公案，恐怕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欠茫茫無解期。

說到四川平原遭一次的水災米荒，真是慘不可言。上海各報各雜誌去不多都有很詳細的記載，成都中央（興）日報同其他團體組織各連戰十幾天的特籌，令人不忍卒讀；可最我們的省政當局為了要錢要糧，一再的宣稱水災並不要緊，各地均會籌收不嚴重，各地均會籌收。省政府辦事長彭漢祥地指出重慶方面是收十成，成都附近水災區域亦為八九成。要是彭氏此言不是用的他的特別

統計，那就要算四川今年真了不起了。任何土地在任任何情形本都不容易生出十成的產量，三十年全國大豐收中糧部公佈成都平原收達七成，破百年紀錄，若今年果能在水災之後收達九成，則水災二字該收作水福，並且可能破了萬年紀錄。

成都平原的水災是七月四五六日，第二次是八月二三日；第一次最厲害，早以成都輪，就有傾家蕩產者八萬多人以上，受輕微的損失的有二十萬人。所謂傾家蕩產者，就是住在兩條大河沿岸的人家，一夜之間，舉凡房椽床架箱籠衣被之類一掃而光，幸運的穿了一身光，倒霉的落得一個光身（大熱天人多赤身而睡）。經各方呼籲救濟，捐款，此項捐款乃在九月初發放，交災最重的每戶四千元，此四千法幣在戰前可買良田三十畝或買中等住宅一院，但在今天只夠吃鍋貼十三個，或麵包六個，或白糖四兩。

自從上次河內內戰表演中，共軍季先念部被打垮向冀，不久，四川各地就傳言李都已進攻大巴山，又說川東北前被劉勝子，又說川原為川軍團長，目擊，川人皆呼作劉勝子）挑去的小孩數千人也被選回；作戰了；昨天還有一個親選出昭化度元吃緊的消息。今天又見一家報紙在代政府嚴肅，說道南巴並未失守。幾個月之內，一起一伏，謠言雖多，事重證明安謐如故。這幾天情形有點異樣，河南二次內戰演中，共軍陳賡都進入豫西山地；四州市面還沒有發生謠言，但是政府已宣佈加強大巴山防務，並稱已調令地方整築縣道。

防共之餘，奉之大肆剿土匪，禁大煙。剿土匪已由剿大股變成捕零星，零星漸減少，大股還加多。禁大煙的功効，被論實南長說，他担保在年底把全川煙苗剷完；不錯，這一點在他確作得到的，因為國曆年底是農曆仲冬，是時也，秋煙已收，春煙未種，縱不剷，煙苗也枯萎田間了。

若不貪污 活活餓死

假使我們明瞭公務人員的生活情形，我們真該同情他們中間那些貪污的，悲憫那些不貪污的。今日公務人員之苦，其苦不堪言狀，恐怕連乞丐也不知此中苦况，因為乞丐雖無錢得賤，但可向人討；公務先生，不但不能向人討，還得處處翻面手，保持身份。四川省府公佈成都生活指數，本年八月廿六年上半年三萬九千倍，並指出戰前家用六十元的公務人員，現每月須一百九十七萬元；我們再看今天成都區公教人員薪金為數三十二萬，委任一級（虛薪二百元）共可得五十二萬；如此一比，豈不最不貪污就該餓死，要死不貪死不並不該貪污？求生乃人類的本能，也是權利，那末本末生而貪污也是人類的權利了。還有成都的府府員支薪，每月只發二十多萬元，已請求准予辭職，成都公立小學教員去年上期欠薪，今年尚未付清，今年每月只領四五萬元。

（下接廿三頁）

巴山防務 趕築縣道

# 週末欄

## 談美國的廣告 勿復

「美國有世界最快的飛機，最漂亮的汽車，最高的摩天大廈，……」這樣的調子在美國幾乎每天都可聽到。「最」這個比較形容詞在美國的應用次數最多，同時應用的範圍也最廣。不管它可達到何種程度，至少把這套公式用下面一句話說不會錯的：

「美國有世界上最精彩的廣告。」

這句話的可信性，可用無數件已經獲得領導地位的廣告來做證明。例如力士皂(Lux)，派克五十一型鋼筆(Parker 51)，箭牌襯衫(Arrow Shirts)等等。這些廣告沒有一個不是經過鋪林德爾的廣告戰之後才獲得今日的地位。廣告戰所消滅的「戰」實是夠再這相當數量的被廣告的商品。

不懂得廣告學，別想在美國做生意，開工廠，甚至幹政治。廣告是獲得成功最有利的秘訣之一。

和空氣一樣，廣告在美國是無處不在。撇開任何一種報紙，雜誌，差不多沒有一本不登滿了廣告。

走在街上，無論紐約城最熱鬧的百老匯路或阿利桑那(Arizona)州沙漠上最荒僻的公路，沒有一處不聳立着鮮艷的廣告牌。

廣告甚至充滿在空氣中，——萬了無線電波在空中飛翔。

一天下午我和幾位朋友上紐約城，騎下公共汽車，一抬頭，萬里無雲，晴空上正有一架飛機在噴氣寫字，已寫好的三個字母 PEP 已逐漸在開始消散，飛機正飛出第四個字母。一位朋友猜道一定是……果然，飛機飛完的時候，天上赫然橫着巨幅的廣告「柏爾基汽水」(PEPSI-COLA)「種汽水」——這兒我又在為這家公司做義務廣告了——。在街上聽了一會，口渴了，我們走進一家小吃店喝杯橘子水，櫃台上聽着的無線電正放播着「柏爾基汽水」狂熱的廣告音樂。聽着老兵在低聲地唱着曲子唱。出了店門再走上街，迎面就碰上一幅巨大的廣告牌，上面的浴盆美人正舉着一瓶「柏爾基汽水」向我們笑。後來經過一家商店，買了本「生律」(L)

可也)，回到寓所，躺在床上預備享受一個安適的睡眠，翻開第一頁，赫然又是一幅「柏爾基汽水」的廣告畫。這一回不是浴盆美人了，而是一幅南太平洋戰場的景色，兩個赤膊的美國兵正對一瓶「柏爾基汽水」。

這一夜我夢見柏爾基汽水浸沒我頭頂。

其實在美國軟性飲料(Soft Drink)市場上，「柏爾基汽水」並不是第一位。資格最老，資本最雄厚(六萬萬四千萬美金)的銷路最廣的要算「可口可樂」。「可口可樂」還擁有廣大的海外市場，連埃及都有它的分廠。「可口可樂」之所以如此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廣告。無論在廣告的技術上，設備上，經濟基礎上，它都樹立了無二的標模。「可口可樂」公司共花了一萬萬九千九百美金的廣告費(直到今天，雖然它已獲得了軟性飲料市場上的首位，公司方面還不輕易放鬆它的廣告政策，它的廣告還是充滿在所有人的感官可能接觸的地方。

廣告在美國商標上所獲得到的效果，用句廣告上的術語，的確是不可思議。「大銀鈞大魚」，美國工商界把廣告費列入最重要的開支之一不是沒有理由的。

美國工商界，無論最大的像通用摩托公司(General Motor Co.)，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杜邦化學公司(DUPONT Co.)，美國鋼鐵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或者最小的兩間門面獨資經營的小食店，對於廣告無不特別重視。大公司固然有專門部份管理所有廣告業務，就是小商店一樓也有人時時注意它。規模大小雖不同，其重視的程度則是一樣。因為廣告戰的勝敗，差不多就可決定商戰的勝敗。像「柏爾基汽水」以「後進要趕上軟性飲料市場上爭一席地，不在廣告上想法出奇制勝是很難成功的。

對於廣告技術，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是天才。紐約城郊的一家小客棧把它那所精緻小巧的建築，印成明信片，由住客自由取用，不取分文，明信片正面是一副畫景，每幅樓頂頂着原來的白機，隱在綠林柏樹後面，離

得真驚動人，使人彷彿覺得還身在故鄉。明信片背面印着一條讚語道：「異鄉的家鄉」。費城(Philadelphia)「巴比」的一家私人跳舞學校，在課程紀錄卡片上簡簡單單地印上一句：「恭喜！今天起，你又精通一種深遠動人的藝術了。」這，正合上我們中國一句諺語：「若輩不多，而德得愛領。」

在美國，廣告術的基本要點似乎只有兩個。一是：多，重複。根據心理學原理，一件事或一件東西只要在人的感官上多重複幾次自然就會造下不易磨滅的印象。「柏爾基汽水」似乎就是採的這種策略，試看它出空中到陸地，無處沒有它的聲音、形象、和顏色，就可證明。另一個原則是：精彩、生動、深刻、有力，紐約的鄰家小客棧老闆大概是此道的好專家。

美國廣告之所以如此發達，商品競爭的激烈固然是個原因，廣告工具的進步也是個很大的理由。能利用做廣告的工具太多了。老的一點辦法有：飛機在空中寫字、飛機在空中點燈、電影、無線電廣播。更出色的另外還有一種別處很少看到的活廣告——人。(轉托兒)

美國報紙銷行的範圍很廣，印行的份數很多。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每日都銷行幾萬份。尤其後者，每日約在一百五十萬份，星期日達三百萬份。這樣大的一個數目，廣告的效力自然可驚。於是像紐約時報四十多頁一份的報紙，至少給廣告佔去了一半的篇幅。紐約幾家大百貨公司經常在上面登着整頁的廣告，而且每天換一個花樣。從女人的手袋、面網、帽子、內衣，一直到理髮、汽車，甚至飛機，莫不應有盡有。一至女人時期的廣告可以佔滿全頁，把新聞報到很小的角落裏去，看起來異常惹眼可憐。這只是一家報紙。若把美國各地的報紙加起來，廣告的效力當然更大了。例如都城新聞聯合公司(Metropolitan Group)就擁有四十家報紙。這些報紙分佈在全美幾十幾個大城，從東岸(大西洋岸)的紐約、華府、費城、波士頓、(Boston)中西部的芝加哥、狄特律(Detroit)、聖路易(St. Louis)、南部的大西洋城(Atlanta)、宿安東尼(San Antonio)到西部的舊金山、洛杉磯，沒有一個名城沒有它的報館。總銷數每天在一千六百萬份以上，差不多全美三分之一的人口每天要讀它的報紙。你想想一次名大廣告很容易，只要你有錢，花相當的廣告費第二天便會有

一千六百萬份報紙印上你的大名傳滿美國了。

雜誌當然也是一樣。銷行最廣的雜誌如「生活」(TIME)、「時代」(LIFE)、「星期六晚刊」(Saturday Evening Post)和「瞻前」(LOOK)等，每家都擁有大宗廣告收入。那麼厚的一本「生活」週刊，百十來頁的廣告才費一毛五分，決不能感謝那些登廣告的公...

報紙雜誌以外，無線電廣播成了最有力的一種新廣告工具。廣告家當然忘不了它的。當你正聽一段「波城交響樂隊」演奏的悲多汶第五交響樂時，會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很甜膩地說道：「小姐，你想把你的乾燥的皮膚變潤澤，把每一位先生的目光都吸引來麼？不妨嘗試一下「五花香皂」。包你滿意。若不滿意，包退還洋...

無繩電，報紙雜誌之類都只能做死廣告。和活廣告比，這稍差一點。當然最精彩最活潑活潑了——(模特兒)。在美國，模特兒的工作範圍早已超出藝術家人體寫生的階段，而進入另外一個更廣大的商業領域。時裝公司設計了一套新的夏裝，需要幾位姿態...

當然，穿在模特兒身上的大衣，腳上的皮鞋，戴在胸前的珠寶，手上的戒指，以及敷在臉上的雪花膏，香粉，口紅，蔻丹，看起來似乎的確比常人漂亮一點，因...

此連香煙公司也使模特兒叨着「可口可樂」了。依照商業上供來的關係，報紙上便經常地出現了這...

求模特的廣告(廣告求廣告)。廣告上所用的辭語簡單，經濟，有力。而且充滿數字頗合科學意味，不信，隨手給你看一條看看。

一九四七年八月廿日紐約時報分類廣告欄：  
徵求富有吸引力之模特兒，條件如下：  
大小號碼 12號  
身長 五呎七吋半 臂圍 三十五吋  
胸圍(乳高) 三十五吋 工作性質 試穿女常服  
腰圍 三十六吋 薪額 每週七十元  
百老匯路一千四百號格萊第服裝公司啓。

(上廿四頁)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應該注意的是：「自己不能是例外」，應當防止的是：「自己可能的錯誤」。看到別人的錯誤是容易的，竟已復職的工夫却不容易，尤其是團體之間更不容易。我雖則願意相信美國政府...

把歷史上的人物過分的理想化，固然有它教育的作用，但是也可以使人忽視了造成歷史的其他因素。這一本書寫得輕易易讀，親切有味，是它的長處。忽略這些會議之外整個世界在戰爭裏轉變的客觀事實是它的短處。當然，我們不應當把著者並不想包括在這本書裏的內容來批評他。他本來祇想敘述這段歷史的故事，而且是一段在普通...

歷史上的可來者不來者，「內幕」性的外史。這樣說來，我們自然不必提出上述的缺點了。但是若作自己說：他寫這書的目的是針對著美國羅斯福和平路線的當前現實的。他要美國人民，以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從這本書中，親切的明瞭，羅斯福對這大戰爭是怎麼看法的，他對於世界和平的樹立是怎樣上去的。這用心是極可以贊許的；我所以指出上述的缺點，是因為以這本書來說，也許還不夠指導美國人民明瞭和平的真義。和平的真義不在一打倒大英帝國...

戰爭結束之後二年的現在讀這本書，如果把邱吉爾這名字代之以杜魯門，麥克阿瑟，甚至馬歇爾，會使讀者更具親切之感。這幾個名字在這本書裏都是可愛的，甚至赫爾利也是可愛的。兩個人的時間能發生這巨大的變化，說明了一個真理：情勢比人物更改變！

### 若選中選·五字加圈

(上續廿一頁)

省府昨天(十八)公告新任田樹德長一批，並令各縣保證金五千萬，保證不舞弊。此五千萬若可防貪污，那未免有點笑話，因為白米五六十萬石，五千萬只百石，田樹德長舞弊一下至少萬石，便是七十萬萬，以五千萬博五十萬萬，自然還是便宜。但若把牠作為捐官的款子却很合四倍，五千萬存在主管人真的手中，三月一過身，半年成四倍，一載一十六，就以一年騰漲(規定不過兩年)論，還你五千萬，但是已爲我生了七萬五千萬的息。

這種捐班的例，已蔓延到大學以裏，成都華西大學因英美教會補助減少，政府又無補助，今年度一百二十餘萬預算，除決定徵收學生每名中西四萬學費就可得十餘萬，其他的就要另謀辦法，經中西四萬級職員集議，決定徵收學費在國立四川大學所開的先例，規定凡投考不中或求投考而想入校的，每名出資五百萬元核准予入校，在校學生，每名能代募捐款二百萬元的，就免學費。

### 現實漆黑·憧憬美麗

在四川，雖然一片漆黑，也有時閃出一兩朵吃人眼睛的火花。這一點火花，是關於建設方面的：公路局要在五年內完成全川縣道；成渝路收歸國有，加緊進行；建設廳宣佈全川水力發電初步可建成一百萬瓩，全部初期計劃可達一千萬瓩；成都到瀘縣的長途無線電同路，昌的確建設也將建設；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蓉渝各都市的電燈，那天起不區區停電，成渝最大公路幹線上的汽車那年起不區區不攔路，那就只有天知道，或者只有我們的子而孫，孫而子知道了。

### 重要補正

編者

本刊上期所載權那邦先生所作「副主席的談話」一文，最後一句，予拆被時被手民遺漏，編者未能及時發覺，至爲歉疚。最後一句原文應爲：「因此無論是由于政府授意，或是出于個人自發，我們讀了孫科的談話，感于孫科的活潑，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麼一個關於副主席的莫名其妙的「謎」！」

我們現在雖將漏掉的最後幾句補刊如上，但是對於作者讀者，終是一樁缺陷。我們對於這種重大的過失，實在不能自恕。除已向作者道歉外，再向讀者道歉。



# 書評

## 如是他見 費孝通

羅斯福總統參加歷次巨頭會議外史

As He Saw It—The Story of the World Conferences of F. D.R.

愛立復脫·羅斯福著

可能實際上將是聯合國啟事的會議在紐約開幕的今天，我剛讀完羅斯福總統的公子所寫的那本回憶他追隨先父參加歷次巨頭會議的記錄，這是一本敘述這位民主巨人怎樣逐步爭取世界和平的故事。這故事的開端是一九三八年九月表美尼羅的歐洲巨頭會議所引起之危機——羅斯福並不在這向納粹低頭的會議裏。他和他的兒子說：「遲早歐洲是要決裂的了！」——「現在我們的問題可大了，從此多事矣。」這書的結論裏提到了邱吉爾的富爾頓演說。著者的按語是：「和平已經很快的在消失中了！」富爾頓演說基爾吉爾組織英美集團公開反蘇的第一聲。一九四六年一月莫斯科外長會議，也可以說世界和平最後努力，結束後，反動潮流開始抬頭，到這篇演說而登峯造極；從此，不再和平，而是準備戰爭了。所以從時間上說，這書裏所敘述的故事正合乎兩個反動波瀾的中間那一段落。和平的曇花！

這書所記的是著者親歷的見聞。羅斯福總統富於家庭的感情，如羅斯福夫人在這書的序裏所說的，「一有機會，他總想把可以拉來的孩子弄在身邊。」著者也屢次說：他父親的習慣是每有個人親人在旁邊，有很多感想可以不受顧忌的表達；所以每次重要的巨頭會議，他總帶着他的兒子或是女兒。本書著者被帶的機會特多。他一共參加了大西洋、北非、開羅、德黑蘭、四次會議，更從他妹妹那裏聽到許多會議的情形。這書就根據他所見所聞，尤其是

私下他父親和他所說的感想，意見和推測所寫成，所以說這書是一本外史。

「這是一本關於戰爭的書，可是更確切的是想幫助我們瞭解和平的。」著者這樣開始下筆。當然，戰爭本身決不能成爲目的，戰爭是手段，達到另一目的。和平如果是「沒有戰爭」，則戰爭的結束，不論怎樣結束，必然是和平，和平也就成了不必追求的目的了。這裏所謂和平却不然，並不是消極的「沒有戰爭」，而是積極的要創立一個不一定要用武力來解決爭端的新秩序。這是羅斯福總統心目中的和平。

在這本書裏我們可以看到參加這次戰爭的同盟國並不是以此爲目標的。他們所同的是一「打倒希特勒」。但是爲什麼要打倒他？打倒之後怎樣？却並不一致。著者對於邱吉爾似乎深具反感，在他看來，英國自始至終並不想建立新秩序，而是想恢復他們帝國的勢力。在歐洲，在亞洲，不論那一個角，這固不肯清算帝國的大臣，一心一意，寧可勝利遲一些，總是恢復已失的帝國。

著者這種見解是否受到他私人對這位老頭的成見的影響，我不知道。但是從這書裏所記下的小事上來看，他們私人關係有一點大了，也許是事實。第一次是在邱老那裏，他的體格比他老大了，晚上把借給他的「空襲隱匿部」搬了，這本是小事，可是著者却津津樂道，念念不忘。另一次是在史達林的宴會上。會場在俄國式的狂歡之下，都已半醉；邱老面紅耳赤，失去了自制。那時史達林忽然舉起杯說道：「我建議預祝以最快速度的公道對付德國的戰犯——在刑場槍口前的公道。我喝這杯爲了我們合力去把所有的戰犯，一定至少也有五萬人，捉住和解決他們。」邱老聽得不順耳，突然站起來：「這種態度完全和英國人所認識的公道相反。英國人永遠不會贊成這種大量的屠殺。」——這僵局經羅斯福的排解，算沒有鬧出事來。誰知史達林轉過身來問小羅斯福的意見。他接口說：「三國的士兵們會解決這問題，我希望不但這五萬個戰犯會在戰場上解決掉，其他數十萬的納粹都會這樣解決。」

邱老舉棋如雷的雙指直指到小羅斯福的臉上：「你要破壞同盟國的關係麼？你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話？你放於這誰說麼？」——從此，著者沒有忘記這缺乏禮貌的舉動，而依著者說，邱老也沒有忘記過他的「失言」，因爲從此邱老沒有請他到家裏去過。

這些都是小事，但是小事的影子却到處發現在這書的字裏行間。著者似乎有意把破壞和平的責任完全交卸於英國

而且屢次引用老羅斯福的話，美國的責任是要防止大英帝國的衰落。十九世紀對付殖民地的手段是決不能在二十世紀繼續下去。這是極正確的。但是我們應當防止的不應是大英帝國的衰落，這其實則不必太担心的，這次戰爭已把這帝國式解決了，值得我們担心的只是其他帝國之興起，最可能的是美國自己。

著者在這一點上並不自宥，他很坦明斥責美國反動勢力的抬頭，而且指出胡佛、范登堡之流出賣了和平。但是有一點使我感到不太舒服的是著者太把他的父親理想化了。他似乎覺得如果羅斯福總統不死，美國決不會放棄和平的目標。著者忽略造成英國戰後反動的並不是因爲歷史上的偶然事件，羅斯福的逝世，而是英國在戰時所培植，所結息的大企業到戰後已膨脹，已成熟，使美國一步步走上創立新帝國的這路。羅斯福總統並不是不注意這勢力，我記得他曾要求國會提高直接稅而受到否決；他曾用了強硬的語調批評一九四四年的預算：「那是爲了貪婪的人打算，不是爲了需要的人打算」。可是，他並沒有能力改變這日漸膨脹中的大企業利益，這些貪婪的人。在戰時，羅斯福爲了要贏得這些人的協助，核准了企業利益保證的法案。一切從事於戰時生產的企業，可以依他規支出獲得一定比例的利益。這雖足以防止戰時的過分利己，但是在長期戰爭中喂肥了那些大企業。戰爭結束，這些貪婪的人，等待着時候，撲向白宮。羅斯福的逝世，減少了了一些對付他們的阻力；根據使人相信，他足以挽回這巨浪的逆流到來前早就盡力消除它的勢力。這方面，我相信，他並沒有盡他可能盡的力。羅斯福在最後的兩年中，自己已經開始疏遠新政府人物了。

我懷疑羅斯福心裏也有以大英帝國而代之以的打算。我的懷疑是發生在他和中國當局談解中。著者一再說，在開羅、中國保證使日走上民主道路，在戰爭沒有結束前就容納中共參加政府；同時美國保證蘇聯不侵犯東北，英國軍艦在戰後不再駛入中國港口。著者還加一句話，那時祇有美國軍艦會見於中國港口。我們對於這個談解始終認定是正確的，而在過去幾年中沒有實現這談解是一件歷史上的憾事。我要在這裏提出來的：爲什麼羅斯福不能統帥的說一切外國軍艦不得自由駛入中國港口，而一定要指明英國的軍艦，而且更進而說美國軍艦可享受這種權利呢？目前青島的等於割讓，是否係羅斯福當時心目中早已存下的願望呢？

中宣部(35)初新第一三〇九號國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一  
郵政掛號：三三八八二  
內寄：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一年四十八元  
外寄：三個月十四元 六個月廿八元 一年五十六元  
訂費：郵費在內  
廣告費：另議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社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爺井廣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三卷 第七期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嚴仁燾：浙江大學教授  
李漢林：北京大學東方文學系  
主筆  
何 達：清華大學學生  
吳鳳裕：北京大學教授

#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四期五期上有梁漱溟先生的「預告選災迫論憲政」一文，文中且引我為同調，我看了以後，深感共鳴。他所提出的問題亦正是我久已蓄在心裏的問題。這一些成為問題在我心目中已將近二十多年了，不過想來想去總得不着一個最滿意的解答。近年以來，自己的思想稍稍成爲一個系統，於是對於這些問題乃自然而然遂有了一種看法。我這個看法與梁先生或許不完全相同，但在動機上却是一樣的。

梁先生的結論似乎是中國不能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強去走。他所以在政協開會時對於憲法的修改最不感興趣。不過當時我亦是一個對憲法不感興趣的人。我早明白歷史決不會因一紙憲法而翻身，憲法的討論近於白晝光陰。但我却另有一個觀點。可以說我們二人態度同而解釋不全同。毋寧說我對他的態度是十分同情的。所以在本文決不是把他所主張的中國無法學英美一層加以否認。

關於「預告選災」，簡直可以說選舉已經成災，無待預告。現在各省市的參議會選舉，不但笑話百出，並且是對於中華民族一個大侮辱。但這些不是本文所要論的故請從略。本文只討論今後能不能有真正的選舉，和萬一永遠不能有真正的選舉，是不是中國即無法實行民主政治。這兩個問題恐怕都是梁先生那篇文章中應有的涵義。我以為中國今天以後是不是絕對不會有真正的選舉，據現在的情形尚不易遽爾輕下斷語。不過據今天情形來說，則可十二分肯定選舉是無法辦的。如果情形變了，便就難說。所以離開了目前的情形而專作抽象的議論，主張中國永遠無法辦選舉，我個人始終以為近於速斷。凡是一個主張在證據沒有充分以前毋寧以保留爲上。因此我對於這一點不加討論；即我既不說中國將來絕對能辦選舉，亦不說將來絕對不能辦真正的選舉。我在此只揭穿一點，希望梁先生注意。我亦知梁先生，或已早注意到此。然仍不妨特別強調指出，以便喚起大家的注意。這一點就是：自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是爲特殊勢力所利用。辛亥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凡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會知道這段歷史。我個人更是直接間接，多多少少，耳聞目見，知之較詳。可以說在民國初年的選舉雖亦未必真代表選民，然而確是不由金錢買得。

這個緣故亦很簡單：就是因爲那個特殊勢力還沒有想到利用選舉。等到那個特殊勢力下了決心要利用選舉了，則選舉的清白便無由倖免。除了民國初年還沒有發見選舉是一個大可利用的東西以外，此後就從來沒有一次真正的選舉。所以我的觀點毋寧近於常識：即中國的選舉，所以不能辦就是因爲有特殊勢力想來利用。如果說一句假定話，即假定萬一將來沒有特殊勢力了，試問選舉還是無法辦麼？我以為我們必須承認撤除了特殊勢力，選舉還是不能辦，在事實上沒有充分證據。既無充分證據即不妨懸而不斷。所以今天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只是選舉之無法辦由於有特殊勢力在那裏利用。

以上所說雖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觀點是常識，或許梁先生看了未必過癢。但我並不是以爲這樣立論便可將其與文化的關係斬斷。我亦正和梁先生一樣，主張這個問題是與中國文化有關。不過我不主張選舉的無法辦是直接與中國文化的特

性有關。我的着眼點反而在於何以中國會利用選舉的特殊勢力。這個勢力的產生是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有關。所以論到選舉與文化的關係，我毋寧是取間接的。

於是我們要論到文化方面。中國文化有其特性，這個論點我完全接受。同時我們亦都知道選舉是一個西洋的制度，換言之，即是舶來品。但若說這一個舶來品來到中國以後遂把中國文化上的優良方面沖毀了，則我願舉出其他舶來品為證。例如飛機，除了在抗戰期中盡了其正面的功能以外，其在中國反足以助成同胞間的自相殘殺，認為害多於利，並無不可。連一些如鐵路，鐵路所到之地即是外國貨物傾銷所及之場，農村彫敝，資本集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姑舉二例，其他還是甚多，不必枚舉。總之，外來的東西，不論是制度抑是器具，到了中國來以後，總是害多利少，初不限於選舉一事為然。

關於這個情形我却有一個解釋。最近大公報專欄上有費孝通一篇「行政基礎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點頗得我心。他認為中國政治軌道有兩個，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雖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等用語容易導人於誤解，但事實上却確有這樣兩極的分別。所以我特別避用這些容易誤會的名詞，而只把上一極名為甲極，把下一極名為乙極。甲極是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治。乙極是鄉民為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實行的互助。這種互助並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時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就中尤以社會方面為多，例如調解爭執與保證契約以及守望相助等等。這一極正是社會學家所稱的 Community。我與費先生意見稍稍不同的地方即在於我不把他認為是行政基層。這只是人民在集體行為上的自發性互助。社會學家往往把合眾認為是人之天性，倘用附會的話，可說是對於孟子性善論加一註脚。據我揣測，似乎梁先生所宣揚的中國文化就只指這一方面。梁先生看見這一方面的優點，我是可以同意的。

不過梁先生却忽略了中國還有一方面，即我在上文所述的那個甲極。假定我們把社會學亦認為是一個實證科學而不參加價值判斷在內，則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上的機構都是由於當時有那樣需要。「需要」一名詞是功能派社會學所提出，但我未曾讀過他們的書以前却早已想到。他們分需要為二大類：一是基本需要（即生物性需要）；一是學主的需要。我却以為在學生的需要中還要分二次的，三次的等等。例如補偏救弊，乃是因為有了偏，有了弊，然後才有補救的需要。但有時因補偏而反產生相反的偏，因救弊又致有不同的弊；於是又要加以補救。社會制度上種種變更往往是由於有這樣的情形。準此而言，甲極的皇帝政權實出於統一的需要。自封建解體以後，諸侯互相征伐，在需要上

自然而然趨於要求有一個統一的皇帝來征服或消滅那一些割據的土皇帝。因為人民對於土皇帝的受不了實甚於全國性的皇帝。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為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取無為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就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極下仍保留乙極，不使甲極完全把乙極吞沒了。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極。就中尤以道家儒家為最。除了商鞅等走相反的道路以外，其餘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從這極的一個觀點來說我始終認為儒家在歷史上可說盡了他的使命，詳言之，即他們總是在甲極吞併乙極的壓迫過程中設法抵抗之。因為甲極的皇帝政權在當時有其需要，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主張把他廢除。我們論歷史上東西必須重觀其時代性；此即是所謂需要之時間性，在某一時代有其需要的到了次一時代就會消失了。若就次一時期之不需要而推論其前的一時期，以為亦無需要，這是犯了錯誤的。中國古人（先儒）沒有人主張把皇帝廢除，這決不證明他們是為帝王張目。因此，我對於儒家的看法和現在時流論客很不相同。我以為儒家在歷史上說得好些是功多於罪，說得壞些亦只是功罪參半，而斷不可認為完全是罪人。這一番話似乎太偏於政治思想方面了，我們還得就實際方面來說。須知甲極的造成並不是由於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對於已經存在的實際情形想有所矯正與改善而已。關於實際方面我又有一個較詳的說明。

我在拙作「理性與民主」一書中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個大段落。第三個段落現尚不可知，故不討論。從有歷史起，我列為第二期。歷史以前，則為第一期。第二期的特徵是國家的產生。關於這一點我最服膺德人 Franz Oppenheimer（見所著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J. M. Gitterman）之說。此說經馬克斯斯倡之於前，社會學者如奧氏等人繼之於後。其詳在拙書中已敘述了，現在不必多贅。總之，第二期文化的開始是由於一個羣把另一個羣壓倒了，佔領其土地，奴役其人民。於是在政治方面有「政府」出現；在社會方面有「階級」出現；在經濟方面有分工出現。由一個羣到另一個羣乃是移住；把另一個羣壓倒則是戰爭。所以戰爭，移民政府（即統治關係），與分工乃是一回事。在這個以前却無此現象。人民渾渾噩噩，熙熙融融，過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社會學者不論贊成馬克斯主義與否大多數皆承認有原始共產。我却更願于原始共產之外同時再添上一個原始民主。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于其近著「自由與文明」（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上

亦提及原始民主 (proto-democracy)。可見原始民主亦非我一人之私言，我遂把這種原始共產與原始民主認為是一期文化的內容。關於這些在此短文中無法詳論，讀者還請參考拙書為盼。在此只說一點：即東方與西方之不同，即中國與西洋之不同，或許就在於中國特別保留第一期文明較多。所謂乙概正就是第一期文明的殘留。

在此又要特別提出的是中西不同亦未嘗不出現於甲概方面。即中國自走入第二期文明以後，其本身始終未起重大的變化，而西方則不然。西方從未辦過真正的統一。於是變化後變化，乃變出所謂「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來了。而中國却自始即永遠滯留在「天下式國家」(此何永信先生的創語，却是很好)中。須知把國家變為民族國却是把國家的原有的密滅削弱了不少。把政府的性質亦變化了。政府本來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強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變為民族國家以後，政府由人民組織成，便加上了為人民謀福利的功用。所以西方的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乃是一件事。中國既沒有變化到這樣情形(或階段)，則中國的政府不論其名稱如何，其性質總是那麼樣子的。所以在西方到了今天可以說已無甲概與乙概之分。又可以說，甲概把乙概吞沒了，在西方毫無痛苦。用不着有人起來想法子去抵抗這個趨勢。反之，政府既能代表人民則政府管的了多不會是壞事。在西方政治思想下只有十八世紀初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政府愈少干涉人民愈好。後來就不聽見這種論調了。這個情形和各國對於君主的革命與民主政體的確立是成比例的。中國不然：雖則辛亥以來三十多年，但始終沒有把政府的本質從根本上改變了。如果有人來提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而中國人却又以為過時了。這豈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麼？總之，在今天的西方，乙概已無保留的必要，任憑甲概把他吞併了，只有簡單徑捷爽快。中國正相反，人民所以能喘一口氣乃是賴有乙概當存。如果讓甲概把他們吞沒了，則所有中國固有文化的優良方面便都隨之俱盡。

在這種情形下，最矛盾的是中國與西方文化相遇的時候。中國情狀如此；西方情狀如彼；二者相遇，則中國沒有不吃虧的。其故乃由于所以西方的東西入來無不是到了甲概為止。乙概本來是自足的，用不着吸收外來文化。外來文化一到甲概無不是助桀為虐。民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小不得的；天下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大不得的。不幸有一個世界結構的所謂聯合國，却必須把二者比肩而立。試問這如何得了？讀者如不信，我把船來品助長中國政治作惡的事實列舉出來。最顯著的如警察制度，亦是學外國，只有對老百姓施壓力，而在無警察的鄉間治安並不成大問題。至于由此進一步變為特務，更是法西斯蒂的玩

藝兒，害人更多。又如統制經濟，在外國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一到中國即變為腐惡之源了。此外，我在上文所舉的飛機與鐵路也都是好例。梁先生看到西方的東西無不破壞中國固有的文明，我很佩服他的炯眼。我想梁先生若肯舉例必是較我更為詳盡與親切。我今在此短文中只強調一點：即西方文明的入來所以成為禍過堆積的緣故只是由于西方的東西助長了甲概，用以破壞乙概。中國本身却沒有這樣需要。相反地，可以說中國本身不但有保留乙概的需要，並且更有限制甲概的需要。無如中國同時又必須參加于世界各國之林。好像一個人體溫甚高，他需要穿薄的衣服；其他諸人身體甚低，都需穿厚的衣服，而却在一個大宴會中又必須穿一樣的衣服，這就難辦了！西方學者很明白政府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惡」。中國這樣的皇帝政權更是惡之中的更惡者。外來文明無不加重其惡。所以有人咀咒西方文化，這不是完全無因的。

但在閉關時代，這個問題還比較好辦。即專制政權如果虐民到了極高度的時候，人民挺而走險，便起而造反，遂把這個太壞的政府推倒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常常有換朝代，就是由于這個緣故。現在把換朝代美其名曰革命。其實二者只是一個東西。我常說革命是中國的土產，屢見不鮮，毫無神聖可言。並且我以為中國三千年來亦就是因為換朝代太多了，以致把政權視為「大寶」，弄得者千方百計想維持不墜，未得者拚命去奪。遂把道德、文化、經濟、都搞得受很大的惡影響。外來的文明參加進來以後反把政府的惡加強加重，以致反抗更為不易。此所以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只見有壞的方面。即以今天的國民黨政權而論，有人說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最壞的政府，則論理應該容易被推翻，然而不然。這便是由于有外來的種種關係足以使其維持。

以上是說明何以中國與西洋文明相遇即會演成壞的現象而較好的現象為多。我們更須說明一個制度之在一個民族即等于一件衣服之在一個人的身上一樣，必須大小合身，長短適體，尤能滿足當時禦寒的實際需要。倘使一個短小身體的人而穿了一件長大的衣服；倘使在夏天而穿皮衣，這都是不合宜的。一個民族而硬要學另一個民族的制度文化習俗亦會有這樣的情形。所以我認為一個制度無論是從外國搬運來的與否，而欲其生根，則必須自自然然。凡土著的必是由根裏生出來的，我在拙書中主張迎接外國文明必須從本國文明中的相似點入手，就是想生根必須用接根之法。再淺言之，所謂生根亦就是看其有無此需要。一個人正寒時，有人拿一件絨衣給他，他必定立刻穿上。假使在夏天，雖勉強教他穿一穿，他必不久仍自脫了。即以選舉而言，假如一班老百姓不感到其需要，政說永遠不會變為真正的東西。今天國民黨所辦的國大選舉也好，各

省參議會選舉也好，都是國民黨有這個需要，而人民無之。所以人民不感興趣，以不參加為抗議的表示。這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那個特殊勢力的利用。至于如何方能把人民亦使其對於選舉感到有需要，則必須如西方的民族國家一樣，乃是一個整個的問題，牽涉到各方面，例如政府本質的根本改變，經濟狀態的走入新軌，教育的初步普遍，政黨的改換作風，軍隊的絕對不干政，等等。這便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了，必須另文為之。

我的意見不妨再歸納總結來說，則是如下。論中國文化不當專就其某一方面來講，而應從其為一個複雜的全體來看。中國自歷史以來，唐虞三代太遙遠了，姑且不論，此後從來沒有一個好政府，即人民的政府，與全體人民意志希望相合一的政府，我想這一句話決不是厚誣。所以現在的壞政府亦只是順着歷史的舊路，更加許多外國的新花樣與新方法以政更壞，壞到最高度而已。以與歷史上的政府相較，只是程度等等，並非性質異同。何以中國數千年來沒有把政府改好，何以壞政府會如此層出不窮，這便不能不求其原因于文化。我在上

# 釋「左」與「右」

一

左，右，左傾右傾，向左向右，左翼右翼，左派右派，……這一串名詞，任憑憑翻開一張當天報紙，一份時事雜誌，或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期刊，隨處觸目的皆是。茶餘酒後聊天，人前背後議論論國家大事世界大勢，這許多名詞也能隨地隨時有意無意的進出口。然而究竟「左」為何義，「右」何所指，認真問起人來，却又言人人殊。我想名詞中，人之不求甚解，不加思索，遂即貿然脫口，率爾落筆，揉雜着主觀的感情的成分，任憑着一己的意氣去使用解釋或曲解，恐怕沒有再比「左」和「右」為甚的了。

事實上這古怪現象却也不限中國。我們翻閱國外的報章雜誌，諸如人家的批評議論，可以發見混亂的情形不比我們清楚多少。甚至在在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和在另外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可能還有參差以至全然相反的解釋。

二

文提出甲乙兩極之說，如不取實證的觀點，則可說甲極完全是壞的。這便是天下式國家與西方的民族國家之不同了。民族國家把甲乙兩極打成一片，成為一個一元的。凡民族國家所有的制度與辦法若搬運到天下式國家來，除了助長天下式國家的政府的權力，使其對人民更高壓更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所以外來的東西，如選舉制度，警察制度，統制經濟的辦法，以及飛機鐵路等，本來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于中國本身。這誠如梁先生所說，是患的嚴重文化失調症。就中尤以「政府病」為其主要症候。好像一個人雖週身有病，而尤以胃病為最，因為一切滋養品必須從胃而入而消化之。胃一有病即致全身陷于衰弱，耳聾眼花都起于營養不足。

本文可以說是從我的觀點來補充梁先生所提的問題。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我反對梁先生所說，我不但無所反對，並且深感到他所提出的問題之重要性。這個問題久為國人所忽略，所以他一提出即不啻抓着我的發處，使我說了這一大些的話。希望有同感的人和梁先生再加以教正。

(十月一日寫)

嚴仁廣

在中國一般人的觀念中，對於「左」和「右」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有一種人，認為「右」派就是正人君子和循軌蹈矩的一些人物。於是把左派便比作洪水猛獸的思想，和殺人越貨窮兇極惡的暴徒。提起左派，可以嚇得語聲發顫；提起右派，也可以作出咬牙切齒得而後甘的神情。「右」與「左」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善」與「惡」的變名而已。這些人充分中了宣傳的流毒。

另外有一種人，却認為左就是共產黨，右就是國民黨。於是乎，偏共產黨的人如民主同盟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左的；偏國民黨的人如民青兩黨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右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人物因而不是不左也不右的。在觀內，對左右作如是觀者，相信佔絕大多數。即如「觀察」編者徵詢讀者對其所持態度意見時，便也毫無過疑的把他的徵詢對象，全部放在這第二種人裏面。

第三種看法，認為左是民主國家，或多黨政治，或是政權寄在多數人手裏的政體；右是獨裁的，極權的，或一黨專政的政府。與此平行的另一種看法，認為左是共產主義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右是資本主義和實行資本主義的國

家，社會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介乎其間，不左不右。

第五種解釋認為右是一批滿意現狀並且想維持現狀的人，而左則是一批不滿現狀而欲打破現狀的人。近於此的第六種解釋則認為政治上一切緩和的，保守的，或反動的思想或行動是右的，一切前進的，激進的是左的。

不幸上舉諸人對於左和右的幾個認識和瞭解，不是僅只抓到左和右的一條腿，就是僅只抓住左和右的一隻臂，沒有一個瞭解能够概括全體的意義，能够解釋一切的現象，全都是偏狹，籠統，甚至於武斷。因為左和右並不能僅以某主義某政黨作為代表。關於第一個解釋，我已說過受了宣傳的流毒，用不着駁它，因為理論和事實，全講不通。可是這套中得真也不輕，而且數十年如一日，至今還在為人不停的灌輸。第二個解釋流行最廣，但也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雖說國民黨的政策絕對的右傾，但是國民黨的政綱卻是相當的左；同時，共產黨的行徑並非盡左，有時且極右，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間政黨，只有模稜兩可的政綱，專以斡旋為能事，政策之有所偏，只好說它偏共或偏國，不好說它偏左或偏右。並且左和右還只是主觀見解或者行動的兩個方向，沒有道義觀念存在其間，所以觀點容或不左不右至多可說是中立的，無所謂公平或否。

名民主國家為左，極權國家為右，或名共產主義國家為左，資本主義國家為右，有一部分的道理。然而如美國這民主國家，却正有不少的人罵她右罵她反動；而蘇聯這個極權的國家，人們偏又說她是左。向樣，資本主義國家的許設施誠然是右的，但是我們能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高度的累進課稅和一切的福利設施也是右的嗎？很多人批評美國的共和黨人為右派，為反動份子。而這些共和黨人却又喜歡羅希特勒、墨索里尼、馬佛郎哥、馬二陳為右，為反動。真假難辨，誰是誰非，簡直摸不清頭腦。總之，左和右是很難拿表面的某種政治制度或某種經濟制度作為代表的。

欲保持現狀之為右，欲打破現狀之為左，若以今日歐陸若干國家的情形，以目今東南亞洲若干殖民地國家的情形，或以中國的現狀而論，誠然不錯。大體上，在位者或統治者都想維持現狀，一律向右；在野者或被統治者都想打破現狀，一律向左。不過這解釋也還不能概括一切。例如在位的英國工黨政策反而向左，在野的英國保守黨政策反而向右。又如美國自羅斯福死後，杜魯門把老羅手下「新政」者 (New Dealers) 一個個排擠下去，政策倒轉頭來往保守上走。這雖是他不滿於現狀而欲改變現狀，然而批評他的人說他向右，沒有人說他向左。這趨勢，去冬共和黨抓到議會之後，更為明顯。他們處處想打破現狀，掃除「新政」，這更不向左，是大大的右，是走的狗頭路。

第六種看法在多數的場合之下確是可以應用。舉此原則而言，則據英國的保守黨為右，英國的工黨共黨為左；認美國的共和黨為右，美國的民主黨略左；或是認中國的國民黨為右，中國的共產黨為左，都不能算錯。不過，甚麼叫做保守？怎樣才可稱為前進？用甚麼標準或原則可以測定衡量？都還是一些沒有答案的題目。

這六項解釋還有兩個共同的缺點：其一，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一國的對內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用來解釋一國的對外政策；其二，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解釋思想。

最古怪，儘管六個解釋沒有一個可認為治當，可令我們放心應用，倒是人竟也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儘管人人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竟也沒有幾個人認真的問過自己或旁人，到底左與右的真義何在。

### 三

丟開以上的六種解釋，我來另外替左右兩詞找出一種新的釋義和新的解釋原則。這新的釋義和解釋的原則，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甚感主義或甚感政黨名稱也不能代表，是些囉囉的說明。不過我却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能够概括的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可以用來分析當前或任何時代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而不流於偏頗或籠統。以下我分開：一政治的，二經濟的，三對內的，四對外的，一共四項，作為評判一事左右的幾項原則：

#### 甲、政治的對內政策

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如果承認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認人人得以過問政治，批評政治，參加政治，能够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見，能够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它是左向的。反過來說，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把政治視為少數個人少數民族或一個階層一個黨派的專利，不顧民意，一意孤行，抹殺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其向右。一種思想，它鼓吹政治大眾化，開明化，否認階級權益，打破地域和種族的偏見，這種思想是政治的左派思想；這種思想見之於行動，就又是左向的運動。相反的，一種思想或運動，認為政治乃少數人之事，以為人皆愚我獨智，所以國家應由我來管，或是鼓吹鼓勵階級利益，黨一派利益、某一種族某一地方的利益，所以役人而不欲役於人，這種思想或行動又全都是右向的。

用以上這命義，似乎無意間已把左比為民主政體，把右比為獨裁政體，却



又不然。因民主政體中仍有右，專制政體也可有左，而且政制和年代並不能拘束它的使用範圍。

### 乙、政治的對外政策

一個國家和她所行的政策，如果把自己和世上所有國家能夠同擺在一條水平上，一視同仁，均等機會，破除大小強弱和自尊自卑的觀念，許身於增進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幸福，合作共濟，促進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在國際之間更肯仗義執言，打抱不平。一國的政府如此，我們稱她為左傾的政府，一國人民具此觀念，我們稱她為左傾。思想如此，是思想的左傾，行動如此，是行動的左傾。反之，一個國家的政策，或者她的人民的觀念或思想，偏向於只顧本身的利益，不顧他國利益，甚而至於恃強凌弱，卑侮文化國力不如己的國家，或為強割地，造成對峙局面，以便操縱世界政治，行霸道不講王道，到處利己損人。類此的政策思想以至行動，統統屬於右的下面。

依着這個解釋，則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部分的國家主義，民族自決運動，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大同主義，「天下一家」的思想，烏託邦的幻想，世界語運動，以及近年流行的世界公民運動(World Citizenship Movement)都可說是左傾的。帝國主義，老牌的殖民地政策，國際強權政治，均衡主義，以至國際孤立主義，都可說是右傾的。過去的國際聯盟，目前的聯合國組織，雖仍不脫強權政治的意味和色彩，也還認為領左。

### 丙、經濟的對內政策

從經濟一方面說，某一政府存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注意到社會上每個階層的福利，令全國人民的財富和所得一致提高，使人人平均享受生產的果實，用以提高教育的水準，提高消費的質和量，它以消除鉅富赤貧，防止人與人間的榨取制削為己任，不讓那斷斷掠取現象的存在，這都是由上而下的傾左。如有些人的思想或行動，注重互利互助(即西人所謂的 mutual advantage and mutual help)，注重共存共榮，提倡或促進經濟機會之均等，矯正財富所得之不公。這又都是由下而上的傾左。

反之，在位者只替少數人一個階級一個黨或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設想，忘掉大眾。所行的政策，足以鼓勵經濟機會以及財富和所得之不均，或足以放縱少數個人吮吸大眾的膏血，形成社會上苦樂不均貧懸殊的現象而不思加以矯正，這是右的表露。人民間，有一部分人，只圖本身利益，抹殺大眾利益，或是鼓吹所得權益的維持，或是阻撓政府左傾政策的實施，都是右傾的。

對內政策的右傾，近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十九

世紀以後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已慢慢轉向。對內政策的左傾；近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制度。不過對內的左與右，範圍遠較這四個主義和制度為泛，而且還在四個主義和制度成形之前，早已發生。

### 丁、經濟的對外政策

從國際一方面講，一個國家如果，消極的：提倡經濟機會均等，各國間一視同仁，以共存共榮為目的，以國際經濟合作為工具，相借改進國與國間貨物的流通，改良貨物的運銷和互換，以提高全人類的的生活水準，顧及本身利益之外，還處處顧到不損及他人；積極的，以本國的資金原料和技術，盡力幫助生產和實業都落後的國家，提高其生活程度，並在國與國間主持正義，糾正榨取和利用的行徑。這些都是政策向左的表現。思想或行動的走向這個方向，也是思想或行動的左傾。

與此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消極的只顧本身利害，不顧他人利害；積極的且乘人之危，去侵害別人的權益，遂其一己的欲望。為人救苦救難，還打着沾人便宜的算盤，或是藉藉自身經濟的優勢，榨取掠奪，或要求經濟特權的讓與，或遲遲發弱小國家的資源引為己用，諸強之間你爭我奪或互商分贖，這全是右。關閉政策，經濟國家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帝國互惠，經濟壟斷經濟門戶以及經濟集團之建立等，均屬之。

### 四

綜上所管，我們可知左和右應用的範圍為如何寬廣。它的精神，既可以寄在執政者，也可以藏之於民間；既可以產生於國內，也可以發揚於國外；既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既可以表現為政治的方略，也可以表現為經濟的政策；大可應用於國與國間的關係，小可應用於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寓之於思想，可以見之於行動。從時間上看，左和右更不是近代的產物。可以這樣說：從有了政府有了政治的那一天開始，便就有了向左向右的思想和政策。再從大處說，往遠裏看，還可以說，自從人類有了公私的觀念以後，思想中便已有左和右的存在，初不以政治與經濟為限。政治和經濟的思想和政策不過構成左和右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簡單的說，中國的一句老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包括消極的左，西洋一句成語「己所欲，施於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wish others do unto you)，可以包括積極的左。「彼一毛而利天下者不為也」，是消極的右；然若自己不被毛，反跑去拔人家的毛，那就是積極的右。更抽象以論之，左和右，不過是人類的處世待人之一種態度罷了。社

會上每個人一切行為的動機，全都可以拿左和右來解釋。

## 五

時間的前進，無論對內或對外政策，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大的趨勢一律都是向左走的。對內言，國內政治或經濟政策守於右，足以造成國內的不寧和流血；對外言，國際間政治和經濟政策之停留於右，足以造成國際間的不寧和流血。換句話說，國內政策的左向，是國內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證；國際政策的趨左，又是世界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證。欲獲致並維持一國國內的和平，對內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是它唯一的途徑；欲獲致並維持世界的和平，對外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也是它唯一的途徑。

政治和經濟之間，依我個人主觀的看法，還覺得經濟遠較政治為重要。偷盜搶劫殺人越貨兇殺暴動革命流血，社會上一切的動亂不寧，起因多一半是經濟的。國際間的戰爭，多一半也不是純由於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經濟的原

因為導火線，已為大家公認。若干歷史學者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歷史上國與國若干次的戰爭，也都推源於經濟。一國政府壓榨整剝，不讓人民活下去，人民會得叛亂；同樣，斷絕一個國家的生機，她也會動起手來打人。分贓不均，你搶我奪，又往往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許多人又說，有了政治的自由，才能獲得經濟的自由；沒有政治自由，如果國等以求經濟的自由，這種經濟自由往往落空，既得之也不能持久。這個說法，事實上並沒有根據。從歷史上看，民權運動往往是由崛起的中產階級發動，為自身的經濟權益去找保障。民權發展之後，資本主義隨以勃興，這趨勢，政治上說來，是趨左的；而經濟方面看上去，本質沒有大變，財富偏在尤甚，還是向右的。就拿真正的民主國家來說，政治自由開放了幾百年，果真經濟的自由得到實現，則勞資關係的對立與矛盾，財富分配之不均現象，應該早就減無遺了。實際上沒有。

九月三日 杭州

#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羨林

前幾天，胡適之先生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計劃，目的想在十年以內將我們中國的學術開闢一條獨立的路。據報紙上說，胡先生自己也承認這是一砲。這一砲果然沒有虛放。自從這談話發表了以後，南北各地，許多刊物和報紙都有文章來討論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眼看就要引起一個大規模的論戰。昨天一個小報上說，胡先生已經掛了免職牌。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真的。我今天也來討論這問題，並不是想製造「事件」，再啓戰端。我只是因為自己已有許多話要說，以前雖然也說過幾句，但總沒有說痛快，現在就利用這機會再來亂說幾句。

胡先生談話的前半是關於留學政策的。他反對政府每年化大量的美金送學生到外國，尤其是到美國，去領命。這意見我完全贊成。自從去年十一月間汪敬熙先生首先發難攻擊自費留學以後，有許多人來寫文章討論這問題。我自己也在天津大公報上寫過一篇短文，響應汪先生。我當時只談到自費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自費留學生全要不得，官費生全好。自費生也確有很好很有成績的，而官費生裏面也有不少的扶椅子弟，一點對也不念。不過因為汪先生只談

到自費留學，而官費生究竟還有點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僻文章，彷彿我自費生有什麼宿怨，大有同他們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現在要談的是整個的留學政策。不管官費與自費，現行的留學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們現在還不起來糾正，這樣下去，再送一百年留學生，中國學術也不會獨立，永遠只是跟着別人跑，而且永遠隔着一個很長很長的距離。

現行的留學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這真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們先說留學的動機。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國去，並不是想去念書。他們只是想去混一個資格，回來好作事，就是所謂「銜金」。這實在也難怪，因為中國社會把留學生看得太重了，彷彿一個人只要有機會到外國去吃上幾天麵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脫皮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當前的政府要人，大學教授，有幾個沒有饒過金的呢？確怪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們，想盡種種方法要到外國去了。

因了這樣的動機而到外國去的，我們就很可能想像到他們到外國不會念書。他們一下火車或船，第一件緊要的事情就是打聽，那一個學校最容易，那

一個教授最好通融。教授選定了，第一次見面，談不到三句話，就張嘴要論文題目。論文題目一拿到手，當然毫不遲疑立刻就向這題目進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點，因為英文他們在中國都學過，也許（我只說是也許）沒有語言文字上的困難。在德國法國就有了問題。在國內學過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裏，話聽不懂，書看不懂，甚至到館子裏去吃飯，到街上去買東西都有困難。但對論文進攻的勇氣一點也不減少，自己在下面作的時候，還可以找別人幫忙。倘若教授要請他去討論，立刻就來了困難。教授說話，他聽不懂。他說話，教授聽不懂。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究竟高於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動心」。雖大難當前，此心皆可不動。現在說幾句鬼子話聽不懂又有什麼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氣，臉上的汗毛都不許豎一豎。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頭上的汗立刻流下來，青筋也一條條地暴露出來，呼吸急促，心也跳動得厲害了。一位德國教授告訴我，他同一個中國學生談一次話，他彷彿經一次衝鋒，說起來還有餘驚。

讓外國教授兩過幾次鋒以後，論文終於進行起來。這時候需要教授幫忙的地方更多了。於是許多中國學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國人特有的本領：送禮，不客氣地說，就是賄賂。當然他們還不敢像在中國一樣公然送錢給教授，因為外國教授還沒進化到能懂得貪污。今天請教授看戲，明天請教授吃飯，教授太太生日的時候，絕不會忘記用高得荒謬的價錢買花送去了。他們覺得這樣也可以勉強安心了。有些勇氣大的，買了照像機之類的貴重東西送去了。教授看了，大驚失色。他們不知道中國學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餘，讓中國學生再按照像機帶走，自己留在家裏納悶。心裏說不定又想到那個「中國之謎」。

好容易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論文作完，或請求教授認為是作完，他們就開始預備口試。同時心裏已經開始作回國的計劃了。好夕口試再及格了，有些入連等候領畢業證書的耐力都沒有，立刻就攜行李來回家。博士頭銜終於拿到了。他們又可以利用這頭銜再往高處爬，對他們說，這總算是功行圓滿了。

請讀者不要誤會，認為所有的留學生全像我上面說的那樣子。我上面只是說了留學生的一種，不過可以說是最普遍的一種。在這一類以外，也有不少學生真正埋頭讀書，讀外國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許多學生根本一句書也不念，終日遊手好閑，坐咖啡館，找女朋友，甚至販賣黑貨，上法庭，坐牢獄，專門替中國丟臉。在數量上說，這一類的學生非常多。國內達官貴人的孩子幾乎全屬於這一類。倘若列一個等級的話，這一類恐怕是最下乘。回國再看這一些專門到外國去考試的學生，就覺得他們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這些「未可厚非」的學生對中國的學術也不會有什麼裨益。我們派留學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國去學在國內學不到的東西。但他們却帶了一肚皮在國內大學裏學到的一知半解的學問，到外國去給自己鍍金。他們就用了這點學問，七拼八湊，在外國教授全力幫助下，勉強寫出一篇論文，立刻就回來了。我不信，他們能學到什麼新學問。

據我自己的觀察，中國學生的天資最少也可以同外國學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們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學生固然不必說了，連肯用功的學生也只肯用到學業結束為止。彷彿證書一拿到手，學問就已經登峯造極，用不着再求進益了。平常我們都認為是形式上的一個學業結束，對很多的中國學生就真的成了結束。但對外國想終身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這不過纔是一個開始，在沒考試前有許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隨了自己的興趣研究。現在這限制沒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個題目，讀一本書。再沒有什麼東西來束縛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興趣了。所以我們觀察一個外國學者的經歷，雖然有不少的人已經在學生時代露了頭角，完成很有價值的學術工作；但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考過畢業以後纔真正漸漸走上研究的路，終於成了大學者。這條路有時候是很艱苦而悠長的，說不定同時要忍受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壓迫。但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學者們走這樣一條路也沒有什麼值得驚怪的。

在現行的留學政策下送到外國去的學生頂多也不過走到這條路的開始，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許根本連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鍍滿了一身金回來了。回來了以後，覺得已經功成名就，不願意去作官的十有八九可以作到教授。同他們同學的外國學生這時候纔走上那條悠悠的長路，路上有許多困難要克服，要有無比的勤勉，驚人的耐力，纔能一步步走上去。說不定十年八年，甚至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纔能得到一個教授的頭銜。倘若這兩位同學再有機會會面，我們中國的這一位教授就會發見，以前說不定功課還不如他的這位外國同學，現在真正可以稱得起一位學者了；而自己却連以前學的那一點都有點模糊了。還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的悲劇。

倘若我們看着這悲劇演下去，中國學術永遠不能獨立。但現行的留學政策就是支持這悲劇的。有的人會說：我們也可以派留學生出去，讓他們在國外一直住到把那條長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國大學裏作到教授，然後纔讓他們回來。但試問，還能行得通嗎？先不必說政府沒有這許多錢，送大批留學生在外國住那樣長的時間。即便政府能有這許多錢的話，有幾個人肯在外國住這

幾久呢？

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說，中國現行的留學政策都非變改不可。我並不是說，只要我們的學生都安安靜靜地住在中國，新的學問就會從天上往他們腦袋裏灌輸；我們不用着借助外國學術的研究，我們的學術就可以獨立了。不但我們中國作不到這一步，連世界上的學術先進國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別人學習。他們有時候也要派學生到外國去學習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要將學生到外國去留學，造就大學教師，替中國學術衝門面，這不是一個永久的辦法。

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覺得，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請外國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新辦法，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大學裏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但是，我們截止到目前所請的外國教授很少有真正有地位的學者。他們多半都是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在外國找不到飯吃，於是就到中國來作教授。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能說外國話，談到學問，有的還不如我們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這種人對我們的學術不但沒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像，當這些人回國的時候，也許有人問他們在外國的職業，他們當然回答說是教授。我真不知道，他的國人會把我們中國的大學想成什麼樣子。我一想起來，臉上就

發燒。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請在外國真正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任教。他們當然未必全肯到中國來，我們可以仿效蘇聯請美國工程師的辦法，出極高的薪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會沒有人來的。這樣可以有兩個好處：第一，他們可以長期留在中國。學生在大學畢業了業以後，甚至作了講師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同他們研究。不至於半途而廢，演了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種悲劇。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為沒得到留學的機會而埋沒了。我們都知道，照現行的留學政策作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裏有錢或運氣好的青年纔有留學的機會。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優秀的。倘有外國大學者到中國來，沒有錢的或運氣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了。這對中國的學術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時候有些部門某一國研究的特別好，我們仍然可以派學有根柢的學生到那裏去觀摩。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學術獨立的路，這是我可以斷言的。

以上說的話，我當然不敢說全對。但這些話都是由多年的經驗和觀察得來的，自信還不至捕風捉影。為中國學術前途計，我誠懇希望教育最高當局能考慮並採納我這個建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三日 北京大學

# 中國的對美政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China's America Policy An Editorial Sep. 27, 1947

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寫得很多，但是中國的對美政策，這些日子却極少聽人提到。從世界關係及其所生影響的觀點上看，美國對華政策更有其迫切的重要性，這一點當然大家都瞭解的。過去幾年來的中國對美政策，主要地只是美國政策的一種反應，而且永遠是聽着美國聲明和行動并受其模造的一種政策。

此種狀況今天依然有其某種程度的確實性，而過去幾星期內的種種事變，以孫科博士警告美國的談話為頂點，已使中美雙方感到密切注意中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實在更顯重要。詳細研究中國的對美政策，尚須等待時間和歷史學家來完成，但是我們却有興趣來分析（即使是表面下的分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內的種種事實。

中國對杜魯門主義聲明的反應是迅速而積極的。她指斥外蒙古侵犯新蘇邊

界。進一步又指責極像蘇聯飛機的飛機參加越境進攻，深入中國領土。中國的報紙就大叫大喊，亂嚷一通，而抗議文字就紛紛拍發出去。緊接而來的第二步行動，就是南京指責受北朝鮮「某一強國」訓練和配備的幾千朝鮮共產軍，在東北與中共並肩作戰。之後不久又是據「可靠報導」，大約有三十個蘇聯軍顧問，曾在四平街觀戰，他們就在那裏積極指導中共策略。

如果想到杜魯門主義用於中國，結果却會發生了這許多重要的外交陰謀。那末當初的計劃者們必將大為失望了。然而中國却又作了一次「形容」。孫科博士發表了一篇使人驚愕的談話，他痛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政策的計劃者們顯然覺到，此舉一定可以驚醒美國，注意共產主義在中國種種危險。政府報紙充份利用這個時機，詳細指出這位孫逸仙博士的獨子孫科博士，素以親蘇傾向出名，誰也不能指摘他是反蘇份子，因此他突然痛斥蘇聯，所持理由必定都

是正確的了。

然而華盛頓不管這一切的艱苦工作，依然繼續集中努力於歐洲，而且并不表示有發動對華更積極政策的徵兆。最後美國才宣佈，派前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將軍到中國和朝鮮來，執行調查事實的使命。中國以自身與希土並列的積極外交政策，一時似有即將放棄的模樣。批評者和發議者們都估量這個使節團，就是積極援助國民黨新政策的第一步。然而出於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魏德邁却是真的來作一次調查事實的旅行，而且所發現到的種種事實，又都不合其意，這許多事實都引論到國民政府內部必須實行種種激烈改革。這許多事實也反對自動地將中國當作希土一類國家同樣看待，因此也就反對以任何進一步的迫切援助給予現在的國民政府。

我們就得從這一點上來理解中國對外交政策的尖銳改變。不過自杜魯門聲明發表以後，中國對外交政策雖已採取較為積極的性質，然而它仍始終緊緊跟着美國政策跑，而且竭盡一切力量，決不在那一方面觸犯美國。

魏德邁使節團完成使命，以及根據他離華公開文告中所說任何進一步援助須以改革為條件的指示發表以後，中國的政策就從甜言蜜語和諛媚奉承的親善政策，改變成爲一種威脅的政策了。大約二星期前，中國發表一篇聲明，說是中國對於美國在日本的政策深表關心，這是實行此一新路線的第一個步驟。中國一向只是依賴美國，支持美國在日本的種種行動，雖然這類行動對中國民族利益，清清楚楚地均有害處的，所以過去二年來，國民政府的破產例子，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中國宣稱對於建議中的對日和約會議中國不擬參加，這是中國以威脅手段，恐嚇美國恢復舊日援助國民政府之政策的又一個徵象。因爲中國知道得很清楚，中國方面拒絕參加，其意義就是美國計劃的失敗。美國在管理戰敗日本二年以後，覺得還是趕速簽訂和約爲得策。因爲美國直接違反波茨坦協定的精神，已經實質上排除英中蘇平等參加管理日本的份頭，所以美國很明白，如果要召集一個討論日本和約的預備會議——這也是違反波茨坦精神的——她從一夥伴們一那裏所遭到的除反對以外，別無他物。然而因爲大不列顛已經將自己抵押給美國，而且已經絕望地陷入美國龐大的政治經濟擴張計劃，不能不加反對，所以美國已經敏銳地估計到，堅決反對此一計劃的只有蘇聯一國。中國直到現在爲止，對於美國政策，并無不同意之處，所以也放在援助美國的這種估計上的。可是因爲蘇聯出來攔阻，英國不願參加，而中國現在也直接表示反對，美國要想進行，殆亦不可能了。

一連串新外交活動的最顯明的標誌，——又是孫科博士的一篇談話，他僅在三個月以前，曾經發表談話，痛斥蘇聯的不友誼和干涉中國內政，但此番却與前次談話直接相反，竟宣稱既然美國一心採行不利中國的政策，那末中國只能向別處去找一個新朋友，或將傾向蘇聯了。

因此我們對中國對美的外交政策，已可獲得兩種界限分明——而且是矛盾的——傾向。我們心中認爲這兩種傾向，沒有一種是特別聰明的。但是那第二個傾向，雖然并非建立於可以證實的動機之上，但也許有可使美國對其迅速發展杜魯門馬歇爾計劃控制全世界的行爲，暫時躊躇思索和反想一下的好處。

這兩種政策究將產生什麼結果，很難斷定。從中國的觀點上看來，二者都準對着一個相同的目標——更多的美國援助，尤其喜歡直接賜予巨額美元的那種形式。在這一點上，提早發動反共行動以及共享杜魯門主義爲阻止共產主義的贈與物，看來似乎已經失敗了。中國採取威脅手段的新政策這個事實，似乎就是指出中國也認爲第一個政策已無成功之望。今天也許只有杜魯門和馬歇爾，才能知道對於中國與蘇聯「友善」的威脅政策，美國將有若何反響。也許我們目前尚不知道。我們這班人只有袖手等待，然而，當我們在等待着的時候，我們可以積極注視過去和當代兩方面種種事變的發展過程，這對目前局勢都是大有供獻的。我們這班小人物，只有以我們自己去關心這許多事件，以及時時發表我們自己種種觀點的方法，才能希望將我們的意見，去強制影響中美雙方的上層人物，他們常常在嚴密關上的大門後擬定的種種決議，而逼到我們採取若干行動，其中有許多行動顯然對我們並不是最有利的。（文覺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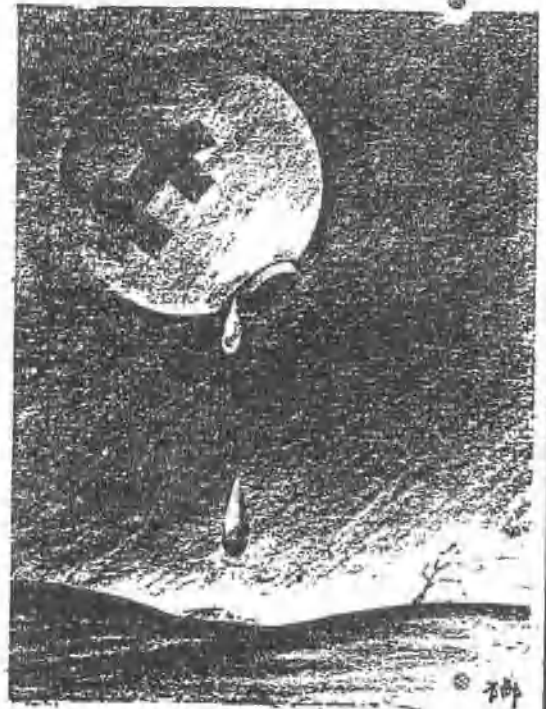
### 正誤

本刊三卷四期所載梁漱溟先生所作「預告還災論憲政」一文，錯字甚多，茲將重要者正誤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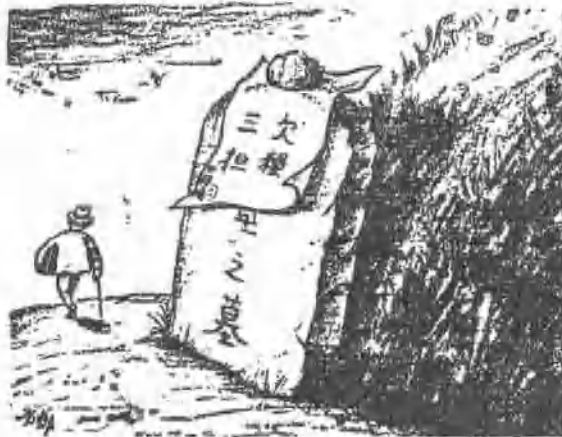
- 正 非以武力解決是已
- 誤 武力言兵
- 飲 恆苦莫能至
- 誤 欣羨
- 坐 此
- 誤 在此
- 未明 一段後期運動
- 誤 也無他
- 此 唯和合得統一
- 誤 自來中國所獲救者，不在
- 物而在人
- 是 能處已有自覺
- 誤 是處已有能皆得

頁碼及行數

|    |   |    |
|----|---|----|
| 8  | 下 | 7  |
| 8  | 下 | 13 |
| 9  | 上 | 15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9  | 下 | 20 |
| 10 | 下 | 3  |
| 10 | 下 | 3  |
| 10 | 下 | 5  |



更殘蠟盡



欄路告狀 (木刻) 楊可揚作



！嚶倒，嚶嚶  
(轉載 NEW HAMPSHIRE MORNING UNIN)



# 長城線內外的爭奪

## 觀察記者

### (觀察專稿)

從山東主戰演變出來，以劉伯承及陳毅一部的南下為主體而形成的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記者已於上期略述梗概。在黃河以北及長城線內外廣大的北部中國土地上的撕殺戰鬥，有知不察不覺的秋風，游蕩浙瀟的落着。其中「時」「空」的徐緩變化，無疑的將是決定未來北方戰局的重要因素。看吧！「碧空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

### 華北的脊樑

國軍為了首先爭取沿海，將山東做為主戰場，使太行共軍得以坐大，同時胡宗南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影響，抽調晉南之兵攻擊陝北。當陝北與晉南「換防」之後，山西關係方面以觀刺與不平的口吻說：「丟掉一隻肥牛，換來一塊骨頭。」山西是華北

的脊樑，在整個華北形勢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說，「天之急在上黨。」九曲的黃河自寧夏到綏州折而南，包起了山西的西南兩面，太行障於東，長城屏於北，內有呂梁，中條之固，使山西成了表裏山河的天然形勢。戰國時晉國有近百年的霸權。李唐以山西起家，趙宋統一中國，最後才定於山西，這一切皆與天然地理形勢有關。國軍大部退出晉南以後，共軍趁勢又折斷了正太，使山西太原成了萬山叢中的孤島。在山西邊有廿六年統制權的閻錫山，其形勢的優越空前的。在晉南共軍渡河入豫時，閻錫山並沒有敢向晉南伸展其勢力，實力如何可以想見。可是共軍會全力奪太原嗎？這個似乎也無此必要。他們不攻擊，更不北上逼晉南山作困獸之鬥。尤其在政府首先爭取沿海的戰略方針下，山西一時還不會有大戰事。但是雙方為自

### 「蒙疆」局面

傅作義張垣緩擊的轉機，正相當於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地盤——察綏兩省各盟旗縣再增加上雁北十三縣。在本刊三期二期「戰局判斷」文中，記者曾判斷察綏仍可持觀其小康局面。第一是地理上的關係，第二傅作義也是比較有些小辦法的人，張靈院長最近更親率騎來，會同傅主任不僅長於治軍，而且長於牧民，有人批評「傅作義是優秀的政治演員」，這話也有相當道理。在人生劇場中，所謂政治還不是一幕一幕的層層不窮的戲嗎？在今天能演就算不錯了，看，不是還有很多毫無演技的人也在台上

保與壯大，小據點的爭奪是持續不斷的。

學其繼承父業，由東北三省而為東北四省，日人接東北也就將計就計，將熱河劃入偽滿。勝利後東北接收又是將熱河劃入東北。這樣最近歷史的滑稽竟使塞外內蒙三省分了家。其實這是不合理的。現在察綏兩省防務一部分歸張垣緩擊，但是塞外的小康局面仍限於「蒙疆」，而達不到熱河。同時因為熱河的不安，使察東也時常有事。最近察東北多倫、寶昌、沽源等縣通過張垣的公路，由於蒙共的活動，已經不通了。熱河也有小接觸，即是否曾打破那小的小康局面呢？一時恐怕還不會。東北華北的戰事以爭取長城線與北寧路為中心。西北共軍六次攻勢正式開始，冀熱遼軍區共軍當然要以全力撲北寧路山海關內外各據點。如果察東河北國軍沿長城線南北向東追擊共軍，或許將來會更加重傅作義在塞外的任務。也就是說以遼綏小康基地，向熱河

### 平津保三角地帶

保定緩擊任務是在

於確保河北各交通幹線，及沿線平、津、保、石、唐重要城市，土礦及港口，以支援東北。因為在目前東北國軍控制區域，僅佔東北全面積百分之七至九。大部的部隊聚集在狹長的地帶上，沒有寬裕的後方是相當危險的；自然要以河北為依歸，而河北本身也只有點線的控制，廣大的面還在共軍手裏。要想確保平津津保各大城市及交通線，必須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從冀閩國軍已將防務由永定河推至大清河，上月中旬共軍趁勢發動以二四兩縱隊主力反攻平津保三角地帶，事先伴攻石門，繼而又以第三縱隊攻徐濟，再攻淡水房山，都是為了吸引國軍主力西移，然後突襲平津保三角地帶。如果得手，並要衝斷平津津路，打通其冀中與冀東的通路。國軍認定，共軍是在平津保三角地帶，經過一場惡鬥，將共軍二四縱隊打退了，官

方宜再共軍死傷二萬餘人。平津三角地帶取入國軍掌握，平津交通得以確保，被破壞後的平保交通亦已恢復，保定綏遠及河北省府原均已遷往保定，在北平沒有辦事處，最近察省府辦事處已聯合遷往曹古，這華北陸路交通樞紐的曹古已經成了河北的軍政重心，軍政當局固然是為了交通通訊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切實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還是一句舊話，打仗就是開燈捉，你希望他上東，他偏往西，你希望他打狗，他偏打雞。在山西，國軍希望將共軍壓至黃河以北，他却南軍去了，過了黃河，過了龍海路，而且還有過的了長江。在河北國軍希望將共軍向南壓抑，而他却一步步的北來，石門、徐濟、房山、涞水，現在又有另部在冀東活動着。河北現有國軍的實力除維持交通線及保釐土礦港口外，頂多能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及冀東。大清河北平津保的三角地帶是又進駐了，為了配合東北他已開始注意冀東。

### 冀東與熱河

內外地區共軍李運昌的冀熱遼軍區。這個區域是關內外的走廊，勝利接收之初，國軍控制了北寧沿線的漢海地區，並從十月間入東北。去年九月間國軍掃蕩冀東，後又進駐熱河承德，冀東各縣城一度收復，熱河也收復了十七個縣城，後來化整為零的共軍又漸漸聚集起來了，退往熱北遼西的共軍也隨着東北共軍前後發動的五大攻勢向熱河邊境反攻。到目前止，冀東寶坻、薊縣、盧龍、都山、興隆幾個縣城及大部分土地仍在共軍手中，而察省在國軍手中的十七個縣已經收復了七個縣城，七個縣城也被割成兩塊，熱河兩縣，熱西五縣。共軍從通遼柏壽、凌源，打通了一個穿過長城到冀東的寬闊走廊，使冀熱遼軍區又一天的壯大起來，威脅着北寧路及關外的交通，成了共軍發動六次攻勢的有力的一隻支柱。據官方消息，共軍熱河省府設赤峯，已將熱河劃為東、西、南、北、中五個軍分區，每軍分區有一至兩個軍，人數不等，多者三千人，少者一千人，另外有野戰部隊五個旅約三萬人

# 劉伯承南下記

政 莎

## 大別山戰用紀實

編者先生：我是安徽的一個新聞從業員。這八劉伯承南下大別山，戰鬥詳情，我們都比較清楚。六安、舒城、霍山等地收復後，我也都去實地採訪過。但是這許多材料，普通報紙上是都不會刊載的。我特地寫了寄投貴刊。文中所記，都是千真萬確的。我本著良心，絕無隻字偏袒任何方面。

(觀察合肥通信) 自共軍由魯西南下大別山，迄今已足兩個月了。劉部進大別山在九月上中旬時，真是叱咤風雲，要什麼地方就拿什麼地方。現在劉部又從已得各縣撤出，轉在各縣城以外的面上打主意。目前雙方軍事，呈現膠著狀態。

## 長驅直入

自七月下旬魯西南山集，為共軍劉伯承部三團縱隊(每縱隊轄三旅)包圍後，一時魯西情況，極為緊張。這時駐紮淮北之五十八師魯道源部，除留置一團進駐河南水城附近外，其餘全部北調，解羊山集之圍。淮北防務因而空虛，土共魏鳳樓、金少三、李仁林等股，乃乘機紛紛出沒，當

駐皖北壽縣、河南鹿邑、拓城等縣城攻陷，並向永城進攻。此時淮北整個局勢，已呈動盪不安之勢。徐州外圍亦受重大威脅。徐州陸軍總司令部為穩定淮北局勢並解除徐州威脅起見，遂命第八縱隊司令官何易師長率兵四團，出擊壽縣、鹿邑，及非以淮地之共。何師即派兵一部進駐界首，一部進駐壽縣，又門集，師部率一個團駐清陽。正計對第二部進攻。八月十日，十一兩日，劉伯承部因抵不過國軍壓力，率一、二、三、六、七、五個縱隊約七萬餘人，越關渡路南下，以致淮北情勢較七月下旬尤為緊張。魯西跟蹤追擊劉伯承部的各路國軍，已疲困萬分，雖勉力追趕，然距劉部均在兩日以上行程

，淮北又無重兵扼守，因是劉部得以從容長驅南下。駐皖省境內之四十六師逼得改弦易轍，重新佈置，集結主力於渦陽附近。一部置於張村舖，以圖回擊南下之劉部。彼時劉伯承部之主力則於淮陽以西渡河，臨沈邱、項城，向豫西之五寨方向前進。其第三縱隊(記者按據八縱隊司令部高級八員談話)劉伯承之最精銳部隊為三、六兩縱隊，在管省戰場，從未吃過敗仗，戰鬥力強，且配備精良)南下圍攻太和，企圖渡大沙河，再南行而入大別山。國軍四十六師新十九旅於八月十八日先進入太和，共軍第三縱隊於十七日進抵太和城郊，當以全力將太和圍圍包圍。劉師長以所屬十九旅陷於重圍包圍中，即派率師至太和以東，與劉伯承之

第三縱隊發生正面激烈戰鬥。共軍作戰原則：一不作無謂犧牲，二不攻堅。故在太和相峙二日，見無進展，乃改變硬攻太和之念。同時時日已久，中央援軍到達。增加他道大別山之困難，且又不能達到疲國軍之任務，除留一部仍俾攻太和，以掣肘防太和的國軍外，其餘均分別在槐店、紙店集、新文集、傅縣集渡過大沙河。等到四十六師發現敵方過河，忙抽調兵力攔河截擊時，他們已過河的已有一萬六七千人了。此時五十八師亦趕到太和接四十六師的防。四十六師師長北魏鎮早屬城防空虛，恐為渡河之共軍攻陷，遂將全部移駐阜陽。渡河之共軍一部五六千人，此時已到達阜陽以南大橋集，集渡河及阜陽西之龍王堂。大田集等地附近，與星夜南下尾追之四十六師接觸，作正面之阻止。掩護劉伯承率部渡過淮河，對附近全部渡過淮河，劉伯承親率警衛營一營分乘十三輛黃連二噸中的美式大卡車，指揮大軍進佔固始。固始於八月二十四日無聲無息

於此時已渡過淮河尾追，奉因共軍實力雄厚，未敢輕舉竄進。商城亦於此時告急，潢川光山均相繼失陷。特五十八師趕到固始後，四十六師移防霍邱西固始東之分水亭，與共軍復發生戰鬥。四十六師雖拚力進攻，但却遇了強大的抵抗，被阻無法前進。雙方對峙兩日。劉師長迫於勢單力薄，乃與五十八師協力進攻固始。分水亭方面防守不堅，劉伯承又指揮所部離開固始，潢川，向葉集進逼，而葉集方面(葉集位於大別山北麓，為進大別山之孔道，亦大別山外圍之重要軍事必爭之地)，第八縱隊司令部雖由水家湖軍區司令部由水家湖軍區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之陳鐵漢一團及皖省保安第四團等一營共同防守，但無論如何也抵不過超過二十多倍兵力之共軍進攻。故葉集僅戰四小時，此一大大別山之重要門戶即宣告失陷。商城也於八月廿九日為劉部第一縱隊佔領。此時大別山之核心立廢，空虛得無一兵一心。葉集、邱南葉集東之桃李舖、一殷四十餘人進佔東南之關廟街。該兩股探知六安無兵把守，(六安此時僅有縣自衛隊五個

野戰軍連同地方團屬約有五六萬人。在蕪東方面有四個獨立旅(九、十、十一、十三)，另外有四個團及合計二兩團的番號。合計也有三萬人左右。其第十旅已出現於錦西戰場。熱境以赤崑崙為中心，向各方發展交通線，以生產車來往搬運物資，備有百輛大卡車經常行駛。在蕪東方面，共軍亦正趕修四條公路線：(一)由赤崑崙至平泉，(二)冷口至凌源，(三)界嶺口至鞍中，(四)由遼寧建昌營至蓮化，以聯絡熱遼三省及長城線內外。共軍此種兵力配備及交通之整理，顯然是要緊鑼密鼓制長城各要隘，以便東向破城北擊路，作為東北六次攻勢之先奏。

##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天津大公報九月三十日載北平行營公談長

徐啓明之談話稱：「北軍線雖已恢復通車，錦西情勢仍趨穩定，惟共軍在遼西走動仍有相當兵力，繼續進犯在遼料中，共軍之進攻北軍線，可以預備東北共軍六次攻勢之開始，因在時間上距五次攻勢已有兩月之久，在季節上也正是東北作戰時期。據觀察，北軍線下手，切斷北軍線，孤立東北，他都要從北軍線下手，切斷北軍線，然後自冀東東北進攻，為共軍處理成草必然的戰略企圖。」徐氏此種看法，可以反映軍本當局對北軍線之注意。北平東北行營應注意中共之長城線，將為東北共軍六次攻勢而發動前之主戰守地。聞傳作派現已一部增防冀北，而以平大線新編組之新二軍向其東進。北軍線內段在修修膠裝中，仍兵車轉運，軍運繁忙，北平行營難以全力應付長城內外戰事，以確保北軍線之探東北。同時期外遼東北軍線增防，以備共軍北軍線後另一攻勢的開始。目前前線北及長城線內外的情勢，無疑的是：「長城內外趨低潮，易水形勢，塞上秋深烽火，遼陽警報動地聞。」(十月四日)



中城)，乃乘虛一然而  
進入六安城，六安遂於  
九月二日午失陷。

### 六安戰役

九月二日晨七時，  
共軍劉伯承部先頭部隊  
一戰約五百餘人，自六  
安河西輪渡過河，由  
上龍爪打了幾槍就將六  
安城內之敵安孔道鼓樓  
佔領，繼續向縣府以擊  
。六安城防空虛，但尙  
有縣自衛隊五個中隊，  
六安團警區二個中隊，  
團警區的兵，是征集訓  
練壯丁的部隊，平時素  
無戰鬥訓練，且因其本  
身又無寸七之資，故一  
聽到槍聲，都塞甲兵  
槍的姿態似的出了六  
安東門，順着羊腸小道  
跑了。縣政府的五個自  
衛中隊在該縣，了一小  
時，也想撤離就跑了，奈  
以縣太爺衣服行裝尙未  
收拾好，故又停下來打  
了兩小時。此時縣太爺  
廉漢流之細軟物品已經  
打裝停當，由三個中隊  
押護從六安小東門外六  
安公園逃出。十時半六  
安自衛隊完全撤出。  
十一時共軍的大隊人馬  
已到了六安，在六安全  
城搜索了一遍，六安就  
這樣的拱手讓給他們了  
。三日共軍一、三、五

廿一、二十七五個人  
就齊集六安。劉伯承到  
日騎了一匹黑驢子也到  
了六安，當即召開民衆  
大會，並將他們委派的  
縣長宋宗介介紹給太爺。  
宋某是河北人，三十多  
歲，口齒流利清楚。他  
說他是復旦大學學生。  
他更向民衆說，他們的  
軍隊是不拉伕，不擾民  
的。他們是人民解放軍  
的。他們是來解放被壓迫  
的勞苦大眾的。你們想  
不要怕，更不需要跑。  
我們是來訂國民黨軍隊  
的，與你們無干。老百姓  
聽了很懷疑他底說話  
，但後來住了幾天，他  
們的軍隊真的不拉伕，  
不擾民。據說，他底部  
隊非到迫不得已時，絕  
不住民房，學校，及其  
他文化教育機關。到了  
非住不可的時候，他也  
奉先派人和他講好。假  
使你胆大的話，不答話  
他住，他也不會發氣。  
他會更耐心的向你商量  
。總之他非達到他底目  
的不可，而在手段方面  
，是用說服的，耐心的  
商量，終至使你在面情  
上不好意思，再說不出  
個不字來。等到隊伍住  
下來後，要是有老百姓  
借用東西，也是像上面  
態度一樣。他們懂得了  
用強迫欺壓的手段進  
行一切事情，在老百姓

前，無經驗的等於叫老  
百眼門逃走，粗大的土兵  
千里之外。他們的士兵  
向老百姓開槍，說我  
們打仗不是光是爲了爭  
地盤，我們最大的任務  
還是爭取老百姓(同時)  
。我們軍紀不好，老百姓  
便不敢跟我們接近了  
，光光佔了個城市又有  
什麼用呢？那時不能向  
黨宣傳政治和共產主  
義的好。叫老百姓信仰，  
就是宣傳的再好，老百姓  
也是不會相信的。他  
們的官長待遇和服裝完  
全和士兵一樣，局外的  
人是看不出來的。他們  
的軍紀確是嚴明的。

### 被俘以後

六安失陷時，被俘  
的公務員共有三十九人  
(後來放了五個)。  
他們都受到優待。六安  
縣警局長范家槐被俘  
時(穿了領衣)，他說  
他是小學教員，以後也  
就客氣的放了他。范  
出來後，便向他所認識  
的人們報告他是怎樣  
的。被俘的受優待，  
又怎樣被開釋。共軍  
的一個團長與范很親  
熱的向他說，要他好好  
的辦教育，以造就下  
一代人才。六安司法處  
的法官被俘的也有三四

個。六安直接稅局的局  
長太太和兩個職員也在  
同時被俘。那時候長太太  
，裝扮非常妖嬈。當  
然因為她底丈夫有錢，  
後來就被一清算一掃了  
。共產黨對於婦女殘廢  
，及生活特殊待遇，而  
只有消耗沒有生產的太  
太沒有好感，這是千萬  
萬的。搞不好，就要  
把性命一清算一掃。對  
於低級公務員則以不  
了之。司法處的審判  
長沈佩玉是潛山人。他  
已五六十歲了，是跟一  
隻雞的人。他在六安工  
作六年，被俘的第二  
天，在民衆大會上，他  
共軍用抬子(可以走)  
抬到大會上，當衆向民  
衆詢問沈某在任職期間  
，可有不法行為。民衆  
都說買吳口同聲的說他  
是個守本份的好司法官  
，共產黨人對他也就更  
加敬愛。也有很多老百姓  
在大會會告他所屬的其  
他法官的，共產黨人也  
就當衆說法官執行法  
時，自然難免得一面失  
一面了。那些法官的法  
官。當初被槍擊時，臉  
都青了，以為性命難保  
，後來看看又不怎樣對  
付他，並且很能了解似  
的向老百姓們代爲辯護  
，心中又高興，又有  
感激。這一感激，真是  
非同小可。也可以說是

### 六安損失

其次我談談六安破  
城後損失的情形。聯合  
社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  
電訊，將六安軍火庫損  
失消息向外發佈了。六  
安的損失究有多大？是  
不是光是火藥庫損失呢  
？損失的詳情當然不是  
親歷其境的人所能知道  
的。全省保安司令部修  
械所就在六安，也是全  
省惟一規模宏大的修械  
所。聽說可以自製輕機  
槍。因為汽車運軍械  
太忙，軍械太少，敵不  
出，所以修械所內全部  
機器槍都丟了。槍丟  
了約二萬多枝，並沒  
有美補社發的電訊上所  
說的十五萬枝那樣多。

其中有的是很好的槍，  
有些是正在修理中，有  
些還沒有修理。有些是  
從前學生在安慶集訓時  
用的破槍，根本就無法  
修理的。火藥的損失，  
聽說供應局有兩個火藥  
在那裏，詳細數字不  
，因爲具有秘密性，局  
外人也不便打聽，所以  
也就無法知道。六安地  
食倉庫共有八個，均分  
散在城內和城郊五里以  
內的祠堂廟宇內，數字  
每個倉庫儲存約在二  
十萬斤左右，八個倉庫  
存糧約在一百九十多萬  
斤。共軍進城後，首先  
就將倉庫、火藥庫、修  
械所，派重兵佔領了。  
三日由六安出兵將霍山  
佔領。立煌是八月三十  
一日失守的。故在六安  
失陷後的第二天即連天  
加夜的攻六安的火藥，  
修械廠，糧食大部起  
運往霍山立煌山中。此  
時劉伯承的總司令部設  
在霍山。剩下一小部份  
運不走的米糧，即在城  
內和城郊，放眼似的任  
意叫民衆搬去吃。所以  
有許許的人家吃香了，  
有的家裏弄有三十多石  
的也有，三五五石的也  
有。老百姓還下可發了  
財了，平時沒有錢買米  
的人，還下可解決了。  
因此都相對發出衷心的  
歡笑。

### 霍山攻陷

三日晚，共軍又將  
霍山攻陷。在二日那天  
，霍山縣長劉國棟  
財，自知平時與地方父  
老及議會感情相極惡  
劣，他見八月三十日立  
煌失守之勢，故在二日  
便少之勢，故在二日  
將縣自衛隊四個中隊，  
留二中隊守城，他自帶  
了兩個中隊託辭回西到  
立煌邊境去堵擊一匪軍  
一萬保霍山之安全，實  
則他帶了兩個中隊，一  
直朝北，向六安來了。  
他滿以為六安是個安全  
地帶，不濟巧的很，六  
安已於二日失去了。六  
安的共軍，亦派出一  
股向霍家鎮一帶機

乘前進。在蕪湖前線過正着，打了半小時。譚某係一文弱書生，那里見得打仗，一聽槍響，就換上便衣，丟了隊伍，向偏僻的荒山中逃走。自衛隊的兵見縣長都跑了，也都撤退的撤退，臨散的臨散。後來譚某跑到蕪湖，以電話報告全省保安副司令張湘澤說：他在蕪湖和「匪軍」如何發生激戰，如何以少數的兵力去打擊來攻城的共軍，最後彈盡援絕，迫不得已作有對調之撤出，但公家槍枝全部損失淨盡，僅余一人以身伴免，並說身上攜帶的款子二千多萬也在激戰中丟掉，我現在已脫離危險，到了蕪湖，明天擬赴合慶面報蕪湖戰役詳情，請副司令先代向李主席（品仙）報告。張湘澤接到電話後，當立即回蕪，收檢自衛隊，並在縣境內擇一合適地方恢復政權。譚某接到電報後，以上面對他有意實難，不但不將他底戰功加以表揚嘉許，反而令其回縣，頗表不滿。在盛怒之下，到蕪湖去了。過了兩天，張湘澤地平了，想想不對，蕪湖縣長老頭在蕪湖也不算事。在六日隻身來到

合慶，到張湘澤公館報告他不能回縣去的理由。張仍囑其回縣。伊乃苦苦請求，張以舊係舊西人，且在戰費上，當亦未便強令其回縣，當將到合慶的實情電話報告李主席。李品仙接到電話後，大發雷霆，要張將其扣押。譚聽了李品仙的扣押他底電話，也就不敢再回蕪湖，就輕輕地走出了張公館，向民政廳廳長黃同仇（黃亦係舊西人）報告蕪湖失陷的實況，實在沒有辦法回去，並當面遞了一紙辭呈。黃廳長也就將他這辭呈轉呈給李品仙，並囑譚即日離縣回縣，避過頭。李品仙看到這辭呈後，雖然很生氣，結果還是親為親，都為都，拿起來批了照准了事。現在蕪湖的地方人及參議會對譚某不能保守土之責，深為憤恨。至於張白河自衛隊帶到六安境，為了保護私人出走，而將兩中隊人槍散失遺盡，及丟掉的款子，一概不予承認，聲言無論如何要他賠償。就在六日這天，六安縣長陳漢流也跑到合慶去了，當面也向李品仙報告他底六安失陷的實情。李主席在陳是舊西派中在安徽的一個得力的幹部和人才

六安的一切損失，也就不加追究，並令建設廳重新撥了一個無線電台給他，（原有的電台丟了）叫他趕快去六安北疆上任去了。陳漢流離開縣境五天，陳軍由正陽關趕到六安的四十八師在縣頭集一帶，因軍事需要，征集民伕，又找不到地方行政人員，老百姓在軍隊暴怒之下，槍殺掉的不知有多少。

### 立煌戰役

立煌是在八月三十日失陷的。二十九日商城之共軍第三縱隊約二萬餘人，由立煌西向歸善鎮立煌。立煌雖有山地，有險可守，有差可扼，但在數出城嶺中，防務僅有國軍一八八旅之陳漢漢團長率兵兩營，保安四連隊一大隊，連同縣地方自衛武力，總計不到五百人。陳團長及保安隊團長大隊分別守金家寨以南高山，立煌縣長李宜率縣自衛隊死守省府及中山紀念堂一帶山地。金家寨（即立煌）打了一天就失了，而他們守軍也就連夜的各別被孤立起來，失去了聯絡，受了兩萬多的共軍重包圍。

血戰也就開始了，血戰一晝夜後，共軍勸他們投降。但是守軍的士氣很旺盛，不但不投降，反而給共軍以打擊。這時共軍已經因攻擊而傷亡的有千多人，看到說降不成，乃開始以密集砲火射擊，破壞守軍的工事。立煌之包圍網，石橋場一帶房屋，悉在砲火中焚燒坍塌。這時立煌守軍抵抗力量越發堅強，戰況極烈，造成大別山戰役中空前紀錄，互相肉搏，陣地失而復得者數次，戰鬥連三晝夜之久，卒因軍械罄盡，補給來源中斷，彈盡援絕，陳團長李長宜均於是役殉難。陳團長是陸大學生，守立煌堡上血戰到最後一人，絕不肯降。在未死以前還打死攻圍堡的共軍七人之多。共軍當問他是誰，他說他是一陳團長，一長一字還沒說出就飲彈殉難；這是陳的一個傳述逃出來時說的。李宜率共軍生俘，後在民衆大會上當場破清算鬥爭掉了。這破清算鬥爭，守軍五連幸免於死，傷的還不在三千多人。省府對負責守土的李縣長沒有什麼特別獎勵。

### 合肥城防

六安、蕪湖相繼失陷後，舒城也於九月八日在一槍不放的形勢下送給了共軍。假使共軍在佔領六安後，只須以二三千人直奔合肥，合肥也會無抵抗地讓他們到了城下。第八縱隊副司令官夏威二日親率警衛營兩連到合肥。到送合肥時是正午十二時，就是在這個時候六安失守的。夏威本來預備前運各隊大軍追剿共軍的，但到了六安，茶還沒喝過口，合安失守的情報就送到他面前了。他急的兩手無頭，默然無語良久。他曉得打仗就是打時間，由正陽關增防到六安的那股共軍運了二小時，結果被阻於六安北二十餘里，急的還不在此，而是合肥城防空虛手邊又沒有軍隊供調增防合肥。此時大軍多數在蕪湖、橫川、固始、光山、葉集一帶，由正陽關到六安北面的，也只一團人。六安當時共軍却有五個團，相形之下，兵力太單薄了。合肥城防只

有保安團一團，另夏威警衛營兩連人。從三日到八日共六天，這六天當中一直沒有一人一馬來合肥。合肥的存亡，只好聽天由命。合肥的官方（政府方面）和軍方都是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日煎着來度這驚慌的日子。爲適應這情況，也奉命組織成立了一個城防司令部。當時，合肥防禦任務，國防部給他們分配的很妥當；安徽整個大局的指揮，由夏司令官負責。合肥城防由保安副司令部司令張湘澤兼司令負責守，（與城地共存亡）。城防司令部下設新聞室、參謀室、副官室、及防奸、查禁（征集）藥械防工事各項材料，及軍需副食馬乾、油、藥、救濟、和築城（築築城防工事）五組，另外還組織了一隊及給壯丁的義務警察隊，協助各組辦理未盡事項。這臨時成立的城防司令部，很快的展開了各個部門的工作。對伯承到了現在，再想合肥，實在是件難事。今城城外建有坑道工事，城內建有城頭堡，城頭堡有城頭堡，其他機關掩護所，砲兵陣地，城頭堡掩護所，散兵坑，都用石灰磚及三和土砌成的。

# 夾在鋸齒間的皖中

史丹

(觀察皖中通信)  
由於山東戰局的演變，安徽成爲共軍軍翼的尾閘，一向不被人注意的安徽局面，因爲皖中皖南兩省自衛心的戰訊，立刻顯出了地的重要。

## 魚米之鄉 淪爲匪區

安徽是一個並不貧瘠的省份，近兩年又算得上豐收，皖北因爲地質較差，一向又是兵戎角逐之地，固常別論，皖南平不可過。皖中則是淮河控制，平原沃野，不失爲一個魚米之鄉。而今天，就在這個區域，大別山成爲共軍的大本營，存新四軍，也有土匪。沿着大別山，立煌、岳西、潛山、太湖、宿松、望江、桐城、桐廬、都淪爲共軍和土匪四出騷擾之區，其中尤以桐城、潛山爲最。

## 綁票·丟票 草木皆兵

所謂綁票，就是夜間破門而入，將一家最重寶的人架走，藏之深山，然後勒索巨款。通常還是架走十餘歲的男孩，尤其是獨子。留下能掌家應應大樞的家主。這是一個極巧妙的安排，因爲在中國的社會裏，似乎只有男子才具有傳承接代的任務，一旦失去，自然令人倍感焦灼，而留著家主，

## 大官與人心

合肥的老百姓都因爲夏威坐鎮此間，人心比較安定。可是省府一級官員們總是感到合肥的威脅並未因之減輕，危機也一天天的在加重。大官們總是喃喃不安，令湖湖楊楊將江面所有大小船隻統統加以控制，並將江面交通封鎖。巢湖水警警察隊也同時接到同樣命令，將巢湖內所有船隻扣留，以備使用。七日那天，城內仍不見增援部隊到達，李品仙天人羅羅如再也沉不住氣了。就將公館裏所有細軟東西，結紮停當，在一大清早，由羅親親自押車，裝了重達二噸半的美國大卡車五輛出城，到蚌埠去待命前進京滬了。夏威對這事極表不滿，當即以電話通知其在蚌小南山公館里的太太，要她乘李夫人去蚌的原軍

## 那知匪軍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團說：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頓的。國軍一定要給他們子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頭陣。保安團不肯，就在這時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集合起來，繳了械後，就用機槍掃射完了。這個局面，真是慘絕人寰。事後，夏威知道了，一八八師也知道了，把那位主官的副團長及四個排長一齊扣押，解交第八段堵司令部。現在該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訊中。到底這案子怎樣，還無從知曉。

## 現在皖省戰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宿松、太湖、霍山、廬江、無爲、相城、舒城、六安、潛山、立煌、固始、橫濱、光山、英山、羅田、潘水、正陽、臨泉、太和、阜陽、渦陽、蒙城、亳縣等縣城，均次第收復。目前除舒城又

## 領了兩月薪水一百多萬，還是走不動，且出了城五里，就有被土匪強走的可能，大家都覺得於其死在洋溝里，倒不如死在大海里好。結果走的人，百無一二。沒有眷屬的人，領了錢，當天晚上，對蔣蔣桌上坐的，牌九桌就輸光了。蔣的工夫都就輸光了。現在沒有錢到頭及繳伙食費的人多的很。合肥在九月十日以前，奉任官以上的太太們都分別找關係得到了車票船票走走了的，僅留在合肥沒有走的，僅只有張湘澤的夫人一人。她本人始終堅絕表示不願走，願跟他的丈夫和城共存亡。

## 那知匪軍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團說：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頓的。國軍一定要給他們子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頭陣。保安團不肯，就在這時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集合起來，繳了械後，就用機槍掃射完了。這個局面，真是慘絕人寰。事後，夏威知道了，一八八師也知道了，把那位主官的副團長及四個排長一齊扣押，解交第八段堵司令部。現在該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訊中。到底這案子怎樣，還無從知曉。

現在皖省戰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宿松、太湖、霍山、廬江、無爲、相城、舒城、六安、潛山、立煌、固始、橫濱、光山、英山、羅田、潘水、正陽、臨泉、太和、阜陽、渦陽、蒙城、亳縣等縣城，均次第收復。目前除舒城又

城牆殘破的缺口，也連天加修的在三、四兩日補好。合肥的城防工事已建築了十分之九，這些工事都是永久的，而非野戰工事。

來合。這雖然有救給李品仙難題，好在李的部遠大度，氣量寬宏，也不以爲意。省府秘書長蘇民，民政廳長黃同仇及其他一些達官貴人也都舉起效法，開始要各夫人押運東西到蚌埠轉車京滬去了。蘇民因爲東西帶走的太多，到了水家湖轉車時，丟了兩箱沒有轉運。等到蚌埠檢查行李時，少了兩箱，才知道丟了，可見走時慌忙的程度。合肥城內都騷官黃同仇帶了光是現鈔就有十五萬，實情是否如此，外人無從對證確考。但停在黃的公館門前的三輛大卡車都裝得滿滿却是事實。

當前在他們這些大人走後，一些小公務員每天也都沒有精神辦公了，因爲他們都說大人先生們比我們官大，有觀勢，但會和我們處是一樣，他們都把太太送走了，我們沒有錢，走不動，我們還辦啥公。李品仙見了這情形，雖然在朝會上發了一頓沒完沒了的脾氣，也沒有人聽他的，因爲他座下太太到底是走了，他的理短他自己也曉得，所以發給兩月薪水，給每人發給兩月薪水，給每人發給兩月薪水。有了眷屬的到邊，即奉命撤退下來

那知匪軍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團說：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頓的。國軍一定要給他們子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頭陣。保安團不肯，就在這時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集合起來，繳了械後，就用機槍掃射完了。這個局面，真是慘絕人寰。事後，夏威知道了，一八八師也知道了，把那位主官的副團長及四個排長一齊扣押，解交第八段堵司令部。現在該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訊中。到底這案子怎樣，還無從知曉。

正好得之幾羅款目，設法解救。窮人的身價，大得驚人，不僅使鄉下人不堪負擔，就是都市巨富亦感到數字太龐大。筆者的一個族人被綁，因為寄於出錢，被擊路旁。一個小地主的獨子被架，對價兩萬，弄得他奔走求援，賣田餘宅，足足忙了一月有餘，只湊上牛數，央求再至，才贖出人來。自此兩手空空，只有依人爲生了。前不久，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見這一對劫後餘生的父子，談起他們的遭遇，還是嗟嘆不已。誠哉：山窮的入並不多，可是對於鄉間戶戶的家財事務都調查得巨細無遺。對於要下手的人戶，何日做米，何日出園，連款若干，都打聽得絲毫不差，使你根本無法隱瞞。在被綁者釋放之際，要一再受到他們的警告，否則立時離以報復！至今已事隔兩月，父子俱成光輝，提起此事，還是驚魂未定，欲語又止。另外一個木料商人，因為聽說有不相識的人打聽他的住址，倉皇出走，一日夜翻山越嶺，跑了一百多里，在一個遠處那裏躲避，

關心他的朋友特地趕來問訊，他竟認爲是匪人的偵探，忿忿又往後山溜走，親朋相慰，一至於此，草木皆兵的情實，不難由此想見了。富者的遭遇，固然也是這樣，就連普通入戶，有一頭耕牛或是某日小有進款，難能倖免於四老爺，也放不過土匪的手！這正是「遠賊必有近鄰」左隣右舍，難免保無無人道匪呢？至於丟票，那是因爲綁票已著成效，無須綁架之勞，只要於夜深人靜時丟一張注明該數的票，收票的人就得乖乖地設法奉納，以免更壞的遭遇。俗語所謂：「一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現在可加上一件更重要的事了，剛門第一件，便是互詢昨夜何處被劫，如果一夜不聞槍聲，那真是天大的例外了。

時期曾經流行的現象，現在一直變本加厲地繼續下來。在動員徵兵愈如星火的情形下，強徵硬拉，固是司空見慣；收買壯丁，尤其是公閉的事實。在保長主持下，挨戶索賚，買人充額，即便在較大的城市如安慶也有鐵路公閉進行的出現，這些人都是老軍痞子，機關狡詐，不待上陣，便逃之夭夭，回來後，又復重執舊業，得錢頂替。反正保長是老來往，利害互通，大家得安，有什麼不受歡迎呢！倘若還有人不知道動員的效力，話，從這裏，你就不難懂得

了。

夜有土匪  
日有地保

夜間是土匪的世界，白天呢，當然是保甲的天下了。「保長進門，兩眼釘神，不是要錢，便是要人。」這抗戰

會？於是對於治安兵事，遂養成一舉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大度和忍耐。所謂維持治安，改良鄉政，公函文告，自是官冠堂皇，不乏助人之筆，而見之行事的，卻百不一一。

新聞報導  
諱莫如深

報紙上對於地方搶殺的新聞，是不容易見到的，充斥紙面的都是會議紀錄和要人演詞，只有從外地的報紙上可能發現一些零星的報導。因此，真正能得到消息的，還是老百姓。綢緞之間的高河埠附近，早在一個多月以前，就有人發現共軍住紮，人數約有兩連，便衣放哨，盤查行人。並且召集當地人談話說：來此住紮是剿滅假冒新四軍名號行劫的土匪，買賣當地治安，請大家放心。老百姓且疑且懼地聽了這些話，連私下交換意見都不敢，可是歷久不見騷動，也就漸漸相信爲真了。

縣官爲政  
不出公門

老百姓在吏匪交鋒中討着生活，我們的父母官呢？君臨一方，爲政不出公門，一切是一人專第一，只要周旋於縣員紳紳之間，應付得體，就能安居樂業，而地方紳紳也樂於交陪，互張聲勢。現且在大選風雨欲來的時會，組織社團，忙請客拉票之不暇，遠及爲民請

對於這些消息，縣府專署不是毫無所聞，商或亦有消納的壯舉。但是，自衛隊下鄉，三五十人一行，每到一村，先要設賭窩，接受慰勞，酒醉飯飽，然後放他散歸，老百姓以爲匪到戰起，相率走避，於是這些「官兵」便乘機搜索，四入民家，一掃而空，真是清「巢」而去，比起土匪實在要狠多多了！我親自聽到許多老百姓說：「我們寧願土匪綁票，不願自衛隊清剿」，事實表現如此，誰能說老百姓厚「匪軍」，薄於「官兵」呢？

未剿匪窩  
先清民巢

平時既然如此，應擊倉皇，自是勢所必然。月初，當劉伯承部由山東結隊入鄂，猝不及防，立（總）署（山）告險，桐澤不守，作爲長江交通孔道的安慶，立時緊張起來。其實，首先着慌的倒不是老百姓，而是機關。譬如安慶四牌樓的商業區，起初仍照常營業，但孝廟路吳樹街一帶，因爲縣府和高院的職員均傢俱紛紛搬入民家，騷亂和不安則由是傳播出去。城之不守，復何傢俱可有，其人心計何出，令人百思不解！

老百姓夾  
在鋸齒裏！

現在皖中軍與共軍已經真正地接觸了，據報載：立、營、桐、潛、相繼克復，共軍已被逼入走山嶺。安慶兩地防務也有把握。就表面看，除非共軍增調人馬，否則是不易得逞的。可是就這力量，加上它的政治工作已經不容低估了。況且皖南又併上了！你來我去，勢成拉鋸，夾在鋸齒間的老百姓可真受不了啊！

代郵

各位託我們轉傳給留美八位同學的親者先生：你們的信，我們已經收獲，一一寄出，即請釋念。我們爲了節省時間，所以不再另復，藉請原諒。我們希望留美八位同學收到諸位的信件後，都有回信給你們。但其中一部分回信，可能要晚一點。或須子一個月後始能收到。

提高稿費

（第九次調整）

啓者：本刊稿費，自十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六萬至八萬元。此啓

一

綏遠五原伯仙先生：示悉。貴派派先生所著「鄉村建設理論」，上海河南路三三八號利華書報發行所有書，每冊定價二萬八仟元，郵費在外（約三千元左右）。此復。（編者）

二

至今在案，我還不時聽到這樣令人不忍回答的問話，聲音是如此凄涼和渺茫！希望，希望在那裏呢？從那些消滅多國面孔上，我看到多少中國農民的辛酸史蹟！也只有中國人民才有這樣的忍耐，他們除了用眼淚和嘆息獻





#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何瑾

「觀察」三卷一期朱自清先生「論朗誦詩」一文，內引拙作兩首：「我們開會」和「不怕死——怕討論」。朱先生文內曾提出兩種詩，一種詩通于「君」，一種詩通于「民」。這說：朗誦詩是「一種詩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又說：「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全，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朱先生這段話簡扼委，十分清楚。這話給我一個啓示，叫我想到從詩的功用上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那就是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如果我們說，一種詩使人「醉」，一種詩使人「醒」，那麼前者，要的是「夠味兒」，「味兒要玩，我們說「玩味」；後者要的是「夠勁兒」，「勁兒」要用，我們說「用勁」。顯然，朗誦詩之所以被某些人輕視，正因為它不是「玩味」的詩。玩味要有「閑」。朗誦詩，活在行動裏，它是屬於在「行動」着的人們的，它要「夠勁兒」。前一種詩，是可以「玩」出來的。後一種詩，卻要「活」出來，要在「行動」中產生出來。

我們設想，如果一個人，自始至終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在考慮着大家的事情，那麼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也都要向大家說，他則每一陣輕微的情緒的激盪，都會與大家相通。他也渴望和大家相通。他一定盡所有的力量把他的語言，順利地尖銳地打入大家的心坎。如果他沒有藝術的才能，他必然創造出被大家所接受所熱愛的所深受感動的藝術。

直到現在，朗誦詩還被某些人誤解，以為那只是粗淺的通俗易解的作品。事實上，通俗易解，只是朗誦詩起碼的條件，却不是最高的水準。一個作者能夠用語言的筆頭，敲透聽衆的心坎，比單用只有自己或與自己較接近的

少數人所了解的符號紀錄下自己內心的波動的人，需要更豐富的知識與更辛勤的工作。單說面向着羣衆精神的大海，就得有巨大的魄力，才能去那上面航行。羣衆是一片動盪不安的大海，朗誦詩的作者和朗誦詩者，至少得有一點航海的精神和勇氣。這經驗與勇氣的大小，又看他們羣衆結合到如何親密的程度。歷史上並沒有幾個這樣的人物，沒有幾個這樣的人，能夠隨時隨地直挺挺地站在成千成萬的羣衆的前面，一言一語都能夠抓住聽衆的心弦，使得往羣衆的考驗，得到羣衆的信任與愛戴，能夠在任何艱難危險之下都不離開羣衆，他對羣衆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不軟弱，不模糊。

一個朗誦詩的作者，他必須隨時關照着大家的幸福與災者，否則他就不會在偶然的集會中喊出大家的要求，不會在突發事件中指出大家的道路，否則，他不可能經常地體察大眾的感情，組織這感情，發揮這感情，並且鍾鍊這感情，使它成爲不可抗拒的力量。

寫「玩味」的詩，作者常常要找一個使自己陶醉的環境，在那裡如狂似癡的氣勢裏，把自己的靈魂浸進去，好像把藥酒灌進裏去，然後自己再喝這杯酒，然後再用自己噴出來的酒氣去引別人沉醉。有時雖不免「嘔心瀝血」，或「燃斷幾根髮」，但那卻還是把力氣花在「寫」詩上，不是花在「生活」上。

寫後一種詩，卻須在生活裏生根，滋長，以至乎成熟，就如陶一多先生所說的：「我們用生命去寫詩」。作者事先能沒有存寫詩的念頭，只是生活，行動，思想，受感動，下決心，然後又思考，又發現什麼，又有衝動，又受挫折，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喊叫，有時和朋友爭吵，有時暴怒，有時憤恨，是的，有時要冒險，受譴責，然後又反省，又得到安慰和鼓勵，又有小成功，于是又希望，又鼓起勇氣，又提起熱情，又再聽，再看，再思想，……然後詩來了，是一湧一來的。這些詩，看起來在沒有有所謂「技巧」，卻行行是血肉，字字是真實，在千萬人的耳朵裏轟轟，在千萬人的心上開花，在千萬人的骨髓裏噴生命的炸藥。

這些詩，就是朱先生所謂的「新詩裏的新詩」，「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這種詩並不多，因而好的也更多。今天中國寫詩的人，大都還沒有養成一種生活習慣，還沒有把自己沒有保留地投進「行動」裏燃燒，鐘鍊，還沒有隨時隨地都向着成千成萬的人思想，或者說「出聲的思維」；還不太習慣用「我們」這個字，還不太習慣于

「羣衆」的場合。

然而，「新又更新」，新詩裏又產生出新詩來。整個人應該從這裏看出一點新機，看出一點「未來」的消息。看出一點真正的「新詩」和「新詩人」的受容。陶一多先生前曾說，過去的詩人，對社會抱着旁觀的態度。今天的詩人，應該身先士卒，是人民的助手。像陶一多先生這樣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社會，才是真正詩人所具有的一至情」，他的聲音，才是昭示萬世的一至理」。

今天，大地在翻身，樹根草皮在轉轉，千丈高樓碎成齏粉，潛在的壓抑着生命的海峽脫瀾瀾地「醒」轉來，那些「善醉」的「夢」的「詩人」們將「醜態」而「顯化」，迷離恍惚，超凡，脫俗，而不知所終吧。

我們看見，在這激流一般的時代，每一個「醒」來的「行動」的人都容光煥發；每一個逃避責任的人，都帶着一雙不安的眼睛，「無可奈何」的感嘆。在這時代的洪流裏，個人的存亡，詩的有無，都無關緊要。然而只聽人滔滔着，作爲一個真正的「人」活着，他必然是一個對現秩序的「抗議者」，一個響亮的聲音，必然是戰鬥的對音。同樣，只要詩還存在，還被寫作，被朗誦，它必然是「沉重，根據，倔強而嚇人！」。

附註：朱先生所引拙作「我們開會」，第三行「像羣」，誤刊爲「像車輪」，特此更正。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

（上接廿四頁）第二小時專門用來討論分析與發問；主講人應該包括本校的他的校的和政府中社會上對某一問題有特別研究或見解的人；應該由校長指定教授中之三人或五人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主持；應該：題目預先編排，只有遇到大事件發生時才可以更換；時事範圍應該不只限於政治和經濟，更應該包括自然科學、醫學、工程、以及文哲史地（史地是研究包圍的本身）；應該以學生上課之動或情，筆記之清楚或拉雜，發言之有條理或無倫次，報告之有見地或無頭腦作爲判定分數的根據；應該由學校指定專人前報並搜集和集中資料。最後，應該讓學生在課堂上任意發表意見，絕不可因態度激昂或思想前進便會影響他的學業或安全。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因爲必須獲得這項保障，學生才敢放膽發言，遊刀功課才不算白費。

本年秋季開始，浙大就應先開設一門「世界文化」，這是該校向這個方向走的一步。離秋季始業已在不遠，我更願以上面的一點意見，貢獻於各校當輪流先生之前。





#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

原作者：胡適

原刊處：獨立時論社社論

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立的十年計畫，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础。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違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訓練，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當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負起人類學術進化的責任。

要做出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畫，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爲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爲國家學術獨立的標幟地。

這十年計畫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這個分期期的方法有幾種好處：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學，可以鼓勵其他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

我提議的十年計畫，當然不是只顧到那五個十年大學而不要那其餘的大學和學院了。說的詳細一點，我提議：

(一)政府應該下大決心，在十年之內，不再添設大學或獨立學院。  
(二)本年憲法生效之後，政府必須嚴格實行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廿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全國人民與人民團體應該隨時監督各級政府嚴格執行。  
(三)政府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的十年計畫，分期施行。

(四)在第一五年裏，挑選五個大學，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能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爲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個五年裏，繼續培植前期五個大學之外，再挑選五個大學，用同樣的大力去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在短期內發展成爲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六)在這十年裏，對於其餘的四十多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應該充分增加他們的經費，擴充他們的設備，使他們有繼續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爲各地最好的大學。對於有成績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也應該繼續民國二十二年以來補助私立學校的政策，給他們適當的補助費，使他們能繼續發展。

是用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的計畫。眼前的人才實在不夠分配到一百多個大學與學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統計，全國有二十八個國立大學，十八個國立學院二十個私立大學，十三個私立學院，二十一個私立學院，共計一百個。此外還有四十八個公立專科學校。)試問中國第一流的物理學者，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中國專治西洋歷史有成績的，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這都是大學必不可少的人材，而人才稀少如此。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當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人材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到十個最高學術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着獨立地位。

(七)在選擇每一期的五個大學之中，私立的學校與獨立學院應該有同樣被挑選的機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注重人才，設備，研究成績。

還不是我過分樂觀的話，世界學術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使我敢這樣大膽的預言。

(八)這十年計畫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觀念的根本上才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術。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例如現行的學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學位的規定最足以阻礙大學研究所的發展。這部分的法令公佈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實行，政府應該早日接受去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建議，「博士候選人之平時研究工作及博士論文，均應由政府核准設立研究所五年以上並經特許收受博士候選人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考試。審查考試合格者，由該校院授予博士學位。」今日爲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爲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的程度，爲了要減少出洋錢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担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這是我所建議的大概。這裏面我認爲最重要又最簡單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

在我出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羅氏基金會決定捐出二千萬美金來創辦芝加哥大學。第一任校長哈爾斯(H. R. Hooper)擔任籌備的事，他週遊全國，用當時空前的待遇(每年七千五百元)選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授，美國沒有的人，他到英國歐洲去挑。一年之後，人才齊備了，設備夠用了，開學之日，芝加哥大學就被公認爲第一流大學。一個私家基金會能做到的事，一個國家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更(Chung)創立霍華斯大學，專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時候美國的大學都只有大學本科的教育。耶魯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吉爾斯(G. S. Gilman)創立了哥倫比亞大學，打開了「大學是研究院」的新風氣。當時



霍德新大學的人才極一時，哲學家如杜威，如羅以斯 (Rowe)，經濟學家如伊察 (Ely)，政治學家如威爾遜總統，都是霍德新大學研究出來的博士。在醫學方面，霍德新大學開辦時 (一八七六)，美國全國還沒有有一個醫學院是有研究實驗室的設備的！吉爾門校長選聘了幾個月有研究成績的青年醫學家，如侯斯勒 (Housh)，韋斯利 (Wells) 諸人，創立了第一個注重研究提倡實驗的醫學院，就奠定了美國新醫學的基礎。所以美國史家都承認美國學術獨立的風氣是從吉爾門校長創立大學研究院開始的。一個私人能倡導的風氣，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所以以我深信，用國家的大力來造成五個十個第一流大學一定可以在短期內做到學術獨立的地步。我深信，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才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三十六，九，十六，第十六個九一八週年紀念日)

###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

原作者：嚴仁廣

原刊處：世紀評論二卷十二期

日本人要在珍珠港的幾顆炸彈，驚醒美國人的一場好夢。從那日起，他力死主義才真正正式正統。從那日起，他力死主義場地的跟着別國，作，提倡國際主義，大發展國外。從美國大學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人思想上這個大轉變。因為從一九四二年起，即有些學校添設國際和時事的課程。一虛提倡，到處仿效，逐漸成爲了一種風氣。這些課程，一部分是軍事當局之請爲訓練軍官和軍員而設，所以特別注重外國語文和外國史地的課程，一部分則是純粹軍服穿制服的學生 (Civilian Students) 作對象，而以時事研究爲主體。前者我們不談，我們只談後者，各校增設時事研究的科目，有幾個目的：

一、爲使學生注意時事，用心體察，研討國際情勢，眼光可以放得大些這些性質，背景，和內幕；

二、爲使學生在明瞭每天報紙上新聞的項問題，知道怎樣應付，免得畢業之後茫然所知。

今年五六月間，我爲學期久懸不決而着急。我十分同情學生發切學潮的動機，我也愛着學生寫的壁報文字和圖畫，從壁報上，可以看出學生的意見，可以發見他們的智慧，不過有些時候，言論太不負責任，態度太不夠誠懇，對於學校當局教員，甚且出言不遜，只令我百般的難過。當時我就想：既然社會人士都認爲對付學潮不該高壓而應該疏導，然而疏導光仗着苦口婆心的勸又沒有用，我於是想，若是在大學裏面能夠添設時事研究一類的課程，倒許是防範學潮於未然，消弭學潮於已發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因爲我當時看出，引用這個制度，在可以獲得上面所舉的三項功用之外，在當今局勢下，尙可得到附帶的幾種收穫：

一、它可成爲學生的民主訓練場所。訓練學生在會場上勇於發言，鍛練學生表達意見的能力，不可再像模稜兩可，在感情上用事，應該造成一種坦白的，負責任的，以客觀態度分析時事發揮意見的習慣。

二、它可以溝通師生間的意見和融閤。這大學潮中，有時是學校當局和學生之間的對立狀態。當局或教授勸告學生復課，學生每每以白眼。這是學生對教授的瞭解。在另一方面，學校當局有的也太不夠民主。於是以此問題爲日深。學潮既不能防範未然，發生之後又不能消弭於無形。如果平時能夠多見而多討論，誤會一定大可減少。

三、它既可供給學生以新聞的內幕和背景，於是學生對於時事的判斷，可以不以完全訴之於感情。平素既已有客觀分析新聞的能力和習慣，遇事起頭也能夠鎮靜壓付，不至於盲目亂動，純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時事迫迫頭上，非動不可的時候，他們已知道運用理智，他們對國事也事又有充分的明瞭和認識，這種動，是有意義的動，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動，是社會需要他們的動。即使動也可以適可而止，不至擴大而僵持不下，更不至像今年似的事校園鬧得毛手毛腳，提前放假。

除去這三點與現時有關者外，我覺得「時事研究」的課程還有一項大用途，就是它更可以養成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或發問的習慣。到國外讀過書回來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都感覺比起外國的大學生來，我們的大學生是太不肯在班上向教員問問題。他們怕問問題，又怕問出太淺陋的問題來弄笑話 (的) 的。寧可自己鑽牛角尖上幾個鐘頭，把一個一個牛句句話說得清楚的問題弄明白，他也不願在班上輕易的發問。外國學生那敢發問我們的學生沒有。我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發問，但是成效並不大。勢必等到考試前夕，才一堆一堆的夾着筆記本來家裏來，你一句我一句的夾着一兩句的問案。那情形簡直像舌戰軍艦，一兩小時下來，口乾喉啞，筋疲力盡。上下左右一學期的東西，塞滿我在二小時之內全盤發問出，試問一個學期以內的功課，許多問題始終不盡，前後怎能辦完完全全講得明白。不受問題的結果，學生在半年裏而能夠懂得的能夠學到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

最近讀紐約時報，又看到一篇文章，介紹美國達特茅斯大學 (Dartmouth College) 將於今年秋季開辦新聞研究課程的「大計劃」，這校這個學科，將被定名爲「大事件」 (Great Issues)。題名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範圍很廣，以報紙雜誌爲主要的參考資料。爲了幫助這門功課的進行，學校特別建立一所圖書館，爲的搜集並保管資料，陳列各種報紙期刊和雜誌。這門功課，規定每星期上課三次，一次是全班，在空曠草地上舉行，因爲人數過多教室容不下，其餘兩次在教室內分爲二十組到二十四組舉行，每組定出一個主要問題。這兩次，一次是由一位主講人講，另一次是全部時間用來討論發問和分析，這次是由校長和主講人同來主持。研討的題目分爲六大項：一、何爲大事？二、今日各國的政治體制；三、現代科學，以論原子能爲主，四、爲世界和平的國際性，五、爲美國與世界和平，六、爲現代人類的價值。(詳見本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星期日教育新聞欄)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經非正式的參加過美國加州大學新設的一門「美國文化」這一課的目的，不盡在介紹美國的各方面，它同時也牽聯到國際的有關問題討論。這門功課，每週上課兩次，每學期兩學分。每次上課，由一位本校教授或有一位從他校聘來的教授或由一位從外面約來的專家主講。主講人是十約的，所以課題也是早定下的。在一、二星期之前，學生便先知道題目，接到教授留給他們的課題表時，書寫期刊的單子，可以從容預備。開講時，聽者易瞭解，討論時，問題易於提出。等主講人講完，緊接着的是公開討論發問的時間，其情況熱烈異常。這門功課叫座能力之大，真可驚人，它和當時新聞的專門討論兩性問題的一門功課居然不相上下。這門課，規定是三四年級選修的，選的人多，在一間頂大的教室裏上課。學生只要在一個學期內沒有缺席，便可得及格分數。

我們不必一定仿照美國各校的方法去做。在我個人理想中，這門科目：應定爲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必修科，每學期一學分，每星期上課一次，連續兩小時，第一小時由主講人講，(下接廿一頁)

在一個學期以內的功課，許多問題始終不盡，前後怎能辦完完全全講得明白。不受問題的結果，學生在半年裏而能夠懂得的能夠學到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

在一個學期以內的功課，許多問題始終不盡，前後怎能辦完完全全講得明白。不受問題的結果，學生在半年裏而能夠懂得的能夠學到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



讀者投書

本刊自本期起  
每冊售五千元

讀者先生：本刊剛在上月從每份三千元增至每份四千元，從本期起又須增至每份五千元。我們沒有想到最近半個月來物價奔騰得如此利害。本刊每份三千元售價，曾經前後維持過三個月，我們原希望每期四千元售價，至少也能有一個短時期的穩定。但是最近物價的狂漲，使我們自這期起，不得不再度提高售價。當在三卷五期上本刊增價為每冊四千元時，曾經報過報紙上漲的情形，就在短短一個月時間中，紙價從每令二十七元漲到四十四元。其後仍然繼續上漲，從五十四萬一跌到八十萬，今天（十月十三日）又從八十萬一跌到近八十八萬。政府對於這種瘋狂的波動，完全沒有一點辦法，而我們這些民營刊物，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得不任其痛苦的情緒下，被迫再行將售價提高。我們衷心希望這個每份五千元售價，能夠盡我們最大的能力與忍耐，維持一個相當的時期，俾使讀者們在負擔上也能透一口氣。讀者先生，請原諒我們，並請繼續支持我們。

關於訂閱辦法，我們決定繼續維持上月所改訂的硬性辦法。讀者如欲避免物價波動的影響，或者避免地書商的高價，即請直接訂閱。新訂訂閱價目見第三頁右上方。合訂本自即日起，每冊售六萬五千元，併此附聞。（編者）

白天怕國軍·黑夜怕八路·請看今日之山東

讀者先生：這年頭做老百姓的真沒法活下去了！共軍宣傳解放區是自由民主的，但老百姓實際嚐到的是鬥爭，殘殺；國軍則宣傳解放放區，救濟老百姓，但是大多數的官兵都是不肖的，對待老百姓的行爲比土匪還壞。我是山東章邱縣的一個小民，今將鄉間實地的見聞陳述如下：自從去年國軍打通膠濟路，把共軍趕跑後，鄉間便到處充滿了國軍。他們的工作是征伐、征料、要人、要錢。無論老百姓田地裏的工作如何忙，必須先去上伏。一個數十戶的小莊一要是便是二百名。如果說沒有，先罵後打，橫死活該。開數的莊長們暗地地吧鈔票送到營長手裏，要二百名的，去個十個八個的也功成疾，也就敷衍過去；而莊長也可藉此撈一把不大不小的油水。如果不送錢，那便倒了活罪，日以繼夜的上伏，永沒個完。國軍這樣壓榨着老百姓，並且逼着老百姓以最大工作効率，沿鐵道建築起一個個的碉堡，好讓他們藏在裏面。晚間八路路到莊裏捉人，開會，他們明明知道，却不管閒事。今年三月間濰博失守，國軍撤退，鄉間又充滿了共軍。這些解放軍的第一步工作是逼着老百姓把那國軍用老百姓自己的血汗造成的碉堡，再一個一個地扒平。接着來的是征糧、要錢、開會、鬥爭。凡帶有糧食，還有田產者，皆在被鬥之列。初次鬥爭，鳴鑼擊鼓，招集各莊的男女老幼，把被鬥爭者的東西搶光，人則綁送些來遊街示衆。經過個人述說，他們便好過好，趕出莊外。如係辦公人員或作過一府事情的，便立時槍斃。二次鬥爭時，被鬥者必須過關，又叫過鬼門關。所謂關者，是許多人手執木棍，站列兩行，過關者從中經過，便亂棍齊下，輕者噴臉歪斜，頭破血流；重者登時斃命。又有農教會、婦女會、兒童團、民兵隊等等名目，男女老幼皆須參加，如有口出怨言者便拖出活埋。共軍這種鬥了牛年，好人不知死了多少。夏天

國軍又收復了濰博，大批共軍跑了，本地土八路轉爲地下工作者。從此是鄉間又痛了國軍X軍的謀報組，國軍部的組，青年團的小組，這小組那小組，加上這鄉團，那自衛隊，都一起進入了莊村，見着老百姓便說你是通匪，先亂棍一頓，再說要幾百幾十萬元。真正通匪的隱姓，只要拿出錢，便可無事。善良的老百姓，如果沒有錢，那便倒了邪極、勒索、勒索、欺侮、打罵無所不用其極。敲詐來的錢，大家一分，大吃大喝。無論是國軍、鄉鎮長、自衛隊，都是發財主義，誰管老百姓的死活。白天他們在各莊盡力搜括，晚上便找一個個保險的地方藏起來。一到黑夜，便輪到土八路出來活動了，用拉雜的方法屠殺他們的敵人。真正辦公的人們他們很少能拉到的，所殺的大半還是老百姓。我們莊上的一個泥水匠晚上躲到五里外的一個小莊裏，恰巧共軍去拉雜，便被捉出莊來打死了。還有一個老頭，平常教教書，給人家看看病，並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就因爲給他的被鬥鬥的打死了。只要不隨他們的人，都在被殺之列。被鬥的人更是不救。也有被殺的人員，自衛隊等，是一個防範不週被他們捉到，那死的方法真是叫你想不到。三地善鎮的自衛隊剛化了七百萬元買了一枝衝鋒槍，被八路知道了，便設法扮成國軍騙進門去，搶出衝鋒槍和六枚步槍，並且拉去六個隊員，擲下刺刀，把那倒下的六個人先砍去兩臂，再切去了兩腿，留下一顆頭連着身軀，棄之山溝。請您閉目想想：這是多麼殘酷，殘忍，簡直比獸獸的殺人法有過之無不及。善良的老百姓，白天怕國軍，黑夜怕八路。不是要錢，就是要命，東西搶光了，糧食發光了。未死的人可選擇活下去，但是如何活法？逃吧，逃往何處？不逃又怎能忍受這多方面的毒刑？大多數地方都是這樣情形，眼見雙方是愈打愈起勁了。

善良的老百姓們不知何時才能重見天日。先生，以上所說，都是事實，毫無捏造，索仰貴刊立場中正，擬批露，讓全國有心人的同胞看看他們揮舞的面目，看看這萬難問的老百姓是過着怎樣的非人生活！  
趙希一 十月九日 濟南

對於論當前的政局  
與美國對華政策  
一文的意思

讀者先生：閱貴刊三卷五期吳世昌先生一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大體上敝人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但吳先生的論斷只是指出問題的一方面，即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在矛盾，而對蘇聯對華政策的矛盾則未提及。雖然吳文題目是論「美國對華政策」，但事實上，今日之中國，正如吳先生所說：「中國內戰之兩造雖然分屬於美蘇兩大勢力範疇，自不容易協調。」（觀察三卷五期第五頁）祇就美國，不但不能使問題更明確，反易惹起若干無謂的誤解，而吳先生的文章內引的事實有的地方也無根據：

(一)吳文「蘇軍舉行一經中國人民抗議立即悄然而退，美軍則將繼續在華不知何時始撤；蘇聯還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美國則公然想把中國來作反蘇資本。」據敝人所得相當可靠的消息，蘇軍舉行雖然中國人民抗議，並無一立即「悄然而退」。據最近（兩星期前）大連來人稱，大連旅順尚有蘇軍十餘萬，飛機百架左右，大連市上蘇軍舉行仍未中止。該大連來人向於來青之前月蘇軍在馬路上強姦中國婦女，及因電車擁擠不得上車，開槍擊傷賣票員。威爾附近鄉村有自大連運上軍餉：「政府上級說蘇軍好，好個屁，大連對上公然強姦……」後來這位仁兄被鬥鬥了，（下持十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八二

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國內郵費：五元 掛號：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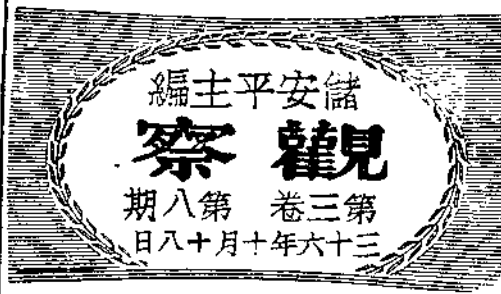
訂費：六元 掛號：十二元

郵掛：七元 掛號：十四元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店



本期作者

- 王道明等十位：清華北大教授
- 劉遵誠：武漢大學教授
- 王道明：清華大學教授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金克木：武漢大學教授
- 周子亞：浙江大學教授

# 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

## 的意見

王道明 王鐵崖 孟昭英 邵循正 徐毓枬  
 袁翰青 陳振漢 楊人棟 樓邦彥 戴世光

一個人由勞心或勞力所得到的報酬，應當符合兩個標準：在絕對數量方面，應當可以維持合理的生活；在相對數量方面，應當足以表示該種勞役對於社會的重要性。現在公教人員待遇的低微和不近情理，就因為全未顧到這兩個標準。

公教人員的待遇，在絕對數量方面之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舉一例即可瞭然。今設某人之底薪為四百元，家有五口，供職於京滬或平津區，則其每月之貨幣收入為一百一十六元（底薪乘一千八百倍，基本數四十四萬元），此外有配售米八市斗或麵粉兩袋以及其他零星小量貨物（平津區僅在九月份配售過兩袋麵粉而已）。設每人每日最低數額消費量為一市斤，則五口之家每月尚缺米麵七十斤。平均以六千元一斤計，則添購米麵已去其貨幣所得十分之四，所餘七十元，必須支付菜蔬、房租、水電、燃料、衣著、子女教育、醫藥衛生，以及其他必需的雜項費用。以今日物價之昂，七十元僅抵戰前之十元左右，項目如此之多，顯將顧此失彼。故公教人員之奉公守法者，都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更遑論合理的生活。公教人員的待遇，在相對數量方面之不合理與荒謬，更是有目共睹之事，再舉一例以明之。今設京滬區有一工廠，其薪資依生活費指數發給，則該廠工友之每月底薪三十元者，其每月貨幣收入已超過底薪四百元之公教人員的收入。至於很多國營事業機關的工作人員，每月所得有超過普通公教人員所得之一倍以至數倍者，政府雖一再同意不應有此待遇之差別，並曾努力消除此種差別，但事實上因有變相的資助之故，此類差別仍然存在。我們更要求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我們更要求待遇的公平；薪給是勞役的報酬，報酬應有其客觀的標準，違反此一標準之不公的待遇，便是社會上一切糾紛的主因之一。

低微而不合理的公教人員待遇，業已產生三項社會惡果：（一）工作效率之普遍下降，（二）貪污風氣之蔓延滋長，以及（三）世道人心之日趨敗壞。

第一項道理很明顯。食不飽，衣不暖，終日操勞於心者，無非如何使妻子兒女免於凍餒，這種人工作效率決不會高。在不合理的待遇之下，公教人員還奉公守法，祇有兩條路可循，其一是不斷降低生活水準，其二是找尋敷衍塞責，前者影響體質，後者使人不能專心，二者都使工作效率減低。今日任何機關的工作效率，均不如戰前，原因即在此。

有人不能或不甘心走上上述兩條艱苦道路，於是出於貪污一途。目前苦于大貪污的動機純為增強其權勢，這種人於情無可恕，於法無可道，却往往逍遙法外。除此以外，許多公務人員祇是為待遇之太不合理，為解決其眼前之生存問題，不得不出於小貪小污。這種人於情最可憐，而法對待他們却最嚴。竊竊者候，竊鉤者誅，不僅不能使人心服，事實上誅不勝誅。要杜絕這種小貪小污，當然要從改善待遇入手，否則實逼出此，賄賂無用。貪污之蔓延滋長，又為工作效率之低落

增添一個原因。

竊國者侯，竊鈞者謀，奉公守法者無以為生，狡黠者却能生活裕如；待遇不平，智力才能與努力，均不足為衡量報酬之標準；這種社會可謂是非不明，善惡不辨，黑白不分，賞罰不彰，世道人心自然不堪聞問。道德既已失其規範行為之能力，法律亦復不足以收其懲戒之效果，影響所及，普通人都避重就輕，捨正路而不由，唯利是務，紛紛攘攘，社會變成投機取巧者的樂園！

由上所述，改善公教人員的待遇，不僅是公教人員本身的生活問題，而且也是提高工作效率，杜絕貪污，挽回世道人心的關鍵所在。我們認為政府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看公教人員的待遇問題。這一問題必須合理解決，同時政府不能推諉到國庫負擔過重，而不顧到國家的根本問題。以財政支出言，應該用的絕不可吝嗇，不該浪費的鏽蝕必較，才是一個有為政府應該具有的態度。今日政府所浪費的金錢物資，數目驚人，政府不知在此等浪費上圖節省，而祇知剝奪公教人員之合理收入，使他們連生活都不能維持，這自然是他們所最不甘心的。

至於改善之道，在原則方面，我們重申以上所舉兩大原則：一個人由勞心或勞力所得報酬，其絕對數量應足以維持合理的生活，其相對數量應足以表示該種勞役對於社會的重要性。在技術方面，為顧及現在國家整個的經濟狀況，和公教人員維持最低限度生活之需要起見，我們贊同九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教授會所提出之兩項辦法：（一）此後每月之收入，其購買力不得低於本年一月之所得；（二）另以底薪百分之五按物價指數乘之，以為研究費。（按此兩項辦法係大學教授提出，故僅就其本身需要而列入研究費，其他非學術機關，自然亦可按其他需要而列入相等數目之其他用費。）我們認為這兩項辦法是很合

理的，同時有一定而審觀的標準，則此後可以按此標準隨時調整。目前政府正在考慮公教人員待遇問題，倘因時間迫促，不及詳細考慮上述兩項辦法，暫時不妨採用十月七日立法院所通過的「公教人員待遇改善辦法」，即「公教人員最低生活之標準應以戰前所得之薪水三十元為基礎，照生活指數分區計算，其超出部份之薪金，照生活指數十分之二支給，薪水在三百元以上者，其超出三百元之薪金，照生活指數十分之一支給。」

抗戰以來，公教人員之實質待遇一再減低，非薄到無以為生的不合理程度，但大部份人仍能堅守崗位，奉公守法。當時正值民族存亡的關頭，公教人員此種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謂無愧於國家；抗戰既已勝利，應該是政府如何設法對得起他們的時候。勝利以後，理應是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時候，不料生活更苦，苦到無以為活。薪金是努力所得的報酬，公教人員盡了他們所應盡的勞力，自然應獲得他們所應得到的報酬。國家財政困難，人民有捐獻的義務，但其所能捐獻的，應當有一限度。八年抗戰中，公教人員之所得，足以說明他們已捐獻了他們應得的報酬之大部；按立法院最近所通過的辦法，等於公教人員繳納一種特別租稅，免稅額是三十元，三十元以上至三百元者繳納十分之八，三百元以上者繳納十分之九，薪金愈高者，繳納的租稅愈大。公教人員所能捐獻的，自有一個限度；倘使一定不顧這個限度而強為榨取，則其結果不但會繼續增長上面所述的三項社會惡果，而公教人員在生活壓迫及不平與憤懣的心情之下，恐怕無法求得社會的安定。政府在呼籲節約，但請政府注意公教人員的生活已苦到無法節約，而祇要求至於凍餒；最近立法院所通過的辦法，勉強能使他們免於凍餒；倘使連這一點也辦不到，我們不能不懷疑政府全不顧到公教人員的死活。

# 改革地方政制芻議

劉迺誠

● 察 觀 ●

前此吾國民衆智識低下，地方公共事業不發達，統治人深居簡出，不與人民直接接觸。所委各級地方官吏，多主無為而治，其主要職責大抵限於徵收賦稅，判決訴訟，及維持治安諸種消極活動，絕無施政政策，尤乏積極計劃，以提倡民衆福利。

革鼎前後，革新派亦常以改革地方政制，提倡地方自治相號召。願以民國

建立以來，始則有軍閥之混戰，繼則有倭寇之侵擾，多數地方區域慘遭破壞，民生凋敝已極。復員以後，烽火又起，擾害之廣，前所未有。今後建國工作，固屬艱難萬端，而革新計劃，則須注意基本所在。茲行憲在即，改革地方政制之議，顯為當務之急，未可視為微末，而不予精確研究。

以法而言，往昔所定，不再追述。不久以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憲草內

縣為自治單位，省則為行政區域，省政府之職責，在執行中央法令，監督地方自治。省政府設省長一人，任期三年，由中央政府任命。又設省參議會，由各縣市議會選舉，每縣市一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此項憲草公佈後，一部分輿論不贊同，其主要原因在未能規定省為自治單位。

抗戰勝利以後，在國內外形勢劇變之下，國民大會於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通過之中華民國憲法，其第十一章第一節所定省制，有省自治法之規定，承認省為自治單位，一反憲草定為行政區域之議，此為進步之處。論者或以新憲將省長及省議員改由人民直接選舉，亦為進步之點，惟自余觀之，省議員由人民推選，原應如此，至於省長應否由人民推選，則為另一問題。譽之者稱之為民主的方式，反之則為不民主，余則未見其當。

以省機構言，新憲之要點有二：(一)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自治通則，制定省自治法。(第一一二條)自治法通過後，即須送呈司法院審閱，如有違憲之處，應將違憲條文宣佈無效。(第一一四條)(二)省自治法應規定設立省議會，議員由省民選舉，又置省長一人，亦由省民選舉。(第一一三條)

### 一 新憲究竟探定何種省制

讀完新憲關於地方政制之條款後，讀者將發生疑問，新憲究竟探定何種省制？對此問題，無人能作肯定答覆。因新憲雖明白規定省議員由人民直接推選，省長亦由民選，而對兩間之關係，則未有隻字提及。既未提及，今後各省所採省制，必至紛歧，固可斷言。

自作者觀之，在省自治法應包含之條款下，各省所組政府，可為集權式的省長制，大權集於省長一身，省議會不啻為其顧問機關，對省政不能作有效的監督。亦可為分權式之省長議會制，二者各有其權力範圍，不相侵越，此為分工之旨，難收合作之效。更或因分權過嚴，以至相互牽制，使任何政策與計劃無從徹底實現。亦可為議會制，一切自治事務均須先經省議會議決，交由省長執行，立法權至尊，省長無異其代行人。惟新憲規定省長由人民直接選舉，而不由議會推選，議會能否使之負責，自為問題。又或使省議會與省長發生其他關係，而形成其他方式之省制。或更依憲法設置各項機關，而各機關既無施政計劃，亦不能順應民衆需求，名為採行新制，實則百無一統，改革徒託空言。

以上雖係理想之詞，俱均可成為事實。當然，各省採行各種不同的制度，各盡其人力才力所能及，而加以實施，以謀其效，原屬無可非議。一種制度先

由一部分省區試行，行有實效，再推行他省，此為最穩妥的步驟，亦為推行新事業之辦法。

新憲未能規定立法與執行兩間之關係，是為條文上之開略歟？抑為特意捨去，而使各省今後自由採定其省制歟？不論此項開略為有意，或為無意，未予明白規定，則省制未確定，而留待各省自行制定。各省於採定其省制時，其輪廓固須遵循新憲之條款，惟於法定範圍之內，仍有自由抉擇之處，其確有不妥之點，則應當予修正，此為作者選述此文之動機，讀者幸毋觀其為好事也。

### 二 探定省制應遵守之原則

政治運行之方式有二：一為政策之決定，一為政策之執行。前者決於議事機關，後者則由執行機關負責實施。議事與行政為兩種不同的權責，代表兩種不同的原則，議事以發揮民主精神為宜，行政以增高效率為主。民主方式是使議會機關真正代表人民，其決議能得多方面之擁護，而向時不抹殺少數人之權益。行政效率之增進，所牽涉之方面更多，行政機構之健全固極重要，而整個機構之和諧運行，關係亦甚重大。所以行政與立法須能相互配合，始於分工而終於合作，少予牽制而多予協助，然後立法機關始能瞭解行政上之困難與需求，行政機關始能盡量實現其計劃。此外在行政機構本身，權力須能集中，使行動得以敏捷，責任必須明確，並須分層負責，而無推諉之弊，始足以言效率。每一政府皆有這兩部分，各部分之特性不同，所須遵循之原則不同。立法機關之責任，在制定社會行為標準，其組織以符合民主主義為準。行政機關之職務，在將大眾所企求之法律，置諸實施，其目標在以最限度之人力物力，提倡大多數人民之最大福利。由此可知：一種政制一方面須能發揮民主精神，一方面又須能增進行政效率，始能稱為適當。

### 三 新省制能符合這兩種原則

民主與效率，為現代政治之兩大基本原則，一種政制如能符合這兩種原則，則為良好的政制。新憲第十一章第一節規定：省設省議會，與省長同由省內人民直接選舉。衡之憲章，一則採間接選舉方式，一則採委任方式者，較能符合民主主義與地方自治，固無疑義。省議會為人民代表機關，由人民直接推選，較能代表人民之意見，較能對人民負責任，亦必較能提倡大眾福利。惟省長係執行首長，如由人民直接推選，則必加強省長之地位，甚能與省議會形成對立形勢，兩間意見如不一致，則將以何者為代表人民。在法治精神不充，政

治領袖的政治道德不高之今日中國，原低對立叛統之存在，則分權與獨制均於趨於極端，如不互相節制，而造成混亂局面，亦必多所牽制，而使良好計劃不能徹底實現。

因此，作者對於省長民選一點，不能無條件贊同。當然，在地方自治場合下，地方行政首長不能決於省外，省長如由中央委任，則有悖於地方自治之原則，亦非吾人所能苟同。但如改由省議會推選，則能避免上述各種流弊。而同時一方面可使省長直接對人民代表機關，間接對人民負其責任，其所設施，亦必能真正順應民衆需求。另一方面可使立法與行政發生密切連繫，其能打成一片，如在責任內閣制下然者。果如是，則整個機構可以靈活運行，而各部分之行政效率，亦必隨之提高。

由此可知：由新憲所建立之政制輪廓，其民主理想尙有可取，惟於實際運行時，其行政效率能否增進，則難其必。依作者之判斷，立法與執行機關如同由人民推選，其權位相等，極易形成對立形勢，如是則衝突之機會多，而合作之機會少，行政效率自無增進可能。作者有鑒於此，爰就新憲所定地方政制，取其所長，捨其所短，並補充其所不及，提出一種比較適當的地方政制，以爲後此各省縣制定省縣自治法之參考。按省縣區域雖有大小之不同，其自治原則純屬一致。茲特以省爲研究對象，以免敘述與討論上之重複，因適用於省者，當亦能行之於縣也。

(一) 省民代表大會

省民代表大會之主要目的，在議定省自治法，此爲臨時機構，自治法完成後，即隨之解散。至於以後自治法之修正，應否再行召集省民代表大會，新憲未曾提及。自作者觀之，此舉似無必要，因省自治法一經實施，則須組織省議會，以爲人民代表機關，省議會已足代表省民之意見，不須另行組織省民代表大會。如以修正省自治法，術之通過一般省法規，其重要性較大，則可採行一種比較繁雜的程序。例如通過一般法規，須有過半數以上議員之出席，並有出席過半數以上之同意，始能成立。對於自治法修正案，則可規定須有三分之二以上議員之出席，始能開議；並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議員之同意，始能通過，以昭慎重。

(二) 省議會

依省憲議員由省內人民推選，省議會爲人民代表機關，其應爲民選，殆無疑義。議員人數不宜過多，以每縣一人爲原則，其人口特多之少數縣份，超過規定數額時，得加選一人。任期以三年或四年爲宜，過短則無實施長期計劃之

機會，過長則有與民衆輿論脫節之危險。爲研究各部門之行政問題，並監督其行政實施起見，省議會可依據省政府所分廳處，分別組織各種委員會。並可推選一部分駐會委員，俾於議會不開會時，繼續監督政府。

省議員互推一人爲議長，另一人爲副議長。議長應爲有經驗，爲全省名義首長。中央高級官吏以及省外或外籍貴賓，來省訪問，由議會接待。省內舉行典禮，由議長主持。省內人民團體有與政府接洽，或有請願事，亦由議長接談。總之，省內之社交榮典以及普通對外接洽事件，均由議長擔任，省長不負其責，以免影響行政。又於市內秩序紊亂時期，亦由議長指揮警察，甚至申請調派軍隊，維持治安。此事由議長主辦，最爲適宜，因既爲人民代表機關主席，即於非常時期，亦不致濫用權力，侵害人民之自由權利。副議長之主要職責，在於議長缺席時，擔任省議會主席，注意立法之進行。

以省議會之權力言，可分爲三大部分：(一)普通立法權：市內一切自治事宜，須經議會議決，始能執行。(二)財政立法權：省長所編每年預算，須提交議會討論，後者祇能減少，不能增加，以免膨脹預算。(三)監督行政權：省議會尤須注意省行政之進行，行政如果缺乏效率，則責令省長改進；行政人員如不稱職，則責成省長予以調職或免職。總之，在行政上議會對於省長須能加以有效監督。而省長對於議會，亦能負其責任，然後省政始有改進之望。(四)委任權：省長及秘書主任應由議會推選，廳處局首長則經省長提名，由議會推選，提名人選如不適當，得以推選名單以外之人員。

(三) 省長

省長爲實際行政首長，負全部省行政之責，爲節省其時間與精力，俾能專心辦理行政起見，作者主張免除其一切非行政上的任職。爲使行政得以順應民衆需求，又使立法與行政可以打成一片起見，作者更主張省長改由議會推選。省長非但不立於議會之外，而形成對抗形勢，並應進退於議會中，使兩個不同的部分得以充分了解。並且，省長既由議會推選，議會較易使之負責，如由人民推選，則一盤散沙的人民，無法使省長真正負責，此余主張省長應用議會推選之又一因也。

省長由議會推選，其人選不以本省人民爲限，省內如有才能之士，固不應予以摒棄，但不能認爲優先。最好先由各方面提名數人，甚至由省政府登報招聘，使才能之士，有自行申請之機會，然後依審查證件及成績之手續，由議會表決一人。推選後試用三月，認爲適當，則予以正式聘任，任期五年，連選可以連任。省長如有違法貪污行爲，或有違抗省議會之行動，則後者可以三分之一

二多數同意，隨時予以罷免。

省長人選以有行政能力和經驗，而過去服務成績優良者為合格。或雖無實際行政經驗，而在其他方面表現優越能力，或富有專科行政智識，如留外研習公共行政或市政成績優良者，亦得入選。因吾國地方行政素無計劃，又乏效率，經歷雖多而成效不著者，不足以改進行政。反之新智識豐富，並具有專科學術之人士，積極的賦有任事之新精神，而能提出施政上之新計劃，計劃一定，必能努力以赴。消極的未會染得政治上之不良習慣，不致為外物所誘，為積習所困，而使省政趨於腐敗。又必能排除惡影響，創造新環境，使行政進入新途徑，此為吾人新希望之所在，亦即吾人主張任用新人才之微意。

省長應賦有下列各項權力：(一)省長為省議會之專家顧問，可以出席議會，參加討論，但無表決權。各廳處主管官吏亦得出席，陳述意見。(二)省長為省議會之代行人，執行其決議案，中央部院之政令，亦由首長負責執行。(三)省長編訂每年預算，提交議會討論，議會祇能減少，而不能增加，以免膨脹預算，議定後由省長執行。一切借款亦須經議會議決。(四)省長有任免屬下行政官吏之權，但亦須注意文官任用條例。

省行政分由廳處負責辦理，廳處以下各機關以法令規定之。廳處分為各科，由科長主持，使行政責任集中。科長對廳處長負責，廳處長對省長負責，省長對省議會負責，後者對人民負責。

# 如何約束日本的金屬工業

王遵明

日本投降，僅僅兩年，就有一兩個國家，對日本十數年的殘暴凶狠，彷彿已經遺忘，甚至正想扶植日本，以為己用。現在正醞釀對日和約，希望使日本重新參預國際往來，一方面發展貿易，吸收原料，一方面配合美國的需要，重建實業。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免有許多國家，撫摸瘡痕，憂慮警覺。例如美國，雖然遠在數千英里之外，但因感受日本的威脅，所以指斥日本包藏禍心，孤媚美國，準備在偽裝及勾結的局面裏，再行武裝起來。中國受日本的欺凌宰割幾五十年了，相距不過數百英里。想起死亡了的數千萬同胞，對於日本，我們當然不能不仔細戒備的。

## 結論

最近某某等委員將某某等省政之說，甚為嚴厲。而某某等政黨亦欲染指地方政權，報載政府有欲於數省中，由各該黨指派省府委員數人之議。此類傳說不論是否真實，而政府與各政黨逐漸注意地方政權，殆為事實。不過，在行憲之前夕，這些皆是不必要的措施，絕非改進地方政治的辦法。因為一般所稱要員，前此已曾擔任要職，過去有無表現，已為人所共見。今捨中央而就地方，似為大才小用，實際前此如無特殊政績，今後亦必難有非常貢獻。並且，政治之真正改革，不在少數人之去留，而在適當制度之建立，與法治精神之發揚。

作者不揣冒昧，欲於短篇幅文字中，提出地方政治之輪廓，以供閱人之參考。依此計劃，作者遵循新憲所定，認為議會應由人民推選代表組織，其在省內之地位至高無上，執行機關須對之負責，此在組織上欲求其能發揚民主精神之意也。為能實現責任政治之目的，省長改由省議會推選，此與新憲條略略有出入，作者主張修正。為使省長得以專心辦理行政起見，省政府之交際榮典以及與人民團體接洽上等類事件，均由議長處理，省長不參與其事。各廳處長經省長保薦，再由議會推定，如此則行政權集中於省長，責任至為明顯，而以下各級機關各自分層負責，但均對省長負責其責任。依據各國地方行政之經驗，地方政制如能使權力集中，責任明顯，則行政效率必能隨之增高，今後吾國不能循此途徑而求改進，余於是乎有感而言。

本文所論，僅以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為限。日本重工業的三大支柱是金屬工業、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這三大支柱，相互倚傍，也有輕重先後。其中金屬工業最最基本最沉重，也最易統制。沒有金屬工業，無從發展機械工業和較大規模的化學工業，而沒有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却還能夠發展金屬工業至相當分量。關於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筆者主張我國在討論和約時，提出下列四項簡單辦法：

- (一) 限制日本製鐵業的生產鐵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二十萬噸。
- (二) 限制日本製鋼業的生產鋼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
- (三) 禁止日本出產鉻金屬。



(四) 禁止日本利用電熱冶金。

我們要限制日本的金屬工業，主要的目的在剪除日本軍事工業的潛勢力，而並無意妨害日本的和平工業。以上四項約束，對日本的和平工業，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損傷的。先說生鐵。煤鐵礦藏極其豐富的國家，出產生鐵，費用比較經濟。日本若向他們購買，比自已生產較為合算。日本還可從別國購買生鐵，充煉鋼的原料。事實上，在過去數十年間，日本製鋼的鐵質原料，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國外，從前東九省、台灣、朝鮮和庫頁島，也供給日本本土以原料。僅在大戰期間，日本受到封鎖，鐵質主要依靠本土的鼓風爐工廠所出的生鐵為煉鋼原料。所以限制日本出產生鐵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二十噸，其目的在削弱日本軍事工業的潛勢力，並不影響日本的和平工業。

假定限制日本出產鋼錠能力，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仍够維持日本的繁榮。民國二十年（昭和六年）日本本土鋼料的需要量，依其商工省礦山局的數字，不過一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噸。是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開始在我國東北採用全面侵略行動，消耗於軍火的鋼料，為量必巨，所餘和平工業的鋼料需要量，大概約在一百萬噸之數。同時這一年還是日本和平工業極度發達人民生計最稱優裕的一年。可見按照日本的國土大小和人口多寡計，想維持它的繁榮，每年並不需要超過一百萬噸的鋼料。兼以日本的貿易慣例而論，它素願輸入鋼料需要量的一半。所以把日本製鋼能力限於不得超過每年一百萬噸，實無損乎它的和平發展。

再說禁止日本出產輕金屬。大戰之際，美國朝野，都主張禁止戰後的德日兩國，出產輕金屬。其他各國人士的看法，亦頗相同。輕金屬包括鋁、鎂、鋁合金、鎂合金。和平工業構造方面的鋁合金或鎂合金，原用於代替鋼料；傳電傳熱方面的鋁，原用於代替銅。輕金屬及合金的上述二項重要用途，以至於零星各項的用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皆可改用鋼、銅等。牠們既勝任愉快，耗費也只稍有上下。祇有戰爭飛機支用輕金屬，燃燒彈用鎂，這些都不易改用的。禁止了日本出產輕金屬，便等於禁止了日本在戰爭飛機力製造飛機。這樣簡單的禁制方法，對於日本的和平繁榮，絕不致引起任何阻礙。

禁止日本利用電熱冶金，是爲了阻止它製造高級合金鋼，耐熱耐蝕合金之類。例如在民國二十年的日本，電熱冶金，僅佔冶金中百分之二，但沒有電熱冶金的出品。如沒有迅速鋒利的金工，便沒有射擊準確的鎗炮。沒有耐熱的合金，便沒有迅速馳行的戰艦和飛行遠距離的火箭。倘要發展日本的和平工業，儘可購入別國製造的電熱冶金成品。普通電熱冶鑄造之類，儘可改用燃料發熱

鑄造。禁止日本電熱冶金，對於日本和平繁榮的影響，如此微小，但足以麻痺日本的軍事工業。

以上四項，也適合着日本自然資源的貧乏情況。今既製鐵用的鑛石與焦煤兩端，分別陳述。筆者一再指出日本資源的貧乏，只能供給製鐵每年二十萬噸。不然的話，日本非從國外購買或掠奪原料不可。數十年來，日本爲什麼硬搶軟購鐵礦、生鐵、廢品、鋼料？這四項中的鐵質，竟近於同時日本本土生產的九倍？又爲什麼投降後二年間日本亟亟於從勝利的我國運去若干船宜於煉焦的煙煤？這裏不復詳細分析了。日本製鐵能力若超出本土資源供給力，只有憑藉侵略，來取得必需的原料。有名的飽萊計劃，將日本產鐵能力，限於每年五十萬噸，實在忽略了日本資源貧乏的情形。至於後來的斯特萊克計劃和最近遠東委員會對日本鋼鐵產量擬定的數字，超出愈速，更屬空中樓閣。三週前麥克阿瑟的顧問艾克門來華北調查資源，是不是包括了準備彌補日本鐵礦和煉焦用煤的不足？

遠東委員會擬定了日本的鋼鐵產量爲每年三百五十萬噸，超出了日本鐵礦產量所能供給的十六倍。筆者放寬了日本和平工業的需要，假設日本仍可從國外運入四倍的原料，將日本的製鋼能力，限定爲一百萬噸。要知在稍具規模的製鋼廠家中，原料倚賴外國如此之深的，唯有違反自然強行發展軍事工業的日本和意大利，東西比照，皆不免於覆沒。

直到民國二十四年（昭和十年），日本的輕金屬出產，不過五千噸而已。大戰期間，擴充到若干萬噸，全仗由北而來的我國東九省的鑛石，由南而來今屬印尼的鑛石。而且選煉鑛石，尚須使用大量的鹼和酸。製造這些鹼和酸的主要原料，又取諸我國的食鹽。電熱冶金裏的基本成分，鐵、錳、錫、鎢等項，日本本土，絕少儲藏，無非出自加、俄、中、美等國。這樣看來，上列四項的限制，是適合日本礦藏貧乏的國情的。

毀滅侵略國家的武裝根據，先例極多。最著名的是兩度大戰後佔領了德國的重工業區。若同盟國不自相猜忌，協助德國重新武裝，何至有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對於日本的金屬工業，提出上述四項約束，實有充分的理由。蘇聯實力龐大，它所關心的，是實力更龐大的美國。現在日本既在美國那幫之下，自然希望剪削日本的軍工業。至於日本軍工業之於澳洲與紐西蘭，猶猛虎的爪牙之於牛羊。倘不幸美蘇戰爭爆發了，二三年後，東西兩線，糾纏不決，世局大變，無力封鎖日本時，澳紐等國，豈不將憔悴於日本的蠶食鯨吞？再過三五年，澳紐處於日本已經長成的壓倒優勢下，更無爭持的力量，一旦日本自由行動，

澳紐兩國，只有束手待斃了。英國的經濟，部份地倚賴美國，在討論對日和約的時候，也許多少要瞻仰美國的鼻息。可是澳紐是英國的肢體，美國不過接濟英國幾桶糞湯罷了。在討論限制日本重工業的時候，澳紐關係着自身的存亡，固要力爭，英國和加拿大，也不能置身事外。即如菲律賓，也不至於忘懷四年淪亡的苦痛，馬尼拉的炮壘，是最鮮明的紀念。朝鮮、安南、緬甸、馬來，那一處不會領略過日本屠殺的滋味？可惜他們大多數在和會中沒有代表。有代表的菲律賓，近於完全受濟美國的控制。此外如法國和荷蘭，也都記得日本給她們的凌辱。她們對東南亞，還想捲土重來，自然也不願日本擁有龐大的重工業。

然而，在這些國家裏，唯有我國受日本重工業的影響最大。數千萬戰死的將士和俄死的同胞留給我們以歷史的紀錄和一個否決權。我們要堅持削弱日本的重工業，堅持對日本金屬工業的限制。除了美國，在這一點上，各國都是和我們處於共同利益之上的。只要我們堅持，一定可以得更多國家的支持。

假設和會對日本的金屬工業，商定了這四項限制，執行起來，是簡單方便的。高及百尺，粗數十尺的鼓風爐，幾里以外，便可看見。鍊鋼、鍊鋁、鍊鐵的每所工廠，使用數萬噸，數十萬噸，甚至數百萬噸的原料，鐵路縱橫，原料山積，煙囪林立，一個工廠也掩藏不了。電熱冶金工廠，地處要道，使用龐電流和特殊鐵渣，它的成品，往往出現於其他的工廠。要隱藏一兩個略具規模的電熱冶金廠，既極困難，也沖淡該廠的作用，到差不多不存在的地步了。

如果日本金屬工業的四項限制，載在和約，影響又將如何？年限當定若干

？對於日本重武裝的影響，可分兩層來說：在和平時期，幾乎取消了日本對武裝力量積蓄的可能。沒有剩餘的鋼料、輕金屬、特殊合金，便無從改鑄改造鎗炮飛機，或鑄配發動機、炸藥廠、原子彈等的零件。在別國戰爭時期，延緩了日本軍隊的重新裝備。日本要加倍鋼錠的產量，只有拆卸民用的機器，改鑄改造，仍需三個月以上的時光。日本要加倍生鐵的產量，更需一年以上的時間，並將運送到加倍以上的困難。日本要恢復出產輕金屬成品萬噸，非一年以上不可。等到做成數千架飛機支柱，又需二年。日本要恢復電熱冶金成品，較為迅速，却也需三五個月。合併說來，日本要達到起碼的軍事工業，如加拿大的，非二年不可。二年相當悠久，國際形勢，變幻莫測，豈容日本準備這麼久。日本得不著投機冒險的機會，也就自願和平了。

至於年限，不妨暫定三十年。承受三十年的傳統，日本該有和平的習慣。把握三十年的喘息機會，我國該有充分的重工業，不畏日本的侵略了。

雖然，這四項限制，簡便易行，沉重有力，也不過是維持日本於和平的許多條件之一。假使用教育洗滌日本的心念，用改革摧毀日本的腐敗，當然是最理想的。即使辦不到，便以人員監督日本的政治，條約削弱日本的爪才，也可約束日本於和平。幾百年的東亞倭寇，彷彿北歐海盜。在歐洲，因為工業力量的改變，北歐盜船，失去了突擊的優勢，漸漸變成生活優裕政治和平的瑞典挪威諸國。在東亞，倘能削除大部分的日本重工業，而把這削除的期限定為三十年，相信日本也只得走向和平之路，自然走向繁榮之路，不獨是日本人之目的，也是全球人民所願望的。

十月四日於清樂園。

# 小疵與大謬

The Mote and the Beam

Harold J. Laski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Sep. 6. 1947

英國拉斯基教授

美國國務院對於歐洲各國正表示着迫切的憂慮，憂慮着他們的選舉是否自由，而不為賄賂所汙；他們的一切審判是否公平而公開；他們的輿論是否自由地表示着一切意見；他們是否尊重宗教自由的權利。凡此種種都表示一個切望，切望歐洲的人民能不被剝奪他們所應享的自由。

但是筆者却意味地認為：若是美國的聯邦和各邦政府對於這些強硬的譴責能先自反省，那麼，它們的效力一定會更大。因為：當一九四七年的秋季剛開始，美國正被襲於一個歇斯底里性的「獵巫運動」(Witch-hunt)不僅妄感誠惡，而且規模大得難於置信。這運動，有的是出諸制定法律，有的是出諸立法。

機關的調查，有的是出諸行政機關的命令，還有一部份是出諸一般職業的或非職業的造謠生事者所製造的空氣，他們用恐嚇或刑罰，把自由人士壓迫得不能發言或行動，再在普通人民中造成一種印象：除非驅逐運動能夠成功，「共產黨」的陰謀將快把這孱弱而無辜的美國送給敵人。我們不得不提示：像美國這樣一個深具保守傳統的國家，竟能一旦為如此大規模的歇斯底里病所侵襲，那麼，任何有理性的美國人應該了解：歐洲各國，方從戰事和革命中掙脫出來，為什麼對於具有巨測意見的人——他們在昨天還是這些國家的統治者——還不免懷着疑忌，而不敢加以欣賞。標榜國際自由的十字軍，在從事征討前，應該先看看自己的手是否潔淨。

美國總統已從國會批准了一千一百萬美金的鉅款，用來清除職業官員中的「不良」分子。千百官員已被開除，內中很多是未經審問，有些是僅經過虛偽的審問。可注意的是：被開除者大多是在國務院和國防部裏的官員。他們的開除，有的是為了訂閱「新共和國」雜誌，有的是為了曾支持西班牙共和國，有的是為了曾加入在一九四一年後所組織的美蘇友誼促進會。華萊士在「新共和國」雜誌上曾公開證明二件案子：在第一件，被開除的官員並無任何其他嫌疑，祇為了他沒有表示過反蘇意見；在第二件，起訴罪狀，因為有關機密，不能送於被告，但被告仍被開除，因為他不能在五天內答辯他所無從知道的罪狀。

上舉事實已够醜惡，但更醜惡的却是美下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的記錄。這委員會是 Parnell Thomas 為主席。它在不同的形式下已有十年多的歷史，任務是幫助國會對付意圖顛覆政府者的立法工作，但迄今尚沒有制成任何法律。因為多數委員都知道，它所建議的法律，在和平時，將因抵觸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而被認為違憲，所以它就致力拉另外一種美國人所習稱的「汗曉戰術」(Sneer tactics)，——想用法用無據的毀謗，私下的譏諷，撒野的謾罵等，來污損人們的名譽。在這種戰術下，差不多任何事物都能被認為「非美」(Un-American)，從一般地對於法律上自由權的擁護熱忱，以至特殊地認為美國憲法上並無禁止信仰共產主義的信念。對於所傳證人，恫嚇侮辱，檢查搜索，無所不至，審問中動輒以侮辱罪將處徒刑相恫嚇。律師有敢為辯護者，委員會主席曾建議對之亦提起公訴。任何人祇須稍讀這個委員會關於證據的荒謬記錄，就會感到這些委員已墮落到什麼地步。

在這個大運動中，美國各邦也不後人。南部八邦已將罷市認為違法。對於黑種人的選舉權，各地正有着遍的行動，設法阻止其行使。亞爾薩斯邦 (Als-

sa) 的民主黨正從事於阻撓連氏登記，除非該選民已立誓反對「公允就業方法法案」(Fair Employment Practices Act)，和禁止私地法律 (Anti-Lynchings Laws) 提案，和防止投票稅 (Poll tax)——所立誓反對的正是些使黑種人獲得政治上與經濟上保障的方案。密西根邦已通過了三種憲法來阻撓政治與企業上的自由。該邦議會更已成立了一個特種委員會，來調查主要學術機關，以發掘其共產黨巢穴。在防止「外奸」的藉口下——所謂「外奸」乃指任何個人或團體，直接地或間接地幫助着一個外國的計謀，——該邦政府現已有權調查任何團體的分子及業務，並強迫其表明已遵守「防止外奸法」的一切規定。此項法案的執行乃屬之邦檢察官，他對於犯法者得處以五年以上徒刑或五千元以下罰金。加里方尼邦 (California) 的議會也成立了一個特種委員會，來統制學校教科書，凡教科書裏所含有「不良」內容，如美國人民所得 (income) 等差表，和性衛生等，均予剔除。

在騷亂運動中，最倒幕的當然是黑種人。對黑種人的私刑案普遍地發生。但據筆者所知，雖私刑者罪據確鑿，而沒有一個被判了有罪的。某地一個身穿軍服的出征回國黑人，會為警察毒打至於失明，而警察仍被判無罪。第特洛城 (Detroit) 的房屋，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區域，不許租與黑種人，雖在戰時該城黑種人數已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該邦最高法院仍認此種禁租條款為不違憲法。一個素著名望的團體，叫做「南美人類幸福促進會」(Southern Conference on Human Welfare)，它的目的是在消弭美國南部「特殊問題」(指黑人問題) 的嚴重性，現在却被有力者攻擊為共產黨的外衛。在密西西比，某新聞記者曾簽名於向國會請求清查上議員皮爾巴 (Senator Bilbo) 選舉案的請願書——皮爾巴是當時反黑人運動的巨腕(編者按：請參閱本刊三卷五期美國通信「黑白分明」一文)——正受聯邦調查局的查詢，追究他的簽名於該請願書是否出於共產信仰。

上述祇是美國現行歇斯底里症的拉雜例子，例子更能無盡地列舉。我們尚未提及對於猶太人的逼迫，塔虎脫與哈特萊法案 (Talt-Hartley Act)，勞資爭端的軍予禁止，宗教方面仇恨製造者的活動。我們也沒有講到美國軍人組織 (American Legion) 的會和工業家聯合會所加予自由傾向者的重重壓力。甚至於凡對於西班牙的工會或對於計劃經濟表示同情者都難逃他們的壓迫。此外如對於列林他爾 (Lilienthal) 的被任為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所引起的各方反對，我們也不及詳論其源委。另外一個法案，雖為兩個著名大學校長所支持，幸終為社會門總統所否決，若是它竟於成立，則將使以後一切對於學術研究的捐助

，都受國防部的統制。

當然，這幅布景也有它的另一方面——全國公民自由權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Civil Liberties)的活動，羅斯福夫人的創議自由權國際宣言，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尤其是佛蘭克福特(Frankfurter)與賈克遜(Jackson)兩法官，堅定地維護着奈爾姆斯(Holmes)和勃朗提斯(Brandies)兩法官的自由傳統。更有無數的美國人，正如大多數英國人一樣，對這驅逐運動感到厭惡。可是更多數的美國人却對之已經麻木，而一般企業界宗教界的特殊利益階級則對之正表示着不自覺的滿意。邱吉爾正在預測英國的自由將為極權的社會主義者所侵犯，他更不妨也放慮一下美國的自由更將為這輩「物競天演」論激烈維護者所侵犯。

# 論知識階級

——「從社會結構看中國」之二

知識階級已是一個很流行的名詞。這名詞指示了中國社會在「知識」上發生了分化，其中有一部分人以「有知識」作為異於他人的特性。這裏發生了問題：「知識」怎麼可以成為社會分化的基礎呢？可以分化社會的知識是什麼性質的呢？這類知識怎麼會獨占在某一部分人的手裏？這種獨占有什麼好處？怎樣加以維持？這一部分怎樣在社會中構成階級？這種結構對於中國現代化有什麼影響？這些是我想在本文裏提出來討論的問題。

## 知者的知識

可以成為社會分化基礎的必須是可別的標幟。男女兩性常是分化基礎，因為他們是可別的。現代社會中主要的分化是根據經濟的，但並不是貧富，貧富是相對的「差」而不是「別」。分化現代社會的是生產工具所有權的有無。擁有生產工具的和沒有生產工具的形成兩種不同而且對立的階級。這樣說來知識怎麼能成為社會分化的基礎呢？世界上豈能有毫無知識的人呢？如果沒有人能毫無知識而繼續生活，知識也決不能成為一部分人所特有的了。我們憑什麼可以說知識階級呢？

知識是所知，知是人類所共具的能力，所以知識是凡人皆有的。但是在古書裏也有並不把作名詞之用的知字廣泛地包括一切所知，而且用知字作為形容

護者所侵犯。

在歐洲和近東國家，關於人民自由當然是有很多缺陷，我們更不必諱言，尤其在巴力斯坦，英國難辭其咎。但美國人既然出而指摘人家的過失，就應記住美國獨立宣言所含有的真義。當獨立宣言起草者開頭寫着：「生命，自由，快樂，是不容出讓的權利，」下面便接着寫着：「當任何式樣的政府，已成爲有損這些目的時，人民就有權利去更換或廢棄這個政府，而另行建立新的政府，使它所根據的原則和所有的權力最能合乎人民的福利。」這幾句話是具有深遠意義的。我們現在都需要着美國的幫助。若是美國政府真能秉持一七七六年的原則，不祇對外如此尤其是對內，則他的純潔的幫助將更易得到滿意的反響。

費孝通

詞時，如知者的知字，意義也更狹。現代所流行的知識分子一詞可能是相近於古書所謂知者。

我們不妨以論語裏知字的用法為例：

知字作為動詞時是和我們普通所說「知道了」的知字是相同的。例如：

父之年不可不知也。

殷固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但是知字成爲名詞時却可以有狹義的用法了。例如：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子曰：「盍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见而識之——知之次也。」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這裏所謂知，顯然不單是「知道了」，而是指「懂了道理」。在第二條文裏孔子說明了行爲的普通過程：先是聞。見；接下去是擇、識；於是知，知才有作。知之異於聞見是在有所擇識。擇的根據是善，識是加以辨別；因之我們可以說知是明白了行爲標準加以擇識的作用。所謂行爲標準就是「舉直錯諸枉」裏的直字。知之之後，「已還要」從之，對人還要「使直」，那是「作」

。所以孔子可以直接以標準行為的規範來說明知。凡是對民能「務本」，對鬼神能「敬而遠之」的就可以說是知了。知在這裏不祇是人的能力，而是人的德性，可以和仁勇並稱。因之，知者並不是指聰明人，智力高的人，或是見聞極廣的人，而是指明白道理的人，道理就是規範。

在人類所知的範圍裏本來可以根據所知的性質分成兩類，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樣的，一是知道事物應當是怎樣的。前者是自然知識，後者是規範知識。論語裏所申述的知是屬於規範知識。依孔子看來，凡是專長於規範知識的人可以不必有自然知識。孔子所代表的知者是「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物。分辨五穀是自然知識，對於知者是不必要的。

樊遲請學稼。子曰：「我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段話不但說明自然知識對於和孔子一般的人是沒有價值的，而且從此可以看到這種人的社會地位。他們是在「上」的，在他們之下的是「民」，民是種田種菜的人。在上的人所要的是獲得這些民的敬服，方法是好禮、好義、好信。禮、義、信是規範，明白這些規範而實踐是知。有規範知識的人不必親自勞作的。這種社會結構到了孟子口上說得更清楚。有一次有個叫陳相的在孟子面前宣傳許行的「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的主張。孟子聽了大不以為然。他認為社會必須分工：耕、織、機器、陶冶不能由一人經營。這是從經濟原理立論的；但是他一轉，却用分工的原理去維持政治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分化了。在這裏他說明了「在上」者的特權。他說：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我引用了上面的兩段話，目的是在想指出，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的分別包含着社會的意義，自然知識是農圃百工所賴以爲生的知識，用普通的話說，是利用自然來生產的知識。規範知識是勞心者治人的工具，統治別人的可以「食於人」，由生產者供養，所以自己可不必生產；不事生產才能四體不動，才能五穀不分，「焉用稼？」

### 規範帶來了威權

孟子雖則說這種社會分化是「天下之通義」，但並沒有說明那些勞心的，或如我在上面的解釋，那些具有規範知識的爲什麼可以在上，可以治人，可以食於人。我們如果要分析這些知識分子怎樣得到他們這種社會地位，通義兩字是不能滿足我們的。我覺得知識分子的地位有一部分是從規範知識的性質裏發生出來的，因之，在這裏我們還得再分析一下規範知識的性質。

人們生活上的需要，衣食住行，在在得用自然的物資來滿足。可是人並不能任意取給於自然，像神話裏的仙女一般說什麼就有了什麼；人得依賴着自然運行的原則，才能以自然物資爲己用。要能依賴自然原則，必然先須明白知道這些原則，自然知識是這些原則的認識。譬如磨擦可以生火是人類很早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知識。但是要生火的人並不是隨意把東西磨擦一下就可以得到火的。生火的知識的內容必須包含用什麼東西，怎樣磨擦，磨擦多久等等許多條件。在這些條件下才能實現磨擦生火的自然原則。這許多物質條件和手藝是技術。技術規定了在一定程序下得到一定的效果。它可決定火生得起生不起來。

在人類生活中，我們並不是爲生火而生火的。生火是爲了要達到另外的目的：煮飯、取暖、照明、敬神，——於是發生了另外一套問題：爲了某種用途應當在什麼時候、地點、場合、由誰去生怎麼樣的火？生火在這裏已不是一件孤立的活動，而是整個社會制度中的一部分。在和生活的關聯上，生火的活動附帶了價值觀念，有着應當不應當的問題。這是孔子的所謂禮。同一件事，同一種動作，在不同情形中，有時是應當的，有時是不應當的。

「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決定「應當這樣不是那樣」的是我在本文中所述的規範知識，和技術所根據的自然知識性質上是不同的。

自然知識有正確不正確，不正確就達不到所要的結果。不明白，或明白了不遵守，磨擦生火的技術，結果是生不出火，因之我們不需要另外加一種力量去防止人們不遵守正確的自然知識。規範知識則不然。人們不遵守應當的規範，雖則也會引起有損害於社會的結果，但是這損害並不很容易看到，而且對於個人可能是不受損害的。所以爲了保障社會共同生活的人大家的利益，不得不對於不遵守規範的人加以制裁，使「應當這樣」成爲「不敢不這樣」。制裁作用需要威權的支持。威權的來源是社會共同的意志，可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始

大家參加制裁的工作，所以得把威權授於若干人物去代理大家執行這任務。這種人是相當於上節裏所提到的知者。

在一個變動很少的社會中，從實際經驗裏累積得來的規範時常是社會共同生活有效的指導。規範對於社會生活的功效不但是它存在的理由，也是受到社會威權支持的理由。社會威權的另一面就是人民的悅服。悅服的原因是在從此可以獲得生活上的滿足。社會結構不變動，規範成了傳統，已往的成效是規範取信於人的憑藉。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之者也。」

他認為他所做到的不過是把傳統說說罷了，傳統是古時傳下來的規範，周公是傳說中創立這些規範的人物。

傳統的社會也可以稱作威權的社會。在這種祇要遵守現存的規範就可以解決生活上各種問題的社會裏做人，他們不必去推究「為什麼」的問題，祇要問「應當怎麼辦」或是「以前人曾經怎麼辦的」就夠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是傳統規範有效的時代，也是社會結構不常變動的時代。那時的問題是誰知何規範？誰知道傳統？他們服從規範和傳統，像一個工匠服從技術一般，技術由師傅傳授，師傅是知道技術的人，他具有威望。同樣的，知道傳統的人具有社會的威望。

在這裏我得加上一個註解，這威望和政權可以是不問的。我在「論紳士」一文中着重的說，中國的士大夫並不是握有政權的人。在中國政權和這裏所講的社會威權是很少相合的。政權是以力致的，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關係。這裏所講的威權是社會對個人的控制力。儒家固然希望政權和社會本身所具的控制力相合，前者單獨被稱為霸道，相合後方是王道。但是事實上並沒有成功的。孔子始終是素王，素王和皇權並行於天下，更確切一些說，是上下分治。地方上的事是素王統治，衙門裏是皇權的統治。皇權向來是不干涉人民生活的，除了少數暴君，才在額定的賦役之外擾亂地方社會的傳統秩序。

### 文字造下了階級

在生活比較簡單的社會裏，規範的知識並不是少數人所特有的，凡是在行為上表示出有這種知識就可以享受傳統的威權，並不須特殊的資格。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沒有特殊資格的原因是在每個人都有和這種知識接觸的機會。這種知識是在世代間和社會裏口口相傳，人人相習的。論語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裏就用習字來說明學。接着提到曾子的三省，最後一條是「傳不習乎？」論語裏充滿着問，問這一類直接口頭交談的方式。孔子自己是「不恥下問」，「入太廟，每事問。」到現在學術和「學問」還是相通的。在那時文字顯然並不占重要的地位。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但是生活逐漸複雜，去古日遠，口口相傳的規範發生了派別的出入時，就有「徵實」的問題，那時文獻才成了定案的憑證。

子曰：夏禮吾能言，杞不足徵也，魯禮吾能言，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我能徵之矣。

文獻却不是大家可以得到的，文字也不是大家都識的。規範，傳統，文字結合了之後，社會上才有知道標準規範知識的特殊人物，稱之為君子，為士，為讀書人，為知識階級都可以。

我在兩篇「論文字下鄉」(世紀評論二卷，五及七期)裏曾說士社會是有語無文的。中國的文字並不發生在鄉土基層上，不是人民的，而是廟堂性的官家的。所以文字的形式，和文字所載的對象都和民間的性格不同。象形的字在學習上需要很長的時間，而且如果不常常用，很容易遺忘；文章的句子法和白話不同，會說話的人不一定就會作文，文章是另外一套，必須另外學習；文字所載的又多是官家的史記，或是一篇篇做人的道理，對於普通人民沒有多大用處的。這類文字不是任何人都有學習的機會。沒有長期的閒暇不必打算做讀書人。閒暇在中國傳統的匱乏經濟中並不是大家可以享有的。盡量利用體力來生產的技術中，每個從事生產的人為了溫飽，每天的工作時間必然很長，而且技術簡單，收入有限，一年中也不能有較長的假期。因之，如我在「綠村農田」裏所描寫的：生產者沒有閒暇，有閒暇的不事生產，生產和閒暇互相排斥。換一句話說，除非一個人能得到生產者的供養，是不能脫離勞作的。在以農為主的中國經濟中，這種人大多是地主，而且是相當大的地主，大到能收租維持生活的地主。有資格讀書的必須有閒暇，祇有地主們有閒暇，於是讀書人也就限制在這一經濟階級中了。

孟子所說勞心者食於人的通義，並不是說勞心是一種應該受到供養的服役，食於人是他們應得的報酬；而是說非有食於人資格的配勞心。不勞心的人本來並不是非勞心不可的，換一句話說，一個靠着特權而得到

生產者供養的人，不但不必有生產所需要的技術知識，也不必有任何其他知識，他可以優哉遊哉的過他的寄生日子。如果他這樣，他的特權可就不安全了。特權是要靠力量來維持的；暴力，政權或社會威權。文字是得到社會威權和受到政權保護的官僚地位的手段。於是不但祇有這種階級有資格讀書，而且這種階級亦有讀書的需要。兩相配合而成了這種階級的特點了。

這種配合的結果却發生了技術和知識規範知識的分化。我的意思是：並不是因為知識本身可以有這兩類的分別，好像男女之別一般，發生為社會的分化；而是因為社會上不同的階段因為他們不同的地位、需要、和能力吸收了不同性質的知識，而使上述兩種知識分離在兩種人裏面。

如我在上面所說的，技術知識和規範知識本是相關相聯的。但是規範知識和文字一旦結合而成了不事生產者的獨佔品時，它和技術知識脫離了。這樣一脫離，技術也就停頓了。我已說過自然知識一定要通過社會才能被應用而成為有用的技術。社會必須決定某種自然知識怎樣去安排社會制度裏來增加那些人的生活享受。安排這事的人必須是明白技術的人，不然就無從安排起。那些「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人如果有着決定應當怎樣去應用耕種技術權力的話，他祇有反對「淫巧」以阻止技術的改變了。現代技術的進步是生產者取得了決定社會規範的權力之後的事。一旦這權力脫離了生產者，技術的進步也立刻停頓。

傳統社會裏的知識階級是一個沒有技術知識的階級，可是他們獨佔着社會規範決定者的威權，他們在文字上費工夫，在藝術上求表現，但是和技術無關，中國文字是最不適用於表達技術知識的文字！這也是一個傳統社會中經濟上的既得利益的階級，他們的興趣不是在提高生產，而是在鞏固既得的特權，因此，他們着眼的點是軌範的維持，是衛道的。眼睛裏祇有人和人關係的人，他免不了是保守的，人 and 人的關係要安排到調協的程度必須先有一個安定的基礎，這基礎就是人和自然的關係。所謂保守是指不主張變動的意思。眼睛裏祇有人和自然關係的人，單就技術上打算的，他不免是不肯停的，前進的，要變的；在經濟，在效率上講，那是沒底的。技術的改變使人 and 人的關係不能不隨着改變，於是引起不斷的社會的變動，變動中人和人可能得不到調協，發生衝突，增加生活上的痛苦。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是前一種人，他不瞭解後一種人，因為他們是沒有技術知識的人。

### 現代書生

當中國被西洋的經濟政治的擴張力量帶進現代世界時，在社會上報着威權，指導着「在下者」應當怎樣應付環境的人物，就是我在上面所分析的知識階級。中國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不自現代始，印度文化曾經有力的進入過中土，但是這種外來文化並沒有引起社會結構上的紊亂，也許是因為所傳入的正是中國知識階級所熟習的那一套，象徵性的，文字的，思想的那一套。他們明白怎樣去應付，怎樣去接收，怎樣去加以漢化。可是現代從西洋所進來的第一套却不不同了。工業革命之後所發生的那一套西洋文化是以自然知識和技術作重心的。那卻巧是我們知識階級的外行，不祇是外行，而且是聽不起的那一套。

文化的傳播是受到社會結構的限制的。我們用了這個自然知識和規範知識分化的格局去和西洋文化相接觸時，西洋文化的重心也就無法傳播進來。中國具有自然知識，依賴技術為生的人，限於他們的財力和社會地位，不容易和西洋文化相接觸。他們可以從西洋運來的貨品和工具上間接地去猜想西洋的技術，但是很少機會可以直接去傳授技術。（中國匠人模倣洋貨的能力是驚人的。）和西洋文化有機會直接往來，懂他們的文字，能出洋的却多是知識階級。在這階級裏發生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公式。這公式不過是中國社會結構本身格式的反映。在這公式下，「在上者」看到西洋技術的效用，但是他們依舊要把這種知識割裂於規範知識，他們要維持社會的形態而強行注入新的技術——一件做不通的事。中國知識階級並不是不能明白西洋也有一套所謂精神文明的。西洋的曆、數、哲、理、都成了我們自己的強。這套東西，在純粹理論方面，是中國傳統知識階級所能接受的。以我個人所熟悉的社會科學說，穆勒、斯賓塞、孟德斯鳩、亞丹斯密等名著很早已有嚴復的譯本。這些理論是工業革命之後西洋現代文明的理論基礎，但是當這些理論傳進中土，却並沒有激起工業革命。這說明了這套理論一定要和現代技術配合了才發生作用，一旦脫離了技術，祇成了一篇空文罷了。——知識階級不論看重西洋文化的理論或是技術，他們同樣的並不能把握住兩者的關聯。他們不能這樣，因為他們生活所倚的社會結構是一個把知識分化了的結構。

中國知識階級受着這種傳統社會結構的拘束，使他們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擔當領導的責任。我這說並不單指已經過去的一代，我很有意思想包括我們自己這一代在內。在我們這一代裏，學習工程和技術的人數是多了，他們而且已經有機會直接到西洋去傳授。但是當他們學習的時候，他們却時常祇注意自然知識和技術，生火怎麼生法一類的問題，並想不到火應當生在什麼場合裏，對於社會的影響怎樣。等他們「學成」了衣錦榮歸後，他們會一轉而或

爲食於人，治人的人物，他們繼承着傳統知識階級的社會地位，是「在上者」。他們的祖宗是沒有技術知識的人物，但是他們有適合於當時社會的規範知識。現代的知識階級有了不加以實用的技術知識，但是沒有適合於現在社會的規範知識。這種人物在社會裏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物去領導中國的變遷，怎能不成爲盲人騎瞎馬？

或者有人會覺得我這種學說是過分的。我但願如此，希望現代的知識階級不致這樣的不健全。但是我的看法却是從我在現代工廠裏觀察出來的。在我們所研究過的工廠裏，凡是學校出身的，決不願意當技工，一定要做職員。職員不但是一個社會地位，而是動筆，動嘴，不動手的人物。工程師和技工的區別是前者經過別人的手去運用機器，而後者用自己的手去運用機器的。我們且不必去問一個不直接用自己的手接觸機器的人是否真的能熟習技術，我覺得特別關心的是這些學工程出身的工程師並不知道怎麼去有效的利用別人的手；那是

工廠管理，人事重於技術的職務，也正是中國新工業最缺乏的人才。爲什麼？這是傳統的知識分化還是活潑的證據。

最近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曾說：現代技術進入民間是中國現代化最急需做到的事，但是傳統的社會結構却一直在阻撓這件事的發生。他是從中國前途着眼而說的。如果我們回頭看到知識階級本身，我們不免會爲他們擔心了。以整個中國歷史說，從沒有一個時期，在社會上處於領導地位的知識階級會像現在一般這樣無能，在決定中國運命上這樣無足輕重的。我這篇分析是想答覆這個問題：爲什麼他們會弄到這個地步？

中國知識階級是否還有前途，要看他們是否能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使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規範知識能總合成一體，而把他們所有的知識和技術來服務人民。我並不敢預言中國知識階級能做到還自新條件，在我們眼前的似乎一切都向着相反的路上進行。

(上接二頁)說他是一個「獨特」。一「蘇聯沒有敢公然利用整個中國來作反美基地」，意思是說在不公然利用一部中國來作反美基地了。的確，東北九省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及廣大二港是不能再爲「整個中國」的。但除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東北，和關內的「解放區」，美國又如何能公然「一舉」把整個中國來作爲反美資本呢？說老實話，蘇聯是真的不在「一舉」嗎？

(二)英文又說：美國不但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間隙，並且妄想利用中國爲反蘇基地以爭霸世界，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一實際上以雅爾達密約構成中蘇的間隙的，不是美國而是蘇聯，因爲羅斯福把中國這禮物爲了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依常態判斷可能是斯大林提出，而以雅爾達密約，羅斯福才承認的。依若吳先生的邏輯，一加重了中國內戰的複雜性與深刻性一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本人以貴刊爲中國現存的僅有的可以着的「理論刊物」，愛之深則責之亦切，故於所見，以就教於先生及吳世昌先生。

再貴刊傳就是：「……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一個好的雜誌，應該如此。但有的文章與事實相差甚遠，並不是對點論見的問題，而爲事實正確與否的問題。如貴刊三卷五期觀察記者之一「驅逐出境」，解嚴的官司一中說：「共區人民則確已安家戶戶得到救濟品。」據自烟台廣播來人談，此二地的救濟物資食物大半由共軍軍用，衣着等物，好的多被「民主政府」以日本人拆下的破衣物換去，所以威海人民領到的救濟物資很多是日貨。這人的談話可靠程度如何，自屬疑問，則不知該文所稱「確已如何如何」，則可斷言。貴刊記者此種行文，事實出入太大，亦有損刊譽。

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

編者先生：經過今年五月學潮之後，各大學即相繼以解聘教授及開除學生開除除之。人數動輒近百，且開除以後，還要限期離開學校所在地。英大被開除中之某生保金華人，其在金華，亦在「驅逐出境」之列。我總想到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將「往何處去」？恐怕會弄假成真的「

運上梁山」罷？教育辦到這種地步，真令人慄然！

西安漆黑

編者先生：中國現在遍地烽火，人民大多陷于飢饉與戰火之中。政治的腐敗，官吏的貪污，使中國的局勢越來越嚴重了。西安更是漆黑一團，失控暗殺，比比皆是。特務與恐怖份子更是到處橫行。

據西戰事失利，一部共軍西移，潼關亦曾一度混亂。陝省人民頓起恐慌，全境業已宣佈戒嚴。但事實上，病區早已在上次李先念來時掃蕩全境。老實說，中央這幾年來，不啻是政治和軍事，都已失掉民心。

這些日子物價飛漲，幾較日前上升一倍。評議制度物價的管制都已恢復了，戰時的一套，但除陳更顯示財政經濟已入危境以外，決不會有何效果。

城外防衛工事天天興造，成萬的壯丁挖掘戰壕，全城及輪壯丁亦在自衛訓練。這裏是十年來西安市民未曾遇到的驚慌。前天筆者外出，目睹種種，東西南北

大街的中心)前正圍樓一羣觀衆，擁擠不堪，原來是貼有一張大佈告，說要了十二名販賣毒品，密謀暴動，勾結匪犯的犯人。頭犯的第一名是杜斌丞。他同時犯了所有以上列舉的罪狀。這個人曾任楊虎城，孫蔚及熊斌三任陝省主席的秘書長，杜軍明的叔父，民盟份子，結果被奪上三項帽子，草草結了性命。這一點證明了貴刊三卷六期真誠君投書「政府對付暴已」一函，所言絕對正確。

黎明德 十月九日 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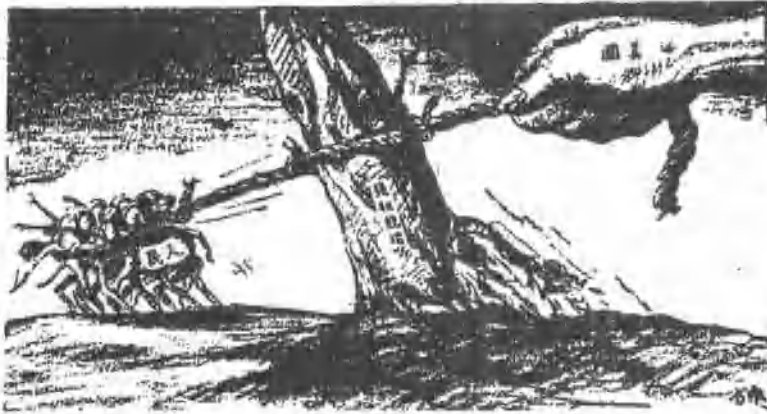
讀者證實「清剿與輪殺」一函正確

編者先生：讀以刊三卷六期讀者投書中所載王威先生「清剿與輪殺」一信，心中至爲憤慨。筆者係漢水人，與斯魯魯縣，故鄉亦被解放過。近日報家中來書，亦備言王君所指出之事實。父親來信說：「共軍過處，秋毫無犯，而國軍過處，則十家九空，搶劫之風盛行，這豈僅有無算，言之實令人痛心」。可見王君所云者，皆屬確實。

張本 十月四日 上海江灣

張本 十月四日 上海江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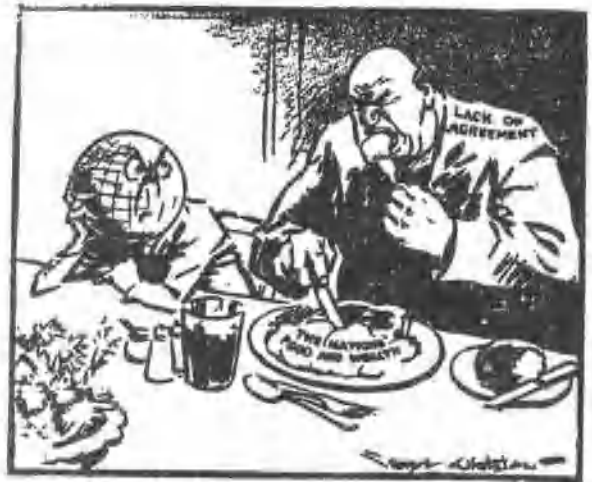
後支撐

# 觀察 漫面

(稿 迎歡)



喂，這邊的，還是那邊的？



者餐共

(轉載 DAILY HERALD, LONDON)



作琦王 (刻木) 流洪



袍道上換



# 從數字看江西

王克浪

## 人口打了六折

(觀察南昌通信) 抗戰以來的近十年間，江西的人口總數，減少了二百四十餘萬，歷年累減的情形，有如下表：

| 年份  | 人口總數       |
|-----|------------|
| 二六年 | 一五·一八五·二四〇 |
| 二七年 | 一四·二三六·二四九 |
| 二八年 | 一三·六六七·九二〇 |
| 二九年 | 一三·四六四·八五六 |
| 三十年 | 一四·三六七·二九九 |
| 三一年 | 一四·二一六·九四三 |
| 三二年 | 一三·七六六·〇五一 |
| 三三年 | 一三·四三一·一五三 |
| 三四年 | 一三·四七五·〇二四 |
| 三五年 | 一二·七三五·四二七 |
| 三六年 | 一二·七〇五·八六〇 |

近三十餘年來，中國人口的普遍減縮，乃是無容諱言的。除開水旱、瘟疫之災不談，三十餘年來，在革命起義、到軍閥混戰、到抗戰、到前後兩次大動員，我們就沒有過一天沒有槍聲的日子，每一次戰亂所摧殘的生命，都是數以萬計。江西是中國的一角，江西人口的減縮，自然不足為奇了。

江西人口，從前號稱三千萬，清末也還保有二千三百多萬，自民國以迄民國二十六年，這十六年來，由於北伐動員、共濟役、水旱瘟疫等災禍，減少了七百多萬，從廿六年到現在，直接間接犧牲於抗戰的，又達二百四十多萬。所以目前江西人口，如以最早的三千萬計，減少了十分之六，如以清末的三千三百萬計，也減少了十分之四以上。

## 一個反比例

死傷犧牲的，大部都是民族的英雄——壯丁。中國的社會，尚停滯在

四散拋了荒，佔了已耕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從南昌縣的一區看江西，再從江西一省看全西，我們的人口打了六折扣，我們的生產力也打了大折扣。

努力減縮了，土地拋荒了，但人民所支付給國家的一切數額，却並沒有比例的減縮。譬如今年即將開徵的田賦總數是五八五萬石(比去年減少了十一萬石)，以一千二百多萬人口來平均分配，從剛剛出生的嬰兒，到快要進棺材的公公老婆婆，每人要負擔四斗五升，如果是清末(按二千三百萬人口計算)，每人就只要負擔二斗五升。我們且不談其他各色各樣的徵課，以及巧立名目的地方苛雜，單拿田賦一項來說，人口的遞減，與人民負擔的加重，就恰好成了一個反比例。

人民窮，政府也窮。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向人民竭澤而漁的結果，人民窮了，政府也還是一樣的窮，一校

的收入遠遠不上支出。江西今年的預算，全部收入計二一·三九九·二七五·〇〇〇元，全部支出則需四一·四〇四·九一六·〇〇〇元，收入僅達支出的一半。但據財政廳長在省參議會報告，這個預算還是根據去年十二月以前的物價指數編列的，從那時到現在物價昂貴，平均超過了五倍，所以實際上入不敷出之數，將達七百萬元，也就等於預算上全部收入的三倍半。

## 肥的只是少數吸血鬼

其實，人民不應該窮到今天這個地步，政府也不應該窮到今天這個地步。人民窮，政府窮，祇不過是肥了少數的吸血鬼而已。

將不要地方的稅收，也不再補助地方；另一個辦法是朝下看，向縣有的收入去打主意。去年農的縣田賦，省就拿去了百分之四十。這種割肉補膏的辦法，省雖不無幫助，縣又如何吃得消呢？再一個辦法，那就祇好裁員了。反目前正在中央改革省政的辦法，也是著眼於簡化機構，節省開支，既可以用平衡收支，消滅財政赤字，又符合了國策，在最近的將來，預料這一辦法，是一定會見諸實行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還是如次的一個數字。自三十年省縣財政劃分以後，到去年為止，地方收支由縣自理的結果，前後任縣長交代未清的，財務部長交代未清的，計七十餘縣；困難部份達八十六任，計五十餘縣。根據省府所列的一股清單，同一縣份，交代未清的縣長，有達四五任之多；也有同一縣長，由甲縣調至乙縣，連清未清亦有達四五縣之多的。這些縣長有的物放了，有的却找不到去處了，有的却還是安穩地坐著縣太爺

#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亡。

## 蔣家了

抗戰八年，陝甘兩省曾經是吞納了無數的流亡者。無論是在外來的客民或者本地的土著，都曾經着意担，為國家盡他們最大的責任，出最大的力量。勝利來臨，外來的客民，都紛紛奔向山河錦繡的江南，這塊靜靜地躺在黃河兩岸渭水之濱的大平原，却被人們所遺忘了。

今日關中，苦難幾萬。八年苦戰剛打完，內戰却又及自己的門前開火。人民直接面臨戰爭的苦難，發兵徵糧，放着莊稼不能耕種。寶鷄西安附近為了內戰，動員了鳳翔郿縣等十幾縣民衆，去挖戰壕。沿寶鷄至的關海公路，經寶鷄到漢口五百多里，到底都佈着崗堡與戰壕，一五步一堡，五步一關，道千萬崗堡的修築費用，馬鞍，軍餉，工事材料的徵集，都要直接從當地人民身上擠出來。父兄肩着頭頭去築戰壕，妻女每天要去煮茶送飯，香燈欲淚，只怨自己命苦。

黃貨。黑貨。青貨。綠貨。提起徵兵，陝西人都會發抖，眼看着一批一批的壯丁，用繩子一連串的捆着在街上走過。被虐待，凍餓，疾病，折騰得死在這路路上，就聯想到自己的命運。

一看到保長手持着紙條，走來走去，就知道事情壞了。及於壯丁第合在鄉公所抽籤，中籤的，愁眉苦臉；落籤的，全家歡笑，親友祝賀。鄉公所假惺惺地用茶點招待中籤壯丁，搭台唱戲，以示慶祝。中籤的人呆呆地坐在前排，與家屬啼啼嗚嗚。一抽了一這抽那的，有錢的人有多少黑點；有錢的人頂替，窮人騙子也得抽丁。頂替的人一入伍就打算逃歸，壯丁呀沒有槍，荷槍的都是監視兵，壯丁像囚犯一樣，處處都看守着。陝西和河南一樣，也是著名的「出壯丁」的地方，所以配額也特別大；用兵

及他省。然而政府假裝一粒不能斷少，再加上貪官污吏，從中剝削，真是人人有餓死之虞。就中「黃貨」與「黑貨」，就是指陝西兩省的強壯的漢子，各壯丁隊向縣府兵役科領兵時，都指明給多少錢給這兩種「貨色」的壯丁，以免訓練期間不堪折磨而死，將來湊不足數。

政治防空洞。陝西盆地依然江南景色，遍地綠蔭蔥蔥，糧食的出產也非常豐富，食米可供全陝之用。前幾年是棉花遍地，居民頗富。在川陝交界三不管的地方，土匪橫行。這兩年，稍為平靜了些。抗戰期間，數個北方的大軍，遷到漢中城一帶，許多逃難的輿論，也遷來了。這個彈丸之地，擠進來了一整外來的人，市面突現繁榮，物價猛漲，居民怨聲載道，勝利以來，學校機關內遷，市面繁榮，一落千丈。糧食不准外運，一般戰傷兵，老百姓啼啼嗚嗚。祝周主席，曾經坐鎮陝南，主張「治亂世，用重刑」。動不動，就是一「一殺」字。故有一「南王」之稱。土豪土紳，子威感，不致囤積居奇，偶而做一點歌功頌德的文章，稱祝主席如「陝南的頂天柱」，以

取寵當局。「一殺」往往也「一嘉」於抗戰中不幸流亡到陝南的那家。每年舉行畢業考試的前兩天，警備部就派便衣到學校來抽人，故每屆畢業生，都惶惶不安，「明哲保身」，四年級同學，紛紛自動加入黨團，名為一舉兩空洞」。最近兩月，平津、京滬各校，反對逮捕投學生，要求保釋人權，鬧得轟轟烈烈。其實，這種逮捕政策，在陝南各院校中，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也從沒有人敢提出抗議。「天高皇帝遠」，這是一個法外天也。

收割一日。關中連年歉收，去年夏季，麥子揚花時候，陰雨綿綿，麥子澆了花，全荒廢了，以致每畝地只打幾升麥子，連種子都不夠。尤其是渭河兩岸，一個壯年人糧力收到一日，所得麥類不剩一日所吃。到了秋季，又逢苦旱，天久不雨，所有包穀，穀子，豆類等秋季作物，大半枯槁，而關中又加厚水，無法灌溉，以致農民的歷年希望又落了空。去年至今，又少雨雪，今年的麥收，也還不

猶難一飽。關中連年歉收，去年夏季，麥子揚花時候，陰雨綿綿，麥子澆了花，全荒廢了，以致每畝地只打幾升麥子，連種子都不夠。尤其是渭河兩岸，一個壯年人糧力收到一日，所得麥類不剩一日所吃。到了秋季，又逢苦旱，天久不雨，所有包穀，穀子，豆類等秋季作物，大半枯槁，而關中又加厚水，無法灌溉，以致農民的歷年希望又落了空。去年至今，又少雨雪，今年的麥收，也還不

猶難一飽。關中連年歉收，去年夏季，麥子揚花時候，陰雨綿綿，麥子澆了花，全荒廢了，以致每畝地只打幾升麥子，連種子都不夠。尤其是渭河兩岸，一個壯年人糧力收到一日，所得麥類不剩一日所吃。到了秋季，又逢苦旱，天久不雨，所有包穀，穀子，豆類等秋季作物，大半枯槁，而關中又加厚水，無法灌溉，以致農民的歷年希望又落了空。去年至今，又少雨雪，今年的麥收，也還不

猶難一飽。關中連年歉收，去年夏季，麥子揚花時候，陰雨綿綿，麥子澆了花，全荒廢了，以致每畝地只打幾升麥子，連種子都不夠。尤其是渭河兩岸，一個壯年人糧力收到一日，所得麥類不剩一日所吃。到了秋季，又逢苦旱，天久不雨，所有包穀，穀子，豆類等秋季作物，大半枯槁，而關中又加厚水，無法灌溉，以致農民的歷年希望又落了空。去年至今，又少雨雪，今年的麥收，也還不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人道人道。甘肅全省，年年苦旱。在江南生活慣俗的人，看過前幾年一部電影片「人道」，茫茫荒海，竟是不毛之地。遂



# 記羅隆基招待會 辛耶

(觀察南京通信)

黑漆漆的，兩翼着天。

梅園新村三十號的

門前，較前冷清得多了

；但是，在十月四日這

天早晨，三十號的會客

廳即堆滿了人，而且堆

到門外而了。

八點十分鐘，三十

號的主人——民盟發言

人羅隆基出場了。

「書面談話，還沒

有印好，我先來隨便

談談吧！」羅氏打開了

話匣子，坐在椅子中間

一張沙發的邊上。

「談什麼呢？敝家

常，或是政治、經濟、

社會……？」

「還是從花柳病談

起吧。」一位瘦小的牛

官方的通訊記者充溢

着風趣和幽默。

「對了，南京嘛，

說我肺病嚴重，要到杭

州療養，首都晚報說我

苦花柳病，對柳草卷一

家私人醫院打過針，甚

乎說我路都不能走了。

我今天可以給諸位看看

是不是還能走路！」

「哈！哈！……」

大家都笑了。

「聽說董光局長

一號的談話，可能是政

府對民盟採取行動的先

聲，又傳政府將把民盟

負責人送到解放區去，

羅先生以為如何？」

「去！這我到什麼

地方去，我都不去！」

羅氏說：「談政治，就不

能怕！問題就要看政府

值不值得這樣做。」

有位胖子官方記者

，把話題轉到了不久報

上傳的各黨派聯誼會上

去。羅氏說：「不曉得

。不知上海有那些黨派

。」他說，據他所知，

中共代表退出上海了，

國民黨當然不會和民盟

合作，民社黨青年黨也

不會和民盟合作，此外

還有一個民社黨牛新

派，但是對他們不大清

楚。

董局長今天(四日)

上午請了一位姓林的

代表來看羅氏，羅氏承

認是事實，但說沒有談

什麼。

談到當天中央日報

上題名為「民主同盟的

自決」的社論，羅氏否

認曾和周恩來談過「氣

節」，我不曉得他們

那裏來的資料。一關於

那裏來的資料。一關於

後改組政府，給十三票

，不給十四票。那時首

先改組了政府，今天不

是這個局面了。」

當我告訴馬歇爾

：「中共要交通部、政府

就給周恩來當交通部

那末，政府不是整天

責備中共破壞交通嗎？

周恩來當了交通部長，

他們還能再破壞嗎？」

「為什麼有六個月

沒有招待記者呢？」

羅氏率直的就說：「現在

有很多報紙給我們發表

意見。」呼吸一口氣，

加電了語氣，「也不是

不肯……」

有人問到羅氏前晚

天看過羅道藩沒有。他

說：「沒有」，只在遠東

某飯店時某次宴會上

和他見過面，那時還有

幾位印度朋友在場。有

趣的是，第二天此間某

對開報紙居然說羅氏在

印度會見張氏。

那位瘦小的某通訊

社記者又在風趣而又幽

默的發問了：「有人說

你準備參加競選，是不

是？」

「這倒是消息了，

我頭一天聽見。」全體

轟然大笑。

「書面談話」印好

，人手一份。羅氏從頭

到尾讀了一遍，他特別

提出董局長認定民盟份

章就主張武力不能解決

黨爭。這個戰爭沒有意

義！國民黨拉我投頭，

我也這樣講。就是請先

生坐在這兒，我也不開

講。當然，我們不公開

出來破壞戲園，也決不

以何行動來公開的破

壞戲園。」繼而有人問

到中國內戰與美日的矛

盾。本質上講，國共之

間是本身問題抑或是國

際問題？羅氏毫不猶豫

的說：「我以為這是不

身問題。我們自己有力

量解決這個問題。有些

人硬要把它拉到國際培

壇上去，說美蘇問題先

解決，而後才能解決中

國問題，這是錯的。

我們自己解決了，外國

人不會也不能不贊同。

他極力反對以美制華的

辦法：「在孫科發表第

一次向美乞援的談話後

的第一天晚上，孫科說

美蘇非打不可；我說：

美蘇絕對不會動手。我

反對站在激進立場拉外

國人打自己人，這是不

愛國的行動。你們大家

想想看，這是為的什麼

？」

「民盟有呼籲和平

的準備沒有？」一位記

者問。

「今天晚上就在呼

籲和平呀！我們雖然反

對戰爭，呼籲和平，但

是我們却不能公開的去

反對戰爭，呼籲和平。

一接着，羅氏談到駱

基被捕事：「從西安的

村紙到最近處因很多

人的被捕，(編者按：

中央社西安七日電：杜

斌七日上午五時在西安

被槍決)，民盟盟員已

有二百人在牢裏，如果

他們死了罪，我們豈止

以法律起訴，然而到現

在都不以法律解決。駱

基被捕是民盟盟員，大

家也許讀過他的小說的

，假若民盟真的到東北

參政，怎怪派駱基去

？他連民盟的中委都不

是。總要派一個比較負

多一點責任的人去，假

如說派羅隆基去東北參

政，也許人們還會相信

些。上海動工大樓事件

發生後，有人說我在動

工三樓召集工人開會，

這是把民盟的力量估計

過高，我們這些人夠得

上號工人嗎？有天我

問鄒介民，他說沒有這

回事，民盟沒有那種力

量。」說到所謂地下工

作，羅氏指出一點：「

民盟領袖張表方先生七

十六歲了，沈鈞聲先生

七十四歲了，而黃炎培

先生也有七十歲了，如

果中共把地下工作交給

這些老頭子，一切都會

破爛我，地下工作都交

給老頭子領導，中國老

(下十九頁)



# 創造的統一

金克木

## 試論泰戈爾

如果紛紜的統一足印度的特徵，那麼，泰戈爾便可以說是印度現代的精神上的最高象徵。因為他是含有創造性的統一，是矛盾對立的複雜的諧和。像無數閃爍的繁星組成一片美麗的夜空，像四肢百體合成一個健康的活的人，像大小長短的斑點與線條創造一幅鮮明的圖畫，他在精神上配合了東方與西方，古代與近代，在錯雜萬端的背景上烘托出一件新的完整的藝術品。他正是由不同的字音聯綴成的一首詩歌，是紛雜的管絃之音所結合而成的一章樂曲。

齊特拉在男子富前才發現了自己是女人，從「你」才見到了「我」。「郵局」裏的小兒從死裏面才顯出了生。東方在西方的壓迫之下才現出了是東方。古代在近代的鮮明的對照中才分解出它自己。一個民族在受外族壓迫之時，才要努力證明他的「存在的理由」和生存的價值。在這當中最尖銳的感到矛盾的激刺然後以創造的力量達到新的諧和的，是詩人和哲人；真的親證實踐的哲人，不離於人情又超然不滯於人情的詩人。他透過了自己的精神的苦難而獲得歡喜的諧和，他歌頌，他直覺的印證，他要說出來，做出來，表現出來，於是他本身成了

一件藝術品，成了有價值的存在。這一切，不能指揮，不是領袖，不會使人人了解；然而他却會使人感動，依然能成爲偶像和理想。這樣一個人或在生前或在死後矗立人間如雪山之頂，却又像道旁的指路石一樣，終於會被風馳電掣的奔忙的人類所警過而忘却。詩人和哲人只是一人。我們眼前這極巍然矗立着的便是泰戈爾。

在物質的泛濫中高詠精神，在西方的控制下標榜東方，在戰亂的世界中鼓吹和平，在城市的遷徙中想創造鄉村，在民族獨立的對外抗爭時宣言人類一家。這是遠抗時代的叛逆者麼？這正是時代的產兒。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癩瘡之中，泰翁的聲名光芒萬丈。這裏面並沒有玄學的奧秘，只有歷史的背景。因爲患難中並不再需要患難的刺激而在企求靜謐，斷腸人所希望的當是含淚微笑，懷疑動搖的時代也自然嚮往於虔信，無論其對象是神，是人，是空洞的主義和口號，還是強烈意志的具體化的個人。

泰翁的詩表現了一種創造的衝動，一種對虛無與不可言說的努力把握，一種彷彿已經有了出路和對象的感情的宣洩。它不是荷馬式的民族史詩，因爲泰翁沒有紀錄出新的「大戰書」。不是「神曲」，不是「失樂園」，因爲沒有基督教式的單一而確鑿的虔信。不是「浮士德」，因爲沒有那麼多人世的情趣以及個人的靈魂冒險。不是「尼拔龍琪歌」，「羅蘭之歌」，「伊甸園的遠征曲」，甚至不是波蘭密克維支的「塔拉斯先生」，因爲沒有中世紀的背景和充滿故國之思的對民族英雄的歌頌。又不

是「吠陀」式的新鮮的青年遊牧民族的摩利的頌神歌曲，不是確證不可說的「你是它」「我是它」「非也非也」的「奧義書」，也不是中國的抒情酬答懷古刺今的短詩。是廣而未廣，信而不泥，以人情諸自然，鑄特殊的語言之美以傳達不可譯的風格的，古印度詩壇盟主迦利陀沙麼？也許。再加上一點汎神的思想，一點現代的陰影。一是生錯了時代的迦利陀沙啊！一是生在動盪矛盾艱難疑慮的時代的迦利陀沙。可是也缺了一點；迦利陀沙的「羅枯世紀」恰好可比上羅馬開國史詩，魏琪爾的「伊泥易德」，而泰翁却沒有。

男女田對立而諧和，由此以孕育出新的創造品。愛的神祕在創造，創造便是愛，這正是詩的宗教，因此也是宗教的詩。泰翁的「歌」(「吉檀迦利」)正是「歌」中的雅歌，矗立於諸詩之頂。人對人的努力親近與把握，如果是有創造性的，這便是神性的模仿與不朽之追求。這並不是故意把俗情美化。然而沒有創造的徒然的感情的沙漠，便沒有哲學，沒有宗教，沒有詩，沒有真的人生，沒有生活。神由自身創了宇宙，自己絲毫無損。生了孩子的母親，更像神一樣的增加了創造的榮光。「奧義書」的名句說：「全中取全後，所餘仍爲全」。這是創造的愛的直陳。沒有這種思想做背景，隨詩作詩便成爲瑣語，有如街頭負販的呼喊，自己絲毫不覺所喚貨品的真味。至於印度的苦行解脫思想，以毀滅之神的大自在天爲恆河水畔的苦行者領袖，而不肯拜創造之神的大梵；還有取中道的佛陀，以慈悲智慧雙運爲教，感情理智和諧而去欲存精修禪立慧以達究竟爲境，理燭有容，諦諸真俗，也是另一番境界。但這兩種境界都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由哲人主政而詩人於境外的。泰翁還是詩人，不但與前二者無涉，甚至還在「奧義書」的汎神論的邊緣，還沒有到達親證我合一的非詩之境，還沒有脫離文字言說的美境而走向超乎美的不可思議；因此這是人間的，時代的，語言文字線條樂句之詩的，一句話，還是我們的。

泰翁的詩表現了一種創造的衝動，一種對虛無與不可言說的努力把握，一種彷彿已經有了出路和對象的感情的宣洩。它不是荷馬式的民族史詩，因爲泰翁沒有紀錄出新的「大戰書」。不是「神曲」，不是「失樂園」，因爲沒有基督教式的單一而確鑿的虔信。不是「浮士德」，因爲沒有那麼多人世的情趣以及個人的靈魂冒險。不是「尼拔龍琪歌」，「羅蘭之歌」，「伊甸園的遠征曲」，甚至不是波蘭密克維支的「塔拉斯先生」，因爲沒有中世紀的背景和充滿故國之思的對民族英雄的歌頌。又不



# 國際公法成案

## 研究 (成案文件與備註)

周子亞

Law of Nations

Cases, Documents and Notes

By Herbert W. Briggs

Cornell University 1938

九八四頁 (上海龍門書店影印本)

國際公法的教課本 (Text book)，數量相當多，但一部完備的研究成案 (Case) 的書尚不多見。Hudson 與 Moore 有過一二冊，不過材料比較舊，份量比較多，不宜初習者涉獵，只可作為參攷書。在這種需要中，康納大學 Briggs 氏所編著的 Law of Nations，有介紹的價值。

此書有幾個顯著的特色。第一，他編著此書，成案與理論並重，在討論到每一章節時，一方面摘錄權威學者的意見，一方面羅列歷史上著名的成案。這種原則與事實並重的編列，在國際法的著述中算是一種創始，讀者一目了然，便於記憶。第二，書中成案的選擇很經過一番慎重的揀選。大凡成案的本身必須能有理論上的價值始入選，比如「國際法領土」(Territory in the Law of Nations) 一章中的 The Island of Palmas (Mingas) Arbitration 一成案，「對他國船隻之管轄權」(Jurisdiction over Vessels of Other States) 一節中「論海盜」所引的 In re Princy Jure Gentium 一成案，又如「條約編」中說到「戰爭對條約之效果」(Effect of war on Treaties) 一節中所援引的 Techt v. Hughes 一案，此三者本身而構成獨到的意見，足以說明各該省有關的問題。(第一案發生於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以後，美國取得菲律賓，與荷蘭爭得介於菲島及荷屬東印度之間 Palmas 島，最後由美荷同意交付永久仲裁法庭 (Tribu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於一九二八年設庭解決。全案判決由法庭公布，根據領土取得之各項理由，該島應歸荷蘭。第二案係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於一九三四年對海盜問題，由 Sanky, Atkin, Tomlin, Macmillan, 及 Wright 諸人提供諮詢意見，一致認為真實劫掠 (Actual Robbery) 並非確定海盜行為之唯一原因或條件，凡有「無效意圖」(Frustrated Attempt) 者亦可判為海盜。第三案為一涉及財產繼承而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有關之案件，美人 James J. Hamigan 有二女，長名 Techt，次名 Hughes，長女下嫁居美奧人 Frederick E. Techt，在其父去世前二十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奧宣戰，但伊與伊夫夫未被拘禁，續居美國，因以發生伊是否可得伊夫夫財產之問題。紐約法庭援引各種理由與學者意見，判定原告長女 Techt 可以分得財產。) 書中其他各章節所援引的案件，也都是很特出而有名的。對於溝通國際與國內法的關係作用很大。第三、本書所用的成案不但限於英美方面，而且廣及到法、德、瑞、中、南、美、及遠東各方面，大部份以國際法庭，仲裁法庭的判決為主，也有以各種混合仲裁法庭如美墨法庭，英美法庭的判決為依據的，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判決，所以比較新穎。同時若干著名或主要國家國內法院的判決 (如美國最高法院)；學者或法官的意見 (如「國際法淵源」一節應用美法官 John Marshall 在 In Thirty Hogsheds of Sugar V Boyle 中的意見)，也羅列在書中，對國際法範圍的擴大，很有貢獻。第四、此書除以成案來解釋理論外，還網羅了一些

成爲國際法原理原則的文件 (Documents) 例如「國家之承認」(Recognition) 一章中，國際法學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對「新國及新政府之承認」(The Recognition of New States and New Governments) 一文件與於節末，以作借鏡。又如「國籍」(Nationality) 一章中，列有一九三〇年海牙國籍衝突公約 (Conven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y Laws) 全文，俾於讀者參考，頗為恰當。他如非戰公約之列於戰爭編，海牙平時解決國際爭議公約之列於國際爭議編，均屬適當的編排。除了公約性的文件以外，還有些各國國內法性的文件，比如「外交官與領事官地位與豁免權」Status and Immunities of Diplomats and Consuls 一章，列有英國保障大使特權法令及美國保障外交人員法令，使讀者除原則及一般通例以外，還可以獲得各國實例的比較研究，這也是使國際法與國內法互相借借互補比較參用的一種辦法。最後此書還有一個特色，即除羅列成案外，並介紹國際法權威學者的理論，如 Sir Fredrick Pollock, Sir Henry Berkeley, Edwin Dickinson, L. E. Openheim, J. L. Brierly 等輩之述國際法的性質與基礎，均有獨到見解，該書一一摘要錄列。除各家學說外，編者在每章每節之後，均有一段「編者附註」，此爲本書最大特色，亦屬最精彩之點。在一編者附註一裏，編者綜合各派學者意見與成案中法庭法官見解，再加上自己的論斷，以作為每節的結論，如讀者無暇遍讀全書，看「編者附註」亦可窺得大略，獲得中心的論評。此書較純理論或純成案的著述進步之處，即在能治理論與成案於一爐，使國際法與國內法融會貫通，相得益彰。從來研究國際法的人不知從一方面下手，大學中教國際法與習國際法者，固守成規，只知道研究空洞的理論，確是大大缺點。此書之出，指示出研究國際法的新的途徑。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的材料，尚未列入，希望編者在以後增訂時，能够補入。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浙大。



# 歐洲各國的局勢

原作者：林同濟

原刊處：十月八日大公報

不到歐洲，不能親切感到兩點：(一)歐洲情勢之危急，(二)美蘇聲勢之浩大。在美所聞終不免隔岸觀火。半年來，在歐之各機，磨其市，居其居，食其食，見其人，一切乃移其體化。歐洲情形，可說是無日不在 crisis 之中。每一 crisis 發生，美蘇一言一動皆引起極敏捷之作用。

所謂情勢危急者，根本自在經濟。但其最後之危機，乃尤在其政治與文化之影響。與各國有識之士談，均認為今日之 crisis，是真正一個 total crisis。一國之變，牽連到全歐之變。經濟之變，將影響到整個歐洲傳統文化之前途。這個文化命運之消長，使歐洲人均感到此次經濟危機，與上次歐戰後大異其趣，不但肉體受累，整個靈魂都要發生問題。而因此每人對每一事變之態度，空前緊張。此中也含有爆發能力亦必空前強大。

因為問題重大，大家尚持重不敢輕動。目前歐洲各國政府，都代表和緩折衷之勢力。但下面的民情，火燒日急。所以尚存觀望不動者，實由於美國救濟之一望。此望一破，情勢必將急轉直下。美國如此，蘇聯亦如此。第一大關頭

，即在本年冬天。去歲奇寒，今年大旱。法英德都歉收。大家望着本冬之衣食問題，不寒而慄。

馬歇爾計畫是維持歐洲人心之惟一慈燈。但這水不救近火。度本冬，勢必需美國之臨時救款。馬歇爾對此已表示態度，只不知杜魯門與美國會是否果肯到而且做到。整個歐洲(英國在內)，都眼巴巴等待，雖然克里浦斯強作豪語，認英人須自力更生。

歐洲基層經濟事實，自是生產力殘破。食品缺乏，用品缺乏，發而成爲物價高漲，通貨膨脹等病象。情勢雖不及中國之支離，但百年來高度生活水準與物質享受哲學，使他們心理上產生一種空前煩悶，憤怒，實充滿了挺而走險之大可能。

走險之形式，當先出於罷工。機器工具增加經濟之困難，絕不能解決經濟之癥結的。但罷工之濫發，將在政治大變動上表演出來。整個社會生產力停頓，沒有政府可以維持治安，在全面紛亂中，只有極左派或極右派來應用其暴力手段，硬建一個極權之政府。左勝則金歐赤化，右勝則希特勒局而復現，兩者皆可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從此方面看去，最關切之國家厥爲法。過去美國之政治家以爲救英國即可了事。今日美國執政者漸漸開始看出真正危機，尤在法。蓋英國工人究竟受了工會主義，費邊主義之領導，共產黨之力還極多。在法，在義，則不但大多數工人已由共產黨把持，而且共產黨本身已成爲政黨中之最有力量(在法爲第一大黨，在義爲第二)。總罷工之權，多少都操在共產黨之手。

尤徵於者，到今日止，法、義共黨之策略，雖不以總罷工之非常手段，爲其所得政權之途徑。到今日止，法、義之工潮，與其說是共黨之鼓勵，不如說是工人工會輿情之激發。(即如數日前成爲工人示

威經過渡之留下，皆各工會之舉，不是共產黨之領導。)法、義共黨所用之策略，已超出總罷工一步。他們的設計是充分利用議會政治之機與不開議選之步驟，以「順取」政權。與其他各國共黨之「逆取」方法迥異。此半由於他們領導人之高明(法之 Thomy 義之 Toq Hotit 皆上等人材)，半亦由其已成合法之大黨，樂得順水推舟也。因此，他們目前只注精會神，設法取得工人以外之民衆歡心，收羅各階級份子。一方面再散佈種種不安的空氣，以中傷現政府之威望。他們的算盤，是要預計於下次普選中，取得絕大多數而上台執政。如此，用純粹合法手段，輕輕化法義爲赤色之邦。彼時美國亦只有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此點實是美國所大忌而大懼。預料最近期內，美對法義經濟之援助，將必有更積極之表示也。

所謂美蘇爭雄之局面，目前也已甚簡單。東歐東德已入蘇聯網中，此是定局無可挽回。(濟在德所遇之美英法人員，皆認蘇無意退出東德，四強對德和約無望成功。德之兩分，勢所必至。)未定之局，要有兩處：西爲西歐，東爲中國。兩者相較，西空而東實。目前短兵相接，正在西歐。美蘇形勢優劣之決定，要看西歐局勢之轉移，而法義兩國之政局，尤握有西歐局勢之樞紐也。據五月間在義時，即眼看共黨勢力膨脹到兼稱保守之西西里。最近之聲勢，似更活躍。法國之情形略緩，但人心日感不安。前晤 Andre Siegfried，告以共黨勢力已到極點，此後不能再進，私意此語未必爲然。就法國之內在情勢觀之，經濟政治之日趨，實有眼看共黨勢力之日增。如果不增，只有由於馬歇爾計畫與美國援助之吸引也。究竟如何，吾人可於十月中旬之全國省議員選舉作一測驗。此雖非國會選舉之比，但可示民意傾向之一斑。

寫來不覺話長而難，隨暫結而作數語如下。

(一)西歐各大國之戰後政治，本由中道(Middle Way)之和緩改進派取得優勢。但內在經濟之演變，似逐漸使左派增加勢力(最少增加潛力)。在英則爲工黨左翼之批評日盛。在法義則共黨之勢之增加。

(二)但整個西歐內政之陣勢，都透著美蘇兩國之影響。左傾之趨勢，暫由美國之金錢援助，究竟抵當得住與否，近須看冬前美國臨時救濟之如何，這須看馬歇爾計畫實現之程度。

(三)西歐經濟之好轉與惡化，決定西歐政治之右傾與左傾。西歐政治之轉移，亦即決定美蘇陣勢之優劣。

(四)美之強點在右傾，但總之強點是在法義兩大國建立了有力的共產黨。蘇只須把已破壞之東歐經濟再加破壞，便可使共黨在法義佔上風。美則須從重運籌全之西歐經濟上尋求現政權之穩定，美之工作，自較吃力。

(五)美蘇在義歐之鬥法，將於此次聯合國大會失敗後，更加急響。美勢不容待，將先主動。蘇則於消極破壞之中，靜待美國本身經濟之破綻。美國目前之愈問題，似乎不僅在總發西歐之經濟與政治，而且還要留神到本身經濟之健全方針。一般美國經濟家都在擔憂經濟恐慌(Deterioration)之來臨。如果他們所慮不虛，則美國今日對蘇之條件，須包括一段全面自食，自新的工夫。聽說司徒森最近有 Peace Production Board, National Food Conservation Board 等等之主張，或即是著到此而之需要。

九月十八日巴黎。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讀者投書

關於「論當前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答

張紹先君

讀者先生：本刊三卷八期張紹先君之投書：「對於一論當前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之意見。謂「大體上敝人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但實僕一對蘇聯對華政策之矛盾則未提及。」因此反而惹起「無謂的誤解」。蘇之對華政策有何「矛盾」，僕誠不知，竊恐不知者不僕僕一人，即今中蘇兩國外交當局，恐亦未必知之。張君雖提及「矛盾」二字，但如何矛盾，彼自己亦未說出，此種「誤解」誠屬「無謂」矣。且就題而言，本為「...美國對華政策」，原可不提題外之蘇聯也。張君函中述蘇軍在大連舉行，為外界所不知，果如所傳，宜廣為公布。自三十五年夏後，京滬滬報紙從未載蘇軍舉行，此當為封鎖消息之故。拙文所指蘇軍舉行，指卅五年春各報所公布者，其撤退亦指是年夏天蘇軍自中長路之撤退，非指大連。大連問題受雅爾達密約之累，誠為國人所痛心，且世人皆不直蘇聯之久佔不歸。美軍駐華則視為當然，沈崇誨被強姦亦在東長安大街，凶犯已無罪，而美軍之執日女者則判校刑及無期徒刑，此亦舉世皆知，張君何無一言，而反指拙文所引事實為「無根據」？

其次，張君以為雅爾達密約「俟常觀判斷，可能是史大林指出，而以參戰為要脅，羅斯福才承認的。」須知國際會議之對於複雜，決非可以「常識」判斷，而以一「可能」下結論，再由此結論引出一「邏輯」也。當時事實為美國對太平洋戰爭之曠日持久，死人太多，迫不及待，欲拉蘇聯參戰，主動在美而不在蘇。蘇抗德已感吃力，屢次呼籲開闢歐陸第二戰場，豈肯再以對日「參戰為要脅」？美欲蘇參戰，蘇索代價，美即以中國這禮，其主動在美，責任亦然。如蘇欲佔中國權益，美反對即不成，因當時蘇尚賴美之軍火物資，不知今日之可以大反在美。可知雅爾達密約之責任，在美而在不在蘇。美懷他人之恨而對蘇，蘇亦不笑納？證之密約訂後一年，公布此消息時，美英與論多贊美而不責蘇，可知世人對此問題之了解。即中蘇條約之簽訂，何嘗非宋子文受美國之壓迫，故其在舊金山會議中不終席而飛蘇。事實如此，而欲以「常識」測「可能」，推一邏輯，其「誤解」誠「無謂」矣。蘇聯是否「一以「整個」中國為反美基地，當待事實證明。所可言者，今日大多數中國人民平時舉目所見者，為美貨，美軍，美艦，美機，美卡，而非蘇貨，蘇軍；（大連除外），張君在青島，所見常較僕更為真切也。至於蘇聯之侵我主權，據我事實，僕前已為多文論之，以不在張君所引拙文題內，茲不贅。

北平風雨中

吳世昌 十月十八日 南京

編者先生：自八月一日南京為抗議當局非法逮捕同學學理康（女）發動罷課以後，接者濟華北大等校也因有同學被捕而發動簽名罷課。當局却復寬大，一經同學抗議和校方力行交涉之嫌，被捕的同學頗都釋放了。罷課也就宣佈停止。不巧北大繼三同學釋放之後，又有一人被捕，並且據說情節甚重，遠非前所釋放者可比。經胡校長一再交涉，均未生效。同學看到如此的慘狀都急了，不知該被誰人究犯何罪！更不明白當局既不移交法院公堂審訊，又不申明其罪狀究竟根據了那條法律和什麼理由。於是抗議的聲浪更沸騰了。民主黨人要求保障人權的呼聲響徹了整北大和北平人的心，更瀰漫了整個文化城，如五月的風高之盛。這中間運來了一則很滑稽的插曲：北大民主廣場上的壁報不知被什麼人撕走了，但第二天却在北海公園瀾瀾堂找到了一個紙條，上面寫着：「剽竊北大校歌，手持白手絹，當即奉還。」於是民主廣場又重新出現了大膽的壁報，抗議這種侮辱學校尊嚴和扼殺學術思想自由的行為，高喊同學提高警覺，努力爭取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當即經同學大多數通過，宣佈罷課三天，要求當局撤換保障人購和立即釋放被捕同學。今天這罷課的最後一天以後的發展如何，尚未敢逆料。清華亦自昨日起罷課三日，貝滿女校亦因有二位老師被捕去了，罷課三天。情形近似暴風雨的前夕，北平的學生又將堅強地站起來。

阜陽被炸

何XX 十月十三日 北平

編者先生：我是對察的忠實讀者，家住皖北阜陽，現在無錫讀書。頃接家人自阜陽來信，言阜陽已有數次警報，各機關及有力遷移者均已離城，現城內僅是走不動的貧民。雖然至今（五日）共軍未曾攻陷，但當地人民已生活在極端危險之中，原因是政府飛機時去非戰區轟炸。據聞在阜陽附近被炸的城鎮，均無共軍蹤跡。阜陽人民向外逃的，十九為躲避中央飛機的轟炸。至於無力出逃的人民，不知何去何從！

廣州近情

徐源浩 十月九日 南京

編者先生：本人近有廣州之行，茲舉兩點如下：一、監匪猖獗，現黃埔郊區一帶，晝夜行劫，悍然無忌，魚珠至廣州公路上，車輛裹足。二、走私更熾，且多係武裝走私。聞之則曰：「T.V.宋都作生意，我們為甚作不得？」至各物狂漲，幣幣由七千跌到一萬八千，（最高價），猶其餘事。

免於恐懼之自由

楊明潔 十月十九日 上海

編者先生：讀來道聽途說，或曰某人失蹤，或曰某處受檢，一若指顧間，天下大亂將作。鄙人原為一研習法律之學生，惟久已對法律失去信仰，此點或近乎「非法」，然「法治」之心，未嘗稍減。耳聞目睹，心懷隱痛，似有不能已於言者。失蹤之人，理由或為「匪徒」，或為「不法」，此種官樣文章，已鮮能取信於民。輿論相傳，私相推測者，或曰「餘亡太震」，或曰「主張民主」，「帽子」效龍既失，軍憤憤益甚，此實當輪船公所未意料者。當今對現實不滿可謂人同此心，異歡爾顯示於前，（下接二十頁）

懷憤激以切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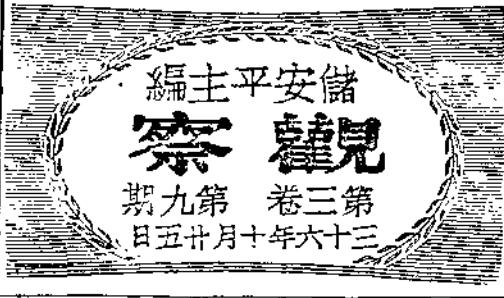
馬文生 十月四日 無錫

編者先生：目前國共兩軍追逐之際，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地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四八八  
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一年：四十八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如欲訂閱，請向本報社或各埠代售處接洽

代售發行所：北平新寶書局  
北平王府井大街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諸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丁 蘭：中央大學教授  
田汝歷：倫敦大學研究生  
王 琦：木刻家

#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儲安平

美國前駐蘇聯駐法大使蒲立特 (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向「生活」時代「發行人亨利魯斯」之命，來蘇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雜誌發表訪華報告 (China-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長達四百頁。中央通訊社不惜工本，全部用電報拍回，各報紛紛披露；官方及官方的報紙一致頌揚。吾人披讀之餘，謹述其意見如左：

第一、我們統觀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蘇防蘇。蒲氏以這一個中心思想為出發，他認為目前最有一統治中國的威脅者就是蘇聯；他認為中共是「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他認為蘇聯意欲利用中共這一工具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他痛責故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的錯誤；他認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演說以前的美國政府一直採取着「可笑的態度」；他敘述馬歇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國政府與共黨簽訂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協定，但是「蘇聯的計劃是利用馬歇爾所轉旋的停戰時間，儘量把共軍自華北運往東北，而把接收自東北日軍的大批武器，配備共軍，利用停戰時間，到中共軍隊裝配齊全的時候，蘇軍再行撤退」；他又敘述馬歇爾使華失敗返美後，美國對華抱旁觀政策，停止在軍火上及財政上支持國民政府，但「蘇聯在另一方面却裝備了我們的敵人」——蒲氏此處所謂「我們的敵人」，顯係指中共而言，這表示蒲氏業已認為中共同時亦為美國的敵人——蒲氏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政策」；蒲氏認為假如史太林控制了東北，「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關係異常重大」，最後對於美國本身也有嚴重的後果；因此，蒲氏認為美國必須對於國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盤的援助，「僅僅取銷美國對華禁運軍火的命令還嫌不足」，蒲氏認為杜魯門總統應該像羅斯福總統在鄧克爾克撤退後英法嚴重缺乏鎗炮彈藥時所做的一樣，採取迅速的行動；蒲氏述及現在美國有數十萬噸積存的彈藥，棄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爛生鏽，他主張將這些物資宣布業已不適美軍使用，作為廢棄，然後以一元作價五分，售給中國。同時為避免中國的一通貨膨脹即會脫離之虞」起見，美國政府應即在後此的三十天內貸給國民政府七千五百萬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經濟財政軍事方面作全盤的援助，以三年為單位，在三年以內，由美國貸給國民政府十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六億元作為三年計劃中的信用貸款，用以購買美國的物資，如美棉、煙草、小麥、石油、汽油、以及機車、鐵軌、卡車等，另六億元為三年計劃中軍事方面所需的費用，用以裝備新的軍隊，訓練新的軍隊，再加一億五千萬元作為外匯平衡基金。這是蒲氏授華方案的綱要，而所以要全力援華，其目的乃在「把每一個武裝共產黨徒驅除於中國領土」，「阻止史太林霸佔中國」。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蒲氏所攻擊蘇聯的種種事實是否正確的以及蒲氏所建議的各項辦法能否實現，我們在此所欲討論者，乃是蒲氏的議論的動機和態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間牽涉到許多問題：一、蒲氏不願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然則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二、在過去幾年中，到底是蘇聯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還是美國控制中國的色彩濃

厚？三、今日美國，如斯克特先生者，因為恐懼蘇聯，主張全盤的援助國民政府，反蘇反共，但過去幾年中，美國在中國勢力的膨脹，以及這次像蔣立特先生這種建議，是否可以使蘇聯感覺愉快，感覺安全？凡上三題，蔣氏一字不著。蔣氏一開頭就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切切身利益的事情」。蔣氏既然可以如此說，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切切身利益的事情」。蔣氏可以說：「目前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美國帝國主義者」，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目前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蘇聯帝國主義者」？蔣氏可以說：「我們（美國）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蘇聯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美國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蘇聯」？假定蘇聯亦發表與上列蔣立特所宣稱的相同的議論，至少在我們看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間並無任何軒輊。然而假如每一個國家，都恐懼別國國家控制中間某一國家，大家都要「採取行動」以防止對方國家統治這某一國家，則世界還有什麼和平？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美國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脅着中國的獨立與自主，業已成為一個世人共同感觸的事實。蔣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議由美國貸款給中國，齊軍火給中國，替中國訓練軍隊，幫中國打垮共產黨，監督貸款的用途，管理軍隊的給養，而且主張「派麥克阿瑟將軍於現有職務及權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總統私人代表的稱號，飛往中國，和蔣主席擬訂一個共同的計劃，以防止蘇聯的征服中國」……蔣氏之企圖由美國來控制中國，已極明顯。蔣氏一方面不願中國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圖使中國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實上美國業已獨霸中國，一方面蔣氏還在大聲疾呼，宣稱蘇聯企圖「獨霸」中國，蔣氏這種議論，實在有欠公允。就我們中國人自身來說，我們久已苦痛於我們有這樣一個落伍的腐敗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統治中，把國家搞得越搞越窮，越搞越弱，越搞越亂，以致引起強鄰的窺伺。我們自己心裏明白，一個略有野心的國家，不論是過去的日本和英國，或者今日的美國和蘇聯，那一個不對中國轉念頭，打主意？不過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吧了。祇有我們中國人，才有權利指摘對我們有野心的國家。老實說，美國和蘇聯，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想犧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國成為他們的衛星，成為他們的附庸。而在這種情形下，蔣立特先生有什麼面皮猜猜然一面倒的抨擊蘇聯？蔣立特先生為什麼要援助中國，他有什麼理由要獨愛於中國？拆穿了說，他不過是要利用中國，正如他在他的文章裏開頭所說的，動員中國的人力來對抗蘇聯，以保障美國

的利益吧了。美國有錢，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理由要獨厚於中國，要借錢給我們，援助我們？統觀蔣氏全文，我們認為蔣立特先生的整個出發點是偏的，而他的動機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蔣立特先生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就處於後一種情形。就對外關係上講，今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願意反美，也不願意反蘇，都主張同時與美蘇友善，甚至希望中國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樑。中國有無能力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樑，這是另一問題，但至少表現於近兩年來中國的言論者，大多數人都不願中國成為美蘇雙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國的現存政府，因為要維護他們個人或集團的權勢利益，他們堅決排斥共產黨；因為排斥共產黨，連帶仇視蘇聯；因為仇視蘇聯，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國懷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撥美蘇之間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做法，並不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附和。至於在內政上，中國現存政府之業已失去人心，其明證確切，一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無須我們再在此處浪費筆墨。魏德邁將軍在致美國援華會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所稱：中國人民祇求能供給糧食與居住之任何政府，對於傾向蘇聯一舉所包含之種種複雜問題，不暇顧及。（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月十六日電）魏德邁將軍這種觀察是正確的。對於中國一般窮苦的老百姓，國民政府也好，共產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麼政府也好，他們都「不暇顧及」，他們所急切關心的是能讓他們活得下去，讓他們有果腹之糧，禦寒之衣，以及躲避風雨的房屋。這同時也說明：這二十年來的中國執政的人物，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盡其應盡的職責，甚或根本對於這種基本問題，沒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來南京的官員所發生興趣的，是政局的演變，權勢的得失，而非一般社會經濟生活的改革與改善。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憔悴，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裏，民生的艱苦，更不必說。就是在這個遼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裏，一到晚上十一點以後，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道路上，縮着手腳縮縮的無數貧民，就在這驚恐的秋風之中，獲取他們為維持他們像遊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須的睡眠。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著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敘述我每晚所目睹的這種淒涼的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然而一切對於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真正具有興趣具有抱負的人物，他們無法獲得機會為祖國服役，而掌握權力的人，

即儻知如何鞏固並發展他們自身的機勢與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們依然不能獲得我們應有的各種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對派人物經常生活在恐怖與不安之中，政府經常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來限制反對派的活動和存在，而其方則花樣百出，巧妙無窮。然而政府還要扯着許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傾向民主和決心實行憲政。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就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于取巧、投機、倖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兇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沒有路軌，可以向外國買鋼軌枕木，無法耕耘，可以向外國買種子肥料，要發展工業，可以向外國買機器原料，要改革幣制，可以向外國貸款，惟有道德的墮落，非一時所能回復，也非向外國借貸所能改善。因此我們很公平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這個政府不僅已與人民脫節，而且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脫節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在它的統治下，人民將愈來愈沒有希望，餓死的人必然愈來愈多，自殺的人也必然愈來愈多，而原有一塊錢的，在它的統治下，亦將漸漸變成五角，變成二角五分，變成一角二分五釐，以致終于變成赤貧。這個政府業已成為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這樣一個政府，就是蔣立特先生主張美國支持援助的。蔣立特先生建議援助的，就是這一個「政府」，而並非中國這一個「國家」。蔣立特先生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蔣立特要使這個政府成為美國的工具，代美國來驅使中國的人民為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

蔣立特先生的動機既然如此，既然企圖利用國民政府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國民政府及其領袖人物，一面倒的敵視中共。蔣立特先生可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能膨脹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今日這樣膨大勢力的一

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國何致弄到今日這樣民窮財盡的地步，替共產黨造機會？假如二十年來政治開明，胸襟開闊，何致要摻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產黨增加勢？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轉而寄托其希望於共產黨？我個人很率直的話，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是一共一蘇之母，它製造共產黨，它培養共產黨。製造共產黨培養共產黨的因索不先消滅，那裏能消滅共產黨？照現在的樣子，消滅了一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十個共產黨，消滅了十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一百個共產黨。在蔣立特先生的建議裏，他建議由美國來訓練中國的軍隊，供應中國的軍隊，指揮中國的軍隊，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與膨大，並非由于國民黨軍力充的脆弱，反過來說，並不因為國民黨的軍力力量增強後，共產黨就將消滅。今日中國的問題之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者，已為讀者所公認，而這個曾經兩度做過一個大國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這樣近視，這樣糊塗，我們真是替近代人類社文化水準的低落傷心！蔣氏又建議大宗貸款中國，以解救中國的財政危機。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信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的食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開撥替美國貨做買賣。我們不相信在這種混亂的行將崩潰的局面下，單靠外國的貸款就可以在根本上穩定中國的財政，改革中歐的幣制。在抗戰中，政府曾經發行大批國金，企圖穩定當時日益貶值的幣制，但今日的關金價值如何？前車不遠，昭昭可鑒。我們認為整個的局勢不趨穩定，一切改革幣制的努力都屬白費。因之我們認為，在蔣立特先生的訪華報告裏，不僅他的動機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總之，蔣立特這篇文章並無任何可取的建議。他是一個反蘇人物，他之有他這一套，實極邏輯，而他之能洋洋灑灑發表其意見，在美國的立國精神下，亦極自然。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他這篇文字在政治上却是一種投機。照最近各種趨勢觀察，美國將將改變自馬歇爾返美以後以迄於今的那種袖手旁觀的政策。美國政府之將積極援助國民政府，雖其方式、數目、條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來殆無疑義。蔣氏在這個時候，發表這種建議，又於來華以前，先訪東京，其間機微，至堪尋味。

十月十七日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 白報紙！

儲安平

最近物價騰漲，其中以紙價漲得最兇。當前幾天其他各物逐漸回跌時，紙價仍然繼續上揚，沖出一百萬元大關（每令），最高叫到一百二十萬元。這種上漲的情形，實已超乎情理。在八月十五日前後，紙價約在二十七萬左右一令，到九月十五日前後，紙價就漲到五十三四萬左右，在短短一個月中，上漲百分之百。這時出版界已經透不過氣，許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價。一直到十月五日，紙價尙還留在六十萬元一令之數，但自十月七日起，紙價即作高速度之上升：

十月七日 六十八萬元  
九日 七十萬元  
十一日 八十萬元  
十三日 八十七萬元  
十四日 九十萬元

自十五日起，報紙的商情表上已無紙價的記載。十六日大公報第二版報導紙價已漲到一百十幾萬元一令，同日我們向紙商打聽紙價，已叫到一百二十萬元。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尙未在報紙上看到主管當局對於紙價的抑制的消息。十八日大公報第四版始有警察廳出動稽查紙商的消息。並載紙商同業公會的理事，於十七日召集同業，決定切實減低紙價，並規定門市售價每令爲八十萬元，祇許減低，不准上漲。

中國雜誌界的經濟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沒有鉅額資本可以購存用紙。期刊又例不作新聞紙論，享受不到官價紙的配給，祇得向市面紙商購用。本刊用紙，存底業經，最近恰巧用完，而在這種瘋狂上漲中，又無法購買。但本期在二十一日必須付印，我們在十八日動員全社同人，出外購紙，經整天的努力，結果祇買到二十二令，祇够一期印刷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本期祇出二十頁。我們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東路、廣東路一帶的紙店都問過，有的說九十五萬一令可以賣十幾令給我們，有的說八十五萬一令，限購一令，有的則乾脆說沒有貨。結果我們在山東路的怡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三令，在山東路匯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四令，在

廣東路湧生泰紙號買到一令，交通路震泰豐紙號買到一令，福建路義昌興紙號總算給我們三令，廣東路萬亭和紙號買到二令，廣東路德泰豐紙行買到兩令，以上都是八十五萬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馬路口的程梅記紙號，最初去時，說九十五萬元一令，可賣十幾令。但因看見我們出門時抄錄他們的店號，再回去買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吵了好久，最後大概因爲他們看見我們抄錄他們的店號，不曉得我們什麼來路，好歹總算以八十五萬之價賣了五令給我們。廣東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紙號，我們過去一年來，大部份的用紙都是向他們買的，最初討價九十五萬，後來我們說報載同業公會限定不得超過八十五萬元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最後頂多祇肯賣半令給我們。而且許多紙號都要我們出具正式函件，他們才肯賣「一令」給我們。

照目前這種紙價，實非中國的雜誌界所能忍受。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五千份，則其成本爲：

紙八令（以八十五萬計） 六百八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五百五十萬（排印工日內又將加價）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二千二百萬左右，假定每冊售五千元一冊，再扣除一個七折的批銷佣金，即便完全收足，也祇能收入一千七百五十萬元。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一萬份，則其成本：

紙十六令 一千三百六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七百五十萬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三千一百萬左右，如完全收足，亦祇能收三千五百萬元。事實上，上述估計，在支出方面是最節省的，實際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數，而收入方面，絕無每期可以一本都賣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錢都可以收得回來。而且支出都是現款，收入則常常在二個月以後，甚至三四個月以後或永遠收不回來，收入時與

支出時，其間的幣值又不知要打了什麼一個折扣。因此雜誌的經營，在這種驚風駭浪的物價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實業，紙商老板也是做實業，但雜誌的發行人，他和讀者的關係並不是純粹一種商業關係。這是一種文化事業，我們要顧到讀者的購買力。

我們總希望民營的報紙或民營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時亦希望每一個刊物都能逐漸增加他們的發行數，替我們國家的出版記錄增加光彩。但是希望民營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營刊物能够存在下來，就得使它能夠自給，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發行數增加，就得顧到讀者的購買力。刊物的售價越低廉，購買的人越多；購買的人越多，成本便可減低。我們不希望看見一個一個民營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後來祇剩了官營的或黨營的刊物；這不是國家的體面。我們不希望各種物價的軍壓，使每個刊物隔一個月或幾個月就得要漲一次價，弄得讀者都買不起。現在一般刊物的發行數，尚不公開，我們不知其他刊物的發行確數，但現在大多數刊物的發行數，均在一份以內。按照上述成本，可見今日中國一般民營的刊物，都在極其困難之中掙扎着。有許多刊物，確是成績顯著，極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着這些優良的刊物一個一個消滅，政府在道義上似亦未能盡其維護文化事業的責任。在純粹民營，純粹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許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識」，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在社會上素負聲譽，而且他們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確可矜式，但他們在一個月前，即已從每冊四千元增至六千元，在最近的紙價上漲中，恐怕他們又非漲價不可。刊物爲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漲價，但讀者的購買力有限，其結果勢必使發行數降低。而且在上海售六千元，在華北便須售七千元或八千元，在後方恐怕售至一萬元或一萬數千元。以後方生活平常的低，要讀者以一萬元或一萬數千元來買一冊

刊物，實已超過他們的能力。又如「時與文」週刊，雖祇出版半年，但是憑其努力，業爲目前許多領袖刊物之一，我們雖不知他們的經濟情形，但在這紙價的狂漲下，想亦深感艱難。就是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密勒氏評論報，在昨天（十八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論就是陳述該刊在紙價暴漲下的壓迫（該刊現已售一萬元一份）。許多優良的刊物，都困於經濟，不能維持。我覺得政府對於有成績的文化事業，不能漠視不顧。雖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都是同樣抱着一腔熱忱，爲祖國的前途努力。目前對於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脅就是紙價。以本刊而論，現在每期總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紙價的波動，簡直影響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五月間曾向中央信託局申請購紙四十噸，公事擱了兩個月，到七月中旬才批下來，准購兩噸。紙是日本報紙（紙質較劣），但須照加拿大報紙的市面行情七折購買。五月間我們申請購紙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七月間批准時，市價已超過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爲高，而兩噸紙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書業公會才准分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這批紙何時可到，尚不可知，而三百美元的紙，亦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過去所有用紙，純係照市價向紙商門市零購。本刊發行數略較其他刊物爲大，其間已比其他刊物稍佔便利，然而在最近紙價的騰漲下，亦已難於支持。其他發行數較小的同業，其困難更可想見。這次紙價的暴漲，顯然出於人爲。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紙價回復到一個合理的價格，希望能回復到九月底以前價格，同時對於官價紙的分配，亦應求其公平。外間早有傳說，說政府聽任紙價上漲，間接以陷與政府政見不合的言論刊物于自行消滅之境。我們希望這祇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傳說。 十月十九日

#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丁 驥

研究科學的動機，可分兩類：其一為純粹想開闢知識的領域，其二則爲具有一定目的企圖，對生產建設方面獲致實際的效果。「科學之船」上的探險者是以發現新大陸爲目的，他們的工作的精神與那些探險者大不相同。自然這兩類工作的人，在使世界進步的工作上，各有各的地位，但是他們呼吸着兩種空氣。科學工作者必須有選擇他研究路線的自由，而實用方面的研究人員只能在指定的範圍之中，去覓求那些急於求解的問題。科學者只爲了解自然現象，而實用者却要控制自然，使其就範。科學者只爲了解自然的構造而研究，原子能的工作者，却看中了「能」的應用技術與範圍。

有一次美國「大衆機械」雜誌舉行了一個測驗。問有那幾種發明堪稱今日世界七絕的。這測驗舉行遠在原子彈發明之前，故所提的是：無線電、電話、飛機、鎊、麻酔劑、抗毒素分光鏡、及X光。每一種雖然具有偉大的實用價值而沒有一種不是由純粹科學研究獲得的。在研究的人心中，當時并沒有一致用「這種觀念存在。例如鎊的發現者居禮夫人，完全是爲了科學的興趣，並未想到它的用途。

可是我們曉得馬可尼是無線電大王，那是因爲他是把無線電商業化的第一人而發了財的。其餘如愛迪生，司梯芬孫等發明家，他們將已知的道理付諸實



用，只能證爲是延伸了已有的知識，不足以言創造。而發明這些道理的人，却鮮爲一般人所知悉。

由科學史上看來，大的成就總是由於一些研究的人，在他們研究自然過程之中，并不想過可能的或將來的應用，亦并不想條條之獲得報酬一己的私利或商業的意味，不會造就在最后的科學成績。可是一般人却沒有能把握這一點。威廉梯爾登說：

「他們的目的，可能純是短視的。譬如一般中世紀的化學家，他們的鍊金與種種研究，只留下了無數空洞的文獻。我們應該不斷的改革，加入新的光明。若不是人們能集中在質疑及了解自然的法則，而不存有什麼利用自然的心理，科學不會有今日的成就。換句話說：若果沒有純粹科學的基礎，應用科學只是空中樓閣而已。」

但無論人們能否了解，所有物質文明的進步，都是科學者的成就。以歐西而論：希臘時代的藝術、文學、哲學、兩千年來仍爲文科的典範。以中國而論：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雖不失仍爲文科的研究對象，可是近百年代的進展却完全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未來的人們也許不會以今日的文學來紀念今日的世界而將以科學代替；可是今日的天下雖是科學家血汗榨來的，一般人却只曉得羅、邱、史、和一些將軍與政客。這些政治上的大人物在未來的歷史上會佔滿了他們的豐功偉績。甚而至於如蘇聯科學的進步却歸功到他們偉大的領袖身上去了。

我們應該崇拜的知識界的巨人，他們的出身常很微小。他們的工作，也不會爲人所注意，尤其是一般人心中只以爲科學的目的是找有用的東西。例如波森 (Poisson) 是法國的名數學家，他的早年，是在寒窗之中渡過的。其他如弗利爾、安培等人，都是法國有大貢獻的科學家。又如英國的法來得 (Faraday)，德國的高斯 (Gauss)，每一個都是貧家子弟，在研究工作上遭遇不可忍受的困難。他們當時所有的工具那樣簡陋，經濟那樣拮据，遭遇常是不幸甚至於爲人所排斥，可是他們的工作是繼續的，不斷地發明方法。由天空的星以至於地都成了他們研究的中心。因此產生了太陽系中星球規道的了解，熱傳播的數學理論，開了後日爲人發財的電機工業的門。

「這些人都是爲今日工業開路的先鋒，同時也指引了一條新的知識的路線。他們的功績實應在一切工程師與發明家之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到達了把科學研究放在腦後，而只顧在工業商業上花錢，這個國家定走向中國文明那條路上去。……若果再沒有新的先鋒出現，所有的進步只好停止」

丁一

這段話是尼非爾 (Zinn) 說的。雖然事隔多年，何其有先見之明如此！富國強兵之道，老實說，只有能了解科學研究與國家的關係是如何密切，才是可說的。科學研究，雖然不見得有立刻見效的實際用途，可是一切工業建設都脫胎於此，一切科學的基礎都由此來的。這才是一個國家應該提倡的方面。這種工作需要工作者有創造的能力，有靈感，熱誠，才能產生似乎牛角尖的成績。一個生來有研究能力及熱誠的人，國家是應首先培養的。威廉左羅斯 (Choke) 說：「我們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常是勞力者的師傅，我們要爲化學而研究化學，而不要有唯利主義的色彩在內。如發明磷的伯朗特，發現電氣分解法氣的伯來斯勒，發現鉀鈉的達爾，發現酒精的法來得，發現苛羅方的蘇伯倫，他們發現的時候，有誰知道他們發現的用途呢？」這段話雖只提到化學，用之於整個科學研究亦屬相同。

在法國革命的時代，法國大化學家拉弗斯 (Lavoisier) 被暴民裁判處死，那時候法國革命政府說：「我們共和國用不到科學家」。可是他死了兩年，法國政府爲他開了追悼會，當時處死他的人，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有位歷史家說「一個科學家的損失，實比一個政府的轉變重要。法國革命的罪惡有人以爲是把皇帝殺頭，其實殺了拉弗斯的罪惡實在帶有雜質。」拉弗斯的死是爲了維護法國中央研究院，他會說：

「研究員中沒有一個人，不能以聰明才智在社會中別謀生路的。但因爲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從事於一種高貴的事業，但絕不卑鄙……若果你們把他們逐出研究院去，讓他們在社會上去做那些卑鄙的職業，科學的組織將從此破壞無遺，半世紀也不能夠恢復充氣的。爲了國家的榮譽，爲了社會的福利……我求你們……」

一九四七年的中國，還沒有脫離開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拉弗斯的話，完全可以應用在今日。今日有多少科學家被國家的漠視，而中途改業升官發財的？有多少人爲生計所迫，除了保持教書一點而外仍舊能繼續研究的？有多少人能繼續研究他們已獲得的知識將它發揚光大的？

科學的發現很少能一眼看出它的法寶的，一棵栗子可以種出大樹，所以乍看起來，那麼渺小的結果，常是未來大工業的開端。試以電報爲例。弗打是一個意大利人。他發明了繼續不斷傳電的機構，奧斯特母麥人發現電磁方面的原則。安培繼之更進一步，德國的高斯與威羅伯爾首先造出通話的電報線路。今日弗打、安培都成了電業上的名詞。而由弗打到電報線型，中間經過了三十九年的時間，經過了至少七個以上的大思想家的努力，威廉湯姆生說 (Watt)：

「假若當日奧斯特一旦發現了電流可以改變磁針方向的時候，就想去如何利用它，恐怕今日我們也不會有電報。沒有一個大的自然法則是為利用而發明的。有無數的試驗，在一個人眼光中看簡直是毫無用途，白廢工夫。然而這些白廢的工夫，却孕育了有極大價值的果實。」

又過了十一年之久，電報才有了價值。同時也揭開電的時代的序幕。可是，一切都加速了。今日的工業隨在都需要電，在電之外又需要高速度度的機械工具，緊接着就是錫、鉛、鋼及鐵與鋼的應用。這些原素當初還不是知道有那麼一會事，并未覺得它們有什麼價值。

自然我們不能抹殺了應用已有知識的人，他們也花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然而這些應用的人，常遠比發明的科學家得享盛名。

這些應用家也不是沒有創造的想像力，譬如利用木纖維造紙是從觀察黃蜂窩的構造想出來的。到了今日世界的森林幾乎被這位昆蟲學家所消滅了。可見微小的，精細的，有思索的觀察，是偉大的。

一七五五年伯來斯勒觀察電流通過空氣中時氮與氧會聯合起來產生新的化合物。繼之卡爾第斯(Cavendish)知道如將苛性鉀吸收了這種空氣，就產生芒硝。這發現並非偶然的。而是已經知道氧、氮、氫三原素如有一定的配合即可產生芒硝。不過得了伯來斯勒的觀察，證明了這種已知的假想，而且知道了製

造的方法。但由一七五五年到一九一二年中間毫無用處可言。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種發現產生了火藥來補充智利硝的逐漸減少的情況。

又如本生燈的發明，最初還是由白光燈來的，白光燈用的燈胆是鈉族元素所製的。而鈉的研究在當時不過有趣而已。本生發明本生燈時，是偶然的。那時候他的試驗室中用的是白光燈。本生不滿意這種燈，因為要用燈胆，結果製出不用燈胆的本生燈。

像這種例子，舉之不盡。可是千萬注意。在一個人發明了什麼新的化合物的時候，不要問他「有什麼用？」「可以刺蝟子嗎？」「可以賞錢嗎？」「讓你發覺「真知」，發現「真實」。

赫胥黎說：「我說這話是在心中估量過的。一個國家只要能花十萬鎊定下一個永恆的瓦特，或者達爾文，或者法來得，那簡直是太便宜了。因為這些人為國家掙下了不知數的財富，「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情。」

我寫此文也是有感而發。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够了解今日仍舊站在科學研究立場上的人，不是國家的累贅，而是國家的驕子。多在他們身上投資并不是他們的利益，而是國家的利益，人類的利益。我想每個科學工作者不會忘記科學者的工作與事業就是為了科學而研究，為了真理而工作，不是以科學為進身之階，為發財之本。

寫於花粉試驗室開幕之前

#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

(倫敦通信)

田汝康

據說當去年拉斯基訪蘇的時候，史大林曾在會談中表示過他對於英國工黨政府的關心和同情，史大林認為在英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相當的挫折，而且在程度上比較起來，這種挫折也要比蘇聯當年所碰到的為嚴重。所謂挫折是指什麼？在透露出來的消息中並未提到。不過看目前形勢，這個新社會的試驗是有問題，國際局面的不安定自然是因素，而工黨內部意見的分歧更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看當政以來一般情形，不成問題，這個政府是受一般民衆擁護的。去年冬天的煤荒並未使政府太難堪的事件發生，所有自當政以後的二十個議員出缺選舉，政府也始終沒有受到打擊。而去年的地方選舉更顯示是工黨普通的勝利

再估計幾個在野黨的實力，似乎除去邱吉爾個人仍是個應當重視的力量以外，在短時期內，工黨似乎也不用有什麼特別焦慮的理由。像這樣的情形，無怪乎有人預料，若工黨能如此繼續下去，保守黨在本世紀內是難有再度登台的希望。不過在政黨政治中，有時候一個政黨的失敗並不是由於外部的打擊，內部政見的分歧最可能使一個強大的政黨崩潰。在英國政治史中，自由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一部分緩進派黨員的不願意有什麼激烈的改革，於是向右轉便宜了保守黨；而一部激烈一點的黨員也就此向左轉另尋出路。終之一個會稱雄一時並有相當成績表現的自由黨便逐漸解體。要是工黨今後會有什麼嚴重挫折的話，最可能的恐怕也不外是內部政見的分歧。而照目前事實的演變，鋼

鐵工業國營議案的是否立刻提出，似乎是一個工黨內部最顯著的分歧點。

今年七月間工黨內部分裂的消息曾盛傳一時。據說兩位代表左派勢力的部長，(衛生部部長拜維 Aneurin Bevan 和糧食部部長史倉基 John Strachey) 曾堅持以去就來爭執鋼鐵國營議案本年內在下院提出。而另一方面以莫里遜 (Herbert Morrison) 為首率領的其他閣員和部長的看法，却不大大贊同這樣急驟的作風。於是一個僵局便形成了。不幸莫里遜到這兩位部長掛冠而去，那不成問題，政府將變成一個清一色右派勢力。影響所及的首先自然是工黨議員左右兩派的分離，再進可能是整個工黨的分裂。形勢演變再惡劣些，這個新社會主義的試驗便更可能從此夭折。所以當時不僅一般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士對此異常的關心，而政府當局也相當費了一番工夫在內部拆衷。在九月中的全國總工會大會上，這個問題多少算敷衍過去。政府公開表示鋼鐵國營議案決在下次全國普選以前提出，(而實際就表示在年內鋼鐵暫不收歸國營)。兩位部長也放棄以去就來力爭的原意，而投票結果是四百八十五萬五千票對二百三十六萬票通過贊成政府的聲明。不過這個內部的裂痕始終存在着。就僅以投票的結果說來，我們便可以看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黨員主張鋼鐵工業應年內立即收歸國營。這樣多的人數，在一個民生政治體系的國家中，實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目。依照普通一般常識的看法，為着一個一年內或是兩年內國營鋼鐵的題目來作這樣的爭執，實未免意氣用事，跡近無聊。但是，若進一步來作分析的話，我們當可以發現在鋼鐵工業後面才真正存在着英國的金融資本勢力。因為這是真正的金融資本勢力，所以激進的工黨人士想立刻加以克服；同時也因為這股勢力雄厚，問題牽涉的太多，所以使得緩進的有所顧慮，斟酌的莫決。無疑的這是社會主義實現過程中的一大障礙，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大挫折。工黨人士的決心，勇氣和能力也從這樁事件中受到考驗。

檢討工黨登台以來的幾樁新政，說得上真正算是基於社會主義政策的，大致不外大英銀行 (The Bank of England) 的收歸公有和煤礦國營而已。這兩樁新政要是同將來的鋼鐵收歸國營議案比較起來，那難易的程度相差得很大。以大英銀行來說，從一九二五恢復金本位實施的失敗以及麥克唐納政府崩潰事件的发生，英國一般人士早已認為大英銀行有收歸公有的必要。甚至於保守黨報紙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曾都有過這樣的論調。同時較之其他各國的情形，直至一九四六年發行銀行國有才付諸實行，時間上已經算是太落後了。至於煤礦國營，那是人所共知唯一解決英國煤荒的辦法，即保守黨仍然在台，也勢必出此。談到鋼鐵事業的收歸國營，事實可不這樣簡單，不祇這是重工業的

基本，稍有差錯，可能影響全部工業受到影響；而值得注意的：由於年積月累的結果，鋼鐵事業已經和金融勢力漸次合流，形成了很密切的關係；問題的複雜程度也就因而非尋常所可比擬。

在技術效率上，英國鋼鐵工業雖然較之美國或是德國戰前情形為低，但若同煤礦經營來做比較的話，那又就稍好一些。不過工業的經營，不僅技術效率要高，同時經營的方法也要經濟，——所謂經濟的效率。一個工廠可能技術效率很高，有最新式的設備和熟練的技工；但有時候，因為經營政策的影響，生產品並不一定對全社會有利。換言之，這種經營政策的錯誤可以影響技術效率不能充分的發展，以達到技術、勞力、原料充分利用的程度。這種效率低的問題若是發生在一般輕工業裏面，影響所致的是多在該工業的本身上，對於整個社會工業進步自然有妨礙，但還不算太大。但是若發生在一般重工業裏，例如說是鋼鐵工業，則影響便相當的嚴重。產量的減少，可能使其他許多工業生產因而之而停滯；成本的過高，同樣也可以連累其他工業無法達到經濟生產的地步。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為了全社會的利益着想，收歸公營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體。除開技術效率問題暫且不論，我們且分析英國鋼鐵工業的經濟效率究竟如何，問題的嚴重性是在什麼地方。

依組織來說，目下英國鋼鐵工業可算是達到了獨占的地位。不過這種合併和獨占的開始，較之法德兩國為晚。從工業史上來看，其產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獨占地位的取得，可以說是經過兩個過程而來的：一個是直接的合併，另外一個是橫的合併，所謂直接的合併是指從原料起至產品止，所有有關工業的合併。這個過程是第一次大戰後繁榮的結果。由於一九一八—一九二一的戰後繁榮，各鋼鐵工廠紛紛設法收買各種煤礦，焦煤廠，以及機械製造廠和造船廠以培養勢力，企圖得到最高的利潤。在最初是直接的收買，後來遇到不能直接收買的，便設法從經濟上加以控制或是用兼任董事長的辦法來加強關係。在這時期中，自然無法避免的須得向各股份銀行大量的借款來作為擴充的費用，結果差不多所有英國的金融勢力全捲入鋼鐵工業裏。可惜好景不常，跟着短時期繁榮而來的便是一九二二年的不景氣象。影響所及，各鋼鐵工廠紛紛關閉。結局是所有英國各大股份銀行盡變成些債權持有人。為了要收回放款，各銀行不得不暫時將這些有債務關係的工廠接收過來經營，有的工廠還得更繼續加以投資，以便得有機會來清理債務。像這類情形而轉手的鋼鐵工業組織數目，相當可觀。各債權人將這些工廠接收後，自然有一番新的整頓，在這過程中，於是又產生了橫的合併。所謂橫的合併，是指同樣性質的若干鋼鐵工廠

的收買以尋求利潤獨佔的合併。經過這一段過程，一個鋼鐵同業組合的局面便漸次形成。以後在一九二四到一九四〇這一段時光當中，英國是值保守黨當政。據一般工業人士的看法，在這段時期中政府所頒佈鋼鐵入口稅則的增加，可說是由於一般鋼鐵工業界的幕後操縱，事實上由於歐洲鋼鐵加稅關（European steel Cartel）的報復政策，英國鋼鐵並不能在歐洲傾銷。而招致的僅是國內鋼鐵價格的高漲，使鋼鐵工業反國內博取了最高的利潤。

一九三四年英國鋼鐵工業的獨占地位正式形成，其名稱為英鋼鐵聯盟（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Federation），其形式是一個加達爾的性質。組成份子是以經營組織為單位，個別工廠並不列入。在任務方面，這個聯盟負有同業互助，效率增進，市場開闢和代表同業和政府協商等事項。這個組織，既在本質上，便代表著英國一般雄厚金融勢力，在國內外市場競爭上，又和入口稅率督導委員會聲息相通，無怪乎在事業經營上，能做到為所欲為的地步。鋼鐵工業既有這樣的組織和方便，照常理推測應該是效率增進，成本減低，使英國其他依賴鋼鐵為原料的工業也得到方便。而事實上並不盡然。在技術設備上，鋼鐵工業在這若干年內並不有什麼了不得的進步，這可在著名的「五月報告書」裏看出來，而且這個報告書是由聯盟自身擬計的，但另一方面國內鋼鐵價格方面卻日在上漲。以一九四六的情形來說，則一般價格已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倍以上。更主要的是在價格的釐定上，聯盟更有一個提高國內銷售價格來輔助同業作國外競爭的辦法。由於這些原因的緣故，所以英國鋼鐵工業的利潤，自一九三六年起，始終平均在百分之十左右，即使在上次大戰中也仍然保持這樣的優勢。但是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此。依照兩件英國人士所共曉的事件看起來（Ebbw Vale Scheme and Tarrow plan）鋼鐵聯盟實有不願意任何人在鋼鐵工業方面有什麼改革和擴大的計劃，因為這樣一來，可能引起競爭，使聯盟的利潤低減。在鋼鐵聯盟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莫過於繼續維持現狀，竭力避免新鋼鐵事業的競爭來博取利潤。抱有這樣的一個態度，鋼鐵工業的進步自然不能希望。而一般輿論對之也早就有所指責了。但是不管輿論有什麼指責，英國鋼鐵王國，也正如世界其他鋼鐵王國一樣，在政治上勢力相當的雄厚，任何政府對之都有幾分懼心。我們知道希特勒是從德國鋼鐵資本勢力裏一手培養出來的，我們更熟悉日本的三菱三井對日本政治的控制力量如何。雖然說現任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但對鋼鐵國營這件事仍然不敢輕舉妄動，這不能說工黨負責人的決心和勇氣不夠，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實在是在無法在短時期內解決——特別是在這個面臨危機的經濟情況之下。

若是有人說，資本主義是有國際關係的，一般人大致恐怕還不大相信。但從最近美國對於英國政府想國營鋼鐵這件事的反響看起來，似乎英國鋼鐵界確已得到美國方面同業的全面支持。人人知道馬歇爾會明白聲稱過，所謂馬歇爾計劃是完全為歐洲經濟復興而着想，美國政府並無意思想藉以干涉各國的內政措施。話雖如此說，不過當八月底英美再度作經濟談判的時候，據報紙上透露出來的消息，今後若英國想得到美經濟的援助，條件上似乎是立刻放棄國營工業的政策不可。而奇怪的是共和黨下屆總統候選人史台森（Harold Stassen）更公開指出，非得英國政府完全同意不作國營鋼鐵工業的打算，英德休想再向美國借錢。自然這樣的說法，美國官方沒有承認過，但也並沒有公開否認過。有的記者說，並不是美國行政當局的想法，但誰也不敢說這不是美國鋼鐵工業界的看法。要是美國鋼鐵界有這樣的看法，則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如何自不待言。若英國不想今後再向美國借款，那問題自然簡單。設若非想借款不可，則對這個問題非加以考慮不可。

另外，使工黨政府辭職的莫決的還有些國內本身的問題。工黨政府自然清楚鋼鐵工業組織的複雜及其牽連的關係。它的組織不僅橫的合併，同時也是直的合併，所以，所謂鋼鐵國營不僅限於鋼鐵工業本身而已，其外還包括着許多的有關礦產和工業。這種交錯的關係，一時是無法劃分的。如此一來，這個國營事業便不能像大英銀行和煤礦管理局的那樣簡單了，短期內政府能否有這樣一個大的組織機構來接收自然是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姑且不論，而要緊的是誰敢擔保接收國營後，工作不會有脫節的地方，隨之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率也由此立刻增加起來。萬一不幸接收國營後，效率反而低落，那政府將置身何地。因為普通一般人所看到並不一定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永久利益。再之，在道一個風雨飄搖的經濟情況當中，英國所立即需要的祇是一個短期間能見效的辦法。甚而有的人還願應到這一層。接收國營後，或者可能在接收時期當中，鋼鐵工業將會有對付說服的手段出現。設若政府應付不得當，英國整個工業均將受到嚴重的打擊。這雖是一番揣測之說，但政府也不得不事先考慮到。

受了這種種原因的影響，工黨國營鋼鐵的計劃遂無形中緩延下來了。這是令一般黨內激進人士所最關心的事件，在他們的看法，似乎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不算熱誠。政府考慮的時間愈長，一般人的猜疑也更大。終於在六月中公開傳出這個兩位左派部長要以前去就來爭執鋼鐵立刻收歸國營的消息。（自然黨內左派人士所不滿意於政府目前設施的尚不祇這一樁事而已），在當時政府所處的地位實在很困難。要是公開聲明目前無法將鋼鐵收歸國營（下接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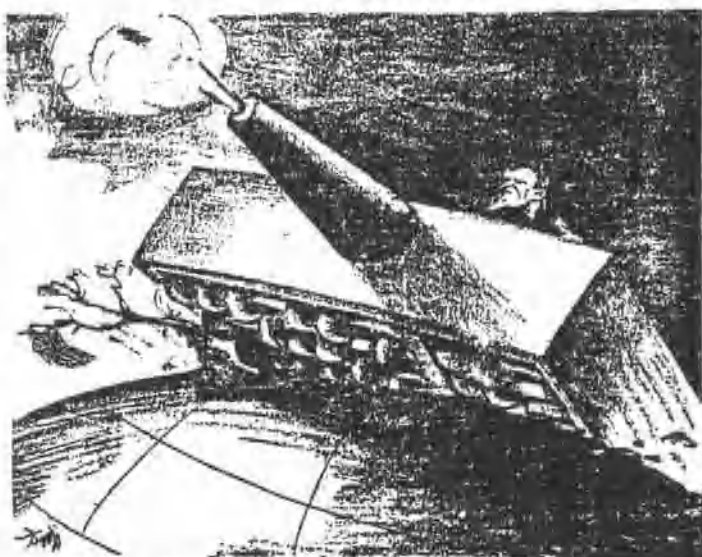


莊稼人(木刻)揚可揚作



迫不及待

(轉載WASHINGTON POST)





#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 觀察記者

### 兩軍實力對比

**(觀察專稿)**  
本刊三卷七期「長城線內外的爭奪」一文中，記者預測北方軍情及長城線內外的形勢，認為北平東北兩行線夾縫中的長城線，將為東北共軍攻勢全面發動前之主戰爭地，並試作結論稱：「長城內外戰備，易水風寒孤雁哀，塞上秋深烽火緊，遼陽擊鼓動地開。」衡以目前東北軍事之發展，大致不謬。

### 過去五次攻勢回顧

前在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卸職後，執利國軍接收東北時，他說：「國軍接收東北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外交，即與蘇軍之折衝；第二個時期為政治，即由政府協商而產生停戰協定；第三個時期為軍事，即動員勳員令後東北的一切措施。此種分期似有其一言之有故

試之成理。的道理。然開始侵入東北即存在着一個打的問題，軍事雖為最後時期，約亦存在於一兩時期之中。國軍東北的全盛時期，東下安東，北抵松花江，西面幾乎控制熱河全境。但當國軍兵力分散消耗以後，共軍開始反攻。熊式輝杜聿明在東北期間，前後共軍五次攻勢中，國軍大的據點雖沒丟掉幾個，僅有安東，赤峯，梅河口等地易手，且多半都是自動棄的。每次共軍攻勢都是被打回去了，但每次國軍的消耗及小據點的喪失是不容諱言的，如果將國軍在東北全盛時期控制的區域分成個詳細地圖，再把每次共軍發動攻勢的情形畫出來，那一定是五個窟窿，和北平、中長交通幹線，而且是一次一次地向內緊縮。從這樣的一張地圖上一定可以看出來，共軍的五次攻勢雖然都破一粉碎一了，然而國軍控制的地區却日益縮小，暴露出枯槁孤立的危險程度。去冬共軍第一次攻勢是從正面的「犯其塔木城子街等地，使國軍擊退，共軍自稱為「渡江演習」，暗示還要再來，這次不算正式的攻勢。接着二月上旬共軍再渡松花江，發動二次攻勢，攻陷其塔木哈拉海，九台德惠告急，國軍增援吉長，一月十九日收復其塔木白浪屯，廿六日收復哈拉海，結束了二次攻勢。二月下旬共軍再渡松花江，分攻九台德惠，吉長中長兩路亦遭破壞，九台農安被攻陷。德惠被圍攻守，長春戒嚴，這次顯然是上兩次攻勢的繼續。到三月初，國軍北上收復九台農安，解圍德惠，這是共軍的第三次攻勢。共軍緊接着又於三月十日三路渡江，猛撲德惠，城子街，其塔木等地。十五日國軍反擊，又結束了共軍的第四次攻勢。共軍有了四次渡江的經驗，又經過近兩個月的整備，在五月上旬發動了第五次攻勢。這次攻勢較以往四次規模都大，而且從兩側向國軍側背打來。分路攻陷梅河口，懷德，東豐，雙陽，公主嶺等地，圍攻長春，吉林，四平街。四原昌圖失守，燕窩告急。蔣主席一度飛瀋指示機宜。同時遼南方面，營開店失守，國軍撤出安東，寬甸，樺甸，盤石，本溪等地，應順附近亦有激戰。整個東北除了北寧線走膠濟東大的破壞與戰爭外，其他的地方都遭受了新的戰禍。後國軍增調師旅，南北並進，六月廿五日收復公主嶺，廿九日解圍四平，共軍分竄遼西安東，五次攻勢又告結束。但共軍並沒有遠避交通線，同時梅河口一帶共軍向集安重兵，遼南及冀熱遼邊區的情形也有了變化。共軍在冬季以前，必有六次攻勢。而且攻勢之一定較前幾次更猛烈大也在國軍方面的意料之中。

東北國軍重要人事的調整，似乎可以說是為了配合共軍六次攻勢的。據國防部新聞局長郭文匯宣稱：東北共軍目前實力，除其已正式編為八個縱隊外，尚有共計十四萬五千，蒙共三萬五千，日共一萬五千，合計四十四萬八千人，在遼西邊境者為二萬七千餘人，再東為一、二、三、四、六縱隊，遼南為新八縱隊，熱河另外一種估計的說法，東北共軍總兵約五十萬人，計南滿遼東軍區程世才部為二萬八千人，東滿吉遼軍區關保中部十萬零七千人，北滿吉黑野戰軍區高崗部十一萬五千八，西滿滿洲野戰軍區呂正操部為七萬五千人，其熱遼野戰軍區運昌部八萬八千人，東蒙自治軍馬利國部兩萬人，林彪之直屬部隊及七個機械化團一個特務團計十五萬一千人。其可能用於六次攻勢的約為三十八萬人。經過共軍五次攻勢的消耗，據說每個部隊能保持三分之二的老兵的，就算是小整編的部隊，就是有名的新一新六兩軍與遼。現在也有很多是東北口音的士兵。至於十三軍、五十二軍、七十一軍、九十三軍、第六軍也都有了不少的新兵，總說還有缺額。較後出師的四十九軍與五十三軍，還是五十三軍比較充實些。經取銷綏區改為歸綏，周福成、陳明仁、孫渡四個兵團以後，連同特種部隊及保安隊的整個師，據估計共有廿五萬人。可能便於六次名張者約廿萬人。北寧路戰事發生後，所說出國增援者約有六個師，如此則東北國軍實力，最近可能已增至三十萬人。東北可以若做共軍的優勢戰場，一年來的五次攻勢，雖然沒有使國軍受折斷斷臂的損失，確已使國軍皮肉抽肉了。他在東北有廣大的後方，那廣大的後方經過兩年的消化，是已經可以支援他的進攻了。論交通與補給他並不比國軍困難。東北全面積一〇二、〇九一、八方公里，共軍佔百分之九十一，國軍佔百分之九。人口國軍區也僅為全人口三分之一。東北鐵路全長一一九九七公里，國軍僅佔一二〇四公里。就算是沒有國際因素，他也是共軍最優勢的戰場。以裝備論，無疑的國軍的火力和裝備裝備還是優於共軍，裝備好的部隊是宜於內戰作戰的，補給運輸上雖有不少困難，但以牽制長坐鎮東北，不必說要噴有噴，自然一切呼喚附活。調兵遣將，要搬運都是方便的。這兩點在估計雙方實力時應當予以注意。陳總長在國慶日紀念會上說：「討匪戰爭不是完全門力，希望集中力量，作智的鬥爭。」門智是什麼？在純軍事學上說當是「運用之妙」。可是要擴大一點說，是「要決定戰略的攻略」。國共雙方戰略與攻略是一個很有趣味而值得研究的問題。

### 閉門之戰

從一次攻勢到六次攻勢，東北軍事形勢發展，除了一個圍比一個圍向內緊縮外，還有三個跡象，那就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猛。



# 伊方人士撒離迪化後的新疆

## 觀察特約記者

### 烏斯曼攻入承化

(觀察迪化通信)

最近兩月來在迪化流行着一種有關政局的談話，即政府將於本年冬初進兵伊犁，武裝收復該地。實際上這只是一般人的想像，新疆目前的局勢不可能與內地政局分開而單獨發展，更不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離遠而單獨行動，無論怎樣不能忍耐，歷史還逼着人忍耐下去。不過這流行的談話却說明了一件大事，即對伊犁的和平，已被大家公認：沒有恢復的可能了。

張治中於赴京之前曾致函省副主席阿和買提江，懇切地希望伊方認清環境與中央治新政策，雖然收圖，再來迪化，大家把新疆的局面維持下去。但是一直到現在尚未收到伊方的任何答覆。有的人講，阿和買提江等人已經失了蹤，有的人講，他們已

到國外參加某種會議。牛蹤也罷，到國外也罷，伊方一年來政治上的失敗，阿和買提江等人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他們很有可能被打下領導地位的。在今天伊方一定在清算自己，研究今後的出路，而九月間烏斯曼部攻入承化，却是幫助我們了解其出路所在的一個線索。

烏斯曼是去歲和平談判成功後在伊方同意下由中央任命的新疆省政府委員兼阿山馬行政專員，但不久以後伊方便與烏斯曼弄翻了。本年春烏斯曼被追離從宮道退烏河，最後到達了北塔山北，曾與外蒙發生衝突。最近忽然捲土重入承化。據迪化當局發表的談話，烏斯曼之打向承化並未遇到若何阻礙，一時外人宣稱的「承化王」利亞里汗子部馬漢放下也逃還承化。伊方為什麼竟這樣不吝惜地放棄了阿山呢？這很有研究的價值。目前伊方所苦惱的是如何再來與政府爭衡

，武裝行動在目前已不可能，不俱他們的地方窮困限制了他們，他們的後退也不允許他們在目前發動武裝攻勢。而政治爭衡與點線暴動呢？自從阿和買提江等人撤離迪化後，迪化的政治陣容馬上被麥斯武德與艾沙等人調整了，新疆日報雖文版已由艾沙系統下的帕拉提等人接收，所有的公開言論機關再沒有一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氣味。我在以前的若干通信中都曾說明新疆一般人民對於力的崇拜與依賴高於一切。阿和買提江一走，他的黨羽有的立刻改變了態度，有的則深恐自身危險，陸續逃往伊犁，因而伊方在迪化所打下的軍裝其礎已隨着他們的撤退而根本動搖。至於在南疆各地，許多縣份在最近一兩個月來曾有許多青年向當地政府悔過，曾在喀什領導反政府活動的阿布都喀里木，於拒絕麥斯武德就任省副主席後，也公開宣佈不再作政治活動。從

表面上看，一東土耳其斯坦主義在兩省的餘芒也日見減色，這一類的表現固不足以說明伊方的力量已經全消，但至少他們的企圖與活動將遇到更多的阻礙。因此，在目前伊方將重新部署他們的陣容，鞏固他們的地下基礎，窺伺政府的薄弱而推展政治攻勢，他們的氣味已不在阿山。阿山是孤懸在新疆西北角上的在軍事與經濟上都無甚價值的邊境。尤其是經過長年變亂之後，人民需要救濟，他們與其因不能伸出救濟的手而倒致阿山人民的怨恨，倒不如甘脆把他們讓給烏斯曼，給政府多加上一層系統。至於當地的金銀礦地，早已入外蒙之手，烏斯曼不會對之有何威脅的。這一次烏斯曼所返回的不是他的故鄉焉耆、青河，而是殘破不堪的承化。他若殘破境上的吉木乃、哈巴河二縣還在伊方的最後人手裏。因此，我們對烏斯曼之返回承化

並不是勝利，而只是伊方於新部署下自動地放棄了刺痛了他們的手的一枝芒果，她希冀着何時再需要它，東西一夾，攻也不會要什麼大力氣。

### 政府這一方面

政府這一方面於新經情勢轉變後也在加緊部署自己。首先是依舊根據和平條款進行各區行政專員的民選工作，以證實政府仍未放棄去歲對伊方的諾言。不過在選舉中並沒有什麼可記述的，因為伊方的政治勢力與活動方式已經低落與轉換了，選舉上自然不會有競爭。焉耆與迪化選舉的結果，依然是舊官連任。阿克蘇選出的專員是色謙提(原係省臨時會議長)，其他各區雖尚未完成，但我們相信不會把舊專員選掉。在內地該民選已經無一民一可言，在新疆該民選更談不到一民一了，因為大多數新疆人民對這件事是毫無興味的。

選舉之外是人事的更動，潛伏在行政教育等機關的伊方影響下的份子，多數都被清除出去。在目前，新疆的政體、言論、文化等機關體內的內部爭衡，會暫時平息一個時期。此外，去年在喀什民選的縣長與省、縣參議員多數是傾向伊方的人士，最近專員吳遇爾已發動人民重新選，以換消伊犁方面在南疆的影響力。不過要談及該政權，就座眼「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儘管這個人是不夠的。其中政府人力財力來爭取人心，依舊是政府的主要任務。政府當局，尤其是執政的維族人士很清楚這一點，在最近一兩月內省政會議上通過了幾件救濟性的與建設性的議案。省委會三十一大會通過了牧畜貸款，三十二大會通過了呈請中央派建設輔導團來新，協助建設及訓練各種人才，省建設廳長伊敏為了這件事親自飛往南京。此外關於令令救濟，選送學生入內地就學，加強水利建設等都已決議實行，國內有名的水利工程師專家已飛迪化，進行迪化附近的水利工程。不過政府的財力終究有限，五百元的新幣已經發行，物價一直上升着，去年此際黃金每兩折合新幣不過六兩餘元，現在已漲至八十餘萬兩了(在新疆黃金每兩較內地每兩多二錢)，因為新疆運用金(新)，其他物價有的較去年均增十倍、八倍不等。因此中央不以大量財力來援助新疆，較大的建設是很難完成的。而且事業費經過層層轉旋，又難免不滲入積過的地帶。省委會三十七大會上曾討論到查得間儲，並認為以性財政監察制度，祇注意手續、形式齊備，內容多被忽略，以致貪污之風，並未肅清。實際上在新疆檢舉貪污真不容易，豈亦有道，而且人情關于都妨礙了對貪污者的檢舉與檢察。舉一個簡單的例，前任迪化公務員合作社經理周樂勳，經各機關控告了不知有多少次，又被釋放。免職後不久，又繼任迪化西北民生黃金公司總經理，他經常與政場中人往來，一輪都是新幣幾十萬，幾百萬，誰又肯得動他。去歲某次座談會上(張治中召集的)，周族青年穆光瑛曾當眾揭發了周某的種種劣跡，結果竟連一個問卷都沒有。最近周



某利用他與王鎮祥合開的舖子，給公乘運購地氈，每張一萬元以上，幾被檢舉捕押，但王某已乘機脫逃，周某手眼通天，也許會釋出來。(去歲政府捕押的前實公公司經理于化龍，案情極重，當時一般人認爲他必被法辦，但押來二日，由其婿張某活動，無罪開釋，乘飛機赴蘭)。在迪化這樣的舉非常多，雷聲大，雨點小，貪污者有其罪山與掩護方法的。

### 封建勢力 躍躍欲試

如果說政府沒有決心整頓貪污，也有點不穩妥。新省警備總司令馮于九月十一日把私帶商貨的馮七七七少尉排附劉定春，馮李忠成二犯呈准行營核准於奇台，同時並以漢維文佈告全體，凡軍車駕駛或押運員兵至攔夾運商貨者處死刑，商貨沒收。政府何嘗不知道貪污是今天新疆的大患，但單打獨鬥隻身繩是經濟子事的。在迪化你可以遇到許多知無如意的公務人員，可是你去考究他的月薪收入，連十幾塊英國煙都買不了。某府的科員一個月給家寄法幣千萬元，他們的錢從那來的，你曉得，我也曉得，但是你想檢舉他，管保你找不出證據。

來，過去在新疆財政監察委員會與公安管理處同是使人頭痛的難題，他則檢舉了貪污人員才要)的親信如何(盛世才)的親信如何(兒孫)地方稅務局長駱祥都不免一死，這個作風，在今天的新疆你連影子都找不到，難道把財政監察委員會放在那裏。

六年南部務副長王滿庭克難布被盛世才捕押，恩長雖名義上由其功子承繼，但不久之後，盛世才權已無形被取消了，恩長公署且于三十年被政府沒收，收爲第五區署。盛世才在新十餘年，對於封建勢力的掃蕩，無論其居心何在，對我們今後的行政工作是有幫助的。譬如他取消了漢人的各省同鄉會，把各官館的財產集中在一起交與漢族文化促進會，確辦了不少有意義之事業。今天漢人的同鄉會已次第滅亡，已有爭向各省歸附的封建勢力(滿克克扎布尙生存，但人已病廢，恩長事務由其妻烏斯輝代理，是一名恩順順德)在北平長大則蒙古女人，去議會出席國大)人。竟隨陳公署，恢復舊日的疆省會。在這一大的省會會上，艾沙地尙長說：「盟長制度是帝國時代的產物，現在我們已進入民主共和時代了，恢復舊有的王公盟旗制度是否合理的，請大家考慮。」伊敏恩長與副市長也極力反對，認爲這是反民主、閉關車，給少數封建的蒙族王公一個割制人民的機會；尤強調恢復舊帝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伊方目前的宣傳已由民族革命轉變爲政治革命，並號召信仰回教以外的人民響應他們，這是伊方認識的進步，因在新疆目前還很少有民族應進的表現，而政治不(注意：不是政策不)甚至已爲當道所承認。在今天不從根本上來清洗自己，反而扶植封建勢力，實在是不該的。劉毅蒙委是楊金時代的老人，他只有利權權新拉攏對遊勢力所稱的一安定一而忘掉今天的新疆的不安定大部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新省的蒙古盟旗制度是滿清時代遺留的，計有烏爾其特、克魯魯、下分南路、東路、北路，西路各土爾其特部落，共十旗。巴圖魯特奇勒圖，爲中路和碩特部落，共三旗。齊賽特奇勒圖，下分新土爾其特、新和碩特、梁海各部，共十旗。就中以新土爾其特南部部落最大，牧子和增，恩長公署過去設在迪化。蒙旗制度本是利于封建勢力割制人民的。二十年

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伊方目前的宣傳已由民族革命轉變爲政治革命，並號召信仰回教以外的人民響應他們，這是伊方認識的進步，因在新疆目前還很少有民族應進的表現，而政治不(注意：不是政策不)甚至已爲當道所承認。在今天不從根本上來清洗自己，反而扶植封建勢力，實在是不該的。劉毅蒙委是楊金時代的老人，他只有利權權新拉攏對遊勢力所稱的一安定一而忘掉今天的新疆的不安定大部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說名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幫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毅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疆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會，該案終以一本省蒙政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級進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官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省的蒙古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二旗，新土爾其特一旗，與南路土爾其特四旗選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力內向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控制，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報日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與力而專在拉攏封疆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忠誠的人民，對於勢力也不曾歡迎的，連在三十六年前哈魯雅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的王爺了麼？

#### 本刊批銷辦法

- 一、批銷每册五本起碼，一律七折。
- 二、批銷戶提前一日即每星期五發貨。
- 三、本社經濟基礎脆弱，批銷務須先款後貨，以資週轉。款項通知續匯，欠款即行停發，尙希見諒。
- 四、每月抄寄帳單，以憑核對，如有錯誤，即請來函查詢。
- 五、外埠批銷向不退貨，請確估實銷數量，來函認批，以免浪費。
- 六、郵費歸批戶負擔，寄遞方法請子來函時一併註明。

####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起  
本刊發行二千三千份

|      |       |
|------|-------|
| 封面   | 三百六十元 |
| 全面   | 一百九十元 |
| 半面   | 一百元   |
| 1/4面 | 一百元   |

#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  
記者曾於本刊三卷七期  
報告北平學生被捕案  
經過。燕京於十月一  
日宣告罷課，清華北大  
也有同樣的舉動，但因  
被捕學生中力島周等五  
人旋即被捕，遂作罷論  
。但是被捕未釋的還有  
孟憲功(北大二年級學  
生)。學生們以為可以  
同樣保出來，胡適校長  
也從行續帶來消息：「  
俟一二日內審訊後可能  
放出。」可是，一天，  
兩天，音信杳無，被捕  
的消息却反而接二連三  
的增加；且滿女中教員  
出陣，陳德被捕了，北  
大學生李希恭被捕了，  
前北平平部學生劉杰在  
張垣被捕了。他們犯了  
什麼罪？將來究作何種  
處置？當局未作明白表  
示，只說破獲了一個「  
共產黨機關」。

## 被捕的經過

劉杰被捕與北平方  
面無關，更不在孟憲功  
等案內。據北大院聯會  
的報導：他是前北洋平  
部電機系三年級學生，  
因北洋平部反對孟憲功  
課，沒有課上，但參加  
了電信局的考試，取錄  
後，分發在張家口電信  
局當電訊課的機務股長  
。上司曾派來一個無能  
的助手，被劉杰乾脆的  
辭退了，據說因此招  
了「捕」之禍。七月一  
日，劉杰為了參加北洋平  
部的學期考試，向上司  
請假，因遭拒絕，憤不  
顧一切的回北平。七  
月十日，又帶了他的同  
學韓大約一同赴張垣。  
七月十四日，送韓大約  
回北平，在車站因檢查  
身份證，兩人同時被帶  
至警備部。後來，韓大  
約被釋，劉杰則正式下  
獄。他的罪案，乃因機  
務股，有一共黨份子，  
而他的同北平，被認為  
是在解放區跑了一趟。  
後經郭文儀、陳立夫等  
的保證，於八月四日一  
度釋放。八月六日，又  
被帶去警備部問話，電  
行入獄。最近北大當局  
曾去兩次公函與傳作義  
將軍，仍無保留希望。  
究犯何罪？亦無確切答

覆，只劉杰上書胡校長  
，說是以四項條件被抽  
的。  
孟憲功等四人的被  
捕經過，北大民主牆上  
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  
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  
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  
，與他接近的同學說：  
「他除看很用功。」他  
的被捕在上月廿七晚，  
可是五六天才得到證實  
。李希恭是北大經濟系  
四年級學生，並在平明  
日報編國際新聞，十月  
二日在平明日報社被捕  
。但捕去後，該報社總  
社長但說此事與報館無  
關，要胡適校長設法保  
釋，消息才這聲響引起  
曲的傳出來。且滿女中  
教員田曉暉的被捕，  
一在上月廿五晨，一在  
上月廿六晚。最初並無  
確訊，許多人將傳信將  
疑，因為陳德即陳布吉  
的女公子，可是，事實  
證明這並非謠言，田曉  
暉確被抽了，罪案都  
是「共產黨工作人員」。  
陳德被捕後，她的妹妹  
曾給她多方聯絡，毫無

## 學校當局 的態度

十一日起，清華北  
大實行罷課，且滿女中  
也決定自十三日起罷課  
，並揚言要聯合各中學  
一致行動，各校教授雖  
多數同情學生，學校當  
局始終不贊成這做法。  
首先北大出佈告，說不  
能犧牲多數人的學業以  
營救少數人，如果有不  
上課者，以曠課論。清  
華有同樣的佈告，梅贻  
琦校長並召集學生代表  
加以勸阻。學校當局這  
麼做，自有他們本身的  
苦衷，胡適校長認為這  
會增加我的困難，勸告  
院聯會代表要同學趕快  
復課，對被捕同學校方  
自當設法。這些話並未  
發生多少作用，引起學  
生們注意的，是胡適校  
長的十二日飛南京。他  
們說：「這一位有力的  
家長去了以後，一切更

## 向胡適請願

那是海幕時分，民  
主廣場上聚集着四五百  
學生，有些在商討請願  
的技術，有些在練習唱  
一團結起來一的歌兒，  
大家心中都存着那麼一  
個希望，以為胡校長會  
同情他們，他的不贊成  
罷課是誤解了他們的意  
思。沖激東廠胡同不  
遠道，那時正停電，也就  
有亮，學生們都默默地  
守在院子裏。胡校長從  
黑暗中走來了。學生代  
表說明來意後，胡校長  
不快地說：「你們是  
來救送我的吧。」聽語  
調，就知道今晚的神氣  
不同往昔，然而，這位  
四十多學生的校長並沒  
有生氣，他苦口婆心的  
說明他去南京是非去不  
可，他去了以後，學校  
自有人員負責，又勸告學  
生趕快復課，他說：「  
你們罷課了，我就不能  
向行轅去交涉。」至於  
方對被捕學生處理的辦  
法，他說有四個步驟，  
就是：一、聽到有學生  
失蹤時，校方就去查問

## 被捕罪嫌

被捕罪嫌 十二日  
的報上果然露佈了，那  
便是中央的一則消息  
，那消息是：「此次本  
市發獲共產黨機關，  
其中有北大學生孟憲功  
，李希恭及滿女中教  
員田曉暉等，參加共  
匪工作。被捕後，經訊  
明均供認係共產黨要份  
子，担任領取軍事機  
關情報，及破壞等工作

## 北大人權 保障委員 會的成立

在罷課的課程中，  
北大有過一個人權保障  
座談會，許德珩、雙弘  
等教授都發表過意見，  
他們一致認為保障人權  
是必要的行動，也是長  
期的工作，他們勸告學  
生：「把奔本與保障人  
權的工作當作一副担子  
挑着走。」在這樣的指  
示下，北大人權保障委  
員會於十三日下午正式  
成立；十四日起，已罷  
課各校都自勉復課。  
北大人權保障委員  
會成立後，曾派代表至  
行轅請願，要求至少將  
孟李等被捕學生移送法  
院審訊。李宗仁主任因  
忙於開會，未于接見，  
(下接十六頁)

不贊成罷課，且親  
軍具有自白書，詳述加  
入共黨經過及任務。：  
「案情不日即可公佈。  
」對這一消息，北大院  
聯會當天就以聲辯，  
有一既經證據確鑿，為  
什麼不移送法院？為什  
麼還不公佈案情？」等語

若是否被捕；二、如果  
被捕了，要求有關當局  
予以優待，使飲食住宿  
不致受苦；三、被捕者  
跟蹤較輕時，由校方保  
釋；四、如果罪案證據  
確鑿，要求法院從寬及  
辯護律師。當時學生們  
曾堅持要胡校長留校，  
胡校長說這侵犯了他的  
自由，生了一會氣，但  
不久，又平靜下來，勸  
學生們早些回去。學生  
們以未能如願以償，一  
個也不肯走，胡校長只  
得轉身走去了，後來這  
是鄭天挺秘書長答允由  
校方當晚去急電要行轅  
明日(十二日)公佈被  
捕罪嫌，再收復保釋或  
要求移送法院的問題，  
八時半，這聲請願學生  
才自動退出胡公館。

不講，證據確鑿，且親  
軍具有自白書，詳述加  
入共黨經過及任務。：  
「案情不日即可公佈。  
」對這一消息，北大院  
聯會當天就以聲辯，  
有一既經證據確鑿，為  
什麼不移送法院？為什  
麼還不公佈案情？」等語



# 杜蒲及其漫畫

王琦

一個年輕的，黧黑的，憂鬱的，沉默寡言的，毫無智識份子氣味的傢伙，他是當代法國大漫畫家杜蒲 Dubout 的塑像。

在今天國際漫畫領域中，杜蒲的成就相等于大衛羅，和克羅斯。在法國，他和若望·埃茲，沙德，加萊爾，沙樂，同是法國人最崇拜和熟悉的匠師，而杜蒲尤其擁有更多的讀者。

但在中國，杜蒲的名字比起大衛羅，和克羅斯來，顯得生疏，原因是他的作品沒有像那兩位漫畫家一樣廣泛地



介紹到中國來。事實只要我們不會疏忽或健忘，應該記起遠在八年前，重慶一家左翼報紙上，曾由巴黎人道報上轉載來一套連續漫畫——歐洲馬戲班——以歐洲的政治舞台為背景，用馬戲班裏的各種角色來象徵歐洲的政治陰謀家——勃伯倫，萊萊，希特勒……；壓迫弱小民族和出賣人民的把戲，從這位作者的筆下，暴露得體無完膚，諷刺得淋漓盡致。而這歐洲馬戲班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今天要介紹的杜蒲。

除了政治性的漫畫而外，更多的一般性的社會日常生活現象，更是他廣泛採取的題材，社會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是他嘲弄的對象。而杜蒲筆下的嘲弄，却大非一般無精神內容的漫畫可比，他能洞察到各階層生活內底的醜奧，而取生活現象的某些部份，作為一種問題的引來描寫，來誇張。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些極尋常的事物和現象，但是骨子裏確隱藏着這社會正義的藝術家對於人生批評和控訴的力量。如像他的「當火車停下的時候」一幅，描寫車廂裏的乘客在車子停下的剎那間，爭先恐後的搶着下車，那種擁擠不堪的情形，有的頭頂立在地上，四脚朝天，有的則鼻子夾在箱縫裏，有的把陽傘柄鉤在鼻子上，人堆人，腳踏腳，嘲笑，怒罵，叫罵；亂成一片，作者無非是利用他辛辣而近乎滑稽的手法，來烘托出一幅社會的亂象，幽默中含有着深刻的人間味。又如另一幅「你感覺到你的愛情在天上麼？」把一對談情說愛的男女，放在曠野綠茵的草地上，正在陶醉在美國的夢境的時候，不覺滿天飄着德軍的降落傘部隊，手裏都攜着輕快的武器，把極度幽雅和緊張形成對比的描在畫幅上，這對那種愛情至上主義者是何等尖酸而刻薄的諷刺啊。此外如「當經理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健忘者」，「等什麼，等貨滿嗎？」

等什麼，等貨滿嗎？」



等，無不是以極普通的亂象，表達出作者對於現實社會生活的觀點，從各種形態的價值中，去表現個人或社會的價值。他長于細緻的堆砌，而他運用這種堆砌的手法，却極靈敏的能事。他理解滑稽對於漫畫本質的重要性，但他善于運用滑稽的手法而使它不流于庸俗和低級，這是杜蒲藝術風格獨特之所在。

此外，杜蒲在畫法上與眾不同的，是善取人物的終極面，在他畫面上，不論是在任何愉快的場合，或在任何不愉快



類的搭配中，他的人物總保持着瘦瘦然不可怪犯的神情，極其認真，持重。而且他操業一般繪畫的法則，不講究遠近距離如何和透視的正確與否……這在漫畫作品上原是不足怪的，但杜滿的畫面，對於人物和物體的輪廓都極其注意，無原則的「誇張」在他的畫面上是沒有的，堅實的素描使他把握著一手穩而有力的線條。滿佈在畫面上無數緊密而刻實的綫，把他的大堆人物和物象待得清清楚楚，而讓我們尋不出一絲一毫模糊不清的痕跡。他的畫面，是經過起解剖的。這種優秀的技術，也是他杜滿作品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杜滿的另一套連續漫畫「亞納托爾先生」，主人公是一個法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紳士，他的太太只有小小的河灘，亞納托爾先生隨同受着這位兇狠太太的打罵欺凌，從他懶夫般的生生活畫展片中，引出了許多使人發噱的



化日下，更自由地揮舞着。解放後法國西人民的新面貌，存在社會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小市民，公務員，女人，各色各樣的人物，又以新的姿態出現于他的畫面上，而這些作品的含義，又以諷刺和批評的成分居多。

對於那些危害法國人民安全的反動政客和只顧自己利益而不管大眾利益的資本家，杜滿更是毫不留情的痛擊，所以在法國資本家的眼裏，杜滿的名字是最刺人的眼中釘。無怪乎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杜滿漫畫集」上，第一頁便使我們看到這樣一幅畫「一種墨汁倒出來了」，臥倒在墨汁中的一些墨蹟着極度狼狽之狀的政客，資本家，富家（連亞納托爾先生也在內）其中一個兇狠的攔了手槍，對準着 Dubout 的簽名「砰」的一槍，把他的簽名打成二段。

這證明了杜滿筆下產生的作品，是不容于眼勢力的。

（上接十一頁）營，那不僅表示政府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甚而可算是向保守黨屈服。這樣一來，則在黨內將要發生什麼事體是誰也無法預料。可能對一般黨員心理上打擊甚大，甚至於還可以弄到喪失領導地位的地步。政府無法，有一度曾想向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身上來探詢意見。而工會執行委員會的回覆最得體，認為鋼鐵工業國營不國營是政府的事體，工會執行委員會僅不過黨內的組織，無法同時也無權來作這樣的決定。碰巧此時，格萊姆社 (Grinethorpe) 煤礦的工潮突然發生，黨內黨外人士都覺得對國營事業的看法似乎有另加檢討的必要。另加上經濟危險的威脅，政府暫緩國營鋼鐵工業的聲明算得到多數黨員的認可，而這場風浪也同時暫告一段落。

在民主政治體系國家中，一個政黨的當選有時候並不能算為太困難。但是有一個政黨來完成一樁革命性的改革運動却決不是件易事，不管這是經濟的改革，或是社會的改革，前途的挫折與阻礙真不知有多少，——何況這是發生在一個歷史性累積最深厚的國家裏面。除去領導者的勇氣，決心和對策以外，另外需要的還得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我們始終希望這個新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能夠短期內順利完成。

（九月二十九日）

故本，而使我們在這些故事都對法國西社會生活的許多面同情，在法國成為繪滿皆知的連續漫畫作品。

巴黎淪陷以後杜滿沒有逃亡，仍然棲居着他的祖國，但他沒有放下他的武器，不過在戰時上，他改變了作風，正面的刺激性的政治諷刺畫暫時是放下了，而把筆尖集中針對社會生活的一面。他描寫法國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種種生活情形，那些狼狽的，貧困的，穿著破爛衣服的人，他們在排隊領取食品，在火車輪船上買票擁擠的情形，他們在貧困和壓迫中的苦悶掙扎，從這些畫了使人發笑的畫面上，實在包含了使人流淚的血淚，也含着這位漫畫家的同情和憤怒。

巴黎解放後，杜滿在被封鎖的黑暗的天地裏回到光天



###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

### 否犯罪及假定其已 犯罪究審判權屬於 何種機關之意見

蔡樞衡

最近政府對於共黨態度之劇期轉變，於本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施行全國總動員之命令。自此以後，三十二年五月五日施行尚未廢止之「國家總動員法」，重新獲得其原有之內容。本年七月十九日國民政府公布施行之「動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領「中」，復作各種具體規定。因之，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施行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復獲發揮其應有作用之機會。本年九月五日行政院公布實行「後方共產黨匪區辦法」其第八條第一項並經明定：「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地方不為第六條登記之申請，即由當地治安機關偵查及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懲處之，其有除謀動者，並從重懲處」。政府關於法制方面之臨時措施，至此似已告一段落，檢閱九月六日以來京平大報，亦未刊載其他新頒法令。

在此情形下，北大同學孟憲功等事件，有二點可以研究。第一點為所犯何罪？應受何種處分？根據何項法律裁判？第二點為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即係軍事法庭審判？抑由法院依普通刑事訴訟法或「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審判？或由高等法院管轄或由地方法院管轄？如經由無審判權機關審判，又如何救濟等？

顧中國現行刑事制度，向採罪刑法定主義，犯罪之成立，有一定之構成要件，而法律之適用，復以事實為前提，案情內容，吾人所知甚少，未便揣測。所可言者，「動員全國總動員令」及「國家總動員法」並「動員懲罰完成憲政實施綱領」中均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不能盡為裁判之根據。過去以懲罰共黨為目的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國府於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明令廢止，歷已失其規範性，不能引用。孟憲功等並非軍人軍屬，復未經立法院通過，並由國府公布宣告北平實行戒嚴，不問案情如何，殊難想像有適用「陸軍空軍刑法」之餘地。「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雖可適用，事實上，機會甚少。故該案所適用之法律，或終不出刑法範圍。

又審判權誰屬問題，因法令備時有變動，自不能以某一法律之某條，依據，而照綜合有關法律判斷之。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三條：「犯本條例之罪者，由有軍法審判權之機關審判，呈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後執行。」在孟憲功等應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處罰之前提下，依此規定，似應由軍法審判機關審判。其實不然，「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為一種特別刑事法，適用同條例之各案件，即為特種刑事案件。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頒行後，所有特種刑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概由法院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所定程序審判。同條例有明文，其第一條第一項曰：

「依法律規定適用特種刑事審判程序之案件，及本條例所定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均依本條例之規定審理之。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有關之法令。」由此可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三條之施行，已因「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之施行而廢止。孟憲功等從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之規定處刑，仍應由法院審判。假定該案僅應適用刑法，亦應由法院審判，自不待言。至於究竟應由何種法院審判，則須視案情及所應適用之法律而定。在知悉事實前，無法斷定。萬一此案由無審判權機關進行審理判決，顯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八條第九條（條文見本文後）均相抵觸，其判決理應無效，法院仍可提審另判。

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第九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裁判。」

（上接二頁）魏德邁流斥於後，固不特「奸黨」之宣傳。年青氣盛者流，憤慨之詞，平昔表，其事雖見，而竟因「不法」之端端，數千年前「儒講者案市」之仁政，竟見於今日。人生於世，孰無恩怨，言語小節，豈無先檢之處，若有某種特殊人物，作違功之舉，則難生不測，且夕禍福，而「莫須有」之罪名難逃矣。以至人心惶惶，真可終日，此豈治安之福？雖云一

應屬處置」之下，可收「離於樂釋」之效，孰知「沉默」之後，將有一「爆炸」以繼，當局諸公，不乏深究歷史者，或不以此言為河漢也。

羅新福總統之「勇於惡德之自由」，實為「人身保障」之最好註解，今日既欲追隨美國左右，何棄此「明證」於不顧，順天（即時代之謂也）者，豈，逆天者亡，即置「法律」人情不論，豈竟對利害得失亦不計耶？

李殿民 十月十八日 上海江灣

### 關於在華德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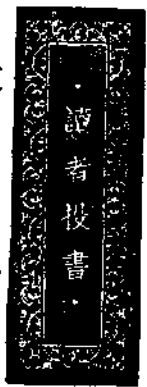
編者先生：前幾天政府又在追加逮捕德僑，被逮捕的人中不乏在華無何罪而行而確實為中國建設所必需的優秀技術人才，本刊三卷四期通信版中「納粹西遷錄」所記載的技術人才只是一部分而已，據有據方面傳聞的消息，此次的追加逮捕人名單並非由司法行政當局所指定，而是由外交部發出的命令，據聞乃是受了某友邦意見的影響，因德人在華經營進出口貿易多年，根深蒂固，勢力雄厚，納粹垮台後所有德系洋行如禮和洋行，興華公司，德洋行等原有德人多轉為中國貿易商工作，而彰友邦商人的動靜，自引起他們的不滿。我國當局為了表示「友好」答應此請求，致使國內各界需用德技術人才的部分遭了「池魚之殃」。現在受影響的各界正在紛紛活動設法挽回。（納粹西遷錄）中所載的北大教授羅福民，在淪陷期間曾被過敵人的總文，但從未聽見其發表過什麼納粹思想。前面所說受友邦影響是傳言，並無真據，但此次追加逮捕時期適在「中華調查」之後，實令人不無「蛛絲馬跡」之感，由另一方面說來，雖然有人遺珠，可是有人在這次逮捕的混水中又獲著生魚了。

陳香基 九月廿三日 北平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雜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報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期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本刊自本期起

### 每期改出二十頁

讀者先生：上海市節約運動委員會規定自十一月一日起，週刊限出十六頁，但可加封面四頁，合共二十頁。在這種限制下，本刊自本期起，每期出二十頁，較原來少出四頁。

減少四頁，將使我們平均少刊兩篇文章。對於讀者，這是一種損失，對於編者，這是一種困難，因為少發兩篇稿子，將使刊物的份量減輕。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祇好退一步來解釋：本刊自三期起，業已擴大版面，小五號字，每頁原排一千九百二十字者（85×20×25），現排二千一百七十六字（95×20×25）；六號字原排二千三百餘字者，現排三千字（如三登七期），所以本刊雖然二十四頁，實際上約等于其他刊物的二十八頁。現在即使減為二十頁，但每期仍可容納四萬五千至五萬字，約略等于普通刊物的二十四頁。

這種解釋當然是消極的，聊以自慰的。不過我們希望讀者明白，減少四頁以後，大體上還不致太影響本刊的內容和份量。在「觀察週刊」以前的論議，如讀者投書、專論、國外通訊、外國通訊、生活與文化專欄，均將不受影響。「觀察週刊」後面的論議，如週末問題、文藝、書評、觀察文壇等，則不免受影響。這就影響，我們不擬完全取消，但祇得輪流刊載。「觀察週刊」過去有時可以一期刊四篇，以後大概每期祇能刊載三篇。「觀察週刊」則暫時中止，同時担任漫畫的孫方成先生正巧因事離滬去港。

白報紙的價格似無回跌傾向，而排印工則又于最近決定加價三成。紙價的暴漲，本社同人待遇亦須調整。減少四頁所減輕的成本，恰巧抵上增加的支出。但是我們希望這五千元一冊的售價，能夠穩定一個相當時期。同時，減少了四頁，重復減輕，外埠航空批發的困難，郵資負擔既然減輕，希望亦能將門市零售的價格，稍為減低一點，以減輕讀者的負擔。

（編者）

### 三題徵答

編輯先生：我是貴刊忠實的讀者；欲藉讀者投書欄徵求下列問題的答案：

- 一、政不失，盜不起，盜不起，亂不亂。政失，盜起，盜起，亂亂；盜亂，盜亂，政亂乎？
  - 二、盜起國亡，盜亡國乎？政亡國乎？
  - 三、盜起殺人，盜殺人乎？政殺人乎？
- 必須聲明，我所著的是：漢與黃巾，唐與黃巢，明與關賊，不是現在的國典共。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未嘗有失，不能比漢唐明之末。共產黨也未嘗殺人，不能比黃巾、黃巢、關賊等。我深信國共都是為國為民的。并且都信奉著至真至善的主義。國民黨必能克服一切的困難，領導中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國家，以達到大同的理想。共產黨也必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有礙治安。

馬連科 九月廿四日 西安

### 國民黨在康定

編者先生：茲將國民黨在康定之活動情形摘要報聞如下：

- 一、九月中旬，四運省執委會主任委員（省主席劉文輝兼）曾密函省府會計長周福元，大意謂行憲在即，黨務經費依法不得再列入預算，為使該項開支寬裕起見，請在本省各縣三十七年度地方總預算內，劃撥若干公產，以備支拂，惟不標明項目，並希轉知主管方面各同志協力辦理云云。
- 二、國立編譯館專科學校經費完竣，於本（秋）期開始招生，八月內舉行入學考試，十月六日開學。新生訓練一週，訓練結束日（十二日），強迫各生宣誓：「絕不奉行三民主義，擁護蔣主席，遵守校規，否則願受最嚴厲之處罰」等語。唯由省執委會書記長戚成如訓詞，謂明一亂亂之必要，勉勵同學明辨是非，對目前政局詳加認識，勿為奸人所利用云云。

鄧山齊 十月十三日 康定

### 人民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

編者先生：讀三卷五期先生「為中國的農業找一條出路」的經歷一文，謂：「本刊的一貫態度，對於一切都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盡力給他們便利」，這毋寧說是先生的態度，我決定把我的論文寄給你，因為我也有一套新的理想和計劃想獲得你的支持。

這八位留學生以他們的無限熱情想為中國農業找一條出路，在我們看來，這可謂早使他們失望的。因為這是一條不通過的路，幾十年來的技術建設，我們也有過無數熱忱的農業工作者，就正如這八位一樣，抱有改造中國農業的理想，而且也曾經在史實中找過充分的資料，中國農業並沒在因技術改造而致若何進步。

無法設想未來農業科學家的熱忱與勞動，但其根本問題，在現階段，却在社會組織的變革上。

中豐河山的炮火和軍情激動的騷亂，都意味要求變革，人民需要和平，需要兩黨合作，走走政治路線。因為戰爭的現階段發展兩造之一，都無法消滅其對手。編者先生，如果真正獲得了合作與和平，那也並不完全解決了問題，或者說是新問題的起點。人民已開始需要合理的生活，為了未來的長期安定。社會經濟需要變革，我們希望有一個全面的聯合政府，執行其前進的改革政綱（主要能為兩黨接受）。

這次的四中全會，正如吳世昌先生在觀察三卷五期一文中所言「執政黨本身，已自動的感到非變不可了」，「理想派」就正而正面的提出了問題，如同期觀察通訊「國民黨與聯合前後」所說：「理想派認為今日中國國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內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的國民黨的革命是為那幾人舉的？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國民黨還是沒有前途。」雖說這次的全會「理想派」並未得勢，即執政黨沒有緊接的去解決問題，但這一問題曾遲早進行被提出，而且應給以解決的。

但這一個問題首先在理論上應該找到解決，國民黨仍不乏明智之士，它在中國未來命運之選擇上，仍有着決定的作用，它應該為那些人的利益而革命？中國的繁榮及國民經濟建設將選擇那條道路？我們需要如何的變革？未來兩黨的和平合作應採取如何的改革政綱？編者先生，還是現下應該提出的問題，並且應該找到解答的。國人不僅在現局勢下該獲得沉澱，憂鬱和失望，人們也不能面對現實了，但我們是可以期望於將來的。（下接五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地址：上海（6）吳淞路  
電話：四四四八、二一四一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半年六元 一年十元  
掛號：六元 航空掛號：十二元  
航空掛號：七元 航空掛號：十四元  
郵費在內。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費在內。郵費在內。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十期  
第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本期作者

谷春帆：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  
朱 傑：中央大學教授  
朱本源：國立編譯館副編審  
楊人樞：北京大學教授  
史超遜：在美國一家工廠實習  
樓 卓：

# 從民主到帝國

谷春帆

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民主運動，可說是風靡全球。第一次大戰是為了民主打的。威爾遜總統說要使這個世界安穩地民主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當時的德國首相 Herr Bethmann-Hollweg 也說德國為了正義與自由作戰。第二次大戰更是為了民主打的。從大西洋憲章以至四大自由以及聯合國全是民主。但是希特勒也說他要「為大眾建設和平」。這樣說來，不獨英美是老牌民主，蘇聯是新牌民主，連獨裁透頂的德國，也未嘗不可曲解自附於民主。民主民主，世界多少離話，打着你的幌子。

摘著「中國工業化通論」(商務版)中，曾有一裏，詳細分析民主政治之發生與工業化的關係。從這裏可得到一結論，歷史上的民主政治僅是推行工業化的一種手段，一種工具，並且是臨時借用的工具。在推行工業化的初期，因為要推翻當時教會行會貴族特權的束縛，所以發生了民主政治的哲學與民主政治的運動。這些哲學，這些運動，在十七八世紀時就是要幫助當時新興的資本家充分無顧忌無廉恥去生產、去貿易、去掠奪、去發財、所以才發明的。他的唯一功用，就是要掃除一切障礙發財的特權組織。當時所說民主運動的「民」，是專指有資商的人的，普通人民並不算人民。隨着這些障礙的消除，民主運動原來的目標也就消失而轉向。

資本家無顧忌無廉恥的發財運動，引起了社會上普通人民及勞動羣衆的痛苦與不滿。所以即在資本家以民主招牌來打倒貴族特權不久以後，甚至在同時，羣衆就起來要求以種種社會立法，要求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資本家。這種干涉，也以民主的招牌，也在民主的政制下發生。這樣前後兩種是性質很不相同的民主。前一種是放任的民主。後一種是干涉的民主。

即在放任的民主風靡的時代，在國與國間，國家亦往往出而干涉。到了現在，七八十個國家，膠膝對立。美蘇兩方更是窮形極相。國家干涉的程度一天一天加強。非但放任的民主早已碰壁，干涉的設施可以成為大帝國產生的前奏。人類文明五六千年，只有短短一個時期，小小一個區域，曾經以放任為政治，現在又是從放任到干涉，從民主到帝國的老路了！

在拙著「中國工業化通論」裏，主要係根據英國的歷史來敘述民主運動。因為英國是民主運動的發祥地。現在一般認為美國是民主國家的中堅，我們不妨把美國的歷史略略一敘。從英國逃難到美洲的美國祖宗，是洛克放任哲學的信徒。獨立宣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是洛克至哲斐孫以至大多數美國人的信仰。美國有無限的天賦，無窮的機會，只待人去開發。拾富拾貴，隨地而是。所以自由放任的哲學，在歐洲早已修正，而在美國依舊支配着大多數人民思想。但從獨立戰爭以來，一向也還有一股集權干涉的思想，逐漸發展起來。依哲斐孫這輩放任主義的主張，獨立戰勝以後，各州自由自在，根本不要組織聯邦。後來聯邦派到底成功。林肯時代的南北戰爭，更確定了聯邦的最高權。在國際向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門羅主義，產生了高度的保護關稅，將整個美洲關閉起來，作為美國人自由開發的園地。聯邦的疆土從十三州擴張到四十



九州。經濟力量，金融力量，政治軍事力量，全成為世界第一。儘管美國有許多孤立派，儘管國內如何主張放任主義的民治，而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向來是干涉的。現在美國的經濟力量，在國際間已經可以不怕別國競爭，所以在關稅貿易方面，反而主張徹底放任。在國內大生產事業的發展，除了政府以外，亦是所向無敵。所以洛克斐孫的放任政治，成為大生產事業的護符，主張減削政府權力，而為共和黨的政綱。向來主張放任的民主黨，從羅斯福新政以來，反而主張干涉。以為放任妨礙全體利益，不獨要以國家的力量來干涉，如羅斯福初期新政，並且要在國家力量來謀全體福利之增進，如TVA之類。但國內政法主張，雖有此區別，而兩黨對國際政治的主張，却一致要干涉的。

不獨美國在民主政治的方式下，國家積極干涉。老牌民主的英國更是在民主政治的外套裏，左傾到社會主義。由此說來，從美英的民主到蘇聯的民主，實在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各國的政治趨向，幾可說一致從放任走向積極干涉一條路上去。從民主走向帝國路上去。要使全國人民服從一個統一的意志，如盧梭所說 *General Will*。至於這個統一的意志，如何來表達，是否用一個人來代表，用一個黨來代表，用議會的方式來代表，或用其他的方式來表示，倒是另一問題。民主的內容是非常寬泛而富於伸縮性的。每個國家各自根據其本國的歷史、民族性、經濟狀況等種種條件，而發展成一種特殊的風格與制度。正因此民主是如此籠統的名詞，所以世界上沒有人反對民主，任何獨裁任何英雄也可以不必反對民主。正因如此，所以實成民主，提倡民主，也成為無意義。必須得說明是如何如何的民主。猶之提倡生活主義生活為無意義，必須說明是如何如何生活。

實在說來，民主政治中最嚴重的問題，無過於如何有效地表達民意一問題。我們常聽說「民意」「民意」，這個名詞之無實義，也與民主一名詞之無意義同樣可笑。夫婦兩口子尚且可以有兩種意見，至於無可調和而要離婚，一個國家有數千萬以至數萬萬人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誰是民意，誰不是民意。若以多數為民意，事實上不能每次點數。若以抽樣代表全體，無論用選擇來抽樣，或用一黨專政作為抽樣，所抽之樣，均不一定代表全體。若以議會代表民意，議會很可以受到操縱。若以輿論代表民意，不獨輿論可受統制，而且輿論從極左到極右，誰能代表民意？若全國人民真正只有一種意見，自然最好不發生意志統一問題。假使全國而有兩個三個乃至無數個意見，民意根本不一致，如何求得統一的意志，實在很困難。放任政治的解答是，既然各人有各人的意

志，讓他們自己去做就是了。這個答案合理的但是不夠。假使各人可以憑自己意志去做，則意見不同的夫婦尚可離婚，意見不同的人民必致打得亂七八糟。人可以堅持自己的意見，作為「民意」，而使其他人輩亦後受這個意見。其他人亦自以為是民意，不願放棄自己的民意，接受別人的非民意。照費希德尼采這輩德國政治哲學家的說法，唯有超人的英雄才能代表統一意志。假使有人不服，打倒他，消滅他，這是一種方式。管制他，強迫他，這又是一種方式。總之統一是要絕對的。照英美派理性哲學家的政治主張，便不是如此。你不贊成我，我把雙方意見，訴之人民信任。若人民信任我，你便不許再吵。若人民不信任我，我便讓你去；這是英國的方式。我也接受你一些意見，你也接受我一些意見，大家容忍四年。等到下次選舉，看是你來，還是我來；這是美國的方式。英美的方式是容權的，政見不必統一，但求折中調和。絕對的統一意志，必須絕對的服從，否則便不免要打起來。譬如兩夫婦中太太絕對好說話的可以不離開離婚。協調而不統一的民主，非但要雙方互讓，並且要彼此同意用民主的方式來轉移政權。否則人民縱使投了不信任票，我偏不下台。或明明選舉失敗了，我偏要硬爭上台，結果又非打不與。我覺得互讓容忍，尚不是件難事。政治家大多是富於妥協性的。但求大家尊重用民主方式來轉移政權，而不動武，却是件難事。必須有長期的習慣，方能養成。政治是最現在的東西，極受歷史支配。

英國自克林威爾稱兵以後，美國自南北戰爭以後，久已慣於以選舉轉移政權，不是偶然的。一個制度之生根立脚，非有三五十年歷史不與。威瑪憲法是最民主的法典，而結果產生希特勒。日本民主維新了數十年，而天皇仍是明皇。這次大戰以後，西歐諸國本有民主根基者，大多仍恢復了民主政治。雖在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捷克，一樣也保持着民主制度，但同時的保甸諸國就恢復了獨裁。所以倫敦的 Economist 慨嘆說，不問外力如何，內部政制型態，究竟為本國國情決定。熱心中國民主的人士，不能不特別注意這一點。無論如何缺陷，第一步先要努力建立一個以選舉輿情和平轉移政權的機構與習慣。我會想體使自民元以來，大家能遵守民主的大道，使議會選舉的方式，能保留至今，而只在此制度內求改良。則今日扭結不解的政爭，也許可以經由選舉來解決，不至於鬧到如此地步了。

一個民主制度建立之初，尤其特別當心。因為此時新習慣尚未養成，而當時以武力操奪政權的習慣尚未消除，所以特別危險。民初以來的民主，不獨在防選痞仔等等弊端上，而還在稱帝復辟軍閥出入上，使民主的制度無法生根。

贖上一過萬萬，即永久建立不起來。南美洲的許多共和國，西班牙，威瑪德國，均屬此例。所以開頭特別留心。儘管有許多不滿意之缺陷，只應當針對此種缺陷去挽救，不可根本懷疑破壞此制度。例如近來很有人批評憲法，實在烏烟瘴氣鬧得太不成話。但試想美國選舉的包辦情形，以及亂七八糟的弊端，甚至去年尚有退役軍人武裝暴動打倒財選的事情。可知一個制度要完美無缺，絕不是短期內之事。西謠所云進步的代價是永久不斷的努力。若能先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形式，在此形式以內，努力求其改良，而不加以破壞，則三五年之後，如危崖上轉石，不患不能至地。

上面說過，民主的內容極為寬泛。在不同的人手裏，可以做出不同的民主。羅斯福手中的民主，與杜魯門的民主，便完全不同。民主制度即使建立，隨時可以破壞。即使根深蒂固不至於有破壞危險，也隨時可以變質。所以永久要努力，永久要在民主的範圍內努力。近來有人以為中國文盲太多，不能實行民主。有人以為中國有特權勢力，任何好的東西來到中國即變質。有人以為中國上下兩級不通，所以民主做不好。這些話指示得很多。正可以說明在今日中國而企圖創立民主，不能期望過高。也正可以說明中國民主的前途，特別有大困難，特別要努力。也正可以說明假使今日中國而能將就搭成一個民主形式的架子，已經不容易，特別要留心在此架子內去求進步，而不致拆毀此架子。固然我們至今還不敢肯定，這個充滿「缺陷」，七穿八洞的架子，是否真能搭得起來。搭起來亦是否還有民主意義。但這正是愛好民主的人應當努力的地方。

我說互讓容忍，尚不是件難事。從一般政治家性格上說來，我覺得是如此。但自然不是每個人如此。黑格爾馬克斯所致的人生並不如此。軍隊訓練的人生也並不如此。所以洛克以來放任寬容互讓理性的民主老風氣還得要提倡。尤其關於統一與協調的分別，應當說得明白。真如羅素所說「容讓與常識是心理的習慣，不能寫在憲法中去的」(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 p. 638)

我不能在一篇短文內太多說。我覺得政府要統一而政見要協調。政府統一與政見統一是一件事。政見不必統一。而統一的政府也無妨分權。一個國家而有兩個並行的政府必鬧。所以政府必須統一，一國只能有一個政府，處理屬於全國之事。但不應干涉各級地方政府之事。各層政府有各層政府之權。一省有一省之事，一縣有一縣之事，一邦有一邦之事，一鄉有一鄉之事。各有其事，

各有其權。所以分權斷妨於統一。並且民主政治必須從地方自治培養起來。所以分權尤為必需。至於各種政見，彼此不同。謀議有謀議利益，紗廠有紗廠利益，若彼此不衝突，儘可各管各做。若彼此衝突，則不能不調和一下，彼此相讓。只要不破壞民主政治的制度，則各種利益既無統一之可能，亦無統一之必要。既不能硬性統一，則惟有出於協調之一法。(也許有人以為政見之不同，並非利益不同，而係主權不同，但我不相信如此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有各人的政見。惟有各種政見的協調，方能代表全體的利益。也許每個人不能全滿意，却也不致每個人全失望。這才是真正民主。否則若定要貫徹絕對的主張，縱使這種主張確實利國利民，而實行出於強制。民主的風度一失。這個政制就可能從民主逐漸變為帝國。在這經濟干涉社會主義日漸抬頭的時候，我看連英美也未能免此危險。他們民主政治的型態是不致於變異的，但其內容則是可變的。

從民主到帝國的最大危機在於國際間。照目前對峙的局勢看，已無待細說。上面說過，政府必須統一。並行的政府必鬧。國際間有如許政府對立，怎能不鬧。爾則怎能不從民主走到帝國路上去。唯一解決辦法是世界聯邦。必須全世界人民能明白，世界與國家一樣，祇能有一個統一政府，處理一世界之事，但不應干涉各國之事。各國有各國政府處理一國之事，而干涉地方之事。如此權宜分清，則各國之與世界聯邦如各邦各省之與一國。如此而一個國內可以實行的民主制度，方有推行於世界的可能。但是太夢想了。目前世界是正在帝國路上走了，而且走得很緊。一個帝國的世界能與民主政治並存嗎？我們只好再等等。

(上接二頁)這方面我們做得太少，正如吳之椿先生在觀察三卷四期一文中所說：「最可注意的，是一些：應該提出來的問題沒有一件被人提出，暴露於輿論了，：何如真業怎樣改變，工業怎樣復興。」

我的論文提出了一個初步的草案，但遠慮鄉僻的作者却無法找到支援，才決定寄給你。

（編者按：譯先生的稿子是一部整部頭的著作，未能在本刊發表）

謝啟龍 十月九日 湖南衡市

留美攻農同學覆函

編者先生：承轉各信，都已收到。「為中國的農業找一條出路」一文刊後，各方來信，出田出錢，供獻意見，建議辦法，更使我們說不出的興奮，說不出的感激。現在我們已將各信分別答覆，同時按照各信所說地區，研究詳細的具體計劃。因為經濟問題，我們只能以平信答覆，這是我們非常抱歉的。以後計劃的進展及結果如何，當隨時奉告。社會上許多人失望，我們絕不會讓這些朋友們失望。

美國明大農工系中國研究社 十月十五日

# 幣制非改不可

朱 傑

由於通貨膨脹的惡果，國內的物價上漲已達最高峯的階段。上海官方公佈的物價指數為七萬五千倍，實際物價上漲的程度遠過於此。因為物價指數將影響生活指數的編算，而生活指數與工人的工資有著聯帶關係，故物價指數的編製，常須取得市政府的同意。因之一般公佈的物價指數，大都是代表最保守的，實際上多少有點低估，而且顯然有意使他不正確的。我在上月底和許多經濟學者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認為當時物價上漲的程度，最低也在十萬倍左右。現在時過半月，這半月來，脫了轡的物價野馬又不知狂奔多少遠了。

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的通貨膨脹，造成了馬克的狂跌，終至於崩潰。其間經歷，均有數字可考。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物價上漲的程度約有戰前的十萬倍，相當於我國上月的物價情形，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國的馬克便崩潰了。這就是說，德國物價上漲到十萬倍以後，到馬克的價值等於零時為止，其間所經歷的時間，不過十個月的光景。我國當前物價的情形既然與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德國情形不相上下，我們的法幣是不是僅僅祇有十個月的壽命了呢？

有許多人或許不同意於我的看法，他們覺得當時德國是有意讓馬克崩潰。而我們現在的情形恰恰相反，政府正致力於各種方法以維持法幣的信用。用昔日德國的馬克來衡量目前中國的法幣，似乎不倫不類。不過我要告訴大家，貨幣這個東西，你有意維持它的信用也好，故意讓它下跌也好，一種經濟上的自然趨勢，終非人力所能挽救的。為今之計，要想解決當前我國的通貨問題，捨改革幣制而外，別無他法。五六年政府的平抑政策，其效力實在有限，經濟緊急措施，雷厲風行一時，亦無濟於大勢。法幣崩潰，已經是一條必然的末路。最寬的估計，也不過十個月壽命。難道我們一定要等待法幣崩潰了之後，再考慮到幣制的改革嗎？

我們到底在什麼時候改革幣制？行政院院長張羣氏在他答覆記者中說：「目前改革幣制的條件尚未成熟」。不知這是他的政治辭令，抑或當真如此看法。那麼我們要問，過了十個月條件成熟了嗎？沒有成熟又怎樣辦？恐怕條件不特成熟，而法幣早已先行崩潰了。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氏說：「目前改革幣制尚非其時，因為改革幣制需要三方面的平衡，即：（一）財政收支的平衡；（二）

國際收支的平衡；與（三）生產與消費的平衡；而現在我國都未具備。我完全不同意兩位張先生的看法。

第一、就財政的收支情形來說，本年度的預算為九萬三千億，收入為七萬億。此為去年十一月編製的預算，實際的收支，已大異此數。就我個人估計，本年度支出應為四十五億元，收入包括一切稅收與變賣公有財產，也不過二十億左右。還有二十五億的龐大赤字，完全靠中央銀行墊款應付。過去央行每月約墊付二萬億，九月份增加到二萬五千億，此後每月將不會少於三萬億。中央銀行那有如此鉅額現金？當然祇有印鈔票。支出愈龐大，赤字也愈龐大，通貨愈要增加，支出也跟着加多。因果相承，循環不已，實不知將伊於胡底？國庫的收入以稅款為主，賦稅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不能趕上物價的上昇。就理論上說，譬如鹽稅，假如我們要按照物價指數徵稅，則鹽價將遠超於現在的價格。影響民生至鉅。就實際上說，譬如貨物稅，其征收所根據的評價，過去多根據六個月以前的物價計算，現在雖儘可能減少評價的時間，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中，各地生產成本的調查統計，至少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依三月以前的物價納稅，顯然已有極大的距離。他如所得稅的征收根據去年的查帳結果，兩者的距離當更遠。反看國庫的支出，却因幣價下跌而增多，最近行政院又通過，文武職人員調整待遇，國庫之支出負擔更重。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求得財政的收支平衡的。相反的，惟有改革幣制後，始能談得上平衡收支。

第二、就國際收支方面來說。我們知道表示貨幣價值的方式有二，即對內的購買力與對外的匯價。匯價穩定後，始能使國際收支平衡。我國現在每月的支出約為美金七千萬。主要的收入靠僑匯與輸出貨物，然兩者都無希望。我們過去的匯價，老是釘住一萬二千元。八月十九日後，改為掛牌市價，當時僑匯與輸出確實略有增加，其後以物價上漲得太快，掛牌市價與黑價相差得太遠，國內的物價既高，出口自無利可圖。且國價時時波動，生產成本無法計算，再生產尤無法進行，因此出口停頓。同時價值也不願由掛牌市價匯入本國，大都先匯至香港，再買貨走私至國內，或經營特准進口貨及利用進行證運貨回國。於是僑匯變為走私的資本，益加紊亂國內的金融。在這種情形下，匯價之波

動有加無已。關於取締黃金美鈔的黑市買賣，財部雖有討論，規定屬於個人者由警察局負責，公共的則由錢莊、銀行、與財部共同檢察。這都不過是整官樣文章。當前的危機，如紙包着火，終究要燒穿。非釜底抽薪，痛下決心，改革幣制不可。一味在政治上施壓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試看自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成立後，外匯已是一再掛鉤。掛牌市價只好跟着黑市走，而且越走越跟不上。目前我們所有的外匯基金不過三億四千萬左右，再加上四行兩局的庫存現金兩千萬，不過在三億六千萬元。而這筆外匯，政府是不會也不能完全拿來平抑匯市的。首件重要事情就得購買大批墨池紙張，以便印製鈔票。而鈔票用飛機運送，也是要川流不息的，其他如購買軍火，及必需品，在在需要外匯黃金。總之，目前情勢下匯價是無法穩定的，國際收支是無法平衡的。

第三、就生產與消費來說，我國自經此次戰亂，勝利後建設未成，而破壞已完。工廠倒閉，生產銳減，一般的消費，尤其是非彈性的消費，不能減少。物資既少，又加上通貨膨脹的作怪，要想平衡生產與消費，實不可能。現在政府拚命提倡節約，其實人民早已節無可節，約無可約。平時大家有錢，大家儲蓄起來。現在最聰明的辦法，是錢未拿到手，就先已花光。次一點的，就是錢拿到手馬上用。如果要他儲蓄十天半月再用，那真是天大的傻瓜也不會幹。儲蓄不可能，資本何由積累？生產何由增加？生產與消費何能平衡？

現在不乏人如此想法，即打算借外債。假如十億元美元借到了，就可以填補窟窿，平衡匯市，同時增加生產也有了資本。那時改革幣制的一切條件才達成。最近滿立特發表訪華觀感，大家都感覺欣慰，以為美國馬上就要撥款了。這真是太天真的樂觀看法。我們可以斷言在明年四月美國國會開幕之前，美國的對華情勢是很難改變的。而且光想靠人家，終不是辦法，惟有自力更生，才是今日中國的出路！

不錯，我們沒有外援，沒有足夠的黃金與外匯。歷史上和我們今日所處情形相同，而能改革幣制成功的，不乏先例。一九二三年的德國改革幣制，就是一個例子。

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馬克貶值到劇烈的時候，工人上午拿到工資，下午便全家出動，到煤店、麵包店、菜市場去排隊，等候購買生活必需品。那時候，真是早晚市價不同。不，差不多每分鐘都在波動。不僅如此，有許多人排了一整天隊，仍然一無所獲。這種情形，繼續有半月之久。整個社會經濟解體，犯罪自殺等案，層出不窮。政府束手無策。但德國人民是有組織的，這時便有兩種人挺身而出，解決了當前的難關。這兩人是（一）地主及房屋所有人；（二）

廠主及機器設備所有人。他們聯合起來，以土地銀行為基礎，將所有的機器、設備、土地、房屋、作為抵押品，合組一個委員會，發行一種土地證券。每單位為五百金馬克，經委員會與私人簽字後，放在庫裏，作為準備，另發行一種連登馬克 (Rentmark)。此種馬克一出，因有實物作担保，信用極佳，馬上被人們吸收。緊縮地消滅了通貨的危機。從此經濟復甦，挽救了德國的命運。德國改革幣制的成功的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一國的財富並不單靠黃金與外匯；換句話，也就是說，不需要黃金與外匯也可能改革幣制。不過德國的成功也有其條件：

（一）國際貿易出超而不入超，因為戰時各國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壞，尤其是法國比利時受禍尤烈，一時無法恢復。而德國則損失較少，故戰後二三年一直是出超。這一點，最為難能可貴。因為國際貿易出超，則國際收支順差，外匯不感受威脅，匯價容易穩定。

（二）德國組織堅強，德國所引為自豪的，即為科學與組織。他們的組織，為自下而上的，故極為堅強。加以當時發行，計算得很精確，發行不濫，故易成功。

（三）連登馬克為非正式貨幣，不為投機的對象，當時馬克若由政府發行，則政府勢必維持到底，易於引起投機者的動機。而當時為民間所發行之貨幣，投機者心存畏懼，不敢施其技！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德國聯邦銀行成立，將連登馬克收回，恢復金本位時代的貨幣購買力。論者有謂連登馬克並未成功，此實大謬不然。一九二七年我路過德國的時候，尚會見到連登馬克，可見那時市面尚未完全絕跡。因為人民以其可靠，並不急於去求兌換。無怪英法人士要對其為奇蹟了。

回頭來看我國，我們是否具備了這些條件？

（一）國際貿易大量入超，而且有加無已。

（二）國民一盤散沙，更遑論組織？

（三）非正式的貨幣，恐怕更無人相信。

因之，我們的改革幣制工作，無疑地非常艱鉅。其困難實無從逆料。然而法幣到今天，已是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是眼睜睜看它拖到十月以後，聽其自然滅亡呢？抑或未雨綢繆，先作打算呢？時急事迫，政府應迅速担當起責任，拿出有效辦法來！

現在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工礦事業，為數不少。合理單位化之後，便是很好的發行準備。他如交通方面，經濟方面的國營事業，以及四行二局的黃金外匯

與不動產，也都是國家的財富。財富並不僅單指黃金外匯，我國四千年來根本就沒有黃金，但不能說我們就沒有財富。列寧有句話很有意思。他說：「世界將會有一天進步到不用黃金，黃金也會有人把他拿來用作毛房的牆壁的」。我的話歸根一句，就是說，我們不必用黃金與外匯來改革幣制。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原則，技術問題是有待於仔細研討的。借外債，靠外援，生死仰之於人，不是辦法。自力更生，才能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現在當政諸公，大都怕困難，怕危險，不敢負責，不敢拿出魄力。他們一

拖再拖，拖到後來，毫無辦法，則一走了之。這不是政治家應有的風度，更不是經濟學者應有的犧牲精神。法幣祇有一條路可走。改得好，當然要改，改不好也要改。一次不能改好，可以再改，多少讓人民能够喘過一口氣來。否則，因循時日，十月以後的情形將不堪設想。十個月一轉眼就要到來，讓我再強調一句：幣制非改不可！

（編者按：此為朱俠先生于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錄投來。）

# 論尊孔與民主的矛盾

朱本源

今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了國民大會制定的憲法，順告天下，頒行全國，以期實現「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也就是在今年八月廿七日，國府主席李頓官，在國府舉行孔子誕辰紀念，各地方的行政長官都到文廟主持祀孔大典，並由民議機關的領袖陪祀；祀典進行時，俎豆雜陳，雅樂齊奏，焚香燃燭，長袍拱手，朗誦祝文，發表演說，集古今祀禮之大成，好一番穆穆的「尊孔」氣象。這兩樁事，驟看起來，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沒有相提並論的必要。可是熟悉民國掌故的人，總覺得這兩樁事由同一政府來倡導時，多少有點不相稱。因為在他們的記憶中，三十年前「憲法與孔教」會經成爲問題。讀過了「新青年」雜誌的人，總還記得陳仲甫（獨秀）所說的：「孔教本失靈之偶像，……應於民主國憲法，不生問題。祇以袁世凱干涉憲法之惡果，天壇草案遂於第十九條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賊，致遺今日無謂之紛爭。既有紛爭矣，則必演爲吾國極重大之問題。」（二卷三號「憲法與孔教」）

當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剛被推翻時，孔教雖隨之成爲失靈的偶像，可是袁世凱做總統後，始而干涉天壇制憲會議，使憲草中列入尊孔的條文；繼而（於民國三年）下令恢復春秋祀孔。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康有爲於民國五年又致書總統總理，提倡尊孔，並請稱院「以孔子爲大教，編於憲法，要求政府」。孔子的偶像重被抬出。陳仲甫遂糾合「新青年」的同志，羣起而攻之，於是演爲五四運動最精彩的一幕——「打倒孔家店」。當時反對尊孔的人士多以嬉笑怒罵的態度出之，後人當引爲詭病。其實，二千多年的偶像，如果不用那種「瘋破臉」的手段，是無法推倒的。就是在那些退快一時的議論中，仍不乏精

銳而正確的批判。其中，以陳仲甫認識出尊孔與民主之不能相容，最有歷史的價值，值得吾人今日重讀的。下面是他的重要的結論：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政治所心營目注者，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見孔子之道德與現代生活）「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定要尊孔教。按孔教的教義，乃是教人忠君，孝父，從夫。無論政治倫理，都不外這種重階級尊卑的三綱主義。」（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

「以議員而尊孔子之道，則其所處之地位殊欠斟酌；蓋律以「庶人不議」，則代議政體民選議院，豈孔子之所許？」（見「憲法與孔教」）

「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此義愚庸庸之，張（勳）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搭共和，亦猶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子。」（見「復辟與尊孔」）

這次紛爭的結果，不但尊孔未能成功，反而使孔子在歷史上的尊嚴與神聖完全被剝落。因爲五四時代是中國大多數人民以新鮮而狂熱的感情「擁護德克拉克西」，要求解放個性的時候。所以「康先生電請政府拜孔尊教，南北報紙無一贊同者；國會主張刪除憲法中尊孔條文，內務取消跪拜禮節，南北報紙無一反對者」。「孔家店」不得不暫時歇業了，到了國民革命時代，孔子更是避過厄運，各地大成殿幾全改爲國民小學的課堂，全國的學生都奉命向總理遺像鞠躬以代替向孔子牌位叩頭。孔子的香火完全斷了。

豈知在袁世凱復祀孔的二十年後，國民政府以武力統一了中國的時候，又明令恢復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這是多麼突然的事。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胡適之先生反出馬應戰了。胡先生做了一篇「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的文章，駁斥當時尊孔的理論。但是大多數人却沉默着，胡先生的大文並沒有掀起青年時代那樣波瀾壯闊的反響。雖然，這時候去五四時代未遠，而國內國外的情勢已經改變了：德謨克拉西在西方遭受到白眼，攻擊，以至於排斥；德意的法西斯主義正在披猖揚厲，復古主義和狹隘的民族精神成爲人們醉心的目標；中國正標出「黨訓政」的時期，精神上走着德意的路線。墨索利尼抬出了古羅馬的「斧鐵」(Fascio)，我們豈可不抬出「萬世師表」的孔子。當時尊孔者即以「領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和「恢復民族的自信」爲理由。民主已被人拋到九霄雲外去了，所以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從民主的立場去反對尊孔。他僅用事實證明「最近二十年中不曾借重孔子」而能做到「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氣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凌駕百王的大進發」。於是胡先生大聲疾呼道：

『可憐的沒有信心的老革命黨啊！你們要革命，現在革命做到了這二十年的空前大進步，你們反不認得它了。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的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你們「反倒……夢想從那「荆棘叢生，牛角傾斜」的大成殿裏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胡先生認爲尊孔決不能達到「國民的精神」和「民族的信心」之復興。這是絕對正確的。

民國以來第二度的恢復祀孔，又過了十多年了，在這些年頭，孔子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這十多年是一黨訓政的時期。尊孔者藉口以孔子靈魂「奮起國民之精神」，來抵抗日本的侵略。反對尊孔者唯有沈默，而且不得不沈默。今年情形却不同了：政府在形式上結束了一黨訓政，事實上公布了一本中華民國憲法；在世界上法西斯主義已因德意日之戰敗淪爲罪惡的淵藪；民主成爲全世界人士判斷政治上是非的標準。然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的政府却以公法人的身份代表國家「獨尊祀孔氏」。我們能不感到驚奇麼？

我們不能再像五四時代反孔教的戰士，以想像中的西方「德謨克拉西」爲標準，把孔子認得不值一文錢；也不能像訓政時期反孔教的戰士，只注意社會表面的進步，而忽視了當時政治的反動性。我們應當從尊孔的政府行爲中揭發出現實政治的本質。

我們知道，當人類的理性發達到相當程度以後，任何一種政治或社會的制度必需有一套理論的基礎，作爲統治權之精神的工具，以贏得被統治者良心上的服從。例如，歐洲的封建制度以基督教的信條爲精神的維護者，十六世紀的君主專制政治運轉若精神授說，十八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有它的人權論和功利主義，蘇聯的無階級專政更是強烈地以歷史唯物論爲根據。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與孔教所以有不可離散之因緣者，以此。

不用說，每一種政治制度所利用的理論，必定是與它的利害關係相一致的；這種理論決不是純粹的思想的遊戲，而是現實的一部份。因此，如果有人對此理論表示異議，不啻攻擊制度本身，所以歷史上的統治者不惜利用一切政治上的方便去維護或「表彰」與它的利益相表裏的學說，而迫害或「罷黜」表示異議者。對所表彰的，奉之爲「正統」，對所罷黜的目之爲「異端」。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是最初下令保護基督教徒的人，他在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中認定亞哲拉細阿斯(Athanasius)的教義爲「基督教正統」(Christian orthodoxy)，而以亞里阿斯(Arius)之說爲「異端」(heresy)。其所以如此者，因爲正統的教徒們承認羅馬社會應建立在奴隸和私有財產制度上面，並宣揚「人們都應當聽從世界上的不平等作爲死後取得平等的條件」之一得救的「神話」。在另一方面，歐洲中世紀「異端裁判所」迫害異端的史實，是大家所熟悉的。蘇聯一九三四年以後的「莫斯科審判」(Moscow Trials)是現代著名的迫害異端的例子。蕭伯納說得好：『我們不要愚蠢地以爲只有納粹黨徒，法西斯黨徒，和布爾什維克黨徒做這樣的事，而英國人絕對不會這樣幹的；其實我們的法律是建築在正統之上，而且長須如此，正如蘇聯，意大利，德意志的法律一樣，不得不如此。』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民主教育是不能寬容的，因爲民主教育不可避免地趨向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爲了對抗起見，不得不有系統地宣傳資本主義的學說而毀謗共產主義的教師，俾便我們所有的人都皈依愛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見Bernard Shaw: Everybody's Political What's What? pp. 171, 160.) 維護正統幾乎成爲每一種制度共同的現象，我們勿需因爲歷代君主之罷黜百家而感到「禮教吃人」，便歸罪孔子個人。一種「正統」之所以具有「不能寬容性」(intolerance)，並非它自己已要這樣，而是它的政治上的功用要它不得不如此。不過它之所以獲得一種制度對它的表彰，却由於它有意或無意地給該種制度以「理論的根據」。

我們可以粗略地檢討一下，中國二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所以尊孔的原因。顯然地，君主所以尊孔，最大理由乃孔子主張尊君。關於孔子思想中正名主義以

及三綱五常說等等怎樣與封建社會的統治形式相吻合，近人已經作過很精確的闡發，勿待我們贅述。不過我們應當特別注意，孔子是主張維持既得的利益的人，任何一種打破現狀企圖皆遭受孔子的痛斥。季氏以八佾舞於庭，孔子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向哀公說：「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孔子作春秋，並非客觀地寫歷史，而是使「亂臣賊子懼」。因此，在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並不是每一個時候都在尊孔。特別是在易代之際，野心家奪取政權時，孔子即被人奚落，猶之國民革命時代一樣。歷史上第一個用太牢祀孔子的是漢代的高皇帝劉邦，然而他在想效法秦始皇而尚未做到的時候，見了儒生，便擲下他們的儒冠來盛他的小便，或者開口閉口稱人「豎儒」。一直到他統一了中國後，從陸賈的奏議中，才覺得「行仁義，法先聖」對於鞏固他的統治權之精神效力。叔孫通向他坦白地說：「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儒生替他定朝儀，別尊卑，他才「知皇帝之貴」，才覺得尊孔的必要。漢武帝之所以創造了表彰六經罷黜百家的玩藝，乃因為董仲舒告訴他，這樣做才使「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當異族入主中國時，他們對這一點看得最清楚。蒙古軍侵入中原時，將儒生抓來，分配於征服者將士做奴隸。到了太宗九年，天下初定，耶律楚材上奏說：「製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皇帝便開始任用儒生。仁宗更明瞭儒學的用處，他「嘗與羣臣語，握券示之曰：所軍乎儒者，為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像這一類的事情歷史上多得。民國以前，雖有朝代的更易，並沒有社會性質之改變，也就不會有統治方式之根本的改變，所謂「禪讓」與「征誅」只是統治者的易姓而已。因此，自漢以後尊孔成為原則，而且隨着君主集權的發展，孔子也就由輔進而為王，由王進而為神。至清末，孔子升有大祀，大成殿改為九楹，無怪到了康有為，孔子要成為「教主」了。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論證。  
 一種不同的制度有一種不同的理論基礎，後者是前者的「辨護」(Justification)，前者率後者為正統。  
 民主與君主是兩種極端不同的或矛盾的制度。  
 因此，在君主制度下，統治者不但絕對不會去表彰民主的理論，而且追害之唯恐不及。反之在民主制度下，如果統治者去表彰君主制度的理論，便是對民主的不忠實。

當袁世凱做總統而下令恢復祀孔時，譏者即以爲那是袁氏稱帝的先聲。果然，袁氏在翌年即黃袍加身。拿破崙的專制威權已經得到了國民的代表按照民主政體的種種儀式加以承認，他仍然覺得不夠，還要請出教皇來替他加冕，因為加冕是君權獲得人民精神上的服從之歷史的根據。這樣看來，一個一再向人民表示實行憲政的政府，而年復一年地尊孔，決非是「天下可怪笑的愚策」，而實在是洩露着在美豎的謊言的背後，有一個雖無專制之名而有專制之實的統治。尤其是以一個在革命時代曾經打倒過孔子的政權，而在革命勝利後已與過去取得妥協與和平，同時因豪強兼併而遭受到新的革命之威脅時，來鋪張揚厲地尊孔，我們不能不懷疑這是在運用中國歷史上少數統治着多數而企圖穩固他「握持其綱常」時所運用的政治上之方便法門。

最後，也許有人說，尊孔是民主國家「信仰自由」的原則所允許的。反對尊孔便是干涉人家信仰的自由，便是不民主。這可以分兩方面來答覆。第一，我們所說的是政府的尊孔，而不是私人的尊孔。這在五卅時代的人士已經看出来了，如云：「使孔教僅以私人團體立教於社會，國家應予以與各教同等之自由。乃專橫跋扈，竟欲以四萬萬各教徒共有之國家，獨尊祀孔氏。」以國家的地位來表彰一種正統，即是寓禁於尊，是不民主的。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雖以「寬容」為原則，但是它却不能寬容反對它自己的理論和行動。我們已經說過，在民主社會也有它的「正統」。但是民主制度之所以異於其他非民主的制度者，最顯著之點爲：民主的正統不是政府所表彰的，而是傳統和輿論所維護的。這也許是民主制度之所以不穩固的原因。當輿論不維護其正統時，它就束手無策；希特勒的統治所以能從威瑪共和國產生者，以此之故。反之，當輿論制裁反民主的理論或行爲時，正是維護民主的表現。

今年七月十八日倫敦論壇雜誌上有一篇名叫格蘭特 (Jonathan Grant) 者所寫的文章，其中有幾句話很有見地。格氏云：「西方文明已經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引起人們尊敬，甚至於對於它所喜愛的民主的觀念都不能給以異口同聲的定義，而且因爲科學發明了新的屠殺衆衆的武器，已威脅着人類的生存。所以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傾向於儒家學說所理想的過去，這並不是爲奇的。但是這種傾向對於目前中國政治的關係，却具有重大的意義。靜止的家長制度的儒家道德，對於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戰爭的共產主義都是反對的；對於中國最近數十年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是非常適合的。」可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着的危機，迫便我們不得不作社會秩序之重建。開明而偉大的政治家不應當以「光榮的過去」來反對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和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而應當以「將來」來反對它們，因爲歷史潮流就像長江的水，只前進而不後退；人類曾經無數次以落後的觀念阻撓前進的歷史潮流而激起革命的浪花。我們應當以民主為原則在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綜合中，開拓出新的天地。我們切不可「回到孔子」，那是後退，而且與民主矛盾。  
 如果政府真是一本正經尊孔呢，民主便徒有其名；如果真是決意實行民主呢，請從廢止國家祀孔始！

# 關於「中共往何處去？」

楊人楩

安平兄：原擬為「觀察」寫的「中共往何處去？」一文，經過長期思索以後，覺得無法下筆，只好不寫。第一、一個不容易接受宣傳的人，不易得到他所要的材料；中共宣傳所繪出的色彩似嫌過於美麗，反中共的宣傳也使我們具有「辯封並不如是其惡」的感想。第二、假使寫出這樣一篇文章，雖然不一定能起什麼大作用，至少希望中共能聽得進去。現在內戰變成了「內亂」，中共恢復為「共匪」，由「撒亂」而「總動員」以至於「剿匪」，兵連禍結。第三者當住了鋒鏑，只有望風而逃，還有說話的餘地嗎？第三、中共的理論與策略誠然有若干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但在殺紅了眼而頭腦不能冷靜的時候，一經爭論起來，被中共罵作「幫閒」無關緊要，果使真被利用來做了幫閒的理論，便屬罪過。

由於上述第三點，使我想起了自由主義者在目前對於中共應取如何態度的問題。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原是有距離的；自由主義者彼此見解既不同，此一距離之長度亦因而不同。其中有同情中共者，有反對中共者；反共原不是國民黨的專利權。被中共譏為小市民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於個人的恩怨與好惡，而是由於一種獨立的認識。任何政治上的主張與理論，無法使每一個人都接受，必然會有與之對立或相反的主張與理論發生。反之，任何反共產主義的政治主張與理論，亦無法使共產主義者接受而放棄其所信仰的共產主義。我們儘管去批評或攻擊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卻不會因此批評與攻擊而被消滅，除非牠已喪失其存在之理由。我們要消滅共產黨，必須同時能消滅共產主義；反之，如果不能消滅共產主義，便無法消滅共產黨。自由主義者與共產黨是對立的；自由主義需要此一對立始能顯出其本來面目。自由主義決不因此一對立而消失其力量，正如其不會因有其他對立而消失其力量一般。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無法妥協，然而自由主義并不消滅共產主義。不妥協便是鬥爭，在必須鬥爭的情況之下，自由主義者應當鬥爭。在目前却如何呢？自由主義者是無法贊同內戰的，假使他無法阻止內戰，至少不應助長內戰。在這要以砲火與人民血汗來爭是非之時，理論上的爭論，其影響往往會不限於理論而已，在這力量強弱之爭代替了理論是非之爭之時，就是不信賴強力而只看重理論

的言論，也宜暫時保留為好；否則，理論一經曲解，便容易被利用為助長內戰的工具。保留不是怯懦；其目的既在於減少助長內戰的因素，此種態度決不是懦夫敢於堅持的，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保留」爭論并非「終止」爭論，因為自由主義者始終是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這種態度可能引起「幫閒者」、「第三種人」、及「中間路線」等批評；此類批評可能來自中共，然而往往是來自同情中共的前進人士。在政治主張上，我們實在不敢贊同「非甲即乙」的說法；在甲與乙之外，可能還有其他。自由主義并非不介於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牠是與二者對立的；故此，自由主義并非中間路線，自由主義者也不是居間取巧的第三種人。假使中共認為自由主義者是些「幫閒」的「小市民」，正如若干國民黨屬自由主義者是中共的尾巴一般，同樣不合事實。我深深地覺得：進步的力量不應彼此抵消。今日的中國正如老牛拖破車，寸步難移；假使進步的力量彼此抵消，便只有使在困難中的中國，永遠停留在現階級而無法逃出困難。自由主義不怕諷刺，但是自由主義者不希望有此類不合事實的諷刺，因為此類諷刺可能削弱進步的力量，以至於真的幫閒而不自知。客觀原是不容易的事，憑着公式主義來衡量一切，卻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人類的思想不是泥團而可配合存任何權衡的。

如上所述的態度，原是兩面不討好的；故有人認為如果不能非甲即乙，就黃乾脆滅滅。滅滅亦有其微妙的作用；無聲的抗議，其效力有時勝過嗚呼。然而我們不能逃出實際；我們要活，同時也想到一切的人要活，我們不後滅，我們要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之下來爭取和平。多數人認為今日的世界是美蘇對立，今日的中國是國共對立，此外不能有第三個力量；有則必屬於「曖昧」一類。這種看法，和「美國如不拿錢，我就找蘇聯」的敵對態度是一樣可笑。美蘇之對立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因有美蘇之對立而要延長中國的內戰。國際間變化莫測，美蘇是否始終對立，決不是我們所把權得住的；何況美蘇之對立未必一定是戰爭。國共對立以至於內戰不息也是事實，我們如無消滅內戰的勇氣而認定只有「非甲即乙」，我們就應加入內戰之一方，否則只有坐以待斃。利用美蘇對立來助長中國內戰是一種罪行，認定國共對立而不去終止中國內



勝，同樣是一種罪行。要消滅此等罪行，必須撲滅「非甲即乙」的定命論，而形成一個第三勢力來緩和此類對立的尖銳程度。我們既不願以任何形勢來為內戰之任一方張目，自當不避「曖昧」之譏，而要在任何可能條件之下，成民衆求一條生路。我們也願以提醒國民黨的話來提醒中共：請真視中國民衆的福利。關於內戰的責任問題，不熟悉實際政治內幕的人，誠不宜輕下斷語；但就表面事實來看，中共亦有其相當責任。共產主義之目的也是要為民衆謀福利，儘管中共的政綱不悖於此一目的，可是避實就虛的作戰策略卻是違反了此一目的。拖垮國民黨固然不失為作戰策略之一，不幸先國民黨而被拖垮的卻是人民。中共的辯護是「不得已而出此」；此一辯護在軍事上或者站得住，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失敗的；因為此一策略須使人民忍受他們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任何宣傳技術也難洗去人民關於此種痛苦的回憶。內戰終久要有一個結束。中共是否願

意考慮一顧可能最快結束內戰的方法呢？中共的口號是「打擊好戰者」，不幸遭受打擊的是些并非好戰的民衆。機德選要中共放下武器，這當然是一句不期待回答的修辭發問；我們不敢有此天真的奢望，然而我們不能不希望中共能考慮如何終止內戰的問題。

這封信的目的原只在說明文章不能交卷的原因。可是近來常聽見有自由份子嚷着要消滅中共，也常聽見有前進份子在不調劑自由主義者，故附帶申述我們對於這兩種態度的看法，希望能在消極方面減少延長內戰的因素。中共具有終止或縮短內戰的權力，我們不能不希望他考慮如何運用此一權力。我不明白我這些意見是否值得發表，請你決定；至於內戰問題的本質，打算這些時寫一篇「內戰論」來討論。

楊人棟 九月二十八日

# 美國的機器

(美國通信)

史超禮

## ——記美國機械工具展覽會——

本年九月十七到廿六的十日間，在芝加哥舉行過一次全美機械工具展覽會，由這次展覽，我們至少可以部份地瞭解，為什麼美國在戰時創造了工業生產的奇跡，在平時成為全世界工業生產量最大的國家。同時故羅斯福總統戰時把美國化為民主國家兵工廠的豪語，在這兒也可找到充分的證明。

工業生產最主要的工具是「工作母機」(如車床)和「原動力」(如電力)。

原動力的發生要依賴動力機械(如發電機)。動力機械的製造又依賴工作母機。鑄模結底，工作母機是一切工業生產的基本(除了人力和原料而外)。這等子要燒飯非要用鍋灶；要成衣非要用針縫；要種田非要用犁一樣。假若把燒飯、成衣、種田擴張為「大量工業生產」的話，那麼鍋灶、針頭、犁就相當於它們的「工作母機」。

工作母機最本地包括車床 (Lathe)、銑床 (Milling Machine)、磨床 (Grinding Machine)、鑽床 (Drill Press)、刨床 (Planer) 和其他各種機械等，每種機械又因性能不同可分成多種。例如車床一項就有炮塔車床 (Turret Lathe)、高速車床 (Speed Lathe)、自動車床 (Automatic Lathe)

等的區別。

這次展覽會的要點和特色就在此——就在它的工作母機。

在工業上，無論製造什麼東西，複雜的如飛機汽車，簡單的如洋釘鐵針，都脫不了那幾種基本機器。你總得車圓、銑平、鑽眼、磨光、做成需要的大小和式樣。像一架以超級空中機，雖然那麼龐大和複雜，然而折開來不數是幾千件零件 (Parts) 湊成的一個機械。這些零件都是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一樣樣做成的。沒有這些零件就沒有 B-29，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這些零件，再推下去，自然就推論到：沒有工作母機就沒有 B-29 了。——連鋼鐵一條簡單的幾何定理。

這簡單定理不但可以應用到一般直接由金屬零件湊成的工業製品，如手機、火車頭、汽車之類，非金屬的工業製品也一樣可以應用。目前充滿上海市場的美國「玻璃」商品就是一個好例。這些「玻璃」(Plastic) 實員們全部得經過工作母機直接或間接的加工後，才能送上市場。譬如「玻璃」膠帶，首先「玻璃」原料就得經過化學煉製的手續，這就得利用到特別的化學機械。原料

製成後，又得用模鑄機。做成帶形，然後再切條鑽眼，配帶帶頭等等。化學機械，模鑄機從那裏來的？答案是：由工作母機製造出來的。至于鑽眼，切條子之類的工作，不用說更是工作母機的本行。

在這次展覽會裏，工作母機充分表現了它們龐大的生產效能。

會場裏展覽的這些工作母機，當然不是一家公司出品。參加展覽的當然也不由一個公司。但主辦這次展覽會的却是一個單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National Machine Tool Builders Association)，該會擁有約三百個會員。差不多全美國較大的工作母機和工具的製造廠家都給網羅在內。參加這次展覽的一共有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西部到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東北到緬因(Maine)，南到塔克索司(Texas)，沒有一州沒有公司參加。

展覽會設在芝加哥近郊的「道奇工廠」(Dodge Plant)。該廠戰時成立，由美政府出錢建造，而由道奇汽車公司負責生產管理。戰時專造 B-29 用的「榮特賽克隆-18」式發動機。(Wright Cyclone-18 Engine) 每具 2200 匹馬力) 現已停工。佔地約二百萬平方呎，外面看來儼然一個小小的城堡。在裏面看去，則見一排排的電燈，一列列的柱子，一眼看不到邊。這次展覽會只用了約五分之一的面積，約四十萬平方呎。雖然如此，站在川流不息的人羣和轉動不停的機器中間，也還是令人有茫然若失之感。

全場的排列大致有點像四川趕場的形式。每一家公司佔據一定的地面。地面的大小和公司的大小約略成正比。在這塊地面上，你可儘量把你的法寶獻出來。結果，雖然是些鋼鐵機器之類粗線條的硬性角色，經過匠心的佈置，也還顯得五光十色，相當可觀。

就整個排列的形式講，大的機器公司，出品多，展覽機器數量多的多半排在展覽會場的中部，佔很大一塊面積，儼然成為展覽會場的中心。號稱全美最大工作母機製造廠的「辛辛那第」鐵床公司(The Cincinnati Milling Machine Co.) 就給安排在會場的最中心，約佔一萬平方呎的面積。大大小小的機器靠着邊沿一層層排進去，衆星拱月似的圍着該公司設在展覽會場的臨時辦事處。辦事處周圍圍着欄杆，欄上擺着各種機器的說明書和單頁宣傳品。欄外邊，每架機器旁守着一個工人，一方面操作機器，一方面答覆觀眾的問題。機器並非空傳，都有材料裝在上面工作。操作者都是些精選出來的熟練工人，對機器都很熟悉。觀眾的普通問題都可回答得勝任愉快。遇到太涉及理論或其他較困難的問題，則介紹負責的工程師來回答。

美國的工業發展趨向專門化，工作母機的製造當然也不例外。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專長製造某一種或某幾種，甚至某一種裏面某一類的工作母機。因此每一個廠家的出品都有每一個廠家的特色。最普通的如車床，「摩勒克」公司(Monarch Machine Tool Co.) 的出品以精細勝，利用電子能操縱(Electronic Control)，同時兼負荷大量生產的車床也不錯。「華勒斯未惹」(Warner and Swasey Co.) 則以炮塔車床擅勝，生產的效率特高。「勃朗夏甫」(Brown and Sharps Co.) 的車床構造簡單價錢低廉，在工作效能方面也並不減色。有些公司(如「勞敦」Norton Co.) 專務一項機器的製造(如磨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該項機器的製造和研究上面。有些較小的公司專辦工具或配件，對於工作母機本身的製造並不過問。這樣一方面可以節省有限財力人力，一方面可把這有限的財力人力加以充分的利用。

由這次展覽會裏，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至少表現了下面三個特點：  
第一，工作母機開始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工作母機的發展，最初是一架馬達經過皮帶或鍊索來帶動許多部機器，還在老式工廠還可看到。進一步，每架機器帶一個馬達，機器的動力既增強，工作又方便。等機器的體積和負荷都增大，操作變得更加複雜時，一架工作母機可能帶幾千馬達，每個馬達擔任一定的任務，整個機器再由繁複的電路來操縱，這較一個馬達自然又進了一步。但跟着電子學的發展，如今又有了利用電子能來操縱管理的工作母機。在這方面最顯得出色的是前已提及的「摩勒克」公司。該公司製造的特種形模車床(Shape Master) 專車特別形狀的機件或鏤影浮面花紋。這一類車床的操縱上(Control Panel) 除了習見的開關(Switch) 和電路而外，還裝有大小不一的真空管(Electronic Tube) 作為電力能操縱的標誌。電子能操縱利用在運兒，其優點在準確精細，許多人為的誤差可以消除，同時效率也可提高，目前採用電子能操縱設備的廠家似乎還不多，這也許由於經濟或專利權的關係。然照進化的歷程看，這種設備一定會逐漸普遍起來的。

第二，工作母機分工的精細和特種機械的發展，工作母機因需要和作用的的不同，由簡單逐漸發展為複雜，愈分愈細。最後製造某種機件某種特別的機器，例如製造發動機曲軸(Crank Shaft) 就專有曲軸車床(Crank Shaft Lathe) 在大量生產工業部門中，有時為應某一操作(Operation) 的需要可能發展一種特殊的機器。再以曲軸為例。為了要增加曲軸的生產，(無論在戰時或平時，無疑地這是一項極重要的工作。)「基及特」公司(Gisholt Machine Co.) 設計並製造了一種特殊的設備，把曲軸動力平衡機(Dynamic Balance

ing Machine) 和「架特別機床聯起來」成爲一個系統，以電操縱。工作只要裝卸曲軸，校對指標，其餘平衡和校正爲工作完全由機器自動操作，又快又準確。這樣生產量自然提高。

第三、工具 (Tool) 製作技術和材料的進步。工作母機少不了工具。工具不好，再好的機器也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效能，工具中最重要的是割切工具 (Cutting Tool)，如車刀、銼刀、鑽頭之類。美國一般製造工具的廠家，一方面和機器公司聯絡，在工具製作的技術方面求進步，另一方面和鍊鋼的公司合作，在工具材料的準備方面求發展。(展覽會場中曾見到重 5000 磅的大銼刀，就是這種合作精神的結果。) 高速鋼 (High Speed Steel) 工具的應用已變成家常便飯，炭精鎢鋼 (Tungsten Carbide) 工具的應用也非常普遍；這兩項工具是大量生產的必要條件之一。和工作母機製造廠家一樣，工具製造廠家也分工很細。有的專製車刀銼刀，有的專製鑽頭，螺絲公 (Tape)，有的專製樣板 (Gage)。分工的結果，每項工作的鑽研可以更新，進步，也更快。

除了工具以外，工作母機操作異常有關的還有滑油 (Lubricating Oil)、冷卻劑 (Coolant)、軸承 (Bearing) 等。不用說這些也另有公司專門製造。由上面三個特點，可知美國工作母機之所以具有龐大的生產效能並非偶然。同時美國在戰時及平時工業生產力的強大也由此至少可以得到部分的說明。再就展覽會的本身說，這次展覽並非第一屆。第一屆還在十二年前(一九三五年)就已經舉行過了。「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之所以選擇今年，主要地因爲美國的機械工具製造業目前正當最景氣的高潮。據該會負責人經過詳細調查以後的估計，本年(一九四七)全美國有六百四十三家公司要購入 8,669 架工作母機及工具配件，5,277 架工作母機以外的普通生產機械；同時要在 24 個大量生產的工廠，93 個辦公廳，和 56 間工程設計室裝置全套的冷氣設備 (Air Conditioning Equipment)。不用說，這是一筆可觀的生意。至于整個一九四八年的貿易總量自然要較本年爲高，約超出本年的百分之 21.4。

更重要的是美國機械工具對外輸出額的增加。這主要地因爲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缺少有力的競爭者，幾成爲獨佔的勢力。戰前，德國爲機械工具製造業很發達，輸出量很可觀，成爲美國的勁敵，日本在這方面也不算太弱。目前這兩個國家已暫時由世界市場上消失。其餘幾個機械工具業較發達的國家如英倫，捷克，法國，經過戰爭嚴重的破壞，目前生產量自供尚嫌勉強，當然也無法和美國抗衡，反之所有受戰爭影響的國家急待建設，都急需大量的工作母機和工具，因此造成目前美國機械工具製造業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據展覽會負責人

估計，一九四八年美國機械工具對外的輸出量可達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 30 左右。美國人的生意眼光很銳，做生意的門徑最精，這次展覽會，主辦的一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單單爲了佈置會場就花了一百萬美金，這錢當然不是白花的。展覽會最主要的任務並非爲了教育，而是爲了宣傳和廣告。宣傳和廣告的目的則在做生意。看展覽會的並非像我們中國多半由學生捧場。到這兒來看的多半是與工業有關的人。全美國的製造工業，由最大的如「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 到西南偏遠州縣幾十個人的小工廠都派有代表參加，有的甚至由各該公司的總經理，總工程師親自出馬。這些人來參觀，一方面看，一方面比較研究，看到合用的機器就買。結果這展覽會差不多等於一個競賽會。每家工作母機和工具製造公司儘量地把自己的優點表現出來，好招徠主顧，而買主也正好一家家看、問、比較、研究、找出最合他理想的機器。譬如說買一架磨床，你可去大大小小幾十家製造磨床公司的展覽地點去看，精他們把最好的機器拿出來表演，並把你的需要告訴他們聽。等到跑過一遍以後，你心目中自然有了一個數目。

這個展覽會，不但美國自己的工業界有代表來看，其他國家也有代表來參加。例如法國，有家公司就派兩個工程師特地由巴黎趕來。在會場中可以看到各國來的人。印度，亞拉伯，墨西哥，比利時，尤其南美國家的代表特別多。實際上也難怪，近年來只有南美洲國家和美國做的生意比較多。我們中國自然也有不少的人來參觀。然而多半停頓在「看」和「問」的階段，「買」的似乎很少。參加的總數據估計，十日內至少不下十五萬人。芝加哥幾家較大的旅館都給擠滿了遊客，來的聽他們滿口談機器，不問可知是來參觀展覽會的人。

「美國機械工具製造家協會」花了一百萬美金佈置會場，花了更多的錢把機器從各地運來芝加哥，(有的機器重到幾十噸)舉辦了這次展覽會，有什麼收穫沒有？有的！主辦的人會咧了嘴告訴你：僅僅在這展覽的十天裏，參加展覽的二百九十五家公司，就做了約三萬萬美金的生意！

——九月廿八日于美國威靈頓。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重陽風雨！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天氣進入深秋，桂雲山  
的紅葉，散着燦爛的  
秋光。斜風細雨，又是  
重陽秋色。國民黨的內  
部波瀾，隨着這次指導  
選舉而擴大。一次風波  
，顯露着一次深刻的內  
部矛盾。百孔千瘡，內  
憂外患的政治當局，真  
有點風雨飄搖之感了！

國民黨選指導提  
名制度，本來是逼出  
來的。此事動機有內  
在的與外在的兩端。先  
既外在的。三黨共同行  
動，國民黨搭上民青這  
兩個沒有黨架的空架子  
政黨，來換一個「行憲  
」之局。無論如何，國  
民黨不能違棄他們。青  
年黨某要在中央日報  
座談會上說的好：「如  
果這次大選，沒有民青  
兩黨人員大體參加，現  
政權如何對外交代下  
去！惟其如此，才「吃  
定了你」，硬要國民黨  
「護航」，保障他們出  
來。如果依法選舉，自  
由報名，以提名方式出  
馬，自有他們的份兒  
，是聰明的國民黨當

局，便想出來這控制黨  
員競選，「督選由地方  
黨部推出，省級加具意  
見，報中央圈定」的辦  
法來了。加之黨內黨團  
雖然合併，而勢力之分  
野如故。黨團工作，員  
和他們所樂於支持的人  
，如果各奔乾坤，自道  
分裂，也不好收拾。再  
說黨內的自由開明份子  
，和各地地方負責的同志  
，最利於公開競選。  
這些人到中央一切，未  
必無條件的遷就，將來  
有事之時，不易控制，  
只有以指導選舉的方法  
，申之以黨紀，費之以  
大義，才能限制這些極  
力不出門！這是在內的  
要求。有此兩端，這個  
指導選舉的老調，便重  
顯起來。

這幾天，各種選舉  
會報，均已結束，名單  
多已送到中央。已經知  
道的有蘇、皖、浙、廣  
，川、貴省。打照省級所  
選的名單看，大多是黨  
工、團工、和省府有關  
的人選。江蘇省，在  
鎮江兩的內，好幾縣的  
國大代表，與好幾縣的

立委候選人，其應支持  
的，多係兩人並列，送  
到中央來。安徽的國大  
候選人，在省方是這樣  
的分配：鞏訓出列的第  
一位，青年團次之，黨  
方佔的最少。南京市更  
是全部「黨官」，現在  
市內黨員候選人已公開  
上啓了。

這些落第舉子，都  
要大鬧一番。在十月廿  
一、廿二兩日，國民黨  
中央，已接見了幾批請  
願者了。參政員和黨政  
實施指導會的一筆，鬧  
到中央黨部。正巧指導  
會報正在舉行，只好不  
終席而散。上屆國大八  
表們埋怨着說：「現在  
用不着我們了！」本來  
國大已開，憲法已舉手  
通過，選用的着嗎？

目前南京市國民黨內  
對此一波波，正方與未  
艾。聰明的，上齊總裁  
，請變更選舉辦法。強  
硬的，揭發回家自由競  
選，拚一制裁，選出來  
的軍人集團，更整  
色俱厲，力爭選舉的比  
例。但權衡官之，卻是  
以取決於國民黨為惟一

途徑，「那落兒  
專足」，真不知四萬萬  
阿斗們，將來「那落兒  
發付他」！

首都的輿論，反統  
制持凶的要算新中華日  
報支持者孫慕迪。他在  
去年國會中，擁有聯  
誼社聲譽，對中央統制  
一派，頗表異議，今年  
又在京市競選，自然是  
決定的失敗了。這種反  
統制的議論，漸漸有力  
，連陳立夫對請願代表  
們都說「開選的辦法欠  
妥」，讓過於「上面」。  
如果黨當局不整肅付  
，可能鬧一次分裂！

重慶天南京政治團  
內的人，的確為獨立特  
報告所興奮。這位先生  
來南京，頗受當局的特  
別優禮，發表了許多高  
見。京中盛傳借款可容  
對手，有四億元的實物  
已可撥付之說。據說是  
王世杰外交手腕的成功  
，因此對前途的悲觀已  
漸減少！但逼人的烽火  
，與不可抑止的物價，  
如何可以樂觀？皖中巢  
湖一帶，為南京物資的  
補給區域，本月以來，  
切城兩失兩得，城內一  
好窩財，殘害甚烈。湖  
失等時，殘害甚烈。湖  
湖圍堵的糧打，似乎好  
多建有一解放政權，  
這對南京是威脅之極的  
！東北的戰事，陳辭修  
到後未能深研全局，只  
以保瀋陽為急務，把權  
一的精兵第一軍調來四  
平營，長春的外圍戰因  
據點才紛紛放棄。聽說  
孫立人將軍，在陳去東  
北的時候，曾想自地面  
反攻無謂的選舉而增加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時，當地老百姓發了  
一筆武器財，這次竟裝  
偷了陳贊。  
豫西戰場國軍的人  
數，只有陳贊的三分之  
一，所以處處挨打。陳  
贊「吃」了幾次，在豫  
西「表演」了幾次，最  
成功的是九月十四日的  
寶豐之役與十七日的陝  
州之役。寶豐和陝州的  
戰鬥，不屬於李鐵軍的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所以真正「忠黨愛國  
」之士，也當搖頭太息  
而莫可如何！擬說前兩  
天蔣XX和江西的角餘  
，在馬群與吃飯，狂飲  
正醉。酒後感慨地說：  
一到中央來，總綁住手  
腳，無從展佈；人專磨  
擦，明爭暗鬥，消失了  
工作力量；機構重疊，  
各有背景，無法裁併，  
還不如到各省去做縣長  
，能為人民服務之有用  
！「這個有勇氣與熱忱  
，而又有城府的熟練之  
人物，還這樣牢騷，真  
令人不解！究竟中國政  
治的病源在那裏？從競  
選糾紛看國民黨，從國  
民黨看中國政運，真  
真是「蒼生風雨」呵！  
(十月二十五日)

# 陳賡南渡與陝豫局勢

## 鄧一成

(觀察陝豫通信)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四時  
，大雨初晴的一個拂曉  
，一百多隻木船，分成  
三路，像三支箭似地  
，射向勞河奔騰的渡口  
——狂口。

陳贊的南渡，河南  
的軍事當局不是不知道  
。可是知道也沒有辦法  
，那時山東局勢正膠着  
，劉伯承又做一柄利刃

向心腹地帶刺，所以  
便宜了陳贊。在他們兩  
人的初期，就是頭五天  
，武裝隊伍過來的只有  
五六千人，其餘都是利  
用水葫蘆渡江的徒手隊  
伍，並擊官一過江來變  
「吃」了幾次，在豫  
西「表演」了幾次，最  
成功的是九月十四日的  
寶豐之役與十七日的陝  
州之役。寶豐和陝州的  
戰鬥，不屬於李鐵軍的

指導系統，而屬於胡宗  
南指揮。陳贊首先獨立  
了陝州，僅留了數十人  
監視陝州，開始「吃」  
了陳贊。胡宗南派了三個  
人接援，可是在國都以  
西的地區，就被截擊，  
無法增援。魏安衛於陝  
州的圍困，使得國軍不  
得不放棄任何增援的希  
望。寶豐陝州二次戰鬥  
的結果，就是這次陳贊

雙湖勝地奇戰的本錢。陳之戰，國軍的折損相當可觀。青年軍第二〇六師第二旅的少將旅長，第三團的少將團長，還有很多的校尉級軍官被俘，第十五師旅長譚某被俘後，又脫險歸來。軍武器的損失，使陳軍對於嘗試洛陽的攻城戰。

另外一次大損失，就是第十五師武廷驥部於九月出擊鐵門的失敗。這次的挫折，使韓均每日十里，的漢度沿鐵路向洛陽運道。第十五師潰敗的原因，人官各殊，但一致的結論認為武廷驥本人不願負責這次戰敗的責任，因為出擊鐵門在戰略上犯了很嚴重的錯誤，而武本人曾反對此次出擊。陳曾官譚西只有一個李楚瀛的第三師是可以打的部隊，準備與之一決雌雄。正當第三師取了洛寧之後，陳軍已完備了「一決雌雄」的準備。洛寧的隊伍先期撤到外圍，就在九月四日至七日，在韓城與洛寧間打了一次硬仗，結果是猛攻洛陽。到現在，一般人對他們攻洛陽的企圖有種種看法。其中有一說較為新穎，就是說陳軍在洛陽的物資採辦為數極多，尤以棉

花，棉衣二種為最，搬運不及。這次集中了三萬人，對洛陽採取包圍形勢，一方面固在試探國軍實力，想撈點好處，另一方面，他在東起狂口，西迄官報的各港口發動民佚，日來的將物資搬運過河，國軍正忙於應付他們的攻城戰，空軍也無暇去作阻撓的行動，所以有人說這是試探性的掩護進攻。另有一說，是說陳軍的行動在於聲援南下的陳毅。本來在鄭州開封間的機動部隊，可以用來對付陳毅，可是為了拯救洛陽的危局，不得不又投擲十個團的兵力在豫西戰場。據說陳軍曾表示漢西匪軍不足為慮，兩個精銳的整編師就可以對付，可是現在五萬左右的國軍在豫西了。

陝北的軍形勢，仍為外人關心，但是可以說沒有一家特報對這邊局勢有過報導。胡宗南封鎖消息之機密，也是全國各個地方所不及。攻佔延安表面上是胡宗南的傑作，實際上是他的一大累贅。國軍被圍在陝北的，達八個整編師，十萬人左右。可是現在除了延安與榆林，據點外，其餘各地，莫不在風雨飄搖中。

就與西安為險的關中區，也不能確保。延安榆林的公路，除首尾外，全在彭德懷控制中。現在蕭縣、米脂、綏德、吳堡、清澗、瓦窯一帶是在彭德懷直接控制之下。王震擁有陳毅四河底，從未離開過延安六十里。據說胡將軍抵延時，王震廣播器竟詳細地報告胡將軍的行蹤。在韓城邵陽及關中區一帶活動的是王世泰部，由西陝西的莊鳳又落入他們手中。十月十一日清澗之戰，是國軍吃虧最大的一次。第七十六師，是胡宗南的基本隊伍，王震以三個旅的兵力在清澗延川延長三角地帶中，截擊了這支國軍。師長廖昂（四川資中人）及旅長一員團長二員司令部的幾個團長，都沒有能突出重圍，陝北局勢面臨收復延安以來最嚴重階級。國軍縮短防線的結果，使彭德懷，王震對陝西部的壓力加大，即中西部的軍事當局不宜佈散說，可是他們內心中，的成備，是很強烈的。本來西安市的糧食是由市政府強迫評價以糶粉粉絕跡。胡宗南就表示：評價倒可以，等到西安萬一有了情況老百姓沒有糧食，這就以市

政府是開了！蘇得市政府馬上取價評價，改為臨時，胡宗南又令市政府轉知市民每人必須準備三月之糧，以防萬一。西安的城防也在加強，老百姓們搬運了一百多萬元，這一切都表示陝北的「土匪」並未肅清，即使封鎖消息到天衣無縫老百姓還是清楚得很。因為官方的謊話更為轉感。據延安傳來的消息：「匪黨的中央機關在臨縣與葭縣二處，毛澤東，周恩來，陳伯濤駐紮葭縣之雙塔村，彭德懷之指揮部在陝境之葭縣」。由此可證明他們並不是一再所傳的到了佳木斯，而仍在陝北，晉北地區。他們不曾忘掉這一塊經營十餘年的老家。現在國軍對於陝北補充兵員也存有戒心，對於來降的難民也不敢利用。

陝南的局勢好似和緩了些，可是有兩個三角地帶，他們從來離不開。一個是關中，關風，饒南之間的地區，另一個就是三秦司，朱陽關，山陽之間。據有資格人士判斷，陝西，陝南的這兩股，短期內可能合流向川陝鄂邊境移動，而想在川陝鄂之間，取得一個較長久的就食之地，因為陝西的物資爭奪戰將告一結束，幸先念的殘餘部隊在川陝鄂地區覓食的並不是少數。

陳軍這次在陝北的騷擾，是一本萬利。物實到了手，運不完的棉花在洛寧蘇氏一帶，出了不少。價錢又有市價的十分之一。武器補了兩萬多支步槍（大部份是國隊的），還有不少的野炮和機關，八（十月二十三日西安）

（上接二十頁）這就是說處在一個鄙視世俗生活的地位，使我們很好地觀察他，而對於世人一切所喜愛的總覺得是外行的奢異。我絕對與一般以小說一虎一你而毫無理想的文人斷絕往來。我不讓一個訪員記者進我的門。我儘可能的嚴禁禁止人們搞我的個人與我的生活。所有發表在巴黎各報道類的記載，都是假的。我這讓人們談我的書。我已兩次拒絕勳章的頒贈了。去年我又拒了入法國學士院。這些是為的免除一切人事牽連與情人恩義而得到自由。是為的得到與世無掛無慮，專心工作。不錯，我曾答覆過巴斯姆塞夫小姐（Marie Bash Kirebit）的來信，但我從沒有看見她的面。她給我寫信說可見到我。但我已去了非洲，我答覆她說這個通信已經夠了。她已死了。自此，在我並不認識的她，她母親告訴我她還寫了好幾封信寄給我的，我從沒願意去取閱這些封信，雖然有向我不斷的懇求要我取閱。我差不多完全生活在這小艇之上，為的是與任何人都沒有交往。我祇很稀罕地去巴黎，為的是要看其他人的生活，為的是在巴黎各我的非我必要之材料。至於我將我的照片寄給了你，這是因為人們有許多信來催迫我請求我，我就讓人們拿去發賣好了。至於我我自願於人，非也！我為對世人而得到解放，又將有六個月的失眠。你看我們的性情，是很少相同的呢。但我要向你致敬，小姐！讀這三封信最足令人傷感的，是那時的莫泊桑，已到了不能工作的時候了。就在寫這三封信後不久的日子，他下面這幾句話：（Henry Cazalis 即 Jean Luchon）去信中有下面這幾句話：「我絕望是完了。我共至於已到昏迷的境界了。我患了腦筋軟化了。牠來自我用鹽水洗我鼻腔之時。在我腦中起了一種新的發聲作用。這是死亡快到了，我是瘋了！」再見吧！朋友，你不能再見我了！在一八九二年一月二日莫泊桑有自殺的企圖。九日，被送入蒲耶士（Blanche）醫生的瘋人院。十八日便死於獄中。可惜阿佳小姐的照相中，明瞭他許多不易得知的性格與史料。（自巴黎寄）

# 記劉伯承南下中的安徽黨政軍

曼容

(觀察合肥通信)

安徽的黨政軍在抗戰時是一元化，由現任李主席擔當大權，當然沒有什麼變動。抗戰勝利後，中央實行各省黨政軍分治，於是劉伯承南下任省黨部主任委員，省主席還是李品仙，軍事方面，李品仙雖然還兼任了全省保安司令，那確是有名無實的三個保衛，真正的軍事大權，完全在第八級靖國司令官夏威手裏。劉真知是安徽人，抗戰時期，曾一度主持過安徽政務，後來因為與李不和去職，這一次捲土重來，表面上那部與省府是好好的。可是內心裏誰也不滿意誰，黨部說省府胡搞，省府說黨部胡搞，大糾紛雖然沒有，小磨擦數見不鮮。今年七月劉真知去世，在李品仙心中，以為卸去了一件心事。那知事實與理想，往往背道而馳，偏偏不湊巧，中央又派來了一個陳訪先。陳也是安徽人，是劉李派中的勁旅。死了一個劉三，又來了一個李四，對於李品仙確是一件傷心

的小輪同民船，完全被省府封鎖。公路方面，公路局的圍困，僅僅是「監視期間」，軍運線索，無事可提，諸黨公盟，幾個大字，省黨部在這種情況下，祇有聽天由命了。但是省府各機關的文卷，職員，眷族，四日上午統統搬上了車船，整裝待發。省級如此，縣級不用說，往往兵臨城下，縣府總是安然撤退，黨部大都是倉惶出走，這是安徽黨政分枝的尖銳寫照。

國防部命令指揮全皖城防的，是第八級靖國司令官夏威。夏係廣西人，雖然與李同鄉，但是自北伐一直到現在，心中總是有層隔閡。夏威於二日下午到合肥，僅僅帶了一個警衛營。三日同四日上午，也沒有來一兵一卒，當時距離合肥五十華里的雷軍攻陷，這是給合肥一個很大的威脅。李品仙挺不住氣，手令省府各機關疏散職員眷屬，搬運文卷。這個消息，給夏威知道了，與李潭直接指揮。張興夏到

也相安無事。四十六、四十八、第七師，都是廣西部隊，當然沒有什麼話說，祇有八十八師是湖南部隊，師長張世光，表面上接受夏威指揮，心中就有不悅。這一次八十八師又旅，在六安的一家店地方。因為孤軍深入，被共軍四個旅包圍，打了一晝夜，結果被打垮了兩個團，於是怨言更多。張師長說夏威沒有給他的部隊休息的機會，就閉關前方，又不派援部隊，今其孤軍深入，夏威說「兵貴神速」，不得不知此。現在八十八師完全駐在六合交界的雙河一帶，接兵不動，實際上收容，整訓，實際是「相安不理」。屆候中央解決。

舒城失守後，保安第一團突圍退到了花子崗，有一部五六十個人，被打散了，由小路預備逃回合肥，恰巧遇到了八十八師的搜索部隊，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並且把他們全部繳了械，用麻袋帶一個聯一個綁起來，喊了一聲「

，如一匹脫了羈的野馬，瘋狂奔騰。今日頭條米每担已漲到四十萬大元。長市新聞界，紛紛撰文指責，老百姓怨聲沸騰。田糧處為得想，要對新聞界的嘴，昨又草出了一道「糖菓」一針，說新聞界生活清苦，應予以「平價米」優待，並草訂章程，定下月開始實施。為得加強感情上的聯繫，並定於日內招待新聞界。

記者為新聞界一份子，生活雖窮苦，對省田處如此德政，固至誠感謝。但是當前嚴重的糧價狂漲，恐怕已不遜新聞界一轍，而是整個湖南三千萬同胞共同感受的一個大威脅。我不希望政府當局單獨的對新聞界有所救濟，而是救救整個生活在苦難中的湖南同胞。現在寒冬驟降，沒有衣服穿，又怎麼能夠再還有飯吃！

(十月十四日野自長沙)

散軍心，影響民衆。李潭沒有辦法，於是又把「原令追回」。後來六安舒城相繼為國軍克復，白崇禧張厲生給李主席來了兩次電報，表示中輟開訊欣慰，語多慰勉。這個消息，為省府新聞處所辦的政聞新聞社發出來，在李扶持下的公正報更大吹大擂，在該報九月廿五日四版上，用特號字標題，標了「李主席殊榮」的五個大字做第一條。第二天李主席看見了，一方面以為肉麻，一方面未免給夏威的面子上不好，以免再生誤會。即刻把新聞處處長找去，嚴訓一頓，想挽回辦法。於是李潭出了一個主意，要動合肥人民職工團體向夏威致敬。第二天公正報又在同版同地位的報上，標了一個「萬民崇敬夏將軍」。

夏威指揮全皖作戰的，計有第七、四十六、四十八、七十四師是負責合肥城防，由保安副司令兼城防司令張洲潭直接指揮。張興夏到

向後轉」，「坐下」，就在這時三面槍聲齊發，除了一個倖免外，其餘的五十個，就在一聲「媽」的喊叫下，親開了人世，作了搜索部隊的戰果。這一幕慘絕人寰的悲劇，現在已把八十八師軍事的一個副團長同四個排長拘押起來，現在各方選派員偵察，後事如何，未可預測。

十月十三日，城防司令部，帶了夏司令官的手令，嚴禁散兵游勇進城，這在表面上是很堂皇，實際這就是禁止八十八師的潰退部隊進城，以免觸廣部發生衝突。

(上接十大頁)  
為恐怕法幣貶值，早已把它拉來購買實物了。第一批是在商務印書館買了中學生文庫五十部，及其他方面的教科書，共約法幣五億元。第二次是以八五折，每兩二百零四萬元，向建設廳購得黃金三百兩，刻正以其剩餘款項收買谷米中。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訂  
本刊銷行二萬三千份  
封面 三萬六千元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1/4面 一百萬元

糖菓政策  
田糧處  
糧食因開禁的影響

# 湘糧開禁重禁前後詳記

胡人章

(觀察長沙通信)

## 開禁前後

把中國搞成如秋海棠葉的畫角上，湖南雖佔一個角落，但因土地肥沃，糧產豐富，就登了這片蔥綠可愛的葉子。在歷史上，稱為「糧庫」。稻子年可二熟，主產於環洞庭湖與湘江各流域，尤以湘江流域所產最多，除本糧自給外，尚有大量輸出，所謂：「湖南熟，天下足」。近年來雖然遭了一場大火(長沙大火)，四次會戰(湖北會戰)，數年淪陷(岳陽長沙先後淪陷)，但都從艱苦中掙扎過來了。不料勝利以後，反帶來一個空前的大飢荒；去年衡陽，零陵等縣老百姓吃草根，樹皮，觀音土，老弱死於溝壑，壯者流淚四方。後來，雖然在洋先們的施捨下，從麥粉，澱粉，醃頭裏救活了性命，但到今天，滿望豐收可以得到休養生息，但想不到這已經患者嚴重的貧血症脆弱的人，又遭到了重禁糧的抽血。那就是湘糧的開禁。

開禁的廣東是一個貧乏的廣東，大戰之後，缺糧問題也為嚴重。即平津運糧各地，糧價亦漲得驚人，都期待外債接濟。獨湖南糧食便宜，誰又不希望打開這個倉庫之門？古八曰：「河內內，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何況，現在更有一般投機份子，米蛙虫在打主意。於是，這糧庫之門終於打開了。

七月十六日，省府開了一次會議，會中主要的課題是討論糧食開禁。提議人是省參議員王鳳山、陳雲章、王力航等，理由是：本年糧食豐收，儘可靠估計，正糧可達一億五千餘萬石(常年收成正糧為數約一億二千餘萬石)，雜糧為二千八百餘萬石，而本省每年實際需糧一億一千五百餘石，照此比例，尚餘三千餘萬石。由此推定，本省糧食自餘尚餘，再

加上去年庫存糧，當然是有餘的。再就運輸力量而言，每月運出省境糧食，最多決不致超過五十萬石(指米而言)。以這個數目計算，湘糧的開禁，可以救濟廣東糧荒，於粵省有益，可以提商糧價，於本省農民有益，這還有百利而無一害，何樂不為？於是這一場會議，就像一個輪匙，打開了這封閉已久的大門。

## 一個謎

糧食開禁，像黃河漲口，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一時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有說省參議員XXX，夥同商賈某某田糧長及某某把守卡卡的稽查官牛登記中走私，大批外運；XXX參議員又利用了XXX公司的招牌，XXX參議員也打出了一中X公司的幌子，在上海廣州各大碼頭，設置行託，專營糧食生意。在這種情形下，自七

同想出了這個「開禁」的妙計。一件事情的決定，當然亦不是這樣簡單，何況這是影響到本省全體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所以有人說，他們這個計的決定，是首先與常務的幾個黨團商量一番。這「開禁」的高見，又不知怎的在政界議員王鳳山等手裏起了變化，於是又與省田處及幾個有關機關商量，決定在每石出境糧內抽收五千元，米一萬元，定名曰「復員教育捐獻」，好像抽利得稅一樣，以便協助湖南教育復員云云。所以這種重要一個問題，祇在會中討論到一個過頭，就順利而愉快的通過了。

為了要徵收復員教育捐獻，七月二十一日，於長沙市成立了一個「谷米外運登記處」，並於塔橋、湘輪、豐林潭、岳陽城隍廟、寧馨

## 暫停登記

。頭糧米由每石一十二萬，進而至一十四萬，一十六萬……到了九月中旬，已經賣到二十五萬。升斗小民，簡直就無法生活。以長沙一地而論，因為租房子是地而論，極普通的房子，要每月石米一兩的租金，并且租得來三月乃至半年以上的租額，一個小公務員，每月俸拿不到六七千元的薪津，體是把它住房呢？吃飯吃了因此，房屋的糾紛，也嘩運而生，一天增多一天。最可憐的是當時一般外縣來長沙讀書的中學生，學校裏規定有幾項費用必須繳納食米，米但一天一萬元，而帶來的錢有限，無法繳費了。甚至有少數學校，眼見米價一天天在漲，故意延遲收費，坐收米價高漲的利益。因此九月二十日下午，王主席下令省田處即院飭長沙外運登記處暫停登記，并一面召集省參議員請公及有關大員開會商討。可是這風聲不知被誰走漏當省田處還沒有將執行暫停登記的命令全院到齊時，二十日早晨，上午，登記處搬進了門似的一共登記了米五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四斗，谷二

月二十一日開始登記，截至九月二十日止，登記處共收入教育復員捐獻二十九億六千一百六十一萬零五百元(岳陽及其他各地登記不收在此限)。以米每石收捐獻一萬元計算，則共收捐獻出口米二十九萬六千一百六十一市石零五升。可是，在那時天本市十數家報紙的記載，最少數目的，卻是在一百萬石以上了。即僅以一百萬石計算，那麼還有七十幾萬石米那裏去了呢？它又是如何離開湖南的呢？這就是一個不可解的謎了。







# 新近在巴黎發現的莫泊桑寫給一位美女的三封信

## 封信

孝隱 女士 凌 卓

莫泊桑的遺著，片紙隻字，都被人們搜羅印盡；原文譯文，如滿書肆，流行世間了。不料最近又在巴黎發現了他從未刊行同世的三封信。我現在將這三封信用方塊字譯出來，請雅坐飛機去遊歷中國。這是她第一次在峴崙山下與神英樂的見面。

這三封信是莫泊桑寫給一個於齡美女的。但是並非情書。而且，我讀是三封憐情之書。雖然這位女郎是十十分情的。

這位多情的美女名叫阿佳 (Ora)，是俄國一位貴族。當一八九一年十月之初，這個貴族家庭移住在法國南海岸之濱以風和日麗冬亦如春著名的尼斯 (Nice)。在尼斯城中最幽雅的地帶選住了一箇村莊名叫細雷爾斯 (Ciment) 村。

的個人的嗜好，最後坦白地說明她願意與他，想和他見面。  
不料她這封信發出之後，就聽上這番男子的莫泊桑的一個大釘子。莫泊桑給他簡單明瞭地回丁下面的一封信：

「小姐：

凡你所關於我私人生活的這些細節，都很容易答覆給你。你的來信是如此的好玩而特別，實使我情不自禁地來給你作此答覆。  
第一件，我的照片付來了，這是去年我在尼斯照的。我現年四十一歲。但據你的年齡，就相差很遠呢！你既然已經告訴我你的年齡。  
關於你所好奇想要知道的其他部份，他們也應送到你的目前了。

我八天以後再回佳城 (Cannes) 去。(筆者按：佳城是另一名城，離尼斯甚近。) 我將在那裏過冬。住在格新路 (Route de Grasse) 畢才屋 (Chalet de Hiseo)。  
我的小姐「真友」現在安抵埠 (Antibes) 港中等我。

小姐！我給你驚奇而眩惑的敬禮！

莫泊桑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八日於巴黎。  
這封信不容氣而且帶著諷刺語調的信，一見已知是一個閉門羹了，但可愛的或可憐的阿佳小姐以為還不足於對他所寄那張照片，看得太神了，又發生了誤會。於是又給他去了第二封信。莫泊桑又給她答覆第二信，給她一大篇教訓：

「小姐：

我看你大為我的信所激刺了。我首先該說的，我若是傷了你，我向你深表歉意，對不住你。

在這人世上，我有什麼理由想你不是是一個像少女一般的少女。我一點也不知道你的。我原先以為你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和我來開玩笑。

至於我的照片，我是允許她展覽，實實的。我寄你的那張，等於我寄給許多如同你不認識我的人們一樣。你該承認，那多半還是為的一種禮貌。你來信所說的實在太好玩了。

我說我是不羨慕我的身世的。但在社會上，如遇了需要說明我的身世之時，我就不隱藏我的個人。為什麼要隱藏我呢？

我儘可能的約束我自己。我立定在一個環境之中，聽候他人一切。

那裏絲毫也無關於個人之私。我從沒有想過你會來遇見我。我們是永不會有一天面對面的。  
我想你是來戲弄我的，如同其他的人一樣鬧着好玩的，我想是永不會使你認識我的。  
我總是想把各方面弄個明白，免得有含糊的光景。我一生決沒有含糊的事，我甚至想沒有人不如我一樣不要含糊。但我尤其是一個旁觀者。凡是我覺得好玩的，我傾研究他。凡是我覺得沒有意義的，我就很體面地避開他。

還不是很正當很有禮的品行麼？  
那麼，小姐！不要生氣吧。  
我給你致懇動的敬禮。若是我們永無會晤之日，請我許可在這幾張紙了你的紙片上，請我簡單的姓名，如同人們要給一個不知的傾慕者一樣。我如此的要過許多我的名姓在我的背上，給所有請我署名而我不知是為誰何娶的。

莫泊桑

自然，阿佳小姐得了這信以後，還是不服氣地給她草相思的傾慕者再去寫信。糟了！這一次的去信，生了一個大反響，莫泊桑給她回了一封最後的信。從此，她再也不能與他通信了。這封最後通信是這樣的：

「小姐：

這封信，是你最後一次接到我的信了。  
我懂得了：我們彼此相隔各在另一個世界；而一經不明白一個用全力的工作與現代學術而又絕對監視一切社會與生活的無意識的事的人。

你寄給我的那本同事簿，在我覺得是一篇荒謬的發現！我保存我的生活秘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我是一個覺悟者，是一個避世者，是一個野人。

我努力工作，如此而已。我的生活如此之飄蕩，是為的要得到完全的離棄而棄之。往往有整整幾個月，祇有我母親一個人知道我的實際之所在。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實際之所在。我為一個事端，為一個懸念，住往巴黎，因為我最喜科學，我與幾個學者往來。與我幾個我所欣賞的美術家談論談論。與幾個婦女們做做朋友。這些婦女或者是社會上最聰明的人，但是與我有同一意趣的人。(下接十六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兩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特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本刊暫時不收讀者捐款

讀者先生：今日讀到大作評述立特報告一文，句句都是我們有良心的中國人所要說的話。站在中國人民立場，謹向先生致歉。不過我們一覽青年讀者對先生的恐怖環境，時時掛念，千萬希冀先生為國珍重。

關於貴刊的經濟困難以及白報紙問題，我有兩個建議：第一、因為貴刊絕無政治背景，純係一個民營刊物，一切困難，應由讀者共同來分擔，所以我主張由讀者自由捐購，以加強貴刊的經濟力量；不過無論捐購多少，決不可干涉貴刊的言論。第二、可否在香港出版空版，就在香港發售，或可減少紙老皮的威脅。我是小職員，願由銀行匯付十萬元，以資救濟。

贈人 十月廿八日 香港

讀者按：贈人先生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但是我們暫時不欲接受讀者的捐款。還有兩個理由。第一、本刊經濟情形尚未達到要向讀者呼籲的階段，我們願意先由我們自己來努力解決。第二、這一年來，我們已深受讀者的愛護，假如沒有讀者的支持，本刊不會發展到像現在這種地步，因此我們不欲另外再加讀者的責任。萬一將來我們必須向讀者呼籲捐助時，到那時再請讀者支持。

對於贈先生的十萬元捐助，我們決定辭謝。但因港匯匯兌不便，所以他這十萬元，我們即以之轉在他的訂戶名下，作為他的訂費。（編者）

### 一封信

讀者先生：恕我寫信不署名。我的名字當然不怕先生知道。只因如寫上名字，縱然於我無損，也許對先生有所不利，至少恐使此信失去意義。我們雖然從未相識，也許見過面而未交談，但是我的名字，先生當然是知道的。我的名字本來未嘗不可見于「觀察」封面下那一堆雜種人名字之中。所以未具，顯然只因過去尚未相識，與有所避忌之故。

其實我給先生寫信，現在已非第一次。檢記前年寫「客觀」在東慶出版時，讀後因感到非常喜歡，並因向感中國社會過於冷淡，彼此漠不相關，對於作惡者既無視無睹，對於作善什麼好事者，也毫不理會，因此即寫一短信對先生表示欣佩。不知怎的，當時信寫好封好之後，竟抽屜抽屜之中，未即發出。後來南北奔走，時候與會一過，此信遂未發寄；至今恐仍存重慶存物之中，將來也許仍有看見之一日。寫信而不發，雖仍由于中國社會的冷淡習慣，但今日却自覺曾有此信，尚不失為知人。

以後我也漸漸曉得先生乃是我熱人的熟人了。「觀察」在還刊後，我以奔走平京，差也時時不著。（以前只買有戴文英先生文章的，後來連有他的文章的也不買了。對於論政治的文字，一向不甚感覺興趣。）最近乃聽人稱道先生之教言，及一觀察通信一欄最為特色，為人所愛讀。偶然也買了兩期看看。今日買到三卷九期，讀到大作，實在感到無上的欣悅，秋佩與同情。看到有的地方，直感到已在肚內落淚。因此鑑於一切，立寫此信，竟作瑣瑣之談！

也許今日中國最要緊的就是真正非國非共的人如何團結起來，站立起來。也許這種人始終不會有團體團結起來，站立起來；那便只有坐著現在有力的雙方相攻的結果。但也許，無論如何，這種相攻的結果，不會令非國非共的人滿意。因此，我雖不問政治，對於國家前途却不能不感到隱憂，而無可如何。當然，只這一點，也許就可為國共雙方所不容。

國方情形已如大作所說。至於共方，在廬間所作所為，未能親眼看過，也難免未能充分了解，因此也不能斷言其必能成功。也許根據馬克思主義，以及因為打仗的緣故，他們不得不如此。但總覺也許不必非要花這極大的犧牲。如果只為成功，也許或有更好的辦法，或更適合中國國情的辦法可用。

我始終空想，在中國要和平發展并非不可能。但照目前相攻的情形，和平發展或已竟不可能！則我之所想或終落空想而已。雖不甘心，又能如何！

在一九三六以前，世界許多人都感到要有一個一九三六到來，結果一九三六到院是到來過了。現在又多年，又有許多人預。世界要有一個第三次大戰。假使世界上人仍像一九三七或一九三九以前樣子，能知者并非不能有所作為，或不能有及時的作為，則此次預言誠恐仍要必中。

就在世界今日，也未嘗不是好壞兩方面同在發展着。可是每天讀于一般人眼前的（報紙），總是壞的記載為多，就令不說只有道多，這也是似乎未嘗不增加了一般人心的不安，助長了疑懼！

縱然也許可說，很少人有意識地製造大戰，多數人所為只由于成見與恐懼。但照馬克思主義的客觀看法，却也未嘗不可說，許多人所作為是正在製造世界大戰或英蘇之戰。即如所謂國立特（從不知有道與無道）的報告，其客觀的結果，恐亦只有如此！

半年來提提著，現在一件要緊的事是集合世界一切有心有膽的人，以愛因斯坦與羅素為領導，會議一次，切實分門別類地對於許多現實問題，如資源分配，互相了解，在不同主義不同制度下相安共存等事，都得一一個可行的答案。可是在目前情況下，這又如何可能？

這的好處，只論中國，戰禍總以越早結束越好。這就不能不特別希望予一向未染顏色而不善於猜疑之人。

久未若輩，趁爾言長。但望「觀察」可以長存。切希珍重，并候續談，不盛。 隱不具 十月卅日夜 啟平

### 晉南共黨的殘暴

讀者先生：貴刊言論，素為一般讀者愛讀。間或有一兩篇共軍佔領區的通訊，然不若批評國民黨的評論多。現在我於一點關於晉南人民悲慘的消息。自從四月共軍由晉南大軍直撲黑河邊沿，前兩個月沒有人不說共軍軍紀好。但軍事過去，政治來了，嚴管成立，老百姓就受不了了。算老賬，活血債，一幕一幕的演出來。一縣連一縣，一村連一村，天天打死人。人死的慘狀，難以筆述。舉一兩個例：夏縣參議員衛秀生等四人，在民衆會上，先割去一耳，次挖去兩眼，鼻子嘴巴以至於肚子腸子都順序用刀殺死。臨晉馬村王姓老財主，一天打一頓，打下肢不准打上部，把他的家產分光，十數天才把他打死。其他被打死的人很多。以上是虛實三實的辦法。（有實格，有實證，有實據）

晉中中農以下的無知和貧民，雖然當時很滿意分了富人財產，但是今日派派相乘，明日進駐了，有時一個村中可抽去四五十人，都送到豫西，編入正規軍，參加爭城略地的戰爭。現在晉南的老百姓無論貧富，均歸歸，死的死，逃的逃，赤色恐怖已經造成。我懂得共產主義的這層門，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革命，爭取政權，想把統治權玩弄到手。

（下接十八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〇八  
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平寄：五元 掛號：十元  
郵費：六元 掛號：十二元  
郵費：七元 掛號：十四元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加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廣公府甲一號



本期作者

周炳琳等四十八人：北大清華燕  
京三校教授  
董時進：中國農業協會理事長  
韓德培：武漢大學教授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錢龍欣：  
朱自清：清華大學教授

# 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

最近政府突然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負責當局甚至謂將適用「處置後方共黨臨時辦法」加以處理。在民主時代的今天，尤其在政府宣稱積極行憲的前夕，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此事業已引起社會注意，我們站在自由國民的立場誠有不能已於言者。

政府此舉旨在消滅民盟，且不論其直接效果如何，實對民主憲政的前途留下極惡劣的影響。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今政府壓迫民盟之舉，實難免於「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之詭病。充此而言，勢必至於惟依附政府之政黨始能活動，惟願從當局之人士始得自由。一不合作，遂謂之「叛」，稍有批評，遂謂之「亂」，又且從而「戴」之。試問人民的權利何在？人民的自由何在？我們即使不為民盟不平，也不能不為國家前途，為人民安全，感到深切的憂慮。政府如簡捷了當明白宣告不復實行民主憲政，我們即無一句話可說。政府既尚宣稱維護民權保障自由，則我們還願意鄭重進其忠言：對於一個持異見的在野政團如民盟者橫施壓迫，強加摧殘，這是不民主，不合理，而且不智的舉動。

從法理的觀點言，我們更願指出幾點。團體固為各個人所組成，但個人行為却不一定即團體意志的表現。政府所列舉民盟某些份子的若干行為，即使確有其事，也不當影響其所屬團體的合法地位。例如抗戰期內各黨份子或不免有附敵者，我們不應就認該黨為賣國的黨。此其一。團體而被解散，其組成份子之個人絕不應因團體而株連。民盟盟員個人倘無違法行為，絕不應因其身為民盟盟員而有罪。例如目前南京民盟人士之被監視是不當的，所傳強迫民盟份子依限登記是無理的。此其二。人民如有犯法之罪嫌，拘捕必須依法，審訊必須依法。至於政治罪嫌，尤應許其有公開申辯之機會。此乃法治國家之起碼的條件，無待申論。這是說，近來各地層出不窮的「失蹤」事件也都是破壞法治損害國家的現象。此其三。

據上所言，為民主憲政前途計，為人民基本權利保障計，我們願以自由國民的立場，向政府嚴正陳言：（一）對於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一事，應當重作決定；（二）倘民盟竟被解散，其善後各事之處理必須照公平合理之原則，不得稍有蹂躪人權之舉；（三）恢宏氣度，實已容人，總是賢明執政的作風，政府於此尚須多加留意。義之所在，不容誠然，願與全國人士共勉之。

- |     |     |     |     |     |     |     |     |
|-----|-----|-----|-----|-----|-----|-----|-----|
| 周炳琳 | 金岳霖 | 趙紫宸 | 觀頤  | 朱光潛 | 朱自清 | 陳健  | 趙承信 |
| 張雲岩 | 鄭華熾 | 鄧天挺 | 俞平伯 | 許德珩 | 吳之椿 | 邱榕  | 王鏡巖 |
| 林邦彥 | 戴世光 | 孫振鐸 | 鄧以贊 | 楊人梗 | 費翰青 | 雷潔瓊 | 錢偉長 |
| 余冠英 | 胡世祚 | 樊弘  | 容肇祖 | 嚴景耀 | 翁獨健 | 馮至  | 游國恩 |
| 費青  | 任華  | 黃眉  | 鄭昕  | 李廣田 | 孟慶基 | 張龍翔 | 陳振漢 |
| 孫楷第 | 許麟遜 | 沈元  | 曹本潔 | 屠守鏞 | 段學復 | 羅士靈 | 王適明 |

# 我對於政府取締民盟的感想

董時進

民主同盟卒被政府宣佈為非法團體了，這事體原不出人意料，由近月來政府與民盟間的各種事態的發展，許多人已料到早晚將有此一着。政府發言人與民盟發言人的舌戰筆戰已交綏多次，甲方硬說是事實的，乙方硬說不是事實；甲方硬說是證據確鑿，乙方硬說是誣捏捏造。大家只聽到他們吵吵鬧鬧了一陣，忽然神掉了一個，對於詳情真相却是莫名其妙。對於是非曲直，尤難認識清楚。不過我感覺政府這一舉動，固然是給民盟一個打擊，但同時也給了它一種很大的幫助，因為中外報紙的大標題的宣傳以及可能引起的同情，將不是民盟自己以任何其他方法所能贏得的。至於對於政府本身，則此一措施反而可能是損失多於利益。

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主要的理由是說它「勾結共產黨參加叛亂」。要說民盟裏面絕對沒有親共或共黨份子，我不敢担保（但我亦不敢說一定有）。但是民盟的主腦人物如張瀾，梁漱溟，黃炎培，沈鈞儒等幾位老頭子，都是潔身自愛的老讀書人，他們的人格的正直尚廉，都是可以相信，而且值得敬佩的。他們不滿意政府是實情，但如果說他們是共黨，或與共黨勾結，陰謀響應，恐怕不易令人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是反對政府的，不能否認，它因為反對政府而將同類反對政府的共產黨引為同志，（就反對政府一事而言，不必是信仰共產主義），並曾經與之取得聯絡（就總動員以前說），大致也是事實。民盟分子是否有人參加共黨活動，外人自然無從知道，但是我還沒有發現任何真實的證據或理由，能够使我相信民盟這個團體，或民盟的主腦人物確實曾經參加共黨活動。政府因為有若干民盟分子參加共黨活動（假定屬實），即將民盟視為非法，這理由殊不能使大家心服。譬如國民黨也未始沒有參加共產黨的，過去甚至有入參加偽政府，但豈能因此即以認國民黨為非法團體？固然國民黨可以將此類黨員開除，而民盟則沒有這樣辦，但須知在國民黨係為直接對付共敵人，故不能不有此措施，而民盟則係處於第三者地位，其情形自然不同。

我稍知道一點民盟的內容情形，覺得政府把民盟的力量和危險性都估計得太大了。許多人並不是黨員，而政府硬說他們是黨員，許多事未必是民盟所策動的，而政府硬說他們所策動。政府的情報並不見得那麼十分精確，但政府

却根據那些情報去判斷民盟，為民盟宣傳。固然不免冤枉民盟，而同時也太給民盟幫忙了。民盟得到了一些不當的虛名，也受了一些不當的實禍。所有那些防範和取締民盟的舉動，太都是由於太重視民盟而產生的，實際上是毋需的。

為什麼說政府此一措施對於政府自己的影響可能是害多於利？因為一般人對於政府大多恨它腐敗貪污，而認為尙可取的，則是比較上還能給人民一點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團體也還可以存在。人民對於共產黨最害怕的是它的專制，太不給人民自由，黨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使是聰明的，應該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付共黨的短處，那便是利用上述的普遍的心理，使人民感覺在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對黨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動。世人相信美國比蘇聯民主，最好的證明是美國容許華萊士一類的人在國內國外大事咆哮，而蘇聯則無論如何拿不出這樣一個證據來。這樣的事實勝過一切辯解。政府對付共產黨的最優良的武器不是飛機大炮，乃是全國的人心；贏得人心的辦法，一是革除貪污腐敗，一是以事實行動證明政府是民主的，容忍的，而與共產黨作風迥然不同的。如果政府令人感覺它對於幾個手無寸鐵的老頭子所領導的一個黨派尙不能容忍，則他們必致認為這政府更無所取了。這當然是政府的一種損失。

中國的局面弄得這樣僵，前途這樣黯淡，一個大原因是政府及共黨雙方都完全迷信武力，太不重視民心。實則歷來戰事的勝負，概是取決於民心之向背，而不在乎武力之強弱。如其人民對於統治者都存了一個是日易喪，予及汝偕亡之心，則政府未有不倒的。如果人民對於革命者如大旱之望雲霓，則革命未有不成功的。目前的局勢是兩方都不要人民，都在為淵驅魚，所以人民也徬徨不知去向，而戰爭的勝負，因此也難於判明。假定有一方能真心誠意的愛人民，為國家，澈底表示民主大度的精神，並能博得人民的歡心與仰望，則那一方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政府為什麼不採取這樣的策略？

我不相信高壓可以平亂。政府是革命出身的，應記得以前革命黨是如何受壓迫，如何流血，然而革命黨越殺越多，勢力越壓越強。政府應該引其前身的政府為殷鑒，不宜蹈其覆轍。解散一個團體，只能解散其形式，不能解散其精神，甚或反而更堅強其精神。驅逐民盟分子登記，會使得一些縱有說離民盟會

思的人都不肯去登記，因為誰願受人指罵為懦夫，為賣黨求活？高壓可以使地上的活動變為地下的活動，可以使政治方式的鬥爭，變成革命流血的鬥爭，這正是大家所不願有的。

人民對於政府今後如何處置民變分子，當然會密切注意，究竟他們的罪名是實是虛，人民也能辨認幾分。政府萬不可以使人民發生「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感覺，尤其不可使人民認為政府是要一步一步的消滅異己和一切不合作的

# 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

韓德培

談到自由問題，就會令人想起西洋十七十八世紀以來個人主義的思想。因為在政法思想上，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是從近代個人主義的思想中孕育而出的。這種主張的最輝煌的結晶，便是法國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及其憲法。自十九世紀末葉以還，由於社會主義思想的逐漸抬頭，個人主義的思想已受到很嚴重的打擊，於是人們對於所謂個人自由，也便不像往日那樣崇拜若狂，以為神聖不可侵犯了。今天我們雖無須完全恪守傳統的擁護個人自由的主張，但是鑒於當前我國政治社會的險惡重重，人民權利的橫受摧殘，我們對於凡與人民的身體安全及正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種種自由，究不容不予以重視。而在這種種種自由中，首先值得予以注意的便是所謂人身自由或說身體自由。

人身自由可說是人民所應享受的「基本權利」中最基本的一種權利。人身自由如無保障，則其他種種自由如居住、遷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工作等等自由，便都無由行使，無從享受。所以人身自由也可說是上述種種自由中最可寶貴最應予以保障的一種自由。近年國人「保障人權」的呼籲，往往便是因要求保障人身自由而發，或甚至是專指保障人身自由而言。

人身自由之應予保障，近年在一般國民方面，固早已成爲一個共同迫切的要求，就在政府方面，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明白確定的承認。可是不幸在事實上，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仍是層見迭出，屢見不鮮；從種種跡象上看，使人深感這種自由至今仍未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只要翻開報紙看，就可隨時找到不少的例證。至於未經報紙刊載的非法侵害人身自由的事件，想來還更不知有多少。當今朝野人士，常在討論「法治」「憲政」問題。但是假如連這種人身自由——最基本也可說是最起碼的一種自由，都還無保障可言，則所謂「

憲政」問題，恐怕都將不致成爲空談或廢話。

人身自由之有無保障，首先須視法律上之規定爲何如。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顯明而常見的，便是非法的逮捕和拘禁。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第一項曾規定：「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本年元旦公佈十二月廿五日即將實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也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前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人民之逮捕拘禁，本非絕對予以禁止，也沒有理由應該絕對予以禁止。但如要逮捕拘禁，就非「依法律」去做不可；否則便是非法的逮捕拘禁，是非法侵害人身自由。所謂「依法律」云者，分析起來，係含有以下三點的意義：第一須有法定的原因做根據；第二須由法定的機關去執行；第三須依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去執行。關於這三點，在我國現行的刑事訴訟法上，都有很清楚而細密的規定。其中第二和第三兩點，與人身自由的關係尤爲密切，現在就讓我引用一些法律條文的規定，略予說明，藉使與法律條文不常接觸的人知道一個大概。

「憲政」云云，恐怕都將不致成爲空談或廢話。

關於法定的機關一點，照我國刑訴法的規定，無論逮捕或拘禁，通常都必須由法院（指廣義的法院而言，包括檢察官在內）簽發拘票或押票，然後才可執行。詳細一點說，就逮捕而言：雖然現行犯人人得予以逮捕（刑訴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但一般犯罪嫌疑入，如要予以逮捕（即刑訴法上之所謂拘提，在偵查中必須由檢察官簽發拘票，在審判中必須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拘票，然後如交由司法警察（指警察、憲兵等，見刑訴法第二百一十條第一項）或司法警察官（指縣長、市長、警察廳長、憲兵隊長官等，見刑訴法第二百零八條第

知道一個大概。

一項，第二百零九條第一項）去執行（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就拘禁言，情形亦復相似，即對刑事被告經訊問後如認有拘禁（即刑訴法上之所謂羈押）之必要時，也必須在偵查中由檢察官，在審判中由審判長或受命推事簽發押票，然後始交由司法警察去執行（刑訴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可見就逮捕拘禁而言，司法警察或司法警察官，僅有奉命執行或補助執行之權，而並無獨自決定執行之權。前面所舉的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雖係將司法機關與警察機關相提並列，但二者之權限實非完全相同。我們不妨說只有法院或司法機關始有逮捕拘禁的權限。

其次關於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就逮捕言：（一）對於現行犯，雖人人可予逮捕，但無偵查犯罪權限之人（即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以外之人），逮捕現行犯時，於逮捕後，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而接受或逮捕現行犯的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於接受或逮捕後，也應即解送檢察官（刑訴法第九十二條第一第二兩項）。（二）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拘提刑事被告，應用拘票；拘票之內，應記載案由、拘提之理由、應解送之處所等事項；執行拘提時，應以拘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九條）。（三）拘提之後，應即將被告解送指定之處所。被告因拘提或逮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至遲不得過廿四小時。除認其有應羈押之情形外，於訊問畢後，應即釋放（刑訴法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就拘禁言：（一）羈押刑事被告應用押票；押票之內應記載案由、羈押之理由、應羈押之處所等事項；執行羈押時，也應以押票示被告，並應注意被告之身體及名譽（刑訴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第一百零二條第一第二項）。（二）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被告得自備飲食及日用必需物品，並得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投寄籍及其他物件，但押所得監視或檢閱之；如有足致其脫逃或瀆滅、偽造、變造憑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禁止或扣押之。被告非有暴行或逃亡自殺之虞者，不得束縛其身體（刑訴法第一百零五條）。（三）羈押於其原因消滅時，應即撤銷，將被告釋放（刑訴法第一百零七條）。

以上所述逮捕拘禁之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大都是為着防止司法機關於逮捕拘禁時使審判人民的人身自由而設，可說是為着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所設的一些保障。在司法階段下的人身自由，在事實上固不有上述的種種規定便已獲得絕對的保障，此點暫且不論。但近年人民的人身自由之被非法侵害，最使人感覺不滿者，往往並非由於司法機關所為之逮捕拘禁，未盡依上述法定的程序

和方式，而是由於司法機關以外的一些無逮捕拘禁的權限的機關，任意非法地逮捕人民，拘禁人民。關於此點，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中華民國憲法以及提審法中，也都設有種種保障的規定。這些規定，在用語上雖彼此尙略有出入，但其要點可綜合述之如下：

（一）告知原因——逮捕拘禁之機關，應將拘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最近親屬，至遲不得逾廿四小時；本人或其親屬亦得請求為前述之告知（提審法第二條，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二）移送法院——執行逮捕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移送法院審問（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

（三）聲請提審——本人或他人得以書面向逮捕拘禁地之法院或其所隸屬之高等法院聲請提審。法院對提審之聲請認為有理由者，應於廿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發提審票。逮捕拘禁之機關，接到提審票後，應於廿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法院訊問被逮捕拘禁人後，認為不應逮捕拘禁者，應即釋放。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移付檢察官偵查（約法第八條第二項，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提審法第一條第一項，第三條，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

（四）懲罰及賠償——逮捕拘禁機關之公務人員，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上述（一）項所述逮捕拘禁之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或其親屬，或於接到提審票後，不於二十四小時內，將被逮捕拘禁人解送法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勞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提審法第十條），又依中華民國憲法之規定。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之公務員，除依法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向國家請求賠償（憲法第廿四條）。

這些規定，雖然不能謂盡善盡美，但如能順利嚴格地施行起來，其對人身自由所給予之保障，總不能不算強人愈了。誠然在特殊情形之下，例如政府依法施行戒嚴後，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軍事機關的權限可以侵入司法機關的權限範圍之內。但是依戒嚴法的規定，也應視情形而分別論之。遇有戰爭時，戒嚴之宣告，如係經戒嚴法所定之立法程序，即經立法院之議決者（戒嚴法第一條），在戒嚴時期的所謂「接戰地域」內，即「作戰時攻守之地域」內，地方司法事務因須移歸該地最高司令官掌管（戒嚴法第八條），但在所謂「警戒地域」內，即「戰爭時受戰事影響應警戒之地域」內，則司法官僅於處理「有關軍事之事務」時，始應受該地最高司令官之指揮（戒嚴法第七條）。至於因國內遇有非常事變，政府不經立法院之議決而對於某一地域施行戒嚴時

該地域內司法機關之職權，却不得因之而受侵害。惟關於刑事案件，如認為與軍事有關應施行偵查者，該地軍事機關始得會同司法機關辦理之；但偵查後仍應交由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戒嚴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所以我們決不能說一旦宣告戒嚴，在戒嚴時期的戒嚴地域內，司法機關的職權，即全部當然由軍事機關來行使。即以最近行政院於九月二日通過並經國府於九月十六日公佈施行的「後方共產黨處理辦法」而論，雖規定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後方，如不為登記之申請，即應由「當地治安機關一律予以逮捕」，但仍規定「於法定時間內，移送有審判權機關」，依法懲處。此所謂「法定時間」，當不外上述之「二十四小時內」。可見就是對於共產黨員，法律上也未允許治安機關可作無限期的拘禁。由此可知人身自由在法律上的保障，大體上總可算相當周密了。

不幸的是，這種法律上的保障，就近年發生的許多事件看來，在實施時却困難重重，不一而足。本來照法律上的規定，對於非法之逮捕拘禁，本人或他人原可實行正當防衛，加以拒絕（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刑法第廿三條，中華民國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但是那些非法執行逮捕拘禁的人，若非「彪形大漢」，便係「有槍之人」；在這種場合之下，試問如何能希望無拳無勇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實行防衛，加以拒絕？而另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近年那些非法逮捕拘禁人民的事件，常常是以所謂「失蹤」的神秘姿態而出現，當事人一經「失蹤」，便往往杳如黃鶴，不知去向。究竟是那一個機關將那「失蹤」之人逮捕拘禁，根本就無從知道。縱然知道是那一個機關所為，但它也可以矢口否認，認稱不知。報上載過上海某法院，有一次曾以提審票向某軍事機關提審一被捕之人，該機關竟將提審票原封奉還，「頂」回去了。下文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做這樣遺棄逮捕拘禁之機關究竟是那一個機關，都無從而知，如何還談得上以上所說的那些告知原因、移送法院、聲請提審以及懲罰賠償等等呢？直截了當地說，今天人身自由的保障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因為就法律的規定言，法律對於保障人身自由，可謂已盡其能事。今天的真正問題，是如何能使法律上那些保障人身自由的規定，被認真遵守，嚴格施行；是如何能使那些白紙上的黑字，在實際上發生充分保障人身自由的效果。簡單說一句，就是如何能使法律上的保障，變成事實上的保障。

這個問題，涉及政治上教育上以及社會風氣上的種種問題，非此地所能詳細討論。不過有一點可以提出的，就是人身自由（以及其他的種種自由）如要獲得充分有效的保障，除要有法律上的規定而外，最低限度總須政府官吏能了

解自己負有一切守法的責任。這個起碼的了解，是非有不可的。本來談到所謂「法治」問題，最須着眼者就是政府官吏守法與否的問題，而並非人民守法與否的問題。在任何一個政治社會裏面，當然需要大多數的人民願意守法（無論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然後才談得上法治。但如大多數的人民對於統治者所公佈的法律，雖有違法行為，但並非不願遵守，而於違法時一經政府「執法以繩」，便俯首聽命，倉然就範，這種情形對於法治之實行，實在並無妨礙。不但無妨，還可說這正是實行法治之所企求的一大目的。假如要人民個個都不違法，都不做違法行為，這只能求諸理想的大同世界，而不能求諸法治的政治社會。法治這個名詞，就隱隱含有人民可能違法的一個前提在內；唯其如此，統治者才有利用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的必要。所以法治云云，決非含有希望所有的人民個個都不違法之意，而是至少從統治者的眼光來看，應指統治者於人民違法時便藉法律的強制力予以制裁以實行其統治而言。但如僅僅這樣讓人民以守法之責任，而不讓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這種法治，從人民的眼光來看，仍是不平等的，非民主的法治。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本是掌握武力或權力（指軍隊、警察、監獄等等所代表者而言）的唯一合法者。但正如孟德斯鳩所云：「凡是有權力的人便易於濫用其權力」。(tout pouvoir est en danger) 因此，要講求法治，就更須講求對統治者的權力如何用法加以限制，使其僅能在法律的範圍內行使其權力。近代西洋人所講的法治，當初無不從限制皇室或行政機關的權力一點着眼立論，也就是這個道理。上面所說的讓統治者以守法之責任，也並非希望他們絕對不做違法行為，而是要他們於願意守法之外，如有違法行為，一定也讓自己接受法律的嚴格制裁而不由自己任意把法律擱在一邊。倘若我們的政府官吏能有這樣的了解，了解他們並非超乎法律之上，而是和人民一樣，也都負有一個守法的責任，那麼我們談人身自由的保障或「法治」「憲政」等問題，庶幾可不致完全落空，完全無望。

## 本刊傳統

(十月廿二日)

一、祇要無背於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其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并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小康經濟

費孝通

## 敬答吳景超先生對「人性和機器」的批評

前二年的冬天，在昆明青雲街的小茶館裏和費先生圍談，他就提到成都去開手工業討論會，我們接着說了很多關於中國手工業的話。後來張子毅，張華甫兩位先生又參加了我們的談話，說完了添着我把這番話寫下來，由費先生帶到成都去，算是我們共聞的意見。在那裏的討論會中宣讀。後來這篇文字印成了時代評論的小冊，我加上了兩個題目：「人性和機器」。抗戰勝利了，這小冊又在生活書店印了一次，所以頗有流傳。

李隔兩年，我回到北平，整理舊書時，吳景超先生在旁邊，因為我們在這小冊裏提到吳先生工業化的主張，所以把它借給了他。吳先生不久吳先生在經濟評論一卷二十期上發表了一篇「中國手工業的前途」，同時口頭約我作文答覆。因為疏懶，一直拖著沒有寫。在昆明時，馮德明先生也替寫過一篇很長的批評在報紙上發表過，後來聽說在「理論與現實」上又重刊了一次，我也沒有看，想好像欠了一筆債似的。不久以前社會學會開年會，同人們與吳先生和我口頭上討論一次，承蒙大家注意這問題，很熱烈的有一番辯論。後來我又在「手工藝」刊物上讀到了一篇為我抱不平的文章。愈讀愈想說的話也愈多，雖則關於這問題的意見還是沒有出我所寫的那本小冊。在這小冊以前為張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業」（商務）的序，（後來重印在我的「內地農村」裏）。在這裏再重述這些極其高見的論調提出來說說，也許並不是多餘的，因為在這裏的確有幾個有關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問題，值得多加討論，雖則我很明白現在談建設似乎還是不切實際的紙上文筆，但是還早我們還得碰着這些問題的。——是為引。

## 兩種看法的相同和相異處

對於中國今後建設工業可以，同時亦應該，採取的方針，尤其有關鄉村工業應該在全國計劃中占什麼地位和應該是什麼性質等問題上，吳景超先生的看法和我們以往已經發表的看法，有相當的出入，因之會引起了吳先生對於「人性和機器」一書的批評。但是看法雖則有出入，在很多基本出發點上，我覺得我們是相同的。為避免我們的討論流入枝節問題上去，不妨把我們基本相同點先擇舉一提：

一、我們都不滿意於當前的經濟現狀，而且都認為改善的方針必須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

二、「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決不可忽略生產方法的改良」。

三、當我們展望將來時，都願意「使現在的小村莊都可以轉機而為一國工農混合的新社區」。

吳先生的看法和我們有出入的地方可歸成下列幾點：

一、我們不願意在生產方法改良過程中忽略了鄉村手工業的地位，而吳先生則認為「手工業一定是逐漸衰微，而終於消滅」。所以「當機立斷」「手工業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

二、我們認為「生產方法」不但包括「技術」而且包括社會方式。我們亦認為「利用機器時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方式，並不是一定要走西洋（英美）所走過的舊路一成不變的」，因為在西洋的機器文明中「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在現代工業中恢復人和機器以及在利用機器時人和人的正確關係」？吳先生雖則沒有對西洋（英美）資本主義的社會方式說過什麼話，但是對於「近代文明」則認為是有趣而且享受豐富。「近代文明」和「機器工業」都是都市產生的。而都市是自由的天地，「你可以對於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身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吳先生所理想的的就是現代美國的都市生活。他的希望是怎樣使中國也變成像現在的美國一般。

三、在我們考慮怎樣建立人和機器的健全關係中，我們在傳統手工業中看若若干值得保留和發揮的要素，這些要素在我們看來是可以和利用機器並行不悖。這要素就是「手工藝精神」。我們認為在鄉村工業的型式中機器生產和手工藝精神是配合得體的。吳先生也主張分散工業。可是他這樣主張是出於不得已的，怕原子彈的破壞，所以工業不得不逃避下鄉。他接下去覺得還不得已的辦法也有好處，因為可以使農村都市化。這樣，「近代文明也運帶下鄉，也帶給在鄉村中的人民，一種更有趣的生活，更豐富的享受」。

同異之點交代清楚，我可以接下去一說為什麼我們並不能完全同意於吳先生的看法了。

### 問題是怎樣在當前復興工業

我們在「人性和機器」裏第二節開頭就說：「我們並不願意抽象的來比較手工業和機器工業的長短」。所謂「抽象」就是脫離了具體的社會背景的意思。我在社會學年會討論時會說：「如果原子能征服了月球，吳先生和我一同去設計一個建設方案，我相信我們不會有什麼不同的意見的；每個人所想像的天堂離不了樹上長滿葡萄，河裏流着牛乳那一套。可是我們現在要應付的是吳先生描寫在「劫後災黎」一書裏的中國」。

當吳先生國語看到這具體的中國，心裏想着美國的「近代文明」時，他說了：「我們可以斷言，在最近兩三代，我們即使朝野一心，努力於工業化；決不能達到美國的生活水準」。又說：「在兩三代之內，想趕上英美等國家，大約是不可能的」。（見「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觀察三卷三期）。這等於說，要在兩三代裏中國工業做到美國的機器化大約是不可能的了。吳先生一方面說手工業終必消滅，另一方面又說機器化不可能，在兩三代內中國豈不是會成工業真空了麼？吳先生可以不論這兩三代內的事，輕輕的用「逐漸衰微」四字一筆勾銷，而我們所關心的却不是兩三代之後的事。我們早說：「若是我們再等五十年才發生現在的問題，也許又容易得到解答了。……可是，我們是活在現在，不在五十年前，不在五十年後」。

我們並不否認手工業「逐漸衰微」的事實，我們說：「手工業的崩潰是中國百年來經濟的致命傷……手工業崩潰不要緊，我們並沒有理由去姑息它，可是新工業興起是否能解決因手工業崩潰而引起大量人民的失業和貧困的現象？」因為「手工業」直到現在是我們大多數人民所倚以為生的職業」。

關於最後的一點，吳先生要我們放心：「機器工業的出現，並不產生失業問題」。他用西洋的歷史作保證，更從經濟理論上說明機器工業是遺棄的，不是消滅職業的。

吳先生給我們信證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是在中國，是兩三代之內的中國。這個中國一方面大量銷售，或承受救濟，舶來機器製造品，而自己並沒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的國家；另一方面所有那一點集中在少數都市裏的機器工業所得到的收入並不一定投資在中國。關於第二點吳先生也許可以說過這是特殊情形：資金外流則中國幾十年常見之事，而且於今為甚，但是今後可以改變。但是吳先生却自己承認與立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很難不藉外資。既藉外資，就不能讓制由於外資所得利益不外流。這種機器工業在所在國總力量是否可以獲得

上被機器所代替的失業速度？這是問題的第一層。如果再加上第一方面所引起的失業，我相信即使樂觀的看法也不易被把國界除外的理論保證所說服的。何況吳先生所用的理論是根據「競爭的經濟社會」，這個根柢在現在實際世界上還有多少存在，更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當然，這個問題的討論，現在來講，未免太早，吳先生所給我們的保證是以中國能有大規模的機器工業為前提的，當在兩三代之後才能實現。我們所發愁的是過去幾十年來和現在還在繼續發生的「手工業的崩潰」所引起的失業現象。這現象我們雖則拿不出統計來，但是吳先生大概也不會否認是事實罷。即使我們找不到像西洋一般有「失業工人」，但是我們確知在農村中有着更多的「鬻子」：停了布機的媳婦人，靠屠屠居居沒有人雇的街頭挑夫，——都應當算作「失業」的，甚至「失業」一項下還得包括找不到工作去當兵的人。

吳先生退了一步說：「假如機器工業真能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那麼無論把他設立在什麼地方，失業是終不可避免的」。這話在理論上說又是頗撲不破的。可是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實有的社會結局。讓我先舉一個例子：停了布機的媳婦們，依吳先生的說法本來可以進城去「轉業」的，城裏更自由，更有興趣。但是在非到不得已時，很少鄉下媳婦們會聽吳先生的理論指導。這倒並不是她們不懂這理論，不會打算，而是她們並不祇是單純的「經濟人」。她們到城裏去了，留下孩子在家，不放心；在田裏做工的丈夫也得有人燒飯給他吃。這一妻「媳婦」的責任並不能使她追求「自由」。如果，她可以不必離家，依舊能我得到事做時，她是可以「轉業」的，那就是把小型工廠開到鄉下去可以減少失業的一個例子。

我們的問題是比較現實而具體的，中國鄉村裏以往有分散而零雜的手工業，後來因為競爭不過都市裏，尤其是西洋都市裏，的機器工業，以致這些手工業無法或不難維持——這是事實。這事實引起了現在在鄉村裏住的人生產的機會減少了（或說失業），因之收入也減少了（或說貧困）。我們面臨這種現象，怎樣去增加他們生產機會？怎樣去提高他們的收入？怎樣去增進他們的生活程度？

吳先生可以說這和他所提理論毫不衝突，因為目前我們看到的失業現象是出於生產縮緊，如果我們有了大規模的機器工業，失業現象就沒有了。我們不應因為機器工業發生之後在中國發生失業現象，而懷疑起機器工業來，其實祇有機器工業才能解決這大家不滿意的情形。造成失業的是「工業衰落」，應付的對策是「機大工業」。

這正是我們在「人性和機器」，以及「易村手工業序」裏一再申說的要點：「讓我們加緊的說，中國幾千年來並不是沒有工業的國家。」「整個的大趨勢是中國經濟的徹底農業化」。「農業中國等於是個俄國中國。把工業集中到國外，或外資統治下的「孤島」上，是剝奪我們廣大人民的生活悲劇」。

我們的問題是怎樣重建中國人民類以為生的工業。

### 關於鄉村工業的概念

這樣說來，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應當相同了，却又不然。不同的原因是吳先生看得遠，我們看得近。吳先生心腸硬，我們心腸軟；吳先生要根本解決，我們却在想過渡辦法；吳先生一說起「改良生產方式」立刻想「以機械來代替古老的筋肉」，我們却想慢慢以機械代替人工。我們會說：

「一方面我們得顧全傳統工業的分散性質，一方面我們又得顧全它技術的落後。工業不能很快和全部的抽出於農村，同時又要使分散在農村裏的工業，技術上逐漸現代化，脫離純粹的手工和人力基礎。這是我們戰後初期的經濟建設中一個極費考慮的問題」。

我們提出這極費考慮的問題是因為要遷就現實。吳先生因之說我們對於手工業「留戀」，對於機器工業「厭惡」。我記得好像湯德明先生對我們也有類似的批評，甚至稱我們這種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加上略帶輕性的「蒙孝通的王風」的按語。在我們自己看來倒是我們太缺乏了「空想」的能力，也太缺乏了對任何社會方式及技術本身的留戀和厭惡之感。我們是極平庸的想最可能實行的有效方式中去提高最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程度罷了。

如果吳先生能指示我們比我們這種平庸的過渡辦法更有效的捷徑，我們絕不「留戀」於我們所想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我們毫無成見，但是我們也得說，我們並不能滿足於兩三代之後才兌現的諾言，也不能滿足歷史邏輯自會決定我們前途的定命論。

其實吳先生也同意，至少在過渡時期，我們所建議的逐漸把機器吸收到鄉村裏去的辦法。但是却在名稱上却不願用這討厭的「手工業」三字去形容這部分機器化了的鄉村工業。他會說我們顯然把農村工業和農村手工業兩個概念，混為一談。他下着明白的定義說：「如用的是有生能力」就是手工業，如用的是無生能力就是機器工業。」他又說：「農村的工業可以是手工業，也可以是機器工業」。其實吳先生所同意我們的那種鄉村工業，既不是手工業也不是機器工業，而是兩者的混合形式，同時用有生能力和無生能力的。稱它鄉村手工

業如維持了它，稱它鄉村機器工業也未免過分抬舉了它，所以我們常用兩者通稱「鄉村工業」。鄉村工業並非不是手工業即是機器工業，常常可以既是手工業又是機器工業。如果我們想為自己辯護時，正可以說，這並非概念上的混淆，而是事實上的複雜。

更有進者，吳先生祇從「動力」一項要素來辨別手工業和機器工業，可是這兩種型式的工業的區別並不祇限於「動力」要素。就字論字，手工和機器都是指製造時所用的設備或工具。（雙手可說是生物機體上天生的工具），推動的是有生能力，推動機器的是為力能力。動力的性質其實並不包括這兩個字的本身。顯然的，手搖機也可說是「機器」，而動力是有生能力。

我這樣說並非主張「望文生義」，或是有意吹毛求疵，而是想說明這兩種型式的工業如果要加以嚴密的定義時，似乎不應祇限於動力一個要素。依普通的文化論說，這是兩種制度，包括物質基礎，社會組織形態。惟有從這三方面同時去說明方能算有了完整的概念。（下期續完）

### 利用機器的社會方式

這種看法使我們注意到「手工業」所包括的我們所謂「手藝精神」，因而在討論「中國手工業前途」時提出了人性和機器的基本問題來了。

吳先生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中人和機器及由利用機器而發生人和人的關係的分析。他把我們對於現代文明中的一部分社會制度的批評看成我們對於整個現代文明的批評，因而把「甚至於與他最親密的妻子，都是別人替他安排」的傳統文化來和「可以選擇自己的妻子」的現代文明相比較，結論自然「在都市中住慣的人都不願再回到鄉村中去，連費先生等都包括在內。」——這種批評我們認為不公允的。

我們的看法在「人性和機器」中曾簡單的說明。吳先生既引用了我們一段結論，我們似乎不能不把發生這段結論的意見，不避冗長之嫌，引用在這裏：

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是人的利用自然資源來滿足生活的活動；一個正常的經濟必然要以人為主。人有他的尊嚴，人有他的目的。可是機器的利用發生一種反客為主的一種現象。從一個在機器上做工的人說，他的活動是在服務機器。現代機器的發達，尤其在大大規模的工業中，勞工對於機器活動的目的已經不能明白，不必過問，甚至連機器活動的原理也可以不問，他祇要按着所規定的動作中去和機器配合就夠了，這是機器文明中的一個極重要的發明；發明了生產活動，人和機器都在內，可以合理的配合起來，在最有效的方式中進行，人的活動可以規律化和機器

一般。這種把人的活動發展到機器活動之下，是一個現代的觀念，在這種觀念中創造了空前的效率。可是人畢竟是人，在一個人發現自身的活動沒有目的，成了另一個東西的奴隸時，心理必然會有衷心的反感。哈佛大學工業研究所費了十多年的時間發現了現代的工業革命的工人生活上易於疲乏和社會上易於發生不安的基本原因，就在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反感。

一個人的健全生活必須有一個生活上各部門的配合。這配合是一個適合各種活動的目的。在現代機器生產中，因為機器的龐大發展，自身有了一個生產的目的，根據這生產目的的配合了機器和人的活動。為了求合理化，參加這種活動的人把他們一部分的活動，在疲累的一段時間中，在整個生活中割出來歸屬於這個超出於他所關心及所了解的生產目的之下。當然，每個參加生產活動的勞工都有一個參加的目的，如養家，如得到較高生活等，但是這些個人的目的和生產活動的目的確不相符合的。從生產活動本身講，缺乏了一個綜合的目的，從每個人講，生產活動成了達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對於手段本身缺乏了熱忱和興趣。於是為了生產目的去配合各種機器和人的活動起見，不能不用消極的呵機，定下各種規則，甚至以工資的升降，和失業的威脅，加諸於勞工身上，使他們不能不出售和交付他們一部分的生活，從事於不感興趣的任務之上。現代工業為了生產過程中活動的配合犧牲了參加這活動中每個人生活上的配合。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完整，不但影響到生產活動的效率，而且因而發生個人人格的失調，和由這些人所組成的社會波動和不安。人和機器之間並沒有完善的調適。

研究現代資本主義的學者們業已指出這個制度中的基本精神並不是從人本觀念上發生的。這成資本主義的固然出於生產力的膨脹，使人能在消費之餘累積財富為再生產之用。可是若是生產的目的終究是在人的享受，則資本主義終必受限制。資本主義的能無限發展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本身是目的；生產，再生產，使經濟活動力脫離個人享受而入於財富的累積本身，使利益成為決定生產的驅力，推其極，使生產工具控制了人。

另外我在「初訪美國」的第六章「機器和倦怠」和為史國術「民衆勞工」所寫的後記中，對這層意見都有發揮。在這裏我願意再說一遍，在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所採取利用機器生產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就是許多可能方式中的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方式從歷史上說是和機器工業同時發生，而且曾有密切關係。沒有機器發生，生產能力不能膨脹，資本不易累積，不易再生產，生產工具不易脫離所有者；沒有資本主義，機器工業不易因資本不斷用手生產而獲得迅速發展。所以從歷史上說兩者相配合的。但是歷史上的相配合，並不是說兩者不可分。社會主義的出現就是利用機器來生產的另一種社會方式。因之我們對於在資本主義中機器所引起人格及社會的失調的批評並不是對機器本身的批評

。我們並不是認為機器說離了相配的社會方式有任何作用的。因之有若干朋友認為我們「反對機器生產」，那是出於誤解我們的意見。

還有一點和吳先生及若干朋友不相同的是在：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所能採取的社會制度必然受該國文化和社會處境所影響，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課題並不是「英美式呢還是蘇聯式呢？」而是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為目的。觀察我們自己的歷史背景及社會情況，設計一個能利用機器生產的中國式的社會方式

我們在設計時，歐美各種國家的經驗是我們參考材料。我們得取長去短的得到最適合於我們自己的方式。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方式中機器和人的關係的批評是從這個觀點上發生的。至於我們的批評得對不對那是應當提出來討論的，但是如果因為我們對歐美經濟方式不滿意而認為我們「留戀於過去，不願求進步」，那是我們不願意接受的。

### 平庸的理想

吳先生同意我們鄉村工業變質，逐漸應用機器的主張。可是同一主張背後的理由却不同的。他說：「如果我們能將工業的位置，作一有計劃的分配，則在原子時代，設立工業于鄉村，是有國防的理由的。：：：原子彈對於都市破壞之大，使我們深切的認識，把工業集中于少數都市，從國防的觀點看去，實在是很不安全的。」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機器工業到了農村之後，可以使農村機噐，使農村成爲一個更適宜于人類居住的社區。」

我們的理由是從民生的觀點上着眼的。我們認為我國人多地少的小農經濟中農業並不能單獨靈活選擇在土地上龐大的人口。我們並沒有有效的辦法可以減少人口到「漢唐時代」，從四萬萬五千萬的數目降到三千萬。吳先生說：「使其退回三千萬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這話我們還覺得太輕了一些，除非利用原子彈，這是件近於不可能的事。即使我們能機噐在可能範圍內節制人口，能求其不漲得太快，已不是一件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事。所以一個現實的經濟計畫不能不以「人多地少」爲不易觀的前提。

在傳統經濟中我們是在鄉村工業來補農業的不足的。這個農工互相補助的方式是小農經濟的安全瓣。鄉村工業的衰落，不但是中國工業的縮緊，而且是中國目前土地問題日見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主張恢復傳統的方式，因爲我們實在想不出其他能適應於這在短時期內無法改變的小農經濟。

我用「小康經濟」來作本文的題目，在這裏可以提出一個註釋了。吳先生所理想的是個像美國一樣富的中國。理想固然不妨陳義稍高，但是以這理想標準來看中國現實，不免會發生「失敗主義」！我覺得吳先生那篇「工業化過程中的資本與人口」不免給人這種印象。在那篇十分重要的文章裏，吳先生很明白告訴了我們，至少依我們看來，這個理想是不可能由兩三代之內達到的。所以我們不妨「當機立斷」拋開這個「美夢」，回到我們東方標準來，追求一個「小康」的水準。

小康水準可以用孟子的話來說明：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墾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

說來似乎標準低極了，但是人口這樣多，資源這樣小的國家，如果學美國一般的浪費揮霍，必然為發生爭奪民食民衣的「豪門互鬥」。把標準定得低到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境界，要實現現在「劫後災黎」的中國，已够我們效力的了。

標準和理想放低了，我們的計畫也可以現實了些。我們所主張就地推廣小型工業到鄉村裏去所以實現現在民生上的決不是美國式的生活，而是東方的小康生活。

即是想做到這小康生活，我們覺得還是不容易，因為我們原有的鄉村工業太落後，不能和現代工業競爭，所以我們不能讓現有鄉村工業自己去掙扎，而必須有計畫的把現代技術，組織、精神輸入鄉村。接着我們會說：

至於如何可以在小工業輸入現代技術，那是要很多有技術知識的人耐心去研究的。我們農村經濟的安定就得靠這一種人才，這種人得像傳教士一般肯耐苦肯不求名利的把新技術傳入農村，向農村輸血。

### 手藝精神的再生

最後，我們還得提到另一個理由就是在這種小康經濟中我們可能發揮一種健全的人和機器，及因利用機器所發生人和人的關係。這是我們從手工業中所見到的手藝精神。我們會解釋這種精神說：

手工業中人和工具的關係是：人是主，工具是客。而且在主客之間充滿着夥伴精神。再說得深刻一些，一個手藝工匠十分愛護他的工具，因為他明瞭祇有從他的工具裏可以充分發揮他的手藝，表現他的人格。樹是人對於物最正確的態度。人和

物是相處的，人在物裏完成他的生活。

在手工藝裏不但人和工具有着夥伴精神，而且對於生產過程具有一種美滿的熱情，在生產過程中，一個工匠在完成他認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也因此，一個工匠對於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滿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着他自己的名字。出品的榮譽是自己的榮譽。這和一個現代工業裏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別。

在人和人的關係裏，現代西洋的機器工業因為集中在都市裏，所以把人口從他們原有的社會團體中折散了出來，重新依了機器及廠房的區位需要加以聚攏在一起。人自然不能沒有社會生活的，在這些人中產生了組合，可是這些組合却缺乏歷史性的契洽，祇是爲了片面的依着某一種興趣而聚攏來的。因之表現出高度的不穩定。吳先生認為這是「自由」。「自由是都市的特色。你可以在都市中，選擇自己的職業，選擇自己的妻子，選擇自己的鄰居，選擇自己的朋友。你可以對於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愛好去安排，而不受固有的物質環境及風俗傳統所束縛。」

在現代歐美都市中的人是否都有吳先生所說的「自由」這是一個值得考究的問題。吳先生把風俗傳統視作束縛也是籠統的說法。我們認為自由和束縛本身並沒有意義。文化本身也可以說是束縛；並不能因為語言束縛了我們表達情意的的方式，而要求放棄語言；相反的，我們在語言束縛中才有傳達的自由。自由在完成我們生活目的時才有它的意義。吳先生所讚美的「都市自由」有些正是 Le Play 和 Durkheim 等社會學家認為是社會解組的現象，因為這些所謂「自由」就是「離婚」、「犯罪」、「貧窮」、「失業」、「自殺」的原因。

我們這樣說並不是想爲鄉村裏有任何風俗和傳統的內容辯護；這些是隨着環境而變遷的，但是我們却願意說沒有風俗沒有傳統的社會，如果有這種社會的話，也不是我們的理想社會。

我們知道究竟那一種生活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是無法討論的。在這裏我們祇想說明，在「人性和機器」中我們主張把經濟活動成爲完整社區生活的力量，而不使它成爲相反的破壞力量，是從一種社會價值的認定上發生的。這個認定似乎是我們和吳先生的看法最基本的相異之點；說到這一點，我們想我們所要說明和吳先生的看法爲什麼不完全相同的話也可以結束了。

三六年十月二十九日於清萊園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 西歐紀行：(二) 英國

錢能欣

凡是戰後到過英國和歐洲大陸的人，幾乎有着一個同樣的印象：即是整個歐洲在饑饉恐慌之下。法義等國，戰時發了橫財的人，大黑市商，以及戰後復活的資本家，居然還能消遣餓饉外，享受着像戰前那樣奢侈的生活，而慘獨海峽一水之隔的英倫，政府對於經濟的管制，愈來愈嚴密，人民不分貴賤也愈來愈吃苦。在戰時可得到的肉類牛奶黃油，現在減少了大部分，衣服的分配，縮到一人一年祇能添製一套，假使要買幾雙襪子幾塊手巾，那麼衣服就不能添製。最嚴重的還是煤的缺乏。去年冬天的煤荒，弄得工黨政府手足無措；也虧得是工黨，否則政府必會垮台。那次煤荒影響很大，非但使每個英國人更深一層了解已到了目前的經濟危機，而且還促成了對大英帝國還抱希望的人們。

英國人民對於政府的措置不滿，表示反對者有之，但對於政府的法令和設施，還是服從和合作。一個工人或一個家婦儘管在公共場所指摘政府的臨渴掘井，準備不當，但回到了家裏，不在規定的時間內，決不肯插上電爐或燃起煤氣，這是英國人的修養。戰爭雖然把他們打得精疲力盡，但他們的自尊心沒有損害。他們把希望寄托在忍耐和未來的創造之中，他們有意識與無意識地覺得應該做歐洲人的模範，這樣才能在金元政策橫行之下保全它的自主和及於大陸的影響。

大英帝國在國際間的地位，英國人民都很明白。英俄兩強的利害衝突，在近年歷史中到處可以見到，而德意志兩度的起伏，把英蘇關係口是心非地造成了更尖銳的局面。戰後的情勢使英國人民覺得這樣的局面不必也不能再維持下去，不但是因為自己國力的虧弱，而且因為有着更強大的新大陸的朋友願意來接受一切任務。工黨政府即在這樣的環境中產生的。

英國人對於新大陸的朋友是君子之交，早在一九四二年秋季第一批美國飛行員在倫敦附近的飛機場降落，接收了一部分皇家空軍遠征大陸的任務後，他們却感受到心理上的威脅，而尤其對於美國雜誌以「從前有一只獅子」那樣的故事來嘲笑他們，感覺到份外的憤恨。

大體說來，英國的政治和社會，正在經過着一種溫和的不流血的革命，這

種革命是戰之於素有政治修養的人民心中，為了國家的生存和復興應付目前環境所必須的改革。原來，英國是目前惟一具備着實施社會主義條件的國家，人民的政治修養和自覺，工業的基礎，而促使工黨上台的最近因是戰後國家經濟的危機和英蘇兩強對立的國際環境。

目前的工黨政府是從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在國內為了應付保守黨的攻擊，不能徹底的實行社會政策，在國外雖已撤退了印度，但為了帝國的安全，還是支持法蘭西和荷蘭用兵越南與印度尼西亞；在外交上大致和美國站在一邊，但無時不想在美蘇之間另找一條出路。這樣的政府所運遇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在國內保守黨攻擊其把大英帝國開倒車；工黨的激烈派則責備其行事妥協不徹底；在國外，和蘇聯合作一再無國籍，而美國政府未嘗予與充分的信心。

可是英國究竟應該走向何處去呢？是否再讓邱吉爾上台，大刀闊斧地在歐洲幹一翻，在美蘇之間加上一把油？大多數英國人都不作此想。兩次大戰結果，眼看人家富強起來，而英國所遭受的在政治上殖民地日益離心，在經濟上則是接連的不景氣。依靠自治領也不是容易的事，即以目前想成立不列顛國協關係同盟一點來說，自治領都不很熱心。事實上較富有的加拿大和澳洲與新大陸的關係比與倫敦更密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前途尚不可知，惟一可以打入預算的是南非聯邦。但斯末資老頭子一旦去世，那樣忠願於母國的情形是否會仍舊維持下去，也是問題。

我在英倫旅行了兩星期，和約克州的礦工麥克斯特的工人談過話，和牛津與劍橋的學者對飲過酒，也聽過許多倫敦家婦的牢騷和憤慨，但無論是不滿意現狀或責難政府，大家都覺得唯有自救才有希望渡過目前的難關。所以工黨政府能一再的實施緊縮法令。為了要挽救英鎊，停止了一切的匯兌，自十月一日起連最小限度的國外的旅行費用也取消了。離開英國須受嚴密檢查，如為英國人，即使是手指上的結婚金戒也要扣留。在積極方面，拚命的增加生產出口，換取外匯。現在什麼都受政府管制，除了煤什麼都以出口為第一。工黨政府最近成立的經濟部目的便是在執行這個任務。(下接二十頁)



# 邏輯上的「排中律」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民盟之被內政部確定為非法團體，下令解散並接收其資產，雖然華盛頓人士感覺這消息而感訝異，感到驚異，而南京方面人士是毫不奇怪的。自亂亂紛紛的令下後，邏輯上的一排中律——在南京的政治上運用得更為周至。一類——「排中律」早已在官方的印刷品上大加渲染。青年黨是本來比國民黨更右的團體，其是初之加入民盟，乃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類相的民社黨，至此索性把和平的偽裝，脫得一乾二淨。各方人士，早已為民盟危懼。先是軍報和黨報對民盟公開討伐，則則在中央文化運動會的主持之下，南京文化界人士電電要求解散民盟。南京的文化界人士一發動要求解散民盟後，於是各地文化界人士紛紛響應，至香來。熟悉中國政情的人，看了這種情形，便知道政府不久便將「俯順輿情」，有所表示

了。張君勱在「再生」上的聲明，政整民盟去冬曾受周恩來之影響而不提出國大名單，南京各報曾用中央社報道此文，大大地增加了空對民盟的聲勢。住在樓閣新邸的羅隆基感覺不妙，曾在被解散前一星期拜訪南京憲兵司令部張司令，據說張對羅說，政府並無意限制民盟人士的自由活動。

王世杰部長到美國去是出席聯合國大會。但他把一大部份時間化在華盛頓，與杜魯門馬歇爾及其他國務院人士有多次的長談。正在他返抵國門的一天，十月廿七日，中美協定簽了字，七千萬美金的物資可以使極度枯竭的中國經濟情形喘一口氣。王外長返京後即飛赴散，向蔣主席遞稿，旋即公布杜魯門已批准對華十三億美元的貸款。這當然是王世杰在華盛頓的結果，似乎與聯合國否決權的三權三線，也不無關係。但也就在

十月廿七日這一天，內政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而蔣主席也恰恰在道天飛到廬山去避寒了。京中盛傳，廿七、廿八兩天的晚上，南京與特種間的往返電報徹夜不絕。第二天，南京各報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刊載中央社發表的「民盟參加共匪叛亂經過」一訪事報告一相繼。大家道這雖然大，政府過去對於民盟之曲予優待，仍是受經濟之累，一旦經濟有了辦法，對於這個不承認憲法而堅持政協路線的政團，是不惜採取斷然手段的。

民盟的解散是在王部長返美前已有妥善之策。所謂兩個月前，是精確地使國來華調查事實，同去報告以後，這個報告到目前尚未公布。但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以後，據中央社廿八日華盛頓電，美國務長高格曾宣却「表示不樂」。因為到現在為止，「馬歇爾所主張的

美國政策，堅強希望南京政府釋放自由分子，並授以實權。而民主同盟即為美國官員所認為自由主義的團體。」因此華盛頓方面推測，中國此舉將使美國之對華政策發生枝節。甚至於「美國當初對於此種先期預備，即表示不滿。此種態度已在南京方面向中國政府當局表示。」政府一向認為民盟是一個反對美團體，而反對美的美政府對於反者民盟之解散，反而表示不滿，是頗有點令人不解的。南京方面有人則認為政府宣布解散民盟，未免太早一點，如果等到十三億五千萬美金放進荷包之後再發動，華盛頓方面決不肯「橫生枝節」了。如果因此而不籌對策，未免太不合算。政學系則外交部費了很大的勁，向杜魯門和馬歇爾保證中國政府怎樣民主，怎樣要實行公內的選舉，而CC系的內政部却宣布民盟是非法團體，每怪美官方的認為解散民盟之用意，

「即使其無法參加十一月間之國大選舉」。實則美國人對中國事無論如何是外行。他們竟認為這個選舉是和美國政黨一樣公平，而民盟也會承認選參加這個選舉的！

說到這個選舉，本來是國民黨的一種妙用。去年的國大代表是選道的，今年要由民選了，其中也包攬政黨提名。所謂政黨，其實只有民、青兩黨，其主張即放在團體之下，也很難看出與國民黨有何不同。在中國，選道雖然不大民主，但其名單也許反而可以像樣一點。如果自由選舉，譬如在四川，跑哥們的團體就推可操勝算，誰也無法否認其合法。此外則對與抗衡的只有軍人，政戰時期我們流血送命，現在你們當代表作官，是是令人不服氣的。現在已在加緊組織，而且要請陳立夫到動社去談話。「秀才碰著兵，有理說不清」，只好推托傷風感冒，不敢「保證民、青兩黨國大代表及立委監委名額」，是去年該兩黨參加國大的「君子協定」。如

果只有提名而不予保證，也只有全部排選，獲得一場慘敗，根本推權了目前的空架子，比不提名還要慘。但是今日的情形，已大非昔比了。「共」已成「匪」，「民」亦成「奸」，民青兩黨的持以門兩大，倚賴者，已完全失去。去年今日，後軍數十乘，傳食於國共之間的優游形勢，已不可再得。除了俯首聽命的份兒，還有什麼作為？即欲訂「君子協定」那樣容易了。「保證名額」之說，先就發生了動搖。到近來，索性連「政黨提名」的「橫舉法」，也被人提出反對，要取消這一條，按普通三千人和五百人選票的辦法提名。這也許只是一種攻勢，未必真會這種舉動，但是一片花飛滅却春，今日國民黨中若干分子覺得民、青兩黨可資利用的青春時期已經過去，今後面目之日見其老態，即令分一杯羹，也會覺得是浪費，却大可由此噴噴選名單同區中看出來。

現在離開選舉不到一個月了。如果民盟解散以後，繼以民、青兩黨之無法競選或不許提名，那是對於政府民主的遠景太不深遠，可能會影響到今後的貸款的。所以相當程度的名額，這兩黨是可以分到的。並且，從大處看，只要民青兩黨唯命是聽，又何樂而不使其作為民主政治的裝飾？但這年頭兒從大處看的並不多，「我們幹了二十年的忠實黨員，為什麼要把代表立委權與別人？」這是最流行的抱怨。「請選壓倒的勝利，並不妨害其為結束訓練，實行憲政，這屆普通政黨的民主政治。」這是另一種想法。民青兩黨在這一遠前的苦悶，正是失去青春的悲哀。

在這場選舉以後，人們可以想見一幅美發的選舉：選政於民了，民主強了，國民黨產舉勝利了，但已是普通政戰，而非訓練政戰了。制軍軍事，將為全民所擁護，而讀目前頒布的出版法條，將使全國與論比在抗戰時更加統一。這種遠景有點像抗戰以前，其不問之點一為「憲政」，一為「憲政」，也有點像抗戰以後，其不問之點一為「抗戰必勝」，一為「剿匪必勝」。

# 淮上血淚

## 梁馬

(觀察淮南通訊)

淮河橫貫南北，流經安徽省霍邱、壽縣、鳳台、懷遠、鳳陽、盱眙、泗縣、入洪澤湖。淮北支流歸德、西北而東南，朝宗於淮。淮南湖沼，星羅棋佈。兩淮通稱「淮上」，地形複雜。人民直朴無華，耐勞苦，而耐窮，有燕趙悲歌之風，是歷史上健兒的崛起地帶。

「淮上」是富饒的。俗語云：「走千走萬，不勝淮河南岸」；又云：「大豐熟三年，黃狗也給褲子穿」。兩淮的「大灣」，習慣淮河邊旁的雨道。寬廣數十里，河水沖積的沃壤。出產大麥、小麥、綠豆、黃豆、高粱、芝麻……往年有三年收成，農家餘糧，堆積如山。收三年，便積滿港一年。因為不能肥料，淮一年可以恢復土地的肥沃，預下來歲的豐收。歷史上上的太平日月，正是說不盡的富庶，話不盡的風流。

「風世人」不如「太平犬」，中國的天災人禍，寫成豈本大書，

也描不完農村的掙扎，人民的呻吟。沿門託鉢的花鼓女郎唱道：「說鳳陽，話鳳陽，鳳陽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末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正說出兩淮人民九年來在天災人禍傾亂中的哀音。抗戰軍興，廿七年花園口黃河決堤，黃水入淮，兩淮青黃，盡成黃泛區。每年夏季漲起的黃水，淹沒田園房屋，吞盡去二麥高粱。冬日本水落，殘屋已危危欲倒，土地尚未萌芽的種子，腐爛在黃沙裏。那為人民歌頌過的「大灣」，蓋上一層一層淤積的黃沙。灣的尺把深，厚的幾尺深。極目望去，黃沙無盡，重山濯濯，沃土變成沙漠的瀚海，穀倉已成災難相乘的荒涼地帶了。

今年，花欄口合隴了。新的消息帶來新的希望。餘生的農民，回到生活源泉的大地。借來這方親友的耕牛，辛辛苦苦犁沙灘，點上一顆顆自己捨不得吃的豆種。(淮南大畝，一畝地合江南三畝多。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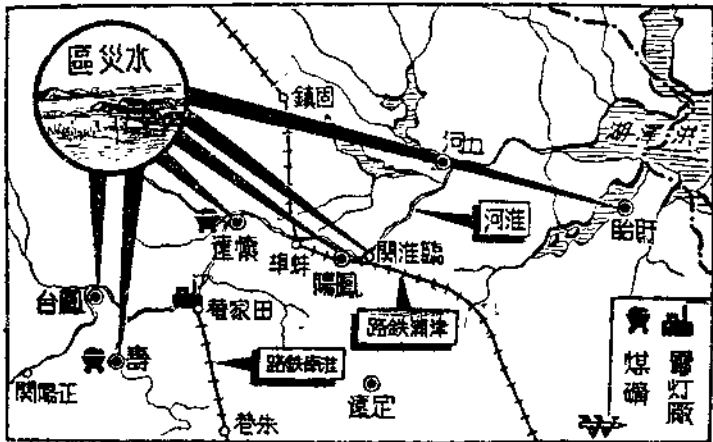
豆一畝須豆種一斗二升。鄉間一斗黃豆價四萬元，十畝地種子須五十萬元。農民中上人家，每日僅有二餐高粱粉所製的粥菜粥充飢，此項口糧係到霍山，正陽關一帶採辦。因高粱糜碎者吃，味劣難於下嚥，可以節約糧食，所以採為主食)。久淤的沙地，種子不易萌芽。過歲的雨水，又淹死了新芽。今年的農家，壓捲壓斃，已經播了第三次種子。地主可以賣出一部土地，換錢來買種子。自耕農除了典賣衣物，祇有乞求於月息三分以上的高利貸。佃農無力買種子，多由地主賒給。農曆六月初，地裏的黃豆已長到一尺多高，農民耐着腹裏的飢腸，守望着地裏的收穫。天氣連陰，上游大雨，山洪爆發，洪水陡漲。三五天內，未設堤防的岸，河水漫上，泛濫地區，寬數十里。壽縣、鳳台、懷遠、鳳陽、盱眙諸縣均遭廣泛的災

難。例如懷遠縣屬河南的上壩地區，有一道支溝黃河。歷年被黃水倒灌淤塞，五月間善教堡僱工開濬，上層硬土挖去後，下層淤泥深溝

，無法着手。工程師計劃，擬填築四圍乾地，重開一段新道，並傾築陡。但新道須經過本會四大代表孫××私地，約四五頃。難地方人士渴望

善後救濟分變原有撥濟糧，以工代賑。建築淮河堤防的打算。北岸堤防，農曆新正開工，五月間竣事，此次特管保金。南岸則迄未着手，更有亟亟籌募的

難。今年的播種，已經完結，空留下一身債務，不知怎樣活到明年。鄉間軍事的辦法，重慶的苛稅，並未為洪水帶去。地上毫無收穫的農民，還索償付念知星火，繁雜如麻的征款。地方政府職員，薪津微薄，不敷生活。縣府經常以一公務員生活補助費一名義，開派公款。再上額索的過往軍隊，大庭的擄軍(擄糧)，擄糧(綠豆、大麥、高粱用作馬乾)。鄉公所所有所謂「職員及槍兵生活費」……「招待費」……「招待費」……除縣級平均額不大，過軍供應流動性大，無法統計外。單單鄉級公款，有他的農民，平均每月每畝地攤到法幣兩萬元。所謂「招待費」……鄉公所拿來送往迎來官長，贈送大方十神。公所長大魚大肉，燒雞三日兩開。十神們，既沾油水，本身又不出於子，樂得閉眼閉眼。鄉下人弄個俱窮，收款的鄉丁，在農民家裏搜不出粒糧，一粒草，便把人帶去「看砲子」。關在碉堡裏，一餓二打。家裏找到七神說情，放出來限日交清。那怕是一「丟鍋賣鐵」，也要



今年的播種，已經完結，空留下一身債務，不知怎樣活到明年。鄉間軍事的辦法，重慶的苛稅，並未為洪水帶去。地上毫無收穫的農民，還索償付念知星火，繁雜如麻的征款。地方政府職員，薪津微薄，不敷生活。縣府經常以一公務員生活補助費一名義，開派公款。再上額索的過往軍隊，大庭的擄軍(擄糧)，擄糧(綠豆、大麥、高粱用作馬乾)。鄉公所所有所謂「職員及槍兵生活費」……「招待費」……「招待費」……除縣級平均額不大，過軍供應流動性大，無法統計外。單單鄉級公款，有他的農民，平均每月每畝地攤到法幣兩萬元。所謂「招待費」……鄉公所拿來送往迎來官長，贈送大方十神。公所長大魚大肉，燒雞三日兩開。十神們，既沾油水，本身又不出於子，樂得閉眼閉眼。鄉下人弄個俱窮，收款的鄉丁，在農民家裏搜不出粒糧，一粒草，便把人帶去「看砲子」。關在碉堡裏，一餓二打。家裏找到七神說情，放出來限日交清。那怕是一「丟鍋賣鐵」，也要

人禍的典型範例。如今淮南各地的洪水，淹沒了淮南綿長的雨道的窪地。臨淮一帶，路側的農田，高粱桿一半插在水中，黃豆都淹完了，種子隨流水漂去。農民

私，橫加阻撓，活動當局停辦。山洪來時，淮水漫岸南流，經河來洪，泛濫北流，這雨股洪水，淹沒了大灣的高畝農田。可作為天災夾雜

即是素稱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懷遠縣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每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糧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災荒連接災荒，土地八九年沒有收成。政府的徵糧徵實，並未因而停止。地主祇得賣地籌款，賄視完稅。兼營商業的地主，境遇較好。不接近糧穀的地主，依然無法逃避巨額的攤派。多少地主在流離賣田地，來完捐納稅，購買口糧和種子。今日淮南農村的

遠清道「關王眼」。近來過路軍車需要徵壯丁了，各鄉派多行花戶籌款買壯民送行的辦法。每名壯丁時價約五百萬元。徵募一次壯丁，每家花戶要攤出十餘萬元。這些買壯丁的錢收了，經手人又常常得壯丁家屬的錢買款。再到鄉間任忘去無聲無羊，弄得物歸原主，人心惶惶。如今淮南農村多少窮人，不敢在家存身。一把鐵將軍，鎖住了破門，閉家走上流亡的路。或是到淮南煤礦去做工。男子下坑挖煤，女子洗衣燒飯，小孩子拾碎煤。估計淮南農村因水災，餓死、約佔農村人口三分之一強。

即是素稱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懷遠縣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每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糧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災荒連接災荒，土地八九年沒有收成。政府的徵糧徵實，並未因而停止。地主祇得賣地籌款，賄視完稅。兼營商業的地主，境遇較好。不接近糧穀的地主，依然無法逃避巨額的攤派。多少地主在流離賣田地，來完捐納稅，購買口糧和種子。今日淮南農村的

即是素稱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懷遠縣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每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糧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災荒連接災荒，土地八九年沒有收成。政府的徵糧徵實，並未因而停止。地主祇得賣地籌款，賄視完稅。兼營商業的地主，境遇較好。不接近糧穀的地主，依然無法逃避巨額的攤派。多少地主在流離賣田地，來完捐納稅，購買口糧和種子。今日淮南農村的

即是素稱富裕的中上地主，例如懷遠縣的宮宋楊林四大家族，每年每房都有千把石糧食地租的收入。如今災荒連接災荒，土地八九年沒有收成。政府的徵糧徵實，並未因而停止。地主祇得賣地籌款，賄視完稅。兼營商業的地主，境遇較好。不接近糧穀的地主，依然無法逃避巨額的攤派。多少地主在流離賣田地，來完捐納稅，購買口糧和種子。今日淮南農村的



# 浙大學生被捕慘死案

## 蕭揚

(觀察杭州通信)

十月廿五日，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龔震寰系四年級學生于子三、龔震寰四年級學生鄭伯璽等數位，往該下濟泰旅館。該校校友汪君新婚之喜。該校校友黃世明贈送新二人該日亦從上海乘車于八時許抵杭。彼此相過於濟泰旅館。于君為人忠誠誠懇，勤於服務，深得師生讚許。于君為復員青年軍，平時沉默寡言，絕不參與任何活動。龔黃二君以前都是浙大農學院學生，龔君今供職上海道中女中，黃君為中農職員。晚十時許，校本部同學均已返校，那時已無校本部兩良山門房校車，而龔君又久患脚病，未便夜行，于君亦須望其出房，故致務長迫迫留宿在延慶路黃二君所開的大同旅館房內。深夜二時，軍警突臨，既無拘票出示，又不說明罪名，就將四同學帶走。

廿七日，學生會提出兩項基本要求：(一)立即解條件釋放被捕四同學。(二)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項。並可指校長及顧宜訓專長，會同學生代表，屢次奔走交涉，向省府、保安司令部、警務等各機關探究。保安司令部一再推諉，說是被軍徒所捕，扣押地點不明。後經嚴厲抗議，要求依法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即釋放。不得延誤。律師人權，保安司令部應即(正)司令沈省主席(兼)才承認四人被捕於警務局獄中，并保證說：廿八日將被捕四同學送法院。警務二分局長也是這樣說。

廿九日晚十時，省府警務處打電給校方，欲親自訪問校長。二十分後復不見蹤跡，校長訓導長決意離省。不一會，訓導長獨自返校，報告屬人謂：于子三已在牢中，自殺。保安司令部解釋道：

從陳君身上搜出的一封信，南京友人寄來的信，其中文字「含義不明」，這許是「奸匪」的證據云云。四人每天被疲勞審問，精神甚感痛苦。廿八日，司令部失約未送法院，但說「廿九日一定送法院」。校長訪問返杭之沈主席，沈答這是治安機關的事。至此事實已極明顯，所謂「送法院」也是一種捕迷，這對善長期望的學生無異當頭棒喝，當局視為畏葸的舉動，終於被治安機關之一再不依法而「懲處」起來，全體學生極感憤慨：若至廿九晚向學尚未開釋，則於三十日起罷課三天，并對討警對策，以維護四同學安全。

廿九日晚十時，省府警務處打電給校方，欲親自訪問校長。二十分後復不見蹤跡，校長訓導長決意離省。不一會，訓導長獨自返校，報告屬人謂：于子三已在牢中，自殺。保安司令部解釋道：

「于君和陳君二人從警局提到司令部，六時前曾審問于君二小時，于君只是痛哭，扶還獄中時仍痛哭不止。六時廿分發覺他已倒在牀上，氣絕身死。檢驗後喉嚨有二深洞，滿頭滿面是血，是用搜出的二塊玻璃片割透喉嚨自殺的。」」當看了據報，曾舉部時，司令要校長親字證明他看見于君自殺，否則他在校時已見于君身死。至於其他三人已萬分提送法院。是一個謎，此事有許多疑點。

地權轉移，土地兼併，無聲地急劇進行。這些無光耀的黃泛地，全靠眼光捕大的新興人物，來賤價收買大量兼併。今年泛地地價約每畝十萬元，花園口合股後，曾漲至每畝四十萬元。買地的新興人物，多是淮南煤礦的經理、職員、工頭們；乃至九龍岡(礦區所在地)一帶發了國儲財的商人。(淮南煤礦經理于受近年已復產數千畝，是一卓例)電熱雖有放外的軍人和官僚。老的地主階層已經沒落，新興的「暴發戶」在內地社會崛起。

提到淮南煤礦，位在懷遠縣屬的九龍岡。原有民營大通與國營淮南兩礦。勝利後，據南一經理派人接收私營，接收收清查圖發覺，交政府再接收。據報，原接收時，整理礦務，實方整數甚多。國庫一時無款償還礦稅，現今出租給中國銀行經營。「正說明國營事業的荷包原是塞在官僚資本家的口袋裏。」

淮南煤礦，開支浩繁。職員待遇不薄，生活優裕。專用小洋房，每人一具插頭電風扇，和私稱等近代設備。當地土著有一上天堂，下有黃湯(酒)之語，足見該礦職員生活的欣羨。有一富翁，是該礦聘請的本地礦商，終日無所事事，每月得得公對這細驚人剝削，知者亦不敢言。深達數十丈的礦洞，更常有出口坍塌，封閉坑道，活埋礦工的慘劇演出；殉難礦工，一次多至數十人。公司給一薄薪養贍，有家屬的可領三十萬元撫卹費。

淮南所出煤炭，大部經淮南鐵路，津浦鐵路運南下。淮南路有兩段地區：一在蚌埠四十餘里處，一在蚌埠東「門台子」附近，當地流氓與賭工勾結，有所謂「煤狗子」的組織。車過地頭，「煤狗子」的領袖，與火車司機，打一招呼。火車駛行漸緩，數十顆空彈發的一「煤狗子」，一陳設車。裝滿黑發亮的煤炭，跳車而下，呼嘯以去。這種「煤狗子」組織，並備有武器，司機不敢停送，車上人避免吃眼前虧，寧與勾結，向可分潤利益。已成公認的欺騙行爲。據一該車司機人談：「淮南煤礦車到下崗，每節車皮約裝煤炭三噸之譜」。這也是今日求生不得的人們所創造的新的求生方式。

(編者按：此種係八月中旬收得，因通信稿稿，至本期刊始刊出。今日推上，恐誤作者揭文時，又更多一番血淚矣。)



#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風雨旬時後來蘇軾「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雅人一同在欣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這句成語不知道起於什麼時代，從辭氣看來，似乎雅人少得理會到甚至還就着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明或者更後罷？

原來宋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的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在道之後，門第迅速的垮了台，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王侯將相早就沒有了，樵夫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要家裏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運香榭子」；去參加那些公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這種連風塵過度跟五代的異期的變亂加了適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任也加強了。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分子，他們多少保留着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他們一兩學習和享受雅事的，一個卻還不能脫脫或脫離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雅；不但覺其雅，還要重估價值，至少也得翻盤那舊來的標準與尺度。「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並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會舊來的這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當然，所謂「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為的是求與文化俗化，就是爭取雅來。安史亂後，和尙的口語配成其流

行，於是有了「語錄」這個名那，「語錄」就成爲一種書述體了。到了宋朝，這學家講學，更廣泛的留下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是爲了來與文化俗化，還是爲了爭取雅來。所謂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真來認爲第一義是不可說的，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既然是「方便」，記錄的文字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顯人容易，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羣衆。這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思想，這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進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爲一種傳統了。此語錄體精神說述有趣味的雜事，範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閒談，並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字爲主，可是很接近說話。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看了可以當得「談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筆記最發達，當時盛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目錄家將這些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印這些筆記，更直題爲「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這裏我們得特別提到宋朝的「傳奇」。「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的。其中不外乎筆墨、性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爲主。無論照傳統的意或現代的觀念，這些「傳奇」無不實格先的意見，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相連之處。蘇陳實格先的意見，這和「傳奇」大概起於民間，文字是仿作，文字真很多口語化的地方。顧先生並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毛筆傳」，正是仿「傳奇」而作。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筆墨錯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少多少在口語化。他的門下的好幾，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從試擬如何口語化。可是好幾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終於被人看做「怪」和「怪」而失敗，於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幾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本。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後幾百年間自己的趨勢，就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這懷疑路。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爲雅」的主張，並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或詩句。實踐上「以俗爲雅」，並不從他開始，梅賾會蘇東坡都是「手」，而蘇東坡更勝。蘇東坡和梅賾都說過「以俗爲雅」這句話，可是大抵得指出「以俗爲雅」以故爲新」一詩的「引」不充實得提出「以俗爲雅」放在第一，因爲這實在可以說是在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但是加上「以故爲新」，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於不好懂了。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終於同到了一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同向俗化，剛則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的。別說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詞後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得到詩的地位，它怎麼着也只是「詩餘」。詞變爲曲，不是在文人手裏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還推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餘」。一方面從晚唐和尙的俗講演說出來的宋朝的「說話」就是說書，乃至後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話本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雜劇和戲文，乃至後來的傳奇，以及皮影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一俗文學。這些除元雜劇和後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餘」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小說和雜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裏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可是雖然俗，大體上卻「俗小雅雅」，雖然沒有什麼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兒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爲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爲雅」以及常稱的「俗不傷雅」，更可見出這種實主之分。起初或軍俗士緣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會到甚至逼就着他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聽說的更多。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改變，這種漸漸適應那雅化的傳統，於是乎漸漸打成一片，傳統多少多少變了質繼續下去。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傳統的漸漸不覺其爲傳統，學習的也漸漸習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官或雅官爲主，就算民間來送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 論存儲反應

原作者：吳世昌

原刊處：文訊月刊七卷四期

以前有人講笑話，說三十年前的小孩子作文，教師還沒有出題目，學生已經在紙上寫好了第一句「人生在世」或「為人之道」。較高的年級，任何文章都可以用「嗚呼」開頭。自從小學的課本改為白話以後，這一類萬金油式的套語不復出現，因為小孩子腦筋中不再堆積這一類材料了。但有一時期，不論名人講演，雜誌論文，學生作文，經常以「自從五四運動以來……」開頭。抗戰時期，我在後方各地教書，每年暑假假習班本入學試卷，開始幾年，所見卷子的第一句話幾乎千篇一律的是「自從廢滿清以來……」這是文言白話部通用的起句；或者是「蘆溝橋的確變了！」這是白話文的引子；或者是「時代的巨輪不斷地前進着……」這是受了所謂「社會科學」文字的影響。抗戰末期的文卷，則「蘆溝橋」告退而「珍珠港」或「太平洋」代替。另外有「天×××為××之本」之類，和「抗戰必勝」或「必成」之類。這種「一本論」，當然要功於中央訓練團之念茲在茲。去年暑假我又看一批招生試卷，題自是「釣魚」，我

發現平均有百分之二十的考生，都有「一個未審的叔叔，常常帶我去釣魚。因為這些考生都讀過某一篇英文的翻譯。今年一批試卷的一個題目是「孔子言後生可畏不足畏也已試申其說」。除了有些考生根本不懂以外，看題目目的考生，有百分之四十說來試去是「青年是國家的棟樑，社會的精華」一些話頭。這決不是互相抄襲，以致雷同，因為這些卷子來自不同的試場，有的也說明這兩句話的出處，是某某人的講演之類。我舉這些例子，並無意思要譏笑這些考生，而因為這套話而有一些重要的問題，最明顯的是教育問題，大一點也可以說到國家問題。

這些現象，其實也並不限於學校中的青年。官場中這類的中年，也並不例外。所以從前梁繼輝先生有「黨八股」「洋八股」「土八股」之說，後來順理成章，自然就有「抗戰八股」。青年有此現象，不能說是中等教育的「部份失敗」。雖說青年的思想「凍結」，文字表達能力「凝成定型」；中國目前能受中等教育的孩子並不多，如果這些人的思想都凍結了，這個民族的前途大可憂慮。如果青年思想凍結，是受教師的陶冶，而教師之所以如此陶冶學生，乃是有所秉承，則中國教育的前途更為可怕了。

但我希望上面的推論不準確，而用別種方法解釋這種現象。

英國的一個作家曾經說過：「第一個用花來比美人的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才。」因為他肯運用思想而只知抄襲別人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時期適之先生要引劉勰文學，建設新文學，就是因為舊文學中現成而不用發腦筋的詩太多。劉勰那「秋風」「夕陽」「芳草」，「垂楊」，「秋風」，推不開搗不掉地攪攪來。這些都是不用發腦筋，只要把預先堆積在腦中的現成材料，攪攪出來就是，並不

考慮這些現成材料能否代表他所要傳達出來的思想或情感，甚至不問這些材料和他的思想情感有甚麼關係。現代西洋心理學派的文藝批評家對於這種現象下一種名稱叫作「Stock response」，這詞名詞我姑且譯作「存儲反應」。

存儲反應和抄襲不同。抄襲有些是低能，有時是欺騙，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三個用花來比美人的人，如果他根本沒有知道前二人的說法，我們不能說他蠢才。惟其因為這是偶然的比例，他不會想或肯想別的法。而又須形容美人，只好照抄，所以這在這種情形之下，抄襲是無助的，存儲反應却是主動的，與抄襲有一共同點是關於思考。一個人腦中堆積了若干材料，有一些是他最熱愛的，其所以熱愛，或者是因為他特別喜歡；特別得意，或者是因為他時常聽到別人也用。有一「機會」，他立時把這最熱愛的材料隨手舉筆地搬出來，有時竟與這「機會」(照心理學上說法應該叫「刺激」)無關；有時他搬出來時也經過選擇，自然為是最合適的(因此也是他最得意的)反應；而實際上是最平庸最陳腐最俗套的。一切八股——黨、洋、土、抗戰……之來源，都可以用存儲反應來解釋。

構成存儲反應的條件，除了懶於思考以外，個人的才智與學力也是主要的。而學力又為環境所限，學力的限制，成為思想的貧乏。如果一個中學生除了課本以外，所讀的只是大禮堂中挂的「守則」和班上要人們的三等證書所懸的詞訓，則除非天才，他不能有創造的思考(Creative Thinking)。他腦中只存這些貨，你問他搬出別的來其奇來。才智高的人，選擇能力也高，也知道避藏拙，知道避免陳腐俗套的反應。甚至存儲的過程中，已加選擇，有所揚棄。

但如學力不夠，也是不公平的。也有人才智

學力雖不在平時之下，却因為有某種心理症候(Complex)，也可以造成另一種存儲反應。舉例凡愛買字畫古董，舉例在文藝方面，表示他有文化底，正因為他文化的自卑症候，所以造了一種自以為優越症候，存儲在心中，常常要反應出來，實非他的一副好書畫的，常常愛搬出來，實非他的「國學」，並無內容的文章與古學古書的調子，搬些古體進去，「以顯深文其深雅」。對外國題過一語的，講演時絕不忘記表示身份：「When I was in Atlantic……」下野的軍閥喜歡念佛，臨陣帖，刊點釋書，表示他不但心腸好，而且也有點文化。在營裏受足時的士兵，一出來遇見老百姓，便凶威十足，開口「老子」，閉口「混蛋」。理髮匠和廚子愛自稱「理髮師」和「廚師」。這些現象的本身只是心理上的補償作用(Compensation)。

也有因為要替天行道，傳道，不能自制。權道，自己腦筋中有一套思想或觀念，(其來源不論由於受了訓練，或由於自我教育，其為存儲則一。)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己，「心腸好的，想傳授別人，優越感特別發顯的想統制別人，自己已被那種思想籠罩住了，束縛住了，而不自知其可憐。人類要傳道，流傳經籍，或推人下水。如要有許多宗教上政治上的悲劇性象，可能是由此發生的。若干宗教和政治人物鑽進了牛角尖，變成神經失常。希特勒之流的好戰分子明知戰爭終於要毀滅自己，而仍瘋狂的進行戰爭者，正因為某種特殊的存儲反應佔據了他，迷住了他，對於許多政治上的問題不能有別的反应，變成癡狂狀態，無以自拔故也。

存儲反應的存在，其故有時不在作此反應者，而在他的對象的要求。例如有些黨八股官八股，是作者的上司要他這樣做，他所處的環境只許他這樣做，他才這樣

做的。還是比較特殊的情形。但久而久之，特殊也變成普通了。有時則因不備作書，連讀者也懶得用思考，只要看些用現成材料讀成的東西，正因為作者來得一順手，所以讀者看得「順眼」。看自己看慣了的東西抵抗力小些，比較省力。當力有時被認為痛快，所以也有人叫好。這可以解釋許多現象：舊時文人看熟了典故，因此作者歡喜用典。彷彿家鄉的樹名，說出來你我都知，自有親切之感。（這還選有一個聯想問題，茲不討論。）「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調子，哼了上千年，還有人要呼，正因為有讀者要着。武侯，偵探，黨黨調調派的小說，還有人依樣葫蘆的在做，也因為社會上自有一班人專看這些小說而不看新文藝作品。這些讀者們也已存儲了許多這類材料，看新東西反應起來要耽擱，不如若同類的來得「痛快」。在這裏面，也含一個中國能否接受現代文明的問題。

一個人有存儲反應，許多人合起來的民族國家自然也有具體的存儲反應。一個歷史長久的國家，文化材料堆積得很多，歷史教育變成了這些材料的反覆敘述，人民腦筋中裝滿了這些材料，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傳統，傳統本身變成人民的驕傲與自負，這便是構成民族保守性的主要原因之一。保守性本身便是存儲材料的堆積，保守的民族常拒絕新的東西，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好，所以不願用別的東西代替它，認為他們所保守的最值得，所以常常要反應出來，向別人誇耀。中國人稱贊一個人對於某事或某書熟悉，常用一個比喻：「如數家珍」。相反的則用：「數典忘祖」，可見「家珍」和「祖」，被認為每人應「存儲」的材料，如能「反應」則為人所譽，忘記了則為人所譏。中國這個民族並不反對存儲反應，從這兩個比喻中充分表現了出來。

保守者在新的環境中，遇見新的事情，不願接受新的原則，採用新的方法，自有意義可聽做的法子來應付。在這一意義上，存儲反應阻礙了進步。一個民族的意識的遺產，應該增加這個民族的智慧，這遺產多，智慧的增加也該愈速。但如果有這些文化遺產已和新的環境脫了節，而它所含有的這個民族的不是智慧而是存儲反應的習慣：保守，固執，偏見和對新事物的峻拒，則這些文化遺產對於這個民族，反而變成沉重的十字架了。

不幸今日中國正處在類似這樣一個情況之中。過去的歷史太悠久，文化太豐富了，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分驕傲；近百年來新出現的環境太突然，新來的事理太可怕，太「不合國情」了。但是因為存儲的材料太多，反應也就不能出此範圍，不肯承認「西夷」也有文化。及至新的現實越來越可怕，越不可抵抗，而存儲反應仍存在作祟，於是想了個調和辦法，叫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骨子裏仍不承認西學也有其體。等到調和辦法仍無效，這個民族的被侮辱與被損害成爲無可抵抗時，一種普通的自卑感佔有了這個民族，索性喪失了自信心，變成懼外鄉外的心理。後來國民革命和抗戰稍稍恢復了一點自信心，培養了一點自尊心，於是數千年來的存儲反應，又立刻作祟了，把「五四」所培養的一點現代國家的新基礎：民主政治，科學精神，自由主義，人權觀念，施以無情的打擊。打擊者戴着「特別國情」的帽子，穿着「正統」的法衣，掛起「衛道」的旗幟，捧着一燒、舜、禹、湯、文、武、周、孔」的神主，要替我們祖先的「固有文化」，做「甄別幽離」的盛業，如果這個「固有文化」並沒有和這個民族所處的現實環境脫節。爲了這個盛業，我也願意執鞭撻辱。如其不然，則這種存儲反應對於使中國爲現代國家這一件事情

有利或有害，實是無待言喻了。

一個小孩子不習英語而用存儲反應來敷衍一篇作文是可以原諒的，至少教育他的人也當担一部分責任。少數人不能接受新文化，喜歡一種用存儲反應寫成的文章，寫得有些家庭婦女愛，這固成他的現實環境，不能適應這個環境，而有無意地用存儲反應來付當前局面，甚至有人還想統制或迷惑別人，使別人也和他一樣只知道用存儲反應，則對於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其或可以感其害。

（上接十三頁）自貿易局長升任爲經濟部長的克利希斯是工黨的從將我們已久仰，而接替貿易局長的年青的威爾遜是工黨中的後起之秀。在過去兩年中，他在克利希斯之下担負着對外貿易的一切重任。他最近支持的兩件大事：一是談判修訂英蘇商約，一是參加日內瓦的國際通商會議，雖然兩者迄今尚無結果，但他確是爲祖國盡了最大的努力。要與蘇聯恢復通商關係，在目前的情勢下，本是難事，但威爾遜和蘇聯對外貿易委員會米高揚一再的折衝，一再的忍耐，現在談判雖然暫停，他還希望另覓途徑，打開僵局。在日內瓦國際通商會議中，威爾遜要處處小心對付美國人。除了蘇聯集團，戰後美國經濟的力量幾乎是無處不到，威爾遜的奮鬥便在挽救大英帝國的經濟被捲入金元的狂瀾。

威爾遜的精緻強幹，不但已爲上司所鑒賞，一般人民也已知曉。尤其以而立之年勝任要職，繼而入閣（他今年三十一歲）都傳爲美談。這與其說是工黨政府的開明之處，不如說英國的政治，或更廣泛的說英國的整個社會在劇烈的演變之中。威爾遜以牛津青年學者的身份效忠於爲學府傳統精神所不容的標榜社會主義的政府，不能不說是一種新的氣象，新的希望，因爲在牛津尚有此等人在，何況其他受納士訓練和保守精神影響較淺的學校和工廠。

幾陣秋風過去，初冬已光臨英倫三島。倫敦的天氣日漸轉變灰色，這是警告英國人民最艱難的時期已經開始了。因爲管外匯法令的實施，從倫敦到巴黎的箭號特快車上旅客寥寥，比之往日擁擠的情形，誠有不勝驚悚之感。英國報紙說十月一日爲英國旅客的鄧開克，實含有深長的意味。





### 朱懷先生與本刊編者 來往函件

一 敬啟者：頃閱大公報登載廣告，見貴刊三卷十期，載有「幣制非改不可」一篇，下署敝人之名。查敝人從未向貴刊投稿，亦未發表「幣制非改不可」之文字。貴刊未得敝人同意，竟擅用敝人名義，發表此類文字，不知在法律上有何根據，請即明白賜復，以便處理為荷。此致  
觀察週刊社  
龔安平先生

朱 懷 謹 啟  
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二 伯商先生：頃奉十一月一日大函，敬悉一是。茲將此事說明如左：查敝刊向例不刊載演講稿件。上月下旬，接中大王國生君投來一稿，係託先生十月十五日在中大經濟系的演講。當時我們頗以考慮。一方面，我們素不刊演說記錄，一方面覺得先生演講稿稿很有價值，而王國生君的記錄也很好。我們最後決定發表這篇稿子。按照本刊最近編例，凡是譯稿，署名時以原文作者為主，譯者的名字放在譯文的末尾，因為譯者的名字所占的比重不應與原作者所占的比重相等。同樣，演講稿子，記譯者的名字不應與演講者的名字並列。因此，在「幣制非改不可」一文之後，附有下列按語：「獨者按：此為朱懷先生於十月十五日在南京中央大學經濟系的演講，由該校同學王國生君記錄而來」。我們最初很願將這篇記錄寄給先生過目一下，但不知先生地址，所以未能實行。說

實在話，我們發表這篇演講時，心中也有些勉強。因為我們不願打破敝刊不刊演講稿的慣例。但是至少我們在採用這篇記錄時，我們對於先生是很尊敬的。現在我們接到先生的質問信，我們也覺得我們做事還有過到。現在除將事實經過敘述如上外，謹請先生示知：我們應該在什麼方式下向先生道歉。先生如有具體辦法，即乞示知。我們則遵照：將先生來信及我這封覆信一併在「觀察」發表，以明經過。如此至少證明先生並未向敝刊投稿。如何之處，即盼覆示為禱。此請 大安  
龔安平 謹覆 十一月三日

三 安平先生道鑒：奉讀十一月三日大札，敬悉一切。貴刊三卷十期所載「幣制非改不可」一文，既係中央大學學生王國生君託記投稿，敝人自可諒解。惟以該篇中所載與當日所講，頗有出入，其中數字，尤多錯誤。事前未蒙  
惠寄過目，為遺憾耳。敬頌  
道安 朱 懷 謹啟 十一月四日  
(請將來往函件在貴刊發表為荷)

### 今日蘭州

獨者先生：自上月離海路駁與共軍趙壽山部包圍蘭州後，蘭州即趨西安而呈動亂不安景象。投機商人，混水摸魚，幾天內物價直線上升，有由二元漲至二十萬元者，甚且有由二十萬元漲至四百萬元者。一般平民，痛受此種打擊，已掙扎於飢餓線上。失業業者亦隨之日多，勵志社社會服務處職業介紹組終日絡繹不絕。國立農業專科學校小學部前曾招考兩位教員，三天內，報名者竟逾八十餘人。紛爭事件，歸化同胞，投函祖國團抱，紛紛奔赴蘭州。但政府視若無睹，不予救濟，任其流落街頭，拿着一壘舊的餛飩種子賤賣，成了一羣新的吉卜賽人。  
在救濟文化方面，也是一片荒涼，雖

然大學獨立學院有兩個，中學有十多個，國民學校有三十多個，但大多設備簡陋，程度低落。報紙共有六家(都是官家辦的)，銷路上一千五百份的只有和平日報一家，其餘都不破千份的大關。文化社團僅有一個「西北文化協會」，是西北行轅所支持的，但其注意力都集中在做買賣上，如舉辦「文化沙龍」「文化供應社」之類。

甘肅在蕩園未合併以前，糜爛甚為利害。關於國大代表，雙方事前均有嚴密計劃，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蘭州市上表現得尤為尖銳明顯，令人為未來的競選場面欷歔！想十餘日，省政府主辦了一次大中小學的壁報競賽，題目是「戡亂建國」。結果，擺在省黨部廳裏的三十多個壁報，據調查：有七個的頭一篇是和平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民四日報的社評改裝的，五個是西北日報的社評改裝的。而取錄的前三名，據一位朋友說：都是從南京中央日報、救國日報、文化先鋒上抄來的。

蘭州雜貨市場的市場甚繁榮，普通應酬價是一搭飛騰。(註一)煙價已漲至兩百元。安門、西關外與下東關外的煙市，生意興隆。近從河州、岷縣等地來貨甚多，「六個貨」(註二)運至一點，「八個貨」一到場便有家。市場多在城牆根的舊洞裏，甚為安全；有時甚至有警察保護，毫無危險。

近來蘭州也恐怖起來了。和平日報社總主筆兼資料室主任宋某於上週被捕。西北日報社兩個記者，河聲報社記者亦於前天晚上被捕。西北經濟日報社某則又於昨晚被捕。現在除那位總主筆宋某業已釋放押送南京外，餘均下落不明。蘭州附近有两个集中營，一個在河北白塔山下，一個在五泉山(?)下，至今每一個蓋面據說尚有政治犯二三百名。  
(註一)「搭飛騰」就是用手拿一個

銅元，把大煙放在上邊，用一根燒紅的鐵絲去活，然後拿一個竹筒去吸。  
(註二)在市面賣的大煙都是生的，還需要熬一次；熬過以後，能夠剩下六錢純煙的便叫「六個貨」，便是次等大煙；如果剩下八錢的，便叫「八個貨」，就是最好的大煙。  
王 庚 十月二十二日 蘭州

### 如此今朝

編者先生：我是個逃過兵役而與吳炳濤治家可歸的孩子。我的哥哥於三十四年被征走打日本，陣亡於河南，那是多麼光榮的死。如今黃土未乾，父母念兒之心未斷，又要拉我去打內戰。我毅然逃奔外出。如今我滿腹的激憤，又向誰說呢？目前中國，為人民做喉舌，能夠替我們說話的刊物，僅剩「觀察」而已。我現在把心中的苦痛仇恨寫成俗淺的東西，如果能載之刊末，訴諸社會，是我殷切希望的！  
如此今朝

(一) 世路崎嶇到處洪水，白天酸味更甚，日月光明都在天上，災難痛苦齊降人間。  
(二) 東村的軍爭未熄，西莊的戰火又起，流離失所的百姓，死不償命的士兵，外戰把人民齊齊癩，內戰今又殘殺人民。  
(三) 昨日征走了兄，今又請去丁弟，退得那家庭多難，苦惱們淚流連，妻子們的哭聲。

(四) 苛政猛於虎，法律盛似蛇，民生無保障，民無被剝削，時日何長，「民與汝汝亡。」  
我是初學寫作的貧民，擅辭用筆一定多不恰當，如完全不能應用，當作罷論，用不着退稿，如能見諒，請先生刪改之。  
張 葉 十月三十日 漢口  
(下接十四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三、四三二、四三一

國內：三個月十二元、六個月廿四元、一年四十八元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郵費在內  
如欲訂閱，請向本社或各埠代售處接洽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電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三卷 第十二期  
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本期作者

- 李純青：大公報社論委員
-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 金克木：武漢大學教授
- 張述祖：國立湖北師範學院副校長
- 吳晗：清華大學教授
-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 論琉球歸屬問題

——及可能糾紛的日本領土

李純青

中國朝野幾乎一致的主張要收回琉球。用的字眼是「歸還」。理由大概是：「琉球不論歷史上，地理上，都應該是中國的。」琉球革命同志會也要求琉球回歸中國。另一方面，在日本也有六十餘名琉球人在要求日本參議院討論收回琉球。現任日外相齋藤均說：「日本要參加共管琉球。」又說：「琉球在北方有些島嶼本屬日本，應劃入日本版圖。」今年六月廿六日麥克阿瑟在東京對美國記者團談話也曾提到：「美國必定保留琉球。由該島的陸軍基地，保護或監督日本。」據說，蘇聯也表示過要託治琉球。總之，至少現已有四國（日本在內）對琉球有佔取之意。將來和會對處分日本領土，最糾紛的怕就是琉球問題了。

## 琉球以外的日本領土

大問題都解決了。

- (一) 根據開羅宣言：「滿洲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國。」「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
  - (二) 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其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我們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 (三) 根據雅爾達協定：「南庫頁島及其毗連之各島應歸還蘇聯。」「千島羣島應劃與蘇聯。」
- 以上三個應為和約根據的文條，已解決了日本領土的範圍，（只有「其他小島」一點未解決。）在這範圍以外，「滿洲」台灣澎湖解決了，朝鮮解決了，南庫頁島及千島解決了。未解決的只有：（一）琉球。（二）馬紹爾、馬利亞納，及加羅林三羣島。（三）小笠原及硫黃羣島。但（二）（三）兩地，事實現在美軍佔領下，沒有第二國出面要求，其將歸美國託管，已成定局。故未來領土爭執實際只有兩個問題：（一）如何決定歸屬日本的「其他小島」？（二）如何處置琉球？日本利用未決定的，

## 「其他小島」

一項，爭千島的一部分小島，爭琉球北部小島，並和朝鮮糾紛。伊豆七島與小笠原羣島也有一些糾紛，但麥帥於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有指令：「伊豆七島及北緯三十度以南的孺羅岩劃入日本行政以內。」這方面問題可算解決了。

## 關於千島

千島本屬俄領。一八七二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與帝俄談判，先是要求購買北緯五十度以北的庫頁島，俄國不肯；副島乃建議：「日本放棄庫頁島，領有得撫、國後、擇捉三島。」直到一八七五年五月才談判成功，簽訂條約，日本放棄庫頁島，換得千島十八個島嶼。（北起占守島，南至國後島）這段歷史，可參千島與北海道劃界的根據，很自然，也很合理。



，日本不應讓橫生枝節。

朝鮮與日本之間的小島，日本海事的鬱林島、竹島、及朝鮮半島以前的濟州島，當歸朝鮮；還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奉帥指令蓋已予確定——在日本政府行使政權之外，應已沒有問題。將來問題是：

### 對馬

對馬是一個小國，與日本離合無定，和朝鮮關係很深。尤以鎌倉時代，由少貳氏，阿比留氏，至宗重尚氏國內歷經篡奪，有時朝貢日本，有時也服從朝鮮。一四四三年對馬藩主宗貞盛就與朝鮮約，每年遣船五十隻。但現在對馬問題是戰略的，不是領土的。蘇聯有一本普里波依著的著名小說，以「對馬」為名，描寫日俄戰爭時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被鄉艦隊殲滅。蘇聯念念不忘於對馬海戰。在日本神功皇后及兼臣秀吉前後二次征朝鮮時，在蒙古遠征日本時，每次戰役都通過對馬。對馬地位重要，鎖鑰日本海，連繫日本與大陸，不需遼東的遼連尼爾(Dardanelles)海峽。為監視日本復起侵略，扼住其「大陸政策」的咽喉，我們應使對馬離開日本，交由聯合國(似以蘇聯為適宜)託管。

以下說琉球問題，先說：

### 琉球的地理範圍

日本的冲繩(Okinawa)縣，並不等於琉球。一六〇九年足利時代，將軍島津家久發兵三千討琉球，生擒其王，併吞了琉球的大島、喜界島、冲永良部島，與論島。此疆一斬，奪去琉球約三分之一土地。所奪諸島在一八七一年廢藩改縣時，置於鹿兒島縣下，直到日本投降時，還屬鹿兒島屬大島支廳管轄。現在日本要爭的就是說這些島原屬日本，不屬琉球。這要求當然是不合理的。我們應使其合浦還珠，恢復琉球的完整。奉帥指令規定「琉球羣島中北緯三十度以南各島(包括口之島)」在日本行政以外，即將一六〇九年島津的剽奪歸還琉球，如此措置，極合情理。

這樣，所謂琉球應指自口之島起，向西南蜿蜒到與那國島止，計大小島七十餘個，面積三三八九方公里。人口，琉球人約六十萬。(一九三〇年調查是五七七五〇八人)在大島郡(大島支廳)內有二十萬日本人是九州來的移民，應請其歸還故土。若依大島郡為界，口之島以北的硫黃島、口永良部島也應歸屬琉球，那是吐噶喇火山羣島的一部分。只有原元島種子島是屬熊本支廳的，那沒有問題歸入日本版圖。

琉球歸屬問題的解決，在戰時聯合國所有文獻與協定，都不能找到根據。

那是「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開羅宣言)，日本必須吐出，吐出之後，就不知歸給誰了。聯合國對領土有個消極的原則，即：(一)大西洋憲章「不得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其他。」(二)開羅宣言「三國決不為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這個原則就是：不是你的領土，你不能擴張。若任何國都不該領有，又不該讓「敵國」繼續佔領，則其解決之道不外獨立或託管。前者朝鮮，後者像太平洋前日本代管島。因此討論琉球問題可假定有三條路：歸屬，獨立或託管。

我們主張「歸還」在法理上站得住嗎？

領土的取得，在國際法上，有先佔、割讓、買賣及贈與等。但自第一次大戰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以來，最重要也最合理的是根據這個原則，尊重民族的自由意志。但戰勝國可以禁止戰敗國對某國某地不得合併。例如凡爾賽和約就規定了德奧兩國不得合併。我們對琉球，無疑的，有權不許琉球公民投票歸日本統治。除了日本，琉球和中國關係最深。

### 有史為證

琉球的名稱有琉求、流球、瑠求、流虬等。始見於隋書東夷傳，宋史元史也有記載，但當時海上情形不明，所謂「琉球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煙火相望。」或誤指台灣，或包括台灣在內。到明朝，則已完全明白，明太祖於洪武五年(一三七二)遣楊載使琉球，詔云：「……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邦播造朕意，使者所至羣臣入貢，唯爾瑠求在中國東南，遠處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遣使數次未達，洪武十六年(一三八三)琉球首里按司始受封為「琉球國中山王」，隨後還有「山北王」「山南王」受封，當時琉球三分為「三山」，「三山內訌，明主輒為調解。初送閩人十八氏入琉球，任通譯，永樂年間增加到有「閩族三十六姓」，由是琉球風靡了中國文化。三王也各遣子弟入明留學。尙巴志統一「三山」以後，亦為中國藩屬。明亡清興，琉球再受冊封，二年一貢。其間島津家久戰勝琉球，並剽奪了奄美羣島，但日本船到那霸各地通商，根柢中國知道，琉球政府必下令：(一)使船到時，凡日本年號日本人名書集及此外所有惹動人目者，該船主可各自藏避。(二)日本歌日本語言，或與人以日本語對談，皆為不宜。(三)不可現出日本的風儀。一明英宗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在福州南台外設警使館，專管琉球事務。後改為琉球館。直到一八七三年琉球王尙泰被迫向明治進「王政維新」的賀表，明治詔封尙泰為藩王，列

入華族，正式併吞琉球，福州琉球信事務，乃移轉到廈門日本領事館。但這件事：(一)沒有獲得琉球官民的同意。他們始終不聽命令。一八七九年日本廢「琉球藩」，改沖繩縣。命尚泰「上京」(東京)，尚泰圖謀反抗，後來日本是用軍警力量解決的。(二)中國始終沒有承認。一八七九年美國卸任總統格蘭頓來遊遠東，曾出面為琉球問題斡旋，中國建議割島分隸，因受日本反對而無結果。一八七四年西鄉從道侵略台灣，就是藉口保護琉球人民的(因有琉球人五十四名被台灣生番殺害)。清廷昏庸，先謂「生番化外之民」，繼與日本定約償付撫卹銀十萬兩。此事雖有精神上默認琉球與日本的關係，但中國無明文放棄琉球。(三)在日本併吞琉球時，琉球已與美法荷三國訂有通商條約。法國軍艦最先於一八四四年到那霸，英國次之(一八四六年)。美國最先於一八五三年與琉球訂約，法國繼之(一八五四年)，荷蘭是一八八八年和琉球訂約的。一八七三年美國因日本佔領琉球會照會日本政府，謂「應任琉球維持條約義務」。日本答覆照辦。實際上，歐美各國也沒有承認日本併吞琉球。總之，琉球平白入日本版圖，任何方面都是一筆糊塗賬。

上敘事實說明：(一)琉球為中國藩屬，歷數世紀之久。沒有一國比得上中國和琉球的關係。(二)琉球有自己的政府及國王，長期維持獨立或半獨立的狀態。論「歸還」，無疑歸還中國。但我們要求歸還會碰到一個難題——民族。琉球只是中國的藩屬，不是中國直接統治的本土。中國對朝鮮，對越南，也有過這種藩屬關係，然而民族不同。基於民族的自由意志，民族自決原則，他們可以加入中國，但也可以獨立。

### 琉球民族

是混合的。據加藤三善著琉球研究一書稱：「琉球人種有：(一)馬來眼，方額、廣鼻無鬚的。此系乃從菲律賓賓台備北上者。(二)蒙古眼，狹額，隆鼻的。此系乃從九州南下者。(三)久米村一部落，是閩族三十六姓的後裔。(四)原始住民是倭奴系。」琉球革命同志會謂：「現在琉球人六十萬眾頭，閩族三十六姓佔六分之三，北方系統六分之一，南方系統六分之一，雜系六分之一。」在琉球民族裏面，有中國人的血統，但請注意，三十六姓有許多是賜姓的。其語言也混雜着中國語日本語，有些地方則混雜着倭奴語和馬來語。其風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久米村有孔廟，崇元寺有下馬碑，瑞泉有很多中國人刻石題字，端陽節有龍舟競渡等；但閩時馬來與日本習俗也到處存在，琉球有悠久的歷史，詩歌，戲曲等等。看這一切，我們實不難說琉球民族和那一

國的民族絕對相同。自然，也不能說是中國民族。關於三十六姓是後來去的，居客卿地位，已歸化琉球，既不是征服民族的統治者，也不是一支有獨立意識可以左右及領導琉球的多數民族。

依民族自決原則，琉球人民可以要求加入中國，那是他們的自由權利。反過來說，中國似不能強迫琉球歸還中國。假使琉球人民的自由意志選擇的是獨立、解放，他們希望恢復他們的國度，願意重樹三巴國旗，我們實在沒有理由不加以贊助，好像贊助朝鮮獨立一樣，贊助琉球獨立比要求歸還琉球實在要亮得多。假使琉球歷史是往獨立解放的路上走的，那麼，

### 託治

就不過是權宜處置了。為佔領琉球，美軍對日軍擊斃八十三天，雙方死傷十餘萬人。美第十軍軍長巴克納，第九十六師副師長伊里斯利，且以身殉。憑這壯烈的犧牲與戰功，無疑美國最有最受託治琉球的資格。中國也有資格。但和約應規定：琉球託治是暫時的，其性質與朝鮮相若，經過相當時期，應國琉球自由獨立解放，不可把琉球看成太平洋代管島那樣決定，作永久或半永久的託治，永久託治對琉球違背民族自決原則，也違背聯合國信誓且且一不擴張領土」的宣言。因此，我想我們對琉球的健全主張似應為：

- (一) 首先國琉球人民投票願不願加入中國。
- (二) 如其不願，則實行有期限的託治，扶助琉球民族自由獨立。託治形式，可交一國或數國共管。
- (三) 託治間不得有久佔琉球的企圖或設施。並不得利用琉球作戰，除非為對付日本。
- (四) 聯合國保證琉球永遠脫離對日本的從屬關係，並保證其永不受侵略。

以上所論完全站在法理立場，排脫利害及自私的觀念，並不以主張當作一種手段或宣傳。將來琉球問題怎樣解決，米可逆睹。令人遺憾的是過去及現在人們都忽略了琉球民族，許多寫殖民地歷史及寫日本殖民地歷史的書籍，獨缺琉球一章。我強調了民族問題。琉球雖然弱小，我們不能不尊重其有過獨立與鬥爭的民族自由意志。

君如滿意本刊，請即訂閱

# 自由乎？平等乎？

吳恩裕

英國著名的歷史家愛克頓 (Lord Acton) 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追求平等的情緒，使令我們對於自由的希望，成爲泡影」。這句話一向被認爲是主張平等與自由衝突的名言。中國現在正邁向民主政治的路途，而民主的極致，就是達到自由及平等的境界；那麼，自由和平等究竟是不是衝突的呢？如果不衝突，有什麼理論的論據？如果衝突，則不但要有論據，並且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跟在後面，即：我們究竟要自由呢？還是要平等呢？

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本文下面首先討論：自由的抽象意義是什麼？它爲什麼值得我們爭取？其次，再從實際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看自由的爭取，便發現歷史上爭取自由的總是限於某一個階級，從來沒有普遍地爭取過；當然更沒有普遍的獲得過。因此，經濟上、教育上、以及其他特權上的不平等，乃是自由的阻礙。再次，我們說明：自由應該是全人類所趨赴的目標，它的普遍實現是必須有平等爲基礎的。所以，只有少數階級的特權與全民的自由是衝突的；而全民的平等，不但不與全民的自由衝突，反而是它實現的主要條件。

讓我們首先說明自由的抽象意義。自由有消極和積極兩種意義。消極方面，所謂自由有：取消約束或限制之意。例如信仰自由，便含有旁的人或政府不干涉個人信仰宗教之意。又如言論自由，也同樣有反對任何人干涉的意思。積極方面，自由有：任意選擇辦法或觀點意思。例如上述兩種自由，在積極方面，便含有任意選擇宗教信仰，任意選擇立論的觀點的意義。

祇就抽象的意義講，自由也是值得爭取的。特別是從自由的積極意義說，它乃是任何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一個社會的進步乃是大量的創造活動及思想所造成的。而創造性的活動及思想，都包括着「選擇」的作用。那就是說，假如有最好、好、不好三個可能，那麼創造性活動及思想，就選擇那「最好」的一個可能。旁人，政治權力，都不能限制或阻礙這種選擇。如果「欽定」一種辦法或觀點，迫令人民遵照活動及思想，這個社會是絕不會有進步希望的。所以，我們可以說：阻礙正當自由的政府，不但於法無據；因爲正當的自由是憲法上明文規定了的人民的權利；而且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全社會的罪人。對這一點，我們在爭取自由的過程中，應有正確的認識。

其次，我們再由社會經濟背景來看自由的問題。拋開了上述對自由的抽象說明，在事實上，我們便不能不發生下列的問題：是誰在爭取自由？是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並且真正得到了自由？

是誰在爭取自由？這問題顯然和壓迫的程度有關。在習以爲常的奴隸制度的社會中，奴隸恐怕連爭自由的企圖都不易發生。因爲壓迫得太久太重了，被壓迫者縱然不會改變天性而具有奴「性」，却可以造成因循懶惰的習慣服從。又如中國今日的無知農民，他們會起來爭自由麼？不會的，一則因爲他們被壓迫的深而久了；再則因爲他們沒有知識，特別是沒有政治的意識。而另外，我們今日熱心民主的人士，幾乎全是「都市民治家」，知識分子是不會把民治帶到鄉村，交給農夫的。

是什麼人有得到自由的希望，誰得到了自由？這問題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而它的正確解答，也足以發人深思猛醒，可以爲了解中國當前民治問題的幫助。就近代的社會經濟背景而言，爭取自由的：是反對特權貴族的地主；是反對政府干涉的資本家。並且他們在他們各個的歷史階段中，也都得到了自由。何以他們能得到所爭取的自由呢？因爲爭取自由，和自由的實現，都是有其經濟條件的，而他們就正是具備此種條件的人。近代歷史的發展，直到目前爲止，自由的實現始終沒有擴展普及於全民；其原因就是：在全民中之貧困的農工階級在現代國家中，雖然表面上享受自由的法律權利，但是他們自身的經濟情況，却阻礙了他們實際上享受這種權利。所以，法律上的規定是「應該」享受自由；而事實上的問題是「能」「不能」享受自由。這種「能」與「不能」的背後，實在觀藏着階級的分野，財富分配的不均。這種情形就正是所謂「不平等」。有錢的，能享受自由的，在現代國家中，都成了特權階級；他們的自由之獲得，是建築在這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上面的。因此，少數人經濟上不平等的存在，恰好是全民不能普遍獲得自由的基本原因。

再次，我們要一反上面所引愛克頓那句話，而認爲全民普遍地獲得自由，必須建築在經濟平等之上。我們必須取消經濟上的不平等，然後才能實現全民的自由。在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佔優勢的階級是少數人，取消他們的經濟優

勢是取消一種社會的特權。人類歷史所以被認為是進步的原因，就在於：它是一個不斷地取消種種特權的過程！

取消少數人經濟的特權，自然包括着重分配財產，或至少是限制財產之獲得的問題；這豈不是剝奪現代國家中法律上保障財產及繼承財產的自由權利了麼？是的，是要剝奪少數富人的這種「權利」；但須知這種權利在現代國家中已經變成「特權」了，並且當我們已知這種特權妨害「全民」的幸福時，剝奪它不是應該的麼？所以，就此觀點說，已經變成了特權的自由權利，應該被剝奪，被取消。但這並不表示：「自由」與「平等」是衝突的。這祇表示「特權」或少數人所能獨享的自由和「平等」是衝突的。

關於這一點，有好多現在的學者，沒有弄清楚。其原因就是因為他們未能把自由的問題，放在具體的社會經濟背景中來研究，因此他們也不問：「是一種自由？」「是誰能享受此種自由？」等問題。殊不知這種態度是不對的。如以政治自由為例，在希臘社會中，便只有公民階級能享受，而奴隸則絕對不能。又以財產自由為例，在近代社會中，工資勞動者，終日疲勞精神，求一人一家溫飽之不暇，你說他應該享受大量堆積財產的自由，豈不是絕大的諷刺麼？所以，我覺得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者：不要再認為平等與自由是衝突的；因為全民的自由，必須以平等為基礎。不要認為如要平等即必須損失一些自由，因為那「些」自由既已成爲少數人的特權，則取消它便是應該，而非不應該，的了。

# 留學問題。第一流大學問題

金克木

自從胡適之先生發表「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以來，有很多人討論到擴充大學與廢止留學的問題。就我所見到的文章看來，大家的爭論在原則上並不見得彼此不同，却似乎是只有着重點不一致。

據我看來，反對胡先生意見的人所認為胡先生的意見大略是：廢止留學，用留學經費辦大學，可以把大學辦得與外國第一流的相等，但十年內只能辦五個，其餘的候補。從這種看法生出的爭論便是：留學能不能廢止？該不該廢止？十年能否辦出第一流大學？該先充實那幾個大學？前兩個問題是消極方面，後兩個是積極方面。本文側重考察前一方面，然後的帶談一下有關係一方面的

最後，以我們中國目前的民主運動而論，我們必須了解：要自由是當然的，因為照上面所說，自由乃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但是平等也是重要的，因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經驗已經昭示給我們：沒有平等的基礎，真正全民的自由是不會實現的。平等和自由是不衝突的，因此我們一方面固然要爭取自由，另一方面也要促成平等，以為自由的基礎。但這爭自由的運動必須是普及各階層的，否則就不免流爲某一種人的特權之爭奪了。如果市民治的運動是以都市爲出發點，而該逐漸普及於鄉村，那自然是可能的。如果是始於都市，又止於都市，那就不免是特殊的民治而非普及的民治了。

中國人口裏農民佔那麼大的百分比，在此次民主運動中，很少人想到他們，提到他們。這不能不說是怪事。有兩個遠見的外國人，曾經做過從歷我們的企圖。一個是華萊士來中國時，會促我們注意設法提高農民的生活及知識水準。另一個是拉斯基某年爲重慶大公報所撰的一篇社論，題目似爲「中國革命之展望」，其中也有提醒我們提高農民生活及知識水準的意見。然而，我們却沒有人注意這些問題。照我的看法，平等實爲自由的基礎，而自由又爲民主之錨，則在我們的民主運動中，絕不可忘記了農民；因爲在全中國人民中，倘使把農民抽出去，剩下的便顯然是少數的特權階級了。拋開「應該」與否不管，須知歷史的進程是無情的；建築在不平等基礎上面的少數人的特權自由，終於是要被拋棄的，被剝奪的。而全民的普遍自由，却永遠需要平等爲基礎。

一九四七年十月廿六夜

鄰見。至於是否必要挪留學經費辦大學，以及現況下能否希望單獨發展高等教育等問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以內。

主張留學的人不見得以爲中國永遠都要在學術上仰給外國，把高等學術人才都請外國去造就；而反對留學的人也不見得要馬上停止留學，不再派一個學生出國，只等國內出現牛津劍橋哈佛。因此，留學該不該廢止，就是中國學術界要不要獨立不依傍他人而與人平等的問題。在這一條原則上，我看不出大家意見有什麼不同。至於學術能獨立的國家有時也還要派人到外國去學某一種特殊學問，那是等於獨立後的合作。所謂獨立，只是平等，並非孤立，獨立的

國家學術仍然是世界整個學術界的一環。因此，那一類的留學與目前的高等教育普遍到外國去受的留學是根本不同的，不會有人拿來作留學的辯護證據的。成問題的是留學該不該馬上廢止，其實也就是能不能廢止的問題。這是原則中之實際方面，因此牽涉到十年能否辦成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認為留學不能廢止的舉出許多理論與實際的理由來，說明不能停止留學等候自己學術獨立；認為留學必須廢止的人也列出許多留學的惡劣情形來說明留學只是浪費，遠不如自己辦好大學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教。其實反對的並沒有抹殺許多留學生的成績，主張的也未否認留學界的怪現象。

雙方都有理由，但是論點混淆了。大家都沒有注意留學政策與留學現象是兩回事。反對留學的指出現象而牽涉原則，擁護留學的却辯護原則而庇護了現象。

真正的留學政策應該是雙方都不反對的，可惜的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留學政策，却只有留學現象，這便是一「鍍金」混學位的風氣。這風氣是根基於殖民地的實辦心理的。在中國沒有真正獨立，不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脫離殖民地的地位，而為國際間平等的一員的時候，即使我們能够努力在高等學術界打破這種依賴的現狀，也決不能在社會上消滅這種媚外風氣的。

爲什麼說還沒有留學政策？

所謂政策者是針對某一問題，有計劃的達到解決該問題的目標的一種手段。留學政策者，應該是因為中國現代學術對外國而言或缺乏或落後，因而要急起直追，用留學的方法以達到與人並駕齊驅的目的。這種留學必須是有全盤計劃，確定目標，實際步驟，具體效果的。這才可以稱為政策。政策既是手段，就不能手段目的化，因此必須企圖達到目的後廢止手段。政策是就國家着眼，因此也不能以個人的成功和失敗為評價的標準，而應以整個達到目的與否為考核的原則。民間的或臨時的這樣有目標有成效的派遣留學，不是沒有，但常常人亡政息，不能算國家的政策。

譬如有一個人到少林寺學打拳，他的目的首先是要學得肯出於藍，至少是與老師及師兄弟並駕齊驅，不辱少林寺的名目才行。若他僅僅住過少林寺學過拳，即使頭上纏九個香疤，也只能算是遊方和尚掛了單，也許還不如寺中挑水的凡夫。那不能算是去學打拳，因為他原先沒有以學到老師地步為目的，實際又未達到這目的，怎能說是去學拳？進一步說，他精通了拳術，回到故鄉，若丟了拳法，或專以打人為業，並不教人，或則也授徒，但一代不如一代；這樣，在他個人算是學過拳，但在他故鄉說，以後的人仍得跑到嵩山去學，仍和沒

有這個人一樣。必須有一輩人都懷着自立拳派的目的去學，回來後確能把少林的一套在本鄉傳授，使一代勝過一代，甚至別開新派為少林所佩服，這才算建立了少林的一支，或成功了拳術一派。以後也許還有人要到少林去特別學習這類的秘傳，但大多數却不必跋涉而能成為技擊名家了。這樣有目的，有計劃，有效果，從學習到獨立，到延緩發揚，在個人是立志，在國家是定政策。我們有這樣的留學政策麼？

就社會說，類似這種學打拳的留學本來也可自然依需要發展，不必政府來包辦的。我們只要看看中國佛學的接受傳播與建立的歷史，就可以明白。從佛經傳入以後，道安慧遠等的竭力提倡，鳩摩羅什，真諦等的在中國終身講述傳授，到玄奘義淨等去天竺那爛陀寺專攻，回來發揚光大，翻譯、傳授、研究、建立了自己的佛學。我們古代原是有過這樣的留學的歷史的。因為並不是政府決定實施的政策，所以不是有計劃的推行，而需要整個社會上起帝王下至庶民的推引，有志之士的冒險犯難，歷幾百年的時間。這的確是由留學延師到自立的學派的一個成功的例證。從清末到現在，實際上我們是重複走了千年以前對佛學的一條路徑，也有了一些特殊的成就，可是在現代的環境說來是太不經濟了。古代的中國不是在殖民地的地位上，政府不能也不會全盤控制文化事業，所要學的也只是經典戒律等等並非日新月異一步就趕不上的科學，又沒有鐵腕扼住護照與外國。從前在兵荒馬亂的幾百年內無整個計劃而成功的介紹並建立佛學的歷史，我們現在不能任其重演了。我們要作現代的經濟的打算。我們還需要一個留學政策。

留學政策是企求學術獨立的一個步驟，兩者在一個時期內是並行不悖的。胡適之先生沒有提到這一點，因此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其實他最好擬一個十年留學計劃與學術獨立計劃相輔而行。一面延聘外籍名家，充實設備，一面有計劃的派人留學回來傳授，自建根據地，這才是理想。「鍍金」的風氣是殖民地的實辦心理所造成的，不能消滅於一旦；然而留學的浪費却是可以，而且必須的，以有效的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來制止的。這個政策也許不是政府所能為力，那就要學術界自己來策勵辦理，只要政府肯把管理留學的權由官廳移到教育界去，把非學術目的的不合理的控制變為合理的有計劃的管理。

中國歷來對留學生是只管跨出國門的一步，而不顧其他。這一步的關隘愈來愈嚴，而走私漏稅的浪費愈多，徒然使有志求學之士為學問以外的限制所阻，而無意求學之人得藉其他辦法「鍍金」得意。留學生出國門後，大家只問他的學位，回來後做什麼金源自己的關係，回本行也只是數書而已。公式是：「

出關——博士——教授或其他。這樣是無計劃的浪費，豈可稱為留學政策？嚴道學海軍回來這算歸了書，此外學軍，學醫，學工，而回以後做官或賣文的有多少？在這種混亂的留學現況下，我們不單歡許非留學的惡劣「鍍金」現象，我們更歡許抗斃於許多人才的不能出國深造，尤其是已經出國深造的，因無處用，無法再深造，甚至無法傳授保留，讓歲月與社會把學問消磨，一年不如一年，到後來只顧下頭銜與年資，除了做官以外毫無用處。這種浪費不是用美金可以算得出來的，這是整個民族所付的歷史的代價。

為補救這種可驚的浪費，因而促進中國學術獨立的，與自建真正高等教育相配合的留學的政策與計劃的內容，不在本文範圍以內，但有幾點原則是說得的。例證不遑，即在同樣落後而能飛躍現代化的日本。

首先，備以大學畢業為出國深造的條件是不妥當的，現在的大學中，一年級生還要念「基本」國文與英文，四年級生才能有研究成績的「畢業論文」，先當他低能，後當他天才，一切都是「部定」「國定」，這樣的教員下，學問都是自己課外學來的。傑出之士自然也不少，但非所望於一般。最好是在國內某一方面有實習與研究到某種程度的人，發現非到外國某處去，或非從某位不來中國的外國學者不可的時候，才帶着研究計劃出國去研究。這一點當然與國內大學的設獨立研究所，以及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與其他獨立研究所的擴充與開放（招研究生），相密切聯繫，還與請外國第一流學者來華講學也有關係。否則便不能規定這一點，定了只是加一道嚴口而已。要使大學畢業有志研究的才智之士有地有錢有師去研究，有了研究的經驗，才出國繼續，決不要去進普通大學上普通課程，抄書考博士。就這原則來說，愈有研究經驗的人去留學愈能得益。

第二，既有研究經驗與計劃而出國，就不致浪費時間精力與金錢，必須給他充分的支持，不能出去後就不管，只出公費，看成積單，問學位大小，便完事。這樣出去的人並不是去攬取頭銜，乃是負有極大使命的，必須使他充分利用國內所沒有的環境，完成他的計劃。至於名位却要全不顧及，只看經過與成績。儘可以當學徒，如果某種必需技術非當學徒不能學的話。

第三，研究到某一程度，計劃中的目的既達到，回國來必須依照出國前的動機給他施展武藝的機會。最重要那是要他能使再繼續研究這一問題學這一方面的人省下他所花的時間與跋涉。為了這個，出去的人就得是原來已在學術機關工作過的人。為什麼要他去，他為什麼去，都已早在計劃之中，回來後自然一切依預定計劃進行。這一點又與國立學術機關的充實與發展有密切聯繫。自

建學術中心，除物的設備外，聘請外籍教授與有計劃派備留學生，正是人的設備。

惟有這樣的留學計劃才能算留學政策，才能做學術獨立的必不可少的一條件。沒有人的設備，有美金也不易建立獨立學術中心的。

這只就學術界來說，所以一般的「鍍金」思想，以及違官出洋，貴公子題學等現象，就屬之社會問題，不能希望同時解決。只要學術界能祛除浪費的「鍍金」之弊，建立起積極的虛心切實從人以求自立的風氣，已經是國家大幸了。至於這個政策雖要政府支助，而全權却歸學術界，不歸官吏兼辦。這也是必要條件。除非政治上軌道，把學術交給官總是有危險的事，不論某位官是否有學術，因為那是個人的事，政策不能管個人執好執壞。

還有與留學政策並行的是儘量尊榮未留學而卓著成績的人，尤其是國學，但不限於國學。壓抑自力更生的學者，獎勵遠渡重洋的博士，不但公平，也不是求獨立的態度。留學既只是政策，目的仍在獨立，那麼，為什麼對不留學已能獨立工作的人不特加鼓勵？

現在再附帶談到辦第一流大學的問題，貢獻幾點卑之無甚高論的鄙見。

首先，我覺得專門學術研究雖然也可以包括在高等教育之內，但不如分開來看。目前中國的大學只是傳授高級知識的地方。在社會上看來，中學畢業好像是受教育尚未完成，於是大學就成了高等國民的養成所。由這一點想法，中學生才拚命要進大學，若為應付需要，勢必把大學辦得同中學一樣多。小學也不是國民教育，只是兒童教育，不過是受教育的初步。這樣，小學，中學，好像都無獨立存在價值，都給大學辦預備班。不幸各校又不聯繫，彼此互不信任，各辦各的，各考入學考試，各重複訓練一通基本課程，把學生教員忙得不得了。推上去，大學畢業雖然可以為社會所用，却仍不能出人頭地，仍得留學，才能做超等國民。這一套社會觀感的根柢仍在中國的士為特殊階級的傳統，與國民教育民主思想都是背道而馳的。我們若先扭轉留學風氣，從上而下來改革整個教育，恐怕是沒有希望，因為教育很難脫離政治和社會而單獨改造。在這種狀況下，大學仍然是傳授高等知識，完成高等國民訓練的地方，若社會風氣不改，留學風氣仍難消滅。如果把研究發明也附在高等知識的傳授上去，無異延長了高等國民的訓練年限，不過從國外移了兩年回國內而已。若大學授予碩士博士名位，社會上又將加以階級區別，於是學生又須讀到博士才算教育完成，而研究院又將辦得和大學一樣多。這樣的根本依據原則若不改，研究院擬辦得多，是否能提高中國學術地位仍成問題。現在單為了學術獨立的目的，不動

把專門研究與大學教育分開。實際上，專門研究與發明需要終身從事，大學教育都有一定年限，兩者本也不是一事。若爲了專門研究高深學術的獨立而訂留學與獨立的計劃，把普通大學教育與留學風氣暫擱下等更大的改革，這才是可以實現的。

其次，我覺得好的大學是生長起來的，不是硬辦起來的，正如人材是「養」出來的，不是一「訓」出來的。一個大學的成長需要許多的內外因緣，往往難爲個人能力所操縱。若是高級訓練機關，倒可以一所一所的依樣畫葫蘆，可是需要精神獨立的最高學府能否這樣辦就是問題。好大學與好中學的目標與辦法常不一致，甚至往往相反。可惜這一點似乎還爲許多主持教育的人所不解。我很懷疑單把一所外國大學的人材與設備「空運」到中國來也仍然成爲好大學，而不迅速變質。然而我不懷疑把一所外國專攻某一問題的研究所的人材與設備搬到中國來仍能繼續研究。（當然有特殊條件如格林威治天文台等不行。）研究所以可以孤立關起門來的，甚至還特別需要有些呆子來閉門專心從事。可是大學必須是生長的活的有機體。一所好大學有好的風氣，如同一個人有高

# 論賞罰

張述祖

賞與罰乃人控制人的行爲時所最通用的手段。父母對於子女，先生對學生，戶官對士兵，政府對人民，都離不了這兩種手段。用作賞罰的事物，雖然不一而足；但總而言之，則不外兩類刺激。用於賞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接受的刺激，姑命之爲滿意刺激；用於罰者，可以說是使人傾向於避免的刺激，姑命之爲煩惱刺激。至於刺激之所以能予人以滿意或煩惱，則有的爲原始的，有的爲習慣的。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常有其行爲，那麼就令滿意刺激在其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滿意刺激的功能，於是因有適應價值而被保留了，這便是賞。反之我們要某人對某情境不再有其行爲，那麼就令煩惱刺激在其行爲出現時出現；這樣某行爲就具有了致取煩惱刺激的功能，於是因無適應價值而被汰除了，這便是罰。

如此看來，賞與罰這兩種用以控制他人行爲的手段，似乎至爲簡便易用；所以歷來爲管教人者所樂用。因爲只要大權在握，則予人以滿意刺激或煩惱刺激，那好像是件再容易不過的事。於是因爲易用就濫用，因爲濫用，就不見得

尚的人格一樣，需要特別加以培養的。壞的大學只是大量生產方冠學士的工廠，（用訓練班的眼光看這倒是最合理想），好的大學却有獨立的人格與面目。就用最簡潔一訓練的軍事學校來說，辦一般訓練軍官的學校和辦養成高級參謀人才的陸軍大學就是兩回事。「將兵」與「將將」的確有很大分別的。

綜合這兩點來說，改造大學可以，甚至必須，與專門學術研究獨立目標分開來。如果把中央及北平兩研究院的各研究所組，許多已經辦了獨立研究所（不是以教授兼任導師頒發碩士學位的，而是獨立有計劃從事某種研究的。）大學的研究部門，以及獨立的研究機關，特加充實，招納願終身從事其項研究的中國人，并培養有計劃的留學政策下的，預備留學以求將來獨立的研究生，這比由改造大學教育以提高學術界有希望得很。不過要學術獨立於國際間，先得學術界能獨立於國內，若學術界的人與事仍受外界的壓抑與控制，衣食不周，動輒得咎，即全國遍設研究所與大學，外國教授與本國博士多於過江之鯽，也未必真能學術獨立的。

常常有效了。

如果滿意或煩惱的刺激是某人自己以其行爲由其情境中所致取到的，非由外加；此即所謂自然的賞罰。例如小兒冷天看見一籠炭火，舉手向火，致取到溫暖的刺激；嗣後在冷天裏的火籠將更易引起他舉手向火的行爲。這是賞的結果，然而這賞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賞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賞。反之這個小兒若看見炭火，上手去抓，致取到灼痛的刺激；嗣後那透紅的炭火，將不再引起他上手去抓的行爲。這是罰的結果。然而這罰是該小兒自己以其受罰的行爲由該情境中取得，非由外加。這可以說是自然的罰。

通常所謂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是由人施諸人的。受賞罰者並不能自己以其所受賞罰的行爲，由情境中致取來那些刺激，而是由別人硬把那些刺激加入的。例如一個小孩把掉在地下的茶杯拾在桌上，母親給他糖吃；這就是通常所謂的賞。此處的滿意刺激，並非該小孩以自己受賞的行爲取自地板、茶杯

、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又如另一小孩把擺在桌上的茶杯扔在地下，母親打他一下；這就是通常所謂的罰。此處的煩惱刺激，也非該小孩以自已受罰的行為取自地板、茶杯、桌子，而是來自另外的一個人。這樣的賞罰，可以稱之為人為的賞罰。

自然的賞罰效力最大，因為用作賞罰的刺激與被賞罰的行為，連結最為密切固定；有該行為必得該刺激。而人為的賞罰則否，因為用作賞罰的刺激，不一定必與被賞罰的行為連結；小孩把茶杯扔在地下或拾在桌上，沒人看見還不算了。或者雖然看見因一時興致，並未施行賞罰；或當時未理會，待事過境遷，小孩在院子裏玩時，才施賞罰；使賞罰的刺激與玩的行為連結，弄得牛頭不對馬頭。不過自然的賞罰，其用作賞罰的刺激，並非由人施行；所以在說，不能算作人控制人的手段。固然管教人者可以儘可能採取自然賞罰的機會，或佈置易於發生自然賞罰的情境。但有的行為，其致取的自然懲罰太嚴重，如小兒玩火自焚。有的自然賞罰不能與行為緊隨，而須歷久方現，如按時食息身體壯，喝了生水拉肚子。有的行為僅能使別人滿意或煩惱，當下與自己無干，如為人效力，竊人財物。為了以後或別人的滿意煩惱而保留或汰除某行為，那就非用人為的賞罰不可；為了防止太嚴重的自然懲罰，也非代之以人為的懲罰可。

因之管教人者最樂用的當然是人為的賞罰。「信賞必罰」，簡直認為是管教、為師、帶兵、治民的萬應散。其實人為的賞罰果真好用，那麼只要大權在握，統制不成爲一件很簡單的工作了麼？然而事實上則儘管是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人，在統制上還往往出漏子。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爲把這種看似簡易的手段沒有用得好的。有人說這是因爲有些天生硬骨頭的人，既不受賞，又不怕罰，所以把社會秩序弄壞的；對這些人賞罰無效。這個，我們研究生命科學的人不能承認。你既說他是人，又說他不愛賞不怕罰；這就是說有不尋滿意不避煩惱的人。這是再也不能不通的說法。因爲尋滿意避煩惱是生物之所以爲生物，且是不斷適應環境而繼續進化的基本動力。人既然是生物，當然不能例外。不過所謂滿意或煩惱是依當事者而發生的；爆竹之聲，人以爲好玩而滿意；狗以爲可怕而煩惱。送一個肉包子給人，四歲的小孩以爲好吃而滿意；六十歲的老頭以爲侮辱而煩惱。管教人者往往犯一個通病，就是把自已認爲滿意或煩惱的刺激，以爲受管教的人，也一定認爲滿意或煩惱。其實有時不但不盡然，甚至可以相反。酒徒拿酒來犒賞不會喝酒的人，這種賞，實際上是罰。冬烘先生請學童掃院子，學童正好藉此享受戶外活動的樂趣；在先生認爲執苦役是煩惱的

，因之用以施罰，而在學童則認爲是滿意的。這種罰實際上賞。如此賞罰，誠所謂倒行逆施，手段與目的完全相違了。而管教人者這種倒行逆施的情形實在普遍得很。大人罵小孩子，在大人以為換罵可以使小孩子煩惱，所以是罰。而小孩子看到大人那種有聲有色的着急情形，覺得煞是有趣而深覺滿意；所以爲致取這種滿意，就一再淘氣，逗大人罵他。那麼對付這種小孩子，最好是無理不睬，他淘氣得就掃興，正如演戲的看見台下的觀眾打盹，就難演得起勁了。腐敗的政府拿金錢官爵來賞那些爲醜惡的人，結果是愈賞愈得愈速。那誠所謂一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一恥是煩惱，是欲賞而反罰了。賞罰本來是件很簡單的事，賞就是予人以滿意；罰就是予人以煩惱。不過刺激之爲滿意或爲煩惱，有的由習慣決定，每因個人之經驗而不同。所以問題就是你得用受賞者所認爲滿意的去賞他；用受罰者所認爲的煩惱去罰他。滿意與煩惱不能由施賞罰者決定。

還有一件事，也是施賞罰者所疏忽的；那便是生活在一起的，除了他與受賞罰者外，還有別人。某人的某行為，雖一方而有人賞，但另一方面若有人罰，那麼這種行為究竟被保留或汰除，那就要看賞與罰那一方重擊。學童頑皮，開先生的玩笑或給先生過不去，先生用戒尺罰他；而其他許多想開先生玩笑而不敢的學童，對這位頑皮同儕的行為則以種種方式如偷笑、擠眼、撇嘴，先生離開後豎指，叫好等等來表示讚賞。如此罰只是先生一個人的，而賞則是多數同儕的；輕重相較，學童遂甘冒先生的懲罰以博取同儕的讚賞。在這種情形之下，罰就失效。其實並不是罰本身無效，而是因爲有更有有效的賞把他壓倒了。又如循規蹈矩的大學生，對學校當局的一切規定奉行唯謹；這樣的行為博得學校當局的賞。而其他不滿意學校當局的學生，則對這位同學的拘謹行爲更加嘲諷。如此賞是一二當局的，而罰則是多數同學的；輕重相較，該生寧可放棄當局的獎賞，以避免同儕的嘲諷。在這種情形之下賞就失效。其實並不是賞本身無效，而是因爲有更有有效的罰把他壓倒了。

如果有如上述標準相反的兩方施賞罰者，則一方的賞可以作對方罰的根據；而一方的罰可作對方賞的根據。本來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可有賞的行為；只是因爲對方罰了，於是就賞他。例如一種報紙或雜誌，本來並不大受人重視；往往因爲受過政府在封的處罰，遂博得不滿政府的人們的同情讚賞；反而聲名陡起，銷路大暢。他如被捕、入獄、甚至殺頭，均可使受罰者換得更大的名譽獎賞。那麼政府這樣的措置，無異於賞他要罰的人。一方的罰既然可作對方賞的根據，那麼爲求彼方的賞，可以故意冒犯此方以干其罰。後漢書李膺



「請免歸葬風……天下士大夫皆高尙其遺而汗繼朝廷。」後「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景毅子願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錄。毅乃慨然曰：本謂賢，遠子師之；豈可漏脫名蹟，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一朝廷予李膺以「免官」的「罰」；而天下士大夫則予李膺以「崇拜」的「賞」。景毅爲了博取天下士大夫的「賞」，甘願自首投案，以邀朝廷免官的罰。同樣的，一方並沒有觀察到某人，有可罰的行爲；只是因爲對方賞了，於是便罰他。記得讀書時，學校對所謂操行好的同學，賞以銅獎盒，結果誰要得到獎盒就成爲大家讚誦的對象。一個爲人民所不滿意的政府給人的褒狀或榮典，也會發生同樣的欲賞而罰的結果；也許本來某人並沒有十分惹人注意的壞處，只是因爲受到政府的賞，所以人民就予他以罰。

還有一點須論及的，就是欲使人的行爲向「善」，究竟是賞其行爲之「善」者有效呢？還是罰其行爲之「惡」者有效呢？據多數實驗的結果，發現賞比罰有效些。原因何在，尙不盡悉。不過至少可以提出一點合理的解釋：那便是因爲罰只能消極地指示什麼行爲「不應有」；而賞則能積極地指示什麼行爲「應有」。當然此處所謂善，惡，應有，不應有，僅指行爲是否與施賞罰者所懸標準相合；毫無倫理意味。對某一情境，應有的行爲是有限的；而不應有的行爲則是無限的。例如教員黑板上寫個鳥字問學生，學生應有的行爲只限於讀出鳥字一種；而不應有的行爲則數不清，如破天，讀馬，讀一，讀火，或笑笑，望望，低頭，看手，……等等。如果只是對不應有的行爲加以罰，則只能使此種不應有的行爲被汰除；而代之以起的，有很大的可能是另一種不應有的行爲。倘能對應有的行爲加以賞，則可以使這一種行爲被保留；那麼再過同樣情

境，還應有的行爲其發生的可能性當然就很大了。茲試另以符號說明。如對某情境可能發生的行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十種，而其中只有丙行爲是應有的。如對不應有的行爲施罰，則比如說甲行爲受罰，並且罰得有效；下次甲行爲雖不再發生，但代之以起的，不一定是應有的丙行爲；也可能是乙、丁、戊、己、庚、辛或辛；丙行爲發生的機會只是九分之一；而其他不應有的行爲發生的機會則是九分之八。反之如對應有的行爲施賞，比如說丙行爲受賞，並且賞得有效；那麼下次丙行爲發生的機會便是完全的。

不過有人一定會講，這樣說賞固然較罰有效，但賞一定得在應有的行爲發生時方能施用；而罰則凡遇不應有的行爲均可施用。因之賞的施用機會較罰的施用機會爲少。那點賞再有效，奈其難得施用機會何？這話不錯。所以如何使應有的行爲多得出現的機會爲管教之要道；其道安在？端在自由。唯有予受管教者以自由，方能使其無所顧忌，儘其可能地發生多種多樣的行爲；這樣應有的行爲才易獲出現的機會；待其出現，一賞便獲保留。反之如不予人以自由，則受管教者既然動輒得咎，自然就不敢輕易嘗試新的行爲。縱有嚴刑峻法，尤其重只能使人不做不應有的事，而不能使人做應有的事。即使採用所謂賞罰並用的辦法，但無論如何做錯的機會比做對的機會多；那麼受罰的機會，當然也就比受賞的機會多。若處罰太重太苛，受管教者殊不願嘗試新行爲，以冒險多機會受罰的險，而俾求甚少機會的賞。所以最後說來，罰還是以少用爲妙。只有少用罰，才能多給賞以施用的機會。所謂賞罰並重，如上所講，實際上等於重罰而輕賞，因罰可以阻止受管教者對新行爲的嘗試，所以就把握賞的機會剝奪而等於有罰無賞了。

# 西歐紀行：(三) 法國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從倫敦乘火車到巴黎的旅客，渡過了海峽，都有一種解放了的愉快的感覺。吃飯不受限制，普通菜以外，尙有兩三種以上的一另加；酒有四五種，一頓飯吃上兩個鐘頭也不覺得過長。自然，生活費用是突然地提高了，即使以英鎊的票市價計算，也比英國高得多。

巴黎雖然不時有公共汽車員工，到電局職員以及其他如飛機廠汽車廠等工人需要求增加工資而罷工，但表面看起來非常繁榮。美其名爲保持法蘭西的傳

飯館以及跳舞場夜總會等地經常賓客滿座。政府爲節省外匯嚴格管制汽油，但在巴黎市內的汽車，十之六七是領不到官方分配的油票，可是他們依然在那裏駛行。他們的汽油那裏來的？無疑的是黑市，汽油的黑市在法國是大規模的羈市之一。

黑市問題自法國解放以後，無論什麼內閣，無論那一個經濟部長或糧食部長，莫不表示要加以徹底的解決。而結果多一次嘗試，多一次失敗。最不解是

那位從畢格尼參觀原子彈試驗回來以新聞記者身份被遞入閣擔任糧食部長的法齊，當他接任部長時即宣布要集中全力消滅黑市，並要求議會通過凡犯黑市罪者應處死刑的法律。但議會尚未及考慮此要求，他已去職，而自身却率入了一個巨大的酒案之中，這酒案至今尚未解決。

法國的財政狀況，自社會黨總理拉瑪第安執政以來，咬緊牙關，各方緊縮，十個月來，勉強維持過渡局面。不過這樣的緊縮不是徹底辦法，因為基本的政治問題不得出路，什麼都無從安定。目前法國的聯合內閣遠不如英國的工黨內閣有力量。總理拉瑪第安原來是社會黨中的保守份子，正因為這個，他能和右傾的人民共和運動（即進步天主教黨）合作，爲了共產黨對他堅決不加工資，維持龐大軍費及社會黨左派的攻擊，八個月中向國民會議提出了五次信任案，而投他信任票的却每次減少。社會黨左派責備他不忠於黨的指示原則，對私人的企業非但不加管制，反而幫助其發展，尤其對待工人，越離越遠，加上共產黨從中的煽動，社會黨竟成了勞工的對敵。拉瑪第安雖有奧利涅總統及社會黨元老里翁、勃洛的支持，但對於本黨同志的責難不能不有所顧懼。他答應致力於安定金融。他成立了「挽救法郎委員會」，任命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四年復興計劃委員會主任、法蘭西國家銀行總裁等爲委員，他自己兼主席。目的在設法制止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物價的高漲。經過數月來的商討，最近公佈挽救法郎的具體辦法。辦法的要點爲：（一）停止一切非重要企業的銀行貸款。（二）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工程，航空母艦包括在內，直至國民會議批准一九四八年預算時爲止。（三）禁止法蘭西銀行對政府透支借款。國家一切費用須全部取之於賦稅。（四）改革稅制，防止逃稅，尤其對於收入稅須嚴格執行。（五）取消特別預算，停止向國家銀行臨時借款。總而實之，拉瑪第安在表面上是前進了一步，但結果如何，還是要看實行。許多人以為這一種極度的財政緊縮辦法，法國不如英國，恐怕做不到。第一，人民不願合作，法國人一向反對繁複而沉重的稅制，第二，即使人民逃不了，大資本家大黑市商還是會消遣法外。結果進步的社會主義的辦法又變質。

拉瑪第安政府對於過去對於糧食管制取締黑市以及強迫各物減價等的失敗，另一方面受到日益嚴重的各種罷工，何嘗想不到極度的緊縮政策恐不易成功。因此與其說這是拉瑪第安的政策，不如說是他對內對外的姿態。他的解決財政經濟危機的重心實在不是節流，不是自力更生，而是在依靠他人。拉瑪第安在復興俱樂部宴會上曾明白說，如美國不借款，法國將投到別人那裏去了。萬一萬萬方案自然是最好的機會，不過不是法機政府所理想，因爲這是一

般的撥款計劃，即使法國可以得到優先利益，亦不能超越於其他十五國以上。而實際上法國和義大利在美國人眼中祇是劇中兩個重要的演員而已，戲劇的演出還須要英國人在前台和後台的指揮。因此十六國會議雖在巴黎舉行，法國政府並不十分熱心，祇是追隨着英方進退。

原來自馬歇爾在哈佛演說以後，貝文即把撥款的圈套套在馬歇爾頸上。貝文這一着真是聰明，無論方案的成就如何，對英國有利無弊。在政治上把英國更深一步的拖入歐洲泥坑，也即是使她和蘇聯的關係更尖銳化一層，而英國則可借着美元的力量重新整頓西歐關係，在經濟上直接可分享美國的援助，間接可促進與西歐各國的通商。英國工黨政府所遵循的是一種估量權勢的實際政治。她對於本身的改革和復興有信心，她爲防止美國或蘇聯的利用進而至於吞食，因此她儘可能的促使美蘇的對立，近則在兩強之間可以舉足輕重，遠則從而復興大英帝國。從這個角度看馬歇爾方案，法義瑞比等國祇能算是英國歐洲政策的證符者。

法國目前的情形，非一紙馬歇爾方案所能滿足是很明顯的。法國現政府有理由要求白宮方面單獨予以緊急救濟：第一爲防止法國共產黨的執政；第二對德國問題的腳步，尤其默認英美提高魯爾鋼鐵生產的決定。皮杜爾這一次到美國去參加聯合國大會，主要任務還是在華盛頓和杜魯門總統談判借款。美國是否將給予所要求每月一千萬元的臨時救濟，要看十一月中國會決定。

法國社會黨主持下排斥了共產黨的聯合政府，便是在這樣的情形中延遲。有時它也定出非常嚴格而進步的法令，但其弱點是不能徹底實行。這是和英國工黨政府的不同之處。過去歷次取締黑市的法令不提，就以最近的緊縮方案而論，一邊說停止一切國防及軍用建築，另一邊在越南和馬達加斯加則積極地進行軍事行動。又例如要實行四年復興計劃，要求工人工作四十八小時，增加生產，而對於工人最低限度生活費用的增加，却堅持拒絕，寧可一天到晚的受到各處罷工的威脅。

這樣的政府本是一種極大的政治矛盾。在這矛盾之下，使左右兩極的勢力拼命地膨脹，假使中間的矛盾政治不加改革，兩極的膨脹終會至於爆炸。這一種傾向在最近全國市議員的競選中益見明顯。戴高樂領導着所謂「法蘭西人民大集合」，瘋狂地向共產黨以及一切左傾份子攻擊，公開地呼籲法蘭西應聯合美國反對蘇聯。而共產黨則在另一邊應付進攻，自從今年春天被排出聯合政府以後，不能地利用工人的力量和政府對抗。不祇如此，法國共產黨不用武力，以民主方式成爲國會中第一大黨，自有其潛伏的力量。除工人外，共產黨還擁有

大量的知識份子，尤其是科學家。去年去世的蕭維新文藝家，以及現任原于能研究所主任的居理教授都是共產黨員。此外同情共產黨的自由開明份子尚不少，例如「游擊隊」報之類的知識份子集團便是一個例。因此法國共產黨不祇是在罷工或示威等上表現其力量，他十分合乎人道地理地無論在國民大會或省市議會或普通的集會上爭取人民的同情。這一種普遍深入的力量，在法國目前的矛盾之下，萬難消除，除非社會黨真正能肩起左右調和的責任，不要使政治傾倒一面，而讓社會黨心落在黨的身上。

法國共產黨這一次所以加入華沙九國共產黨會議，共同簽訂所謂「伯爾格萊特國際」的宣言，其作用之一，為對付國內社會黨和左傾各黨對它聯合的壓迫。假使共產黨尚在聯合政府之中，它可能不加入「伯爾格萊特國際」。本來在國會中是最大黨而被排由政府，已不甘心，何況執政黨還要借助外力來消滅它的勢力，在此情形下迫使它找尋外力來應付也很自然，義大利共產黨情形亦復如此。

近來巴黎各報都集中注意於馬歇爾方案和「伯爾格萊特國際」兩問題。把一向認為最重要的德國問題放在一邊。政府方面覺得英美對德政策十分堅決，例如魯爾問題，法國累次表示要減低其鋼鐵及煤的生產量，英美置之不聞，儘管計劃他們的，英美兩佔領區的經濟合作也如此。一年以前法國還可以聯絡蘇聯來和英美討價還價，現在國際關係既見明朗，法國既已明白表示投奔英美，兩年前皮杜高唱法國是東西間的樞樞的地位既已放棄，對於英美除了相當的「保留」以外，自然無話可說。至於共產黨以為德國問題最近不能解決，他們注意新事態的發現，馬歇爾方案的下文，西歐集團的實力及其爭執。他們說：「伯爾格萊特特種報的設立旨在「保障和平拯救民主」。保障和拯救是對美國說的。法國共產黨代表從華沙回來說：「拉馬第安聽了美國的話把共產黨排由政府，皮杜高聽了美國的話完全改變了外交政策，為維持政府，低了頭到白宮去求助。……馬歇爾方案的主旨在於復興德國，而把法國人及其他西歐人民在血刃之下武裝起來以保衛像希臘等地所獲得的勝利。」政府的報紙以為「伯爾格萊特國際」的產生不足為奇，因為第三國際解散後，那一國的共產黨不仍是聽從莫斯科的指揮？中立的觀察家則十分悲觀，以為法國將成為「伯爾格萊特特種報」的第一個對象。在國內一如在國外，放棄和平，選擇鬥爭，後果如何不得而知，但目前的苦痛是人民遭受的。

一九四七年十月 巴黎

（上接二頁）

花瓶詎可充立委

編者先生：十一月一日天津益世報第一版下有角刊有該報十月三十一日南京專電，其題目為「花瓶詎可充立委，洋婆豈能登議壇」，另有小標題為：「台基人物能登議壇」，另有小標題為：「小電甚長，係報告十月三十日立法院討論一立委候選人候選名單」，時各方發言之情形。茲錄該電後一段如下：「立委討論第一件臨時動議後，資政討論譚惕吾所提之立委候選人候選人標榜問題。譚稱：目前在湖南三位女立委候選人中，第一名為省委候補之女公子，現年廿七。第二名為省議員太太，第三名始及唐國楨。川省九為可矣，第一名女立委委員於國大時聞一笑話，即提議憲法中規定一妻一夫制，如此賈員均為立委，豈非可笑。而謂本人申請競選，則未列入。另外某顯要之法國太太，舉部都說不清楚，亦列入候選，恐藉親國或權勢之力，委提名，僅一人固定者，則為某縣長之外甥女，年二十餘，高中未畢業。李元白更揭露一秘密，川省固定女立委候選人，第一名係開台基（轉子房）為號，某報曾載其為「善與人交」。青年黨周蜀說話更為憤慨，稱大半數女立委候選人為姨太太，甚多之人才則埋沒地下。呂復亦稱：姨太太均獲選立委，立法院將成花瓶陳列所。法國太太參加，更須用體體。二小時辯論後，全場表決，以六十七票多數通過，請政府以候選人之學歷（至少大學畢業），實歷，年齡加以限定，成為女立委候選人標準。」

支持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的一個忠實讀者，因為經濟關係，不能訂閱，但每期均零購，閱過，從未間斷，這次紙價暴漲，政府只是空喊「平抑」，事實上毫無實質辦法，以致許多刊物不得不「再漲價」。貴刊現值五千元一份，比之其他刊物，仍極便宜，但是對於許多病痛的讀者，尤其是內地的讀者，恐怕已難感覺其價值。不過我們還是願意繼續支持貴刊。就我個人而言，我要是一期不讀「觀察」，在這個是天靈同時又是地獄的上海，將令更感窒息。貴刊現在已經成為消度週末的最好夥伴。至於縮減篇幅，改出二十頁，我們也不十分計較，祇要內容依舊完實，態度依舊堅定，多刊有力的文字，仍可獲得廣大讀者的支持。先生，努力吧，我們絕對支持你們。

無所事事

編者先生：我的一位朋友，上期從學校畢業出去，因他有甚麼關係，被派到某機關作事。最近來信說，他一天開得六無聊了，原來機關作事就是如此。當他對他的第一天，上司知道他是上面委來的，對他特別客氣，先介紹機關內部的組織，然後介紹各主要職員，并說他們那裏，各同事間都很有和氣，做朋友的時候多，做同事的時候少。至於他的工作請他休息兩天再作決定，經兩天的觀察，搜說除文書等公文、事務領錢辦事以外，八十多位職員，所有的職務都是有名無實的。兩天過後去請教上司，上司以訓練所心理室主任的官職委他。當他到這個名號後，切實有幾才不無職之感，過了二十餘天後才知那是一個空有其名的東西，不但現在無此設備，而且無設立的準備。最後他說叫我不不要為他擔心，因為薪水是官職領的。

嚴真之 十一月一日 天津

寧平 九月廿四日 上海



時，國方宜將將以備戰，應速遣一隊一連，到那位置，此舉重資以求那位眼將軍的首級。劉伯承是位於左右開弓的。當他第一次到無名時，袁漢雲、饒南、新四軍軍部，也做出了那末一種接應的姿態。第二次臨武時，又有入想到他也許會過江，竄入江西，重溫紅軍舊夢。西至九里門，山正陽法南上時，政府方面又不得不嚴防他破壞平漢路。其實他這樣的左顧右瞻，萬變不離其宗的是要重佔大別山根據地，此外一切都是副目的。因為沒根據地的作戰是不可想象的。立維一帶政府在抗戰時本有小型兵工廠可資利用，惟械製不咸而置，聽說共軍在皖中鄂東等地大量搜集布匹糧食運往大別山，對總總織布袋等更感驚異，也搜集了很多運到大別山去。從種種跡象看，現在共軍的大別山根據地是已經建立了，重軍在鄂東皖中的收復重要城鎮，是否能整頓大別山的共軍頗成疑問，也或許當國軍皖中鄂東得平時，他的兵力會轉移到大別山，對武勝縣馬店，發動新的攻勢。國軍駐長江東西

鄂西兵力，是迫不上共軍的徒步行軍力的。越離得南來的陳毅部隊，到鄂北路，陳部南軍一部回鄂北路，陳部南軍北回，國方可以說他是走頭無路，共方面則可誇張為大別山用不到陳毅增援，只需要他打通進往西鄂南的通路。大別山是具有重要的戰略形勢的，抗戰時徐州會戰以後，國軍曾利用大別山掩護武漢的轉移，而且八年中那裏始終是在抗日國軍的控制之下。劉伯承可以利用大別山控制鄂西皖西區或有若長江及平漢路的交通，呼應蘇皖邊境共軍，作其實力增強時竄入江南，影響更南，或西回南的遠夢。

伏牛山，自從李先念率部出於中原軍區以後，共軍就在那裏打下了一點基礎，而且從那裏向陝南川北伸展其勢力對通往西南陝南川北的紐帶也強了。李先念部在中原突圍之後，曾有一部到達鄂南，臨河路河河是怎樣過去的，成了一個大陸。孔從周去年在鄂西投共，一部分竄入鄂南，也有一部分潛伏在伏牛山。隨同陳毅渡河的，就是這批人，抗戰時就在鄂西打通游擊。由於

以上種種關係，所以共軍陳毅能以很輕巧的渡過天險黃河而且很快的在伏牛山建立根據地，使漢南洛陽處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伏牛山雖然不如大別山外圍富饒，但是他還有從容向西南發展的餘地，除了與陝北呼應或有關中外，他還可以以漢川東到川陝鄂邊境以至川東北。漢中之門他是會叩過了，魏麟察西南一帶有過戰事。川北方面國軍已嚴加戒備，川省府令川北各縣加強自衛隊組織，並備最近將有國軍三個旅開往川北佈防。

環視國境以來，不但是飽經蹂躪，而且是飽經蹂躪，全境災荒之餘，土匪如毛，且不朝生。陝西南在不逞匪類之中，曾經出現了一個「英雄英雄」別廷芳，他從自己村莊開始辦理民團，組織在會，由縣莊而縣莊，利用封建的特權，聯合中產以上的地主階級，真正組織了陝西南，雖地方，軍隊和土匪都不敢輕於冒犯和的民團。成西李白黃的辦理民團組織也是取法於別廷芳。別廷芳這一地方上的特殊力量，到抗戰時期依然存在，不過復受湯恩伯壓迫

，從來別廷芳也不服不白丁，力量日漸削弱，可是中原官軍時，空敵被勝紀律欠佳的國軍，也勝他們零星解決了不少，使他們的槍頭獲得了新的補充。李先念中原軍區突圍時，他們也搶得了一些小便宜，可是他們並沒有力量阻止幸部的「假道」。現在他們的力量究竟如何呢？外方很難估計，總之，是不知別廷芳當年了。陳毅伏牛山的部隊已經到達陝南和內鄉縣的阿峽口是已接近別廷芳的特區了，陝西南民間槍枝究竟存在存呢？村那一個個隱匿在良田中，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這是在中產階級以上的地主手中，那對共軍的向陝發展是一種威脅，使他不輕易由伏山中入桐柏山。如果經過八年的抗戰及兩年的內戰，掌握槍枝的階層有了變化，那又可能做為共軍的接應，這是伏牛的共軍能否進一步控制桐柏山的先決條件。

**佔山佔海**

從共軍南下，在黃河長江間的形成軍事大轉盤，以至目前八方風雨雲集中原形勢來

**（上接第十七頁）**

極希望他們的軍隊能實現他們的理想。他們最恨國民黨幹部的腐敗，所以，對陝西各縣中央的工作人員最不容氣。對其軍隊的爭段也最為辛辣。勝利後，中央軍回來接收，他們力不敵，只好歸山而去。於是，陝西又變成中央的天下。所有在中央工作的人員，都榮歸故里。家人雖存，田園已非。他們豈不報仇洩氣？於是又把所有在共方工作的人的家庭也一如法炮製。現在，共方又打回老家來了，大家想想，他們還會懷戀中央人員的家屬嗎？

**（上接第十八頁）**

因此，會中有人提議馬上衝出去遊行示威，又有人提出：在統捕同學未釋放前，決不考慮復課。但學聯主席團經過一番冷靜的考慮，未予接受。預定的示威節目只在民主廣場呼口號，唱歌兒。火只在小獅子裏燒！

七日，清華的同學張特要遊行，探險，但客觀的環境不容許。火仍在小獅子裏燒！但燒壞了。

（十一月七日北平）

# 揭開豫西的內幕

## 野軍

(續豫西通信)

正當豫東戰事進行得越分越烈的時候，劉伯承爲了要挽救豫西的頹勢，就率領一支軍隊，渡黃河，越魯西，跨豫南，而直趨鄂北。中央軍則從鄂中調遣過來，兼程進剿的時候，孔從周和陳安爲了要減輕中央軍對劉伯承的壓力，就連夜的渡河讓西，南將軍正要派兵進將，東下救援，而彭德懷王震却又在陝北鬧了出來。這就是所謂的一擁而前。本文擬開陳毅、劉伯承、彭德懷、王震等不談，單說孔從周陳安應推卸到豫西的情形。

在共軍沒有竄擾豫西的前夕，大多數老百姓都是個個兩頭矛盾的。一方面覺得中央的統籌太重，徵糧徵兵只把人殺得死來活去，巴不得共軍馬上就到。火燒眉毛，先顧一下眼前。然而一提到共方的恐怖手段，又不禁毛骨悚然。所以當時的豫西人談起戰事，總是悲憤的嘆着：「來了也是五八

不來也是四十。」

無論五八或者四十，共軍却終於來了。這大更是變本加厲，見人就抓，見物就搶，開口就罵，舉槍就打。中央軍一去掃蕩，共軍便揮着老百姓去堵槍子彈。飛機，大炮，坦克車，大顯神威，共軍若早就退走了，中央軍還在搜索前進。結果老百姓的房屋被毀了，人被炸死了，剩下些劫後餘生的幸運者，却又以「土匪」的嫌疑被掃進城去。中央軍剛一凱旋回城，共軍又連夜回來了。天明就又在那些鬧着鬥爭，鬧着清算。

曾幾何時，抗戰的歷史却在豫西重演。以前日本兵每到那裏，只是控制着點和線。並且飛機大炮也就在那裏。現在呢？和以前沒有兩樣。噓噓的飛機不斷在豫西戰場盤旋，轟轟的大炮整天在豫西戰場吼叫。中央軍每到一處，先要修城牆，築碉堡。始終是躲在城內，除非共軍前去攻城，他是不敢輕易下鄉掃蕩的。偶而出城掃蕩，也只是早

去早回，綁來些「土匪」的老百姓。

豫西的民衆是非常強悍的。卅二年豫西陷入日本手中，日本兵時常吃着民衆的虧。當時日本兵提到豫西的民衆，就要伸出一隻大姆指頭喊着：「大大的」。現在大家都說說說消滅豫西共軍必須徹底。豫西民衆許多參議員也在參議會上大聲疾呼着：「組織民衆，嚴厲組織民衆！」當時像下了十分決心似的。然而大會一散，只顧去討論什麼發還名額，什麼調整待遇，就就把組織民衆的事務忘得乾乾淨淨了。

不錯，劉主席也曾下過手令，命令各縣縣加強組織。以便配合國軍剿滅共軍。於是，什麼自衛隊，農動隊，河防隊，保安隊五花八門，非常可觀。同時，豫西的部隊，都是從買賣制度下產生的。儘管管區在貼着標語，發着布告，什麼「嚴禁買賣」，什麼「杜絕買賣」，然而老百姓都看慣了，聽慣了，毫不爲意。貼就讓你貼

，買賣仍買賣。每逢到師管區分配的兵額到縣政府，縣政府就按人口分派各鄉公所。鄉公所也依估額分派各保，於是，保長召集各甲甲長，買賣就開始了。保甲長預先規定壯丁的價

格，再把這風聲傳揚出去。誰若願去，誰就自願報名。當然是現款交易。就子由各甲長連夜向花戶催索齊集，送到保公所裏去。壯丁的價格往往依估價規定，普通是二十石小麥，現在合計法幣一千元。

和壯丁同時派下的，就是槍枝子彈。老百姓往往那裏去弄槍枝子彈呢？這是兵工廠造的，又不是從田中收割來的！然而，沒有法律「有」。只要出錢多，縣政府的什麼「主任」什麼「長」就會想來辦法。往往老百姓出了最大的價錢，却買到極壞的「本地造」槍。有的槍口殘破，有的連一槍都拉不開。這種情形，怎叫壯丁們能自衛？怪不得什麼「保」什麼「團」一旦共方來圍，就要丟槍棄彈，來一個爲國四散。

野」。於是每鄉發動民快，挑選一個較好的地址，擇吉動工，大加修繕。稱之曰「中心寨」。

並且縣政府也時常派「大員」前來「監工」。中心寨修築成功，縣政府馬上下道命令，老百姓的糧食趕緊運進寨去，掃蕩們趕緊遷居進去。共軍若到，吃不得吃，喝不得喝，不是就不打而「自退」了嗎？然而事實恰巧與理想相反。老百姓有誰忍心捨開老家搬到裏面去？不但沒有人往裏面「遷」，裏面的人却爭先恐後的搬出來了。因共軍一到，什麼地方也不去，只是光去中心寨。有的中心寨內有幾枝槍，還共和軍爭持一下。有的「中心寨」內只是擲把大刀，共軍一到，就就跳寨燒寨了。

縣政府的大人先生，似乎對「加薪」一說還「正發生莫大的興趣」。小股共軍重入縣境了，縣政府明明知道，却硬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仍然對之不聞不問。往往上面呈報依樣「本縣安靜無事」。慢慢地小股坐大了，在青天白日之下前來攻打城池。才慌慌忙忙一面往省府去電告，一面就急急轉移陣地。二三日後，共

軍心滿意足的走開了，他們就很快的神同一收復一縣城，一面向省府通電告捷，一面在附近的村莊大施搜索。省主席高喜在上，馬上就將該縣長記功一次，賞犒若干。共軍走時當然將砲壘拆燬，城牆扒倒，於是，縣政府一經回城，就又大徵民快，動工補修。如果三天之後共軍不再前來攻城，就又往上呈報「本縣境內，匪蹤完全肅清」。

豫西人民至今仍脫不了三十二年所受的苦痛。中央軍雖難取財，竭澤而漁，什麼「慰勞」，還沒有徵索，却又來個「急辦」。一急辦「還沒開始，半夜裏却又來個「槍斃」。那時候，老百姓連吃都還沒有，往那裏去弄糧食呢？然而沒有糧食，鄉公所兄弟是不備人的。開口就罵，舉手就打。正在離分崩解的時候，日本兵却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佔領豫西了。中央軍一走，老百姓剛透過氣來，日本兵卻又攔腰截起來。兵強燒殺，無所不爲。偽組織又孤假虎威，魚肉同胞。老百姓正在驚慌無奈之際，日紅軍日八路日共產黨者，遍地來了。

只嚇得日本兵永遠躲在城內調壘中，再也不敢騷擾當地一步。猶如八路軍到了不滿兩月，就露出面孔，要兵要槍，徵糧徵款，又組織什麼農會，婦女班，兒童團，只開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老百姓又再喊叫吃不消的時候。中央軍又回來接收了。老百姓都希冀過着太平日子，誰知日央仍是一「得個不亦離乎」。眼看老百姓又到窮途末路的時候，八路軍却又渡河過來了。

實則一團一團河南的實情，如果周蔣說起來，就是共軍的老家。道在民國廿六七年的時候，豫西青年覺了共方的宣傳，都成軍結隊，直奔延安。等到中央發覺此事，衛立煌在洛陽延緩抗南的時候，逃奔延安的，起碼已在五萬以上了。這幾年的青年學生大概受了三年的嚴格訓練，就作了他們的基本幹部。在卅二年豫西陷入日軍手中，他們都從延安山西紛紛的打回老家來。那時，高級中級的人員如胡令賢，縣政府、警團長之類，差不多成了一個「色」的豫西人了。他們

(下接第十六頁)

# 追悼示威探監

## 觀察特約記者

### 「這是新的革命的前夜」

#### 周炳琳講演詞

(觀察北平專電) 北平數員學生被捕一案(見觀察三卷七期)，迄今已歷月餘，幸北平聯會大度向行職權，毫無結果；北大當局曾兩度函請警備司令郭都移送法院審判，亦遭拒絕。正當大家焦當這案子不知如何發落時，忽有北大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在獄中，對於死者，固然非常哀悼；對於囚在獄中的個個成員學生，也激起了更深切的關懷。於是，連傳，示，探監，或為北平學生界一個自然的行動。

十分懷疑，因為他們從新大得來了另一些消息。他們覺得這一事件太重大了，他們的情緒是悲憤，忿恨。十一月一日的晚上，聯大校院在清華舉行，對這事件，會中就有人高呼：「我們要有表示！」當時就全場起立默哀三分鐘。二日，各校都派代表，決定自四日起罷課三天。四日，五日，北大，中法，朝陽都宣佈罷課。華北學聯也於五日宣佈于六日罷課一天。提出三項要求：一、釋放被之孟慶功、李春鵬、田德、田德等人移送法院或無罪釋放；二、嚴懲殺于子三的兇手；三、政府守法，保證以後不發生類似事件。口號是：一、反迫害！二、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要求遊行，要求

當局與報界 當局當然不容許這罷課，聽得學生們又要罷課遊行，警察局長遂送函到各校，說長是違法時，希望各校當局加以勸阻，以免自誤。何恩源市長親赴各校，要求校長們不兼辦校事，再行罷課。另一方面，警察當局都在警察廳一這事發生時的狀態。平市在報，除世界日報外，如華北、經世、平民諸報都派文為政府說話。華北日報特別引胡適「學生罷課不是犯法的保證」一語作為子三罷課的論調，中央社據于子三的消息加以理論化，說于子三是長陣自發

學校當局 各學校當局，對於于子三的罷課，莫不悲憤立錫，他們不願軍事生犧牲學業，並苦恨因遊行、探監而生意外，故原則上他們希望學生不要罷課。胡適校長於于案消息傳來後，即發表書面談話，要學生們冷靜，并電請竺可楨校長告知事實真相，又說明大家要求的目的有二：一、對此事件的直接責任人，應受嚴懲；二、應免重罰止獄制事件再度發生。激於因在獄中，別送法食物款項，又據胡適天廷總書長及經濟系主任趙德麟兩次電監，得知孟李兩人在獄中很好，又把孟李給他的信發表。胡校長的意思，是希望學生緩和一點。

學生本身 至於學生本身，並非如平日報所言，對罷課極感興趣。大家知道，北大、清華、燕京各校學生，對功課從不肯放鬆，每次罷課都是出於萬不得已，也儘量放寬。第一次罷課，他們也考慮到不一定有明確的收穫，因為罷行散隊都絕能進行，罷了課，市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可是，眼看若同學們死的死去，生時坐牢，一羣羊在被殺的時候要哭叫一聲，在情理上他們沒有理由沉默，正如北大沒有罷會致函書中所說：

「罷課又示威？然而我們又怎能不罷課？我們又怎能不示威？」

六日下午，追悼于子三。會場在農主廣場，參加的單位有清華、燕京、朝陽、中法、輔仁、北大、貝滿女中等校，人數達五千。在主席台的兩旁，掛滿了各式各種挽聯。主席台後面，掛着于子三的遺像，是一個熱情而堅強的面孔，像底下書「黨國所賜」四個大字。一切都說明這會憤恨多於悲哀。

毆打·包圍 罷課，追悼是在重慶的困難中進行着的。五日的下午，維新軍隊在陸文中學附近曾毆打一報，被毆打手們對毆名單後，覺得不長要份子，才把他們放回去。六日的上午，院院一羣不名身份的人打去了，傷了八個人，其中一女同學傷勢甚重。打手們都是所謂「反罷課」的學生。兩日上午，清華又有六個備案架走，已釋放兩個。此外，還有許多人，事依事件的發生。北大的局勢自趨了警報，摩托卡、自行車來同的在推文。景山裏面圍着許多多機部隊。會場也

學生們真不應該為此犧牲學業，做出法外的舉。經世日報的論調也差不多。平明日報甚至說：這幾年來的刑罰罷課，大半由於教授學生們的偷懶，因此容易受少數人的鼓動。言之者也許以為可以盡規勸之責，實際上只有發生反作用。

及至學生們決定罷課時，他也不說什麼，只望最好罷課一天。清華方面，除警察辦公公佈，並對明要同學別增加學校困難外，極盼琦校長也無其他行動。燕京、陸志軍先生對訪問的記者只說了一句話：「現在學生的行動，不是辦教育的人所能阻止的。」

「教授們的言論比較長們積極，多主張學生們應有所表示，離開他們對政府最近在各地發生的逮捕案，將發我抗鬥宣言。」

會中，北大教授周炳琳、樊弘二氏曾作詞說，許衡所說投的債也期了。周先生表示對子三同學的死，不論是自殺他殺，在道義治門爭至長高無時時，是一個為青年而死，也是一個大損失，因此他真心地悲。他說：「我是想自由的，在政治的鬥爭中，當權者應當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報告學校關於被捕的同學絕對要求移送法院文。景山裏面圍着許多多機部隊。會場也

(下續十六頁)



# 跋一多遺集 吳晗

今年七月二十日，清華大學學生舉行聞一多先生的殉難周年祭，前一天，我寫了一篇輓聯：「為民主而獻身，靈耗驚天下；以詩人成戰士，文章動鬼神。」「靈」字後來有人把它改成「動」字，其實我原來的意思是，他的文字，使牛鬼蛇神都害怕發抖，只好派刺客下手毒手。又有朋友說，鬼神不可以作牛鬼蛇神講，那末，就算它是孤鬼冥神吧，也還是害怕發抖；不害怕發抖，為什麼笨到這樣，蠢到這樣，殺害手無寸鐵，光會說話寫文章的聞一多呢？

一多是很會說話的，平時娓娓而談，使人忘倦。當年思想播通了，又擅長於說理，儘管對方有成見，固執得像一塊石頭，他還是沉得住氣，慢慢道來，拿出一大道理，說得人口服心服。在大集會裏，他又會另一套，一登台便作獅子吼，配上他那飄揚的長鬚，炯炯的眼神，不消幾句話，就把氣氛轉變，羣衆情緒提高到極度，每一句話都打進人的心坎裏去。雖然，在事先並無準備，甚至於連講的綱要內容都沒就寫下。

他在晚年的若干次著名的演講，都已收進這遺集裏了。雖然已經變成了文字，那聲調，那情態，無法記錄下來。但是，就是讀文字吧，也還想像得出當時的情景。舉實例說，民盟的性質與作風和戰後文壇的遺跡一類是說理的，使聽的聽的人都心平氣和，點頭道是。另一類像組織民衆與保衛大西南，和最後一次的講演，具有高度的戰鬥性，他說的時候，大聲疾呼，情緒激昂，聽的聽的人也立刻受了感染，發生了共鳴。

他的著作，雖於古經典校註訂釋的，需要長期整理，已由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同人負責進行外，其餘全部都已收在遺集裏了，大部分都是發表過的，許多篇是手稿，有些是初稿，有的未曾完稿，例如伏羲與商周和神仙考，經朱佩弦先生的細心編綴，連綴成文，雖然有些不通貫，但是已經無可補救了。其實，世止是手稿有缺隔，一多的著作生活，可以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扼殺了。他的志願是

寫一部以人民為本位的可憐的唯物史觀的中國文學史，這同集子裏的文字，只是寫這部書的初步材料。他常說，要有一天和平實現了，立刻回到書房，來寫這部書。為了這個理想，他致全力於和平民主的工作，為了他努力於和平民主的追求，他被刺殺。他死了，死去的的不止是一個勇敢剛強的民主戰士，不止是一個沉潛而又高明的學者，同時也殺死了一部人人要讀屬於人民自己的書。這個缺陷是無法彌補的，無法彌補的。

雖然手稿有缺缺，甚至於遺集所搜集的文字，也許有遺漏，我應該在這跋文特別提出，負責編輯這集子的許多先生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第一個應該提出的就是朱佩弦先生。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幾年來的老友和同事，為了這部書，他化費了一年的時間，搜集原文，編綴校正。這編由昆明運來時，有一部分遭了水漬，請人逐頁揭開，請人抄寫。他擬定了目錄，選編了尺牘，發喪了許多篇未刊的遺著。並且，在他領導之下動員了中國文學系全體同人，分抄分校，分別整理這集子以外的許多著作。一句話，沒有佩弦先生的努力和主持，這集子是不可能編成的。

其次就是郭沫若先生。沫若先生只和一多見過兩次面，一次是在武漢，恰好是在二十年前，一次是由昆明出國的時候。去年上海文協開會，沫若先生就自告奮勇，願意負責一多遺集的編定。佩弦先生編集的第一部分稿子，他在酷熱的天氣裏，用三個禮拜的功夫，校閱兩遍，改正了所有的錯字，并且也改正了一多原來的筆誤。他在八月十九日給我們的信裏說：「稿中文字頗多零誤，所引用甲骨金文及小篆等多錯或誤。已一一查出原字補入。全書標點符號，已為劃一。」全稿收齊後，又在九月廿八日來信說：「金甲文字已在原稿上一一照原文重錄，再經劉先生事寫付印，可期美觀。」可見其用力之勤和情。沫若先生是一多先生前所最敬佩尊敬的人，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是一多最寶貴的書，前年冬和去年春天，在西倉坡的院子裏，陽光下，這兩部書曾經成為我們談話的經常題目。最近我有機會比沫若先生先讀一多早年留美時的信札，有一封信提到二十五年後我們見面談話的人：「郭沫若來函之內容，使我喜如獲寶。他確是與我同調者。密勒氏評論論不是遺選中國現代十二大人物嗎？昨見田漢譯得一譯，使我驚喜，中國人沒有忘記文學。我立即剪下了一張票，替郭君投了一票，本想付郵，後查出信到中國時，讓學該截止了，所以沒

有寄去。本來我們文學界的人，不必同輩，政審，財主去比長較短，因為這是沒有比較的。但那個動作，足以見我對他的敬佩了。」讀了這段文字，再想想沫若先生對一多的紀念冊「人民英雄」，和這部遺集的辛勤，我實在沒有法子不流淚，我懇，沫若先生也沒有法子不流淚。

其次，應該謝謝開明書店，肯在當時印出這部大書。尤其應該謝謝開明書店編輯部的葉紹鈞先生周子周先生王伯祥先生徐調宇先生：紹鈞先生摹寫金甲文字，子周伯祥調宇先生分任校對，所有引用古書文字，都極檢原書核對一遍。十月二十五日紹鈞先生給佩弦先生信說：「聞先生全集已付排，繕字之精，實多錯誤，當時以為『死水』一紅燭一必無問題，孰知鈔者所據為排印本，而排印本不惟其多誤字，且有錯簡之處，校時始發覺，願願了排字工友。其考據文字，引用處有可疑處，皆檢而查之。」又在給沫若先生的信裏說：「期其比較情善，庶無負一多先生耳。」這部書的精華，運送面不止是學術上的共鳴，也包含了崇高的友情。我完全同意紹鈞先生的話：「此集交開明，為其幸事。」而且，不止是開集的事，也是學術界的幸事。

最後，還應該提到兩個朋友，一個是藍伯賢先生，在葉紹鈞先生提出開明願印行此書之前，伯賢先生曾經告訴我，陶行知先生辦的一個印刷所，由他主持的，可以印這部書。雖然後來印刷所發生變故，沒有成為事實，篤重思想是值得感激的。

另一個是沈衡山先生，衡山先生的處境要寫一本鄉貫的一多的傳記，包括家世經歷著述思想言行和其他種種的，他願意介紹出版。并特別指出：「一多先生文字，雖去拜讀太少，近見匡齋詩，內容之精至，文字之優美，空前絕後，傾倒無已。」這這編非常好好，在遠處聞問世以後，希望能夠衡山先生的期望，有一本翔實的詩人戰士感著，為民主獻身的聞一多的傳記，來教育，指示下一世代的人民。

一多是永遠不會回到書房了，他這個人却長留在歷史

上，他這部書却長留在每一個書房中。

十一月四日晚十二時

附言：開集正在開明書店排印中，大約明年三四月間，可以出版，因為一年來離心遺集的朋友們紛紛來信催詢，借這機會作一總的答覆。



### 書評

# 美國之內

費孝通

Inside U. S. A. by John Gunther

在不能正動做工作的小病裏這本小書也許是最適宜了，除了這近一千頁的巨冊太沈重了一點，鋪在床上看未免時常會感覺一點手腕酸。可是這也並不造成阻礙，因為這本小書可以放得下，拿得出的書。不但五十二章儘可分成五十二個段落去看，而且每一章裏又分着許多節，每節二、三頁、四、五頁，看了一節，手酸的話，放下來，過一時，另外翻一節看，也不妨事。

我說「不妨事」並不是說該書像字典，一字是一字，或是像辭典，一段是一段，沒有聯繫，這樣說是過分了；但是因為這是一本介乎百科全書和專論之間的書，是一串珠子，不是一個體頭，甚至還不是一個條子。著者從太平洋沿岸的加尼福尼亞的金門說起，一城一城，一州一州的一直到西南的阿利桑那，剛剛在美國走了一圈。有景說景，遊人說人，下筆自由，不受拘束；描寫生動，恰到好處；有很多途徑上見過的怪地名，報章上見過的怪姓名，在這些却可以找到一段不長不短的介紹。無疑的，這將會給你很多關於美國的知識，說「內事」不太遠，因為並非「神話」；說「指南」却不夠，因為並不呆板。這書的長處就在這裏；而且當於新聞學界所謂 human interest 親密之感的描寫。

這既是一本描寫美國之內各種各色的報導，各人讀來自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凡是喜歡在茶室裏在朋友們面前誇張自己知識豐富的人，正可心頭鼓盪這書裏那絕不缺乏的那種吸引注意力的數字，以白銀和鑲鑽出名名的交仗州州每方英里平均不到一個居民；這本大書裏出來的的赴了竟有百分之十三、九是文盲，百分之四十四是階級不合當兵標準；造船大王決定要造汽車的話一傳出來，在他第一輛汽車出廠前，訂出的貨已值五千三百萬元；紐約大學的學生中有一萬三千八百人是猶太；上議員裏最有力的政團

是十四個產銀州的議員，雖則美國一年產銀約值的價值祇有花生的一半……

也許是因為我是漸漸習慣讀這書的緣故，這書給我的印象多少是零星的。其實著者在這書裏面上似乎零星的材料底下，有著他一貫的著法。我說「著法」而不說「筆調」，因為我懷疑著者有想像給讀者對美國一個綜合的認識，如果這樣就成了一種解釋了。「著法」是著者在各處無意中流露出的心願的默認的見地。

耐性讀這書的人不難看到在著者心頭裏美國是富於鄉土情調的。他有機會時就點出美麗的工廠集中在少數區域裏，像一片廣大農場上的小黑子一般。在廣大農場上長着玉米，棉花，麥子，還有牛羊，差不多一樣大的便是荒地，沙漠。這幅畫是極的確的，但是如果我们著眼於人，在小黑子裏住着的其實比在廣大平面上散落落點數要多得多。現在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已近七比三了。

本著者強調美國的鄉土情調在政治結構上却儘能給人啓發。我曾提出在代國制中，鄉村居民占着便宜，譬如在上院，每州的議員數是相等的，工業區域既集中於少數州裏，則州議員的數目多，但是在上院區域中却占不到多數。在州議院裏情形相同；例如加里福尼亞省，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舊金山和洛杉磯，但是在州議院裏這兩城祇有兩個代表，其他不到一半的鄉村居民却有三十八個代表。

鄉村裏的美國人政治上擁有優勢，而這些人是怎樣的呢？一般說來是保守，個人主義，懶於其身，厭惡紛亂的世界，更討厭城市的工人。這些人是戰前孤立主義的主力。他們自認是正統美國人，不恨大城市一般「外國人」喧賓奪主了。著者從這基礎上說到羅斯福政治手段很具洞見。據他說，這些鄉下人儘管反對社會主義，但是却很能瞭解大規模水利工程的必要，因為鄉村裏水荒問題祇有靠這樣大工程才能解決。羅斯福的新政答覆他們急切的需要，所以他能得到他們的 support。

從歷史上看，上兩代的美國可以說是體力勞動力支配的社會。這也就是「鄉土情調」的背境裏發生的。那時候，美國的農產如牧場的糧食開闢土地。開闢土地有賴於鐵路。鐵路路到那裏，土地也開闢到那裏。美國的議會肯給鐵路建設者分外的優待，他們可以允許鐵路公司得到大片土地，大份利益，因為有著鄉土勢力支持着這血脈的擴展。接下去是一便宜汽車」的大受歡迎，給羅得這一類人物擲到了天上。土地開闢了就需要整固農業，那是汽車

到利權的時代。再下一步是土地保護，產物的保存，水旱的控制，以及生活設備的改善，一一成了主要問題，也正是羅斯福提倡 TVA 得到成功的時期。

種田是不需要大規模的，更不需要社會主義；但是水電的工程則給美國農民一個極大的心理轉捩。他們比較了私人的利益和 TVA 一個極大的水電工程之後，知道這種在關社區全體利益的極端事業常常是成了「公益」的。於是美國個人主義的基礎固的基礎中投下了集體主義的種子。這種種子會長成什麼果實，現在還不能預言，但是如果太忽視了這種種子所能得到的滋長，有一天對美國的社會也會覺得驚異的。

鄉下的老美是從來不喜歡言兩洋之外的事情的，但是目前主張擴張主義的却就是那些戰前的孤立主義者。這種轉變面看來似乎是很突然的，如果我們從本著者所展現的鄉土情調中去看，卻很容易說明。戰後世界是一個飢荒的世界。歐亞兩洲都伸着手向美國求援，全世界的十分之七是糧食。美國如果應該輸出糧食，糧食價格上漲，得利的是農民。工人呢？毫無好處。糧食貴，生活高，不得不要求提高工資。工廠老闆製造出來的貨品成本高，轉出困難。為工業利益，最理想的是糧食落價，工資可以減少，在國內市場上市場的發展。至少在目前，工廠並不想心國內市場日趨繁榮，像汽車一類的工廠，已經簽訂了半年後才能交貨的單。他們並不想沖銷海外市場，何用品產額的戰後世界並沒能力來不飽滿銷售的市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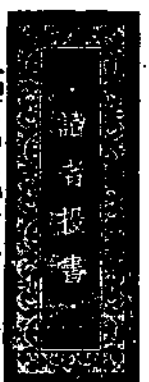
如果本著者所提出的鄉土情調是沒有誇大的話，美國在最近的將來是會向外推行援助政策的，而且所援助的對象也會偏重在糧食缺乏的工業區域。歐戰後申供於目前美國外交的趨勢。歐洲的工業區域——這歐戰絕對的庫之後，美國的糧食市場是四分八了。於是糧食更趨於暗市若糧食即將巨量輸出。美國和蘇聯的日見疏離歐戰也聯和情調適合。在目前可以看到向美國購買大量工業產品和運輸商。在戰時美國商會會長羅斯福曾訪問蘇聯，回來之後的言論是一商業是商業，政治無關。戰後不久民意測驗主張和蘇聯的以商人占多數。反對最努力的仍是農民。骨子裏還是生利在的，而在美國政治中，農業團體本來是占優勢的。

以上這些中引我讀了這書之後的意見，這書本著者沒有這些法律與政策的分析。如果本著者看過這書的中，全書的分量太重，不易看，同時也難免的，這書中對於中國的事，除本著者對金書一兩線線索來，雖然加以簡略的也非易事。我在這書的譯者已經免了這困難。我不用在得有個理由，美國一事一書之名所說的不過是，可以公開的「美國之內」的情形罷了。

所有

中書部(35)利新第二一〇九號兩此後准准記  
內政郵務登記北京郵政第一一〇二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





# 我不贊成哲學概論定為半年的大一共同必修

## 必修

編者先生：在一般人十分重視哲學的時候，大學裏却把「哲學概論」定成了一年級共同必修的科目。可是我則站在愛國哲學的立場，實在不贊成這課程，因為一則為了給各種科學的初學者講哲學，就不免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就容易走入曲解；二則凡是定為必修的課程，就有強迫性，有了強迫性就反而容易降低學習的興趣。總之，這種決不是為哲學，而是害哲學。

——若得人人對哲學就討厭了！我記得在以前在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我們每個人的抽屜裏是給給塞上一部聖經，學校當局的意思是要我們因此未了教，殊不知這樣一來，我們反而很多人成了「無神論者」了。許多大人先生不許青年看「性史」，可是「性史」不難買，原因很簡單，就在禁止。禁止造成了神祕，神祕本身就具備了誘惑性。所以他們的禁止等于煽動，而煽動也隨之而止。將來如果哲學無人問津，那一定是上了現在這種「概論」的當了！

再說站在愛國青年的學生（大學裏一年級的學生）的立場，我們也不贊成把「哲學概論」定為共同必修。這是因為：當時的青年正是生命力最活潑，最新鮮，最飛躍的時候，應該引導他們在真實的人生裏去發光，發熱，不該把他們塞入生命已經腐爛了色的枯寂的模範遊戲裏。我覺得這種模範太違反人性了；至少我自己就於心有點不忍！

至于現在的大學裏何以忽然有了共同必修的哲學概論一課，據說是由「黨義」過來的。「黨義」一度叫「國父遺教」。後來因為為人詬病，便想取而「黨義」，代以「民生哲學」，或「國父哲學」之類。大概在教育部招集的課程會議上吧；中央大學的幾位哲學教授說，如果那樣的課程哲學系，只好敬謝不敏。所以折衷的結果，便只准出了「哲學」二字。但是切然要青年們不要進了「邪途」的吧，又變成「牛」哲學概論，「牛」哲學理學，各授一學期。至于「哲學概論」能不能在半年裏講完，「倫理學」是否相當于從前的「修身」，以及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後來似乎也並不重要了。這就是現在大學裏的學生必得有哲學的訓練（不是有若輩未一門必須課程）的來源。

這種把來歷說明，也許就乏味了點。而且聯想下去，「哲學概論」有走上從前「黨義」一課程的命運的可能（從前學過「黨義」課的人，和做過「黨義」課的人，心裏都明白大家那時的興趣是怎樣的）。試想那樣的話，豈不太不超哲學，也大對不起青年了。

我並非痛惡哲學，也並非不贊成一般人有一點哲學訓練，然而我實在不贊成現在這樣講大一的共同必修，而且只有半年！為什麼大道理不合理的？一方面才說過的「牛」就明白！假若為學生讀，或者為哲學讀，最好是在有條件的條件之下，改為課外系統講義，或者改為選修。不必限定一年級的學生讀，而講授時間尤應縮短為半年！

關於黨義

編者先生：關於黨義是近幾個月來一次談話，是關於黨義價值法之制訂與實施的，他定了一個期約，以明年為始，來審

份實施外國的黨義價值制度。這自然是個響應的號召，在司法改良一方面內，無疑的發生好影響。

截至今日為止，在歐美行之有效的真好司法制度，如陪審制，提審法，實地獄，偵制等，在萬國連綿之士，通思一移植之於中國，而前被為我國民族造福。可是也有一部份腳踏實地之士，以為制度雖佳，則之於今日之中國，仍未免格格太甚，理想自理想，我們仍無法一顧而盡。此從歐四各國司法演進「讀根節節」之歷程可以知之。其在中國，今日司法之改良，不在於歐美有什麼，我們也必須有什麼，而在於就現有基礎之上，規模之下，加以鞏固，擴大之，然後可以講求進一步之補充與改造。在以上兩端各有所見的主張之下，平情以論，我們寧可附和第一種主張。如其基礎未備，人才未充，徒然神取西制，勉強則之，則適得其反，反近於不倫不類，徒然有個點綴而已，於民衆無與。嗚呼！實不知從另一方面發展，切實以求如何儘可能以減少黨義之腐敗，更則為計之得。當顧若干政治現人，初則經過不盡不實之情，舉而擬之於法網以內，繼則提付軍法處理。（因此可以不必經過一般之普通法律程序），勢必形格，備極森嚴，恐怖之至，其費深文通後，而以「某某有」三字定讞者，求之已往，誠恐未必無之。而此則非實地獄價值所得而糾正也。今日之下，問題不在於是否與歐美各國一致，倘有我也大家都有這一個黨義價值之制度，而在於這黨義價值辦法免於黨義之腐敗。假如不此之謂，唯制度之有無，法典之備否為努力之目標，則被虧實地獄價值之責者，未嘗不可根據這價值與黨義辦法以有所行動，而法律亦終於有等於無，軍法審判之嚴格之關於軍人犯罪之審判不及軍人以外之任何個人，我們認為乃是今日減少「黨義」形成的可能

浙大情形

編者先生：于子三強發生後，浙大同人部都覺得有些手脚縮縮，雖然一致憤慨，但均敢怒而不敢言。教授官宣官本定十月三十一日辭職，但因補成快，經過多人之手，新頭新尾，而目全非，力量大減。另有一部份同人，雖成一文，禁政府保障人權，禁止傷害學生，但簽名時，有人主口氣要改得更好，又有人主張簽名的人要增加一些才可發出，以致一再遲延，終未發出。校長為一正直之學者，此為社會所公認者，惟治安當局僅以「浙大是共產黨之大本營」一語可指撥容共黨黨，掛在嘴邊，而學生方面又怪他態度軟弱，奔走終日無結果，因此他此次去京，已向當局呈辭。假如他真的做不下去了，未免可惜，然先生確是一個好校長，實際上在這種環境下，換來任何個人也是弄不好。吳有訓先生已與國了，看樣子好人都幹不下去了！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編者先生：是近就青軍又保送了大批青年軍入各大學就讀，此事已引起若干學校的反對，其是非曲直定很明顯的：

（一）暑假中成千成萬的青年，費盡千辛萬苦，投考大學，但是每校取錄者不過數百人，（下接十三頁）

××× 十一月八日 啟

浙大情形

編者先生：于子三強發生後，浙大同人部都覺得有些手脚縮縮，雖然一致憤慨，但均敢怒而不敢言。教授官宣官本定十月三十一日辭職，但因補成快，經過多人之手，新頭新尾，而目全非，力量大減。另有一部份同人，雖成一文，禁政府保障人權，禁止傷害學生，但簽名時，有人主口氣要改得更好，又有人主張簽名的人要增加一些才可發出，以致一再遲延，終未發出。校長為一正直之學者，此為社會所公認者，惟治安當局僅以「浙大是共產黨之大本營」一語可指撥容共黨黨，掛在嘴邊，而學生方面又怪他態度軟弱，奔走終日無結果，因此他此次去京，已向當局呈辭。假如他真的做不下去了，未免可惜，然先生確是一個好校長，實際上在這種環境下，換來任何個人也是弄不好。吳有訓先生已與國了，看樣子好人都幹不下去了！

關於青年軍保送升學

編者先生：是近就青軍又保送了大批青年軍入各大學就讀，此事已引起若干學校的反對，其是非曲直定很明顯的：

（一）暑假中成千成萬的青年，費盡千辛萬苦，投考大學，但是每校取錄者不過數百人，（下接十三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五）吳淞路  
電話：四三四八二  
三個月十二元  
六個月廿四元  
一年四十八元

國內訂：平寄：五元  
掛號：六元  
航空：七元  
郵費：八元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如郵資漲價，隨時補繳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 賢書庄  
北平王府井會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 觀察

第三卷 第三十期  
廿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本期作者

陳之邁：前清華大學教授  
孫克宜：內政部參事  
蕭公權：四川大學教授  
余才友：北平純世日報編輯  
李璜：河南大學

# 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

陳之邁

我國討論行政改革的人，包括政府機關和專家學者，對於改革行政大都有一個習常引用的公式。我們不談改革行政則已，一談起來，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必定被人反覆引用，做來做去還是那篇陳腐不堪的老文章。這幾個公式好像已經成了真理，只要政府有決心與毅力，依照着這此公式雷厲風行，中國的行政便有起死回生的奇效。

這幾個公式已經用了幾十年了，中國的行政今天仍待改革，甚而更需要改革。這好像是一個病人服了這幾劑藥已經二十年了，他的病反而顯得更沉重起來，而我們所知的只是叫他繼續服下去。在這個開始行憲的前夕，我想我們應探討我們所開了二十年的幾劑藥，究竟是否對症；我們所叫熱了幾個公式究竟能否達成提高行政效率與效能的目的。

在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不妨與外國的情形之相類似者作個比較，雖則我們研究的對象仍為中國本身實際行政的情形，因為政治根本組織的方式固不能全學人家，東抄西襲，行政制度也得順應本國的環境人情，不可專憑外國的學理與成規。

討論行政改革最常用的一個公式是裁併駢枝機關。但是這個公式引用了二十年，中國的行政機構似乎越來越複雜，其間的關係也似乎越來越複雜。

所謂裁併駢枝機關，關係中央，省，縣三級的行政機構，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故每一級都有駢枝機關可供裁併。我們可以先自中央政府說起。一般認為現在行政院的組織太龐大，其所屬的機關應當予以裁併。行政院現在所設的部會比以前多，大家認為這是一個不健全的現象，故主張調整歸併使其合理化。在抗戰初起的時候，中央曾經對於行政機構作過一次很大的調整，那時一般認為這個改革頗為合理。但不久中央的部會又逐漸增加起來。二十七年一月的調整成立了經濟部，主管全部經濟行政，其下設有經辦全部國營工廠事業的資源委員會。不久農林行政事務由經濟部劃分出來，另成立了農林部。抗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又自經濟部提升為直隸行政院的機關。在抗戰期間，水利也由經濟部劃出而成水利委員會，最近則又成立了水利部。抗戰以前原有衛生部，後來改為衛生署，二十六年改隸內政部，數年後改為直隸行政院，最近又改為衛生部。抗戰以前，行政院裏沒有社會部，糧食部，地政部，這些都是新增的，司法行政部也從司法部又改歸行政院。以上所舉的不過幾個例子，說明在道不斷的調整中，這些機構都會經多次的改變。但是部會增少的時候，我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也未見特高，多的時候也未見得便特低。這個公式用了許多年之後，我們現在也許已有充足的材料來探討這個公式本身究竟有多少價值。

一

操作者的觀察，中國行政效率與效能之善，竊特似乎不在行政所直隸的部會署局之多少，也不在如部會署局所直隸的

機構之多少，或其所分的署司處科的多少。例如近來報載有人主張裁撤糧食部，認為他是一個戰時的機構，現在已無用處。我們姑且不去辯論在此時期政府還應否向農民徵購糧食，或去研究糧食部過去辦理他的主管業務有無成績。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糧食問題不但是當前的一個大問題，抑且是國際間第一等重要的問題。我們政府曾用最可寶貴的外匯到暹羅緬甸安南甚至於美國買米，到美國加拿大買小麥及麵粉，並到其他地方去買肥料。這是因為我們的糧食不足，不能不買來接濟。我們糧食不足，一部分原因是若干地帶近去水旱為災，一部分原因是國內交通工具被戰爭破壞而不能互通有無。但中國是現在缺糧國家中唯一沒有實行計口授糧制度的國家，這不但貽笑外邦，聯總運華的糧食也因為我們沒有合理的分配制度而流入黑市，造成糧食的投機，及予不肖官吏以許多貪污的機會。再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糧食不但無缺，而且剩餘可以出口，在這個世界糧食大恐慌的時期，我們更可由政府大量收購，輸出國外，不但可以換取外匯，並且可以造福人類，增進國際間的友誼。所以無論我們有沒有糧荒，在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中，政府絕對不能沒有一個主管糧食行政的機構，依照科學的統計，估計糧食的供應情形，調節盈虛，並盡我們參加國際糧食組織的任務。一個有效能的糧食主管機關，可以統籌全面，不要等到災患臨頭時才圖救濟。這種措施可以挽救多少千萬人民的生命，減少多少國家財富的損失。比較起來，區區幾百個職員的薪俸是微乎其微的代價。

在抗戰期間，中央全會決定將內政部的地政司改為地政署，近來又擴充為地政部。那時便有人認為這個決定也是增添無聊的駢枝機關，浪費國幣。但是土地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上最重要的問題，不但民生主義要有「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的原則，應當澈底實行，中國全部經濟的榮枯以及全國財富的分配，都與土地問題有最密切的關係。但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土地問題的時候，諸如土地兼併的程度，自耕農，佃農和地主的比例，租佃的關係，我們政府以及專家學者似乎最多只有概括的認識，而無翔實可靠的事實可以作為依據。討論的時候，只有引用金陵大學伯克教授及其他幾位外國學者的部分調查估計，其他似乎一無所知。甚至於我們對於幾個重要都市的土地分配也沒有詳確的材料。現在中共注意土地問題，外國人也注意中國的土地問題，但他們也是所知有限，不過用這些極端概括的觀念，或限於一隅的所見，而大聲吶喊。事實是立法的根據，我們的土地法在制定時便沒有多少事實的根據，因為至今我們還不知事實究竟如何，我們如何可以希望有實明有效的改革，來完成民生主義的理想？如果我們的地政機關，能夠利用他的組織，對於中國全部的土地問題，

有詳盡確實的調查，然後根據調查所得，擬為妥當完善的方案，則事實勝於雄辯，地主土劣也不敢明目張胆反對或阻礙這種有科學根據的設施，至少也不敢利用我們智識的貧乏而信口雌黃，企圖保障他們既得的利益。我們設一個地政專管機關，只要能在三五年之內完成了這部調查研究的工作，全國的土地改革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充分的證明了設置這個機關並不是國幣的浪費，而是基本國策實現必需的投資。

### 三

我們不能相信中國的行政機關太多，因為現代國家的政府的確是業務繁多，所負的任務委實重大，實不能不有相當專門的機關來完成政府的職責。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組織，比起其他國家來，即不以人口多寡土地面積大小為比例，也是比較上最小的一個。在這一點上我們並未會有什麼浪費。裁併駢枝機關因此並不是救治今日行政弊端最適宜的方案，這個公式似乎可以不必再用了。

中央政府行政效率與效能低落的一個重要原因似乎在他本身層級太多。這一點是我們中國所特有的弊端，如果能在此加以改革，倘有良好的效果。

平當論中國政制的人大都認為中國政治組織分中央及地方兩級，地方又分省縣兩級，合起來一共三級。這是一種只看表面，不看內容，而且是與事實根本不符的說法。

在外國人說來中央政府就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各部合起來所組成的內閣。中國的中央政府却與此完全不同，因為國民政府本身便分了許多級，各級間的關係與中央與省的關係簡直沒有多少區別。所以在中央政府作一種決定的時候，稍重要的事情便須有許多公文的旅行，浪費了許多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

且以當年隸屬於內政部的衛生署為例。衛生署要辦一件事情，即便完全屬於他的主管範圍，也必須請示內政部，故須向內政都上呈文。內政部對於衛生署的呈文，也許加具意見，也許照轉行政院，又將上一次呈文。行政院收到之後，予以審覈，然後提出行政院會討論。行政院討論通過，照正常的手續，即須送至國民政府，又是一次呈文。那時國民政府是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的，所以要送到中央政治委員會去核定。中政會於交付審查之後，將提出常會討論，通過之後，此案如果是法律條例，更須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又得審覈，然後才提出院會討論，三讀通過，這件事情才算作了最後決定。決定之後，立法院不

能直接通知衛生署，而只能呈送國民政府，由國民政府令知行政院，行政院令知內政部，最後由內政部令知衛生署。這樣這件公文才在中央政府的內部作完了他的環球旅行，在每一站停下來，少則三五日，多則兩三個月，每辦一次呈文時必須把前因後果詳細說明，附件再三抄錄，每辦一次指令時也得如此。這件事情如果是國家大計，所有的精力也許值得，但也許這件事情根本是衛生署主管範圍內極小的事情，也許只是衛生署長想添用一位秘書。而最奇怪的是這次環球旅行，完全在中央政府範圍之內，並不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據我們的觀察，全世界各國的政府辦公程序沒有比這種程序更笨更遲鈍運用不靈的。這才是行政效率致命之傷，這才是絕大的浪費。所以改革行政的第一步是在簡化每一級政府中的階層。

蔣主席數年前曾提倡行政三聯制以為改革中國行政的方案。這三聯制的演辭中，蔣主席曾提到所謂分級負責的原則。分級負責的意思是減少公文旅行時所要上下的層級，亦即是說衛生署有許多事情可以不必請示內政部，有的事情內政部可以作主，不必請示行政院等等。我們認爲就目前的政府組織而言，分級負責是一個良好的補救方法，可惜過去討論行政的人沒有充分注意到這個方法，而致力於駁技機關的裁併等等。但是根本治理這個弊端的方法仍在於除中央政府本身的層級。依照法理而言，各都本是行政院的組成分子，行政院是國民政府的組成分子，其間原不必有上下級機關之分。有關國家大計的事情應提出國務會議討論，如屬行政事務即由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行政方針的事情應當提出行政院會議討論，即由主管部長提出。純屬一部主管的事情應即由部長決定辦法，即予執行。部院與國府三者之間不必有上下之分，更不必事實上呈文下命令，因為部院與國府都是中央政府機關，中央政府本身應當是整個的，其中不應有實塔式的層級。多少年來中國的行政制度受這個上下級機關區別的流弊而失却了效率，平空改制恐怕是積重難返。新憲法的實行我們希望是一個良好的機會。這是行政現代化的起碼條件。

#### 四

提議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人過去多少年來也有一套固定的公式，其中之一也是設法限制省級的機構及縣級的機構；省級機構限於民、財、教、建四構，和秘書會計兩處。但是這數年來，受中央各部會不斷的壓迫，省縣兩級的機構也不斷的增加，在省爲處，在縣爲科或室，現在加的有地政、社會、保安、田賦、衛生、人事、統計等等的機構，農林部想在省縣內部增加的農林機構似乎

尙沒有成功。提議改革省縣機構的人一律主張我撤這些新添的機構，中央的部會則認爲沒有這些機構他們的工作沒法推行。

據我們的觀察，省縣行政改革的重心也不在斤斤計較這些機構的多寡，或其分設與歸併。省縣兩級政府中也多少有本身分層級的弊病，但不如中央嚴重，故也不是問題的裏心，雖則從前省府合署辦公，縣政裁局改科的兩個原則是應當嚴格實行的。

我們認爲地方行政機構的問題在中央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究應如何劃分的一點。這個問題我們認爲是目前癥結之所在，必須有相當澈底的改革。我們認爲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上述的一點是地方自治所以迄無所成的根本原因，如果目前的制度不改，地方自治是沒有希望的，民主政治也始終無前途。現當行憲開始之時，這一改革應當以最大的勇氣予以貫徹。

在地方自治沒有實行的時候，地方的官吏，包括縣市長，都是由上級政府任命的，內政部及銓敘部並且希望縣市長由中央考選分發任用。在他們看來，縣市長也是公務員，故應適用所有的公務員任用的法規。在地方官吏未曾民選以前，這個觀念也許向可說得過去，但他是根本違反地方自治根本精神的，至少他只能是地方官吏民選以前一種過渡性的改革，用意在於防杜省主席及民政廳長任用甥舅馬弁等弊端，絕不是所說的百年大計。民選的縣市長不應當是普通簡任的公務員，而應當是今日法規上所稱的「選任官」，其地位之應與國民政府主席及委員相等。他們不能運用文官制下的任用法規。

二十九年中央開始實行「縣各級組織綱要」。這是蔣主席提倡地方自治最著重的一項措施。那時一般人對於地方自治並沒有一種正確的觀念。中央政府的各部會都認爲這是注重基層政治的表現，而所謂注重基層政治便是由中央部會，用他們上級政府的威力，以監督自治爲名，強迫地方政府担任許多行政任務。中央政府機關從前沒有能力辦的事情，現在都可實行新縣制爲託辭，命令地方政府去辦。中央部會對於地方政府雖然沒有信心，絕對不放心讓地方政府有一絲一毫的自由。他們更不願見地方人民表露他們自由的意志。每一縣行政，中央部會都訂有詳細精細的法規，由中央而省而縣市而鄉鎮而保甲，層層地命令下來。所以在地方上一個縣市長以及鄉鎮保甲長天所奉到的是中央的命令，執行的也是中央的命令。他們可以拿着中央命令的招牌，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敲詐威脅善良的百姓，造成空前的紛亂與貪污。換言之，他們是中央的公務員，他們與地方的人民沒有絲毫關係，沒有遵循地方人民意志的義務，地方人民也沒有監督他們的權利。這種情形不是地方自治而是地方官治，是中央

集權而非地方分權。這是與新縣制的精神恰相反對的，而一切則以實行新縣制為託辭。這是無知，還是狂妄。

往者可以不必追究，來者則必要改弦更張。現在我們的新憲法對於地方制度有了劃時代的決定。縣市長將要民選，縣市的自治事項上經憲法劃定。目前正是我們策劃將來大事的關鍵。

任職上級政府的官員，包括中央及省政府，在觀念上此時應有一番新認識。民選的縣市長將來不復是同他們都裹科長一樣的低級部下；他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公僕。對於他們，院長部長及省主席廳長並不能憑藉着官高而濫發命令指揮調遣。民選的縣市長的「上司」是縣市民衆的人民，他們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事，大官不應亦不能再就令他們。在官階上縣市長是同部長們的頂頭上司——總統——同等的，離則他們的範圍限於那個縣市。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縣市）自治事項是縣市長職權的範圍。在這個範圍內的事情，應由地方自治，即由地方自行治理，不容上級政府干涉。在法理上如果地方政府超越了自治的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規定，地方政府應得將其措施撤消。反之，如果中央政府侵越了地方自治範圍，經解釋憲法機關判定，中央政府的措施亦將因違憲而失效，縣市政府當然可抗不執行。這是地方自治的根本精神，中央政府今後自不能如以前一樣作威作福。

憲法上所規定的地方自治事項不多，亦即是說自治的範圍並不太廣。我們對於這種規定完全贊成。地方自治原是練習民主政府的一種方法，我們並不會希望用地方自治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有全國一致性質的事務當然比有因地制宜性質的事務為多，且前者亦顯較重要，故中央政府保管許多大權是適當的，特別因為中央政府也是民選的，且對民選的立法機關負責。

照我們過去的辦法，屬於中央政府的事務也由中央政府委託縣市政府辦理，稱為「委辦事項」。在地方政府本是由中央任命的時期，這個辦法初無可非議，雖則中央委辦原與中央令辦全無分別，皇皇命令忙得地方政府喘不過氣來，根本無力再辦自治事務（這是新縣制實行不良最大的原因）。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系然我國過去的經驗，及歐美各國的成規。深深感覺到「委辦」制度有極大的缺點。「委辦」和「令辦」本沒有分別的可能，既然「令辦」則執行命令的縣市長便多少失去了他們民選公僕的隆重身分，逐漸的變成低級的公職員，如同今日的縣市長一樣。他們疲於奔命的執行中央委辦事務，對於地方自治事務自不遑荒疏，地方自治當蒙不利的影響。

我們經再三的思慮，認為在憲法實行之後，「委辦」的制度應當根本廢除

，而代之以中央自辦的原則。

這個制度的改革似乎是革命性的，好像我們從來沒有過中央自辦的經驗。但這也不盡然。例如征收所得稅一項中央職權，財政部自始便沒有委託地方政府代辦。然而這種事例不多，此處所要提倡的是所有一切中央政府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一律由中央政府設置直屬統一的機構散布在全國各地自行辦理。這些中央在地方上所設的機構既然有其固定的職權，受中央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他們不應與地方政府的職權衝突，他們不相統屬也不致引起機關間的齟齬。

對於這一項改革可能的引起兩點反對的理由：

第一，有人必定以為過去中央直接辦理的幾件事情並不見成效顯著，有的反可弊害叢生。上說的征收所得稅便是一例。我們絕對不否認中國的所得稅沒有辦好，但是我們也不肯承認如果這件事情委託地方政府去辦便會有更好的成績。試舉一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業，行總在各地設立了分署，直接發放聯給的物資。行總在過去受了中外的批評，也有幾件驚人的貪污案件。但是我們也很難想像，如果這五億三千五百萬元美金的物資，如果分別配給各省市去自行發放，有多少可以真正送到應該受惠的人民，有多少會流到地方軍閥富商的手裏，有多少會被地方官吏偷竊變賣。我們並不否認行總的成績不佳；但是我們有充足的經驗及事實使我們懷疑交給地方去辦便較為進步。我想這個論斷不失持平。因此而認為中央自辦不見得便完全不妥。中國的郵政也是中央自辦的事情，中國的電信事業亦然。我們的郵政，較之充滿了政治分贓氣氛的美國郵政頗無遜色。我們的電信事業在各種不利的條件下也掙扎出很好的成績來。如果中央所直接辦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們的效果，中國行政便可無愧。

這些具體的事例便我們相信「中央自辦」的制度是應當立即採行的。我們相信此一改革可以增加我們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我們更認為如果提議民主政治，推行地方自治，這是必循的途徑。因為必須如此才能使民選的地方政府有力。量來辦理地方人民所委他們辦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權責分明，隨時受地方人民的監督。他們不能以中央委辦之事多而逃避責任，尤不復能假借中央命令來魚肉人民。

至於中央機關有了自己的事業可辦，便不致於再以為下命令便是辦行政，天天關起門來出新花樣，朝令夕改，治絲益弊。現在監察院和參政會可以質問交通部 and 行總，這兩個機關沒有一點方法可以逃避責任。但是參政會不能質問內政部，因為內政部並沒有自辦的事業，他的施政報告的內容只是某日訂定某